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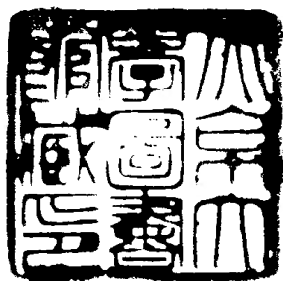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3/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七七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四卷(二)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刻本

.....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

四卷(二)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本義

匯參四十五卷》提要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  
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  
追反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擊也

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  
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五 公治長

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語類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

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爲可妻也○又集問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爲可妻也曰雖嘗

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

似不可妻非其罪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

爲榮辱哉清義范氏曰長繫於縲紲時人或疑之故辨其非罪聖人之言無所苟也有罪無罪在我而已

自外至者我何與焉若非罪而得縲紲以爲辱則是有罪

而得軒冕者亦可以爲榮矣○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

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

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

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取若提於市不幸而遇無

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畜夷之寫皆受之而無應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

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

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語類問集註云以

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矣處雖水見然言行實

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觀其三復白圭

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

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害君子之時南容必謹其

言行必不陷於刑戮○竊聞編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

不盡○集解此相南宮之德器不是相其名位福澤也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

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

之有兄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

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

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竊聞編看此章

治南容二人同記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已之子一妻以

兄之子遂疑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為厚兄薄已之論者固

非矣或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

者亦非也○聖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說為盡而免於刑戮

與雖在微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公冶長 二 敬復堂 課本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明氏曰家語云子賤少

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

仁愛為單父宰鳴琴而治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宰時  
子賤年方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  
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說苑子賤為單父宰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  
以治人之道○語類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  
成德○居鄉而多賢則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  
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其大槪說故夫子既歎  
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  
以見魯之多賢也○南軒張氏曰非特魯魯之多賢言美質  
取是玉魯多賢足以供子賤之取是寶能取意已在上截  
中下截忽作反掉以容嗟歎惜之語寫嘉子洋溢之神兩  
斯字龍蛇轉口角津津集註下○蘇氏曰稱人之善必  
因以二字以賓觀主味之不盡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公冶長 三 敬復堂 課本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音女 汝明音胡 連九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

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語類子貢是器

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又曰

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遠處此子貢之偏

處○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簠是商曰瑚夏曰璉也集註易置其文蓋因舊註

想因瑚在璉上而誤○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

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

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餘義貴重是就他骨子裏說華美是發於外者註中一而

字有意○疏意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

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必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爲今人所珍而尤爲古人之所重矣。○韞語子貢兩問然緊要不半人然一問小註聖賢造就學問宛轉相質原非胡僧越客較量奇珍○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則亦何所限量哉

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韞語器字中褒抑都到愚按畢竟子意居多大概說不必遽作不器之君子相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冶長

四

論本會

然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重厚簡默四字本仲弓素行說輔氏曰仲弓在德行之科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默也○紹聞編按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本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辭辯不勝故尚佞○條辨佞未便是本不佞亦未便是短於才但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按或人本不解所謂佞因其不佞便以爲仁美其仁正病其不佞

子曰焉用佞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伊川曰佞辯才也人有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曰焉用佞○語類佞只是虛給辦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

諂字解之又曰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時人以佞爲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翼註禦雖訓應答然要得禦字情勢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但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亡之矣。到得屢憎於人。本欲取悅而反以見憎。此正抹倒佞人心事。令他快然斷不可用也。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

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語類問不知其

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韞語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却正是仁。○或人重佞乃當時結習使然故爲口便折他焉用佞隨告之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獨醒或人正以警世也。未二句乃破他難也。仁而○或不佞之疑却又恁地斬截聖人着意在起訕二語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冶長

五

課本

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註發明不知其仁意而列之圖則者以章意所重在闕佞不在論仁或人固不足與言仁而佞爲世道之憂不可斤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人斯指此理而言語類此章當於斯字上着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問斯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愚按斯指此理

而言開平日所蓄之於心者固非為仕也及其承夫子  
使仕之命而衝口而出者却自因仕而云然聖賢仕學原無  
二理隱居以求其志是此理行義以達其道亦是此理  
斯字粘仕講不得離仕講亦不得故曰都是這箇理信

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

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人尹氏曰以已學且未能信奚

可以仕夫子說其篤志也○語類斯是這許多道理見於

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却自

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

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知只是一箇知却是

有淺深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又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

知與行皆然自保得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

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

之問自知之耳○疏意聖人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

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今人不識此意謂開見理不明

未足以治人若然則夫子之使錯矣子路使子羔為宰夫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冶長 六 敦復堂

子以為賊之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問稍精

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雖一官一職於人必有所濟此

夫子使開意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

生民皆倖成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二意原不相碍○輯語

只一斯字可見開心自問實有所指只一信字可知其自

求之切只不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此其所以為篤志○

按說開之意外註尚有程謝二說而朱子却用尹○程子

氏說其篤志刻之圖內蓋以此二字尤為懸實也○程子

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類問如何謂之大意

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  
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而入而  
不自知其所以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  
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有所見而手  
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  
其見道之明又為何如然曰見大意則其於細微容或有  
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  
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曰論其資稟之誠然  
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  
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語類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  
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點則只  
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又曰曾點開濶濶濶濶穩  
○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謝氏曰開  
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謝氏曰開  
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  
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  
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類上蔡言開不安於小成是  
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  
是不見得大意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  
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肯  
便做小底所謂有民食藜藿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肯  
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綬不得○斯之一字甚大開能自  
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只是他已見得此理道  
理了却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義履未純然他已見  
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  
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千意  
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千意  
料之外意思不是一聞其言而深喜之○存疑開曰吾斯之未  
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也他於天下義理都到頭處  
方肯出來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一念  
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毫未到決不肯已非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冶長 七 敦復堂



且隨世以就功名者其立志之堅務學之篤其出聖人意望之外故深喜之○愚按說開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小成竊謂程謝二說只是正相反足無二意也○字字都從漆雕開心窩裏咬得意味出况程子所云已見大意遺書兼會點言之故語類又云點見得高却於工夫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又曰點規模大開尤縝密可見此當以篤志為主也饒氏謂惟其見大意故不安小成惟其不安小成故篤志似提起見大意說在開分上尚稍疎○不安小成只就當下便見夫子亦只就當下說他至他日所就不可量向是後一層語非本指所重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治長

八

教復堂

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語類夫子浮海假設之

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子路以為實然而喜

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也語類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客受得底人

他好勇故凡事能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

紹聞編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

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子

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

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為傷勇矣為孔理死非無所取材之

驗與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殷而終若此甚可惜也○文集

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

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按此與本義不合

然亦可以互相發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

以不知告之語類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

無用處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

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

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間

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又問雖全體未是仁

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

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才

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

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仁譬如一盤油一般無

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

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

都不仁仁人心也有一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

答之○補氏曰諸子之於仁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力

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

少有關聯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

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

敫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敫賦以討于蔡言子路之

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是問其仁非問其才○語

類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按問答意俱

主仁而言說箇才之可使正見仁之難知若重講上截輕

帶末句便似下面都引他問才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邑長以邑言家臣以百乘之家言宰邑主治人宰家主治事俱就他藝上見得○語類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他工夫未到所謂工夫者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問聖人稱由可治賦求可爲宰後求來爲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才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治長 十 數復堂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此處說可使與賓客言當是從其平日嫻於禮樂自能不亢不卑從容應對○語類問孔子之學莫大於爲仁武伯見三子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不知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曰然聖人須見得他有駁難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籠牽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亦頗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義府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措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詞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此由本可以信末若周公之多才多藝莫非仁德所兼而三子則才非以仁而兼才也如勇者不必有仁

有言者不必有德此由未不足以信本若衛仲叔圉等各有所長用之各當猶足免喪小人且然况於三子仁即不足才自可用也愚按此章對三子說自合重仁對武伯說三可使儘見三子才堪世用語意甚明○或問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少之事雖當隆盛之世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談議爲高哉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按此則朱子亦非將對付武伯之意一概抹却但位置輕重間須還本分耳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愈勝也語類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必稱量其閱之下然聖人却以之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入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治長 十 數復堂

門自顏曾而下便須遜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丟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存疑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子貢處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箇人聖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看此豈是當關正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言二者一之對以其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彼此之相形而言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語類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得優劣處顏子是眞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開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五

公治長

士

敦復堂課本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賁，又問其與  
同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  
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  
日以已方，同見其不可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  
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語類：凡人有  
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  
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  
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  
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紹  
興編子貢方人，夫子嘗謂我則不暇。今以此章觀之，儘皆  
何裏用心來，故能道出自家實地位，明於自知而又不難  
於自屈，故夫子喜而與之。○鱣語：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  
策，如與點悅，開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由此可

至無弗如止好言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  
外推一步帶說耳

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朽許久反朽音  
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

情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情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難置

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育何有於晝寢歟學莫先於立志

○論語述人之精。禮振奮則日新。類情則朽。敝人之氣志。清明則靈通。汚濁則闇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與語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五 公治長

三

敦復堂  
課本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行去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警之也

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爲善爲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

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曰

子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脩言者并

責之○軍解改此失是始疎畧而今詳審非始忠厚而胡  
今刻核也然亦夫子設此以警學者不得竟以爲臧然

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言喚醒再着予曰字見夫子丁寧反覆  
片婆心正書法之妙不必疑以爲衍文  
○范氏曰君子



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寢安之氣。勝儼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袁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迫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五 公治長

西

教復堂課本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焉於剛堅強不屈之意兼質與學言在首一截只是大概說最

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根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是謂類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

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為根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伯有慾○問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與勇有別觀六言六蔽處自見剛以體言勇以用言○問慾欲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

字亦○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精義伊川曰凡人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范氏曰剛者天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故天下萬物莫能易也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

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不居於名勢則屈於貨色不居於威武則屈於物我謝氏元本倘有此四語接此正就慾字中種種周悉言之故下復申之曰要之有意則有慾有慾則不剛或以為不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

慾爾是謂類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以申根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此中便無主焉得剛或者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認人直從裏面看

之下今人才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下申根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五 公治長

五

教復堂課本

慾○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謂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嘔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人之資質千條萬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理明自是勝得他若其本領充其識見資質去便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新語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而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張亦必其氣象有似乎剛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胃昧三此故謝氏下悻悻自好此即為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固是就悻而論未可以盡夫子未見之意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似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

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

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

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

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

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他退一步做工夫只這

不自覺察便是病痛○程子曰我欲人之加諸

○翼直將仁字種子新絕矣○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

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治長 六

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

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潘室陳氏曰據此一章只有

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無二字分辦乃是記者當

下識得於辭氣之間孔門言語一似法

律讀者當如法索一字不可取次過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

體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善人而行

之○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

一截○子曰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

性又曰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

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天道事物各有箇頓

放處○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

人心未應於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事故曰性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

教不職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

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

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

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顯語學者故

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

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看得平正又決洽○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治長 七

問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固有所何故不可得聞

且就他威儀言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冶長

六

章句然聖人教人也不忘地子貢當時不曾忘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只是不遜便之謂道總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性與天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

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

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語類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

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吃得盡方好又不盡又增加亦

徒然子路不急于聞而急于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為

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語類看此三句只

要得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底心事只此便是吾人百世之

師不可旁觀仕衛等事來義子路朱子看書最忌旁入汎

意○語類此記者空中設撰形容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

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

火忙火急一聞即行之象如在目前○惟恐有問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問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

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

得諡為文以此而已或問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一惠

一以為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

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

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

不稱惡同有惟其無善之可稱而後於惡焉則名之曰幽

厲有不能已耳○語類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

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冶長 六





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偶一事如此耳記謂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殺也蘇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蓋子產雖未能與先王之教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教也○韋氏曰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吳氏曰一過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精義范氏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誦下交不責有誦有責則非敬也若平仲足以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三

敬復堂

為法矣楊氏曰交之道久而益親則既習而敬勉焉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為善或問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鄭氏曰朋友人之倫一而不可敬乎○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游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在齊與平仲處善交友道盡於此○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集解交以敬爲貴敬以久爲難蓋久則狎心生狎則不敬久或厭心起厭則不敬交之所以不善也敬字義兼內外而其本在內方不入機權作用及世故周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

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讀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語類下筆之專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自心一向倒在一箇上去了如何得爲知古說多道他僭某以爲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仁不仁了○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聖人聖人直是見他在當時既殷其言立人皆說是非當底人聖人直是見他不是處○山節藻梲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天子只識其不知便未是嘗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此刻意誦讀是何等昏惑更不須說到希福免禍徒以此真決事矣何如其知雖非硬說他不知然正不解所謂知之故猶曰人之稱斯知○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也其謂之何語甚嚴切○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三

敬復堂

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左傳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安織滿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語類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邪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智皆是瀆鬼神之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譬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闕名穀於菟左傳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

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語類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則但便可謂之仁。否。曰。周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亦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問子文之事。集註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慍。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既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潘室陳氏曰。詩祿國家。祿不可認。為已有。而妄生喜慍。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為己能。而自分新舊。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治長 三 課本

皆忠也。○援未知是未知其心。焉得仁是言其事之不得為仁。當合內外註參看。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君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事載左傳。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

清而不許其仁。語類問子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却三仕三已。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又曰。某註中亦說得甚平。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馬十乘。也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是箇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語。本自渾然。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治長 三 課本

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又曰。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德語則曰。全體無私。論語論仁。要不出此八字。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語類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按此條。以心無私。事當理。分屬二子。此因勉錄之。說所由本也。然語類小註曰。此說可疑。當是朱子未定之論。觀註後。借玉指夏云云。則二十事。皆不當於理。心更不能無私矣。○

問集註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實上着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讀者於此更以分別按此與前云這要在心上求當合看

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

聖人爲之是仁否伊川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也又問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于之忠見得便是仁也按此二條可以識仁與忠清之二而一又可以見忠清與仁之一而二○語體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他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全備如三仁之事皆不可見聖人許之心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証裏則其裏可知矣又曰子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三

教復堂

文之忠文子之清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即無讓國諫紂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徐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清在其中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語類問子文若能止僭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王雱夏文子去就若明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註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爲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際案也○或問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爲仁而問之而孔子則

以爲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晉判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乃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簒弑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簒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諫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其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告新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愾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愾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告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三

教復堂

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按此即語類中所云聖人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之意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左傳文公六年文子聘於晉虞古之善教也程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密三則私意起而

反惑矣故夫子譏之語類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思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轉不定了○凡事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才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

齊後理會了。又曰天下事那裏被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滅義理。只管滅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義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渾厚。占得地位。潤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看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精義謝氏曰。天下事有是非。君子不能無擇也。是以再思以為可也。徐思之有未可焉。則止以爲不可也。徐思之有可焉。則行。此之謂再思。或問謝氏之說善矣。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共說而益之曰。擇於可否之間。始以爲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不可焉。則止。始以爲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无

教復堂

與。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人之以義制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每事三思。如使晉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弑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過。而反率於計較之私與。○語類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是非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擾擾。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發。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邪僻。況初來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仁山金氏曰。文子縱義仲殺嫡立庶。於是嗣宣公之短。然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文假立是以君子務窮理而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是以前事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明則是非判。斷果則從違決。若不明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无

教復堂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弗許晉侯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欲楚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將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八公子猷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閭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猷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冀諸深室甯子職納素饗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璧旻衛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語類武子不無事可稱但知其知時人可得而乃釋衛侯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但知其知時人可得而乃釋衛侯能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爲然他亦無事可見其知之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知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



奪得兩金非他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去武  
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  
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也○愚有  
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了事如齊武  
子雖似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待俸倣將去 ○程子曰邦  
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  
是也語類章武子當公出奔時然會經營着力來愚只  
是沈晦不認爲己功故不可及○問齊武子之愚曰  
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顯觀衛侯爲晉文公所  
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爲故文公以爲忠而免之  
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問所  
謂沈晦以免患者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  
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  
處則爲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  
愚也又曰比于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  
不當愚只得知如此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愚按沈晦之說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治長

三

教復堂

須融心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內方越見得保身濟君元是  
至性中作用不人機權若脫却內註本義講沈晦免患恐  
非聖人嘉歎齊武之意故程子又云亦有不當愚者比于  
是也○正爲後人欲借沈晦避患偷安者塞斷後路然非正  
指不必夾入○本章知愚二字原即就俗論看出可及不  
可及亦即指此輩人故註中愚字只對針智巧之士  
所深避不肯爲相形而見其本義自須盡心竭力不避  
艱險○據上游然保身濟君却正是盡心竭力中事內註  
諸條可覆按也講家或專主上截於義殊久完備但不宜  
如蒙引以盡心竭力爲愚以保身  
濟君爲不可及斯爲不揣其本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紹開編孔子凡

女樂自魯適衛自衛適陳過匡見圍一適宋適桓司馬  
殺之去適陳一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在陳有絕糧之厄  
明年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 吾黨小子指門人  
時明年即歸魯自是孔子不復出矣

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然成章言其文理  
成就有可觀者語類問所謂文是文辭抑指事理言之耶  
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謂成章  
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  
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欲爲而爲有  
首尾可觀○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  
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德行言語  
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就了○紹開編成章要曉狂  
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是慕箇甚處不屑細小是齊大  
者安在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見天地之員方彼  
視世間利欲直是超 裁到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  
然故曰斐然成章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治長

三

教復堂

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  
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  
欲歸而裁之也語類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  
今人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  
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  
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問孔子在陳  
曰歸與歸與此蓋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道故  
欲歸而傳之門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但過高而忽畧恐  
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忘其  
初便是只管一向適高了又曰不裁之則無所收歟而流  
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遷世高尚底人○子在陳當時  
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  
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廣若異端邪說釋老之



學莫不自成一家此最害義。成章是做得成片以有文  
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  
收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箇成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  
也。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  
何裁得。問何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  
行必果者是也。問裁之爲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  
也。曰自是如此。○或問裁謂裁其性行之過又曰孟子所  
謂進取卽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所謂不忘其初卽此所  
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或問裁卽在狂簡自上看聖  
人欲歸而裁之意。○或問裁卽在狂簡自上看聖人傳  
道密微處當味。○或問裁卽在狂簡自上看聖人傳  
便與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  
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  
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實非卑下  
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  
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難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  
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五 公冶長 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  
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收卽止故人亦  
不甚怨之也。語類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  
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  
既收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  
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又曰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  
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收又只見  
他善處不見他惡處。○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  
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

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又集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望然  
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望然  
○或問纘君子至公而不爲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  
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  
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怨者只是至愚  
無識不能改過者耳。○惡按惟其惡甚惡故其怨人改  
卽止朱子所謂惡其惡非惡其人卽就惡惡之時斷定其  
必至其人能改而始知非惡其人也。○或問纘君子至公  
轉只是其人能改而始知非惡其人也。○或問纘君子至公  
合下便是其人能改而始知非惡其人也。○或問纘君子至公  
其爲不念舊惡若稍作周折去聖人胸次何啻千里。○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推其義伊川曰伯夷之清若  
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或問纘  
程子清者之量此語最有味不念舊惡此夷齊清者之量  
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語  
類下惠和者之守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五 公冶長 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  
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  
恩不得爲直也。或問醢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  
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  
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  
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  
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善夫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  
○需類問或朋友問急求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

竟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  
蓋謂是我爲你乞得○只自看如今人來乞些鹽亦是閑  
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  
不平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  
如何○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  
計較作爲則不得爲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爲不直則知  
所以爲○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  
直矣

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

取子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

可不謹也語類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

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

甚○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

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卑卑氣象一便見得驕驕氣象曰

然○或問小註只看他小事尙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也只

是此模樣范氏曰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

切○說統古來只爲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如微

生乞醯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却只是第二箇念頭便非常

下本念故夫子有感於其事而歎之不重在微生指點

要人不向轉念去也下章巧言匿怨

兩段亦只爲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

足過也語類足去聲讀求足平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

是私欲也○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却我以爲未足而

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

不是足凡制字如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語類問左

明名傳春秋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  
者乃左氏耳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  
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

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精義范氏曰

恭者外爲語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內爲詐也言已與丘明

同所以顯丘明而率其不能者也夫惟外不爲語內不爲

詐則不愧於天不作於人矣○語類巧言令色足恭與匿

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

文乞醯之義相似○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

爲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

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

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於○集解人生自有真面目其肺

腸其發於言微於色見於禮貌各有當然之則不容僞爲

巧令足恭致飾於外要人道好不必說到乞醯即此詞色

禮文都非本態既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怨不可釋則勿

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匿怨而友其胸藏其怨陽之親

謝諸集註本義卷五 公治長

不必論到報復即一應酬交接都非本念兩種情事雖別

要皆立心不直只此便已可取本文叠下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文繁不殺痛與若輩點醒他差惡之心

若說向邪佞奸險轉涉深文不足以發其愧汗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

盍何不也語類謝氏曰門弟子所存夫子蓋得於眉睫之

蓋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二人者於此安知不

由是大有以啟迪其心與○語類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

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條辨這志字各就

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專切者而言愚按與知爾章發問

意微

別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語類問這是子路做

夫處曰這也不是他做

經 177-18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語類問孔  
三養莫是朋友則足其等輩老者只是上一步少者則  
是下一等入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問老  
安少懷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於兼愛曰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也○蒙引孔子此志在一家  
一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  
也懷之懷我也亦通語類泰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  
說方是微去老者安我我則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  
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經斯來動  
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  
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淵子路皆是就作用  
上說故前○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  
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

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  
出故顏淵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  
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淵孔子又自就他一般事上說  
然意思却只如此○語類申之曰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  
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  
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候氣象自  
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子路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問顏季  
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問顏季  
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願又曰子路底又曰子  
收斂也可以到顏淵顏淵底純熟可以到夫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語類問子路之志豈可以勢利拘之曰能輕已之所有以  
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趣正學事○或問  
以子路為亞於浴沂者取其胸次洒落無所係累於物而  
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為真  
百世之師者豈顏淵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其有見於此與顏淵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施勞語類問此四句恐是互舉曰他先作勞事之勞說所  
不自矜之意恩按以功勞言與知同於人此其所以不自矜大也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  
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  
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  
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語類天下事各  
理聖人順之而已安老孺少信朋友皆是他自帶得此理  
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子路顏淵便先有自下上之分  
○季安溪曰聖賢相際分毫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  
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到無  
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  
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斯矣以此意

看程朱之說才得分明焉按以三之字與三無字對照  
賢分量只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學者須識得聖賢氣象  
未嘗不自理會文字中出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  
但不宜徒作文字理會耳  
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  
賢氣象語類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  
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胸中豁了幾多看顏子氣  
象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  
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  
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其如天底氣象亦須  
處類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  
夫○語類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  
平實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  
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冶長 卑 敦復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厚齋馮氏曰不曰不  
天下於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而見於言不若不  
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憂源輔氏曰誠意所蓄根  
深力固最是改過之幾才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人有過  
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  
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曰恐終不得見而歎之  
其警學者深矣精義伊川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  
無改乎○語類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  
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留在心胸為悔今有學者幸知  
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置也曰改之便無悔知  
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  
後已曰有過則亦必當改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南軒  
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

能舍舊而新是圖若建則於進德也孰禦○疏意訟者如  
冤家相見更不由躲避又如兩造相齊盡發其罪狀又如  
老吏斷獄務推勘到底不徒曰訟而曰自訟無所徵察而  
獨自痛懲不待曉告而獨自悔治也不徒自訟而曰內自  
訟不靠口頭說話來辯析不靠外面意氣來振刷只就心  
中一念獨知處默然根究分明不留餘隙也○四書通說  
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或問小註此非絕望之辭  
止深望人改過之意也三句須一氣讀令人惕然深省  
方得聖人  
慨歎之情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語類問此是表  
賢曰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  
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冶長 聖 敦復堂

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  
而已可不勉哉或問小註此設辭以勉人好學之意美質  
易得而好學者鮮正欲其勉於好學而勿負此美質也○  
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  
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  
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所當勉如此○說統大意只是  
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忠信或主實說或主真心  
說好學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說自不難說按有真心者  
正是質美處○翼註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  
忠信而已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  
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渠解如字只當似字  
看如不如此較量識乃指點微微指出好學本原正是  
現身說法集註生知字為夫子補出全身在  
夫子口中却只是說忠信不得闢入生知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六

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處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  
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  
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  
事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  
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呼舞亦酣飲歌呼以應  
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  
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偏倚一頭如云內外不盡其  
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盡其力於本而不務其  
其未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偏倚  
一邊按此則居敬行簡雖分兩件而本末內外之分自在  
○問集註與程子之云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  
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敬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  
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其民則行  
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  
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  
意臨下以簡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又曰

三

課本

子曰雍之言然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  
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以新安陳氏曰人所  
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  
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  
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  
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  
者也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

故夫子然之語類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

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高是  
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夫子雖不言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六

四

課本

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  
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指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  
以深許之○按然字只主所言之理有默契焉正然○程

契其所云僅可也至未喻其意只是說說不必相牽○程

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

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

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但亦

有敬而不簡者仲弓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

○問伊川說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害若

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  
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  
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又曰教則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五

教復堂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日若此則甚易何待

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

不遷怒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何與焉蓋因是人有

便見是好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

固或有怒於室而色於市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

雖或遷怒亦寡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

一人而不怨別人者忍得如此已足知義理若聖人因

物而未嘗有怨意不若顏子之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六

教復堂

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也

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

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了

是這一套須得消了

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

外有達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有

善時又問顏子曰過如何曰伊川復封所言自好未

毫用意便是顏子之過

怒與過上只在不過

遷不貳是顏子好學之

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己

一端如素怒哀榮皆是

子平日但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效驗如此。曰但看克己。復禮自見得。○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又曰。顏子到此。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不貳過。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此真已自渾。論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冠齊氏曰。存養之深。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貌。空衡不。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環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蒙引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曰至於如此。故以短命者。顏此為好學之符驗。言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

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語類問集註云。過於前者。不川如顏子地位云云。又似言念慮之過。當如何看。曰。張子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 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類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不復萌作。○輔氏曰。正說着顏子地。或曰。詩書六藝七十位。若聖人分上。則又使不著使字也。 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通考伊川十八歲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以學職。按元本載精義。程子曰。覺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集註乃文公節畧也。 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馨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慤。○稱義元本。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恃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數語最剖折。 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語類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又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 然其未至於聖人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謂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是是固當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之也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會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謂而不十六斛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胡氏曰冉子為

論語集註本義卷六雍也九

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也後二說皆或問所善○與之釜便示以不當與而亦不害其為與與之庾便示以不當益而猶不害其為益至冉子終不悟而直與之五秉則大非夫子酌量於釜庾之間意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翼註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周字繼字有來○後肥之必不係他人代為計而求之請粟反無以爲赤地矣然聖人却只以繼富與他點醒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纂疏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是若邑宰未聞夫子有采邑○集解子華使於齊為夫子使也本不論他富不富原思為之宰為夫子宰也亦不論他貧不貧兩人服勞於師則同而使無常祿宰有常祿則與九百之粟為宰與非為思與也思之祿亦不是矯節立名只因平素以濫泊自守覺此九百沒用處乃辭其多故下節註云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後聖人本義只毋字一截已教之與正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解解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厚

論語集註本義卷六雍也十

齊馬氏曰子華之使原思為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合而誌之正要看其變化裁成處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

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

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

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子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二

課本

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吝辭受取與惟視義之當否耳求多與以爲惠思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辭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聖人之用財矣一語類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德地盡便是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辭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齋與爲吝寡取爲廉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然夫子雖以官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思之難且教以及人而不爲私積蓋聖人以義制事固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廉毋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

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辭受堯之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按此論本或問雖非正指可當訂頑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之反駢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用以祭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三

課本

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不可以其母之卑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紹興編人雖欲勿用山川之神必不舍此是設辭以見賢者之必見用於世而世類不得以病之也○或問小註山川之用便是人用蓋決言不舍之意○語類問伊川疑多曰字嫌於以仲弓爲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蒙引大抵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揚善之心亦不如記其賢也○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會發而係之以此○子謂仲弓四字當句絕○范氏曰以譬

瞽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

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語類三月只是言久耳非謂三月後必違也處却能知之而終嘗復行也○案疏三月姊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語類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甚違合成一物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聽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仁不聽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開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日仁



課教

孔門弟子自回而外。聖人以其餘二字括之。所該甚衆。自  
閔冉以下。地分亦儘不同。語類新舊諸說。大指亦盡括於  
集註中。至是言能造其域。日月至是約畧言其不能久。其  
或一日全至。或一日暫至。以及一月半月旬日三五日。或  
全至。或暫至。皆有之。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  
似只應渾舉爲是。  
久也。精義伊川曰。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  
終久於仁也。愚按三月字。固是借以言其久。然聖人  
既如此。借言定須有以見其然者。故程子以天道小變之  
節言之。如寒暑更遷。潛移默運。不無微有斷續。而顏子體  
仁之功。與時消息。所爲未達一間。與其欲能不斷。過此則  
俱於茲可想。若謂此際定不能不達。便死句下矣。  
聖人矣。不達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  
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閒  
斷矣。精義侯氏曰。顏子三月不達仁。便是不達而復也。過  
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  
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南  
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亦如是。又曰。如天地  
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纖毫間息。斯可謂之仁矣。○語類  
問。三月不達仁。三月後亦有達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  
這問斷亦甚微。否。曰。這如不貳過。過便是達。仁非禮勿視。  
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顏子三月不達。只是此  
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  
但顏子才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張  
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  
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達。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  
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精義伊  
月至焉。與人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  
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輯議不特三  
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卽不達與至。其爲主客亦別。愚按此  
在達字至字上看。違者自內而出。卽偶違亦是主。至者自  
外而入。雖果至亦爲賓。此中意味氣象。自有不同。○語類  
問。橫渠始學之要云云。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達者。心常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六

五

課本

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即便入然  
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  
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  
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  
達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  
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勉勉循循  
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貴者猶言過此則心意勉勉循循  
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張子之說  
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者為仁  
常在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內客雖在此不久便去問  
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客  
畧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此語是要人自體認  
○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客裏坐底三月後或有  
一番出去却會便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  
底然亦是微底會到一指却不是髮鬚見得箇恁地○學  
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

少也○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客故謂之客○係  
班屋猶如子心出入為賓主而仁即隨之○此語極明  
劃○紹聞編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  
朱子雖屢以屋子為喻然實亦非以屋喻仁蓋若謂心在  
仁內是心與仁為二物也○心存則仁存心在則仁在  
為酬酢萬變之主使事各當其物各當其理○即主之  
工夫純熟間斷處少故以主客之勢譬之則如主人之  
在家者也諸子工夫未熟間斷處多以來至之類而疎  
之無定期者言之則猶客爾夫耳之聽目之明心之仁  
也耳目一失其司則聽非我矣心自當無時不在此以宰  
萬事而猶客焉寧不惕然汗顏乎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  
者於茲猛省耳○大全勉齋仁宅之喻未精細玩語類自  
見○顏子地位非始學所可驟語而曰始學之要云云何  
也聖門之學汲汲於求仁求仁莫要乎心之常存於內而  
為主一毫間斷便自做主不得故知內外賓主之辨以立  
其志而實下其功才是上路處上路後只在工夫不厭自  
然進進之幾不能自己如車已推而勢日去船已發而纜自行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六

六

課本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存疑果是  
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  
有方○象引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  
措置應用不礙故曰於從政乎何有○說說果達藝就  
才品上說於從政何方說於應用上○○韞語康子看得政  
大於木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  
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有餘○○語類求也藝於  
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  
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胡氏曰由求為  
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

而巳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請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程子曰季康子  
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  
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  
則當去之齊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  
審於進退之言也○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  
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置之

宜問子所不屑也。○家引善為我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徐氏末二句是再進一步。○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說經○如終都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爾溫煥所謂問問如。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

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

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

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雍也

七

教復堂

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語類問閔子不仕季氏

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職。侯國皆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也。愈某所以寫放這事。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記得這樣心。下則可以重

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人有疾。先儒以為癘也。○或問以

而言耳。其信否。○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則不可知也。

於南牖下。使君侍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

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過禮之禮也。自牖。命謂天命。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或問曰。命者何也。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侯氏曰。伯牛

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慶源輔

牛非有致疾之道。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雍也

大

教復堂

此夫子所為深痛惜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

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周子通書富

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稱其

大則心泰。心泰則足。無不足則富。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朱子註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致。程子每

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者也。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愚按此



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自其家此樂他無奈何以見得聖賢地位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足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又曰顏子之樂平淡會熟之樂已勞擾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頓挫

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

地以自限也精義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悅夫子之道與其知悅夫子之道豈肯畫也○語類中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三

主

課本

復堂

三

主

課本

復堂

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不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于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徐辨夫子說箇中道而廢一種人只是形容一力不足底模樣以破他之畫使他無處藏身不可認然○或問小註冉求陽僂力不足之義以陰諱其不悅之實開口便是畫了夫子已窺見其微故直破之○釋說今日學者只是字便是半遮半掩幾多羞澁情狀○釋說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肯說耳冉求欲將說字藏身夫子正○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要點破他這字

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

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謂類同君

欲得於已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進未為己為人只就心上針鋒向內向外分別若論為學底工夫外面却相

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為人也反是則為己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為人也反是則為己

偽出焉為己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困勉錄曰偽為一彼一此則其界出此入彼其幾是而非非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

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

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

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或問謝氏說利非必殖貨可以警學

簡義與利分明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白

以為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

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子夏是箇細密底人

中問或細密於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

遠大或昧之云與內註為己為人之辨原不是判然兩義

處篤信謹守者有謹守底為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

謹守之為人處愚按夫子發口女為二字自合對子夏

而言并以問政章無見小無欲速觀之則集註收謝氏說

不可云非切中子夏但須識得遠者大者本是為己分內

事不謂明用達心實而  
有光輝正一念外馳不得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徑路之小而提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問禮鄉大夫實賢能飲酒國中賓者能者州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與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讀法則州長於正

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其師於月吉門胥於既比

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

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

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六雍也三

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精義謝氏曰觀善人者於小

可以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為煦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滅明簡

易正太之簡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

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而己故以可知可見總言

之因小以明大曰兩端以見全體○集解得人以只是得

人以共交遊蓋微探其心相契合者子游以一人有字

却得字蓋不敢自以為能得也行不由徑是武城人所傳

聞其知者非公不至是賢宰以於武城所微察而得之者

只淡淡舉此二事不極言其賢而賢可知正見子游別具

心眼處○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

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  
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亦說得通  
○請錢師資朋來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揚子雲曰縣令不  
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疏意擇人得人資益身心  
匡救政事表厲風俗非細故也按此如滅明者觀其二三  
二條見得人之問自是為宰要著如滅明者觀其二三  
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  
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就能知而取之  
需題問正大之情可見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瑣又問  
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  
這般人曰子游意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  
思高遠識得大體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四書通荷賤之羞邪媚  
正相發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  
大也○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六雍也三

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精義謝氏曰觀善人者於小

可以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為煦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滅明簡

易正太之簡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

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而己故以可知可見總言

之因小以明大曰兩端以見全體○集解得人以只是得

人以共交遊蓋微探其心相契合者子游以一人有字

却得字蓋不敢自以為能得也行不由徑是武城人所傳

聞其知者非公不至是賢宰以於武城所微察而得之者

只淡淡舉此二事不極言其賢而賢可知正見子游別具

心眼處○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

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欲誦讀法而羣至

子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

間利病成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楊氏曰為政

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

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語類問楊氏曰為政以

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

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

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亦說得通

○請錢師資朋來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揚子雲曰縣令不

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疏意擇人得人資益身心

匡救政事表厲風俗非細故也按此如滅明者觀其二三

二條見得人之問自是為宰要著如滅明者觀其二三

自檢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孟僖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

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

孟之側後人以為爲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論語增將八門三季見得國門

是國人屬目之地奔而殿是其功而歸告於馬懷喪師

之恥無居功之意故夫子稱之○精義宮氏曰人之不伐

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其事自檢其功加於

人一等矣○宋子曰若不自檢則不自居其功此則呂氏

覺多出一層然自檢其功說得馬不進也之意出故集註

節用之○語類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先知得是合

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容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

當爲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

是德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也不平

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其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是走

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盡職分你却如何

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謝氏曰人能操無欲

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謝氏曰人能操無欲

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

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

之反可以爲法矣○語類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只爲

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入之

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入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人

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

只此一事便可爲法也○紹興編謝氏平生用力在去得

箇字故發明無欲上入一意特爲警切

見得聖人所以稱孟之反之意非偶然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精義伊川曰無說

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語類問語類皆從之

范氏曰有朝之令色而無莊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此疾

時之好佞也或問駁之曰巧言令色衰時之所同好不得

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侮獨而畏高

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侮獨而畏高者明哉○山金氏曰

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通之○甫

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道衰微

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衣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

所以歎也○說統不是教人求免亦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

曰不佞不美而遂至難免此尚成世道哉今之世三字無

恨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語類問何莫由斯道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或

問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

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禮傷義而不由於道者

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紹興編通道不遇日用常行

處事事物物有箇當然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肆欲

而妄行皆是莫由斯道也○執認私意不由所當然當爲而

不爲不當爲而爲之皆是○夫子怪而歎之之意蓋謂若

以道爲高妙峻絕而不可由則道之得各正以日用當

然之理猶戶爲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爲虛無寂滅無與

於人而不必由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

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須臾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

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

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

人自遠爾○新安陳氏曰夫子怪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

大路然人病不

求之意相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伊川曰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管文籍之官也故曰史  
 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是也議類  
 史如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素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  
 文物者也述朱史只當如程子說如今衙門人書辦一般  
 此正所謂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者不必作史官說○蒙  
 引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諱默之則凡  
 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  
 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反  
 疎此則謂之史也○艾千子曰此章文質  
 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彬彬猶班班物  
 相雜而適均之貌語類文質不可以相勝才勝便不姤夫  
 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蒙引威  
 儀文辭之屯自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自有威  
 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六雍也  
 儀文辭者在之謂文質彬彬○愚按彬彬之爲相雜適  
 均集註亦特以其貌言耳原自泥看不得觀禮器所載直  
 多貴少固有偏重而不害其爲適的者彬彬乃是質中有  
 文文中有質相雜而成成章如相雜然見爲質而文非有餘  
 見爲文而質非不足合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  
 同而俱化如適均然  
 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  
 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  
 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  
 象矣○震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  
 質則史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有餘  
 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  
 然而然者矣○困勉錄文專任外質兼內外陳氏以在內  
 者言質故曰文可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  
 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補損兼文質言○案中集講家總  
 把內外體用看成兩截遂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却奈何  
 不下註中損有餘補不足偏說不得遂又謂此章文與質

卷六

勝便是文勝彬彬正從矯揉變化來日用動靜間才一質  
勝便損質以補文才一文勝便損文以補質事事酌量時  
時矯揉務要恰好停當不使一毫偏倚到得久久純熟從  
容曲中便不消如此費力註云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  
正見未至成德不可不如此損補也看來則賢則史然後  
君子俱就學者身上品評不必呆作三種人理會○損補  
工夫雖在文質上做却須先有涵養德性薰陶氣質本領在  
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  
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語類問楊氏皆推說與本文不類曰楊說推得却有  
質勝文者誠爲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亦不得爲君子也乃  
蹈史氏浮靡之失必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耳然後二字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或問程  
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  
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人是人也實理自然初  
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  
已矣○語類問或問云兩生字意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  
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運朱雖  
說是始生之生其實此生字自少而壯而老皆包在內蓋  
生理本直生理即是天地生生之理而人得此理而生者  
是理以生即當順理而生若枉屈此理便應死了猶幸而  
得生此直漏網耳故曰若不同而實相足○問如何是生  
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問如何是  
惻隱之心見一物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惻隱之心自然發見都無不仁不義之理便是此心這都是  
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了這箇道理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元

課本

這便是罔○罔只是脫空作為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  
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悌於兄却與人說  
我悌此便是罔據此等入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  
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  
自然用如此若才去這裏看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  
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如云不直其粗至  
於以虎為馬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  
惡臭好善不如好善也○問理看得越向裏教細耳不是別求一  
樣深遠之說也○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  
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  
理本直孔子却是為要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  
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蘇氏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  
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乙之曲也或丙之曲也必  
不礙木不乙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  
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  
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有生之道循理而行  
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則則其性真行

而巳是與游魂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  
編幸而免三字有深意罔而生者多矣而非生之道要難  
以幸為可保也○輯語生理該有生終始全理自釋至老  
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  
生之道理本合如是此程子所謂生理  
本直也又曰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

有所得而樂之也○精義伊川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

為己之所有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造道者則

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欲信造

亦是人之難能也○語類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

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

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知之已至而此理已得

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方於已分上○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

有得力處○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

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

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雙峯饒氏曰論地他則知

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四書通知不知好知而論工

能好知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

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

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  
必當求進於好非篤好之不能得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  
進於樂果能樂之則所好者方實得於已其樂有不  
可以語人者蓋如此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元

課本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

無躐等之弊也精義伊川曰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進之道也○語類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性定也

地或是他王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

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

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

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

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

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

今中人以上之資遠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

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焉者語之今人既無這

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問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

上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

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

○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

以言之說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

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酒掃

性命亦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

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

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

用力不期而自至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要法也便學者

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

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此泛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

也○解語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

有用因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

愚按雖非本義然必須兼此其義乃盡否則中人以上中

人以下豈是鉄板印成篇謂此章論上下以中人分界且

單提語上別其不可不緣世間大率中人居多所云以上

以下非必如上智下愚相去懸絕聖人設教所欲急引之

上者蓋尤在中人以下一輩特無如其不可語耳故教思

本一而教術自殊一片熱腸溢於言表其為循循善誘蓋

想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莊也 三 課本 敦復堂

民亦人也本伊川說見此民字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

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精義伊川

也務民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矣

而遠之所以為知也或問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遠

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不務者矣鬼神之事

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味者必至於慢惑者必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

卷六

雍也

1

三

三

課教

復堂

主

論

集評

吐本義

**2014年11月**

木

卷六

唯也

1

書

1

課教

復堂本

77-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上

不唯

也



毒

1

敦復  
課本

堂

77-

或問申之曰夫子之意正對知也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說  
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喜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  
以氣類相合言之○語類聖人之言有說說底有深說底  
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利底  
人然亦在人看又曰這箇是大槩說○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問樂字之義曰且看水之爲體運  
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  
味又曰今日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子細看這水到深處  
何地有不到處而水隨之而流必至於達而後止此可  
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  
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此章  
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得這兩箇字通  
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明○四書通義註事理義理四字理  
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故  
曰義理事無定用合動靜義有定則合靜意○解了動靜  
編集註這兩段不但解樂水樂山連動靜字俱解了動靜

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  
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理甚簡以此見得  
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實未嘗不動也動不是  
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又集註者明徹  
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但詳  
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動靜仁知之體對下  
體段如此兩非體用之謂也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  
故樂靜而有常故壽○語類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  
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  
意又曰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類于來捕看○慶源輔氏曰  
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  
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說統事理不相礙  
則物物者不滯矣安得不樂心境界不相涉則生生者不  
矣安得○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不壽

此語極好看儘用玩味不是常說○新安陳氏曰夫子以  
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  
指孔子也○季安溪曰夫子只是論仁知之德不是論仁  
知之人又曰此仁知只是一人耳愚按此論與集註及語  
類諸條皆不合當是從程子之說而云然其精義元本曰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  
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據此則此意  
是論仁知之德即作一人看亦得然細思畢竟不如內註  
說較穩故朱子節節用其末二語列之於外註今讀者體味  
當年想像之神又按此章神理極難體會在本文作三疊  
形容六靜字重又按此章神理極難體會在本文作三疊  
即以動靜理相於樂壽仍緣動靜起義緣樂壽起義緣  
集註設伏均聯之義是在善讀書者神而明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語類問齊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三

敦復堂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素

敦復堂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素

敦復堂課本



不容歇手故語類云至魯則成簡樸子方就上出光采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

當時失其制而不為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後世木

簡謂之觚則木可書以爲簡漢所謂捧觚之士是也後孔

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蓋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

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

象以一觚言之也上員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

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員者矣徒取其利於工之易

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

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歎者歎其制之變也先王

其漸不可長矣○徐氏他物即易其制或於名無所別則

亦不見其制之失惟觚原因其有棱而名之乃竟去其棱

論語集註本義卷六 雍也 元 敦復堂

而仍各之以有棱觚字分明在這裏不觚亦分明在這裏

不待別白而是非明然聖人所以即觚而致歎也下句兩

觚哉即從上兩觚字夾五中慨歎○程子曰觚而失其形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

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

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或問夫子之意本爲

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觚哉觚哉舉器之

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之也幸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  
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蒙引逝雖訓往然須着箇使 欺謂  
誰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語類問可欺是  
可罔是繼不可罔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而不可  
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  
然○或問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  
子所能必知難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  
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  
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困勉錄理之所有則  
無論果有此人而不可逝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理之所  
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逝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理之所  
而亦不可陷此其所以爲可欺不可罔蓋身在井上乃  
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  
之愚也或問小注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  
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借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  
寡大小也○義不當死而死爲不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  
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蓋千鈞一髮之計  
○蘇氏曰逝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仁者  
之計不徒從也雖君父在側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  
其具不徒從也雖君父在側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  
之要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論語集註本義卷六 雍也 元 敦復堂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謂詩書六

藝之文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守欲其要故

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謂詩書六

藝之文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守欲其要故

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謂詩書六

藝之文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守欲其要故

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謂詩書六

藝之文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守欲其要故

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

數復堂課本

聖

77-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更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見寡小吾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繡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以車聲轉止而復作知其為達伯王之賢況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桑好德之天也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謂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謂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而孔子只是指理之見於事而體於身者言故朱子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不消更貼不偏不倚說又曰中庸下有不為德字便已包有能字正在日用人倫上見程子第三章亦用程說然却是此處正疏○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謂義伊川又曰中庸天下之定理也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係謙申之曰中庸天下之正理此就中庸之道而言德合乎中庸就人之行道得乎中庸之理而言○謂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中庸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世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變峯饒氏曰為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

此與中庸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  
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中庸則  
則不消言能而能在此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  
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教民不與行而然中庸  
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不及而然意此是夫  
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  
子本語彼是子思聚指語○慈湖語至矣之各生於一  
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思謂為下一  
轉語曰使聖人不思至矣之德矣為教民鮮之久有世  
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民行而勉進於中庸之德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

被吾恩澤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衆人之  
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可謂何尚疑未足盡仁

語集註本義卷六 聖

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精義伊川曰

下言之也聖則其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至極也既

通人理之極更不可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

仁至於盡人道亦曰仁而已此通上下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

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底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

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上更有一箇聖而今有

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

等有聖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

事仁也是仁是衆人之仁是仁是衆人之仁是仁是衆人之

地位上說聖是仁是衆人之仁是仁是衆人之仁是仁是衆

非水固不可然非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

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類問何事

於仁是如何日只得作何止於仁又問似今日說何消得

恁地一般日博施濟眾何消得更說仁被仁者少矣一介之

濟眾高似於仁了如其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介之

士無復有為仁之理○或問博施濟眾必也聖乎此言必

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博施濟眾必也聖乎此

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諸類問子貢問

博施濟眾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本不可分大小今言

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大小之分曰此處不待地讀必也

聖乎語意未是然堯舜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

業言子貢意未是然堯舜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

後可以當此堯舜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

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已了却成疎漏似此看仁字如

用得如何下得工大中間看得一句常人固是看仁字如

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看○子字已含下句意○博施

濟眾是無盡底地堯舜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

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無

語集註本義卷六 聖

儘無下手處○何事於仁為一節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為一節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能做底事若

必以聖人為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為病非是言堯舜不

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語類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

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

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能果無私意已

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類子貢所問只就事

子所以就心上指出仁之本體而告之○夫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才欲立便也立人已才欲達便

也達人立是存主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統是天理更無些

子私意便是仁之體○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聖

教復堂

無干流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已之欲立者立人以其已之欲達者達人以其已之欲無私意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既睦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與德相輔而出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於世者條貫皆是廣大心流出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又曰東坡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曲一貫底道型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人與已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仁之體是此無私意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愚按仁之體本自人心而於此即可以人欲開之天理不能流貫此體便無從識取故須從仁者之心體認之天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愚按此處重在理一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愚按此處重在理一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教養而教養自任其心○養剛言此意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而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如是如此已欲立而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立達兩句也是帶下而說否曰此是兩截夫仁者分明是與起說已欲立而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為仁之方子貢也是意思高遠見得他却不刻地尋不着愚按此節只是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所謂體段模樣與子貢識記下節方是教他下手做工夫處不必照講章上下節硬分安勉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語類已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又曰以己及人仁之體也推己及人仁之方也○問以己及人推己及人是如何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以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濫說則既曰夫仁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或問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知人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其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之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眾務為聖人之所不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能者然後得之乎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語類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看前日所為亦喚做仁○紹聞編子貢見夫子平日言仁多般樣又不輕以仁許人故特揀箇大底來問夫子以仁何待如此而始為仁若如此是求仁於事而不知求仁於心雖堯舜也有做不盡之事夫仁者亦曰己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  
周流無碍此堯舜之所以仁覆天下也及乎此者亦推  
近取諸身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  
人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立  
未便是仁然求仁莫近於此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  
是遠了特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蓋仁  
自是向博施濟衆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  
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爲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  
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集注能字勿輕看學者終  
身克治人已藩籬終難脫化故下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  
不可不能便是孟子○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  
忍而行一強字之意○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  
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  
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紹興通鑑遺書又一條云醫家以不  
忍痛痒謂之仁人以不知覺爲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堯**  
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又曰大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  
至非忍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弃若而巳又曰  
夫仁者天地之體也萬物皆備而天地之間萬物皆備  
體是心而心是體也體是心而心是體也體是心而心是  
達人也堯舜之心亦不過如此而已○齊氏曰手足不屬  
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  
人欲問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譬必有方  
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  
之方也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  
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語類明道云欲令如  
是觀仁可以得仁之  
體先生再三舉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曰博施濟衆固仁  
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

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  
那見諸子將八井時有休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  
好看○問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說如何曰程子之  
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又曰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若不相應不若分兩截又曰論語言  
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  
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  
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  
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  
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  
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堯**  
聖人○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  
安得不窮○窮者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人亦未有盡處  
鞭八脩己以敬中而此處直坐勢有不能難免無一夫之  
不獲與彼○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  
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人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  
衆亦出此進○困勉錄夫仁者節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  
固仁也○即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  
按此說最良方見得爲仁之方實實有下手處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

可及以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此亦止竊比尊之

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

述者也竊義謝氏曰彭之為人不可考要之必其則古昔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述而

本義

傳述句見得老彭處商之末其信古傳述定有可觀故夫

子既尊之又親之必有心相契合者不得因謙詞率爾輕

看至時解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二句貼在老彭身上謂

聖人本分在竊比二字中認作倒裝文法則又泥看註語

客喧主位矣朱子云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孔

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爾解此則賓主歷然

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

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

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

知其辭之謙也語類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

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

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

則某竊取之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又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是多少擔負想  
亦不能不不是作此論不宜夾入本章○問信而好古曰  
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不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古  
者則曰他好也且信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信地單  
信了箇舊好底意思○或問小註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  
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此雖是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  
一生實實是述原未嘗作此雖是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  
不得浮淺不得蓋天地間極大道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  
象不留餘蘊夫子從天地間極大道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  
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而不作二字着意於其間也  
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實意信而好古  
謂不如此之好學又謂好古敏以求之蓋人之本夫子自  
好古皆信道不為故祇能信而好古敏以求之蓋人之本  
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也○朱子以信而  
兩面互看陳氏却歸重信上看来起頭須是信方能以信  
而自不須說乃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詞氣極其遜  
而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述而

二

而出於誠實如此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  
此終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  
以消其虛僞傲誕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  
之習乃為有力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  
知也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特未有  
各而自託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慶源輔氏曰作  
者畧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  
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於諸經知  
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程子曰堯舜知  
去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紹繼繩申之曰此夫子之力也  
又曰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輔合處○輯語人多輕  
看述字便似聖人虛為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  
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  
朱能述孔子其道同也又曰不作是實見得道理如是○  
集解功倍於作是註中看孔子謙入孔子口氣不得將述

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  
則不作倍作之意自隱然流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語類是得之於心又音志

後記得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

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

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

也前說近是而心解者其意玄○吳氏程曰前說近是此

朱子德象山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

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語類此雖非

豈易能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

然而識之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些小間斷時便是厭誨不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為不切於已

便是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

歉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有

辭答之○又集問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不倦以自處此時為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夫為之不厭

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歸之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

之所主各自不同曰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誨不

倦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有未到處是以謙之

而不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誨

人不倦按此與朱子作三節看異然於義亦通又語類云

誨不倦便是施於人按此條是以三節蟬聯而下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免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學必講而

後明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見善能從改過不吝此

四者日新之要也四書通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

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語類問此章曰須實見

如何與做修如何與做不修如無欲害人之心這便是德

然害人之心有時而萌者是不修如無欲害人之心這便是德

吾心之謂脩者言好修治之謂道理既得於心便已足

我底物事須日修治之謂道理既得於心便已足

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裏講學○問德之

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包便了何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用更說四句徒義改過畧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

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

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

修德○徒義與改不善一似合然須着與他分別蓋義

是事之宜處我做這件事未甚合宜然須着與他分別蓋義

徒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有過惡須

從新改換始得又曰聞義不能從底罪小不善不能改

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不能從底罪小不善不能改

又曰聞義不能從徒字中有一步進一步意在如今日

自家所為是義明日聞他人所為更勝一步意從之

日聞他人所為是義明日聞他人所為更勝一步意從之

十分盡頭不止至於改過不當徒以從之總是虛心謙受不

也又曰修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下面徒義改過即脩德之目也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也這雖是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便有一事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計出聖人非必有不脩然後為憂蓋惟日以不修為憂則自有日求其脩而不容已者愚按必如此方說得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此最說得吾字有意味則憂字愈吃緊是字也字都落紙有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精義楊氏又曰燕居不為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也而形諸外者自爾也○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五

儀容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而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范氏曰申申舒遲也天天和樂也○語類申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低地天天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胡氏曰中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天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條辨聖人之身渾然天理故凡有事時則天理各隨事以發見惟燕居無事則聖人此身天理未發於事然其充滿流行自然展布於全體故中中自然呈露於顏色故天天我此見集註下無事二字然有義味義府云燕居隨地有之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時便是不必泥定家居○○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

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語類問申申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不日亦須稍嚴肅則可不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拔此亦對學者說若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

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

自歎其衰之甚也○精義伊川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六

故自謂不復夢見周公○語類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則則又不應虛有所動若此朕兆也曰聖人易嘗無夢但夢得定理須看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態惻惻惻惻不能自已處自有箇惻然無所係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問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為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微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地地○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俱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魯華○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九

課本

游於藝

訓德字承上文道字來此處訓仁曰心德之全功夫至此亦承上德字以見道德仁雖有異名實則一理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欲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而己未有得於已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所實得於已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須據於德而後又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而後又見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是我之得於已者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存心處無一念不在此裏又據於德底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此處又曰據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底是本體須臾不可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底呼吸氣又曰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此裏連許多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十

課本

矣或問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各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解之心亦無自而入矣○語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流通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夫處○潛室陳氏曰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成德之餘功小學之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存疑小學之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義文度數之間未必即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葉解自小學教之六藝藝本與道德仁相為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為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為精微非藝精微為藝工夫精微也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元只是微為藝工夫精微也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元只是  
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或問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疏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夫游藝之周乎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



序先後疏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語類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粗入精也。○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吳子曰明及爾出玉吳子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非仁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問上三句皆有大不體於藝則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末固不可拘末而忘三者為後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紹興間編此章只是一箇依聖人之心工夫益進但初來生而後漸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是一物。○爾愚按到得內外交相養則但有一箇依聖人之心無精粗本末之分。○故程子曰學者當如是。○游於藝者樂於其中。○朱子以為統言一章之旨。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述而

敦復堂

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脔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按此或沿於聖人之語而為名。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嘗不欲磨其為善之途。然皆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按集註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正跌重荷。知來學則無不教。故說箇自行束脩以上所以深望人。

之來學。較平時教人。不倦語婆心益切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精義曰憤者不得於心。悱者不得於言。○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遏之意。口欲言而未得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有屈抑之意。○語類排不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二三分只是說不出。○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語類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累累而未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雙峯饒氏曰啓物之有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為之發其機。○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精義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述而

敦復堂

○楊氏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故如是。○語類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問以三隅反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按明道曰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深。上章已言聖遠矣。可見并此不能反者直無所庸吾復也。○人海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精義明道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得之語然亦須學用力處。○語類此雖舉一隅其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四書通天未嘗一息不以生物為事。然生之必有其機培之必因其材。聖人教人亦猶是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語類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

日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則是誠不到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意態悱則見於辭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專而感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有違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按此照程子一序說與集註及語類開說不同然於義亦可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免矣按此較語類時雨之喻爲渾故置彼錄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 述而 三 數復堂

臨喪哀不能甘也精義伊川曰食甘美則飲飽有喪者在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于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爲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按此條凡三節本義自在第一節後只帶言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按集註兩不能字用意最深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語類聖人之冬不遽寒煖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不要把一個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過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過歌樂可以已也愚按聖人無哀樂以天下之哀樂爲哀樂而哀尤甚於此見萬物一體廢所疾病無不相隣陳氏以歌哭相爲互照極中情節但以樂爲可以已可以二字尚隱

集註自不能歌便見得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語類此聖人天理又曰聖人情性便是理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精義伊川曰用舍無所預於已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於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 述而 四 數復堂

於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其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又曰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語類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曰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倣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腳○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嘗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命是箇筭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之於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

扶音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 述而 四 數復堂

於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其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又曰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語類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曰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倣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腳○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嘗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命是箇筭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之於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

集註自不能歌便見得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語類此聖人天理又曰聖人情性便是理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論語集註

本義

卷七

述而

左

課本

堂

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則是一箇中材  
發聖人自是不論到這裏然此只是尹氏磨此一箇中材  
非有此意○問用舍行藏曰此是數節最好子細看○  
然用舍行藏處○先此看箇意思○此是甚底心○  
行隨處發見用舍行藏特其一○問觀此處則夫子與  
顏子一轍乎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問觀此處則夫子與  
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  
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按精義楊  
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不同天下文明則孔子  
而已矣○問用舍之則行舍之則藏○意○漆雕曾問亦能之曰舍  
意○問用舍之則行舍之則藏○意○漆雕曾問亦能之曰舍  
之則藏○意○漆雕曾問亦能之曰舍  
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  
實具擇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  
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便做  
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  
論語集註本義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或問小註前軍後軍中軍

也○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

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或問與不為許與之與

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馮皮水反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或問小註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便

無悔若已死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愚按夫子當日憑空撰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述而

左

課本

不與正答他語與下二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

句即緊承與字轉出○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

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語類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

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莊子庖丁解牛神

妙然每到族心必休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

處又曰臨事而懼是閑時已自思量都是都曉得了○三軍

要勇行三軍者要謀一審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似○三軍

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故既謀了須是

果決去做教成○南軒張氏曰敬戒周密古之人所以能

成天下之大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宋子曰此本為

行三軍而發○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蒙引臨事懼好謀

便是能用其勇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必如此乃

可與行三軍○愚按此三條正互相發○韓語臨事○兩得

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相讓之患○兩得

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封○

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事後關一○謝氏曰聖人不可而懼為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

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

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

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

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

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紹聞編謝

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蓋子路為人功名富貴

自是動他不得但才自負其勇便見不能無固必以此處

行藏之間必有不能審時從道者仕衛而死孔懼之難威

有由也三軍之問比率爾之對氣象更甚夫子之所慎者

戰所不語者力所先者身心所後者事功謂為國必以禮

議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

論語集註本義灌泰卷七述而

三軍若易然者據此其於夫子用行舍藏本領處全未有

見故夫子不與而比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深警

之無已而三軍之行則吾之所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執事敬以平時言此為行三軍而言故說箇臨事而

懼無忽心無惰氣持重敬慎非怯懦而畏懼也湯武誓

師聖人臨事而懼處可見謀時便是為可成之道則謀為

重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則亦不可少思按勉齋云於

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變於事則自無德勉速成之

與與果斷意可互參○語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裏道理已自完具無

如荷葉上水珠子顆顆圓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

必徒取辱哉○語類讀書而可求章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

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言語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

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文集上

三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就從吾所好便見

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蓋明知富

不可求乃開闢其辭以曉人耳○稱言如字雖是轉詞却

是真實極喝不是游移無定語○稱義張子曰富而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求無益於得也○或問言義而不

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或問言義而不

有命者聖賢之事也此章之意亦為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

公之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益得此

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達安者以是曉之庶其

易知而有信耳○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蘇氏曰聖

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求哉為此語者特以

明其決不可求爾○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

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我欲仁斯仁

也豈問其不可求哉然將教人以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

心特迫於聖人而止於教人而止則亦存時而作矣故

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閑其肩鋸不如開門登

筵而示之以無有也○輯語聖人言語每下一步以就人

正是決其○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

求之道也○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

其義始備

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誠之至與不至神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

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精義謝氏曰

之謂慎齊所以交鬼神誠則有不誠則無戰與疾如臨深

履薄如何不慎○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

焉則失之矣○楊氏曰孔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

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四書通齊

是幽明交接之際戰是國家存亡之際疾是○尹氏曰夫

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

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語類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語

○漢氏程曰張達善點本在齊句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

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而不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

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

及此語類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

一雖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

去學不解得只低休了學之亦須要月方熟三月大約只

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直而行直其嘗

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其不能同先王之樂

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

如此則心不自知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聖人誠一之至

心與理合一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切所以

至於忘味曰然存心要存心之切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

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存心之切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

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問夫子聞韶何故三月

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

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

憤所思之大自不覺其忘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

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伊川以三月不

知肉味爲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

日是愚按不知肉味只是記若形容語見聖心誠一之至

字須看却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理會三

便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又舉史記載孔子至

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或問小註這章書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述而

重在不圖上是從學之來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

之至深學之者以器數爲學器數之外直無可學也觀此

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爲一故盡心以學之

寫出來○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

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

探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再語季札問語曰觀止矣夫子聞語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詞○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語夫子是學習既久深歎之詞○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四書通夫子之心本自深契乎舜之心覺其有心相感者誠之至感之深六字最有意蓋非特見夫子聞韶樂而誠之至亦自於樂見舜之誠之至非特見韶之所以感動夫子者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 述而

三

敦復堂課本

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左傳時孔子

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

問之諾應辭也語類子以兵拒父是多是少不順自不須疑

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條辨

註為猶助也○曰衛君則衛一國之人皆以之為君矣這便是

為衛君下冉有必有所不安於心故欲以夫子為斷乎字自是疑辭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

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室

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

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怨猶悔也君

子居是那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

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釋語入

子貢自質疑端出日之斷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非所問正子貢善問善斷處蓋伯夷以父

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

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

做跛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 述而

三

敦復堂課本

可同年而語明矣語類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衛事不惟夫

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

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

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

瞶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殊殊美玉直截天

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以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

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

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在心上本原

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是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

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約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

衛君沒道理又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

夷叔齊不讓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着本心則便

是不仁矣按此衛輒稱兵拒父乃正所謂失其本心○或

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

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也日

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述而

論語集註本義

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  
無憾也二子之為心則謂君之爭猶求為其得罪於天理也  
故問怨乎以審其極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  
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  
心燭乎衡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怨於聖人似  
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又集陳安卿  
問伯夷何以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  
有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兄弟為卑在叔齊  
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  
重父子為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  
輕以父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  
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又問某詳此竊謂諸侯繼  
世襲封所以為先君之嗣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  
倫大義又不至相悖然後於得國為正伯夷叔齊以天倫  
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而然不得先君之命則  
內無所承焉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以父命言之則叔齊  
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述而

論語集註本義

立之義以為之矣若其心更無幾微之怨悔則視棄千乘  
如敝屣耳衛君得千乘之國而失父子之心其罪甚不可  
追也夫子何為但以嫡孫之故為之哉此直從方寸隱微  
處劈中剖斷非子貢不能知之集解或曰使夷齊去後中  
亦不肯立如孤竹宗社何不知夷齊當去只是自盡使得  
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不知夷齊當去只是自盡使得  
又管仲子糾則結帶同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愚按朱子  
文集亦謂糾之心但當自見父之親為大而不怨於一  
安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裏裏只存一箇逃而去之方是  
直諫此論如利斧之斬亂絲與夷齊對照為本章要旨他  
如立鄂諸說自悉正名章故此處不載○邱毛伯曰智如  
子貢而不能釋為衛君之疑則君之一字誤之也向來說  
論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遜其事可反觀不知夷齊之所  
急原不在兄弟而在父子夷齊欲尊父之遺命而齊之善  
成其父之治命惟全父之志大故寧可無君決不為無父  
必如是而可定衛君之罪可明夫子不為衛君之心援此  
論雖異常說○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賊終  
然自警快

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語類謙伐而傲固  
是夷齊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胡氏  
曰程子兼諫伐而言所以驗其不悔之實

○子曰飯蔬食飲水而樂○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曉反食音嗣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樂亦無不在焉○語類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  
事○語類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  
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也不怕遇寒也不怕若氣虛則必為  
所動矣○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體雖是人也其  
理如何不快活○或問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  
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不息也豈以貧富貴



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創當時所  
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  
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  
如浮雲然。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  
其樂亦無以加耳。○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  
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  
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  
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輯語須  
從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此樂視出正面上  
又從而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視出聖人更上  
一層。方得真實了義。○樂字注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  
分明到根心生意。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  
氣象。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  
中也。語類這章但看那箇字是先只樂字是先他是先理  
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  
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語類問聖人何為如是  
之心如何。他地聖人之心更無此。子適澤故我之心。淘來  
淘去也要如聖人之心。○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天  
理明徹私欲淨去後胸中洒然無纖毫  
室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  
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相似而誤分也。愚  
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  
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  
誤無疑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  
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課本

天

課本行

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不是當時自有此名○慶源輔氏曰詩書性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誦讀後亦必須見於所行之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誦讀○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自請之有時○或問小註未加皆推言也一句乃丁寧學者之意欲其求實得於身心以無負雅言之教也否則失記者復說一句之旨矣○顧諱不是聖人立此課程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一句記者指數神情倡歎不盡○所字皆字也字猶有遺音○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詩類若實能默而識之則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語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嘗及易夫子常及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接玄妙之說正與雅素之言相對照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無疏楚子僭稱

稱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條辨非所問而問想亦只驚異聖人在高遠處看夫子在篤實好學上說便可見子路

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以聖人本自難說子路於聖人豈無所見然或得粗而遺精語本而忘末名言實是難事只推諉而不言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倪焉

伊川曰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人也惟自謂其好學耳○語類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俟將去又曰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有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為學要剛毅果決愈愈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骨力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問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眾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更無些子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眾人縱如中○又集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取之意矣○或問小註其為人也是形容之極忘憂是形容樂之至忘老形容發憤忘食循環不已○小心齋刻記學者第一要領語曰發憤忘食便做此字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語類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



而學之不厭者而尹氏以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為言莊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無非義理亦無非切於人倫日用之實但聖人明物察倫其有待於學處自是少只是此等處必學以驗其實便全體洞然無所不通在學者當着力處自是多而其間亦自有緩急先後之序程朱實未嘗教人專於禮樂名物上求聖學後來有辯尹說為非者○稱言論聖人身分於義理合下原是生知敏求則多能之事但在夫子口中只是樂言義理不得云所學是外面零細事然尹氏必析言義理可以生而知禮樂名物不可以生而知者正見得好古敏求之功不可少夫子是真箇着如此說非憑空

###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

###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三

教復堂

語人也○稱義范氏曰君子非正不言其所言者常道也明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未有不入於邪說者也○按心術不義可該○或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篡弑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此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就人事中之言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往來就人事中之言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語中聖人不曾說此語如動靜語然亦是此理○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

當以實言論語講學之機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蒙引答述曰語聖人於此四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按此於范氏云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謝氏曰聖人語不得其正聖人蓋隱以不語示戒焉○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條辨所以不語之故只在非理之正與非窮理之至未易明上謝氏又從對面尋出四項正反相形但本文却只說不語者在彼未說所語者在彼

###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稱義楊氏曰學者何常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收失

###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三

教復堂

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乃得師也○語類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畀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備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於前者無非足以發乎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備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善有不善亦莫非我師也按言外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越看得活必有字越說得員滿主張在我緊要在擇收功乃為能自得師○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汪氏炎祖曰尹氏以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未必能改

###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制以理也。武問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

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桓魋

察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

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子何。固

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子何。固

之辭其辭之行世固有益矣。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

桓魋之辭其辭之行世固有益矣。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

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聖人之辭處之曰。聖人之自必決無是

未嘗不深避患難。而處之亦未嘗不聞。聖人之自必決無是

不恃者。學宜深玩於斯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述而

厄遂微服而去。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

語類。微服。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此語也。○

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又曰

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得其理。有終不能害

者。又曰。此與聖人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有終不能害

地。直截。問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

三子者是丘也

○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

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故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精義。游氏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故者其所以與二三子

者。其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故以為有隱

耳。其曰是丘也者。賢諸已。以實其言也。愚按。未句特揭是

丘也。分明是夫子現身說法。直以一丘字與二三子。和盤

托出。使其各自領取。方見得無行不與的實。分明時解每

將丘字與上文我字。吾字。只作一例看。而轉從是字着。眼

如云。有隱非丘。無行不與。是丘。徒增絮聒。未見指歸。游氏

質諸已。以實其言。理最真。語最辣。○延平李氏曰。孔子之

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笑言。款之。間而

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范陽張氏曰。孔子於日

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

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

不與。二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

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述而

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

屢書特書。者。正謂此耳。○語類。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想是

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

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

二子。三子。處。須去。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子。三子。處。在

日用飲食。居處之間。是如何。自家合當如何。或問。鄉黨所

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間。間。如也。之類

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

意思。是。如何。○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廣。闊

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

按。首句。一呼。先。與。二子。揭。破。疑。闕。次。句。急。轉。為。之。解。釋

未。乃。切。實。證。明。全。在。丘。字。上。着。力。與。字。對。隱。字。看。作。止。語

默。攝。在。無。行。不。與。中。言。其。○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

無往不與也。行字不必泥。○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

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



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

力者志於仁而無惡之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

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是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則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又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蒙引善人者不踐迹而自不為惡者也有恒者性也有常者重厚朴實人也有恒字要淺說方見在善人之下○愚按善人有恒均是質之可進於君子者就其中亦有上之別故又從得見君子下作此更端之辭辭屢降而思愈切矣○條辨兩云斯可矣必有所以斯可之故若將斯可割住了更思他做甚

仁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曰有恒心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堯

義復堂

然後可與為善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為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曾氏曰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嘗充實而為盈之狀皆盈其潤可立而待也鳥能久矣○或問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條辨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鑒指貧富貴賤但此二字原貧富貴賤之稱今借來說凡作為用度約而為泰則皆約是故下又總承之曰作為如是之形云云看來虛對實言約雖實而少盈是滿於中泰便溢於外愚按集註凡若此者原是海濶說三項即繁指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泰不必另樣○語類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無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

新安陳氏

曰以學言者兼乎質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以質言則未學者也

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露頌問未有不自有恒而

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按時難一斷了不可接○義府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義即從茲可想○愚按末節言三者之難乎有恒而有恒之義即從茲可想○集註是發聖人言外之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罕

敦復堂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愚按釣與弋夫子之所嘗為網與射宿夫子之所不為自是旁人見得如是在聖人並無所容心方見得聖心自是滿腔生意若必沾沾較量於盡取待物撿取之如何不可為於理雖是去聖人胸次遠矣○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

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德之親人倫之愛反慈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釋義伊川曰不知而作妄張子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鑿也妄也夫子無所不知也故曰我無是也○語類問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

作事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聖

敦復堂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精義曰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楊氏曰多聞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能識之雖未足以為知之至然與夫不知而作者蓋亦有間矣○語類問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是聞詳見畧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又曰聞見亦是互相發明○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按此中有參考意在問擇善而從之是

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看記他終始首尾得失又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仁山金氏曰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善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見及則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

也按此特舉以見例○文集知之次也知以心善得於聞見者次之○語類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愚按聖人平日教人與其所

以自居者總離不得下學二字○聞見擇善而從之是上學面自有上達境地在故云亦可次於知雖是謙辭然自是胸中實見得如此不但為無知妄作人說法也又按聖人固不肯居妄作然亦始終未嘗自居於知其曰聞見擇善而從之已未便有知故藉此備作事方法庶免任臆冥行之過非謂即此便能實知其理但亦可次於知之者語意最為分明舊來添設牛知為上學知為次於知之者語意謂夫子欲人求知於此聞見之上不知謝氏心有所覺及朱子知以心言乃即指此心之已實知其理者多聞多見正是向這路上去非抹却見聞而空談覺悟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通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聖

敦復堂

皆習使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我童子見是童子來見之然也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而夫子許之得見門人之惑在夫子許之得見而夫子之許却正因童子來見感只是追其已往逝其將來而不自知其為已甚之行也正與下節對針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

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七述而

聖

課本

其待物之洪只此數語不覺和盤托出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或問小註此章為放而不求轉來反求耶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需齋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註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彼處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按此可見與彼處不同只緣未說到工夫處要人當下認取也○才欲便是仁在這裏按欲仁之心即此是仁非欲外更有仁○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出入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按此論求放心與欲仁仁至合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七述而

聖

課本

作一例看仁人心也此心字專主道心而言故心之德即在裏許○孔門許多弟子聖人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尚或違仁於三月之後而夫子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而不為徒言也○又集問斯仁至矣有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爾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日而仁至矣○仁豈遠於人乎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贊軒蔡氏曰仁者心之德才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其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按斯字甚繁欲與仁初無二心至與欲非有兩候夫子言此特為遠仁者說法耳若果向欲字至字索解○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便是騎驢覓驢○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又引程子為仁由己之說以足之可見本章雖未說到工夫內註反而求之即此而在斯字已道得十分奧妙外註又引程子為仁由己之說以足之可見本章雖未說到工夫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精義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如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條辨以陳司敗而問魯昭公且獨問於素稱知禮之孔子雖胸中持有吳孟子一事然却照昭公意少難孔子意多只看下

吾聞君子不黨二句可見愚按對詞只知禮二字則景道  
口語極固然司敗一發口便已知其不可與卒論早  
拙身急退矣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

曰黨論語黨字只指議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

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

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

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

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胡氏曰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述而 翼

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

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

詔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霸主以齊景公猶涕

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

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

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按孟子

自是昭公自知其非而諱姬為子至系之於吳則以其至

自吳有不容諱耳通節語勢結聚在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殊不思臣前議君弟前議師俱自陷於不知禮之甚而不自知其非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

以為過而不辭爾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

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  
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

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吳氏曰魯蓋

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

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

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

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

萬世之法矣四書通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無君臣之

何以為萬世法哉○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無婚姻之禮

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天下之公夫子客

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指矣葉公以諱父之惡為直司敗

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君臣

父子之義蔑如也微

夫子大道其隱乎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述而 翼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

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

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

許學獎借之○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





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語類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也。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然不厭得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語類夫子固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其他人為之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彼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述朱夫子固自謙公西華亦極善體認未二句不可輕易畧過。○紹興編此理原自帝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學者學此而已。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至。亦只是理會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以不得何有於厭。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蓋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做不成。我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做不成。

去處直是痛癢關切他身。海你引掖你何有於倦。聖人言此時本是不放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勉從事之。列公西華却見得。即此便是仁聖之事。正是弟子學不得處。蓋為之可能為之而不厭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效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見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則有時而厭倦矣。

以故夫子辭之荷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家引仁聖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意矣。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勉矣。夫子之自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子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諫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諫者衰死而述其行之詞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諫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諫周官六辭六曰諫是也。禱疾亦諫其功德故謂之諫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安集引此古語只以是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集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

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問禱。禱夫子之意以為禱也。執持悔罪之心以禱。福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其平生微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天地有負神明。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為禱。故曰某之禱久矣。○禱某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或問行禱五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又曰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

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敘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  
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  
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  
也○問疾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  
知所當致禱之所繼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  
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之力之際不  
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  
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  
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  
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  
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其向爲郡縣早時如舊例祭於  
之類皆常至誠爲之但才無所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四  
書通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致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  
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爲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  
爲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禱  
論語集註本義准來卷七述而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語類才奢便是  
戰欲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不  
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借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  
在按才奢便是止不孫其流又必至於過度借上則字中兼  
此二意○問奢非止謂儉字向從禮中出儉非即固也  
之意便是否曰是○釋語儉字向從禮中出儉非即固也  
儉則固取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  
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愼也○  
孫寧固重在不○見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按此章  
在名分上當時之弊全在不孫夫子作春秋亦只維持名  
分而已天下有各分然後有儀文不孫則犯上作亂靡所  
不爲求其鄙陋無文而不可得故救時之弊莫急  
於此體味見氏不得已三字自混合林林章不得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  
於物故多憂戚○南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  
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胡氏曰循理而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  
舒泰云爾○胡氏曰循理而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  
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蕩而平不愧不忤所以舒泰爲物  
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微幸患得患失所  
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坦蕩坦蕩坦蕩坦蕩坦蕩坦蕩  
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程子曰坦蕩二字上看出有以平  
寬坦坦蕩蕩者坦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論  
語述坦蕩蕩者在君子長戚戚者在小人何也君子之胸襟  
而富貴利達不能免小人之憂慮○程子曰君子坦蕩蕩  
吾儕不學爲君子豈甘長戚戚乎

論語集註本義准來卷七述而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  
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  
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惟  
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變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  
質而言○四書通須看集註兩全體字前章全體至極是  
就聖人所存上看此章全體渾然是就聖人所稟上看夫  
子之大極非朱子就德性而言之○又集問陰陽合德自陽  
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  
者陰之順恭者陽之正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  
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

陰之肅安者陽之健益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故其中和  
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此說推得亦好  
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言聖人容貌渾然是事上  
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須看渾便自有成底  
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  
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  
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按謝氏云柳下惠則溫勝  
伯夷則厲勝溫見其猶未免乎偏也○本章雖是說聖人  
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  
之命夔已如此而皋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問橫渠  
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  
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問橫渠  
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  
不是學恭又學箇安○或問小註下截四字俱從上截三  
字中看出然却重厲不猛安上方見其中和不可折開看  
○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七述而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  
讓謂三遜也精義明道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  
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  
辭為禮讓再辭為固讓三辭為終讓故古註但言其三讓  
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其  
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  
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  
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無得而稱其遜隱微  
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無迹可見也或問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  
已不知其讓也或問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  
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其讓國而已而不求所以使  
沿於精義二程謝揚諸說當是朱子未定之論綱目集註  
及語類自見○語類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  
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  
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然  
有意思○精義註中隱微二字可知當日有多少委曲深  
心此善全父子處恩按其善全父子正在不從剪商處起  
見當日有託而逃不露一毫  
形迹故人莫得而知其讓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  
次季歷大王之將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  
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魯頌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  
岐之陽實始剪商語類觀其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二

教復堂

初遷底規模便自不而泰伯不從。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同規模才立便張大。而泰伯不從。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有天下而讓之乎此只是太王有季歷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太王。而季歷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做所見。不。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語類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曰到此却顧。卽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大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窮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毅然不可。他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窮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日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王且曰未盡善。皆是微意。○蒙引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與仲雍逃之。荆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窮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耳。自大王乃却在目前。不從此上。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耳。自大王乃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三

教復堂

立季歷以至武王克商。有天下皆是叙周家來歷。見得武王只是終太王窮商之事。耳。非固以文武之有天下實泰伯之所讓也。說此可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接註牽入讓周者之誤。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我問小註夫子看得泰伯當時之去不是。提起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後折入乃棄不取。方見得當年直坐實以天下讓諸侯。有天下。言有大而非夸。而又泯其迹。乃越顯得德之至極處。○山金氏曰。泰伯來采。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况讓周。則盛而為之。他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故曰以天下讓也。○注武王曰。語類謂至德於民。無得而稱。處見蒙引。謂若全重泯其迹。則文王之德。又說不去。余謂泰伯文王雖是俱從君臣大義起見。然其所處不同。文王確守臣節。方率商之畔。固以事紂。正欲使天下共知其心之忠。實不二相與效之。而不取有他何事。必泯其迹。至泰伯不從窮商之志。事處父子之際。若不泯其迹。則顯其父之失。傷其父之心。故必泯其迹。而後可以成。蓋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其議。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語類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窮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按集註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此語甚分明。夷齊諫伐商。泰伯不從窮商義。皆係之乎。商也。若謂從太王欲傳位季歷。起見。便與夷齊遜國一般。非夫子稱泰伯之意矣。又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得不分明。且去其書。謂太王有疾。泰伯采藥不返。疑此時去也。○蒙引編朱子謂太王見商道衰微。是以有窮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不可犯。是以不從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乃善。又謂論語更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贊師。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八 泰伯

四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八 泰伯

而高言一為泰伯發則對太王剪商而言論其志則文王  
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  
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  
表裏無憾矣凡此皆發明集註要旨不可不熟玩其係  
朱子定論今學者只當尊守集註自餘論辨紛紛皆所不  
取○武王曰天佑下民天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古之聖賢道德在已則必以天下自任大王之有剪商  
之志亦是心而已自后稷公劉至於其身積功累仁子則  
有克勤家之季歷孫則又有聖德之昌生焉此所謂天休  
之隆欲順天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知周之興必代  
商而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或又謂大王遷岐在  
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  
祖甲祖乙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其時商未衰也太王安得  
有剪商之志哉詩謂實始翦商者不過謂周家剪商之業  
自大王始基之爾此皆泥於翦商之言謂真若太王時晚  
商鼎欲取而代之不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惟知先覺在已  
則一夫不獲實為已辜夫亦自卜之周家世德而知夫所  
以任天下之重有不容辭者商之衰與未衰可代與未可  
代夫豈有纖芥入於大王之心哉實始翦商謂後人推本  
之辭誠是也然盛德在周天下朝觀訟獄者將盡歸焉不  
能禦其來也勢必與商相代其幾已成當時賢者皆知之  
矣使泰伯立為諸侯則後來文武之功泰伯皆身為之矣  
泰伯寧後來文武之功不自我為之而逃去以全其心之  
所安又其迹而天下莫能知後世無可述非甚盛德其  
孰有之此夫子所以贊其至德也自泰伯而言則惟有見  
於天地之常經苟少有拂於吾心之所安則雖可以新諸  
侯有天下寧肯自為之而不取自天下而言則後來文武之功  
雖不曾泰伯自為之而實泰伯固讓之所貽也則謂之曰  
以天下讓亦無不可故二程南軒皆有是說而前說為淵  
永矣愚按二程南軒諸說皆主讓周與集註本義不合  
故不載未數語亦不允為其所牽然只以餘意及之亦無  
害○此章斷主讓商精義或問雖有異同要當以集註為  
正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也泰伯不從是以不祀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絞古卯反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八 泰伯

五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八 泰伯

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  
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恁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  
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  
不寬舒○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  
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  
切然則其美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  
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  
故君子以約諸禮為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慎勇直而為  
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  
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慎  
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直  
而過則訟父攘羊者有之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也準  
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蒙引勞惠亂統只就無禮  
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惠亂統○徐辨四者之弊都就過  
一邊說或曰如此則註何以統節文而言曰有節有文  
只是箇當然恰好處所謂天則是也無節是無文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語類問故舊不遺則  
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  
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  
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  
不偷亦是厚却難把做義說○四書通君子不弛其親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  
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  
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義府自上言之則仁厚之道王  
道也自下言之則仁厚之俗美俗也而其機則在上而不  
在下也○精義范氏曰立愛必自親始人若慈於父母厚  
於宗族則民興於仁是以堯舜睦九族而天下歸之



未有不先於此者君子不遠故舊豈獨憐其人哉可以資民德歸厚也敬一人而天下無不悅棄一人而天下莫不怨治天下在○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知其要而已○章子曰民化而德厚矣○某類橫渠這說且與存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吳氏曰君子以便知得品節如此要之合分爲二章○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六

敬復堂

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此大夫以王惑于邪

卒章曰不敢暴虎不馮馮河人知其一莫戰戰兢兢兢兢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

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

其警之也深矣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真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墜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

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少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事接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多少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戰兢三句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

者遇身有痛痒則觸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昏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又某張敬大曰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示曰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可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贊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戰兢兢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懈也至此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與○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耳○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

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

以保身爲事故於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補氏曰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七

敬復堂

毋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而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

信道篤故能始終如一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

爲辱親也○四書通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巳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

所以廣中人也○徐淵行如何保得身即或倖免非曾子之所謂免矣故朱子謂但就保身上看自極有意思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



然素于所享者止三豆而已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要之三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十一

論本

敦復堂

集註

學

分

上

事

此

朱

子

更

定

若

夫

邊

豆

之

事

器

數

之

末

道

之

全

體

固

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此則所謂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

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薄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

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

關則是非本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

而求末也 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

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出而巳其動之中否正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十一

論本

敦復堂

集註

學

分

上

事

此

朱

子

更

非顏子不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

故能如此 語類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

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

此一件事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

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

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

一言之不憚一義之不知然如飲食之不飽誠以道無

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 ○集解兩問處概以事理言多即

能之進步實即有之進步也 ○集解兩問處概以事理言多即

若虛固是問於寡或又云宜總承而不宜分財看來若無

却不單說問凡所好問虛心但上三句是單說問下二句

家心胸器量本是如此總是見得義理之無窮也 ○語類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三

自反蓋其所存者廣故人有小解犯處自不覺得何  
 眼與之校耶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  
 只當看一箇公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大  
 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義府此犯字下得極妙十分  
 通是人不是方謂之犯若人有九分九釐九毫不是已亦  
 有一毫不是已與彼俱犯矣○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  
 校之者矣○此較語類較蟲蝨子之喻更切○謝氏曰不  
 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  
 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  
 無窮惟恐一善之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顏子深知義理之  
 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巳非挾其能而故問  
 也但自他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巳非挾其能而故問  
 曰吾固能矣然猶有未至者○謝說意蓋如此○或問  
 然於此而能於彼彼於此而能於彼彼於此而能於彼  
 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彼於此而得於彼彼於此而得於彼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三

也曰楊氏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  
 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  
 有所當一不校之意焉○彼反陷於驕等之失也曰有謂  
 不校者有包之之意焉○彼反陷於驕等之失也曰有謂  
 理也其說然乎曰包之者驕也彼之意焉有愧之意焉莫  
 是豈顏子之心哉○語類問如此已足無愧之意焉莫  
 以我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然是無愧之意焉莫  
 句問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然是無愧之意焉莫  
 矣曰顏子正犯而不校則亦未就事一句可見非聖人前  
 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又曰此從事於斯會子  
 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又曰此從事於斯會子  
 人能無此理之迹○四書通聖人無我之心○太極圖  
 人之不足○說統上牛載有歡愛追思與泛論不同當  
 時若直將告友說起便不見得此段光景惟虛提事在前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三

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便溢於言外○楊氏從事  
 於斯矣直須見得會子心慕手追身體力行處方不致空  
 掉人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語類聖  
 自澤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  
 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問此本是兼才節說然要  
 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  
 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才不  
 之志却彼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  
 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  
 只是箇極死漢漢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  
 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出眾之名  
 有節而無才也與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思按或謂此非  
 才節之總匯世固未有有德者能之故以屬之君子竊謂德乃才  
 節有德而無才固未有有德者能之故以屬之君子竊謂德乃才  
 大節而不可奪也○語類問如此已足無愧之意焉莫  
 得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也惟其心搖兀之問義理精而危殆之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  
 伶其生靈之害不猶能保其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  
 全其生靈之害不猶能保其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  
 節而不可奪也○語類問如此已足無愧之意焉莫  
 可奪也○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按此與前一條互相發  
 但兩可以自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按此與前一條互相發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南

數復至  
課本

○尊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廣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潤毅強忍

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

是硬脊梁漢方擔得朱子中之曰須是

荷得去○語起引是寬廣事事着得道  
着得事物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

着得看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  
者不但不是故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真

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

語集註本義匯帙卷八 秦伯

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

側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請又  
吾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這

地他肚裏却看得無限今人微有所得  
如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

道且據自己所見皆是不弘又曰集衆

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

着力去做。○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

大大而天地之理才要思量便都在這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如此

重任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荷得去  
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

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

着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

作國女何何至孫侯地曰臨知不引

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旣知不弘不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其為

言既易知詩詞明白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

入抑揚謂聲高下反復謂前後重複翻倒○然其為

中之指趣而言也登下兩易字正以見詩體樂之用故學

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

此而得之胡氏曰詩之正可以感發其善心詩之邪可以

惡惡之心勃然而生要已也○不得是之謂興○語類如

大學傳止至善章及齊治章引詩多詩涵泳得熟誠有

不能自已處○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

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

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

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有之

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乎人之性情有美刺

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所歎之間所以漸感動於

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其

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

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難強者故其末學詩也先於三

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

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

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

醉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

之疾徐尤不可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

使人論其決驢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

及其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立於禮

四方八面擬擬他去這路上行○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

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陳氏曰恭敬辭

文度數禮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文集問肌膚之

是持敬用力之久且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

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滯恐是此意曰此說

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

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輔氏曰

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

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

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條

義韓氏似較註更密一層然禮之為物於身為切而心之

不為事物所搖奪者即在固肌膚筋骸之中也說禁非心

逸志上句似亦可通看○語類問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

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

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雅正

到感慊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逸志便是興於詩之

功涵養德性無所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乎便是成於樂

無之只得硬做此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

至禮與樂自稱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苟子言

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考禮五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三

課本

重疾徐爲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鐘編鐘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瑟琴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埙也。革鼓鼗也。木祝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押詩歌以入八音之器而爲樂也。○語類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鐘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分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繁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遠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繁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可以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尙庶幾焉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新安陳氏曰刑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三

課本

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目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巳舞者舞此而巳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者須是先自與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人規矩細而不粗久矣自然養得和氣出來又曰而今俗樂暗人也暗得人動見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以感動人力行因舉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曰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又曰成於樂是大段極至又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于成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論肌液體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焉。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歲焉之與於詩立於禮者也。○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類語與於詩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處此較精義作兩層說更精。○語類問內則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爲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這處是皆學一番了。○做箇肯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處小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曉直是工夫至到方自有成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開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自然感動感發故能養精仁熟而和順道德發命變典

樂教胃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  
恣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得通周旋不可謂  
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  
氏曰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先禮而後樂學之序當如內  
則此則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  
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程子曰天下之英才  
至未稍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

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  
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  
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  
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雖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三

教復堂

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  
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  
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  
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  
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濫以夷狄之聲  
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  
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制樂以治心外  
親期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  
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  
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  
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  
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四書通無程子之  
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  
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流出非吾心外物也天南地北

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微樂是利亦非吾心外  
物也愚按有詩禮樂之教然後得以收興立成之功世有  
王者自合講求先王遺法以興起教化陶鑄人林如程子  
之論若士君子生當叔季手無斧柯亦豈容藉口禮壞樂  
崩而自弛其責即朱子亦云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  
講定莊敬治身和樂養心真氏之云固切論也但不得株  
蠅詩禮樂而專求之心斯不能無遺議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由然也  
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  
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  
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  
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語類問  
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之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  
曰不是愚然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  
適足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只  
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聖人只  
使得人孝使得人弟是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  
所以當此章之義與盤詰之意不同○齊盤只是說遷都周  
此○此章之義與盤詰之意不同○齊盤只是說遷都周  
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只是說遷都周  
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又集民  
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之知也  
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  
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必勝言由之而不知則隨其淺深自  
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不知則隨其淺深自  
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於此條論使知之害極  
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愚按此條論使知之害極  
透然皆客意本義只是勢不能使○不可使知之謂凡民  
有知處乃可不可不可使之強知也○輯註可使不可使有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三

教復堂

只在民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兩之字只是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而由與知却分兩候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只將民字位分盡滿則不可有之故瞭然矣○同勉錄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其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惟其不○程子曰聖人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宋有狙公者養狙成羣將限其食先忽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喜物之以能鄭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說論不誠聖人肯爲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西

課本

○子曰好勇疾貧亂人也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爾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爲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爲亂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饑寒者也爲人上者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輯語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爲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爲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徐辨好勇是致亂之本疾貧是速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亂之機兩截亦微分輕重則必致亂語類如東漢之黨錮○精義明道曰人若不仁則必致亂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亂亂范氏曰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收教之發之不使則誠絕之四凶是也無哀矜之心又未嘗教而惟疾之是使不仁之人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惟疾天下之亂皆是也○慶源輔氏曰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

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義府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肖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爲之矣此戒在上之人使知禍亂之所由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人使得其耳惡不仁之甚以致亂往往出於君子防好過惡之爲而不知其流禍於國家也是以聖人不爲已甚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客鄙吝也語類驕是誇人所無者是挾已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五

課本

亦不足觀矣語類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有驕吝者其言便連他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其言便連客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其言便連所說驕吝相爲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輯語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又曰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驕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甫軒張氏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握大權勳烈如此其光也而方且擢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玉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又曰驕氣盈吝氣歉精義張子曰客適也且觀者於財亦不足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客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注上則頭目

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  
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各  
愚謂驕者雖有盈歡之殊然

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

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語驕驕是枝葉

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

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低地

吝惜不肯說與人他只怕人都識下却沒說異所以吝惜

在此獨有自家會便驕得別人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

閑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

故如此○又集吝者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

以保其驕吝者而不驕無所恃也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歎

於實而歎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又曰要是兩種病痛

彼此相助但細看吝者字是陰病裏症尤可畏耳○我府

周公亦嘗自言多不盡矣然皆自虛靈中流出之病餘

耳使驕且吝者不虛不盡然皆自虛靈中流出之病餘

又何足觀○凡人驕者常誇未必吝吝者常歎未必驕今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既驕且吝者舉二者之弊而盡語之觀其內有損於已觀其

外無益於人故不足觀驕吝是二物故用且字按此與校

葉本根之論不同然於且字義似較合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

得也語類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

然○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

先不然則不學矣○蒙引世固有為干祿而後學者亦有

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夫惟三年之久從事

於學但知學以謀道而初無求祿之心如此者不易得也

○謀道不謀食為己不為人孔門顏曾閑閑之外少有

為祿而仕者故孔子歎之與○說統不易得甚言其難

學之難也非歎詞亦非贊詞愚按言外有欲學者深自猛

意○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

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文集問厚而力是其心隆重於此而又懇切

是信得牢固不為之既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曰篤信只

伊川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

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性之味君

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吾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

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

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語類學者須以篤信為

先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

正○精義張子曰篤信不好學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

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或問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

以善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

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

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

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守死者

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未能善道者好學之

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

也○語類篤信故能守死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又曰能篤信

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曰此兩句相闕自是四事○紹興

義錯綜其意始備又曰此兩句相闕自是四事○紹興

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信好學工夫雖欲為守死

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

說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渾成入就其中玩

得緣聖人說出便錯綜俱是道理○善道道字從篤信來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或問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

以善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

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

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

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守死者

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未能善道者好學之

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

也○語類篤信故能守死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又曰能篤信

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曰此兩句相闕自是四事○紹興

義錯綜其意始備又曰此兩句相闕自是四事○紹興

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信好學工夫雖欲為守死

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

即所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無經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也又曰善道是終條理之事然之而不為虛生枉死之人矣又曰善道是終條理之事然却本在好學惟有好學明善之功辨得篤信守死之心然後可以議善道歸全之事如聖門子路好勇其信得到處死生不礙真可謂篤信守死矣亦只緣好學工夫有次故晚而死於孔懼之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把平生篤信之心都落空了不獨許行陳相信非所信召忽荀息雖死無補也愚按語類亦云人貴乎有學此與學者須以篤信為先正可互相發○所謂有學者好學而善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如此分看亦可然學以明其所守之理守以行其所學之事守死即守其所欲善之道信而好之者此也學力於守見之則不分而合看亦可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通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八 秦伯

天

家復堂

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  
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前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齊氏曰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非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徒死而不足以善道天下舉一世而無道則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為哉天下舉一世而無道則其身而不見也○語類有言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無道也○  
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我問小註天下有道則見賢下句看神理在則字則字中有君子身分在淺看不得有道就天下看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盡難本領有毫

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清極無礙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變毫饒氏曰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此惟篤信好學守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死善道者能之○家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但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為無定○聞編有學則義理明有守則不奪於人欲故能審出處去就之宜而不失其正○條統篤信好學時也自見得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底道理然兩不字甚斬截兩則字甚現成則非守死善道之後不能也故註必連二句說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

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爾義范氏曰邦有進則為祿於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八 秦伯

天

家復堂

加於小人也故士恥富貴使士恥富貴則其國豈不殆哉○  
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故隱蓋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其道得之也○邦無道而富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故君子恥之○紹開編此兩句是固上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反言以足其意○  
註中兩世字即以下言不見無道則隱而反言以足其意○  
引邦有道貧且賤非甘貧賤也人自不我用不得不貧賤也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邦無道富且貴希世投合而已不但無守亦是無學若有學者見道分明豈肯貿然苟祿○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此兩句不必再為他意擾蓋是就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  
愚按世治則所重在學世亂則所重在守○見氏曰有學有守然道理自相通正不必割然分屬○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



有可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

有矣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限便是犯他疆界○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論道謂之三公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不各敬其職如此則天下之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言故自上下而然更當自下而推知士不可侵大夫之職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氏所論亦其一事也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客去官家居每謂守令多所請託而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論語集註本義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開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以箴之密謂昱曰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情已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之土使明府賞罰得中令休惕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漸服以愚觀之是從善服義固不可嘗若密之為是代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綱諸賢多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此失可不戒哉○策歷謀非泛論乃商度可否係陳利害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有于預意故註以任字代之謀非擅權即成非長非好事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結歡縱於人有濟亦未免可取不在不謀只在合下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便是亂亂乃樂終之雜聲也○問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文復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章也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故樂之美盛如此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專指亂而言也曰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且如集註大槩說過可也○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在樂為卒章其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舉終以該始言自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始至終皆美盛也○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樂括通篇之意為亂也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說約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土歌鹿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鳴四堂下管南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也笙入三終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南有喬木笙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取召南鵲巢樂采芣苢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三終也此第四節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條辨若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論語集註本義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如蒙引自始至終皆美盛之說恐夫子不應獨舉關雎之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亂以為言矣○新安陳氏曰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之賢而在官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語類此各有分限田疇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所識別之謂性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性生  
以爲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耳○  
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凡心下有事都說  
出在外亦無遮礙但直行去也今有狂人都恣地說  
大話立大論至利處但知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  
恣者凡事只是恣地謹厚不敢妄動也好而今恣者却不  
恣要妄動性性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恣地恣地好而  
今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恣地恣地好而今恣者却不  
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恣不信都却習得如此豈非天下  
之弃人○雖曰甚絕之詞使其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  
則不爲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是亦教誨之也○

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三

教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  
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學道而悠悠安可得  
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德事迫切了乃如此又曰朝  
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  
兩春所以教人也○  
恐不相須是着起氣力精神于方百計去趕他慢了他如  
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他如何奈何得他何  
○或問小註這章書是一氣趕注方如不及時即存猶恐  
之心○新安陳氏曰爲學之道富如湯之煖身若不及成  
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荷  
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  
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  
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猶恐失之而反退  
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

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相生兩意相下句只就上句一轉緊一步耳○  
是生恐也○  
前都到但精勤畢竟屬功恐懼畢竟屬心其所以劃開不  
得者上句以功言而所以如不及者此心也下句以心言  
而恐失之時即便有不失之功在固不得盡以心言  
之說爲非而上下相足總在一箇字討分曉○  
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又云猶恐二  
字正描寫如字之神功與心自十分呆劃不得○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始待明日便不可  
也○  
宋子曰此君子所以憂也  
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三

教

舜禹與天下不相與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  
毫來奉已如今人才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  
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  
稱其巍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  
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  
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入得些小物事便覺  
累其心今富有天下自是天下有相與豈不是高○不與  
只是不相與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事不與  
那天下來移着○  
且玩味本文看也○  
義理甚闊淵集註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  
註得之○  
舉舜禹者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  
以爲意尤見其巍巍○  
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  
加矜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心有與處才有



功雖是兩樣而禮樂制度却是事業成就後發用出來其功業初成禮樂尚未與制度尚未備到得成功後文明日也字層通而下有想像不盡之神

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未三句

取之愚按當自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

巍然煥然而已何紀瞻曰朱子謂成功文章即是道之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云然詞意未嘗不極其

特所可名者四字反成贅詞與上節隔碍耳折以或謂

朱子謂諸說程子為尤盡觀明道固未嘗以其可見而

之即伊川云巍然崇高煥然至盛亦無非道揚盛德之

不盡神味後來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云云遂謂

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殊失朱子內注本義

是贊歎不盡之詞無容岐視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人 漆伯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法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或問舜之臣眾矣而獨稱五人何

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與也仁山金氏曰

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

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

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而惡物不為民害按五人不自舜有而舜有之天下亦

不自舜治而舜治之記者大書特書便隱然為際字立案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輔氏曰甫子云治亂謂之亂

矣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右文 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九人

治外邑姜治內甫軒張氏曰邑姜亦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字也吳因之曰記者因下九人而已先列亂臣十人一句

在前此二節是記事體至第三節方論義之援上書舜

有此言子有兩有字相為闕照下文難與盛俱從此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吳氏程曰上係

言上接武王也記者謹之稱族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

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

也才者德之用也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人 漆伯

才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

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本體用兼全者

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

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之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問集註此句思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開子日寧將上一句

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

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援古注謂堯舜交會

之間比於周周最盛是反以周為盛於唐虞也故朱子云

然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

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之意見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一人乎○蒙引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看一斯字語意便自了然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輯語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未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却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孫辨夫子勞頓便歎才難不其然乎正以貞元會合不常有之盛唐乃過於斯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則就虞周一代論人才何其盛合于古上論人才何其難聖人眼孔大所以如此說至有婦人焉二句又是於盛中亦見其難乃更轉步以足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三

教復堂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問辨錄文王為西伯專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為征伐之是為率畔國以事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青兗冀固紂之土宇版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充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按此論極允集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註亦大概言之不必過泥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精義伊川作美里操云臣弑君命天玉聖明道得文王心事此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語類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不取乃見其至處○或問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

下之大半得為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末集武王嗣為西伯又十一年而紂惡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如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王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其三分之二平聖人之勳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曆未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商罪貫盈武王安得而取之若文王享壽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矣○語類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其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護箇聖人說得也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非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來平如武王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三

教復堂

此語最明截胡氏謂兼文武言之畢竟曲說○父集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時而為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德若謂三分有二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有二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磨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德非其本心蓋其不得已焉耳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網有懷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武王不伐紂而應之故曰子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云云固不多求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孔子因武王之見文武自各行其道不必為武王回護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正誓師之言也因武王思及文王因伐商思及事○武王之言

才難思及至德嶺斷雲連此中自是深情無與倫比  
合非律則支只體不經文見得武王十人之功矣五臣  
獨高而文五終安自隱德流露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  
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音匪黻音菲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  
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衣服常服黻  
蔽膝也以章為之山殷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聖 課本 堂

輟左氏云 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  
帶裳輟鳥 旱潦者也或謂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送人匠人之職善矣  
旱潦者也或謂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送人匠人之職善矣  
災所謂溝洫澮澮距川是也○周禮匠人職九夫為井井間  
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  
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困勉  
錄書言澮澮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  
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底若認作一時  
事則是作司空事不是為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  
有許多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  
言以深美之精義范氏曰禹之德惟儉與勤勤而有所用  
類問五峯云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  
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是  
地說則較狹了○或問小註首一句自應從龍統中說來  
中三句於儒事數事中現出大禹全身分置未何實從三

句推勘而出無閒直看到聖德至精至密處故曰各適其  
宜而字正是問字豐儉適宜在夫子眼中非在禹意中也  
○宋註發明無閒處全在三箇而字上看此兩兩相形  
方得而字神聖○徐思驥曰無閒處是盡頭不是原頭中  
三句不是無閒之大處乃是無閒之盡處這俱在事跡上  
論愚按只在事跡盡處端詳而原頭處大處已具見○四  
書通義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  
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  
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淺說盡力溝洫亦謂  
之豐者多費已力而不吝厚於義民是即所以為豐也○  
輟語再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  
此耳無閒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  
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  
按中六事須見得兩不相當恰恰相為配合如拆開看飲  
食不豐足矣而必從其菲衣服不華足矣而必從其惡宮  
室不崇足矣而必為其卑若以天子之崇高富貴而過自  
貶損者然至於孝鬼神美敬見而必斷於致力溝洫而必  
斷於盡若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必竭盡心力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終  
不取有一毫自愛者然蓋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豐儉  
本不從自身起見故合攏看來但覺其隨事制宜因心作  
則渾然天成無罅隙之可議而非作意彌縫之所○楊氏  
得幾其萬一也兩言吾無閒然夫子之神往至矣○楊氏  
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按楊氏揭出有天  
源 透心 下而不與尤為直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

所罕言也蓋義伊川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

制利斯可矣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子罕

課本堂

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又曰孔子告諸弟子只是言仁之  
方蓋接之使從此求以至於仁若仁之本體則未嘗言也  
○威則利者義之和也惟台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  
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合也然人當備已以  
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信篤敬克已復禮然後能至若  
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已復禮然後能至若  
多言仁則學者憑虛矯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  
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  
罕言而曰○語類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  
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  
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  
福皆是命若盡言命恐人輕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  
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這利字是箇監界塵穢底  
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害若才說着  
利少間便使人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  
利者義之和又曰利未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  
訖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子罕

課本堂

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義字時早是掉  
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字才牽着這  
一邊便動無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也是箇監界物事  
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  
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  
不去做只管論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  
頭便是仁少問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  
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問篇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  
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  
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  
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知元亨利貞之利不  
可計較詐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不知利  
之為利接范氏云小人之所謂利則君子所不言故語類不  
之及○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爲義則利  
不和惟有義在其中故如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  
却不和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命只是一  
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  
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又曰命只  
是窮通之命愚按集註命以理言語類兼理與氣言至云  
只是窮通之命及吉凶禍福皆是命則又專主氣數條辨  
謂理可統數既有此天命之理則其稟之氣者雖有窮通  
得喪之不一而盡性立命之學未嘗不在於已故不言命  
則人不知限制常言命則人又至於廢人事聖人所以罕  
言之此最道得融洽看來此處命字自合以氣言而窮通  
得喪之數要亦是天命之理微蓋謂即着氣數說其理亦精微  
非專以此命指天命之理言也故語類以尹氏窮理盡性  
至命之說為說○仁之理至大故言之不極使人踴躍亦  
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  
問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  
幾箇向上底又曰仁學者所求非不說但不常常把來口  
裏說○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  
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  
故門人皆謹記之○按三件字面頗似不倫故着兩與字  
聯屬之只合作助語辭看若從此求合一之說則鑿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

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變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

不知聖人所以大在於道全德備耳○按發口道大哉二

字意在美其博學無疑至無所成名自是惜之但無所成

各正因博學之故則惜之意即在乎美之之中一美一惜

總涵大字內故下節註以一譽字括之要之黨人說大說

博說無所成名總是影響而語氣却極力張皇此聖人所

以聞言而不覺抑乎自下也學只在智能技藝上看方與

對鈇

子間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三

歌復堂

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也（或問小註這章書聞人譽已承之以謙自是大指有

作微文刺譏作示訓門弟子總不是○徐思贍曰黨人

自譽孔子原未嘗欲孔子執原未嘗欲孔子成名存疑云

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

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最合總之黨人所見原非抑聖人惟

其不知而聖人猶謙益見得聖不自聖語語便法機

錄○（注武書曰黨人之稱夫子博學固是稱其大無成名

亦是稱其大故謂夫子不敢居博而自居於執是承之以

謙也謂夫子不敢當無所成名之為大而欲以執藝成名

是亦承之以謙也○厚齋馮氏曰射御成名王良造父是

射秋之奕皆是也學之博雖各極其精不可得之一事名

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不黨人不悟也竟之民

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六夫子之  
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不得將此等議論夾  
入正意又曰此處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  
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  
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託之  
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  
謙抑與他處無別矣○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  
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  
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文集達巷  
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  
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  
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  
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四 課本 歌復堂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此儉字特釋指工程而  
字微別時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  
解多縷用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  
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胡氏曰麻冕麻  
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爲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  
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爲升  
升字爲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  
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  
尺二寸只是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  
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集解上節雖小於下  
節然禮以義起道理却大變布爲絲雖是制度文爲之細  
亦非隨俗俯仰苟然而已儉字一極義可從則從便自隱  
然有斷不可從者在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九 子罕 五 教復堂 課本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邢疏按燕禮  
禮也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  
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  
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  
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  
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泰  
慢也雙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會  
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按君臣之分  
森嚴尺寸不可逾越以拜下之禮而致於拜上無君臣之  
日雖違衆者非重於違衆而故爲抑揚之辭乃正見從下  
之斷然無惑耳○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  
所回惑耳

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精義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  
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亦非  
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亦非  
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  
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子絕四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父集張敬夫云絕而不復  
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意私  
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語類絕四是徹上徹下  
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  
意還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精義伊  
川曰任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九 子罕 六 教復堂 課本

意之與私已必行之與固執各殊也又曰意與我相近固  
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呂氏曰意則無義必則無  
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楊氏曰毋意者無私意而已若誠  
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無義所在毋固者無私固而已若  
則道通爲一○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  
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  
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語類凡事順理則意自  
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又曰才有  
些安排布置底心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必  
在事先固在事後如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必  
是○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見當理爲便不當理爲不便  
不會道我要如此聖人只看見當理爲便不當理爲不便  
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是一套去意是初創  
如此有私意便到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意是爲惡先  
鋒我是爲惡成就○意是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意是爲惡先  
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意是爲惡先  
之時長譬如土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七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了但得則意喜不能得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得他慍慍  
 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  
 一節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  
 安排才有心去心他便是不能入矣又云意是終  
 毫末是成山也○須知國者之相生凡人事必先  
 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其已成是得先  
 已定又復執帶不化是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  
 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又  
 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循環不已○四者生於我而  
 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故事未  
 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已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  
 只是成就一箇我耳○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  
 ○或問小註此章聖人○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  
 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  
 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  
 復始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  
 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  
 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之累也○愚按語類  
 諸條亦只就常人私欲究極言之做不得聖人分上觀  
 ○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上觀  
 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止水止而  
 一毫之係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絕無四者之  
 累也○○語語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  
 染空地畫月者道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  
 四件井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  
 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  
 盡處方是○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  
 孔子之無○  
 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語類問  
 畧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  
 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俱無則日子絕一便得  
 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精義伊川  
 已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  
 地無以異也夫何礙焉佛氏厭苦根塵則是自利而已矣  
 張子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新安陳氏曰天

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  
 無復大公氣象亦何由與天地相似  
 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楊氏曰非知足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  
 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魋為僕以策指之曰昔吾人此  
 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顏魋  
 時與虎俱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又似虎  
 拘焉五日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  
 樂制度之本禮樂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八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  
 顯設為文然後可見耳  
 孔子自謂語類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  
 地世界不成箇世界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  
 夫子接文王之統文不在茲乎是何等關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子何○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  
 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也○精義明道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  
 人極斷制以理又曰文不在茲乎文未嘗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九

九

九

云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已任也。又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呂氏曰。道有與有廢。文有得喪。道出於天。非聖人不與。聖人則廢而己。故聖人以道之興廢。俾諸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朱子申之曰。道只是有廢興。却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語意問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乃先王之禮。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後學者是上文王文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人圍得緊。後方說出。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聖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不曾如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日喪已。而日喪斯文。蓋已之身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杜氏曰。大宰疑卽吳語吳與魯會繪

語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告。則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能爲聖也。條辨夫子二字。峇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其多能。分。明將聖字。納入多能。卽多能便是聖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九

九

十

十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語類問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語類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將殆也。謙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將殆也。謙若不欲知之辭。語類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大詩中多叶韻。所以要如此。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語類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卽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接子貢非但將聖字提起。且特下天縱二字。不止如前人所云天。聖天錫而已。是起何等鄭重。○語類問夫子多才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事事做得出來。自別。○家引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釣七獵較之類。其說最淺。卽夫子鄙事之言。觀之可見。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存於心者爲德。見諸用者爲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皆是故曰。聖無不通。多能又才中末事耳。○精言固字。又字是分書。不是合佛。太宰以多能爲聖。重在多能。子貢謂聖又多能。重在聖。聖人本領大那一件事。做不出來。聖無不通。多能自在。聖中但聖不止是多能。故云。乃其餘事耳。明將聖與多能判而爲二。見不可以多能爲聖也。註言又以兼之者。本可兼末。末不可當本。按此正曉示太宰處。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

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

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是聖人待人地溫厚恩按子

問之是兼問子貢之言却將子貢之言且置而曰太宰知

我乎正欲然不敢當聖人只隱隱自認多能追思少能而以

鄙事自居是何等曲折若如時解直喝太宰知我多能之

故乎語言欲少味矣○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

則只是一箇難骨藝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先生問太宰之言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之言是以多能

為聖人餘事也夫子之言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諸君

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

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

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有德而

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

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子罕

聖人所說乃謙辭後此節語似為太宰言意却是為子貢

天縱言集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隱顯此節○集註不

多對鄙事看在本末精粗辨取非繁簡博約之謂○紹興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

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精義張子曰功業不試則人

試故藝日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

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量

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

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眾代聖人之與章禮樂

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

聖人之優劣也○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次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未不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

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罕因言晉之所聞有

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

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語

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其無叩發動也○趙氏曰叩

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叩發動也乃叩擊有

發動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慶

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

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告人必發動其兩端

而盡告之○語類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

深遠道理便在這裏又曰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諸必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子罕

有兩端○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

空空都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

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

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

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詢人不倦有

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謙亦不是詢人不倦但鄙

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

自今觀之無知謙首二句自是謙辭但其告人以下便說

向誰人去想是當時有因夫子詢人不倦遂謂其無所不

知者故云我豈有知但人之末問雖至愚不敢不盡亦只

義如此其經文自是前後一貫語類說人稱道處却以無所

不知謙人不能對舉下亦分兩頭須解釋則前後說成兩概

與集註本義不合似不可從○稍義張子曰洪鐘未嘗有

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紹興編張

備之言未必聖人本意太抵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

劉惟其見於答問之間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有  
問者無不盡誠以告之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  
所當然必為之傾盡人見聖人如此則聖人無所不知  
聖人言我無所不知但於教人之際則如此耳本不知  
是辭未嘗有張子之意張子自見得聖人是如此耳  
兩端只是就所問事上之兩端道理無事不有兩端舉此  
遺彼便是道理未盡知得不盡做得不盡事上便有遺  
憾便有差錯說得不盡便非告人之道便是為人謀不忠  
叩兩端而竭焉只是這事上道理合當如此處無不盡也  
其領畧之如何則在人非謂讀之以其所未至也愚按其  
兩端其字須坐得實○語類問兩端與執兩端如何曰  
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端兩  
端言徹頭徹尾都盡述朱彼是探之博而有兩端此是告  
之詳而有兩端名同而實異蓋彼兩端是包眾善而言此  
兩端舉所告之詳悉而言也○四書通大舜是取人之言  
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  
遺其一○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三 教復堂 課本

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  
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  
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  
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  
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  
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竊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  
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  
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者是  
語理而遺物也○紹聞編叩兩端而竭本意只是道理該  
當處盡所有以告之尹氏發明又是孟子言近指  
遠程子微上微下之意蓋凡聖人之言類如此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扶 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  
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竊義范氏曰天下有道  
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  
圖出夫子憫天下生民不得其所傷已不逢太平之時故  
日吾已矣言終不得見也○語類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  
時亦自謙不得○論語測何謂鳳鳥河圖也伏羲大舜文  
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  
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何以數具奇  
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興聖人之道終於不明不行也  
○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天地  
為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矣○張子曰鳳至圖出  
文明之瑞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古 教復堂 課本

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符瑞之  
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  
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跡  
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  
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  
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沈虹野曰  
見之我坐  
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或曰少當  
作坐夫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自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  
過之下不言雖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  
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語類問作與趨者敬  
之貌也何為施之齊  
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  
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

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  
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心。豈真  
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震源輔氏曰：聖人之心。感目  
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鑑。一有所感。則隨  
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  
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蒙引：自然而然。在兩必字上見。而  
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雙峯饒氏曰：范氏說  
裏面。哀有與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  
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  
互相發明。裏面不如外。外面不如裏。而外而如此。裏面如  
此。而外面不如如此者。誠未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  
此。○義府：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晁  
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  
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主 課本 敦復堂

喟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

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精義明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  
伊川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  
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不可盡形者也張子曰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殫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或問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  
端的處○語類顏子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暇只見一  
箇大物事沒奈何○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箇物事  
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  
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問高聖  
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人之道都摸索不  
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  
這處者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隨語誘方畧有箇

近傍處○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  
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  
意要去做去不知不覺又差過了且如恭而安這聖人不  
可及處到得自家才着意去學時便恭而安這聖人不  
過了所以難○顏子爲是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才着意又  
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聖前  
那高聖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雙峯首節  
至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  
原重在高聖前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未節自言其功候所  
以首節爲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誤看註中無窮盡無方  
體都只指聖道而言顏子用力之誤也○愚按首節固  
重在說夫子之道然畢竟是有顏子之贊仰方越顯得聖  
道之高聖不是顏子爾時真誤用工夫只緣他資稟高  
地自別急切要學聖道之大苦難下手故不能不有待於  
夫子之循循善誘耳向來作顏子用力之誤者固鑿然謂  
但贊聖道無關顏子求道者亦疎○或問小註顏子喟然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主 課本 敦復堂

歎句須從學既有得中講出喟嘆來愚按喟然之歎固發  
於欲從末由之後而仰鑽瞻忽之境却在循循善誘之  
前細讀集註及語類或問自見或以首節贊聖道之大統前後而言非是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語類循循  
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亦自有次序約禮  
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條辨博文了又約禮約  
禮了又博文由淺入深由一重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  
序疎及密別一重又有一重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  
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  
已語類學者說顏子喟然歎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  
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

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  
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  
只在格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聖人教人便自  
第○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聖門教人只此  
如○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聖門教人只此  
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固  
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博文底工夫愈固  
禮只是這子如此是聖人教人如此是聖人教人如此是聖人教人  
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這字樣今  
認得一分便契一蓋茶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是  
博○問博文是內裏做出來我本然求道之於內否日何者爲人欲  
須是致物須是格致是說博然求道之於內否日何者爲人欲  
以約禮也○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  
條理會也○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  
人何也○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九

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  
而無所虧又曰不說窮理不說格物只此博文約禮三句  
說理只說此便是與復禮了更味兩箇字尤見有檢束有規  
矩準繩只說此便是與復禮了更味兩箇字尤見有檢束有規  
切實用力處○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是夫子教人約禮是  
去博文以學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是夫子教人約禮是  
以教約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是夫子教人約禮是  
惟業錄博文是讀書窮理之真不如此見夫子教人約禮是  
操持力行事不如此見夫子教人約禮是  
之感到此節夫子教人約禮是  
句人字不得故夫子教人約禮是  
公同教法然於顏子身上畢竟有  
殷轍周見語大用一絲索交付與  
之從事全體大用一絲索交付與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九





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關也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蓋陳氏曰自天運於人力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謂知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周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準則與學者求達用功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或問歸功聖人句未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數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三

教復堂

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文集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硬定差排與作心性也○語類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未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但工夫用得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存些子不自

在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裏廣明道謂賢母謂我不用力我更用力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語未由正有進境○或問小註欲從末由是化不可幾未達一間處此正學之所至孔顏兩下分合處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字間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三

教復堂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類問久矣由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問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專聖人恥於無臣而爲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裡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義理之不可犯如此○胡氏曰孔子初未嘗知爲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責子路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三子之手乎且予縱

不得大葬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

之以不必然之故說約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

情度勢以曉之用兩且字○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

日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汪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

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

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

臣之不可為有臣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死生一而

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

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

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

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

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語類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日此物當是只藏

善賈未嘗不珍重美玉但欲箇求字便微有不能待之心

然意在不欲置美玉於無用非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行

賈而不當求之耳精義謝氏曰聖人非懷寶而迷邪然

猶韞玉乎意其必有異乎人之求之者一冀其道之行也

沽之哉沽之哉言必於沽也我待賈者也言非求也○南

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

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不輕售者

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

循乎天理而求賈者心已先動矣○或問小註待字在聖

人自當合用行舍藏無所係累處看○竊語果是美玉未

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

而沽之美玉而千古操術之不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

玉是以美玉一求之後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

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是美玉不是美玉耳

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圭 教復堂

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語類問此

浮海莫是戲言否日只是見道

不行偶然發此言非戲言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程子謂所居則化何陋之

焉按此與所居則化意別而理自相通須知聖人全體大用此中具足而意緒却自無聊與欲字發端一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

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東陽許氏曰朱子詩傳綱領釋此

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

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廟所不奏二南

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述朱此章因語類未

有辨論或問所取諸說亦多備詞故時解有將詩樂

並從各開說者有將詩樂粘連說者二者皆非蓋詩者樂

之篇章雅頌不得所大原頌雖是原頭不過正樂中

者非也然樂正之功大而博雅頌雖是原頭不過正樂中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之一端謂樂正全在序詩粘連立說亦非考虞書詩言志

歌示言聲依律和聲一段可以得其大槩如詩言志是

詩人先有志存於中因作詩以表彰之追歌永言其詩方

有長短之節而可譜之於樂此詩樂相闕處詩若不得所

樂固無由而正也歌既有所長短之節則必有高下清濁之

聲此官商角徵羽之所由來也若聲不依八相生諸法不

正有聲又必有律陰陽各六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法不

備律不和聲樂亦不得而正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八音不克諧而相奪倫樂亦不得

不得謂正詩無關正雅頌乃是舉其大者得所不但雅  
與頌不相混雅之中亦各有其頌之中亦各有其雅  
篇章次序言如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則序之於前天  
為臣答其君則繼之於後是也詩所用之人言如雅則  
車以勞還師則繼之以勞還卒頌則清廟維清以祀文王  
作以祀太王王季文王以祀成王王明堂時適用之於  
之地言如我將為宗祀文王於明堂時適用之於巡狩朝  
會祭告是也所用之事言如雅則四牡為勞使臣皇華  
為遣使臣頌則臣工為戒農官豐年為養田事之類是也  
此皆各得其所中正義自與正樂相關○韓詩樂兼聲音  
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  
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  
不止文雅頌然文義之失為大故兩句是一綱一目按此則  
然後二字貫下樂正雅頌得所而雅頌得所即在樂正之  
中分兩件  
講不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精義呂氏曰  
乃所以為難能○語類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正夫  
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礙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  
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是早則愈廣○南軒張氏曰此  
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然  
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  
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可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  
新安陳氏曰前三者事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  
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謙謙之意愈切矣○義麻  
今人事父兄亦多體而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  
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  
平實中最精微○係撝喪事深指期功以下人所易忽者  
言○問辨錄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沉酣顛倒然後為困  
聖人在心土看若稍多一毫差錯此正聖人精細不可及處  
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精細不可及處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語類有天德則便進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或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要只在謹獨者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謹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其體○又集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紹聞編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靜之德而常本於靜故純亦不已焉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子罕

堯

教復堂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

民鮮能之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

者人之所好而難疎德亦人所同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根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

物之表矣○震源輔氏曰常情於好色則誠好之至好德則多虛偽不實謝氏言民鮮能之蓋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

皆應有不可掩者○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語類招搖如朝

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弗自微公與同車朝翔過市無恥就甚焉孔子此言為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贊求位反

贊土簣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

紹聞編書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喻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處夫子借以勉人之進學不已故先言止吾止也而後

言進吾往也蓋因書語而更發一意愚按夫子翻諸為新妙即從一簣上轉關有無限微義言山成而

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

自往耳蓋學者自疆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

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胡氏曰顏淵曰舜何

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

強不息也○或問小註看吾止吾往可見責在吾而不在

人須着力鞭策過去不使有一毫推委念頭○震源輔氏

柏諸章

自微別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

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

羣弟子所不及也語類語之不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

不能皆是其不惰處按此重力行邊○顏子聽得夫子說

語自然住不得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

情按此係推本心解○震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

一知十是也方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峯饒



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勵羣弟子也  
○紹聞編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集註此二句正  
狀他心解力行處時雨之化在教者之意之暢達在受者  
而教者不能預其力按語之諸賢所同不情則惟回所獨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

未已也子謂顏淵四字當句絕○紹聞編集註云進止二  
字說見上章言進即進吾往之進止即止吾止之

止也當時多有以未見聖人之止為說者故集註破之○  
勉齋黃氏曰知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情止與不止之謂  
耳知進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情矣○存疑語之  
不情正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蒙引孔子之意蓋謂顏  
子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  
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子罕

圭

教本

穀之始生日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

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精義范氏曰人性質雖美而  
不能成德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於實然後可食學必

而於成然後為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不成者  
至之學必期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語類苗

人之學必期成就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意兩有矣夫歎其不應有此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  
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耨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

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不實矣學何  
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

以異於是實而不學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  
秀而不實者○愚按苗自宜秀秀自宜實不秀不實者

理所不宜有亦人情所必不欲有然而竟有兩有矣夫當  
頭棒喝動魄驚心致為

森然作意外惋惜者非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  
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

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後可畏者後生畏之者我也我  
字即從白文畏字生照註言我

之今日自是說他可畏處不必如時解以今日所期望言  
然我字亦只海概說或竟欲坐實聖人身上則泥矣○其

勢字精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  
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精義范氏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

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學至於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名氏曰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名氏曰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名氏曰四十

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語類問後生可畏是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子罕

圭

教本

方進者也四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慶  
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故足

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  
而實損名銷則不足畏而可衰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

盡之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

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雙峯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  
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

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說他  
不足畏了便休○說統此通是激厲後生語只作一人看

說可畏所以欲動他說  
不足畏所以警醒他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

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新安陳氏

且如絲有端緒。尋求其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語類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懷中

仁義。豈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語類如孟子論古人好色。好貨。齊王豈不

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精義尹氏曰。不背其言。不若遂改其事。喜悅其說。不若尋釋其意。○或問小註上

半截須重講。改釋以爲下轉語也。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慶源輔氏曰。從法言悅異言。秉彜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三

敦復堂

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困勉錄從與悅權在言者。改與釋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未如之何。全是激發他改。○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

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

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

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滙甘泉曰

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錮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說統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救藥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精義謝氏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惟不可奪是

以謂之志。可奪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則可奪。志則不可奪。○語類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則可奪。志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

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志。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慶源輔氏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其可得而奪

乎。○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耳。而之死誓靡他。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士志於仁。志於道。而豈可奪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徐辨匹夫不限定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三

敦復堂

未從事學問之人。只對三軍言勢孤力微。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紆紛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著展呂反。禮韻貯字亦

之謂。泉著襖用。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

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

道矣。故夫子稱之。語類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

○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日子路自是德地。人有好物。事猶要與人共用。○或問曾氏以爲子路尚志。而無憾。此意亦善。○徐辨與緊在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徐辨與緊在

與衣狐貉者立。人當彼此相形。即外面過得。內面不覺動了。便是取心。未忘這箇。不取說得。細與取惡。衣惡食不。同。○蒙引須看集註。可以進於道。下文何用不滅。便是此意。

不伎不求何用不滅

伎害也。求貪也。滅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蒙引。雄雉之詩。役于外。而作其卒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

用不滅。詩意自大槩說。夫子引之。則伎求以處貧富而言。大凡人不知內重。外輕。故有外慕。一有外慕。不伎不求。何

求何往。而能感故人。能無此二者。則凡善可進。○愚按。詩詞從上其由也。與倡歎而下。與荷蕢之高詠。厲揭兩言。同

一聲情。非如他處。上有詩云。下有我。當年偶兩言。心衝口而出。嘉予之中。正復深情無。但將詩句。作意長吟。下

節兩重。早已反照入江。翻石壁矣。○何用不滅。本註只作

論語集註本義

卷九

子罕

何為不善。時解多實。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

拈用字。非纖則滯矣。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

求。語類。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疾。他便羨慕他。只

之無。呂氏說亦近。此意然。此更分曉。○條。不伎不求。都

從不取中。求強者。因取已之無。而遂疾人之有。弱者。因慕

人之有。而益取已之無。都不脫取字。○蒙引。推明呂說。得互看更精。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滅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語類。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吟伐。只是將這

矣。○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

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

善。○愚按。終身字。只是記者。從他意思上。形容分明。畫出一

箇足字。○蒙引。始言何用不滅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滅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後本文是道。即指不伎不求而言。○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註中道字。○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

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

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

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蒙引。問人惟中無所養

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人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可已。如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有不可

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疾。故害以生。否則諸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汗流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

於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而。○蒙引。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

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蒙引。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

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世其工夫。尚陳

論語集註本義

卷九

子罕

子罕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蒙引。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

雖有堅脆之不同。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

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

之在。世或化而為善。或為惡。或為利。或為害。或為福。或為

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為善者。或乘其變

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觀於免罪者。或乘其變

而以為罪之末。必及已。則放縱邪。後真情發露。而不可檢

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蒙引。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知其所守者矣。人徒見

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宗之有素也松柏  
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謝氏  
曰士窮見節義士窮乃見節世亂識忠臣  
宗欲學者必周於德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或  
語明此章之意或謂小註松栢之後彫誰不知之舉似  
凡木使皆不自非薄耳又曰自是勉勵君子語之變舉饒  
氏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栢之操然後  
不為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利害事  
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  
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新安陳氏曰後彫雖待歲寒而後  
可見松栢之有心則貴四時而有常物以比君子其意  
深矣愚按聖人此言只是教人為松栢感憤作悲涼激楚  
之音去之遠矣知字只當一見字看本無甚深意謂松  
栢之後彫直至歲寒乃見耳觀集註云然後彫者自有平時  
可見其義自明至其所以能後彫者自有平時本領在到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九子罕  
三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得歲寒水落石出彫者自彫不彫者自  
不彫非松栢示異松栢自不得不異也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類真見得分曉故不惑○精這此  
物格知至有此本領事至物來幾微之理足以勝私故不  
惑疑之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  
憂此之應者各得其度又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  
天下之公在何憂之有問仁者如何會不憂曰仁者  
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按此似  
少註中勝私意紹興間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公理不  
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  
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  
語類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飯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  
反懼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有義理之勇有血氣

之勇氣本粗厲惟配平道義則為道義之明而可以言勇  
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道義  
言此學之序也文集問此三句其要在致知知而明非仁  
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  
自力也○語類問知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  
明理而不敢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  
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言仁後言知至於  
教人當以知為先○有知仁而後有勇然則知仁又少勇  
不得蓋雖曰知能守之必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  
道者三次序何以異則雖有知仁少間亦曾放倒了○問君子  
誠而明何以明而誠也問中庸言三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  
言也問何以明而誠也問中庸言三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  
○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後知者居仁者之先此是學之  
序也不可以知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愚按朱子因下論  
處統屬君子故仁居先此三項開說故知居先究竟不惑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九子罕  
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  
不憂不懼亦惟現成知仁勇者乃能之  
本文只渾說學之序畧見大意可耳

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  
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  
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精義伊川曰有求為聖人之心然後可與共  
可與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范氏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  
也學者未必志於道故未可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  
立也故未可與立能立矣而權為難者道之用也惟聖人  
能盡之謝氏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

可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未  
可與立能強立而不反矣夫必能體常而盡變故未可與  
權非機巧權變之謂適道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  
不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見路脈可與立能有  
所立可與權變事而此其宜此只是大略如此說○問  
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指之宜否曰以  
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  
其平處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問程子云權者言  
稱錘之義也何物以爲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  
罪性之剛者以爲可誅性之寬者以爲可恕聚之以義皆  
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審不差欲其權  
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  
密○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  
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固當用小人固  
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便要君子也未曾當其深  
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即爲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知箇  
急深淺

始得 ○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  
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  
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  
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  
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注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  
必合乎義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精義伊川曰人多以反  
經合道爲權其實未嘗反經權猶衡輕重兩平乃權之義  
又曰古今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許或是權術不知  
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未合義便是經  
也范氏曰目漢以來儒者論權多以爲反經合道甚矣其



此說義與權自不同義字大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  
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因是經若合當如  
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  
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  
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經自是義愚按先儒  
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不可將來對權愚按先儒  
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今已析為二故有反  
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  
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是謂類問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  
既是不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  
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  
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  
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  
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  
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聖

是遜與人遜一盆水也是避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  
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莽  
大小不同而已矣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  
却包得那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  
須是還他權是兩箇字始得只是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  
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  
反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這便是  
已定之權權是曉得孔子說又曰伊川之說方得又曰是  
出入便易得走作○紹聞編有程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  
正有朱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明或云權不專指處變如  
處常而不知權此章何能合權○對曰吾謂如子莫執中而無權則常  
事亦須有權此章何能合權○對曰吾謂如子莫執中而無權則常  
謂非之實則果能合道也○愚按漢儒以反經為通其變如所  
子非之實則果能合道也○愚按漢儒以反經為通其變如所  
則經權總流於權變權術也○程子以權只是經其論之者論人  
固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有非經之所能盡其界分不容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聖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棟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之搖

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

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語類

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

簡甚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

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思思則何遠之有○徐

辨此詩於六義屬興若以偏其反而本文字意解則以華

之不相向而相反以興室之不相近而相遠也依晉書以

偏作翩反作翹為形容華之搖動則以華本無情之物而

有情以興人本有情而反不得遂

其情也其大指只在豈不爾思上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扶大音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子罕 聖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

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或謂小

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

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何以知爾思之

為思其人也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

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愚按詩言思子曰未思詩言遠子曰何遠固是借其言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

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

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

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

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

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

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精義伊川曰論語為書傳道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 鄉黨

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又曰鄉黨所善乎

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也曰鄉黨

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席俯仰各有所容節無非禮者

豈係心於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與道俱在故雖

肯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曰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

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於智者之事也故上以達觀自

是而信其說於天下往往自妄於無方之民而莫之悟

其為害豈淺鮮哉莊子曰猖狂自恣行乃陷於大方既

路大方矣則不可謂之妄行有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論

謂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非固遺形絕物也乃若聖人之

審視而詳記之其知聖人哉學者第深考此篇則於道

其庶幾矣○語類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逃出來惟聖人做  
得甚分曉門人見之就是以此紀之詳也○慶源輔氏曰  
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  
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同書通鄉黨形容夫子之一  
動一靜可得而直述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述  
遂其辭者曰如日似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何計溫恭之貌或問以詩書訓詁考之宜  
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按下不以

賢智先人即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  
黨之意

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不能言或有大有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  
恐但當以卑遜為主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  
不敬多說耳○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  
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且見箇氣象始得○慶源輔氏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

鄉黨

二

教復堂

言信實之心而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  
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  
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朝且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

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

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  
辯則上之所布者不特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愚  
按蒙引以集註詳問則在宗廟極言則在朝廷蓋因語類  
中有論入太廟每事問一條故云爾不知此特因問而答  
非本義也條辨云禮法之所在倘有制度文物之未明升  
降揖遜之未當聖人豈不極言而政事之所出或未知上

之所欲布下之所欲行聖人又豈不詳問宜統承為是  
惟謹爾○只找足便便與上節以似不能言找足恂恂如一  
例看然或以便便言則疑於不謹而又惟謹此則似有一  
折無害於上節兩句直下矣○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  
致唯爾字未嘗不是直下也○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

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詞氣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義府恂恂如也二句總狀其容貌  
節似先貌而後言下節似先言而後貌實則貌本已該  
言說言便自有貌拆看不得但以爲互文猶處○厚齋

氏曰古人於言詠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  
詠文王曰穆穆魯臺穆穆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  
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反問

反市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

鄉黨

三

教復堂

此君未視朝時也

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爲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

言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

人今合此二節以爲上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謂守理義大夫下大夫之別也

屈問問和悅而諍也

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語類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

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

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問子侍側一章義亦

如此○問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

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

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

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  
此字又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不失自家義理  
之正○或問此其先下大夫次上大夫而後及君何也曰  
出平以  
及尊也

君在踖踖如也與與如也踖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踖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愚按節首以朝字提頭專主在朝言為得○慶源輔氏曰踖踖二字

背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踖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

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日適中乎○韓語踖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

矣與與從踖踖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按踖踖踏是敬之至却又威儀中適如此此其所以為恭而安

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

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

一於素乘專駕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

可見矣○蒙引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 鄉黨四

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

別愚按分作兩條只合分上節接下下節事上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必刃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

命故也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慶源輔氏曰擯人主

使之接賓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

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

外自然之行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

至耳愚按聖人開君命敬心固愈至而邦交之禮至諸侯

相為賓蓋尤禮之大者此其所以聞召使擯肅乎恐不能

勝任而不覺頓改容也○精義楊氏曰色勃如變色而

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色而作君子之容舒遲

見所尊者齊遯足躩如也邀也○語類問定公十年夾谷

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日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

相其禮儀擯

是傳道言語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

五人以次傳命或問小註周禮行人八上公九命侯伯七

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

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

之外即大門直闕西北而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南而介

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闕東南而介

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而介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而介

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

故益雖知其來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

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進傳至末介末

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介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

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

右其手襜整貌○蒙引孔子是時位在大夫當為承擯承

傳者中擯也揖者揖而傳之以命蓋只是拱起手而以命

為擯者也若末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此節重

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凡為中擯者皆

然○翼註襜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其指趣

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

身向左則背君故但左其手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

向右則背賓故但右其手揖左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

齊襜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或

問襜如之說洪氏以謂非心平體正敏給安詳者不能

○說統揖與立而禮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而翼如  
是足雖動而手容恭○係雖不難其翼如難其趨而翼如  
疾趨之中自見端好之度方見非從容中禮者不能張言  
開張而手不貼身也拱言高拱而手不下垂也鳥必兩翼  
以翼如形之正見聖人兩手端好無偏倚高下之失所以  
爲難也人即張拱當疾趨時亦未必能端好不但手易散  
掉也

###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那疏按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  
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語類問賓不  
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  
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解  
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賓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  
解也○蒙引此蓋是主人送賓出就館○此一節記孔子  
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

###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 鄉黨

六

教復堂

爲君損相之容○勉齋黃氏曰色勃足履被命之初也揖與  
禮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際也肅退禮畢之後也皆天  
○茲因勉齋請總註損相相字未見着落竊謂出而傳命  
是爲損入而以禮詔侮則損介皆爲相周禮司儀注可考

###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明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精義尹氏曰  
其身如無所容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  
今以渺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小心而謹慎可知矣○  
條辨數鞠躬如也各自不同此言方入公門便曲身而行  
乃敬君之始如不容三字緊連讀正形容其鞠躬之狀○  
天子有五門自外而內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  
路門至於路門而門畢矣故亦曰畢門諸侯三門曰庫門  
曰雉門曰路門而無畢門應門魯亦三門而以庫門擬畢  
門雉門擬應門故明堂位曰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

門此他國所無也然但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稱畢應之  
各○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其第四重門曰應門治朝在焉  
諸侯則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治朝在焉若燕  
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此爲入門之始則所入  
乃庫門也

###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振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

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行履闕則不恪○那疏中門謂振闕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

不敢當之而立也履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兩者

一則自高二則不潔並爲不敬也○語類振闕如今交頭相

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於左扉間問君多出

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振闕之間爲君位○問或問謂門之

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

振闕闕之間即中古人常闕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

中也○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振闕是大門兩旁

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

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

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則皆由右出則以

出以闕西爲右入以闕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當振闕

之中但挨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當當則

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按饒說與語類異○精義禮

惟兩君相見雙扉俱啟賓入西扉之中門主入東扉之中

門餘則左扉常闕雖聘客至亦由右扉之門主入東扉之中

闕西私事自闕東者公事是行聘享之禮奉君命而行用

賓禮也故自闕西私事是行私觀之禮不以君命行事用

臣禮也故自闕東出入皆由右扉自闕西固不敢當尊自

闕東但稍東近闕終不敢當振闕之中所以謂實入不中

門也左扉常闕君出入皆由右扉明矣按實禮如是則臣

禮可知此正發明語類意所謂左右朱子謂自內出而言

非如饒說以出入互分左右也○存疑出入不由中門禮

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出

過位色勃如也足躐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謂宁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公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而諸侯西面曰朝依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爲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語類問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屏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又曰門屏之間謂之禮也○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第十

八

九

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兩間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愚按由庫門而進谷展之前則此當爲君之外朝周禮所謂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則三槐九棘左嘉石右肺石致萬民而詢焉者也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故其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位常虛饒氏以爲治朝非是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

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踰着裳有顛仆之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贊而巳笏則搢之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爲儀也

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踰着裳有顛仆之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贊而巳笏則搢之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爲儀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第十

九

九

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燕於周禮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至所謂燕朝者王藻則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臨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路寢即燕朝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或漢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外朝按集註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况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則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送字依本有之誤



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綦璽圭男執蒲璧○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

**如縲物也**  
福王藏韞圭王寧前曳蹠踣跡奴也○俞跢及後跟也畧舉前趾施曳後跟不離地也○朱子曰

踰踰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集解  
圭節是在所往聘之國而將見其君時如此道是假借形  
容語乃執圭而行之敬也

###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綸琥以繡璜以黼此六者以和諸侯之好○聘禮貢琚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縉之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川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語類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問仍退還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幣與馬皆陳之於庭故曰庭實○語類問儀禮謂滿容衆介北面踰焉註踰謂容貌舒揚○語類問儀禮謂諸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鄉黨  
發氣滿容何故曰聘是初見時改其意極於恭敬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此聘時漸舒也

###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語類問享禮乃其君之禮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或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朝氏以為若聘禮所行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為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禮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聘禮賓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奉束帛以請覲覲見也公事畢而請覲是欲交其歡敬○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其君也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利親乃使臣既以君命享而復自將已意故其和有加然非必如享有圭璧庭實但以其士之○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所宜或家之所有以為贊而已

聘於鄰國之禮也○禮通節聘為主享與覲皆聘中事方聘君意也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思謂執圭之為敬自不待言享禮則敬而將之以和私覲則和而一本於敬是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

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厚齋馬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記烏得而疑之條辨使擯執圭兩條其容色多係從旁摹擬不似聖人教人語晁氏說亦朱子存疑之意不必深泥

○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

君子謂孔子○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即孔子微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問爾君紺深青揚赤色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鄉黨

三

三

三

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玄色緌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又曰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色○語類揚浮也紺似而今深底青赤色○問緌以飾練服緌是絳色練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蒙引此謂不以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

###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或問青赤黃白黑五方之合而成絳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青黃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

當暑珍稀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表。

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

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繆綸之。塵塵者。蒙謂加繆綸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精義。范氏曰。繆綸所

以當暑必表者爲其褻也絺綌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也古之爲衣不爲觀美或取其適於體表而出之是也或欲

其便於事藝裘長矩右袂是也。精言暑宜綸綌從其時也。綸綌宜袷有定制也。必表而出則聖人之敬也。着眼在

蘭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一

鄉黨

十四

敦復堂  
課本

字一必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邢疏：緇，衣羔裘者朝服也。按詩鄭風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

風羔裘逍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羔裘豹袂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

又按周禮司裘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

服是緇衣羔裘麕鹿子色白邢疏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又爲祭服矣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

亦素衣麕裘按聘禮疏諸侯與其臣視辨及行聘禮皆設麕裘但君之麕裘以麕爲袞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豕脊

其裼衣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若聘禮則主君用素衣裼使臣用綏衣裼然君臣視朔旣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

以同襦乎絞蒼黃色非可稱麤狐色黃之祭服人君以歲

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  
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

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疇之祭與息民異民用黃衣狐裘大疇則被弁素服以息民大疇同月故連言之

按此則時解亮以屬之蜡祭者非是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大也註云謂旣蜡蠟先祖五祀也玉藻狐裘黃

衣以裼之註云黃衣大蜡時  
臘先祖之服也臘謂臘祭  
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玉藻不文飾也

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按充美謂加全  
衣揜襲覆蓋其美見美謂加單衣如袒裼以開露其美也

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此卽不文飾不裼之義也○清義范氏

曰衣所以易裘故其色必如之德之內外相稱亦然也○  
集解著裘時不欲其文之太著必加單衣於裘上以易之

然又欲其色之稱故羔裘色黑褐以稱衣麕裘狐裘亦然○視朝常服用黑以見人臣北面之義聘享尚縞用白

見精白承休之意。厭祭尚上用黃以見黃冠野服之風。禮  
日表裘不入公門。此三句之爲裘在內衣在外無疑也。

國語集註本義匯纂

袷袷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可長則長不嫌其侈取其溫也  
可短則短不惟其稱惟其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其半蓋以覆足。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爲齊之寢衣而已。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

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

從矣條辨按必有二字便知非常用之衣而文法與後必有明衣相輝錯簡何疑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齊馮氏曰幽詩云二之

裘則從舊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爲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爲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精義范氏曰行

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禮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許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古之

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衝下有雙璫中有珩瑀下有衝

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璜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

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

樂忠信道德之備玉聲鏘然鳴非僻之心無自入此德佩

也○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綬刀佩小鐙金璫右

佩瑛擇管造大鐙木燧此事佩也德佩所以比德事佩所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

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集解朝祭法

故裳用正幅如帷上下齊闊猶今之裏然襞積是今之衣

摺人身要小故於要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要也殺者斜

裁其縫而倒合之使上狹下闊以就要而有縫也殺則無

襞積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集註要下用深

衣要縫半下語齊倍要用玉藻縫齊倍要語二句互相足

謂要之袂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深衣之

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

皆在下要袂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去

課復堂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邢疏吉凶異服也

者有哀素之心言哀痛無飾也○南軒張氏曰弔必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邢疏詩云二月初吉

謂朝日朝服皮弁服也土冠禮皮弁服素積纁帶素綬

云此與君視朝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朝之禮孔子恐

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

愛其禮也○精義范氏曰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

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南軒張氏曰孔子在魯致

仕猶往月朝之朝盡爲臣之恭也○蒙引若不致仕時

則吉月而朝自是常禮焉用詔○條辨此因衣服之制而

類記之致仕之時人多不朝然未有朝而不以朝服者也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

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

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四書通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

此以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

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

之以必字不字直言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

孔子事也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禘記曲禮乎孟子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陳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十八

敦復堂課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

若罐實諸醃以柔之按牛羊與魚之脰其制亦如是惟細

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藟反餽烏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邢疏  
器食

誦文饘飯傷熱也字林饘飯傷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九

敦復堂課本

之欲也。食餽而敗以至矢飪不時澣濯者之所不擇而夫子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食音嗣  
量去聲

朝衛自註云本草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按內則云藜藿桂又曰脣

挂與薑以灑諸上。是蓋為庶羞之所必用者。夫子之不撤亦不必有心也。

###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按適可而止才適可便自止。聖人自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精義楊氏曰。先王於食有監。所以治未病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於疾而後用。豈則未矣。

###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第十

三

教復堂

人不食之是養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事神之道也。○或問。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言其所以然者爲此耳。○精言。公胙不宿。固是重君恩。但君胙之來已在三日內。過此便不可食。故家之祭肉可少緩。君胙必不可緩也。○不宿肉不出三日。照註皆以頒賜言。○按此下三節皆因飲食之節而類記之。

###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或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卽其事而言之也。○義府。語由人先發。言由已先發。不語。雖人說起且不言。范氏曰。聖人存心與語。不言。雖有人同室亦不自發言。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精義。尹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在床非語時。

靜默非言時。○翼註。不語不言。只重存心。不他此皆聖心之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矣。○蒙引。食謂正含哺時。非必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邢楊疏。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

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爲優。楊亦不可廢。

###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耐。陸氏曰。論語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精義。楊氏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疏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子於一飲食之微。不忘其自況其大者乎。尹氏曰。飲食必

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廢敬。○或問。瓜之爲必何也。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蒙引。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內矣。必字爲是。○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愚按。禮始諸飲食。繼此條於飲食之節。未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而以禮節之。所爲未以行氣氣以實志。○此性命之理。盡仁孝之忱。養身養德。其道蓋莫先於此。○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過也。○蒙引。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忌其醜。至於失節。則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第十

三

教復堂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精義  
曰君子無非正也以其養其外所以養其內也○廣源  
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廣源  
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廣源  
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  
心無不正也○廣源  
鄉西嚮以南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廣源  
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廣源  
是聖人所不苟然本處正義只合就尋常居處見得聖  
人心安於正雖偶有小不正之物自到不得面前不  
必遽說至南嚮北嚮倒席專席與雖小不處意轉顯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第十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王

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  
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精義  
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精義  
早暮惟杖者出斯出矣○精義  
杖者以爲節斯字重使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道既出而  
後又非隨行之道矣○精義  
歲時伏臘之常若鄉飲酒禮拜  
賓席門典至隆垂不宜率合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乃

讎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  
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

戈揚盾節首執而時讎以索室逐疫○月令季春命國  
九門磔禩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讎以達秋氣季冬命有  
司大讎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讎者下阼階東階  
及民庶皆得讎也所謂鄉人讎者蓋在此月耳阼階東階  
也讎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

誠敬也精義  
天地有厲氣則至誠者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  
誠則無物無物則無誠可也○精義  
哉爲之其必有物也故雖鄉人之所爲必朝服而立於阼  
階亦致其誠敬而巳○精義  
之倫也○精義  
人也○精義  
服敬也○精義  
既不廢則不可不盡其誠敬矣故朝則王制也故聖人不廢  
服而立於阼階非但欲盡其道也○精義  
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精義  
其達陽氣故陽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祭因以達  
陽氣也○精義  
朝服也○精義  
所以驚室神神亦得依已而安也○精義  
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精義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第十  
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  
之精神依於巳若門戶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  
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日然一室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  
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  
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  
何不○精義  
變怪○精義  
聖人庸德之行  
無微不謹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精義  
送之以致恭也○精義  
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精義  
者拜所問之人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  
送則如親見其人矣雖繫隔如觀面聖心之誠也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精義  
送之以致恭也○精義  
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精義  
者拜所問之人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  
送則如親見其人矣雖繫隔如觀面聖心之誠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

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或問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乃今未達故不敢嘗而

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矣

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題問此一事見

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龜

山又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其未達不敢

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

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醴以與人是在今之

君子蓋常事耳然孔子不以爲宜也○此一節記孔子與

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宜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 鄉黨 三

人交之誠意集解上節不以人遠而廢敬於拜送上見其誠下節不以不飲而虛賜於直告上見其誠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

如此邪疏廐焚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或問退朝聞

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矣○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不

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義廐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

救馬而傷故問人而不問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

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

當以頒賜矣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

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

又跪正席矣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正之席然後正之哉

又跪正席矣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正之席然後正之哉

焉敬之至也○義庭平日席不正不坐至正之席以爲禮

之是不敢慢其賜不薦與頒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

賜意俱輕只重在如對君上義府於先嘗見逮

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義府於先嘗見逮

奉先之孝於畜之見有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而其

義要皆以敬君爲重也○按三必字單看排君互看俱有

義在單看者賜以君重也排看者食與腥與生各致其敬

也互看者所賜既殊而所處亦異斯以爲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 鄉黨 三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

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禮王藏

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孔疏禮敵者

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

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祭雖得祭又先須君

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

臣先食備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

義也○若有嘗羞者則侯君之食然後食孔疏此謂臣侍

君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

得嘗蓋則君使膳宰自當羞也按此二條言侍食之禮君

若客之則命臣祭臣乃祭於是先飯不敢當客禮也若君

不見客則君祭而臣不祭亦不先飯今夫子侍食君已祭

矣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食君本

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向南端。下。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卧不能著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政。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語類玉藻云。居常東戶。寢常東首。當時自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鄉。請社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精義尹氏曰。不俟駕急趨命也。亦父召無諾之意。○或問

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至按此與孟子言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鄉黨第十

天

課本

以其官召之義則然亦可參○義府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最法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為過儀又還敬而後因心而制豈○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徐思驥曰此章書節有禮字在按聖人朝常大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只就君前飲食起居無往不敬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聖人中禮之妙正記者善觀聖人處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禮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

於我乎殯按此猶以賓客言若朋友則於義益篤矣○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語類門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揀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鄉黨第十

天

課本

祖考同於已親也○係諸車馬雖重自聖人視之不過財物得通財為朋友之當然無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便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拜其祖考非拜祭肉也按非祭肉不拜只重不拜上曰祭肉則拜正以形車馬之不拜也集註敬其祖考同於已親看是說所以拜之故却正說所以非此不拜之故言車馬○此一節記孔子交則他物可知矣賓主須認得分明○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

申天天是也。補義伊川曰：寢不尸，無不敬也。謝氏曰：寢之論養生者，以為睡則欲覺，則欲引孔子不尸，則為証理。或然也。或問：以為此亦旁支之小義。○厚齋馬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皆非養心之道。○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平莊敬耳。聖人德成仁，然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

###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

###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 鄉黨

手

敦復堂

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尊而不敬忽也。於警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愚按：狎以人言，褻以地言。見齊衰是其人，猝有非常之變，故人雖狎而必為之改容。若見者替者，兩種人原非可狎，故就燕見之地言。餘見前篇。雖褻必以貌，洪氏概以素所親比言，尚混。餘見前篇。

###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邢疏：古者男子立乘有式。為負版持邦國圖籍者，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式此二者，哀有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豈不敬乎？紹聞編：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平

###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精義：范氏曰：盛饌為已設，則必之節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容故為設盛饌，容敬主敬，變色而作。若不敬當也。夷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後禮有在，於盛饌之中者，主人備物以致敬，夫子敬其饌，實即敬其禮。盛夫子敬其禮，非以敬其饌。條辨云：有字中，具有情文，故必字中兼應內外。

### 迅雷風烈必變

###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 鄉黨

手

敦復堂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精義：尹氏曰：畏天。海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此意也。○語類問：記云云，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日常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時，無相妨，如有事也，只得應。○至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常自察於天，不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家，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蒙引：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人為所驚懼而失次也。○襄府聖人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近語變也。只是不失吾常而已。若夫變處，只是一敬字作骨，故變而不失其常。但在聖人身上。



須識得他自  
然中節處

###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  
出就車，僕并轡授綏。孔疏：取策，取束，取綏，取束，取綏，取束，取綏。  
有二：一是正綏，挽君之升也；一是副綏，挽僕之升也。故僕振  
衣畢，取副綏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  
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合登車也。又云：凡僕人之  
禮，必授人綏者，謂為一切僕非但。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  
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於此也。又集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負綏，取策以先升。  
疑重在正立，不容不執綏。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非是。  
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義疏：正立執綏，一直執。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 鄉黨 三

###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曲禮車  
為輪高六尺，圍三徑一，每轂一丈八尺五寸，則九丈矣。  
立視雖遠，亦不過此。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則不  
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我問車中之容，禮之所以如此  
者，為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為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  
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得之矣。范氏知其  
非止為惑人也。說：統聖人心安於正之效，莫可形容。故  
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端口容  
旅手容恭，說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

###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本指，應按讀。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  
黨書皆宜作是觀。○此非勉而能，然動容周旋自中，子  
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升車記初乘時，車中記在車時  
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然上節正立  
是方升未升時，說約謂執綏已指在車，不但言方升，非是。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  
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精義明道曰：色斯舉矣，不  
處又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  
事必詳審也。尹氏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  
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  
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  
會之間，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子貢誦賦所謂鳳縹  
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  
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  
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侯必待先主  
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按斯矣字，而後集字，然此  
都隱藏得時字在裏。只將色字翔字略一小頓便見。然此  
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  
者懸空立此二語，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子路之共，雖難  
之作分明。為色斯舉矣，為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雖難  
之頃，便是翔。方其集也，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及其既  
翔，雖聖者亦惡乎知其所以。故首二句，舊然笑喝與下節  
正在即離斷續間，使人自含。那疏竟以為此言孔子審去  
就未免死於句下。然必云上下有闕文，恐亦非記者微指。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

###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 鄉黨 三

三

課本堂

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喫其氣而起

之聯備 晁氏曰石經喫作晏謂雉鳴也則謂君曰喫當作

與是說義舉 愚按如後兩說則其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

必有闕文不可遽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董氏曰共

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喫後尾到註蓋古字如此

若以喫為喫食之喫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喫此以常情

料聖人也夫子平日正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可見容厄於

陳蔡采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

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

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

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 義府時哉不是飲啄得

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 子路曰夫子之歎起而共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一 鄉黨 三十四 課本

立原非有心而雉遂長鳴而作故引之以為色舉翔集之

識○說統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

言自歎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

忘雖指顧歎息而飲啄自如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

一見子路問之遂驚鳴遠逝則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

等白有天機存焉不知所以而然門人就此而問夫子之

時鄉黨一篇本自散散說來節節藏一思故夫子為聖之

不與明言一就夫子歎然却須會得大易艮象時止時

故分明是夫子自道然却須會得大易艮象時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時字乃見聖人全體或但止

沉幾遠害為言便小觀了時字任說得高深玄妙只是黃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蒙引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集

人物前一番進上下後一番又進 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

上來有逐漸進上之意故云進 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

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一 先進 一 課本

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

過於文也 精義伊川曰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

也○語類禮只是一箇禮用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

課本復堂

先後二句原屬天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松陽講義謂初文載周公制作虛言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經去序傳這是先進於禮樂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敢於奢僭者固不必言卽猶是禮樂而周旋湯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這是後進於禮樂昔固未嘗此也。以今之日習於華者較之昔之朴矣昔固未嘗此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弊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聞此風氣漸而譴惡者亦復爲之其始不過一二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德亦共知此若此者非但立不住抑且誠不成立不住者見世俗俗眼目中圓於俗態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不有人爲之力挽風俗日下可勝道哉。徐薌子謂賢士大夫蓋時人崇尚虛文故只有繁文弼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體統且謂之有學問矣。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精義明道曰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者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思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舊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愚按文弊則救之以質此爲張江陵先進章程文之所本伊川亦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蓋亦主質言似皆與集註就中意微殊然或問云安知當世所謂儉非昔之所謂中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此說最能融貫程朱兩家之意然莫如照註損過就中爲較直截○語類問孔子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愚按此特推言外意本章從先進却只主從周之前輩○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卽彬

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卽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慶源輔氏曰時裕易得逋虛而狗未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其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則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按如字是承上作轉就當下現成所用者而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固無時無處不用先進禮樂也若以如字作設如之如并以用之俟得位行道不似夫子現身說法緊對時人之論而云然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

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語類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意

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  
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以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爾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一

先進

三

敦復堂

課本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

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精義范氏曰自顏子以下皆從夫子厄於陳蔡者也時無

在夫子之門者故曰皆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政事者有文學者。顏閔伯牛可以爲輔。仲弓可以爲齋。

侯宰我子貢可以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爲

○或問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

者也言詩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

子教人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

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所謂文學

固非秉筆學為辭章者尤不可以不知也。○語類問四科之別曰德行是管兼內外貫本末全通底物事那二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又曰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按集註并目所長正不必論其所短。○紹聞編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耳要看看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行爲本。○說約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按并目所長之故與上皆不及門隱隱神迴氣合至教人因材只於此可。○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見耳非本旨。○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之賢者固不止此。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一

先進

四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

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

實乃深喜之

子夏之言詩助也顏子無所不知語之則心悅而躬行之

夫子所與同道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語類李先生云

顏子於聖人根本有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

技葉之功。○紹聞編根本有契處所謂體段已具也顏

子所以未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能

通顏子於聖人所爭只是聖人只點他這些便與

相輔所以言而無所不說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

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

遂有所知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

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一

先進

五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去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總見其實有是孝也

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中而著外如何曰惟其有孝友

之實積於中則人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慶源輔

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獨於愛或敬

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若

而德彰矣。○紹聞編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庭無間言也人

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其孝友鄉黨稱其孝友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間尚不能保其

無間言况欲人皆信之乎孝友一理孝者必友友者必孝

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兄弟之言字緊貼  
父母兄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  
耳○或問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驚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  
子疾惡子驚以盧花云之父察之欲逐後母子驚曰母在  
一子疾惡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  
成燕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  
或集語者之誤按閔子後母事考韓詩外傳無之或問弟  
據吳氏之說云兩或亦未之深考即世所習傳姑載之  
○輯論俗傳閔子或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  
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  
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  
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愚  
按聖人於弟子無稱字之例吳氏以爲集語者之誤良然  
近有以孝哉閔子驚句屬之吳氏以爲夫子因述之者於義  
亦通至集註獨取胡氏之說蓋以其文義渾而  
詠處變意不必明言然亦未嘗不可包括裏許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一 先進 六 教復室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此詩衛武公所作使人日誦于其側南容一日三復此  
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  
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  
爲異士○語類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讀之  
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愚按抑詩中如慎爾出話  
無易由言皆教人謹言而此四語尤爲警絕蓋以白圭與  
斯言對舉則所以珍重斯言者已至矣而且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爲則其懷懼危懼之心視白圭尤  
加慎焉然徒肄業及之亦誰復知其言之有味者南容惟  
深有意於謹言故不覺形之於三復子惟灼見其所由三  
復故知其定得力於謹言在南容直是全副精神此邦有  
神非就詩句在大子亦是全副眼力直透心窩此邦有道  
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  
公治長

篇子謂南容章解之愚按當是前章爲斷此章爲案○范  
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  
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愚按爲之難言之  
行意即在謹言之中前章集註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  
於治朝免禍於亂世故本註亦兼有道德無道言之大全饒  
妄動取禍非是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  
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慶源輔氏曰聖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一 先進 七 教復室

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胡氏曰記  
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問亦然則非  
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國君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  
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條辨顏路請子以爲之  
但請子以爲之椁而請子之車則子之無財亦可知固是  
溺於情亦以淵之賢而深痛惜之似有不妨加厚之意故  
下文夫子以才不才言之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  
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

之列言後謙辭語類問顏淵死孔子既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問

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雖不可以並淵然在

已則子也無悼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

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梓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

得舍車於鯉則亦○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

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悼駟可以

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

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八 課本 敦復堂

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

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紹聞編愚按脫駟駟事

節今日惡夫梯之無從而脫驢尤非聖人氣象胡氏云君

子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意以若於義未安

雖有財不可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

市此以義斷之者也觀伯魚死徒行以爲之梓則夫子

之無他財可知若有他財則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

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爲

梓而不以爲嫌聖人理爲權衡而不以勉強剛其意

爲厚所告誠心庭避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吾之義俱見

於言外蓋又無非教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 聲

意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精義尹氏曰孔子於顏淵之死自傷道之無傳

若天之喪已而重惜之○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遇顏子

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

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云故不謂天喪四而

曰天喪予良可悲已○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

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 聲

慟哀過也蒙引從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條避此是猛聽從者之言而不自覺

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 爲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九 課本 敦復堂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

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新安陳氏曰觀

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與

○按胡氏以爲情性之正乃正見聖人慟回之宜深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潛室

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爲而貧不能

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爲者不在此限孟子不

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兩言最盡○蒙引厚葬

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說非死葬之以禮此

句內有殯意在不但只是葬埋也喪具稱家之有

無兼棺槨在內葬之一字兼云衾棺槨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以有二三子故也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  
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尊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堊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精義尹氏曰喪具稱

門人厚葬之非也回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事

其事歎不如堊鯉之得宜也○或問夫子所謂不得視猶

子者乃歎恨之辭又曰深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

○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

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

子之歎哭之而慟非厚葬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

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兩

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所以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記夫子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無臣而

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

以葬顏子○○蒙引此處須以曾子易簣來參看蓋聖賢

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焉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

可不知皆切問也○語類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

問須識得子路之問為切問○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

會得夫子之言乃正所以深告

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

死○精義范氏曰事人者為臣則忠為子則孝則忠孝可以

死事鬼神忠信至誠鬼神饗之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君子

為善惟日不足脩身以俟死死非所當問也聖人教人能

盡人道則可以事神能知生則可以知死問死非學之序

故不以告也○或問中子曰學而後知死之序

其序告之也伊川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之序

能原始而知生便知死矣終始之理若不明則雖千

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又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則中

聖人無所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聖言之

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地之賦

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

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事人須是誠敬事

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不當

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

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問未可知生焉知死先其所以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須知道

生有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理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是也○反只是推轉來謂

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

頭之意○○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

母活在這裏尚不曾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紹興編

朱子說知生知死處有存吾順事沒吾寧蓋幽明始終初

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文集問

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

之異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

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

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

爾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

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

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可見矣○○朱

註發明未能焉能語氣一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一見學

之有序不可躐等而有序意較重蓋夫子非泛論人鬼死



經 177—139



猶字只宜順文直下平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

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執抑

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精義伊川曰中庸不可不

於中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致人惟抑其過而引其

不及○紹聞權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商之不及者謂其不及乎中非謂其不及乎師也此正言

未見得執賢子貢未喻故有師愈之疑而夫子則以道之

所貴者中難以過不及論也過不及皆氣質之偏難以愈

不愈論也及之弊易知而高明之失難見要之其失中

均也然由師而知裁其過則師未必不可愈於師今則皆未有以見其

然故難定

其孰賢爾

○李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先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

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

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或問小註上節是案下

季氏魯之臣而富過之民病可知冉求為之聚斂平日足

民之志安在○諸類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日

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

有非所當取而後見其故夫子如此說○或問冉求之失

不待於聚斂而後見其故夫子如此說○或問冉求之失

子昂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

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徐彥司公豈古之惡富者何

不舉他人比並而獨曰季氏富於周公蓋魯周公之後也

季氏取魯之賦殆盡一國之富皆其富矣日富於周公便

見他竊據之罪

此是記者書法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衆引聲其罪謂宜其罪

刑人於市與衆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猶使門人正

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

使行人正教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

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惡惡惡句是正旨愛人無已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先進

意餘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

云人最怕貧賤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

下其勇氣猶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

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

氏云其心術不明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

又云以仕為急他心術不明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

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本用田賦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再之問之由有問孔子之言不能諫止又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我聚斂附益即不必坐然此舉亦是大槩亦是如此且素有藝名即不必如後人利析秋毫而心計之功必有非所取而取者此黨惡害民所以見惡於孔子也

###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是語類謹厚底人不曾見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紮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語類問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實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這合義否曰

###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子

教復堂

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又曰如不徑不實只說安乎無事時節若當有惡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實之說不得如途中遇一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我四子皆言性之偏本節重在知不足上厚有餘只作反觀語

### 參也魯

魯鈍也述先此只就字義詮釋是正旨下俱因他後來得道從鈍字中看出好處要知夫子立言時四子總是一般氣質之偏善變化便能得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道不能變化終是氣質之偏而已

之語類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

過直是捫得到透徹了左佳不似別人只畧窺見得些小便休今一樣徹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到底捫得到累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捫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得却是得這箇魯底力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般病但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

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魯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

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語類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落下多不專一○慶源輔氏曰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

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造反深也○蒙引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

###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子

教復堂

子當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勉

### 師也辟

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也終是要做好看○愚按威儀定命制乎外何嘗不是養其中然須有誠實做箇骨子若但在容止上做工夫令儀令色飾貌矜情此堂堂乎張之所以難與並為仁也

### 由也喭

且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此其所以有率爾之對也俗則少文承此其所以有行行之容也蓋兼言行舉動之弊而言傳稱俗論舉以見例耳

之容也蓋兼言行舉動之弊而言傳稱俗論舉以見例耳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  
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粹則文煩瑣則粗俗此皆氣質之  
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充也○楊氏曰愚者  
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  
內則誠實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  
夫子所以言之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  
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功故  
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純吳氏曰此章之  
者如何用功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

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或問空為匱乏其說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圭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圭 課本

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援此已為定解而後來好為新說者每拾前人之唾餘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語類問顏子若不處貧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出來○又集問集註言近道又能安貧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貧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或問小註這章書有兩層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下節貨殖自貨殖屢中自屢中自是各項事勿混說集註上節下一又字下節下一然字是上節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也○語類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乎真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 去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精義伊川曰貨殖便生計較才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圭 課本

計較便是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愚按上下節相對照大指如是但不必十分拘泥以本文只兩兩開說首尾錯綜未嘗板對也至有以不受命貨殖對上節末句另說者非是但下節畢竟是一抑一揚黃饒二說似涉全抑為未穩耳○蒙引陳新安謂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受命樂道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與應不必分註內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在安貧上說亦非兩層也○或曰顏子之貧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乎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論語

教復堂

雖非若後人之豐財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  
亦無此富矣世間人事若一視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  
之理然人品則從此分矣○上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  
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愚按是就他長處欲其以  
料事之明引歸入道隱隱與庶乎相為配合須識得聖人  
善誘婆心○或問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夫子嘗問其與回  
孰愈至此又並稱焉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  
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問性與天道則  
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  
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  
窮理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語類

循規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語類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

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依本子便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論語

教復堂

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閭室○述前人所做過底  
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會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  
做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又曰是他資質  
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  
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  
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須是要學方  
入聖賢之域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  
神地位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問不踐迹何以為  
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為善問如太  
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曰然只為他斷不踐迹裏不  
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  
入聖人之室○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  
資之美也所以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輯語問善人之道不踐迹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非脫落  
放曠鄙夷不屑之謂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  
不可限量不得僅名之善人矣○愚按註讀美而未學兩  
字

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蹈於惡有諸已也援案正子章有諸已之謂信兼由不學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精義明道曰論篤言之篤  
篤厚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  
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范氏曰論篤者言必篤厚也  
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此君子小人所以難辨也按程子  
謂觀其行事范氏謂求之於心皆共出觀人要領作本文  
是字反照若但論篤之是與則不求之於心不觀其行事  
可知下面兩者乎都從此一是字生出剛正人知浮言  
不可信不知篤論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紹開編  
兩字字見取人不可以此定也君子者乎有德者必有言  
也色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一也故上云論篤  
下云色莊互相見也存疑凡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  
止自然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者故本文論篤  
只是言註却加貌字不可以言貼論以貌貼色蒙引色  
莊只是言偽爲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舉一笑皆色也  
修統與便是與其爲君子即色莊之人亦只是偽爲君子  
以冀人之與也故下兩句語雖平列而意注色莊蓋惟論  
篤是與便恐爲色莊所欺耳觀註硬下不可以言貌取人

見自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一先進

子

課本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  
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  
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  
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

稟失之弱不忠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  
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

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

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

父兄稟命自其所以能不退縮也其行非不稟命於

行諸是必疑其不可不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爲可所

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爲答或

問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

有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

就其偏而救之微大之言本末備矣○義府見義不爲無

勇也故欲聞斯行之微大之言本末備矣○義府見義不爲無

之所不足者非勇也恰似多了此一問故夫子抑之曰有

父兄在至冉求以此問則正夫子所欲告之者矣故許之

曰聞斯行之此二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在

而問之非此一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一先進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語類其曰吾  
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  
則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  
也日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死以死之意則許以

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如死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  
精義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此則顏子死之可乎伊川曰  
今有二人相與行則遇害於此則顏子死之可乎伊川曰  
日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行則遇害於此則顏子死之可乎伊川曰  
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則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  
之大者也其可乎當預定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  
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有乃為人行報  
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  
而殺身則亂民也○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  
以死為重而以不經於死為重○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  
則子不在何敢不死其明子不在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  
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

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  
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  
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一 先進

天

課本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  
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條）顏子之學幾於聖  
有犯匡人之鋒而慢死者但偶失在後自不無疑慮之情  
故夫子一見即曰吾以女為死矣懼其慢喜其來也顏子  
直答之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之以何敢死  
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聖賢相輔於微者如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語）顏問孔門  
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子然高底便不肯仕如  
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恭當  
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慶源輔氏曰二子以  
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回為歉然其德望才業固  
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  
故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補）氏曰季然目  
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  
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愚按意在抑季然非固輕二子以季氏之私家忽有大  
臣之品且出於其子弟之口即不必心懷不軌而語言亦  
無忌之甚矣故特為驚訝其辭使之素然意盡  
異字只指非常之人說故下面告以所謂大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一 先進

天

課本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勉）  
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吾之正道  
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若出處不審進不以正不  
以道自處亦是不以道事君○蒙引以道事君者必納君  
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者君若  
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苟  
留○輯語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而功用上看  
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  
分○有不可則止有則止之義在○條辨着力在以道上  
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條辨着力在以道上  
世固有必行已志不合則去者然未必其事皆以道也  
若真能正心誠意自端其本而事君又能陳善閉邪引君  
當道以不從其欲如此豈有不可而事君者乎○愚按困  
勉錄云事君者持箇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箇以道事君  
之忠焉謂須先有箇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箇不可則止  
之力量上下句相生相足須識得與諫臣自不同○大臣  
固以德望言然亦須就職位上看若有其位而無其道雖  
公孤亦具臣耳○或問小註不從君之欲正對後從之看  
蓋嚴毅方剛一毫不肯苟且方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看  
必行己之志是不可根原道字中已具下云可謂其臣則  
是明言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肯苟且方是以道事君  
亦不從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按具猶供具完具之具說簡具臣固不是直貶他無用然亦所謂具臣若

若無異於人者其不能如大臣之以道事君不從君欲可知此乃正答季然之問故下面隨有然則從之一轉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孫辨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

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為而已○說統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夫子危言以折之可以落奸雄之膽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

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三

敦復堂

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語類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

日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

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倣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

便當以死守之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看史冊所載篡易之際貪生惜死何所不至○南

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拘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習踐踏以

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縱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

下苟一事不道而荷從之咎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困迫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

也○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

况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心豈不磨滅於其真之中乎

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

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

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目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

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按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故於其問二子而折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三

敦復堂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叛難治所以特舉之

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叛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按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

厚有餘是其質美知不足是由於未學觀其臨衛難而尚不徑不責則使之治數叛之邑必非所以全之但臨衛難

是後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按子路亦明知因于羔之未學以飾其使仕之非不暇復顧其言之當理否也然意亦非

謂人不宜學但謂必讀書而後為學此則迂儒之見耳有民人焉有治民人之學有社稷焉有事社稷之學此非

學而必讀書乎須將何必二字折開看方顯得出強詞奪

理語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夫

治民事神。同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

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

者幾希矣。爾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

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多識

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有德者實賴乎是德立於已而

後可以言無過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

爲可恃而無致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樂

有不可勝言者。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

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

仕以爲學乎。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

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語類佞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佞是口快底人是不問是不是臨時得話來也好可見

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

答孔子故惡其佞。文集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

謂爲學不必讀書爾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

讀而中人以上固有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

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

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

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其大子之言而託

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輯註理屈詞窮而

禦人口給其病又此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斥其

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

之也愚按特斥其佞而其說之非自見註中自幾希矣以

上皆言其說之非而夫子所不事屑屑與之言者只以

平日惡佞本懷用是故二字當下點醒而大指已微。○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

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

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或問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

子數五典與夫成周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

誘掖夫未成之材者蓋存道矣豈遠使之從事於人氏社

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三

代之間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脩己治人之術

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川此范氏之說

正不爲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爲卑而不之

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

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按此因精義揚謝諸

說云三代而上六經未具其學有不待讀書者故取范氏

之說而申論諸說之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曾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蒙引此且教

知教他言簡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

按教他言志意到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

其志味蓋字固是預照下節而言然亦不然開說不得

條辨記者此一章着意在氣象上舉爲此雖未舉氣象而

氣象已於言辭上見之下末末兩段皆於言辭間

見氣象率爾鼓瑟又是從旁補綴以傳寫其神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



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則不能盡知也。問之者，欲觀其自矜之何如？使之知者，未至而自矜亦所以為教也。存疑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輯語居則曰：不吾知也。是猶發其情，不語其誠。其誠下二句是教令其領此，不是笑其無具。愚按：則何以哉？正誘之盡言處。蓋謂其必有以而使之言，不是慮其無以也。則字下得稍硬，便非語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蒙引：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為率爾也。愚按：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三

哂，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殺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  
語類：子路品格甚高，若打得些子過便是。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勢難為富，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質才展盡底蘊而言也。○紹興編子路齒先諸魯衛大國如齊晉雖約是侯國而勢有大國之問者，千乘如管仲以見其有為之難，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益欲營霸業，恐隣國知之將害其事，在子路便堂堂然欲去晉人欲伐衛，異子路不敢過蒲，孟子曰：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此孔門之所以清霸業而不道也。師旅饑饉皆言其時勢之難為，由也為之便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當。使當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便能使民有勇且知方。人當思其作為如何，後世如諸葛孔明誠有此力量以

西蜀一隅之地，處曹魏孫權兩強敵之間，卒能以弱為強，以寡敵眾，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如運之掌矣。指麾若定，失蕭蕭非虛語也。○德輿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古人三載考績，故由之治，賦求之足，民皆以三年為期。今人設處其地，假之歲月，蓋未保其成，敢自許乎？此可以見聖門之實用矣。○精言有勇，尚是氣上事，如秦人強悍，樂於戰鬪，亦是有所自來。故善教一時并舉，非有孫吳伎倆，且字明是折重下句。○善政，疑謂有勇自善，政非有先彼後，而得效必有所自來。故存效然須從千乘之國，一自善政，而得效必有所自來。故存平日胸中有這一副才具，素欲乘時而動，此其病却在有一聞夫子之說，便自揚眉，目擊口道，此其病却在視之一如無有，子路若果達此，便自無此雄心，是初治功不止言時久從容，非對先生長者之禮也。此處故須窺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三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按：求之所以必主名再問者，適鼓瑟故求必俟問而對也。赤與求同而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按：方六五六十恰似承上千乘之國下轉語，故集註謂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然亦其才具所辦只合如此，不獨是謙辭。

赤齒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先進

美

敦復堂  
課本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

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欲從事於

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爲遜詞也○徐辨赤之願學亦只就禮樂之儀度而言若禮樂之精微亦亦尚未見

得所以朱子云二子謙退只是曉得禮之皮膚曉不得裏面微妙處觀此則天子之不哂二子者但以其辭之謙退

有合於禮非謂二子宗廟之事謂祭祀  
及追享朝享禘祫

之類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刑疏此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衆

類釋卽見也鄭注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原者言無常  
期非比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也諸侯

有不睦朋者王將不征言之事則餽韓襄王爲塲放國外  
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

爲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

時分來終歲以爲是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虞翻輔氏曰禮有玄端以祭玄端朝服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甫是已端取其正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元視布袂稱之屬幅廣袤等焉君臣皆得服之端衣而端名示方正也章甫縹布冠也夏日毋追商日章甫周日委貌異名而司制皆以縹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禮之冠也毋追音牟堆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葉醒宗廟會同皆天子之衣而相之而肅宗祀於明堂隆大禘於清廟其相之者則緣衣載弁之屬也天子之會同韓五等之端而發禁以禮王侯旒政以代時延其相之者則赤芾金鳥之班也故此處赤遜其辭曰願爲小根末節天子道其實則曰非諸侯而何。或問小註非諸侯而何以小相言也若兩君相禮則相者焉得言諸侯故知會同爲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宗廟之事可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先進

三

課本

教復堂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換，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黜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

問思得其對故置瑟越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蒙引申之曰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止其聲鏗然也故曰鏗

音鐙爾也撰具也蒙引三子言志皆其所素具也古曰撰

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語類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子

教復堂

會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  
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  
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俗類想當時也真是去  
是盥濯手足不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  
是解衣浴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本也詠  
歌也巴川陽氏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幽風春日  
時寒煥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  
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物熙熙冠履  
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爲寅月沂水之會點之學  
東方解舞雩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曾點之學  
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籍義楊氏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子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子

教復堂

句皆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像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  
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胡氏曰  
位日用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  
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爲而目前所可爲也初無舍己爲  
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暫在  
世矣此點所以知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新安陳氏曰此一節又  
其言外之妙處不可以尋常訓詁體貼之例求必待學力  
進眼界高自然默會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  
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點不  
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說得點不  
實胃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  
凡三次改創然後得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或問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一 先進 子

課本

課本

77-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先進

望

敦復堂課本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輯語看上文曾智言動之際何等細密到此三子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豈老莊門下所能○說統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愚按上節重言字令點之自言也此節重志字見所言皆三子之實有其志也已矣字須重按便是隱然許之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輯語曾  
 總爲與點句印證箇真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  
 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哂由作轉疑論辨失  
 其意矣惠按口中間哂由意中却證與點才見得曾皙深  
 心與夫子開示微指若專向哂由辯論語言都少味矣有

謂點言原非驀然道着饒承夫子與之更何須作此印證  
不知點雖已見大意然於聖人分上亦未便遽到得心心  
相照當日喟然之興定有未盡釋然者第惜其印證總不  
離三千而未能否問以發聖人之蘊發其所得卒止於狂  
若并謂無須探討恐於曾皙地分非看得太高定是太淺  
或問小註云謝上蔡論可使南面而問伯子與歎曾點而  
問三子意附此言最是妙會可破俗解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或問小註三子者出以不  
不讓總是爲其言說耳。爲國以禮對不讓看禮字才見針  
線密處。夫子哂其言因他不達爲國道理然其意蓋亦許  
其能也。總是應上與點之意。○文集問爲國不循理則必  
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發有  
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  
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

卷十一  
先進

聖

敦復堂

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有不揜而失於狂與曰得之○潛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事各當事協各當物終日在道理上此堯舜氣象○愚按讓者禮之實爲國以禮禮字內含讓字此句自該得廣下云其言不識就言上看便見得是小疵此集註所以云特囑其不遜固無碍於許其能也但太說明則難爲後文再問地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無貶詞蓋亦許之難語未兩節問意答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已印證

推敲三子也又曰兩節問各之旨對與點看不對點由看夫子所許皆實許其為邪之才非許求赤之謙足為國也愚按西由即是與點反照與點由並無二意一徹則皆徹但語氣畢竟從西由通下而意思却注在與點若竟不對西由看則與點亦無從體會矣細味註意當自明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犬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亦許之之詞或問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詞固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按三節連下三許字隱對與點消息分明○說統夫子特謂由言之不讓而點疑是不讓為邦故以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課本

問然只說求亦是為邦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愚按此於西由之疑頗明析但謂點始釋然正恐終未釋然耳蓋彼胸中疑竊謂此處終是留下一重未了○程子曰與點之故難徹竊謂此處終是留下一重未了○程子曰公案以待心領神會者得之徒解說不濟事

此伊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語類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

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註兩載之○稱義范氏曰夫子教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人也故使門弟子各言其志視其所學而所以及天下從可知焉夫子謂子路治賦冉有為宰公西華與賓客言蓋三子之志與其學未嘗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稱之是以三子之對不出如夫子所言也至如曾皙夫子所謂任也往者進

取志於大道故治國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皆得其所國又曰明道語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其有不治者哉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語類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

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不息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之類無非這理所以貴乎格物格物者非天理初豈有此

理此聖人時便得合不著這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有此

排得來安非時便得合不著這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有此

不得私意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又

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又

日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問曾點言志

如何是有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能舒暢如此其性此一句正

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能舒暢如此其性此一句正

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

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

意○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

規於事為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

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

理却做有為事而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

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曾點合下便見得是如

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所以未免為狂○曾點之

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

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又在又曰若是不裁只

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也浴沂詠歸却修箇

甚麼合煞○又集會點一段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祖流

由本到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日行

有不掩便是會點實未做得聖人與之益取其所見之高

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所

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

見存得曾點之所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

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缺橫渠先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

生云心要放去放交要緊察正謂此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課本



經 177—155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克勝

也如顏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德曰治字後了且

了他又曰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已謂身之私欲也

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二顏淵

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鼻之欲

皆因已而有故謂之私蒙引分言之則有三者若單舉耳

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稟之偏是偏箇甚麼人我

思克是思箇甚麼故下文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

復反也輔氏曰反猶歸也如禮者天理之節文也需類所

禮而不謂之理者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

文教人有準則處又安集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

所當皆天理也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為仁者所以全其心

節文耳又曰說復禮即說得着實為仁者所以全其心

之德也為不同黃氏曰抄克已復禮即此為仁若為仁

由已則為益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

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語類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已復禮四

克己如水流也克已復禮則莫我敢過克已復禮如通溝渠塞

仁乃水流也克已復禮則莫我敢過克已復禮如通溝渠塞

則禮自復謂克己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禮是仁也

有存誠因說克己或曰若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

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欲則易見但恐自說

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刻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

二重去一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空中云這一

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

似定要克勝得他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

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

決擇而用力也如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待其發

見而後克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亦須致其精

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又曰學者靜時要體認得親切

動時要別白得分明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

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曰天理人欲一節且如坐如

是理箕踞是人欲去箕踞而屬天理人欲一節且如坐如

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未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二顏淵

那末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又曰禮是自家本有

底所以說箇復禮不是待克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

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

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白家克去箕踞稍端坐雖未

能如尸便復得這一分天理白家克去箕踞稍端坐雖未

塵埃去復得這一分天理白家克去箕踞稍端坐雖未

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

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按以上數條皆言克已

便是克己之意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不成方

更不透了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不成方

沒事惟是克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處精細底工夫故必

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後必

為仁見得禮便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後必

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然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着

復於禮曰固是克己便是天理然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着

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非禮勿視云云緣本來只有此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五

課本

曰克已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不相干。緊要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詹室陳氏曰。此語是趙促顏子當下便勇猛用功。不可只問人面商量爲之。在我而已。我能一日勇猛。直捷掃去已私。復還天理。卽仁便歸我。顏子是陽明燥性人。故說得此語。餘子領不去。○愚按。集註特下無難字。見得要克。便由我克。要復。便由我復。何難之有。正是緊對顏子直下承當語。氣他人便不免聞而愕眙。

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

矣。新安陳氏曰。此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語類。今日克已復禮。是今日事。明日克已復禮。是明日事。克已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功。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如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語類。問程先生說是如何。曰。惟其事事皆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六

敦復堂

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耳○語類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章聖人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于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前後反覆只說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語類問這四箇字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日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二

顏淵

七

敦復堂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二

敦復堂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顏淵

九

敦復堂

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自家做工夫處。○文集由乎中而應乎外。所以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彙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全在制之於外。則謂之勿聽。○輯語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於外。而禮復於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樂病工夫體用都在。○按程子云。制外養中。是以身心對言。則視聽言動俱屬於外。若細分之。則視聽自外而入。言動自內而出。再細分之。則視爲自內而出。外聽爲自外而入。內聽爲自內而入。故爲內外交進。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顏淵

十

敦復堂

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所以云閑邪存誠。○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彙本平。天性道學。本自在。這裏却因緣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四書通眼在箇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誘物化。遂云其正。是正其心。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聽在內。故箴在內。著知止有定。乃可爾。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語類上四句是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身最緊要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愚按。傷易則誕。二句是對上發禁躁妄而言。已肆物忤二句是對上吉凶榮辱。惟其所召而言。前一層是就心

敦復堂





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嚴若思時也語經伊川答此問固好足以明聖人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日且就出門使民時做去若果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不得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精義伊川曰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出門使民者事也非是因事上方有此敬蓋敬也猶之接物以誠人皆曰誠者蓋是人素來誠也非因接物方有此誠也○兩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程語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按克已復禮乾民於全身中處處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語類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乾道者順道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一邊○坤道者資質剛明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資質剛明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資質剛明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

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鄭子書說得好鄭書云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故以克已告之仲弓未至此故告以敬恕克已之功難為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為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已可克是也學者為仁須如謝氏所謂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不可放緩但不克如顏子之合下決勝不待持久耳非謂只用敬恕而不能克已也先生曰此言學者克已處亦好又曰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跻於緼然敬止之敬也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宋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

發蓋其德之一端也語類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特字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自不覺得○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學者千言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之言也訥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語類曰仁者其言也訥不在言上充實可知其言也訥則不是訥言可知○係此舉一箇現成仁者榜樣自訥非訥言即仁可知○係此舉一箇現成仁者榜樣與他看其字也字正是指點之神一倒做訥言則失之矣但牛若用功則又當從訥言下手言漸漸就仁者之德而存此意自在言外○集解德之一端亦繁就仁者之德而言不必云四勿中之一○愚按仁者二字須頓住其言也

初低何想像而出則下意自  
在兩蓋中而仍隱含不露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

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人答司馬牛其言也初此句通上下言否日就他身上說

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自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

存得道理在這裏○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

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

敬行恕是第二門言初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

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

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

強閉之而不出也

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簡事來便便知

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自

強閉之而不出也

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簡事來便便知

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自

強閉之而不出也

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簡事來便便知

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自

強閉之而不出也

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簡事來便便知

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自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五

教復堂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六

教復堂

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

故其告之如此

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

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

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

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

可以得源挾但訥其言心便收攝在後此乃

夫子親切指示之意莫但看作言外一層

楊氏曰觀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

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

為易而忽之也

語類不憂不懼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

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顏淵

七

課本

懼不來。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親所以  
內省不疚如何得來。或問小註由共平日所為光明正  
大。內省於心無一毫之疚。病是以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  
道義。夫何憂何懼。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註中平  
日所為在內省。前一層聖人說得恁認真。是便見君子之  
全德。隱然自見於言外。本節只是申明上意。又集有憂  
有懼者。內有所歉。也。自本節只是申明上意。又集有憂  
何憂何懼之有。○(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  
不憂懼之本。○(朱註)發明上章為之難。二句不特解言之  
所以。此是解言之所以。○(朱註)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此是  
解無憂懼之章。○(朱註)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此是解無  
出君子本事。○(朱註)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此是解無  
不疾夫何憂何懼。○(朱註)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此是解無  
疾則為憂何懼。○(朱註)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此是解無  
其中所以為憂何懼。○(朱註)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此是解無  
每留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即為之難。與此內省不疚。二  
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於上章為之難。補出心常存  
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  
得聖言神味無盡。○(道箇)內省便對着外思。說內省者。內  
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由平日內省在。○(晁氏曰)不憂不  
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人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  
排遣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  
之也。○(松陽講義)強為排遣者。當憂而無憂。當懼而無懼。將  
日生當懼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是無忌憚者之所為。  
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為。仰不愧。俯  
不忤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利  
害可聽。非必不憂。自無可憂。非必不懼。自無可懼。此即所  
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非可驟到。誠能於此。有得焉。何事  
變之足累其心哉。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  
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而其教之也。至矣。但內省不疚。一  
語意味深長。學者當思平日所為。何以能無愧於心耳。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或問)司馬牛之  
日以傳考之。桓魋常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  
而其弟子願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  
必但當順受而已。○(精義)謝氏曰。命自其所稟言。天自其所  
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富貴在天。非  
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子夏之意。只說死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顏淵

大

課本

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  
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同稟於有生之初。○(或問)告  
之以此者。欲其知此而有以安之耳。○(蒙引)子夏述此言  
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非以牛憂桓魋之  
將死而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慶源輔氏曰)願謂  
不啻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  
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  
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  
矣。○(得義)伊川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  
人當如此也。此近世淺薄。以相驕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  
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子。朋友皆當以禮為  
主也。○(謝氏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恭敬之心以遊世又何患焉四海之內皆兄弟豈信以為然若已之兄弟也哉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語類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故兩盡其道○蔡疏若安於命而不修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要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問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輯註為憂德人開釋易落躓途家言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以聖賢相責不是一味付之數運者此即所以立命格天也○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教恭子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

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語類子夏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說統大抵司馬牛處兄弟之閒決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雖原不是欲牛把自已兄弟舍置下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箇恭敬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尚可見况親者乎何患無兄弟哉從自己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愚按君子敬而無失四句是開說所以廣牛之意也到末句仍收合自己兄弟見疎者可感豈親者反不可格君子但患不能敬而無失但患不能恭而有禮何患乎無兄弟乃正對首節我獨亡之憂而責以修其在我何等剴切如此看似於語意為得緊粘四海皆兄弟一直看下去○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圖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語莊蔭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見故愬以切已利害譖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若刺痛癢立之言曰膚受之愬○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語類語是譖人是不得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愬是愬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說被入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益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要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迫切一緩一急後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語一要覺一要二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謀下乃以一察字包之

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或問語為毀人之行愬為伸已之冤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語類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蘇氏曰語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監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念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援一有所聞句似只說得愬一邊○鄭氏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之以漸雖智辨或不能察也○援入之以漸句似只說得譖一邊○高伯宗辨譖論其畧曰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逃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處其核也則託於所聞恐其怨

也則觸其所忌反疑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候事以深  
言因所繫論而泛其私託為美語而卒諱之侯急叩之而後  
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必中必有故也若此者皆不可  
情狀如照膽鏡懸可類推○蒙引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  
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照而不蔽  
可感○存疑不蔽於近即遠也蓋近處微則明不遠不蔽  
於近則明之遠矣○集解不行焉謂諸微則明不遠不蔽  
之於我此非其心湛然常定而坐照萬物者不能故既日  
明又日遠非明外有遠乃明到極處即是遠而明到極處  
正即其不蔽於近而得之話有兩重理歸一○自心之  
本體言則為明自明之所照言則為遠兩可謂是現成稱  
贊語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  
丁寧之意云語類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  
然○雙峯饒氏曰子張想是箇易疑易信疑生謬易信  
生慙○輯語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主 課復堂

為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  
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為明而為  
明之遠正指點子○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  
張反求於近耳

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謂膚受之慙不

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

明蒙引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

只是視遠惟明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啻書言視

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愚按書辭是欲於遠上見明本

章是只就明上見遠知此之不可見不行全在心體上

時照物取辦此明之至所以即為遠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或問制其田里薄其稅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  
廩實而足食矣此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  
武備修而足兵矣此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  
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  
食足兵而後民信本足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  
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愚按或問語類二條俱  
緊以民信繫於足食足兵之下自於本文語氣為得集註  
着箇然後字亦是貼本文之矣字意但恐人認作止足食  
足兵然後信之故必補出教化一層此集註所以視或問  
語類為較密也然曰教化乃謂教化之行則必俟之兵食  
足食之外亦通於兵食之中而教化之行則必俟之兵食  
足食故本文民信之矣繫於足食足兵之下語勢自然與  
不得已之說以究夫事理之極  
不列為三者則問端無自起耳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三 課復堂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存疑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三者如寇敵交侵饑饉

僅薦至欲奔城而去信不可也欲仗信守城則兵食不能

兩全欲存兵須令民出粟供之而民間聲竭是食不足也

不令民出粟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兵信則民親其上死

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挺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松

陽講義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

未暇補兵才車甲之敝未暇脩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

謂非裁之謂

民無信不立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二

顏淵

課本

自立語類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日是民自不立民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欺則相害相害則相殺相殺則相棄其君子其父各自求生路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有信安字極

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或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信使民寧無食而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存疑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與人為守然城中之食已盡如欲得食必須棄信棄城然信不可棄也欲存信保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必當去其一曰去食者蓋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而食可去也如張巡許遠之守睢陽是也

精義楊氏曰民不立則傾危之俗成而亂亡無日矣雖有粟焉得而食諸故食可去而信不可去夫寧死以存信非善學者其孰能疑而問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二 顏淵 三 課本

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程子曰義理之輕重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山金氏曰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信之矣乃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其極然細玩之國

家為政於此三者自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信字則兼本效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信於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

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於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問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二

顏淵

課本

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聖則先兵食而存使一日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死生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發苟為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為用况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為鳥獸相食相噬者幾希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輯語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失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關一不得必不得已即指三者勢不能全就其相中且專料理兩件故曰何先食第二個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日寧可去食以見信之策但道理只存此耳找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必得之策故程子謂只存此耳

正見聖賢於義理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只存此耳

不立人但知全章關鍵在兩信字不知主顧尤在兩民字

信者民之所恃以立苟無信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國足兵固為民計即去兵去食亦是有民計此正自古聖賢扶危大手莫作腐頭巾呆語看○是為民計此正自古聖賢率其民一語此中自有大本領大經濟在○下二節子貢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二 顏淵 三 課本

商所先夫子示所去示所去正重所先也集註以人情而言以民德而言兩層最道得徹一切處常處變之說盡該括裏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病時人文勝故為此言說統子成提出君世風全在君子身上玩而已矣何以為語氣直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需類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接惜乎字直注末似方有着落觀註

惜其失言至末方創然出然失言之所以可憐處却正以其有君子維持世道之意而然使其言無開輕重則亦不足惜矣如此看方見夫子之意不若子也七字未嘗不買入借乎二字中但歸宿處則在學不及吾耳○或謂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議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蔑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大而力正之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鞬猶犬羊之鞬

鞬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未有獨立者也文不可無亦不可勝起居坐作進退威儀皆文也專以文為事則不可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賁之象

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若獨質而無交則虎豹之鞬猶犬羊之鞬也何以別諸故曰文猶質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五

也質猶文也○寔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

質之相等蓋如此○上二句是言文質之不可偏廢下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慶源輔氏曰皮質則質也毛

管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則盡去其文獨

存其質耳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以辨矣○語通同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

淡理會去○蒙引君子謂賢士大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

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

矣或問何以言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

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弊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語通子成全說箇

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卑卑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按此二條皆發明總註之義然就本文立論則自當以子貢駁子成為為主第於文質不可相無之中用本末輕重意稍稍斡旋當亦自無語病不必泥大舍饒氏云此章當作三樣看於本文畢竟添說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厚齊馮氏曰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彗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條養年饑則不但

君之用不足即民之用亦不足集註解用為國用者以下猶吾猶不足之吾字知之也解足用在於加賦者以下二猶

不足之言知之也哀公口中說如之何意中自已有箇如之何之法矣問於有若特欲借一言以贊其成耳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五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

十五年稅畝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自此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故有若請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耳盍徹者只勸公減賦與孟子兼要制產不同又曰先王定徹法原將國用通局打算並無不足慮後來人主侈

用始患不足但取愈急用愈急終不濟事故孟微之言正  
是勸公節用朱子揣摩時勢方就節用二字今人止  
講薄取不講要節用豈得若有若果似迂愚按理固是  
但註云欲公節用以厚民欲公尚虛自是照末節說本節  
只合云先王何以行微而用自足今人何以不行微而用  
轉不足蓋請仍以行微而用自足爲人何以不行微而用  
是加稅於餘畝微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  
時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強兼井自是孟子時事

### 曰三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  
之意輯語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公但知爲吾  
字是哀公語中病根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  
意故對詞直下百姓字以破其癥結

###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老

致復堂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  
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精義侯  
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百姓足則君足矣故哀公問年饑  
焉孰與爲不足若對以微則足民之道也百姓有足君必與  
焉孰與爲不足哉若困民以自足則非足也或問君之  
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  
一體不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說以爲民足則無人與君  
以不足則民貧則無人之意若以足爲非文勢之所安抑其  
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意也語類未有所安抑其  
財者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無此理蓋有  
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無此理蓋有  
必徵而後可也此語深得所以裕民然欲百姓與君皆足  
徵斂有藝費出有經此所以君民俱足也後惟微法不行  
故公私交困有子告哀公以行微法其意深且切矣哀公

不喻而以二猶不足爲言然後有子爲之深言君民一體  
之義使知百姓之足即君之足百姓之不足即君之不足  
若以用不足而加賦則愈急而民愈貧君將誰與爲足  
言二孰與字意溫厚而語有含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言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言虞人反  
裘而負薪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也輯語  
微有若若行微正所以爲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  
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微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微行止利百  
姓故有若若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絕非老生迂闊  
事情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  
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微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或問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  
其說如何日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日然則雖微而何  
補於公之不足耶曰微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土

###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天

致復堂

大夫卿皆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  
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按此正  
與楊氏之說相發明而節用厚民意即隱攝其中楊氏所  
謂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即節用之道非必加意儉嗇  
以爲節也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  
君之富也後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  
以二猶不足而微之微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  
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微之當務而不  
爲迂乎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未是圖也有若欲行  
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  
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未流之弊愈  
求諸末不至於覆亡  
不止古今一律耳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從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從義則日新或問主忠信則其從義也有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語類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下主字須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從義恁地便德會崇若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回執○主忠信是箇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蓋二者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徐辨未合義者須遷到那義上去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无

敦復堂課本

即事已合義見得猶有義之精處則又徙到那義之精上去如此方是日新方可為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或問此其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感也句內却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只是一箇人在此我愛之便至欲其生我惡之便至欲其死已是惑了乃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造化

生死之極雖吾子奪而反覆不能自定其為中情固已非蔽錮之深○義府子張問崇德辨惑只是要高明須知在何處尋該故夫子告以近裏善已之言崇德如築臺須從實地做起而加以培益之功辨惑如磨鏡須先知其所為蔽處以造化生死之權若惟我主張又恐其顛倒總一愛惡之私情所致說是惑也不待辨而自辨矣此等語皆是於子張頂門上加鍼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語類如舊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三

敦復堂課本

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

忠信之事補過徒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或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彞倫為先彞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彞倫所為敘也雖彞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



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遠一宿以償其諾為太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為不備帶過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語類子路許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係辨無宿諾不是限定不留一宿片言折獄亦不是限定只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半言此際正須活看

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變源補氏曰片言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先也○精言諾則必行更不游移此可見其忠信一諾即行更不留待此可見其明決也○尹氏曰小按只就一諾上看正與片言兩相激射處

邦射以句釋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治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按忠信為明夫之本尹氏引小邦射事是子路以忠信見信於人切證然觀子路之言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此又可見其明決處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精義尹氏曰聽訟得其當治之末也使之無訟則教化存焉楊氏曰先之以博愛民其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行興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是五者民又何訟之有范氏曰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讓莫善於悌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問謂范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 顏淵

三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 顏淵

五

課本 敦復堂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語類問集註云云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如居是居固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便是忠是忠是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是忠是事要着實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若是無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情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是不朴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輯語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畧過時解於行之說政而居單說心者非也○愚按不獨居行皆指政并居行亦兩兩相闡語類既謂行是行其所居則居亦是居其所行若論常理則以忠宜屬居無倦宜屬行而聖人轉似回互

氏兼舉本末而言其理尤備○或問小註這章書須看必使意是如何夫子意然有這意思三代一段老景與大學絕不相同○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民無訟之難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夾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然化民之耳○論語測聽訟聽在訟後也使無訟化在訟前也化之者德也本也聽之者法也末也是故為政者在立德以為化之本○我必也乎見為治者定須要到此地位為善聽訟者○楊氏進一籌見端本化民非異人任也吾字不須泥

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無他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宏也○而使民無訟為貴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





能也。或問小註此以當時之事言夫子却說得含而不露令康子深體求之可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日介甫云俗之所榮罰之所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所不  
能故君子無為也疾惡以善俗而巳○楊氏曰欲民不為  
盜在不欲而巳欲民之不欲以身先之而已○或問此章  
之意謂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自不為  
盜○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儗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  
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  
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  
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韓  
詩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  
貧為盜固是有此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三

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為盜也苟  
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欲便誘盜  
不欲便感化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  
盜固其所也盡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奪嫡事見春秋傳厚齋馬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

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紹興編盜與季氏  
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患寡  
四分公室未以為足納宮僕御庶其苦年夷邪黑肱諸叛  
人使曲阜之下幾為盜藪藏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  
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於竊蓋  
不可怪其然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或問此章之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

康子以為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矣○或問此章之  
令之施○南軒張氏曰為上者志存乎殺則固已失長人  
之本矣烏能禁其惡哉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  
間則民將率而從之如風之於草其有不從者然則民  
之所以未從者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或問云未及政教  
法令南軒謂發見於政教之間看來說箇欲善定不是空  
空徒欲云云雖有政教亦無須大故施為○緊對針下  
風草云云必有流行發見之處但其間感應神速如下  
殺無道以就有道只一轉念間而仁暴之機○天地間  
以或問為得其神論理則宜兼用南軒說○義府康子才  
說箇殺字孔子便說箇善字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  
孔子便欲化惡人以為善人吳氏所謂康子殺心如火夫  
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上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三

一作尚加也偃仆也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  
分誼言非性分之德也此節以善字對殺字不以德字對殺  
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低率  
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愚按論理勢固  
如此然上文承欲善民善說下語意在率民以善故有  
風草之喻至率以惡必偃只借作一反照可耳○子欲善  
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順速易效  
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語類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

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下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  
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厚齋馬氏曰康子三  
問雖未必一時之誤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曰  
其身而求之獲此章發口特揭子為政三字尤極森嚴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按達只是德行無不得  
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亦是預透下意以立言是達字正  
義子張初未見及此只圖圖問一箇遠其意以為既名爲  
士自不可以不達但不知何如斯可謂之達  
耳意只在外面通達與問行是一般意見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  
病而藥之也按達必有所以達達在外而所以達者却在  
達便只問得外一面故直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當  
頭一噉不覺和盤托出矣說統一章精神全在這一句  
發出他病痛  
然後下藥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堯

課本堂

言名譽著聞也按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口口問達  
認聞處即是達也故一經夫子反詰便自應聲如響可見  
他平日全副精神都倒在名譽上聞與達只是隨口舉似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語類問聞達之別曰達  
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  
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底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  
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  
是要做這模樣按此二條亦是須透下意義府達由中  
出聞自外入二者字義固自不同而內外人已誠偽判焉  
○說統一聞一達當下喝破兩邊無可躲閃是痛棒○下

文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句喝起處須看眼按此正對針  
子張隨口舉似夫子與之深明疑似辨黑白而定一尊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

內不求人知之事語類問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

諛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  
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處處要得其宜這一項卻是詳細  
收斂工夫○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這  
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飾質是朴實直是無  
偏曲而所行又合宜按質是無華飾直是無詐偽一誠字  
足以蔽之○蒙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  
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爲但凡言動不朴實底便是心  
病質直是以此爲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雙峯饒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罕

課本堂

氏曰質直是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  
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質直又要合義○語類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綱安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便又和順子細不至觸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  
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備詳密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  
之貌乃是更不看不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做  
將去更不看不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做  
自高更不看不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做  
義是在已事到接物時又須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在  
已之是非應常在下面而不顧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在  
不盡人自謂已合宜而不顧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在  
也○慮以下人有時而不顧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在  
卑即下人自牧謂恒以此自養也○子張務外好高自質  
直至下人皆藏其所不足○徐澹質直之氣象見於外而  
質直之本在內義之宜見於外而好之之心在內人之言  
召難在外而察之觀之之詳審在內下人之言動舉止在

外而慮之之謙退謹密則在內故曰皆自脩於內○集解  
觀察就接物言惟恐已有不是處下人就處已言是而不  
自以為是也○輯語此三句雖為問達而言要只合轉辟  
向裏務自脩之實須照定計中不求人知四字語與下二  
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  
愚按於語勢為轉而其理自與兩必達相貫正所謂德乎  
於人而行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無不得也然德脩於人者必達行求名者必聞○謂達是  
呂氏曰德乎於人者必達行求名者必聞○謂達是  
躬行實踐收歛近裏只微自察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  
則德脩於已自乎於人所行自無窒礙此是在邦在家必  
達之理○聞只是求聞於人也達却有實實方能達又日達  
是做得去○或問其在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  
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  
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  
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去行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聖 課本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  
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語類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日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  
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  
說○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謂了裏面填不足  
愚按所謂堂堂乎張難與並為仁正坐此○不惟是虛有  
受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屬而內莊皆色取仁而  
行違也○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歛近裏底聞者是箇  
做作底專務放出外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  
不務實而專務求名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歛不得  
得自擔當不放退避才放退則連前高都壞只得大拍頭  
居之不疑此其所以為虛而無實行也○世上有此等人  
專以大意氣加人正是于張病痛處又日子張只去聞處  
着力聖人此語正申其膏肓痼疾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

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問聞與鄉原如何日却不問那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倣要壓倒人鄉原却是  
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慶源輔氏日使其色  
取行達而中不安焉則其專務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  
為是而無所忌憚則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  
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於名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  
日怠矣二實雖若相礙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而著聞名  
譽者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  
日色取說得濶凡發出處皆可見處皆是色又日求名之人  
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輯語  
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  
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愚按其所言必聞在此其所  
亦正在此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  
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  
抵為名為各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聖 課本

日今市井間巷人却不為各止為利學者志於名而足矣  
其心惟恐人不知韓退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  
餘厥聞四馳大率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不急於  
人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  
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  
汲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  
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  
之猶安慝氏且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力惡  
之根也○蒙引脩慝亦謹獨克己之事也蓋其惡未形  
方匿於心而有以去之則永拔其根矣○崇德謹於為善  
也修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其所蔽者而徹之也○

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隱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論語集註本義彙纂卷十二

聖

敦復堂課本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富爲而不計其功則德  
 日積而不自知矣語類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  
 與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  
 更無他岐才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心在此  
 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粹  
 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勞則德何緣不崇又曰正如  
 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今人做事未  
 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  
 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  
 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  
 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  
 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按前一條就處事上說  
 此條就居心說尤爲正本清源對針樊遲近利意尤關切  
 ○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  
 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  
 如何可以崇德茲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

較之心便是欲得一分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  
人欲便這裏欲得一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  
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慶源輔氏曰爲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爲事之始  
而遠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利心一萌則大本已失易  
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爲所當爲而不  
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  
而不自知也○輯語只先後處便是崇崇是工夫不是成  
效

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精義謝氏曰

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者也。攻已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故隱以是脩。○語類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才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已之惡便鹵莽而不暇攻治矣。○吳因之曰。無攻人之惡。則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惡者用力掣住。須先認得惡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益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器

敦復堂課本

曲隱微渾無頭緒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人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已也○按惡之爲跡顯而隱向微然見以爲微則必至於顯故遲以爲隱而夫子以爲惡攻之爲勢急而脩似緩然苟視爲緩則必悞所急故遲方問何以脩而夫子語之專所攻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精義楊氏曰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懼辱其身羞其親也况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或問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答因其有是失而警之○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笑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樊遲龐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樊





鄉去聲見  
賢遍反

之理徐思曠曰註語極分曉人多混看專爲知者之事解鄉也問知對下富哉言乎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不仁能使枉者直也按此正與遲問兩意相對照○輯語

會得夫子融一并開釋故將舉錯二句打

言亦無不可蓋疑則俱疑徹則俱徹也

敦復堂課本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存疑遲以夫子之言爲專言知。  
子夏知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是知不止是知也此只歎說非辨詞○愚按此非子夏有

伊尹不仁者遠矣

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輯語樊遲只說問知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箇

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臣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處○與錯雖兩件然與即是錯故杆

事而後枉者直乎。只現成不仁者自遠。則所謂能使枉者直已在皇極之中。而即是成仁之理顯矣。○愚妄

通非必存心發覆也○精義楊氏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不仁者遠其在茲乎。二夏子不月外三二六。美何外而。語類遲疑二者相反。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

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樊遲於愛人二字已分曉了所未達者在知人夫子知其

不提起知人二字子夏則知此二句所包者大故歎其言

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

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顏淵 兗 敦復堂

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精言伊訓曰責善之道要  
使誠有餘而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要  
語類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  
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忠要  
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先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  
至也又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誠  
問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  
當使聞者不怩而樂於聽從之謂也○雙峯饒氏曰忠告  
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  
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欲責  
人非友道也○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  
善內外皆兼到○愚按註分兩義味本文忠告一讀則上  
截自有兩層看來忠告爲通身主誠謂誠有餘而告而  
不足者自謂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先可見忠本不困告而  
有而告自以忠而切須是有忠告之心方可見忠告而  
然善道箇甚麼故合善道看內外兼盡盡此忠也即通下

截不可則止者始終善全亦全此忠也○上截說友以輔  
仁下截說友以義合人但見註中義字不見合字便以輔  
可則止一言不合割席終身下截看得不姦則上截輔仁  
亦何煩如許鄭重須知上截固爲合下不以數而見疏亦  
是合子貢本自問友字分兩截看來正恰還一箇友字分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精義楊氏  
詳說之所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輔仁此於詞理  
俱順乎氏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此於  
語句爲倒而於意理却順須善會之范氏曰麗澤兌君子  
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之成莫大於朋友講習焉仁  
之爲道也以爲益也○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有  
不須友以爲益也○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業資以  
友輔仁力行之事○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敦復堂  
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顏淵 辛 敦復堂

力於行則學脩而德亦進朋友爲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  
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  
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之失按此亦見倒法與尹氏同○蒙引君子先自家講學  
了然後以是會友故曰則道益明不但益字須如此看且  
於本文爲順不然是以友講學非以文會友矣而所會之  
友入各有善吾則取其善以輔吾仁此其所以相觀而善  
而德日進也○紹興編此二語意實相貫蓋以文會友者  
正欲以友輔仁也友所以輔仁者會友講學正爲德業相  
集失相規而有輔仁之益不然講何事學何事耶○愚按  
味本文語勢以友字作中間兩兩對待於理學自不可易但  
文爲緣起而以輔仁爲歸宿如尹氏絕非對舉乎分則以  
屈經從傳但此中分際交關須是融冷分明乃於經傳兩  
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二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字勞如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

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先是

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阡陌  
勸課農桑之類○勞之以事亦須自家喫些辛苦方能

得他詩所謂星言鳳駕說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

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

也。須是自家不懈。勤勞親履。前說與他勾當方得。○存疑

先之卽道之以德意故註云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此是恨

本切要道理。古先帝王皆如是。漢唐宋之治不能如古。正  
少此耳。民事語類以循行勸課說極是。饒氏兼師說言悉

未是師役是官府之裏非民事也此與孟子佚道使民稍異佚道使民乃是官府之事去使民之義莊子路氣質是

最剛勇任事底人。夫子何以先勞教之。蓋惟其剛勇。恐

責處畧下故直約之使從自己身上做起。不令而行雖勤

不怨此爲政所以貴於先  
之勞之也非言其效也

樂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精義張

政必身爲之倡。且不變其勞。又益之以不能。按語類云。此是三節事。本此易。又曰。以身立民。與言治。曰。志終文。而

益曰無倦。按此卽緊抱上節說爲是。語類三節說當是未

治之解○薛軻疏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爲政之道矣

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效焉乎是二名而已○覺軒蔡氏曰天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銳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阿書通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俟皆以無倦告之○義庭問勇者既喜於有爲如何又易得倦曰喜於有爲只是箇意氣程子云這一地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所爲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才是無倦是爲可久可大底事業是壽萬年平底王道○輯語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才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始終徹終事○此與修己以敬意相似下半箇道理原包攝在上箇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

道聖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爲他一問。覓他病根。此才問如斯而已。更

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才請益使知他生

問政氣甚盛子曰先之勞之語甚簡請益心甚兢子曰無

思說箇先之。中不勝先。說箇勞之。中不勝勞。且既已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子路  
一  
敦復堂  
課本

先○先○之○後○又○有○先○既○已○勞○勞○之○後○又○有○勞○直○是○無○窮○盡○無○了○自○非○無○倦○如○何○能○辦○得○故○子○路○請○益○方○欲○求○多○於○先○

勞之外。夫子告以無倦。但使自盡於先勞之中。○上節集註兩凡字。最有義。去每見。用心人直云一二端。大是鹵莽。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

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采思也。紹興編夫子意蓋云先

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不益之益也。按兩番

中受爲琴氏問友子曰元司牧小過畢資計  
答辭皆言簡而意足能使躁心人瞿然思爽然失

何曰爲孝曰寧問政子曰先有言弗小過舉賢之

有言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

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和事歸川曰分存言作與存言作

用用人則逸自用則勞逸則有處勞則無功元首叢脞之  
皐以爲戒。故爲政之道當先有司。○蒙引宰之所屬有典



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之大於之體  
便存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  
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得此意○精言盡知盡舉不  
欲野有遺賢仲弓之意未嘗不大但止從自己一人起見  
不必有恩自己出意就他處焉知賢才欲使天下賢才  
之知與舉皆由於我此便覺氣量狹小使天下賢才  
李德裕欲薦柳公權後因薦不由已遂左遷之此皆心不  
廣大之故程子謂一心可以喪邦正謂此也然亦推其義  
如此耳勿將仲弓本意說壞○饒氏說以天下之耳目為  
耳目是矣○看求未免猶有私心○賢才問人知人舉人  
必由聖人下公責任兩知兩舉不問人知人舉人舉不  
日則解說機微倡其為私小更不待言○愚按上節在裏  
下特因仲弓三言已盡舉賢才句一舉字已包攝下節在裏  
私之義須通前後看乃澈不獨舉賢才一節也○范氏  
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子路 五 教復堂

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  
平按集註到底仍自各開說可見三句各是一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蒙引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不仕固以為可以仕而仕之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為將仕衛故問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  
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  
為先語類問靈公既逐蒯瞶公子鄆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瞶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瞶而後為

不當立也曰何是輒既蒯瞶來爭必矣○必也正名乎  
孔子若仕衛必先去其亂則君臣父子之各如其分  
亦不當立也當去其亂則君臣父子之各如其分  
聖人出時必先去其亂則君臣父子之各如其分  
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瞶以事請論之  
人正主蒯瞶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  
合如此聖人出來須自能是晉自做如何得自造理自是  
討陳常之事也出來須自能是晉自做如何得自造理自是  
事可憐聖人做不透使三綱五倫常情而復與千條萬目  
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常情而復與千條萬目  
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出公出從蒯瞶否曰聖人  
行實只問義之合與不合果能出公出從蒯瞶否曰聖人  
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聖人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  
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兄聖人乎○問夫子得政於衛須行  
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  
○齊氏曰祖非福也而禍之令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  
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輒語正名只論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子路 六 教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子路 六 教復堂

當如此看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能正名則為衛政不  
能正名只有我不為衛政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  
所以正之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為區畫然不可因自  
已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為此正論也  
總之正名之說即不為衛君之言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大  
子直斷其不可且愚按即此一語夫子不但分明不與輒  
井以示不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  
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  
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  
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案引馬政治為迂故孔子責之○闕如與率爾相反既不至爾妄對則必考究其所以然之理闕如謂此心闕然非闕之而不問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

不成（精義伊川曰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事類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不得禮樂不與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不順則無以考實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投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就衛論之輒子也刪贖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論語集註本義）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七

課本

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倒乖亂禮樂如何會與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各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各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各當實則名正各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實字於各字最緊切○淺說各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協乎天理之正下不當乎人心之公稱之者為通詞當之者有愧色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蒙引各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中）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

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故刑罰不中（語類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事不成是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說那事沒子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得齊整齊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手底意思便是樂又曰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或問謝楊氏以為禮樂不興則無教而廉耻和睦之風衰故刑罰不中非也此方自為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然後主於民而言耳蓋但無序而不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下之事皆無序而不和而其施之刑罰必無自而能中也○吳氏曰此禮樂非五帛鐘鼓之謂事物之謂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各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謂事物物得其理而何由而起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溢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八

課本

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說統子路以正名為迂看得名是虛底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見得正名為政兩兩相關非正各不能為政欲為政必先正名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案引名之必可）

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案言即稱名之言○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各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為政必須正名非迂也○紹聞編事有根本理有開要一念差則其餘皆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各分之大豈可苟哉倫）



國之人以蒯聵得罪出奔而輒嬀孫富遠至不父其父而輒其祖此所謂也及蒯聵來爭逐至以兵拒父陷成  
大惡原輒始初子之長也何嘗不義哉子路問為政  
奚先而答之曰必也正名蓋以爲事莫先於此也而子路  
反迂之意以夫子得政於衛胡不以濟時行道爲急而先  
欲理會人父子之問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子路特未之  
審思爾○君子名之必可也則無不正之名言之必可  
行也則無不順之言無不戒之事禮樂自此興刑罰自此  
中民安往而不順之哉此不戒之事禮樂自此興刑罰自此  
有失之於其名而能得之於其實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  
有壞之於其本而能教之於其終者也故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苟字對正字必可言必可行兩必字正微必  
也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

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子路

九

課本

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  
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輒太子蒯聵過  
載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輒乃殺之速曰諸  
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  
而走曰蒯聵將殺予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  
黨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郢侯公曰予無子將立汝  
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收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  
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太子於  
戚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  
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元必將  
其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  
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語類問胡氏之說只  
是論孔子爲改正名

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而爲政則  
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此而無父之人若輒有意  
改過遷善則孔子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况孔子若輒  
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况孔子若輒不  
能然則孔子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况孔子若輒不  
理各相避讓去了今蒯聵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  
者當何如後世議者皆以爲當立輒不不知郢不肯做郢之  
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爲政則必不肯告天子  
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爲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  
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執納世子蒯聵於戚稱世子者謂其  
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  
類此○交集周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  
一旦出公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  
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  
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  
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熹嘗問警賁殺人事先生曰  
蒯聵父子則法律猶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  
舜之心則法律猶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子路

十

課本

仁何怨之有嘉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  
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  
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  
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  
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聽之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  
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聞道並行而不相悖悖者必有道  
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  
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爲蒯聵之來諸大夫當任其責  
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陰幸  
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大夫以拒父而陰幸  
膺其父於人子之心掩耳盜鐘爲罪愈大又云遽然與師以  
於先君而不當立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輒雖已不與謀  
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  
欲臣子之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  
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  
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

見其也方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軌

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軌

之食為非義也語類子路只見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

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問如此他道食焉不避其難却

曰然○忽開編再問夫子之為衛君子貢人質於夫子而

出曰夫子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之先據正理以答曰必也

乎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之先據正理以答曰必也

果得柄於衛亦只此乃其膏肓之病未易救藥然使夫子

要放過則他無可為者朱子謂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

不可仕與不可仕在子路可以自喻而惜乎不能也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三子路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語類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

君民並耕之說之類按此條須看之類字謂遲當亦如許

行自有一種說話耳非謂此條須看之類字謂遲當亦如許

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世之說○新安陳

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開之已施拒之矣○說統不如

非不及也只是不似意如云吾儒之學術別有在與老農

老圃不相似云爾○字須與提看○愚按老農即合下

小人吾字照三上字○字須與提看○愚按老農即合下

包孕五字中所以曉遲者已至末節待因其處出或未喻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小

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

南軒謂孟子所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本此意按

彼以體統言此以學業言須辨○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

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居去聲夫音扶稼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

益各以其類而應也慶源輔氏曰在已者皆盡其道在下

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蒙引此教以學大人之事是

未仕時說話○按此即孟子○大人之事備矣○意○說統夫子

把三上字與小人對說見得士君子自有一種大學問若

只在自已身上幹○便自私自利○全要大人經世大學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三子路

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顯奴才○若說

壯行有禮猶是空談得仕隱合一處方是聖賢學問○輯

語上○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

天下○紹開編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三句才不說要

效○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義示之

玩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義示之

素而代原以力假之信大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義示之

信出於中心而信大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義示之

用情各以類應益有不期然而聲者○笑貌○義信則不

此可見大德而信大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義示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去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

言也語類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

耳目所見如小夫賤隸間巷之聞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

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

讀詩而誦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修

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

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使於政不達

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言於事

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

盛衰治亂之得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

之於政猶和平則不至於怨怒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

有得則能言○案引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

當行而行之或行之而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

當行而行之或行之而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

當行而行之或行之而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

當行而行之或行之而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

當行而行之或行之而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

歎可哉勝

○爾疏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  
在教令其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  
亦不從也○爾軒張氏曰從違之木不係於金係於所以  
示之何如爾○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  
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蒙引此訟字只是退有後  
言意○爾勉錄令固不可少標準却全在自身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

相似故夫子歎之。蘇氏曰按世家是時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在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三

子路

五

敦復堂  
課本

國野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知出公奔宋皆死於越又曰衛之啖父不父子不予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或問小註此等意在夫子口中要渾然不露按集註序亂字所該自廣○稽義伊川曰言兄弟者以其相似也○說統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爲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按一歎中自不無此等意只就兄弟衰傷今思古言有盡而意無窮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

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

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系其心也語類問公子荆善居室無甚高處聖人稱美

何也曰公子所爲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爲居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了荆自合而完完而美須

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按爲居室只借此一節言文集云居室猶言處家事○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遽先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驕而不

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良樂陳氏曰士庶  
 之家多循禮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子  
 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新  
 安陳氏曰由合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  
 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  
 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蒙引台者初湊聚而未備

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而文生矣。故曰美三有字。指室中百凡器用度而言。

惟知足故能循序而有節也○說統荷者猶俗云將軌歇

底話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愚按三箇「字」從公子荆意言之。間歷歷形容。正夫子所爲嘖嘖稱善。○義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十三

子路

末

敦復堂課本

府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公子荆始有時便道苟合心已足了更不求完美特其世祿之家又能撙節日引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公子荆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故夫子稱之且亦以風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

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爲全美是爲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

之則吝心生。○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荷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內註朱子之說，則

該備矣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曾氏曰：孟子云：雞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  
始謂是與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爲常談而置之。則  
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  
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  
不可以有加矣。○義庶此見聖人萬物一體，康濟之心，無  
時而忘。故見衛民之庶，不覺發歎。今人一膜之外，痛癢不  
相關。庶不庶有何交涉。○韜諂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  
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  
無舊德而思振興，有美有刺，有聖有賢，下文兩問，何加富  
之教之。此理固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  
生出。○說統想夫子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口。由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按民爲邦本，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子路

七

爲民天。民生之蕃在庶，而民之所以得遂，夫蕃其生者，却  
在富。故富本不足以盡爲治之道，而就庶而言，則不可不  
急加之。以富此夫子之所以因問而答也。○述朱田如一  
夫授田百畝，里如一夫授宅五畝，有田出穀，粟則不饑，有  
里出桑麻，則不寒。二者是開財源之事，薄賦則省  
兵役，薄斂是輕征稅。二者是節民力，節民財之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語類  
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食無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  
而教之。○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  
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  
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  
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  
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  
之，則人心無自而明。禮義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  
皆不可廢。○輯語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實不同。上既字

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人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  
虛。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渠魁富之緊粘既庶。教  
之緊粘既富。故集註皆先從反面透出。加字緣出庶何以  
必須富。以庶則難富。庶亦易富。庶尤不可不富。故既庶則  
加之。以富。富何以必須教。以富則難教。富亦易教。富尤不  
可不教。故既富則加之。以教。要皆既庶後所不可緩。在設  
施固自有序。然聖賢仁天下之心，自是一齊都到。又曰庶  
在民。富之教之全在上。富不在上，則點者必操奇贏以謀  
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不自上  
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爭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  
相倚伏。教愈多而俗愈敗。○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  
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

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

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子路

六

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

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冠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寄以三事，謂審其生制其產，

復其性也。周禮重民數，孟子謂民不攻聚矣。後世亦以生

齒繁衍戶口，增倍爲養民之教。爲吏課之最此庶矣哉。之

教夫子因適需而有感也。既庶矣，須有以富之。既富矣，須

有以教之。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庶教三者，君師兼盡之

事。王道之全也。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如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爲優庶。且富者教則安在哉。  
明帝太宗僅修學校之彌文而已。何補於風俗之衰。盛民  
德之澆淳益出。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爲教在民。所謂天  
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此教之實也。是故  
三代而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  
治與教分。師道在下如孔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  
道絕無。上下之所從事者皆不出其彌文而已。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

成也用之暮月者也堯舜之造三王之政舉而措之天下無難故暮月而已可也雖聖人亦必三年乃有成功三年

計成功之時也故唐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則大比乃可以

蓋若數一二矣夫豈患其難哉暮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

占而乎其設施之序固已前定語類聖人爲政一年之

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

行民服○暮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

底撒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說綱紀布置必三年方

可有成也○兩軒張氏曰暮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

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暮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東陽許氏曰暮月而可謂與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

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已可謂是治法立有成謂治化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三 子路

行○葉氏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

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

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兩肅豚弗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

其是三年之久哉○困勉錄先儒謂暮月三年等語俱當想

入三年不得三年中事攬入暮月之意○說統此非聖人

自擬用世之效乃聖世之終其用之意○當時亦有用人

子者惜不能久故云苟有用我暮月而已可也○然特僅可

已可也中有一已字則可知也是已試之驗只望世久用

以要其成耳○按二語體勢參差微作頓折此論頗不爲

○周季侯曰夫子實實見得當時局儘可挽回故對

於暮月三年之間定攸程期非只以此解累世莫殫之

也語意蓋

重三年句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

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按此語亦不必泥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上聲去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

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

乎其近之矣需類問集註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

之事曰大槩論功如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成說聖人便

得如此自是善人便不得如此此自是善人便不得如此

到此自是善人便不得如此此自是善人便不得如此

來海內庶富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

也便有效如陳太邱卓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聖人

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斯來動斯和善人定是未能到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三 子路

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

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

人論功効亦是大槩如此只合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

何何必較他優劣按此可見聖人上之刑殺去殺是民無

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上之刑殺去殺是民無

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可以勝其殘所以可去殺

相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

問編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述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

善而不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述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

厚幾致刑措爲有此氣象兩故曰庶乎近之

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此其有代則賢

之與不肖何至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

然乎噫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也此高惠文景之

外所以若晨星之落落也

○蒙引誠哉是言蓋言善人爲

邦百年實能勝殘去殺也

○蒙引誠哉是言蓋言善人爲



如饒氏云微寓不足之意便與末句神氣不合但須說得  
有分寸耳○輯語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神○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  
味不盡猶聞大息之聲

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按此即暗含下章意

###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  
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  
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  
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

### 論語集註本義滙粹卷十三

子路

主

讀本

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紹開繩或問蓋以明德新民之極  
致而言固有此理然謂必如此而後可以言仁則恐成康  
亦未易當也故集註只云仁謂教化浹也語自有對  
論仁則固是天理流行無一物不體論天下大勢則教  
既浹如一氣周流斯天下之仁矣按此只以大致言極得  
○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貴徹底意  
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其薰蒸透徹融液  
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生  
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髮膚不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  
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格亦是堯舜  
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西朔南聲教無處不  
貫徹方是堯舜政治之仁○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  
非仁心之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  
所不能及矣○四書通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  
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  
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微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集解此仁字與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之仁不同元氣

周流旁皇周浹上下通為一心內外合為一體而融如  
如更無不徹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故無論世無王者無  
望於仁即世有王者亦必俟重熙累洽然後可語於  
仁如有字乃逆從仁字實地想此非懸空想望之詞○或

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

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

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按有

說得化行仁乃化浹此以見集註下字之精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精義楊氏曰有規矩而後方員不欺未有無規矩而能正其方員者也○或問見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發也○義府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 論語集註本義滙粹卷十三

子路

主

讀本

也上正其身下正其民皆是也此章言正  
人所該者廣前章言令所正者下人而已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蒙引家臣見大夫亦  
朝朝其母亦朝也家臣之與大夫自是主臣馮厚齋謂朝  
即僭禮之稱非是且此是記者之辭不是冉有語何可接  
此作晏晚也蒙引謂遲也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泛  
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  
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  
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

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或問：或者以為此季氏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孔子為不知者而微諷以正之。如何？曰：此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存而考之可也。按此說似為未子所不取，後更訂集註時乃仍用此說。可見朱子之心甚虛，學與時俱進，今之足已而護前者，可愧也。○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語意與魏微獻陵之對畧相似。唐書：魏微傳：太宗文德皇后崩，引微同升微熱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微曰：臣以為陛下望微獻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獻陵太廟，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三 子路 三  
宗母陵也。蒙引：天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望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其所以正魏徵欲太宗不當望昭陵而望獻陵大畧同也。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魏徵國政不當議於私，冉有亦恬然不以為怪。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曰：言之不獨警季氏，恬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集註正名分之意，便是作春秋心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或問：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

○蒙引：定公問一言與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亦必由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哉？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微諷之分，有無限好事，有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愚按：定公以一言問，夫子以一言對，關鍵處正在兩邊首尾回環。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按：人言只是君臣平舉着兩為字，見得惟須至下節始見在本。為之斯難，夫子述之意自重在為君。然亦節只微分主輔可耳。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三 子路 三  
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精義：為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則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幾乎？大禹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舜之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為是而已。○西山真氏曰：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敢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樂石也。○蒙上節人言君臣平舉，夫子却單擧為君難，折醒知字。此正所謂一言也。集註戰兢臨履無一事敢忽，全是知字中實際，不是空空一知。凡一切興邦之事，與其可以興邦之理，莫非知難所致。然因一切興邦之事，與其可以興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翼註惟言莫違正自言為君可樂

註中一他字便明○係難唯字與他字暗對一唯字中有包却無數可樂之事而不樂者專其樂於予言莫違也者極其樂於予言莫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

日詔未有不喪邦者也語類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梳合

一言喪邦其他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下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三子路

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公劉好貨

太王好色之類○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只是平無些子

前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

喪邦亦不可又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

違猶自可故又分兩段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

分毫有偏○說統以唯言莫違為樂只是一味喜臣下奉

承有不計其言之善否者故夫子把兩路相形出來跌重

在不善上如其善二句不過引起之詞不亦善乎語意如

云猶之可也○此特畧作縱步須識得是為樂莫予違

者說法則從處皆檢○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

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己之人為可畏

三子之徒庶其少悔而魯共或與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

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

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與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待之惟其言而莫予

違則謏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

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說統邦之興喪

肆固矣然章內兩為君字是漏柄兩人之言曰是眼目見

得德之為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

以聽人主之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與邦底機括主

心自持其樂便是喪邦底機括其與其喪全在為之者何

如耳與人言有何干涉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著落愚按

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著落愚按

言作一轉關方是對定公

一言之問正拋撇不得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二語本精義謝氏○謂類問夫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三子路

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大次第葉公

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

論矣○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

求其說且來則必有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謂為行而

效如此乃所謂政也○蒙引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

者之說非偶說也○必有以致其說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

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說

來之效耶○尹孔昭曰近說而遠不來恐涉於驕虞之私

遠者而近不說恐涉於虛聲之附合遠

近皆載政而行合說來皆以政為驗然必近者說而後

遠者來也○需義范氏曰欲遠者來必自近始葉公之治止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近說遠來之道也○葉公問云夫

子所以告葉公者當如謝氏之說范益其餘意耳○家語

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葉公問政子曰

政在說近而來遠○此論於楚為切然只人樂說較渾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著

葛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

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稱義范氏曰子夏之

則求易成見小利則圖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

致天下之大利故不見小利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止

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巳則無不達

矣見小利以為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途如天地之利萬

物無有不和大事豈有不成者哉謝氏曰與四時俱者無

近功祈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

無見大之理○晉軒張氏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

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狗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

害大事不達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達為其可

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愈

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三 子路

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

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存疑為

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一

二日就要到必無序句意尚在欲速內○為政復以遠大自

註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

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免於饑寒畧能敏於不達為

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止小康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

不成○條辨病根是欲字見字不好若謂速則不達豈當

速者而亦遲之乎若謂小利則大事不成豈當小事而盡

弃其利乎惟一欲速則當緩者亦速而急遽無序矣一見

見字生來○上是戒辭下二句正推其當戒之故援以上

皆兩開平說夫子語意是如此○變峯饒氏曰見小與欲

速相因才要速成便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

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蒙引本是

兩開說非謂因是利其小者故欲速也然嘗驗之天下之

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疑問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為政大病病豈惟

為政凡人就不犯此二着才做一事便要速成便求小利

其究也草率疎畧中間不勝其抵牾而無窮事業○程子

竟困於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達不達之說也

日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教子夏

以來為政者皆未免

欲速見小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按直躬謂直身而行固

只此二字便與下節相銜○宮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

父竊羊而謂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三 子路

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

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晏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

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此即葉公所云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為去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曰是日是是非非有日有無日無日直直之常也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

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

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五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此層說情○  
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其父豈人之情也哉逆而  
為之曲就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其父豈人之情也哉逆而  
真情乃所謂直也豈有以天理而為直哉或問楊氏之說本  
父子相隱直也豈有以天理而為直哉或問楊氏之說本  
平人情侯氏之說本乎理今試以直處之則所謂情者近  
體而不易見所謂理者近於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  
情而不愛之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也耶苟順其情而皆  
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也耶苟順其情而皆  
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  
石碣之父子皆拂其情而陷於曲矣而可乎哉按此雖非  
正旨然得此辨駁愈見天理  
人情必須兼說乃為穩密

惡為黨葉公以誣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  
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  
說起而仁義塞矣○雙峯饒氏曰父子之恩於理當相隱  
於情亦當相隱故以順天理為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  
子相隱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因勉錄情  
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真人情內之天理  
乃是真天理外之人情乃是偽人情外之天理乃是偽天理  
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  
情之至○愚按直在其中集註先下不求為直句極有義  
味彼以子證父者正坐此中求為直而不知其悖理逆情之  
甚也○邪疏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今律大功以上得相  
容隱告言父祖者八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  
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  
此言毀譽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  
豪喪其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耶此層警曉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說理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  
心如居處恭才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自誠身而言  
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又曰敬專言如儀貌以  
敬偏言之只是主事按此敬字正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發  
於外者比主乎中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  
於中者却是本按此處只宜開說平說不必申通推原○  
精義伊用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  
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敬之無敢慢而已然  
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此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矣按此專論執事敬之與仁相關然之夷狄不可棄  
三項自是平說不必因此條專重主敬  
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精義范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坐如尸立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不為容止  
而已非情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無不敬  
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之進無  
有內外兄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為道夷狄之國雖無禮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五

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尹氏曰三者固皆為仁之方君子  
不可以須臾離者也豈以夷狄而棄之乎○語類問若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時私心更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  
便是道聖又曰這箇道理須要無私心若無私心當體  
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三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  
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  
不該便是一箇無容處○問難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  
敬著下一句方權同得○問難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  
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問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  
箇道理在夷狄也是這箇道理○此段須反求諸已方有  
工夫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不敬時如何不  
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不與人忠時如何  
忘而不不知其不可棄而况之夷狄未至於夷狄猶且與  
棄者乎○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  
貌上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此  
為事便兩非所以着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親人猶  
不可容些欺偽所以着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

無不存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於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於執事上於與人時能盡心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程語恭敬忠各目隨地而後會通處只○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慶源輔氏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睟益於一身遠而洽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三子路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聲去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精義謝氏曰行爲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爲而能爲者也○語類問兩句似不連續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惟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何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強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爲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爲行已有恥則其志有所不爲也使其才足以有爲○語類問行已有恥者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以不欲也下又言其才之有爲此自須作兩件看見得有志又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綱子起今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綱子起今士人墮所不爲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父何大事之有○或問行已有

恥爲使不辱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耶曰是二者反之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謂爲實自得者正謂此也

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語類問所以能不辱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爲此蓋因子貢有專對之長而欲充其所未至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宋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二等而聖人未以爲士之

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峯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無其能故以爲士之次○愚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三子路

光於四海豈止爲族黨所見稱今但見稱於族黨而已其於孝弟當尚未能做到至處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若經族稱弟不日宗族而曰鄉黨蓋孝可推於宗族弟可推於鄉黨也又要見孝於親而宗族稱之弟於長而鄉黨稱之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信於外乃實德之徵也故可以大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

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精義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  
算亦作筭

語類文振舉程  
子曰子貢欲爲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

行道也。爾新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雙峯饒氏曰非

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述朱如語類所謂鄉愿及善人是一輩說若鄉愿孔子以爲德之賊豈肯將來與狂狷對說放語類云若鄉愿則無說矣其意自見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精義謝氏曰狂者有驍等進取之心所見常過於所得如曾皙是也狷者過於不爲不善若不受謝於嗟來其狷者之所爲乎或問楊氏侯氏以狷爲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謝氏之說得之○需類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虛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子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之志而所為精者有狷者之節也。狷者，有所謂也。此極難得。○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而今面而人，都恁地衰微，事都不力，便做惡也。彼不得那大惡所狷，方可望。○問舊註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貴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餘貴之。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任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剛介，有根脚底人，定立不住。○聖人說必也狂狷，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才，說必也狂狷，以狂狷者，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員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此條乃舉其與狂狷相反者，以破世俗之疑。若誤認作必也，而非矣。謹厚之人，自是謹厚，忠厚之人，自是忠厚，人善人之流，亞也。」

○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進而行之，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狷，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狃，則中道庶乎可得矣。○索引：狂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狃，則中道庶乎可得矣。○索引：狂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狃，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子云：「狂者，知進而行之，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狷，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狃，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子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也。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弃也。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或問小見，微頭徹尾。○聖人善夫南人之言，則所以警夫人者至矣。○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至而可？巫醫雖賤，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生死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所以警人者深矣。○按：聖人就南人之言，以見無恆之無一而可，即南人亦不必專為巫醫起見，聖心之包括一切，更不待言，但就巫醫言，自有不可以無恆。」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思得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弃也。

常處故註內特與分  
明然非書旨所重

###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也宋子本義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承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也如送羞辱與他不知其所自來也○語類承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說統此與方言互相發明契緊在羞字上以此點動人良心○或字有其來無方稟然

###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子路

三

課復堂

意亦畧通

語類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唐荆川曰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所謂占者豈是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所謂占者豈是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為神明失矣幾微味矣二三其德取羞而巳而尚有可甘故提一占字打動他以見苟知無恒之必取羞雖欲不恒而不可得矣不是教人如何去占也○按占字承上在此二語玩味當自惕然知警○朱子所以云只是不讀書之意○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以無恒也

###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存疑和與同相似其

###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子路

三

課復堂

上同全是私意和是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以為是之同是心全在於道此倡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意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是彼亦以為是故曰有阿比之意要知和中有不能相合之意道理若不達與故曰有阿比之意以為是者特一時所見之偏不以為是者雖與不同其心極有分曉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乖戾之心註下箇心字極意字亦不吝言但私意相阿奉者五味相得為和以水為同○或問呂氏蓋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引以為證也蓋此所謂直指君子之和小人之情狀而言無乖戾之風若小人之意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公上

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公梁邱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語類問諸說皆以和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和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君子之和不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公底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相與阿比然兩相和而不可分荷同小人只是微箇私意故雖便至紛爭而不和也○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看和同自是相反竟以則字代而字亦得然味本文語勢却自有一折○轉語不同正所以員足君子之和分閑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三 子路

完

課復堂

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  
和而內不同亦非常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或兩件便  
有弊病○和自是不同正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  
然和自和之義不同自和與小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愚按論語只一和字便足與小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然和自和之義不同自和與小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從對面互勘方得本面真足非以和而疑其為同一  
同乃益見其和也此本面真足非以和而疑其為同一  
宜如南軒竟以則字易之但本面真足非以和而疑其為同一  
請君子於小人亦不獨同於小人亦不獨同於小人亦不獨  
不和於君子亦不獨同於小人亦不獨同於小人亦不獨  
子小人情勢都助盡然非胸有全史不能領會○紹興編  
宋杜韓范富四公爲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  
昭歐陽文忠嘗論四公爲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  
小人乃証以爲黨何哉蓋號爲君子平昔持論固不苟合  
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必同如曉得必同絕請  
因小人之所不便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爲黨雖  
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肯苟同於君子心非無欲  
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漸而生矣自漢而清  
而宋黨禍每皆然故君子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  
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之二言君子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  
大分也使人人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間則可以無漢  
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爲不獨切於學  
者立心制行取舍之失而歎其亦有 ○尹氏曰君子尚義  
益於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鑑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

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

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人不容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君子故皆好之未可也

者好之知其可也○以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從其類故善

也以不善人惡善人若善人皆善人則皆好之何善者

人皆不善人也則皆惡之何善者○或問小註子貢語病在

一皆字各曰鄉人其中善不善皆都在內夫子下箇未可字

見一鄉未必皆善人一鄉未必皆不善人○鄉人皆好一

問子貢已隱入鄉愿窠臼中矣皆好不可求之皆惡非本

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愿便無立脚處○愚

按子貢亦未必遽入鄉愿窠臼但以古者取士於鄉則以

皆好爲賢自是子貢本意只因夫子未可遂遷其說於皆

惡渠意中亦以爲皆好未可豈皆惡反可則未可之答當

亦逆料其然到得夫子指出善者之好來以不善者之惡

對不得○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

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爲未可惟鄉人之善

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

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合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厚

齋馮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若也○厚

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

○愚按不如從上兩未可作轉語末句着一其字分明是

兩途合併以此參彼語極其意極密集註交互說來最得

其指○徐自溟曰好出於善是鄉而觀之以法惡出於善

是逆而察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又在

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西山真氏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

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勝故不矜勝者不矜勝者不矜勝者不矜勝者不矜勝者不矜

形則意者形則意者形則意者形則意者形則意者形則意者

我如思者我如思者我如思者我如思者我如思者我如思者

此便如思者此便如思者此便如思者此便如思者此便如思者此便如思者

常便如思者常便如思者常便如思者常便如思者常便如思者常便如思者

不疾則自然不疾則自然不疾則自然不疾則自然不疾則自然不疾則自然

驕私存疑驕私存疑驕私存疑驕私存疑驕私存疑驕私存疑

能勢位氣象能勢位氣象能勢位氣象能勢位氣象能勢位氣象能勢位氣象

同以處人言同以處人言同以處人言同以處人言同以處人言同以處人言

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

欲欲滿則溢欲欲滿則溢欲欲滿則溢欲欲滿則溢欲欲滿則溢欲欲滿則溢

之泰而疑其之泰而疑其之泰而疑其之泰而疑其之泰而疑其之泰而疑其

子辨之志常子辨之志常子辨之志常子辨之志常子辨之志常子辨之志常

畏之意終在畏之意終在畏之意終在畏之意終在畏之意終在畏之意終在

此以泰與驕此以泰與驕此以泰與驕此以泰與驕此以泰與驕此以泰與驕

以驕與泰合以驕與泰合以驕與泰合以驕與泰合以驕與泰合以驕與泰合

遲欲而後肆遲欲而後肆遲欲而後肆遲欲而後肆遲欲而後肆遲欲而後肆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曰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

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又集巧言令色剛

殺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處防患立心之一

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

為近耳雖有此實正須實下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求仁

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

問剛毅木訥四字要像出仁體來則無是型也○語類

不軟不屈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

只是箇剛毅蓋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

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體質堅強守得此物故曰近仁

○存疑剛毅是堅強不屈就體上說毅是強忍就物上說木

是質樸就容貌上說訥是遲鈍就言語上說○蒙引訥者

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

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

為近然非論其學問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

合於仁矣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性之本然惟上

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偏其不墮

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

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論語集註本義

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絮然而宣明

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由資質言之固於

仁為近由學問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存疑無私欲

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私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

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於心存而不

放為近此全是天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

○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辭之遠於仁可知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精義明道曰切切如體

語類問如何是懇到詳勉底意思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

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詳細相勉方

有相親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

之意



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

之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也惻者勸勉詳盡

而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語類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

氣象故告之以切惻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

之朋友切切○語類兄弟怡怡聖人之言是地也○勉齊

黃氏曰所謂切者猶深於詩書禮樂之理必有溫良和厚

之氣此士之立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

路負行行之○雙峯饒氏曰切切惻惻怡怡之意常少夫

子所以箴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紹

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紹

問編切切惻惻怡怡分看則切惻是一意怡怡是一意○

看則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也惻者勸勉詳盡

已足露其直了特發於忠愛而不覺其有訐殺之病○

惻惻勤勉詳盡而不強其從比切切已稍有婉轉之意○

怡怡則純於和矣此三言之序也此三言皆子路所不足

蓋子路氣稟過剛其於當直義處或不能切切惻惻以盡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子路 聖

其義之委曲其於當直義處尤不能怡怡以致其意

之故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

而友王義切惻為宜若兄弟然恐其混於所施故又別言

朋友王義切惻為宜若兄弟然恐其混於所施故又別言

容正須善會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

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漢氏曰白虎通曰

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

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

入教學立春而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

有所教矣○語類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

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具舉

○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

未兼務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未也

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後可即戎其可易言哉○仁山金

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金

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之義○耳目金

之節○紹問編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

弟忠信至於三年而後可以即戎○語類問集註先只云教

可以即戎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為即戎而教也言

善人者見為之有本無識心愛民不能行也○若桓文之節

制乃是為戰而教豈真知所謂教者哉○論語述古者齊

兵於農比閭族黨之規即伍兩軍師之制故教民於平時

便可即戎戎於有警而非善人在上以忠信禮義日磨淬其

民至於七年之久則即戎固未可輕語也○若夫以不教之

民而驟之戰鬪直棄之而已矣○語類問集註先只云教

有即戎意在即戎是句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癰疥皆

殘忍之所為若說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

亡也而遂打○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

方見亦可道理○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

其作為如何乃有益○精義楊氏曰善人教民七年之久則

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

年果可以有九年之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問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以智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講要功利此與善人教民不同若善人教民必須是七年○厚齋馮氏曰古者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按此說亦近似然未可深泥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教而驅之戰則是弃之死地而已矣○王遵嚴曰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謂教民其間雖詳其要可得而知也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義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者是矣為教如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逆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

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語類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暑無建

明豈不可深取○口義原憲之性僻介他說人當無求於世但世間之穀皆不可食這箇有取便是道分明求道於意故答他說穀不是取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祿乃取如此說道體方完全蓋以徒祿為恥在我者便有一箇末諸已不求諸人觀變通融底意思而猶介之性可以渾化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而歸於中道矣○按以上依本文語憲之簡介其於邦無氣平說下乃發明夫子立言本旨

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

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

進於有為也或問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不為者

恥矣特欲贊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

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

之羞未免素餐之愧故以是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

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

○語類邦有道之時不能有一有守有為然未有不自守

而能引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則難於有為在眾人則難於有守

自當時原憲問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

以有守為重按此又推出一層為學者說法非正指○精

言只一穀字寫盡千古庸人庸夫貪位嗜祿碌碌無能情

狀不能有爲不能獨善  
兩般情事一樣心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  
欲也然單言之則爲好勝如伎克克伐已之爲勝敵勝已之  
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  
怨欲有公私食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  
舉互言則克伐者固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固已所  
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雙峯饒  
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  
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末勝  
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按此歸根於欲儘  
可然本義只是這殺得在○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  
治不行只是這殺得在○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  
他氣昏力弱沒奈何如此日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二

課教復堂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精義楊氏曰克伐怨  
難制有而不行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又奚克伐怨欲之  
有哉○語類問可以爲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工夫只  
是用工淺在○問不行曰不行只是過在胸中不行耳畢  
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若他在裏譬  
如一株草剷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  
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剷去若只是在人  
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  
身上病痛開時自謂都無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

曰問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剷除去莫  
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剷除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後自  
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然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  
常剷去之才發便剷剷剷剷剷剷剷剷剷剷剷剷剷剷剷剷  
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遇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  
未得爲仁○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便趕出去法  
則禍根絕矣○今人非是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  
片者按此制使不行之所以爲難○若見得本來道理只  
自家身上是勝箇其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  
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  
一齊退避○山門如見大寶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  
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翼註仁則吾不知不待四者  
與那渾然天理自無私累者不同○程子曰人而無克伐

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

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三

課教復堂

精義伊川又曰人無克伐怨欲便是仁也只是原憲者一  
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耳子曰可以爲難矣此孔子  
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發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  
也○或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  
之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  
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行也  
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芽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能行日  
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萌蘖不  
平之意乃日發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  
而不能以自存矣必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  
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語類程子說原  
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大問如非有道  
數邦無道穀恥也失問那無道同不當受或曰四者不行  
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也須着較量或曰四者不行  
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  
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招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

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

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

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論語述君子以道義律躬其言其行一本正而不為詭隨理當如是也然若唐虞之際禹皋稷契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豈無嫌忌言行一轍而孔子當春秋之時雖行不可以少貶而言不可以不孫如與陽貨王孫賈問答渾融委曲却又是相持之宜其在後世有道之時也否則行或與汗而言多亢激其不至於取羞而賈禍者鮮矣○精言此是教人因時制宜之然則為國者使士言道為處無道而發尹氏義自是正旨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四 憲問 六 敦復堂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精謝氏曰本深而未茂器大而聲聞有德者所以必有言也精楊氏曰自得於中則其發於外也必中故必有言○蒙引和順積中二語本樂記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自和順中來○紹聞編有德者必有言一則涵養深厚而心氣和平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一則孟子知言謂心通乎道善言德行謂於此理身有之則其言之親切如道已事所謂仁者心無私累兄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有德之言是也

氣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峯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按理○尹氏曰有固如是然本義只兩開說不必分別等差

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則必無德矣豈但未必有德乎○精言本文劉然下四箇者宗明明是四樣人此有德彼有言此是仁彼是勇不可混合為一必有是斷然可信處不必有是確然難信處但聖人語意虛活不肯說然故不曰不必有而曰不必有實則判然分開正見本意愚按此於理亦得但本文語氣畢竟內註為審細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廋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五報反疊土履反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四 憲問 七 敦復堂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事見左傳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精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

憲問

八

課本

禹氏曰南宮适賤力而貴德知德之可尚則勉進於德矣  
 其言之善也謝氏曰南宮适知以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  
 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必有目擊而  
 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按或問以謝氏說爲過高不  
 實然當時相對情景正可思適之所以出想亦當有微會  
 處○語類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曰禹稷之有  
 天下羿羿不得其死固是也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  
 下者孔子終身爲人是有德如羿羿而得其終者  
 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  
 其效之在彼日此意思較好○又集問爲善則福報爲惡  
 則禍報其應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爲自  
 如此耶曰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  
 是富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按此條  
 是集註本義○或問此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從從程  
 子范尹之說亦善按程尹大意與范氏同罕言命又別一  
 意故或問亦作兩岐說○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  
 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爲  
 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  
 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南宮  
 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  
 亦知言哉○震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  
 子其所以問世情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  
 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  
 氏少蘊曰是時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就  
 非欲爲羿與稷者按此概論自可如說氏等指三家恐亦  
 非南宮之意○義府讀書須古人語脈如此章若匆匆  
 以崇德結力蓋過去連聖人一贊全無意味了看他說羿  
 稷不言其德而正精神而相射處夫自古以詐力取天下  
 者多倚他人爲爪牙且或以長世而羿羿自負絕世之技  
 力無倫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射者  
 雖冀多力勤尚不免水旱之憂即謀一身且不足登庸符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

憲問

九

課本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  
 不仁也○語類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  
 不得白也○或問仁與不仁當以心爲說而范氏以君子  
 之行爲言則於聖人之意有不盡矣按此集註所以取謝  
 氏之說○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少有間斷便是仁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義理然或少有  
 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爲物  
 欲所蔽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潛室陳氏曰此君子  
 小人指心術而言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  
 小人之心既無縱有隙尤暫見失不勝其私意之微毫忽  
 有不存便是仁不仁故資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  
 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微毫忽之隙稍  
 即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無怵惕惻隱之心然善念乍動  
 而猶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  
 吾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仁指心言非全體之仁也君  
 子或一念一事不在於仁亦只是一念一事之不仁不是  
 全體都不仁小人則喪失其所以爲心求其一念一事之  
 仁不可得也○愚按但說君子仁小人仁尚是兩頭語  
 讀此章書須識得說君子之仁偏從不仁剝入說小人之  
 不仁偏從仁剝出一邊是不應有而有一邊是自以爲有  
 而實未有曰有矣夫警之亦勉之也所以望君子者至曰



未有絕之正惜之也  
所以痛小人者深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饋之愛也語類愛之而弗勞是姑息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便不欲却他便是某姑息處乃非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誨時惟婦寺愛而知所以為愛也

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楊氏曰愛之不以姑息則不能勿勞忠焉必善道之則不能勿誨尹氏曰愛其人而欲成之必勉之以事業忠其人之欲曉之必反覆其辭說或問蘇場尹氏之說皆善然聖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為愛忠而不誨者之不足為忠則三說者皆未及也述朱玩朱子意要於能字勿字平字虛處看神見聖人為反跌語氣凡慈父忠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十

臣有忠愛之心者雖欲勿出於勞誨而不能誨意方緊不徒以正說平演也○或問小註勞誨乃愛忠自然之理能勿二字若連讀勞誨二字便呆須將勿勞勿誨連讀能乎字便活便○度源補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輯語人不思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術才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漑乎○愚按禽饋之愛非愛婦寺之忠非忠只愛愛忠字認得真便自有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之理勞誨即在忠愛內講求亦即從忠愛中自然流出非另有一番作用也蒙引云味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條辨云聖人捉羅人正以理勢之必然而離世

之不然者此最與或問意合而集註蘇氏之說亦彙括其中

○子曰為命裨諲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

裨諲之反

裨諲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畧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探討典而以義理論斷之○困勉行人掌使之官周禮大行人錄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行人掌使之官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修者去其繁以觀諸侯子羽公孫揮而不厭○翼東里地名子產所居註勿以飾字作文飾恐礙潤色地也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十一

十一

敬復堂

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傳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善為辭令裨諲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集解草創起義也規模間架都是此時立然未必皆合於典故當於義理討論則事理俱得矣然詞語未必不煩或煩煩者修之簡者飾之則大槩得宜矣陳出義化匪歸雅則文采斐然可觀矣孔子言此蓋善之也○補義范氏曰鄭小國也其為命令必更此四賢然後成故鮮有敗事此可以為法矣以天下之大命令不

可不慎賢八不可不衆多其若無人則是小國之不如也  
謝氏曰當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紛紜難息  
暴國之患况鄭小國也謀之可不慎乎○語類春秋之辭  
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  
當處便轉○語類編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術未嘗有已  
也故世叔討論而神謀不以爲辭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  
爲羞惟不自用而各盡其長此辭命之所以善也則大  
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此本洪氏說○以上數條皆照  
本文平說是正指○或問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  
衆賢各盡其用此子產之功也○雙峯饒氏曰裨諰想是  
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  
行之官熟於應對故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  
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  
則全美矣按此從或問側重子產說○裨諰此與左氏所  
載不同彼以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衆賢各盡其  
審精密爲主開首揭爲命下四項平列無側重子產之意  
按本文及集註義固宜爾但是時子產爲政而總命之成  
與諸賢和衷共事裨諰鄭四十餘年不被兵革者子產也故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十一 課本堂

或問本左傳以立言自不可畧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  
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語類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  
耳所以爲惠人○紹興編子產告子太叔曰惟有用以濟寬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可  
見其政不專於寬然其實欲用以濟寬故夫子指其心而  
言之○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爲政黜汰侈崇  
恭儉作封疆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  
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  
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爲惠而  
不知爲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  
效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按此只帶言非本指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而改紀其  
政事見左傳亦賢大夫也○仁山金氏曰夫子在時子西未  
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或然不能革其  
者舉之與子產管仲同問惟夫子不取耳  
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新安陳氏曰夫子非  
見其不知人不能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左傳哀  
公十六年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則其爲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之之辭○說彼對此言只置之不屑道耳重言彼  
爲其人不足奇褒貶也○條辨夫子於子產即其心而指  
之爲惠於管仲即其功而明其服人若子西則心與功皆  
無足取故置之於不論焉不能革僭王之號見他大綱便  
錯了○沮昭王用孔子則又蔽賢此皆心術不正處其後卒  
召白公以致亂則功不足以償其罪矣是他本末皆無可  
觀按此亦就集註申論之若本文只合渾還一箇外之之  
辭便了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十一 課本堂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語類問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註  
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  
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援人  
起下文語○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  
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  
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

敢拒者即此事也。孔子所謂管仲奪伯氏邑段，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得口，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難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此亦帶說非本指。○東坡論語解，管仲之於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尊邑而人不怨，功之至者也。吾嘗以爲北伐山戎，南服楚夷，而服伯氏，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徐澹不重伯氏，自知其罪，亦不重伯氏，能安貧舉三百以見富之難忘，舉飯疏食以見極於窮約，舉沒齒以極之終身，而總歸無怨言，以見仲之功足令人心服，聖人因仲之功難枚舉，故特舉此事，把難服者來說，以該之。愚按此畫家反托法，極言伯氏之無怨，正極形管仲之功，故只用人也二字喚起，陡接奪伯氏邑，更不消說管仲之情自益於言表。○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末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南 課復堂

問也。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爲問也。王佐才而伊傅周召其人也。○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困勉錄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者其次，德不勝才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爲下矣。此章關鍵如此，愚按三段只是隨問隨答，亦不必定與組合。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楊氏曰：富而無驕，自好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安於也。○義分不能也。○語類：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畧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者，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者。○南軒張氏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即此益未知失無。

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怨，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幾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自得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不可忽之意。後難易本專就人情說，而人情却從事勢上來，故胡氏兼言之。然不可平看。○邵毛伯曰：春秋時富貴者皆驕驕則擬上逼貴，何所不至？夫子傷之，乃曰貧而無怨，乃爲難耳。若夫富而無驕，即稍知節制者能之，此亦無甚難者。而何世之富者盡驕耶？意在語外，按此於當年風厲未俗之自神，明間似較有義味，不得以其異於常說而抹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精義：謝氏曰：老有德之稱，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君子使人也，器之則天下無廢才矣。○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犬如此，故勢尊爲家臣，長者有能正己，則居其位而除其害，雖諸侯孟子言滕紀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南軒：魯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廉靜而短於才，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以其不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之爲大夫，則必至於廢人誦魯之意，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誦魯之意，愚然可想。○紫引：既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則亦不得爲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南 課復堂

經 177-211

於魯之大夫矣分明是說他不預職然意甚婉轉且見得他好處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新安陳氏曰合下章公綽之不欲觀之廉則潔清而不貪辭則恬淡而不躁性其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勝薛大夫○固勉終素靜自肅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肅靜便是短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指肅靜耳所謂才者只是指不靜不○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靜耳可歎○用遠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所短此君子所以患不人矣是之謂枉枉之是與於棄之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主聲

成人猶言全人近漢子集古人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子路獨問一箇成人蓋對不成而言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憲問

言也○今世有相惡者曰其則不成箇人○武仲此句方做得箇人成可見子路此問煞是十分緊切○魯大夫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短小多莊子魯下邑大夫性奸勇害刺虎齊人欲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而為人也亦成矣○或問必兼四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子之能而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憲問

文之以禮樂則集其長而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爲言下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人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類問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四子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才德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况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能不欲而不足為成人○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長而去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長而去做箇樸素子○然此聖人方以為可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証否曰亦不必証此只是集衆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愚按開端一若

中和之實外極其聲容度數之美氣稟學問中有此類處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微內微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亦至此方成其為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釋語文字中有分有合各就其為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其為知廉勇藝合之說也愚茲到得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知廉勇藝合之固渾然無迹分之亦粹然無疵功深養到時措成宜而人道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於是乎渾成大備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九 教復堂 課本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按本節只當照此并作夫子問語類俱未有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雙峯饒氏曰忠指授命信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翼註兩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曰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則雖實之故按此三者所以皆為忠信之實不必分析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精義范氏人者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有此三者雖不至於古亦可以為成人矣此子路所能也言古

之成人所以勉子路造於禮樂也○蒙引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子路之勇矣雖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按才知對上武仲冉求二項而言然思義授命亦不必泥定公綽下莊只渾說為得○輯語註於士節亦可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大節之為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是薄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發子路進取處○愚按所以既答而復言者提出今之成人只向世俗一種濫忍狙詐底人較量高低見此章尚有人心不致墮落但學道人如何便可敬服味其語意以為痛切今人所以為隱微子路亦可○蒙引云士文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為成人對士文而言也愚謂語意尚不止此明末高蘇生文於上節重而成字蓋不成人不可以為人有如騁魂異之林特孤行之性言乎人則優矣言乎成人則未也故必兼知勇藝而又文矣○禮樂充實者底於光輝雖未至於聖人亦可以為成人矣下節則重在人字蓋非人更無可言成有如操摩於形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九 教復堂 課本

迹彷彿乎中庸言乎成人則似矣言乎人則非也○教必利無苟得害無苟避而又久要不忘幾希者不至漸減勇於於不成其為人亦可以為成人矣此兩結○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或問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爲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之以備參考可也○語類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微子路說方順此言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按此見朱子皆不以爲定論只依前註爲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

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

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曰蘇氏得之矣蘇氏曰凡事之因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憲問 子

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

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

言不笑不取之名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

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

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語類時

者合說底不差過他時節○惟其時然後言所以人不厭

惟其人不厭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若其言合節

抑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精然此

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

其然乎蓋疑之也或問夫子疑之者何也曰吳氏得之矣

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共取豈能

皆善乎○語類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曰若

不是誇便是錯說子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

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

難却○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說以告

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

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如賈所言

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真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

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集解其

然二字一頓是承賈言而意揣之下○豈豈字乎字方是轉

出疑意來不合總作疑辭解亦不必如舊說分上爲微疑

下爲深疑與集註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語意不肖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憲問 主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

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

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

公鉏卽公彌爲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

御豐點謂公鉏卽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

臧孫入哭其哀出孟孫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

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成孟孫氏將辟除於臧氏臧

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

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馬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弔子以大蔡納諸其可賈再拜受



龜使爲以納請遂白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允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孫致防而奔齊仲尼曰智之難也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或問小註武仲得罪出奔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可也其據邑以請者以是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也君全在以其上見全是要君以不得請從之勢當時之人但曉得卑詞請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挾夫子此言以明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干以不順所范氏曰要君者無上語本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出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精義戶氏曰武仲出奔邪自執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故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諱古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

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

伐楚仗義執言此召陵之盟載左傳僖公四年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此城濮之戰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其

誦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上引二事以著其實故夫子此即二事以推其餘

言此以發其隱語類桓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爲事

主符河陽一事而已○問晉文諱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

爲晉文之諱集註謂伐衛以致楚師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

爲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急地不肯就正做去呂伯恭博議

論此一段甚好又曰桓公雖諱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諱易

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或問小註此夫子發桓文之

隱也正諱人不知處即是隱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同而

不知其處事之有正諱故發之正諱俱就其行事言不以

心術言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爲正○蒙引齊桓公正而不

諱對晉文而言也集註所謂心皆不正對王而言也○

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南征不復二

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

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論

桓文之事則文諱而不正桓正而不諱若較之王者表裏

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楊子居言

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於葵丘葵丘然葵

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諱

賤土之會挾天子以定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諱而不

正此九二公事之大者按此亦括於他事類此之中○吳

因之曰權以濟事曰諱晉文創霸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

心已識破霸者機關不可再與故其取威定霸多諱而不

正若齊桓初做這箇事業緣人心尚思王道仁義二字還

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霸

道不足尚即晉文已不及齊桓况欲學二公而差者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居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

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

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左傳莊公八年初襄公蒞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漫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奔齊九年春齊侯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

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

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質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子路疑

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仲忘君事管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管

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

然而弗之使不然而忘君事管即忍心害理也○條辨相桓

多事都從不死生來在子路却認定見危授命一段

道理則管仲縱不事管只當下不死已自是忍心害理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憲問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或問九之為糾何也曰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辭云爾而糾

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衆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

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

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爾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

穀以來皆為是說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

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然湯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  
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  
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問如其仁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曰聖人於上面  
豈會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兩許管仲誰得似他這仁上  
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結煞得  
○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  
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  
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文集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  
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  
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又曰仲之仁是  
祖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精義伊川曰問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稱管仲以仁何也曰此聖人開幽之  
道只為子路以子糾死管仲不死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  
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要當自會得  
○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  
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夫子所許是事功○要引以春  
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今以春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憲問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或問九之為糾何也曰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辭云爾而糾

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衆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

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

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爾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

穀以來皆為是說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

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語類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

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

事功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

漢高祖唐太宗宋可謂之仁人然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

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  
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  
猶可而以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仁○案引有來二子亦儘  
有意見當時人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  
疑之便見聖門意思○按子貢意欲重相桓似不死猶可  
為仲總不知仲之所以可不死者却正相桓故夫子緊  
接相桓極言其功未節仍收合所以不死見不死與又相  
原不是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皮奇反

霸與伯同長也黃氏曰抄集註云爾思意天下之主謂之

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王王政不轉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惠問 三 課本

也正音為靜字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按尊周攘夷皆一匡內事而攘夷正所以尊周微無也

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又集管仲之功自不可

功蓋當是之時楚之勢駭駭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

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厚齋馮氏曰劉定

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并冕端委以治民

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又因之曰夫子

稱管仲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又承上一匡意

而益致鋪張到今受賜極言後世之被澤其在當時益可

知不得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說○朱氏公遷

曰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在死後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

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在死而重益在又

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

之仁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緯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

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

之為諒坐然召忽恐亦不盡然聖人當日只極稱管仲之

功以明其可以無死耳未嘗謂召忽之不宜死也末節只

只是說管仲之可以無死語意當作如是觀○程子曰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拜義也

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

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惠問 三 課本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

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

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

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

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為

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舍人

萬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

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

徵曰爾爾爾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微言不至今日之

禍王器其直無恨意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

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或問管仲

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或問管仲

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或問管仲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四

憲問

不義後一不幸而得

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証恒公之爲兄則苟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証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予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失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也曰管仲生而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兩程子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若未免於先死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也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意讀者不可不爲之不忍也此其害理合爲仁之大以死節爲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大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後一不幸而得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四

憲問

不義後一不幸而得

不死而天下被其功後世受其澤止見論人當識其大體全無庸添設矣朱子作或問時亦主程說後更定集註蓋以之國外原不以爲正指觀後文集之說益明○文集問程子以薄昭言証桓公之爲兄而前此苟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功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可以及人者亦不可以遠也而德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人者求之可以遠也而德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人者求之可以遠也而德之也是以置其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而論矣蓋聖人之心至公至明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開闢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程子語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矣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觀此則所謂當若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而云然耳非指當時原不可死而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指不微多欲曲爲不

霸業而此便不是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免氏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是文子與與同升却說與文子同升書法之妙意似當年直不知自文子薦之者正使聖人微顯闡幽之心躍躍不能自禁○釋語萊公彼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幸相須具此語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

子問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情義尹氏曰藏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為位公叔文子舉其家臣與之並列孔子許其文孟子曰不詳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四

憲問

子

敦復堂

之實藏賢者當之亦猶是也○或問聖人之於文子取其惟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然然而可觀耳○述朱順理成章四字不平如或問之說為是謂若僕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成章即在順理上見○蒙引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氏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事載禮記蓋以修其死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自以見文子之不懼其諡耳○說統文子得諡為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為指出言只此一事實無愧於文蓋極取其事非解諡法○吳因之曰人臣之病有六一不種忌後來之賢恐此後功名出我之一種自尊卑人不肯與若輩並列此皆後世情文子休休有大臣風度光明使後世法可以為文○按此章是專美萬賢不此孔文子章是論諡法亦因文子之諡為文偶隔此一節而流連懸慕一似他人俱置若罔聞而夫子獨獨且前此不得而今此始聞無暇深情亦正從一諡中溢於言表但不得

實拈前案更定諡議則轉欲少味耳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

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或問小註三件合看來總不出

順理二字○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

有是三善則理順章成而然矣安得不謂之文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矣而不喪夫音扶喪失位也蒙引無道大槩謂其變倫不叙綱紀不張此句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云無道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四

憲問

子

敦復堂

靈公之又各當其才精義謝氏曰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能用其所長雖未可以致治然事亦無廢滯矣侯氏曰官得其人則政事舉君雖無道紀綱存焉矣其喪○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鄰國而不至於敗壞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遷豆靜嘉性性肥肫而神人宵悅三者皆國之要務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胡氏曰如賈之病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東陽許氏曰天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弃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蒙引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輔氏此只就衛靈之宜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着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不用之豈止不喪哉僅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修身飭行以知人耳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

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憂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同馬溫公曰衛靈無道得仲叔圍鮑叔牙三子而孔子以為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荒淫狂妄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政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況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孟賁之揮千鈞何適而不達何擊而不斷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

豈不難哉揚氏曰其言之不怍而行必欲揜焉則難矣此古者所以言之不出也○或問言之為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三

課本

正指一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為者○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誦○象引此如人之負擔者必自度其力之強弱而量其所負之重輕然後舉可勝而行可至若先不自揣量而誇大其言曰我欲舉百鈞我欲舉千鈞則無必舉之志而舉之必不能勝矣○輯語不待其為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其難不怍之字語脈甚緊無必為之志只就當下勘定然夫子不說他出欲踐其言一層實則踐言之難原也只就當下勘定何者恥心既亡結底終無成就原不是待他徐徐為之然後知其難也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悼公陽生子事在春秋哀公

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齊師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弑之陳成子弑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齊師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弑之陳成子弑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齊師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弑之陳成子弑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齊師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弑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文集春秋之時三綱可整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矣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三

課本

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

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害

課本

深矣。或曰：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之言，則亦召夫三家而以大義詔之，取理明義正，雖或不能而執政違之，亦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告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子，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必矣。是則不惟各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係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語類問：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然非是聖人託陳恒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此。』○語類：試君人託陳恒之大變法，所必計者，魯之於齊尤近，當試夫子嘗為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計，雖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專為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

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焉而魯事不可為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精義：伊川又曰：『孔子之仕於魯，欲以孔子請討之一事，正則百事自巳，不得傳言以魯之眾伐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如是則孔子只待去，載力借使言行則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又曰：『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計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議，孔子必有處置。或問：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眾加齊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職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但其意以為夫子之告魯君，必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在隣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誅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誅天下之賊，彼雖眾強亦將矣。以為誅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謬，以眾人之廢為聖人之心而程氏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謫者之疑耳。○語類問：程子云：『誠若左氏之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但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眾方可行，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眾却未便得他從，然此聖人亦必曾人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按此則左傳之說，朱子亦未嘗盡抹又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意：孔子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害

課本

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弊。○胡氏曰：從事便可成，即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或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或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請命之小節，忘弑逆之大罪，使彼者亦無以自免乎春秋之責矣。夫以魯之弱而欲討齊，其請於天子理勢固有所未可。然者，但楊氏以討之一字而夫其必請命焉，則亦太拘滯矣。○四書通：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非謂孔子也。胡氏語未為達意。○按外註：程明二公之說，在當

年時勢似均有難行然大義自不以此故朱子備論之愚亦備錄以見朱子之析義更精無容偏滯一說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語類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

而後犯也語類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惡地

至於說得太過則近於欺如唐八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

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

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爲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欺日看得子路不是瞞

人底日無臣而爲有臣乃欺也○南軒張氏曰盡誠而不

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

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而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

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爲未盡而徒以犯顏爲

事亦鮮味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

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爲主○

變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

慎獨上實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貨好

色却諫其君勿好貨好色這便是欺○蒙引子路多強其

所不知以爲知如使門人爲臣一節則勿欺固子路之所

不足至於犯顏若非子路所難者然季氏伐顓臾夫子責

其不能正教則犯亦非易矣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

說置在圈外者以此看來朱子以范氏註只在先後二字

非打併說也然先後二字亦要看得一串上截也字微下截

而字側是兩面平說而語脈一串上截也字微下截

似勿欺專爲犯而然此蒙引所以微不滿於范氏語也但

下截自是緣上截說以勿欺在平時而欺與不欺在臨

犯時尤宜注意看犯字不得脫却勿欺尤不得蓋既已

勿欺到得應犯時非其欲犯自不可不犯耳南軒說最精

對云懼其果於犯雖

對針子路猶似稍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精義伊川曰君子爲善只存上達小人爲不善只存下達

楊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則而已致致爲善則爲舜非上

達與夜夜爲利至於爲善則非下達與○語類君子上達一

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問日究汙

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小

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

又言究竟之義初開只是差些少開究竟將去越見差

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

只是初開用心分毫之差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

一步便徹似一日如人入淵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

一日便進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

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上達是曉得透徹

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蒙引天理本

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

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汙下也○小人徇平聲

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耶利汙下之地矣

高明汙下之別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皆指此而言○兩達

字中皆有積漸至極之意○論語述君子循天理亦尋常

事耳而不知其日進乎汙下以終身成就不達之殊如尋

不不知其日充乎汙下以終身成就不達之殊如尋

志鳥可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圖也○韓語不上即下不君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已者自信而已遷世不見知而不悔爲人者人不用則不  
 學人不知則不修。語類爲己爲人只是初階用心分室  
 之差。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道自家當  
 如此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如讀書只道自家當如  
 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  
 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等好做時文此乃爲人之甚者。  
 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計。爲己爲人平實學多可  
 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或問小童須實實從學  
 字中看出兩邊心中所爲不同處來程註兩欲字是學底  
 主意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  
 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  
 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  
 不得。居業饒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  
 之物。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  
 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欲得之於己今之學此  
 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數則  
 非爲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列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  
 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  
 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爲  
 心之爲人之爲己之爲人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  
 而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是夫子於此不勝慨焉伊川又曰古  
 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  
 己即仕學一轉換間。○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  
 而所慨愈無窮矣。○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  
 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或問其曰成物則固  
 則其爲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語類問伊  
 川此言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  
 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  
 後爲人却是真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  
 夫非惟爲人不得未後和己也喪了。按兩說固似微  
 有差別然或問於其喪己勸破爲人亦非有濟人利物之

義問

義問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心可見他真箇要爲人亦只是欲見知於人耳故當以前說爲正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  
 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  
 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按所學同而所以  
 差古今之判故朱子復以用心得失之際爲學者鑄于申之  
 下同。○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  
 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或問  
 王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紹聞  
 綱非向裏爲己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驚心精進而  
 省身克已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矣今伯玉  
 以欲寡其過爲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休至於有  
 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或過者固已隨事用力矣而  
 其心則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  
 已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  
 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已寡而  
 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註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之非可見矣。○翼註留心克治底人始覺過易滋而難化  
 但只要寡少還是難底註但字猶字宜深味按此亦就本  
 文語氣咀吮得之須看一語中有無限曲折欲字下而字也  
 字至今猶有絃外之音若竟與分明說成便覺語言少味  
 ○蘧語寡過未能不從功力中見欲正而後欲少

義問

義問

忠功。按此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

重美之之無益辭而伯玉之賢益彰故夫子善之伯玉曰

世蓋有欲言人之賢而不知所以言者使乎以此伯玉

亦可謂知言矣故夫子與之之賢益彰故夫子善之伯玉曰

言雖謙而意義承事情稱也夫欲察遠而未能非篤於進

德修業者莫知此味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使其使之才亦

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乎不以伯玉之賢而求其使之才亦

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哉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

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所得於聖賢之學常如不及之

意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

是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

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

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知其言而深賞之震且人但

知便者之善於辭令而不知其惟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四意問 罕 課本堂

可取也伯玉未必能如此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

而使者云然夫子未必許也本出淮南子注

知四十九年之非云莊子乃適誤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此則本莊子則陽篇無固滯蓋其進德之功老而

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也條辨使乎一贊口中咏歎使者意中實深契伯玉

此使者便能道得如此其所以可美也伯玉使來夫

子坐問使傳言都要看得是一線上事方見聖賢以道

重出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曾子蓋嘗稱

之或問小註此是泛論其理直從曾子身上體貼出來方

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經語此是曾子省身思

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又曰曾

子嘗稱此言已離却兼山講矣不必復糾葛一場二陰之

說○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

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或

有義舍此盡浮游謬妄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或

問精義俱合上章互說今既以上章為○范氏曰物各止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

下大小皆得其職也此二句亦微牽合上章語意不必泥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四意問 罕 課本堂

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

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

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

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

矣○經語此言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艮象所謂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

處而言○讀書錄止則靜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難暗○

後良象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可以想艮止之妙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恥者不敢盡之意須看不敢字意字直從君子心過者欲

有餘之辭須看欲字欲有餘耳非真能有餘也然過字不

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愚按此與行過恭喪過哀亦

似微有別體味集註自明○或問加精義諸說當作恥其

言之過其行乃與意合按本文恐其當為兩事也恥其言

者常若有愧了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強而使有

餘於言也。○厚齋馬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愚按：此亦與或問互說義同。然鄙意以爲：既當爲兩事，不必說到恥躬之不逮，只就其言時，徑情率意，便有可取，過亦不必說到行過於言，只就其行時，勇往向前，便有欲過，如此看，覺與語意似更警切。又按：夫子當時說，訥言敏行，尚只是平等說，此處不惟曰訥而直曰訥，不惟曰敏而直曰敏，較前說又上一步。○君子矯輕警情之心，更十分出九。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

自責以勉人也。精義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明道曰：此明其德耳。其型則一也。得此道而不憂，不懼，何也？明道曰：此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彼處爲正之。○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聖

亦有勉進學者之意。述朱實講出，望道未見之意。則自責其意，而勉人意，自見於言外。要知此三者是盡性事，必期其能而非易能，又不可安於不能。則自責正無了期也。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一般。○翼註：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愚按：三者字總是想像君子之道，不憂不惑不懼，亦總從君子之道想像出來。而我無能焉，正是知仁勇三者，說我無能焉，正然見體象。○按下文子貢恰好處。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或問小註這一章，要看出聖人謙辭也。謙辭正是聖人造詣高深至此，不覺直道其衷，道字當不得謙字，而謙意實在自道之中。○按集註不直訓爲謙辭，而曰猶云謙辭，須將子貢之智足知聖人望道。

未見之。○愚按：看出則謙字既有地，亦不猶云之義，亦得矣。○語類東萊說：聖人無謙字，本無限量，不會滿，此說也有。些意思，然都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滿，此說也有。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愚按：東萊之說，於夫子境地。○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尤合朱子乃是子貢意中語。

○子曰：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精義：呂氏曰：方人非不謂之學，則近道矣。○語類：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不暇爲耶？○吳康齋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爲夫子之所檢點，他人責人，密自自治，疎矣。不可不戒哉。○孫遜須知不是方人，便是病。只這專務方人之心，是病也。患不知人，將此心收拾轉來，便成爲己之學。○今專務爲此，便是。○心向外，則字甚緊切。○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刻，則全在此字中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聖

○子曰：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精義：呂氏曰：方人非不謂之學，則近道矣。○語類：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不暇爲耶？○吳康齋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爲夫子之所檢點，他人責人，密自自治，疎矣。不可不戒哉。○孫遜須知不是方人，便是病。只這專務方人之心，是病也。患不知人，將此心收拾轉來，便成爲己之學。○今專務爲此，便是。○心向外，則字甚緊切。○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刻，則全在此字中見。

已獨至如此條辨乎哉只訓疑辭若作詰問之辭則語意經直不得聖人口吻不但賢乎哉不遽下貶語並夫我不暇亦只是自貶非貶賜也深抑之意印  
在自貶之中後此所以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出而

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條辨患不知人章重在知人求為可知章與患

立分說單對干譽此與病無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異

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能而不病莫知此言凡學者不當

患人不已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學者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已

典雖聖人不自以為能盡也而尤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

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已知之心萌

於中則其害甚矣義府學之而成謂之能既已能之而

人莫之知則其能亦無自而展矣然能不能已在已知不知

在人而在人者非吾所能預而在已者當自勉也鄭東郭

日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則猶

然是患人不已知之心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

人疑已抑反語辭文集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經經然小

之意也又曰凡抑字皆是批轉言語言雖不逆不億而於

後此見本章主一直說下者非是言雖不逆不億而於

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逆謂人之詐不知其詐不

不億度人之不信也雖然君子豈容物之見欺獨乎事幾

之先者亦善但以爲豈容人之見欺而不使詐與不信加

乎已則失之矣君子之先覺也亦獨理之明自然而覺如

謝氏之說耳若如呂氏之云則與逆詐億不信者亦奚遠

哉謝氏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

知堅冰也不知者於事欲逆詐億不信則過矣蓋未知先

覺之所為先覺也伊川曰人以料事為明便疑疑入逆詐

億不信去也語類雖是不逆詐不信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作

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

覺若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

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同是要人

不得先去逆度亦是使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問不逆

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為賢日聰明底人便自覺得

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

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

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為賢○人有詐待不信吾

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明則不疑

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四 憲問 聖

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高宗

之流是也○文集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胡

明仲云逆詐在己是逆詐自不信也又曰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理地明白財私智無所用之矣○逆詐是那人不曾



精義元本云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可以前知故不逆

問駁之曰至誠前知中庸自  
至誠而發也蓋言人不當預

○語類問楊氏誠則明矣之

皆闕之時解宗之非是又蒙  
者則是誠生明之意非本意

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  
不億所以先覺也愚按不逆

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

已按楊氏此三語又未嘗不與內註相照合不必因止

憲問  
哭  
敦復堂  
課本

1

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之聲

而歸甚低蓋有餘德而隱者

亦此類○集解栖栖指聖人

魚字林曰應無刀從何字轉括有令人不可解者。

---

問微生蓋自以隱遁忘世爲  
謂夫子之委曲憂世爲佞是

鳥之栖木而不去。蔽以退隱。

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蒙

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

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義理之正○集解上文與字

夫子曰。謂非有意譏。歐然固

與已異趣也

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

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

憲問  
畢  
敦復堂  
課本

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  
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

才分言矣○精義諱氏曰有  
才不免爲小人自古英雄何

少爲元一而後曰所計者  
之日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

之多能豈非才乎特以爲周  
德稱耳侯氏謂力奚與焉則

哉○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

觀人者不當言其才是客意

稱字作事外感慨者非。○雙

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木然不以木又曰驥所謂德者亦

在力處見之善其力便是德。若單指調良則馬所有又不足稱矣。新安陳氏曰此與歲寒松柏同。詩六義之比。惠按正意自在言外。當年開示人微指。但長哦本句自有會心。

###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思如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

以報之乎。語類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而更無一件可

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

###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哭

課本

遠言報怨之宜何以且先折他報德之更無以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頭一詰其說立窮

###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

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語類聖人答得極好。以

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為則為是無怨也。禮

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

道。○說這只重以直報怨一句。而此末句足之。愚按上

句見報怨宜以直不宜以德也。下一句見德乃所以報德

非所以報怨也。俱緊。○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

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

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

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

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

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

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此直之不同。故聖

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

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聖之當然。而

不似已之私意。與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

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

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大忠臣孝子之心。兩

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

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也。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

將何以報之。以報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報怨者。而

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

悖天理之甚哉。曰然則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

乎。曰周禮有之。殺人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

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

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

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

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

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

復為請乞寬其罪惡果以為臣與有私怨實得此罪  
此以德報怨也然於大義都皆不恭貴罰出朝廷之公豈  
可以已意行乎其間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  
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有耶則奔之絕之是盜未  
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潑未移去  
都得設若老氏之言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按語類  
元本二條互有同異茲併輯為一從紹興間編之案引以直  
報怨顧道理何如耳理當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初不以其  
有怨於我而不愛之不取之也如理在所惡在所舍從而  
惡之舍之亦不以其有怨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捨之也  
只看道理如何一似未曾有怨一般所謂直也以德報德  
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情害公義公  
道上去不得處不可厚亦難強要厚必不以私情害公義公  
然則報德亦顧道理如何○輯語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  
斲字四方上下俱圓銜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處  
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四 憲問 至 敦復堂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語類問子貢又不曾問夫子  
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子  
一以貫之皆是此類此是大節民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  
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  
又曰此語乃是提撕子貢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  
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  
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之妙語類莫我知也夫子忽然說這一句  
做甚必有箇着落處當時不特門人知

孔子見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忽地說如子貢之  
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  
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說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話  
而問之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話不尤  
人無所不響在這裏但說出不怨天不尤人所以無  
如木無所不響在這裏但說出不怨天不尤人所以無  
於人者都是兩邊做得來張眉目無絲毫自得今人知  
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得來張眉目無絲毫自得今人知  
與對付葉公之語器相但得來張眉目無絲毫自得今人知  
段本意蓋孔子當初無有知我者子貢地且先問看孔  
子夫子所答辭只是初無有知我者子貢地且先問看孔  
則怨天不尤人則尤人我為莫知我者子貢地且先問看孔  
人亦不尤人則尤人我為莫知我者子貢地且先問看孔  
人所共又捉摸不着動人處及其下學人事之妙忽然上  
達去我人又捉摸不着動人處及其下學人事之妙忽然上  
理與我人又捉摸不着動人處及其下學人事之妙忽然上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四 憲問 至 敦復堂

聖人都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學是立鄉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  
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學上達者上  
達此理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  
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  
思下某以學問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語問何謂達曰只是  
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學去○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看着力不着力九十五而志於學下學也○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進乎高明○未上達則上達矣○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只是一理若下學中來口不達意○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人恐不自下學中來口不達意○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  
不是下學中便全上達○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下學便要上達○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便是形而上思按此條最說得四平八穩形而上者謂之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如命何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

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

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

道之廢興係焉何也曰此墜三者出藏甲之時也孔子以

廢故於是乎在焉曰侯氏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

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

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

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

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

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

之運故廢興厚薄之命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

指氣之所運為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

不察矣○語類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教你做這

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

或問小註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

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

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

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

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

齊氏曰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

欲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墜邱費者子路也公伯

寮想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與廢計然景伯欲肆察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係於天之神與不祐而不係於寮之想與不想也故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條辨不是聖人見道不行故作此激烈語亦不是見命本有定作嘲罵伯寮語亦不是見景伯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須見幾而作

其次辟地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志問 蓋 敦復堂

去亂國適治邦如百里去虞之秦○蒙引三箇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顓臾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公問陳○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四者固非有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靈願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四書通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為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優

劣也按辟世直舉世無邦不當與辟地同論○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道淵源可見矣○我此章見君子見幾而作隨其所遇以審去就之宜而世道衰賢人隱自隱然寄慨於言外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象引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其語意有天地間賢人隱之傷○或問小註聖人這一語却有多少悲憫心腸說不出底光景○愚按深情無限全在一矣字領取絃外之音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四 憲問 美 課本

可而為之者與與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精義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而不知孔子所謂無不可也或問申之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夫以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亦反覆手爾豈有知其不可而冒昧以苟為之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

○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義府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晨門之言為譏為稱固不可知然於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盡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啓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語類

黃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然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說統擊磬只是偶然但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自寓於磬聲中○愚按荷蕢因非常人然竊以虞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推之聲音之道無所不通况以聖人之心猝然感觸此時荷蕢不覺在磬聲一擊函蓋之中有心之歎自有發於不容已者直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四 憲問 美 課本

到得既而一轉方為荷蕢自出主張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

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

能適淺深之宜語類問硜硜平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說統硜硜是就磬聲中聽出他堅確底意思○集解鄙字只貼定硜硜說就他專確不移便是鄙處謂其所見之拘也深則厲淺則揭緊承莫知斯已只作自家唱歌語言涉水尚知淺深豈涉世可不知行止開閉冷令若規若調與其始念絕不復相蒙○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歎則真荷蕢之心也

即夫子之心也既之歎則真荷蕢之心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

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

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或問

難字須從已字中婉轉發來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無不可化之人豈是好為其難而有一時欲已不得光

景○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

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

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

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聲聲而知之然觀

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

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紹興編

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故難荷蕢所見全一已之進退

則易○人情就難不好易而惡難人趨其易則諫肯為其

難者於已則便矣天下其何賴焉故夫子之不能忘天下

乃萬物一體之心荷蕢之果於忘世是自私自便之見○

條辨果哉二字一斷是歎荷蕢末之難矣是聖人自言如

此亦不為難言外便有不肯如此之意○荷蕢方以聖人

為難於果聖人却說果亦何難聖人甘為其難而不肯為

其難而不肯為其果此中有多少苦心在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年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問諒

於禮記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蔡氏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條辨何謂

也是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

故故下以百官聽冢宰告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堯

難者於已則便矣天下其何賴焉故夫子之不能忘天下

乃萬物一體之心荷蕢之果於忘世是自私自便之見○

條辨果哉二字一斷是歎荷蕢末之難矣是聖人自言如

此亦不為難言外便有不肯如此之意○荷蕢方以聖人

為難於果聖人却說果亦何難聖人甘為其難而不肯為

其難而不肯為其果此中有多少苦心在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問諒

於禮記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蔡氏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條辨何謂

也是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

故故下以百官聽冢宰告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

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或問小註總已以聽如

前政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

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

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精義侯氏曰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人也人君當不言之時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自古已然君臣一體伊尹之於殷周公之於周用

是道也又何疑焉後世君不君臣不臣故高宗之事雖學

者亦以○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

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

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以聽冢宰當主少國疑之際

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得人如伊周霍萇則可不幸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憲問 堯

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雙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

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

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事有

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精義侯氏曰禮者所以辨

上下之分正而易使○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

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

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雙峯饒氏曰禮何以使之達

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蒙引上好禮則自其

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無一步離乎禮如此則禮行

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達於下則各安其分若自家

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

禮該本末言○按禮達分定在上下載夾縫間○義府禮

而曰好全是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下一體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故曰易使按精神心術亦非不得品節等義情

經 177—233



按兩言脩已俱藏敬字在內安人安  
百姓亦非是無事但只是舉此而措之蓋聖人之心無窮

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

人矣按集註將末句申說一番非重視安百姓乃正見得

病之心仍然是脩已以敬之心對針兩如斯而已乎透過

一重收足首領方見得君子分量只此一語自十分員滿

程子曰君子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鳳龜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響帝語類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

是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每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

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

又曰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明

聰明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明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明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明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明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明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明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明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憲問聖

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是為賊總承上

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

勿踴踞然或問范尹氏皆以為擗非可言喻者故叩其脛

此蓋夫子自衛反魯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侯也因

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踴耳豈

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胡氏以為原

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侯胡舍

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教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踴踞

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

說亦善○語類原壤登木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

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侯之時不可致說故直責之復叩

其脛自當如此若說不要管他却不朋友之道矣○新安

陳氏曰幼壯孝弟者盡好禮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其

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中庸致中和只是一箇敬

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聰明睿知皆由

是出以此事天響帝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也

○原壤夷侯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

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禮記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

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

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夷踴踞也侯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實主之言或人疑

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

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  
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

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論語集註本義涯來

卷十四

憲問

六畜

課本

非寵而異之也。或問若如諸家之說則孔子生觀童子之僭踰而恬不之正豈聖人之心哉胡氏以

爲抑而敎之得其旨矣○語類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箇  
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

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躡等之意無自肆之心魚能以  
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

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情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慶源

轉問曰益其利而不損其本乎  
疑童子已益夫子却不許他能求益抑而教之正是使  
他從此求益處○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

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

可以無禮義也。○四書通原。窮老而爲賤。是彼終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和義楊氏曰善軍者不陳兵之末也或問駁之曰

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不善戰而問兵之末也楊氏曰俎豆器數而已禮之末也

陳亦軍旅之末也故問陳以是堂又曰禘祫旅以爲月  
天下之至廣存焉或問駁之曰俎豆固有司之事然君子

爲禮之末而以對夫軍旅之末也使靈公聞孔子之對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五  
課本

其藏於器者而求夫天下之至賾哉

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雲公

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終。

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

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志蓋亦不遠矣  
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就謂其  
不可留哉其後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數

其旨遠矣。○南軒張氏曰：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非急者。魯

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

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歸心國諒其立軍旌義  
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旌實理之所寓云

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于俎豆之間。則雖而達之。必有不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於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代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略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家引俎豆二字。因問隙而生。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宜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語類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二

課本堂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兄賢

何氏曰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

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類問固窮第二義就長

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亦字文勢乃相應○或問以文言之則何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曰以子路慍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失乎曰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是亦不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條辨只作固守其窮只待賢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愚謂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二句是說處困而亨無所怨悔

二句是說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四書通無所顧慮者在陳二節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決於事理之當然而不知有利害也。無所怨悔者。安乎天理之自然。而不見有憂患也。此聖人之事。學者固宜深味。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天下之理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是中庸天下之大本本字○發聖人特呼賜也現身說法以多學而識之發問便隱然有箇子一以貫之意思在欲其知所本集註所以先經起義也○精言子貢是學夫子者夫子恐其以已為多學而不求其本故有此問于字一章眼目後面然非與非也俱在夫子身上說非泛論道理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三

課本堂

子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需類夫子謂

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是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許多曲折他思量一問過而夫子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會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條辨語類云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蓋然者據平日之所見而信之也聖人生工夫都是好古敏求多問擇識子貢只見得如此則謂聖人亦僅在於此如何不識然者據平日之所見而信之也也蓋自己平日工夫學無不識無不識然求如聖人之全體渾然萬理畢備而終不可得則似聖人又不在於此而識之者非是自信自疑後自信自疑意亦即在裏許○

精言然字街口直出非字亦隨口接出註中上方字忽字正  
見其信然字街口直出非字亦隨口接出註中上方字忽字正  
下於非字街口直出非字亦隨口接出註中上方字忽字正  
未晚而巳與新融矣故以爲亦將有所得○四書通集註於  
會子云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四書通集註於  
學功至亦將有所得○四書通集註於  
處積學功至亦將有所得○四書通集註於  
人鐵椿定法不到此地固無從與語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紹聞編以忠恕  
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  
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至晚猶奈何許多知識不下故  
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使知所本也○語類孔子告子貢曰  
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  
已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理後人不合其意遂以爲  
孔子只是一貫原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  
實是多學無一事不貫過若不貫過許多大精神亦不  
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聖人也○聖人  
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于博學多識而  
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  
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或問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爲亦  
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  
貢使知夫子雖不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  
貢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其意有所謂一以貫之  
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衆理之爲一而  
靡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爲一而  
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夫衆理之爲一而  
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  
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  
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是以而貫通之  
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子貢之聞  
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子貢之學至

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以爲  
未知是萬之爲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  
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爲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  
至是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  
渾語之哉其於會子貢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  
之知此所謂行無非一理而會子貢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  
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  
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  
已其所以明之則理而已○平事物之指而無不通者也其  
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哉又曰所謂一者固  
所以該乎萬若無所不該則其爲一也亦將何以貫爲○  
文集會子貢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而  
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或問小註一以貫之得  
字正指所學所識一貫與多識總是此理方其不曾見得  
一貫只是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非於多識外  
另有一件事也○按夫子說箇非也爲子貢非字證明意  
在鑒鑒引他歸於一貫不作含糊影射故起結兩字字語  
義緊相呼應或因此竟抹却多學則一貫更貫箇甚底且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茫無着落矣○李安溪曰兩箇一貫皆是教以知本之學  
用力之要非如異氏印證契悟之說一經指點便豁然無  
事也○忠恕章註至詳明此章註即云說見破章可知兩箇  
一只是箇一箇何則此本故也知天下之理無不一而  
所以貫天下一道者此矣按首節註中知所本意此最道  
得慈實忠恕章註所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  
用各不同蓋謂是也子貢博物洽聞之功居多而探本  
窮源之力未至宜其於性與天連至晚而始得聞之與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  
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  
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語類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  
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  
人只是一箇大木大原裏發出自然明聽自然聰色白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西書通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爲欣戚哉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爲可恃也○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蓋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翼註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  
就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鮮  
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按此據史記而示然朱子亦姑與存疑或以大意渾

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愚按德盛民化聖人所同紹堯得人然畢竟以德爲主舜惟有協帝之德而道紹帝之花以官人之德而得人之盛此其所以爲德遇兼隆而能無爲而治也不然堯易紹禹臯諸人豈易得非有舜之德如何能當得此遇註中尤不見其有爲之迹第釋明所以獨稱舜之故而非謂遇之果重於德也看下文於恭已句注明敬德之容所云由外而知其內者大指自仍歸重德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已之爲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揜脩自外觀之見其恭已而已耳其無爲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瀆川舉元愷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曰卽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澗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

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已之效也  
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已之效也  
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  
人恭已之道則必怠惰放縱矣安鳩毒而無所謂無事者  
乃所以為禍亂多事之媒也○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  
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  
外而知其內是也○韓語恭已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  
無為之象耳非追原無為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  
自得又曰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  
所見如此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  
如何說得恁輕便○按夫何為哉一呼而已矣三字一應語  
意自是說他無為非以恭已為無為之本但以恭已正南  
面止作一容字看却未妥矣有是容必有是德容可見而德  
不可見故集註特結明敬德之容雖說是容然觀侯氏引  
篤恭而天下平則所以德盛而民化者未嘗不隱攝在裏  
面而已矣三字看似輕澆而詞理正極沉吟恰與上半截神  
遇氣合看作推原語不得以一容字蓋過亦不得胡氏云  
白外而知其內夫子當日說到此間不覺穆然神往此中

論語集注本義卷十五 衛靈公 八 課本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或問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猶曰不行於妻

行者非也○條辨達是行無不得行亦是通行無碍以下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 去聲 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祿問

達之意也篤厚也○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

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

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

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語類篇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  
患○紹興編篤是篤敬是敬與忠信字為一例篤與輕浮  
淺薄為對敬與怠忽放肆為對篤有深厚懇摯之意如獨  
行不愧影夜而不愧食之類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  
者自深薄者便淺而易忘以此觀之則其人之篤不篤可  
見矣○南軒張氏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  
以是而行何往不可○蒙引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  
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援兩雖字都是要其  
極而言見得如此則行不如此則不行下節夫然後字早  
已伏而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 扶音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精義伊川曰正則見其參於前所 見者何事或問申之曰本文之意

論語集注本義卷十五 衛靈公 九 課本

不過若曰坐則見其於牆食則見其於羹則子亦姑欲

以此發學者之疑而以何事言之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

而承其說者若以為別有一物恍惚惚惚似有形象參讀

而往來乎心目之間程子之意初不若是之怪誕也參讀

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輒也言其於忠信篤

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

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精義尹氏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參牽服膺之意參問論

之曰參牽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

則可直以是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牽服膺者不

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

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猝而望其效也其旨深

子張書諸紳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五

衛靈公

十

教復堂

之行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不忘八字上惟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任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夫然後行難其辭以深著行必存誠之意○輯註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此本純熟工夫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處此本純熟工夫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處皆形容極熟之意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發而可行到此乃直如關河放溜一瀉千里然言外却見得必如此乃可以行不如此便不可以行為難其辭辭向裏正在這數處字上着力此所以為難其辭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按欲其不忘與上文念不忘自有別然功亦在乎熟之而已○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書此亦記者嘉與子張處○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是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語類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驛辟一般一處裏程子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向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情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

同體如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察離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胡氏曰程子此條本不為釋此章而設集註引之以其於為己之學甚切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縉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衛用運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予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按無道如是有道可知只作懸擬之辭乃得兩如矢大意下節有道無道亦只就國家有事無事言呆坐不得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五

衛靈公

十一

教復堂

君于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新安陳氏曰近於聖人○紹聞編伯玉出處合於聖人則其德之所造可知矣即以欲寡其過而未自處觀之則俯身處言宛然聖門之矩矱也○卷收也懷藏也○紹聞編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也○仕猶人其間可不可有義存焉多少有立有為之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其也無道可卷而懷之為難然即其無道可卷而懷之則其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并可想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如於孫林父宵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再惠子食皆服而朝

日野不召而射鵲於園二子從之不待皮冠而與之言一  
子思孫文子如戚孫剛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  
卒章刺隱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卒於戰  
而入見蓬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  
行從近關出公使子驪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近宮孫子  
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齊雍相之  
二十年齊惠子卒二十六衛獻公求復諸孫喜曰苟反  
政由衛氏祭則寡人齊喜告蓬伯玉伯玉曰愛不得聞君  
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五月齊喜攻孫氏克之  
殺子叔書曰齊喜弑其君則言罪之在齊氏也孫林父以  
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衍復歸於  
衛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蓬伯玉然後可

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或問學者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  
自然中節初非規矩然務為纖熟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三

也。語類問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蓬伯玉如何曰試將兩  
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蓬  
伯王之君子。按直哉君子哉兩字皆極贊歎之辭。二  
子高下自後人品論見得在夫子當日只兩開說不必互  
相較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精義謝氏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賴於先知不可  
與言而與言則強聒而不受不知者必有一於此矣或問  
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教人為言則亦太拘而  
於事理有所未盡耳。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  
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推知者不失人亦  
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或可  
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  
則失言矣。輯語失人失言原自兩字謂亦字則重非也

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然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  
併說。○案引用功不在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  
居敬窮理。○條辨此章說所該  
者廣凡有所共謀共為者皆是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精義楊氏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  
不違仁其欲成仁。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  
則與仁人一致也。

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  
德全矣。語類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須知道求生害仁時  
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心中之全理殺身  
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或問害仁者  
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之不能安而害其  
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  
而不日義何也曰仁義一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  
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蓋仁人以義決者  
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  
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胡氏曰當死  
而死者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  
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潘室陳  
氏曰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不見己身  
○此于仁人。○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  
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  
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精義伊川又曰且看生  
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  
或曰既死矣敢問大勝處如何曰聖人只勝一箇是。○語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論語

衛靈公

字不作用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鄭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夫

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家語曰子貢死之後則商也

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加人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與與處焉王介甫曰

先王之遺難矣謝氏取此說可為悅不若已者下校

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鄭氏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論語

衛靈公

仁則曰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則告以事大夫友士是由

人也或問之曰仁賢雖外而所以友而事之者獨不由

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終不離

友而事之矣然不求師友則師友之至要蓋終不離

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語類大夫必有事其

賢者士必求友其仁者便是要孫應龍所說以至於仁如欲

克己而未克又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

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或問小註有所嚴憚切

磋以成其德此是事友實際即是為仁實功須從此看出

方與利器善事相關○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

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勉勵

經 177-243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或問小  
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  
為邦之事○存疑此章當與顏淵喟然歎及問仁二章合  
看此是王道彼是天道也  
有天德然後有王道也

子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雙峯饒氏曰天

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  
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影却用  
日中○蒙引斗柄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  
位建者立也初之所望也今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天

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蓋類節皇極經世書以

八百一運為一會以會建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會一  
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問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五

衛靈公

六

課本

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  
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開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  
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  
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想初間地  
未成實之時只是水後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  
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

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

子為天正也語類三正之建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上方

方始有八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

為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成則人物消

盡○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

而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終始一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  
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十二日統十二會三  
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  
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開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

當年會為一元之中間數萬年之後開物於戌則不復有  
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  
環不窮天地再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  
造又如此矣

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

欲觀夏意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  
夏時書名今存載德註仁山金氏曰小正者其紀侯之書  
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  
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  
而場功待而耨耨耨營家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  
里即是而推所謂夏時者其制度教條之詳雖不可得聞  
而時之正令之善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

已見端於此矣

以告顏子也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

猶曆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  
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

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

以是為生物之始故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五

衛靈公

七

課本

有知其所以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  
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  
然以言乎天則五行之生功未著以言乎地則四時之氣  
明而凡四時五行之生功未著以言乎地則四時之氣  
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類夏時人正也此時方  
有人向上人猶芒昧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人正○  
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  
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  
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雙峯饒氏曰行字兼令說了古  
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  
是兼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  
建曆月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  
正也乘時作事令之善也○程問編義命義和曆象長時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即夏時之所本也人時萬事之先  
義和明而後之九官奉而行之此六府三事之所以允治  
而庶績之所以成熙也○文集所論三代正朔之說舊嘗



疑此深究之而益重其所疑如云周家紀年必書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曰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時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曰建子月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之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錄此已若盡其要○儀氏曰春秋書春正月是月書甚多月為春時參差自是周制夫于不致擅改王制但以十一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韞語春王正月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是為他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被紛紜○孫周春正月建子正月之意豈有聖人作春秋而擅改王制者故朱子歷辨之當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六

課本

知此處自是與顏子懸論治天下之道不必相牽

乘殷之輅

音路

商輅本輅也○勿軒熊氏曰按說明堂位輅車有虞氏之輅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挽之以革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前太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語類輅有制以前只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後太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四書通商尚質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或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通行震動任重

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費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輅之所以過侈與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註世本云黃帝作冕周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既謹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員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三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九

課本

蓋亦以為為文而得其中也○何書通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或問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其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後等辨分明補註義所未及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舞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後本句不與上三項一樣文法蓋緣夫子心契韶樂實有見於其所以盡美盡善者故因與顏子論為邦既備論三代之禮而及於樂乃高舉而遠志曰樂則韶舞一則字若非此無可與顏子語者○殷輅周冕尚須從損益得來○韶舞則德盛化神古今所共○而周冕則然一見所樂于韶孔子只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

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  
此又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上尚有欠  
闕故夫子只說與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者是矣  
大法○問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家時與聖人何如曰  
終勝得孟子但不及此子些問莫有紱之斯來動之斯和  
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  
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幾惟顏子有這本領方是  
得若無這本領樂安所用哉○顏子有稟極聰明凡是  
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悅如亦足  
以發問為邦而夫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  
殷輅周冕韶舞當博  
我以文時都理會得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論語集註本義

四書通義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  
辯給在卑諂詭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子者也○阿諛  
錄淫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奪謂之慢  
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  
矣蓋其聲調靡靡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故亂雅  
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辭也愚按雅  
固言聲調然聲之靡與鄭聲畢竟由於辭之淫媒鄭衛多淫奔  
之詩而鄭為其故鄭聲之淫亦基於辭朱子於詩傳歷言  
之今必謂非指其辭則試思聲從何來母乃不揣其本○  
佞人包藏禍心好諂百出以是為非以白為黑密於寢侍  
善於逢迎君欲修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  
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其去僂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  
之如飴雖至於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夫巧言孔玉堯  
舜猶畏之況於他乎○義府天下之感聲與言而已矣感  
則聲與言先入惑則聲與言最深○韞語鄭聲佞人兩件  
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為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  
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  
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此無不補墨○

論語集註本義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  
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  
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  
餘皆可考也○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  
後人就上脩之二十年來亦無人識者范氏曰夫子之得  
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致  
太平之事也或問論之曰但以爲治天下而致太平之事  
而不察乎夫子所以損益之意則陳矣○又集前輩多以  
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曰吾從周其說似相  
低牾者然以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  
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不得從非以為當盡從周若答  
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語類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  
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  
謂渠作漢高祖實黃屋左纓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  
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  
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也只做得  
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  
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問程子謂發此  
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  
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  
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虞夏君臣  
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  
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闕雖麟趾之意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韞語上四項鋪叙制  
度是橫說末二項情究治法是豎說上四項如尙書陳六  
府三事末二項如勸之以九歌俾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  
勿壞之意莫草草濶作六事看過  
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曰聖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  
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能守成法也程張皆以  
使人淫殆為言此只大槪說須知是鄭聲本淫故能使人  
縱欲敗度而不自止使人本殆故能使人覆國亡家而不  
自悟殆危險之意謂其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  
言如此其心不可測也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  
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  
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  
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示顏淵惟顏淵  
可以與於斯也鄭聲使人易溺而難防聖人每致戒於斯  
者非聖人必待戒於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  
鄭聲遠使人而後四代之禮樂可以興行而無教矣○張  
好古曰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  
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使人為萬世保此法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五 衛靈公 三 致復堂 課本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  
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雙峯饒氏曰  
地之遠近耳久說得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  
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稽義伊川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援程子以事言則地與時兼攝○  
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  
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  
辨憂矣○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  
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辨憂  
也蘇氏申之曰聖人總是教人豫備之意備不豫則憂時  
至故不覺其忽近耳○義府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  
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此無遠慮者之有近憂也戒於無  
虞圖於不見使人思患而預防者其斯言乎○仇遠柱目  
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勤盡其  
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又曰聖人教人慮患於未  
然全在反身克己上若徒出書空則憂仍不免矣愚按

反身克己中正復處事精詳有萬全籌畫如  
語厥孫謀以燕翼子豈是苟且目前之計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義府曰未見猶有望也曰  
已矣乎絕望矣我夫子此  
歎善人之意愈切不必如第九  
篇云專主為衛靈公而發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之與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  
惠魯大未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  
於朝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使國  
人祭之惠讓之以為不合祀典且決海之有魚已而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五 衛靈公 三 致復堂 課本

果然文仲聞之引為己過謂季子之言可法使書范氏曰  
以為三策即此一節文仲於惠之賢不為不知矣  
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  
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  
位精義楊氏曰任國事以旁招俊又為職不任其職非竊  
位而何侯氏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據  
之也謝氏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祿而欲以擅之也是  
以謂之竊位或問論之曰范楊侯得之謝說甚矣文仲之  
賢蓋不至是也○或問小註此章上斷下案竊位便是不  
稱其位有愧於心即知賢而不舉也聖人作春秋之意詞  
嚴義正凛然不可犯○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選  
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卿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  
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按此本楊侯之說蓋大臣富國  
原以薦賢為己職能薦賢則稱其位不能薦賢即不稱其  
位既不稱其位即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以為竊位  
則非苛也○雙峯饒氏曰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

竊人之位者惟心賢者見用而遇已又仲自居止此亦自有所長若與惠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敬而不進之按此用謝說以為朱子所不取然細思夫子既下一篇字復揭一知字字字分明從知字下斷蓋以惠之賢若不知則已交仲却實實是知而不與之立豈微自處不知者此其心豈非自以德不稱位惟恐惠一見用而形已之短惴然盜得而陰嘆一腔酸味都是一知字中發結夫子既直斷其為竊位他日又以為不仁正不得以素有賢名而姑從未減此朱子所以又以為詞嚴義正即聖人作春秋之意則謝說亦不為文致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精義楊氏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已其取怨也孰甚焉○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為本○語類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又曰只是責已要多責人要少○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已之所能必人之如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課本 敦復堂

隨材責任耳非舉而弃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怨○集編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蓋本於此○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按此說即本或問○蒙引責已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可從遠怨意逆看此章當從上兩句推論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兩句○紹聞編東萊呂成公少編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時忿懣為之冰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類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可奈何○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集解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就謀事人心窩裏

心與口自相商度之辭須連讀今看方見思慮處其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一是本石下知如之何一是思慮不肯如之何聖人即借此三字打動他吾末如之何猶云我也與他不轉亦隱然見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絕之正深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就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

也○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而資也其自暴自棄聖穴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陷於患害之微辭也○文集下三句雖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重

課本 敦復堂

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曰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蒙引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只據理言耳然必如此方說得難矣哉意全入德就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徐辨放辟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壞了行險僥倖之機熟是連作用都壞了皆無以入德皆將有患害無以入德是就當下說將有患害是推及後來說○紹聞編此章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厲學者至痛切之言張子曰學者拾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獻為與下民一又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齊之樂耳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處俱云難矣哉按此條最發人猛省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紹開編義以為質幹。字對下。從違一斷於義以為之本。這便是義以為質幹。物之必有。質幹然。○集解。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却只在事上見。頃。此就如沒骨幹。一般。所謂無質不立。是何等鄭重。非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語類義以為。決其當否。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之尊。卑之分。須當讓之。之時。詞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始終誠實。成此一義。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輯語申之曰。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之。句雖舉。成終。乃見。○義只是合宜。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五 衛靈公 美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五

衛靈公

美

課本 敦復堂

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徹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問義是就事上。說益。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止之。以退遜則恐。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激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恐。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是詐偽。耳。曰。也是。恁地。○問禮行。孫以出之。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此發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人固有行之。一安排。無過不及。之失。故曰。行孫。又是就推行時。有從容。退讓意思。不假安排。自然發出。故曰。出。又。註云。禮是。中。孫。是。和。大意。亦如是。禮與孫。俱在。義上。見。而。孫。亦。即。禮。上。見。分。之。則。二。合。之。則。一。也。○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是。禮。以。行。之。行。出。去。須。遜。順。而。無。峻。峭。方。不。忤。人。是。孫。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如。湯。武。之。弔。伐。義。也。然。行。之。未。嘗。不。以。禮。出。之。未。嘗。不。以。孫。始。終。只。是。一箇。畏。上。帝。教。民。於。水。火。之。心。何。等。真。切。○

聖人雖伏至公大義。以弔民伐罪。然謙謙不以自居。熟玩。警語諸篇。禮行孫出。氣象藹然。可見。○大則。釋長放。近。則。出處。去就。小則。一言一動。莫。乃。君子之道也。集解。集註。不。皆。然。如。孔子。之。去。魯。可。見。○。日。以。為。日。必。有。曰。必。以。曰。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於。上。四。句。日。乃。君子。之。道。味。一。乃。字。見。得。必。如。是。然。後。為。君子。句。中。有。期。望。之。意。有。責。備。之。意。須。學。問。到。過。善。品。先。事。有。精。義。之。端。臨。事。有。比。義。之。功。日。積。月。累。優。游。磨。礱。方。能。三。項。一。齊。兼。到。始。終。表。裏。美。畢。臻。此。君。子。○。程。子。曰。義。以。為。質。所以。不。易。及。也。莫。但。作。贊。美。詞。觀。過。○。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精。義。楊。氏。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和。孫。而。不。以。信。成。之。則。其。為。客。節。也。浮。文。而。已。無。著。誠。去。偽。之。道。亦。不。可。行。也。四。者。具。則。文。質。彬。彬。故。曰。君。子。哉。或。問。論。之。曰。孫。出。信。成。二。句。不。主。於。義。而。主。於。禮。雖。其。文。勢。相。因。有。如。此。者。然。亦。當。歸。於。義。文。意。始。完。備。矣。○。紹。聞。編。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五 衛靈公 美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五

衛靈公

美

課本 敦復堂

行之出之。成之。俱指義而言。只是一時事。只是一箇義。而。總。是。成。就。箇。義。故。以。義。為。本。○。輯。語。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出。成。俱。無。着。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然。本。文。以。首。句。為。王。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拆。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為。是。按。指。首。句。則。三。之。字。自。合。照。程。子。指。義。而。言。而。義。以。制。事。則。所。制。之。事。即。在。其。中。至。謂。三。句。蝦。聯。層。遞。行。之。主。義。出。之。兼。禮。成。之。兼。禮。孫。亦。朱。子。所。謂。文。勢。相。因。不。宜。盡。抹。要。須。都。緊。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跟。義。字。遙。說。生。得。主。從。分。明。○。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語。類。問。程。子。云。云。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按。此。推。本。而。言。然。在。本。文。不。必。添。出。○。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本。則。下。而。三。者。為。用。曰。然。○。紹。聞。編。義。以。方。外。禮。行。孫。出。信。成。皆。所。

以理會方外之事也或疑義形而外方想只是義以為質  
上而事禮行孫出似說不得方曰方非發角峭厲之謂乃  
是事有定分蓋義自是方欠他底不得易置他底不得  
禮行孫出亦只是盡其事之宜而已措置得恰好便是禮  
便是孫盡其事之宜即所謂方也按義中自著不得一毫  
陳忽故行此必以禮義中自著不得一毫幽莽故出此必  
以孫至於信則方其制事之始本是一片實心自始至終  
豈容得一毫虛假故必合禮孫信三者才見得義之所以  
為方外固須一一認然絕非逐項增  
添此夫子所以必歸諸成德之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精義范氏曰人之病在於不情已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  
以誇人也○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  
無其實也○疑問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  
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  
病而不病人之不已知與不  
患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五

衛靈公

天

敦復堂  
課本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  
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  
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義府申之曰君子之疾非  
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  
可知也惟此心則當其未沒之先而汲汲焉以求盡其實  
者不容已矣夫子此言蓋勉人及時進脩也○雙峯饒氏  
曰言沒世者蓋指事乃定生前或可于名死後却難熱不  
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  
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曰求  
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然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  
惡故長而無過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間孔子歎之沒  
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精義呂氏  
曰論為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語信道之至則沒世不見知而不悔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  
分也○或問小註此章要在求字上看出君子小人之所以  
分也○君子則凡事無不反求諸己而惟歸咎諸人也○南軒張  
氏曰君子無過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過而非求諸人求諸  
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紹聞編聖人此言甚有該涵言君子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  
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是求諸己小人則巧言令  
色欲以悅人之觀聽是求諸人求諸己故能盡己求諸人故  
求諸人故小人常志在隨人求諸己故能盡己求諸人故  
常至喪己○輯語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才求己便  
是君子用心才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才成就  
時才分兩種按此亦與為己為人章相似但彼處單指為  
學言此則兼學問事業持己接人俱在裏○精義為善非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五

衛靈公

天

敦復堂  
課本

以要否積學非以干祿求諸己也愛人不親反○楊氏曰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亦求諸己也小人反是

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

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

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

言者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

為一意則白文二字是求名也謝註無不反求諸己味

無不二字言君子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己不願外為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精義伊川曰此矜尚之矜也語道矜是自  
把捉底意思又曰是箇珍貴守之



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

不黨精義范氏曰於以自厲故與人不羣而無阿比之意故

一對照方見得集註用然字一轉不是將上下截看作兩

岐○南軒張氏曰於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

與易至狗物而失於羣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

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

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

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

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

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眾之際戒謹恐

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仇滄柱曰於是守正

爭是逞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其實本不相同其源頭只

在認得君子真則剛直之操和平之養自與爭羣迥別輔

氏欲於於羣內看出爭羣愚獨於於羣內看出不爭不黨

○輯語於羣爭羣羣羣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

以事迹言之則於羣羣羣之過便是爭羣若以心術言之則方

論語集註本義淮蔡卷十五 衛靈公 三

其於羣渾是一國天理才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

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而字一轉正辨於羣之真

偽又曰不爭黨只完得於羣○愚按就人看君子矜易於

爭羣易於黨而字應有一轉○就君子本來道理看則矜

自不爭羣自不黨而字只須直下解○此則滄柱與輔氏之說正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精義范氏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

不可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陽虎之言孟子取之

故不可以人廢言○或問小註此章書宜平看兩不以字

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

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

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南軒

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武者進矣此固不可然而雖使

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也以人廢言則善言亦

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用人下是廣以納言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

言舉耳人不好底雖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我推已及物恕也

以可終身行之也一言只是一個字恕是也行之是此其

行之字坐得實行字方認得○子貢原是問一言不是問

行時解每將行字看作問行章○則非也○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正是可以終身行之處○終身注○不得人○已所不

終身可以行之○解此二句是恕字注○不得人○已所不

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恐推到極處便是已及物為仁

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到極處便是已及物為仁

子言恕必兼忠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言恕忠已在此裏不

又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

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

我恕本於忠推原本領理固如是然必明補出則一言之

外又添一言之下况忠為體而恕為用子貢問終身行之

人之患莫大於自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南軒

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行之者極其至則

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用力處言之行恕則

忠可得而存矣矣朱子駁之曰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

忠固在其中矣蓋無忠做恕不出不得云忠反因恕而存

也○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

勿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只是推己之心

流行到那物而已○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只是推己之心

於人非有特於外○結開編推已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

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存之理總皆在我施之心

無盡事亦無盡也○輯語恕字中實事無窮○尹氏曰

先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中極頭田地○尹氏曰

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

也。轉語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在此也。當與我不齊。然  
只看愚按仁道難言而恕則人人皆能。下手。故聖人  
只教他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  
行恕。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  
亦宜乎。慶源輔氏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  
其效而實與內註相發。恕之所以可終身行。處本自難。列  
圈外然實與內註相發。恕之所以可終身行。處本自難。列  
向裏何等切要。但輔氏以為極其效而言。則後來錯認。行  
字為子張問行之行。未必非斯言。貽誤故行字須脫離之  
字不得。乃為腳踏實地。終身行之是終身  
自做不盡。非計功程。故往往成宜之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平

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課本

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

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

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語類毀者那人本未有

惡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

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

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下面只言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

毀譽不同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

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以忠厚褒借而譽者  
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雅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或問  
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誅之也試云  
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  
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  
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稱其賢則善

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善者  
有以次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誅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  
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貶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  
棄之善而無惡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又集聖人成  
時有所譽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  
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  
苟焉○後雨誰字與無字微別上承吾之於人也索語下  
與斯民也相照便隱然見得直道難誣不容自我而枉  
此四字大指已攝下如有所譽特就誰毀誰譽中抽出言  
之舉卑見雙非另生一意斯民也飭亦止申明所以不容  
毀譽之故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冠朱即上文吾三代夏商周也直道

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本節是推原夫子無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課本

二字與下釋本文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時字中含三代

所以二字相呼應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時字中含三代

用意尤在一節字便隱然所以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指

見得今古不易民而論所以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指

善之惡之者則指君也○需類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

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微上一截

曰此章勉齊親見朱子改計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

得簡繁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

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  
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  
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愚按畢竟今本老到  
○或問斯民之指為今日之民何也曰以他文推之如伊  
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今先言斯民而  
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辭  
也日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  
三代之時所當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語類聖人之

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直道而行也  
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  
在所以字上民是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  
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  
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  
費引此數語起頭以見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  
今同秦網密文峻故多充不勝到交景恭儉民  
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正得之○文集答呂伯  
更有斯民也之說所以六字未下落斯民也  
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  
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說直道可行此耳不待易  
語類前二條指三代是說直道可行此耳不待  
民別修皆主民言當是朱子未定之論○愚按直  
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却主斯民人之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第十  
自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於民今之民即古之  
亦不得而枉其是是非之實味註中一即字須  
折王文格程世有古今而民無古今民有古而  
人無古今此五帝三王所以不易民而化也後  
乃曰三代以過人漸進說不復可以德化亦未  
安溪曰講此節以直道專屬民心者固非亦有  
之人行直道於民者而於斯民也三字所以兩  
會亦非也蓋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古直道  
子謂民性之同今古不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斯民也守溪大結云云正朱子與勉齋詳定之  
而行所以然之故在斯民而行之者自在上此  
但本文止渾其詞曰三代集註亦不曰三代之  
代之時何也蓋三代盛時上有以直道主治之  
直道輔治之臣而且俗尚淳厚人敦禮義一切  
是公其無所毀譽夫子退思其盛故渾而言之  
註亦體此意而以時言若竟指明三代之君則  
嚴然以禹湯文武自况矣而可乎李安溪文提  
萬萬古不滅一言三代之君相所以順其性而

一言三代之士君子所以公其情而好之惡之意理最為渾備○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  
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新安陳  
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說其發明得精切至到善善惡  
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  
心如此今日之人亦如此如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  
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  
行乎其間蓋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第十  
悼時之益偷也勉齋黃氏曰今亡已夫歎古人謙厚之意  
三字上史闕文是不復見也○說統無限感慨全在吾猶及  
所有以自和朝有信史則是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夫  
子所以撫今而追昔○家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愚謂此  
盜字可見何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愚謂此  
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新安陳氏  
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  
可見○蘇氏曰史之不闕文與馬之借人豈有損益於  
世者哉然且議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  
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浮薄而莫之止也○韜語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胡氏  
然即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託正自無窮○胡氏  
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五 衛靈公

敦復堂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猶義范氏曰衆惡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獨立也衆好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鄉愿也。侯氏曰衆人之好惡固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當察也。○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廣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焉。愚按無亦須察人之好惡或蔽於私在所宜察即使衆人果出於公盡○輯註可疑正在一衆字。一箇人如何能使得人皆好皆惡此中然有可疑然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存於人有所得守之於已德也巧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或問巧言是他人之言不知其言之爲巧而我聽之則是我以巧言自亂其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矣。○按集註於變亂是非下特着聽之二字可見德之亂不在巧言而在於聽巧言。蓋彼輩能變亂是非我不聽則亦不見其亂德也。須是聽之則我內自亂了方喪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忍之爲義有所無不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謝楊以爲無不之仁侯氏以爲無不之勇兼此二說乃盡。○條辨不忍未便是不好處病在小字上。以此小字牽制而流爲姑息則雖大有害而不顧矣。以一朝之忿而遂縱其暴怒則雖遠大之謀而皆敗矣。故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若不同而其不能含忍則一也。○說統理明白不至喪所守氣定自不至敗所計此知言。養氣之功所以不可不豫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人之身即道外無人道即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儒義范氏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大則有也。○語類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在人非由道能搖扇扇如何搖手。○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爲者一一使推出去方是弘。按容受一義於集註似爲添出然必有容受之體方能廓大之性推說外而天地人物無不該言弘則盡已性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無不備而廓而大之則一視乎人之能所自致。或問小註此須要得廓大意思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人去弘他才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但今人只解重上句不知此章之神全在下句要人十分體認只管推推進進去直是放手不得。○輯註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異道亦有功於人性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覺悟正是。○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聖人加一重鞭策也。○或問張子之意微而顯矣大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率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紹問縹緲盡性如戒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衛靈公

美

敦復堂課本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句

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薛類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慥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其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貼就他去做。這此學中便兼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十五 衛靈公

无

復堂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1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語類凡言在其中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  
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精義楊氏曰耕也而有豐凶之不常則餒在其中矣脩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則祿在其中矣爲大人之事則何謀食憂貧  
之有獲祿在其中下自須如集註用然字一轉若照楊氏  
直下則君子之謀道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  
轉似巧於謀食矣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  
語類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  
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  
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  
也○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  
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  
後獲正誼不謀利嗜富不到那裏○問觀此一段則窮達  
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

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  
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食而止又曰此章說得最反反覆  
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  
典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令人謀道以求  
食底意思下而却說憂道不憂食便和根斬了○變榮饒  
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  
心言○索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遠在謀先  
○四書通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耳果不憂  
貧自不謀食○解語有一毫謀食之念便不是謀道然亦  
有不必要皇皇謀食而亦不須有志於道者此種人豈得自  
附於君子故謀道不謀食須兩面對勘始得○愚按謀道  
不謀食是言其大義如此乃耕本謀食而餒在其中學本  
謀道而祿在其中雖分兩途而常混在一處故直須根究  
心窩到得憂道不憂食才是真謀道不謀食不然心上有  
一毫夾帶則為學都是為祿豈君子之所出乎○舊解謂  
語雖三轉只是一意看空只將首句立定綱宗中二句閑  
末句繳大指自得註中亦只是祿在其中下○尹氏曰君  
有然字作轉此尤通身筋節朱子最着意處○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聖  
謀本堂

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此與朱子重  
仁之說小異而理可相參○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  
守之者恐其雖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難此守之所  
以貴於篤也○或問小註既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必失  
蓋且就知之上說箇得○必陽講義得之於學問思辨之  
際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塗而廢○道亦徒然耳故必  
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薛洪學問先分箇得與失只  
一箇仁不能守那知及都無用雖仁不能守尚是知之不  
真然畢竟不有之於身○田於為私欲所間力行上竟壞了  
故朱子謂此章當以仁為主○但以節節都有工夫不可  
謂一仁守便無餘事耳○首節當另提見知及必仁守  
下二節就仁守上推言之又要莊以遊動以禮見由本及

末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  
我而不失矣○  
我而不失矣○  
矣○所以云守也○按此看守字方是所知者在我方是大  
知吸之仁能守之是明德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  
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  
下句放此○語類問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  
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  
思開關要發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問此  
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箇知及之仁  
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  
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小註此章要  
得進入語意不可將莊蒞動禮攝入仁字中○舊注陳氏  
曰雖是仁能守然蒞動禮攝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  
妄念便生須逐時照管令縛縛不開則情慢之氣無自入  
此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  
○徐辨註謂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厚於  
內分明單重仁守說來見仁守上猶當加細密工夫也氣  
是氣稟習是學習或是氣稟生來本偏外面少嚴肅或是  
學習後來偏了只道心體無私遂不加檢點故亦有不莊  
以蒞者要須內面持敬為主外面  
照管得到則衣冠瞻視自是肅然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聖  
謀本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五 衛靈公

需類莊以治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道動字不是  
威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  
是使之以禮下格禮字歸在民身上問使民去做事要他  
得來合節拍否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  
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不善便是以禮如古所謂菑苗獨  
狩就其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也  
以此事此禮有禮存也○精義爭川曰動之以禮在彼而  
應也○或問小註動禮乃三代化民成俗中事如鄉飲酒  
禮及蒐苗獮狩進退等法便是使之以禮動之不以禮乃  
於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非特為民之不服而已○  
紹問編朱子謂下格禮字歸在民身上蓋若說為政者自  
身則莊以治之正是說自家非禮不動莊字內便含得有  
禮字在何得又言動之不以此禮此動之即承上治之之字  
皆指民而言在已由禮而不能動民以禮於已則是而於  
人則非亦非盡善之道故云然○韜語動之以禮在知及  
仁守莊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條  
辨使民不但合乎義理而併合乎義理之節文此王道之  
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知及仁守之分量也○說統知及

聖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五 衛靈公

聖

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特守之固則亦  
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說者所以兩言之也○四書通大  
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  
之累○松陽講義不莊是惡爾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  
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後此  
即大學明德新民所以  
必要止於至善之意

知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精言註中知字  
以此知之也可小知不可小知通就我言受屬人者謂我  
謂彼所能受也可大受不可大受通就彼言受屬我者謂  
子小人字一類則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  
兩邊語意自清

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精義尹氏曰  
從不可以小知小知則不盡乎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  
其為任賢使能之異與○此二條雖與大註相發明正反  
兼舉方盡白文不可不之義○又集一事之能而大受以  
盡君子之德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  
小人之材德不可小知而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  
不可皆主於觀者而言○中未為稱量之語○或問小註可  
不可以此知君子也○紹問編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  
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長○材德足以任重才德不  
謂大有所負荷也○大抵人之有為視其德量材器德不足  
者履盛則滿而涉險則危○材不足者投艱則亂而謀大則  
窘是其器量之所受者止於斯也○器量字是生於本文  
受字君子言材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狹則材  
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註云此言觀人之法  
者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

不害其爲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人器量淺狹。使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操。豈不僨事。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則於小人固不妄任。而亦無棄材也。真天地之心哉。○徑此章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邪正上論。愚按語類中有以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指證者。朱子謂其於本文不可義理無當。正此意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先兩

照一層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

不仁則失其心。較以內外身心兩意此是仁有甚於水火而

論語集註本義注卷十五 衛公 聖

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缺人仁則未嘗

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

章放此重之。殊救仁之急有急於水火然水火猶或害人

而仁則未嘗害入蓋國民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

之○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

無害於人蓋以見其所當勉○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

死前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之語若到得殺身成

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得殺身成

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而

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于不害爲

正命。援此義不宜夾入本章然自是至論故語類以爲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已任也。語類問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

仁只似適當爲仁之事集註似以當爲擔當之意曰如公

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然多所以覺得

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雖師

須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雖師

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

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或問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

自勉而勇爲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已之所有而自爲

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

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讓于所謂

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

此章爲學者知仁之美而不知勇於爲之者爲之者

有所當云云○四書通當字大有力量不知勇於爲之者

衆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已任曾子當之仁

會通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集

解當仁字須重看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

見師且不讓何況他人不讓只足得一當字於師只足

得不讓須知此是衆人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

程子曰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貞正而固也。語類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

固字如易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

貞固足以幹事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類貞者是正

則有固必之心○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

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自對諒則諒爲不好諒信之小者

至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精義明道曰諒與信與貞

大體是信諒必爲也○或問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

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朱子中兼

定與不知而固執者自別。○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礙，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輯語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殺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後精審意在先，實體言其正，殺守言其固，本是言君子之貞，自不同於諒無兩層，然却因貞疑於諒，而世有以諒為貞者，故不可不與劃清。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

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

心也。○文集今之仕宦不能盡其職者，是無邪先其事而後

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說以爲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

祿，則失之矣。○雙峯饒氏曰：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

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

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才任其事而即有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五 衛靈公 吳 課本

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求祿之心，則義

利難操，公私交戰，其不爲利心所勝者幾希。○南軒張氏

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

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負而仕，則奈

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以

爲主也。若曰爲食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

○愚按：識得主一無適之義，則敬事自然，後食後食亦正

是敬事處，然聖人必作兩層說，到方見得匪躬之誼，與純

臣之心。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

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慶源輔

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益於

其始生也？已有氣質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

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

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爲惡之人。豈可復論

其類之惡哉？○南軒張氏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

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

非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

之明，柔者可使之強，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

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

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效有善反之攻，其卒莫能反者，則

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愚按：此可見人之不能復於善者，止因

不受教之故，而教自不任受也。○義府有無二字，相爲呼

應，人之有類，爲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愚按：集註先言

人，性皆善，是從源頭上看。君子體天地大公之心，則有類

耳。○愚按：無類之說，則有類亦可復於善，是就究竟處看。君子

何類之有？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

反此不能爲彼謀，彼亦不能爲此謀也。○按：善惡邪正，註雖

平列，然聖人自是爲正人，君子說欲其慎所與謀。○稱義

寬氏曰：道同則同心，同心乃可相爲謀。學聖人之道者，不

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爲欺僞者同謀，所

趣不同，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稽義范氏曰：天下有道，則

有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矣。○按：華藻

文過其實者，妄人也。○語類辭達而巳矣，也是難。○新安

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

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

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愚按：陳氏補出辭達本領，在於達

言本指為未能達而未富麗為工者發非為已能達而分  
外過求富麗者發也人不明理則辭不能達理明而不從  
躬行心得中一一體驗過來亦不能達達字中有許多本  
領在故朱子謂辭達而已矣也是難此語最渾淪涵蓋見  
辭達之難則達字重而己矣字正是難迫達字使其看實  
做工夫不必分外求富麗如陳氏說則看得達字輕若恐  
人辭達猶不止分外過求富麗以而己矣戒止之語意相  
似正有天淵之隔只是不知達之工夫難且不知達之分  
量大小耳六經愈簡朴辭愈達兩漢而下愈富麗終不可謂  
辭達其源流本末之分大畧可睹矣○輯語惟其能達故  
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為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已矣  
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  
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侍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見賢  
在斯某在斯遍反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五 衛靈公 吳 敦復堂

師樂師瞽者冥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 冕名再言

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我問聖人之仁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新安

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

問小註此章見聖人之心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缺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

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

所而巳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  
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  
問焉夫子以爲固已諳之矣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  
事物物莫不有其理蓋所當然者天之所欲也夫以一日  
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  
有待人之道是則有道矣是故君子戰戰兢兢自持須臾離  
也一失所宜則有虧於道矣是故君子戰戰兢兢自持須臾離  
於道之所大必於是懼其失之也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  
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新安陳氏  
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抑之故節節謹告  
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意誠心曲禮也○愚按夫子初告時  
豈必以此爲道而有道行之因于張括出道字來問隨應  
之曰然已分明說足道了却又似不以自居而曰固相師  
之道隱然見得此不道因言其固然而已聖人言語氣象  
成當年及階言階及席言席皆在言在坐之人舉凡天地  
間一切因物付物道理在坑溝坑在谷溝谷都在此中和  
盤托出謝上蔡謂一部論語只恁地○尹氏曰聖人處已  
看見得到時不待推擴自然具足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五 衛靈公 吳 敦復堂

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

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

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明氏曰疑為齊論當以篇內皆稱孔

也子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

武陽縣之東北○或曰小記云伐顓臾而曰季氏見季氏以魯臣而取其君之屬邑是無君也取顓臾而曰伐季氏將者欲伐而未伐見其臣尚可以諫而季氏尚可以止也此記者書法著意處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六

季氏

一

敬復堂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月賈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僖氏曰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

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或問小註冉有季氏

伐顓臾二子實與焉但其心蓋有所未安故微露其辭將有事三字若認無又若不認真猶所謂問得如此也却把自家竟似不曉底又曰看二子明明向夫子前理伏一句

冉有拉季路回來已為夫子專責求伏案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語通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

謀較多一何例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

扶

東蒙山名

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先王封

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語類同

百里之說則魯地安得七百里曰七百里是本禮記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每當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此處亦難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六

季氏

二

敬復堂

各有其一詳左傳昭公五年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

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

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

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疑問季氏將伐顓臾本意欲顯其封邑却不知天下大名分大權柄有不可僭擅焉者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三言立定斷案俾季氏不敢復道一伐字

此是夫子大義伐謀處○或問小註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論先王之封建是理不可破且名域中勢又何必伐况為公臣又非季氏之分所當伐且字是字相承轉下不平對○此章書

看某先王節註自是一章之指○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是蔑先王之制也是為邦域之擾也是徹社

稷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是蔑先王之制也是為邦域之擾也是徹社

稷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是蔑先王之制也是為邦域之擾也是徹社

殺之衛也○翼註此節伐顓與事已斷盡下文特因冉求解釋又申其責之意耳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蒙引

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徐稱此處二欲字且虛欲之只言要伐顓與不欲只言不要伐顓與耳到舍曰欲之方是以欲為貪其利○援曰吾二臣皆不欲見得與由同體不但求不欲即由也不欲為由於自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季氏

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語類問焉用彼相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替者之義又問後文相夫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

義又問後文相夫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集解危未至於顚故持之使不至顚顚則既路須扶起志持之扶之所謂相也即所以陳力而就列也下三句只是上文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徐辨聖人也不當去今不諫不去却是現在無辭底故註緊跟不欲說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

柙戶甲反楮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

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

不任其責也義府承上言二子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則季氏之惡又焉得而辭其責而乃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無論臣道且爾言亦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此龜玉在外無與典守之事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櫝則有典守者矣而乃出焉毀焉非典守之過而誰過顓與之伐虎兕逸而龜玉毀矣求方為之宰而安所逃其責乎除是去了方解得今既不去而徒曰吾不欲却解不得也援

冉有曰今夫顓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或問小註此又冉有為季氏解乃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只此數語是冉有實與季謀底供狀更掩飾到那裏去○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季氏

昔者一段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龜玉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

費是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與以益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或問小註看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折註中利字謂土地人民按即對針貧寡○

折註中利字謂土地人民按即對針貧寡○輯註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

謀與季氏又分一案矣愚按貪其利自屬季氏而求既與謀則雖以坐求亦可君子之疾夫舍其貪名而駕為之辭以蓋其貪利之實也至欲字雖與前兩欲字有虛實之別要是一路上事夫子此語乃逼拶得冉求更緊



下乃直原季氏之本  
情而曉以利害之實

丘也聞有國有家常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  
諸侯有家謂卿大夫天子雖似泛說然其意却即對照魯  
與季氏而言○翼註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是國不下替  
家不上陵安非安危之安乃上下相安於無季氏之欲取  
事君不思寡夫大臣臣不思逼夫君便是相安季氏之欲取  
顯與患寡與貧耳此正是貪其利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  
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  
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六季氏五

覆之患○徐辨丘也聞有國有家常是夫子所聞存國存家  
是患寡也○徐辨丘也聞有國有家常是夫子所聞存國存家  
無民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  
均也○徐辨丘也聞有國有家常是夫子所聞存國存家  
中效驗原非另外一番添補○翼註和即寓於均安故併  
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或問所謂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者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  
民之勢不均其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臣以貧為憂矣憂  
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  
疑而當懼於寡少矣寡而求富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  
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欲長保其祭祝而無  
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反以優於諸侯千乘大  
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懽睦則和而不患  
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  
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詞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  
也按此云微詞則魯事自不宜顯明而察論有國有家正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六季氏六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  
與修文德反矣○愚按內治在上節為均和安在本節則  
文德講章自生枝節謂於均安之外別有所謂文德不但  
實義不明并虛字亦不屬大約皆新安此條語之誤也惟  
吾亡友張曉樓論之最精其言曰遠人不服即其內治不  
修處集註首二句正發明所以脩文德之故味然後字  
自明講家謬以內治脩指夫如是三字說不得將文德  
別看做一件摺摺遠物事此大惑也蓋上節只虛言有  
國有家之理引出此節以見遠人不服宜亟事均安不必  
患貧患寡勤兵於遠因上對取字下對謀勤于戎故曰文  
德其實只是均安微出此底但此在氣象事業上說所以載

均安之德而文之者。耳湯雖卷云夫如是後接不患其二。句故遠人以此無遠人必服一層。此真老眼無花。試理會。白文夫字故字則字緊承上文一直起下。蓋見其確如俗解當云而遠人不服又脩文德以來之乃合其病在先不識字義也。此論最足以訂諸說之訛。其猶有未盡者則愚請更申之。上節均無三句。原是不患貧寡之故。云夫如是。是經接不患其二句。惟其不患貧寡。故云夫如是。也。達於境外。招徠懷遠。亦此文德也。近說遠來原是一套。事故遠人不服。惟有益增修其德。不惟來之而且安之本。何事勤兵。必如此。方與來。脈意緒相承。方與去。脈意緒相承。直○遠人不必定指遠方之國。只土地人民之不隸吾籍者。即是。與下節遠人謂顯與只作一例看。但在本節。尚是海禁說有虛實之分耳。○策解二節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然夫子曉季氏處。却全在此二節下。不過言其患非所患。而不免有顧覆之憂耳。

論語集註卷十六季氏

七

教復堂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

責之按二子皆不能以道事君遠人謂顯與既在邦域之中

如何謂之遠人蓋對下蕭牆而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

家臣慶叛公室引邪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為

以伐為此却說遠人不思季氏有所謀求於顯與而顯與

與不聽其號令當是不服季氏非不服也二句雖平說

語氣却是側下不但不能來遠人且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不均不和不安不至傾覆不止耳正是一步步緊一步

治不修為下蕭牆之憂言也○不能來不能守責由求正

責其不能相也不謀動亦分明說是二子與之謀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內也

干櫓也戈戟也蕭牆屏也鄭註蕭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

是以謂之蕭牆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

之內蓋言憂起門屏之間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

承邦分崩離析言國勢如此顯與縱有不和不可勤兵而

乃謀動干戈於邦內意以取顯與則子孫世無患矣然為

季氏之憂者恐不在外而在內當日事情灼然如此季氏

不知無怪也○曾謂二子而乃見不及此所為切責之

季氏也○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則憂不在子孫

而在季氏之身季孫之憂正與子孫之憂憂字相應

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事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或問蕭牆之禍亦

論語集註卷十六季氏

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至云陽虎之囚季

桓子則在定公五年蘇氏已辨之矣○述或問既取蘇

氏之說家臣慶叛大全便不當引陽貨蕭牆之禍或問既

開蘇氏之說大註又不當引以越伐魯大抵本全未定之

說當以或問語類證之或問語類未定之說當以集註正

之集註未定之說又當以白文為主以意逆志而得之如

論語本夫子門人所定不當以傳記二子仕不同時為疑

孟子本自作亦不當以周禮禮記而疑也○按此可為讀語

孟之法新却○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

伐顯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曾以肥三家

也○紹聞編他章多單詞隻語惟此章數十百言反覆詳盡

也○當時事情與聖人所以為其宗國忠謀遠計者可謂至

矣惜乎莫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

之省聽也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

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  
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陪臣家臣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遠。大約世數不過如此。稱義楊氏曰

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討之刑不能加然後禮樂征伐

臣則極矣故其衰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謝氏曰諸侯德命於天子大夫德命於諸侯即天孫二伯所謂聖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九

敦復堂課本

故禮樂推天子專之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蓋如災異何可  
常也故愈逆理則其失愈近呂氏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  
蓋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容久近之效隨大小而爲等○  
厚齋馬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  
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  
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  
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  
矣希不失者失其柄也○商軒張氏曰禮樂征伐者天子  
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  
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  
子亦豈敢自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  
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  
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諸侯可以竊之於天  
子則大夫亦可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竊之於大夫其  
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  
謂千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翼註天下有道是天子  
能以道而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而竊  
之若天下無道是天子不能以道建極而禮樂征伐綱解

細施教臣下得而竊之也。有道無道總以天子作主按此方勘出有道無道根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來歷若如蒙引云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是直將聖人語意倒看宜先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而以有道無道繫之不合先言有道無道而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繫之矣夫所謂天下有道者天子有道也天子有道則禮樂征伐俱自道出建中和之極體命討之公天下自與敢干焉不然而爲無道之禮樂征伐則自諸侯以下變體易樂竊征伐之柄孰得而禁之此有道無道所以必本諸天子而非聽諸時數運會之道然者也○韞謏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皆自諸侯啓之則可知自諸侯出亦自天子有以致之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正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僖文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宣成襄昭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定哀之春秋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十

敦復堂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紹聞編獨舉大夫者蓋以一統之消言之則政在天子以各君其國言之則政在諸侯未

有在大夫者也。在大夫則其時可知矣。按此固有道時所以專言政不任大夫之故。然亦夫子目擊當時大夫專政之

外國皆然故獨舉大夫慨然遠想見得政不在大夫此必

安得睹此也南軒張氏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

出於一也庶人不諱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和諱也

上無笑政。則下無私議。非脩其口。吏不收言也。精義呂氏

議直謂民自無非議非不使之議○慶源輔氏曰庶人不

論此有道之極致大賢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獨有歉必至於無人自然不議方爲有道之極○輯語直

曾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哀極處下兩節終之極道

陳新安謂有晚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然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和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者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視道之有無章意所重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退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此章重權勢上說只因誤解通論天下之勢句

桓之子孫微矣夫音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太夫四世矣故夫三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文

叔仲生宣公敬肅變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

士

課本

冬仲發惡及視而立宣公公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

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

虎所執精言祿去公室政便在大夫故註云君失其政但

臣悍族更相禍弄未嘗專在三桓也自季武子作中軍三

分公室而有之然後一國之政在其掌握矣故君之失政

雖自宣公而三桓之專政實自武子五世四世據其實也

按前人有以四世主文武平桓立說者謂文子雖稱賢大

夫然不能正公子遂之惡又與並事宣公請事於齊以定

公位是為政逮之始武子繼之跡乃益著悼未立不數可

也歷平及桓是為四世此雖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

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大義正

蒙引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之日近也○稱

言此時桓子已為陽虎所執微自是實事本文所以以下故

宅恭以事驗之則微是已然以理斷之則微是當然夫子蓋據其已然以信其當然耳○保進連下三箇矣字聲情鳴咽能令三桓垂首喪氣扼腕灰心然夫子只惜三桓言外都是惜魯又都是惜三桓何不返教歸祿保魯以保子孫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南軒張氏曰

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

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

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

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

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

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洪氏曰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

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

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季氏

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

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蘇氏論田常三晉何以不失

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

殃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

計者是也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

也兄田常三晉傳世亦不過五六而朝氏又以後世篡奪

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

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

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為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

之紹祚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

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亦反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六 季氏

三

敦復堂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義莊荷謂是非謂非曰直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諒信也有操執也與忠信有操執之人友則真誠感發而可且狷外之念日消故可以進於誠多聞者非必博物洽聞以為多也見先生長者熟聞其法言法行足以為世之善禁者是也與之友則德慧有所發而事理有所明故可以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同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問者有所參訂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直是質朴無委曲人若便辟則習於威儀全是裝飾周旋故不直諒是誠實堅確人若善柔則工於媚說全是無一些固守之節故不諒多聞是通貫古今道理非穢褻之聞也若便佞則口給禦人不顧聖賢道理是如如何有於多聞○便辟重辟字便則辟之熟善柔重柔字三者損益正相善則柔之工便佞重佞字便則佞之巧

反也集解直諒多聞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則使人常懷羞然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情得不日損乎益者常情所抑悅能損者壞其所本有一則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其一則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覺○直諒多聞三友缺一不可至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也○或問集註之說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厲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註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損於人何日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愚按章首勞提二句見為益為損之在人下分疏二段見受益受損之由已兩者字呼兩矣字應益者損者只作○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不謹哉或問小註此章重在友之者不須從六項人分別直須從友之者自為領取○說統三友之友乃我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六 季氏

三

敦復堂

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出於所無全在自己慎其所擇若將損益坐在六項人身上便成死句矣○集解此章在學者則身心之所以成敗在人君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友此則益友彼則損所貴乎有知人之明故不可以不謹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此節字與白文節字有別白文節字作辨別說此節字作節次說又註中節字是死字白文節字是活字勉齋黃氏曰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或問范氏以為動必以禮樂為節未免太重而文勢又不順竊以為此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曰然則三者之為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是非不誤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善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慕悅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成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然有益愚按所謂此說得成者乃是對下驕樂而言至其由淺入深如或問云云則益字自在裏許又禮樂而此節字何者亦是對下驕樂言要有以節之則所謂制度聲容文亦何莫非恰好○蒙引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其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太禮之制度有多寡之數降殺之等樂之聲容有清濁高下俯仰疾徐皆無一非中之所存有不答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皆至理所寓也○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若自己出而悅慕勉從不容自己○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即上章直諒多聞便是○

條辨節禮樂便是不敢驕縱侈肆意思道人善便是急  
急孜孜不敢情慢意思多賢友便是不敢性溺意思  
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

而狎小人紹聞編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怙侈滅義服美於人

業為善惟日不足而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

情慢不收拾而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

也日樂宴樂則不能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

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驕其狎

小人必矣○驕樂以驕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或問其何

樂也妄樂以妄為樂也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弃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

已矣○語類問佚遊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

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

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曰樂道人之善則有他思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五

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

反○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

狎近小人疎遠君子又曰三者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

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是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

樂可不謹哉見焉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

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

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

其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這一箇

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養之有素  
地位也○或問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  
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信人之意也按此因呂  
氏有隱則不忠及楊氏引以言節以不言節之說而云然  
○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  
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  
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未見顏色者難及之而言亦  
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未見顏色者難及之而言亦  
解獨言侍於君子者君子兼德位而言侍則以卑承尊彼  
若有德之君子他言之及與不及顏色之在與不在當必  
有箇道理亦即隱然有箇可否從違固不可輕易忽過  
此全無德而有位之君子在我亦當有敬謹不敢放肆意思  
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  
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語類問察言觀色言色是指所  
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聖容時某人為宰  
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  
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此對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五

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

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

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

候人主顏色迎合趨奉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

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

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按此朱子偶舉以為證雖非

本章正義然士○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君子不可不知○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時然後言斷盡此章章義者先時時者

後時替者真然不知所謂時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

季氏

宅

課本堂

為血氣所使也。精義伊川曰：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蓋義理生於人心，所固有也。緣志之不力，而外誘得以乘之。故須隨時戒之，把這箇義理常存於中，定要克勝得他。方是箇制心制事之學。義理在知戒之前，不是知戒了才得。有義理來也。○尹氏曰：君子之學在乎不為血氣所使。○語：血氣雖有盛衰，君子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趙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病，又各精其血氣，而有最甚者。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食飲，故惟色為所戒。若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志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興，闕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色則戒。○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為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食。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關收斂而多食，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按此條節，節從血氣動出。三在字，然見分明。○徐辨問：血氣只是獨行人身，如何能使人好色好關貪得如此？曰：只是血氣主事。七在人後邊，故血氣有未定，有方剛，有既衰，而人欲一變又有隨之而。○范氏消長者以理勝之，便是以道心為主，克去人心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關，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語：顏問：註引范氏說，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或問：小註以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氣，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雙峯饒氏曰：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

季氏

大

課本堂

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巳。按此自當以內註為主。○黃魯直曰：人生血氣，夫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也。按此條非本義，附載使後生括省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問：畏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曰：畏天命三字，好是不畏這箇道理，以下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淺深做去，事物皆有箇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其失了。○徐引此天字，只是天理。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字。○集解：天所賦之正理，即在日常用行之中。畏字正是君子用工夫，不是空空畏懼。正要在日用常行上，兢兢業業，以體行之。若徒向於移不已，大人聖天命源頭處看，深去，則畏字工夫，反不着力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精義：伊川則可以不失賦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或問：大人之說，范氏以位言，謝揚以德言，合之而後備。○纂疏：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策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徐辨：德位兼隆之大人，固是能體此天命之理，即有位而德不足，亦天命之居高而臨下者。故曰：皆天命所當畏。畏自是循理守法之心。聖言正發明天命之理，以垂世立教者，畏便在畏天命上。曰：然才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

郭復堂  
課本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宋氏公遷

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條辨天命只就當前義理講。不曰天理而曰天命者。原其理之所自來。以見人之承受而不可違者也。大人聖言皆義理之所在。大人是體之於身。聖言是彰之爲教。○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參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生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紹聞。遍小人之仰大人。非獨玩易之謂也。窺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聞。則非分而欲以干之。○說統。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皆所謂無忌。

憚也。○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憚迫於利害之畏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接脩身誠己君子所以有三畏之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慶源輔氏曰凡心思智慮行止動言人之  
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也曰人之生也氣質之氣清明  
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  
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  
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  
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

問焉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  
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  
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室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  
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  
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  
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按此專發明內註氣質之說○或問  
小註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子也困者行有  
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  
事也亦已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  
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  
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按此微  
兼外註學之爲貴意○條辨困而學之與困而不學雖又  
次與下之分在學不學上然究其所以然其困而猶知學  
者便是昏濁中猶有一點清明偏駁中猶有一點純粹處  
不然如何室塞不通尙求通也其困而不知學者便是昏  
濁中並無一點清明偏駁中並無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  
一樣室塞更不求通也故本文只重氣質上說學不學亦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六

季氏

三

課本

子兼採楊氏說正曲

體夫子言外之旨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語類問君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說些事子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兄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學而能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外面任其美惡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白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六

季氏

三

課本

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親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親聽上理會親遠惟明聽德性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親前便要看得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自箇義理在不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親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親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語謾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也入耳故曰聽德惟聰○或問小註謂不為惡言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親聽物色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說邪所壅蔽若思明聰便須去其壅蔽○陳氏曰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於親聽分言之○輯語在聽方交又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面且容貌則思恭謹而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發言則思忠信而心口如一行事則思敬慎而主一無適○輯語尋常語默間便是言行住坐卧處無非事思忠思敬只在當下不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德思義則得必將有所用也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德思義則得不苟集解疑在成敗之會進止之關不可無也亦不可蓄忿為事當忿而思必無忘身以及親故須問情之難制者見得而思必不吝義而汗已又曰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輯語上六件是內○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或問入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日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教義為主戒懼慎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兩軒張氏曰九者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發則也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存疑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爲就在謝氏曰未至於從空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誠之非另立綱宗也○新  
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  
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  
而已哉馮氏所謂九者  
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探吐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

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

而無一念之不忠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

之故顏曾閔冉之徒足以當之矣○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

指人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  
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附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汲汲也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六 季氏

惟日不足也如探湯○湯方執不敢染指也○輯語

兩見字上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緝語

聞編常人見善似欲不為白地自放過手見不善雖知這

箇不好亦不曾發得箇真意切為己之心恐恐着他在身上

如試湯火相似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

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真箇如此做去

謂顏曾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真箇如此做去

善必為惡必去那有放得過時那有看不得箇且字處才說  
且便是自壞也○後顏曾閔冉之學便是伊尹太公之事  
先知至意誠乃及於身脩而後所以植其體者有未深則  
粹年要下節地位不得但上節地位看低○已見  
亦不廣耳莫因一已見一未見將上節地位看低○已見  
則因見其人而還憶其語未見則因聞其語而懸想其人  
上節兩矣字與結尾一也  
字兩兩相照孤情絕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條辨

所達之道行其所求之志可見志道不是兩件事物兩其

字合下便是規模先定非求志為小而達道為大亦非求

志為精而達道為粗○愚按兩其字在本文本自相闢而

集註復用互文見義理則體用一原○學則行藏一致其可

見矣○語類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

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居其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

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巳行所當為以達其求之志又問

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憤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也○輯語志道二字甚大伊尹

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輯語志道二字甚大伊尹

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輯語志道二字甚大伊尹

損故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或曰行義

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兩義字不重子謂隱居只是箇隱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六 季氏

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

知只為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

業言思按此說是矣竊謂小人并義不得隱居彼自閑廢

取有何可隱處若君子之隱居本不苟如伊尹之宰野武

侯之隆中潛深伏蟄必如此而志可求蓋說箇隱居必有

所以隱者況行義乎惟行義看得重達道自是堯舜君民

與求志如柄鑿之相應○南軒張氏曰退所以安其義之  
所安進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求之  
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  
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新安陳氏曰惟  
富之者方其耕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  
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  
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  
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  
以好事者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  
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

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蓋則  
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月全而為大人矣此夫才  
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齊景公問上德是進德之事下  
一載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然見  
其人曰公只管要莊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般緊要知不  
在吾見其人未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  
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  
有多少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  
語裹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  
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  
段淺深自易見按此帶論看書之法  
并可通之作文不獨看本章宜爾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用兩服兩駟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六 季氏

德也富而無德雖有千駟何足道哉或曰伯夷之德  
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或問小註首節是案餘首  
陽只與有馬千駟相形跌起民到于今稱之耳此一句須  
反對富字正伏異字于今句對上之曰二字不必重拈  
景公下不必實拈夷齊事迹宜虛說留未節地橫下斷語  
不得○紹開編崔杞杖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  
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早國日久奉已而已觀  
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一再與晏子感傷悲傷者  
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民然無聞之人齊孔  
子歎之曰嗟哉斯人也彼有內求其心者國不顧如夷齊者  
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稱夷齊者  
其德固一節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也愚按惟只主讓  
國故舉以與齊景相形且本文亦只言餓死而不知其與  
因夾入諫伐一節遂援史記及餓且死之文而不知其與  
本義無涉也○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各  
隨波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  
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  
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  
在於富而在於異也紹開編此蓋承上事而言人之所稱  
千人耳不然則富有千乘者何以沒世無聞而至今稱之  
百世下猶為之興起者乃在首陽之餓夫哉言外寄慨無  
窮○厚齋為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  
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  
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  
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按觀字只對富字看亦從流  
俗起見耳非必君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  
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六 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按陳亢既列夫子之門  
異聞問伯魚其意殆自謂所聞之無異也此亦即根於疑  
聖人有隱之心而又以常情之教子罕竟異於教門人或  
可從伯魚得與聞至教故衝口發問方以為  
求教之誠而不自知其渾是一團私意也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  
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  
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  
以能言○集解於人情物理多少研窮才能事理通達於  
辭意之溫柔敦厚多少玩索涵養才能心氣和平此詩之

所以貴乎學而夫子必以不學為戒也○紹聞編此與下  
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載然而不可  
得於詩禮之所開發心氣和平德性堅定得於詩禮之所  
涵養○說統經退而學詩禮而學禮此二句不可不看  
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蒙引伯魚兩獨立字有  
意言獨立時宜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條猶獨立趨庭  
不過是因陳亢異聞之問舉箇可以異聞之時  
來說耳非伯魚此時曾想有異聞也須看得活

他日又獨立趨庭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經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載然而不可  
泰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  
放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  
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兩節註意皆兼內  
外說方備○集解復舉他日者舉獨立趨庭之無異以解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六 季氏 毛  
陳亢異聞之惑也然非是伯魚一次不得又與  
一次要只是會逢其適因亢問故為縷述耳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集解此節結  
未也二字相應隱然見詩禮二者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  
聞絕無可於異處然答得雖似閒冷而意言之間安詳容  
典氣象藹如即此  
可規詩禮之效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或謂陳亢實以私子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  
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未忘而以為聖

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聖人揚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  
法不過如此而自後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  
警云爾○紹聞編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則疑其有  
異固非而以為遠其子亦非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吾無德乎爾理會得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會  
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箇工夫到與未到爾○新安陳氏  
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  
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與詩  
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  
亦不過如此爾哉亢之見也亦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  
密亦可見滿堂薰陶之所得矣○集解亢語  
意重在遠其子一邊止與首節發端遙相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婦義范氏曰夫子之所正名者此其類也夫  
婦人倫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六 季氏 天

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無實故大夫婦稱正家而天下定  
矣侯氏曰名正則分定孔子之時或以妾母為夫人小君  
者多矣故如此言之○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  
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內故  
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  
書小君是也○紹聞編春秋首書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賜  
後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皆妾母也知此節所記之意  
則知春秋書法之意矣夫非邦君之事則君不可以寵故  
而強曰夫人邦人不能以君故而謂之君夫人况異邦乎  
觀僖公夫人之妾稱諸異邦而不能無異辭曰信公成  
風者秦人之辭而春秋從之稱之稱名之間大義顯然其  
可于哉○天全辨春秋時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  
愛而不虞卑其身如惠公仲子者是也○以妾母為夫人徒  
欲尊寵其所生而不虞賤其身如僖公成風者是也○孫  
身則失位貶其父母則無本信乎名之不稱也○孫辨  
首揭明邦君之妻四字然則君向尊之為敵體况其下者  
二字生來君稱之曰夫人則對君故謙也邦人之尊以尊  
乎故此句特重自稱之謙以對君故謙也邦人之尊以尊





問：意欲才進主意去，正見那許多有定主位，

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

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才說性字則已寓形氣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着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之性賦子之理不離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而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而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文集氣稟之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理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專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或問所謂氣稟之性者何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窮本極源之性皆謂此

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為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曰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曰其習而相遠者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于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於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性也此四者皆相近而終則遠矣○爾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四書通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述朱此章講說多門有謂因論性發以下句足上句者有謂為格習而發因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者有謂辨性習之殊合性習道近較量以兩相字兩也字指點說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六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六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六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六

字已上又不客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  
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孟子所  
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  
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  
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  
性即太極之一全體也○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  
中耳非別有一性也○上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  
未生之時不可謂性也○下而動是已發時以下即是人  
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  
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大傳言繼善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  
初不相雜也○魏莊渠曰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  
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  
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  
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  
意正是性之所以為性各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  
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  
論語集註本義

習之所能移者語類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知下愚  
矣何故又有上知下愚如是之懸絕者說○問既謂之相近  
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稟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  
何曰上知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聖人決不移耳  
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  
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人一般下愚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  
夫按此亦漸夾入外註程子之意○家引上知下愚亦是  
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家引上知下愚亦是  
理沒了故不稱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述朱  
承上章而言上章集舉天下中常人說此章專舉兩頭極  
其上下氣質之相遠者而言作三項人看此章專舉兩頭極  
習上時講謂唯上知不移稍不如上知則可移矣○可危也  
唯下愚不移稍勝於下愚則可移矣○可勉也○唯字中有統  
觀眾品獨抽兩種立說意而獨抽兩種仍有微戒眾品意  
在蓋天下大抵中常人居多立言本旨不重贊美上知亦  
論語集註本義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朱子曰才稟於氣氣清則才  
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言非天之降才  
而殊是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則專  
指其稟於氣者言之故謂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  
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  
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  
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朱子曰拒  
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  
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  
柔惡之所為也○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雖聖人  
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後者暴棄之謂也

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語類問註謂氣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日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又曰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下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或問上知下愚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為甚遠耳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耶曰其習乎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於汙下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七 陽貨  
子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後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其言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可移也蓋聖人之言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邇來夫子所謂下愚不移專就氣質昏庸一流說所謂氣質稟拘於有生之初者也程子所謂不移指才識過人妄自非薄者說兼習染物欲蔽於有生之後者也夫子之說渾成所包者廣程子之說警策所指者偏自暴自棄之人當重以為戒若論書自以夫子為主或問之辨甚明故語類亦云莫要只管求其合○集解不肯不可都包在不移二字之內聖人却只下箇不移程子主自暴自棄者言因是因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但均之為人誰肯輕自暴棄彼暴棄自甘便是那氣質下愚令如此此程子於夫子之言所以異而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不害其為同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蒙引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歌之聲假令淫哇嘈雜如鄭衛桑間抑或北鄙強悍如秦風馴鐵聖人亦從而喜之乎故知聖人聞弦歌之聲必其聲中正和平有異於尋常者故聖人喜其能以禮樂治民也○按集註以禮樂為教即預為後文學道伏案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按莞爾自是喜之且笑且言便隱藏得戲字在裏牛刀似割雞雞似割中問夾入焉用二字似驚似憤似感傷似歡為學道寫照方知是以真實相出游戲法○集註蓋喜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七 陽貨  
也是意因言以下似又是一意故蒙引謂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其說良然然而意却只相因並非別出此以見集註下字之精至蒙引云是假設以試其實見何如却不必要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問聞映畝問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按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即現在已分者亦有之君愛人小人便自易使只渾言之不必定說後來却自包括在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輯語子游疑夫子笑其迂闊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

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發以禮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陽貨

+

敦復堂課本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稽義范氏曰偃之言是使二三子志之以  
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可也伊氏曰在人上而好禮樂則知  
愛人矣在人下而好禮樂則知和順矣子游之弦歌意在  
是也夫子曰割雞焉用牛刀笑子游治小以大也而復曰  
偃之言是也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其有不化者哉○集  
解子游惟信之篤故能見之施行看他聞牛刀之言儼然  
正對一番稱引確然知平昔所聞之可據畧無疑邑小不  
足治之意夫子所以嘉之却又恐門人疑焉用之言與學  
道之言相背故明其爲戲以解之自明其戲正以明偃言  
之是也上下截固是兩層用意却只歸重上一層欲二三  
子知禮樂之隨地可行而君子小人之皆不可以不學道

正是一望一覺兩相印證處。上文明說子言何以却說是僂之言。蓋夫子平昔只是概舉以教人。而僂於斯時却只爲武城舉似此其。○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所以爲僂之言也。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劉雞鵠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國小民寡爲可忽。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爲是。而謂前言爲戲之辭。氣抑揚之間。愷弟和平。無非教也。○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阻劣貨

士

敦復堂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士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紹聞邠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  
 狃字子洩費邑宰也因不得志於季氏而附陽虎虎因至  
 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至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  
 蕭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  
 定公十二年墮三都弗擾又畔論語載弗擾召孔子是孔  
 子未爲中都宰以前事至墮費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  
 赴費人之召哉○稽義伊川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  
 畔人逆黨而必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而未知其術故也  
 使孔子而不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南軒張  
 氏曰弗擾召而子欲往以其旨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  
 意也或曰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繼  
 耶其能強公室殆未可知也夫弗擾不稟命於公而輒畔  
 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加甚焉  
 後世亂臣賊子借處名而爲篡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干  
 豈以是而欲往耶○集解是時三桓雖未畔然實有專制  
 之罪弗擾固畔黨然猶託託公之名且弗擾之時自於一  
 時之不得已陽虎旣敗勢處窮促其召聖人實其轉危爲



矣反惡為善之本心而三桓之惡盤踞已久魯去亡而已  
亡今變起倉猝勢有可乘聖人欲往自其有一副經綸下  
但非從弗擾起見并不止  
惓惓懷為魯之心而已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是跌起下句語氣甚活時解將已字作止字看好似要逐  
世辟世一般反說煞了註意只當虛字見得道既不行於  
天下無所往矣豈能復行於公山而可往乎只重在  
不能行道上下故下示以吾道無往不可有為之意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於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  
周而玉則損益可知矣吾其為東周乎與周公之治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主

課本

紹聞編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係邢氏疏中語邢氏又  
云其使魯為東周乎此句集註削去蓋聖人但言興周道  
於東方爾才屬之魯便非語意矣又用之在人可為東周  
在聖人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聖人在下非有所藉則不能  
成至其所以轉回時運固自有道矣○語想夫子於佛胎  
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要去成  
○為東周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  
我者亦是天命如何爾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  
以議之也○問吾其為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  
齊魯東方故起否曰也只得就這東做又問其如何周何曰  
這般處難說只看換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  
箇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下使周家脩其禮物作賓於王  
家豈不賢於親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弗擾果能  
用夫子大夫果往從之亦不過訪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  
順而已就如何能興得周道曰便是聖人不得良久却曰  
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未定若謂弗擾既為季氏  
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  
只是帝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

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  
爾述此此等論皆以用我句肯定公山看故然細玩語氣  
欲應公山之召豈徒哉句業已煞住另用如有字者字是  
推開泛論夫子自言奉志特借公山起興耳不必肯定公  
山說愚按為東周自是夫子素志不必肯定公山然在此  
處却是因公山之召忽然觸起故始而欲往既又因子路  
之不說而為此言豈徒哉下如有用我者上自有一段深  
情全作脫開不得須善會○問明道言東周之亂無君臣  
上下楊范諸家亦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  
方何如曰這是古語如此說與二十年之後其為治乎  
辭語一般那處是有不為東周意又曰文字須寬看子細  
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解語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  
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  
口氣是快辭不是疑辭○條辨看來其字平字固是決辭  
然亦是自任而兼慨想之辭蓋聖人說着時便有西  
周之治在眼前亦便有興周道於東方之景象在眼前矣  
此是何等遠神○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主

課本

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魯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叛而召孔子其  
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  
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  
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幸不往者知其  
必不能也○或問小註如有用我二句是廣子路語程子  
謂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體道之大權也惟魯王  
道方合東周振集註言與周道於東方  
方着一道字便見得聖人把握在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  
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  
冠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  
理得何也曰心存乎五者則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七

無非辭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下面又言其效則通指五者欲其以事

西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七

於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極辟入裏不是鋪張於天下局面也

主

課本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  
不入不入其黨也南軒張氏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七

陽貨

六

敦復堂  
課本

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敢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文集問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喻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據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曰得之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曰公山佛髀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卽其所疑而喻之耳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

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胎恐其說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免已之意○精義齋氏曰聖人涉世如善游不辟深淵使不善及水者效之豈不殆乎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澁而不磷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不足爲聖人○僚辨然是說有此理見君子固當自持以正有是言又是說何日會有是言由之引述亦不誣不曰一轉見道理之外又有一種道聖而法之外又有一種通權達變之法○此是通行常解○徐思賢曰堅白之喻謂雖入亦不能泯我耳○麥仲遠曰此四語正是中明不善不入之旨不入二字須看得深細不磷不緇方是不入非受磨受澁便是入於不

善也狄梁公之於武后諱安石之於桓溫已具此種作義矣須知此言不是白案自翻所謂猛虎頭下金鈴惟繫得者解得也兩不曰只是承上直下時解云有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聖人無此游移鶻突語矣愚按此於常解

臣翻進一層會得程子權卽經也之義守身常法體道大  
權本非截然二事只在人自處何如不磷不緇非有加於  
堅白要以此爲堅白之至到得磨涅亦無如何才是不善  
不入眞實頭地聖人自信在此其引進子路亦在此胸中

語集註本義漢叅

固無復有前所見矣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  
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猶義楊氏又曰子路之學  
未至乎無可無不可而能尊其所聞放於公山佛肸之召  
則陳孔子之語而問焉其不悅也亦知之不苟耳紹開緇  
龜山晚年之山人有議之此繫吾儒大關  
節審時自審信乎不可不定而後應也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馱於馱反

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語言無口飽亦此意○  
齋黃氏曰飽瓜繫而不食蓋言飽瓜益然一物繫則不能  
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  
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按上節言不  
害之不能免我此又隱然見我之自當爲世用其章意正  
不卽不繫○金仁山謂飽瓜二句蓋當時方言夫子引之

愚謂夫子亦偶然觸着深○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情自在言表不必泥看

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

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

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語類

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為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任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

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

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己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憂成憂憂無聊過日

亦非也但聖人做不得又且放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七陽貨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說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慢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

處之大義亦在這裏按此當入後丈人章參看然即本章所以欲往而終不往者其故亦可概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

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本曲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

告之係辨聖人不遽告之既呼喚下俟其以未也對然後

粗暴底人每恃勇而易視天下之善故夫子教他如由誨女知之乎由知德者鮮矣都州此法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義

明道曰六言六蔽正如恭而無禮則勞與夫寬而栗剛而無

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學故至於蔽以程子之言觀之其失可見謝氏以六

之為也但以其不學故不免於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域耳今日似是以其不學故有蔽則是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

賊絞蕩狂之外也其所謂明善者則獨為得之謝氏曰凡此皆生於不學徒好之而不明乎善也不明乎善不誠其

身矣蓋惟學可以明善○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七陽貨

知學則徒慕其名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矣是六者本為達德而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為反以自蔽學如

行大道由信而通也通也非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龜齋黃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

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伊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

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可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

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徑直而剛則堅守而狂是皆得其

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義府六言者只是美慕這六箇字語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已故不曰六

德而曰六言既以美慕這箇語頭有一語頭即有一語情見為之湊泊即有一番影似為之障障才開門戶即一番情

理所謂六蔽也夫子劈頭一語直是提出子路於萬峰之

中向後一剖出病處使他自返病雖有六言在學之

學一味既投百病皆愈非有學以治思復有學以治思也

不得。○愚按六言或悞於氣稟，或隨人意見，往往有以爲好學所以變化氣質者，而不拘於性何？愚若可陷可罔之類，味理徇物，謂好學只是格物窮理。

非愚而何？○存疑其蔽也。愚言有所蔽而愚不是爲愚所蔽，餘攸此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窮高直說極廣橫說無賊謂傷害於物，語類只爲不擇所底止知莊列之徒。

○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恣地終是害事。又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喪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又曰：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語類綾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證父懷羊亦其類也。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語類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也。又曰：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說統勇就作爲果敢上說，亂者越理犯分，剛就本體堅強上說，狂者輕舉妄動，狂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

論語集註本義滙雜卷十七陽貨三

課本

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歷告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扶  
夫音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爲而莫之學也  
○述朱何莫二字有怪歎意與何莫由斯道也意相類若如馮氏說語意便寬緩了  
○西書通何莫由斯道聖人怪天下之人何故而不由斯道也何莫學夫詩怪其門人何故而不學夫詩也可與可觀可羣可怨大有係於綱常小有資於學識詩之功用如此  
當學而莫之學其故何哉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精義謝氏曰詩有咏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  
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  
起○紹聞編下但不美者令人羞惡美者令人興慕直是  
其歌詠舞蹈之間自有使人興起處蓋詩之感人易入如  
此如今之歌曲亦能使人興但古詩之中聲不傳於後世  
無以如今古人之興於仁義中正爾○或問小註此章書莫  
忘却學詩本旨詩可以興以下頭一一從詩中講出○  
辨通章指點詩之流入處故何首提一詩字貫下七句則  
七句皆言詩中之益本如此未遽說學之乃有此益也前  
詩意指點得活潑洋溢而不可不學意自見○  
錦興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須作兩層看

可以觀

考見得失或問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陽貨

三

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不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爲盡○徐辨詩中所美所刺或其人自言之得失皆是現成在那裏若說我考見詩人得失則是我可以觀詩而非詩自可以觀也故卽詩中之得失以考見已之得失重觀已一邊

可以尋

和而不流釋義張子曰可以羣居蓋不爲邪所以可羣居謝氏曰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新安  
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紹聞編詩之道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一言最盡其要發乎情故有羣有怨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至於流羣而不失之怒此所以爲性情之正也○錢問小註詩人怨而不失之怒此所以爲性情之正也○錢問小註詩人之情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學之則和而不流而可  
以處羣居之常於悲憤之內猶存忠厚之思學之則退而不怒可以處人情之變○說統人之所量於流者情然淫

可以恕

語集

卷十七 陽貨

三

乾復堂課本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常懷言兄弟  
伐木言朋友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解語過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雨之字指點甚活不粘煞君父○徐述全要在雨之字着眼言過之莫重於父而事父之道亦該遠之莫重於君而事君之道亦備正以見人倫之道無不盡也扣定事父事君以見學詩之益便曉從邇之遠  
之指點見詩中之益自該此二事便活○徐徹弦曰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荷讀詩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自得矣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說統玩其文法上說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羣怨之實際處發此於語氣義理亦可聯絡存之以備一說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

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七 陽貨

生

敦復堂  
課本

正牆面而立也與與女音汝與平聲

1

1

1

爲猶學也。（諸類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講論爾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爲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爲。）（爰集張敬夫云爲者躬行其事也答之曰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愚按集註爲猶學也借彼明此原非正訓看來爲字較學字着力精義尹氏曰謂之爲者蓋欲其以周南召南之道於其家而推之則無往而不治也四思人果到得誦讀講貫十分精熟則一身一家之理也自會就自家分上推行方盡得爲字之義非以周南召南詩首篇佔畢了事亦非必定躬行文王之事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或問二南何以爲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鄰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詩傳周南召南周公所爲推本文王之化承其時民俗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詩被之管弦以為樂而推之及於鄉黨邦國者  
 明先王設之之意而得之於中者雖以而國之詩而謂之  
 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至於諸侯也其得之南  
 國者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而至於諸侯也其得之南  
 身齊家之事精義呂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自及家  
 如之德其詞雖主於內行之至○詩傳周南首五詩皆言身  
 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篇則皆所以善明文王身  
 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  
 矣若騶虞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及而自至者故以  
 是終焉而序者以為國君大夫之應也召南鵲巢至采芣苢  
 人其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  
 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  
 德修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博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  
 不知為之者與進朱希此二南固不止言修身齊家而王  
 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興莫不自修齊始而後一步一  
 步推行去故學詩之訓雖發於過庭而二南之為於此特  
 加警焉○女為周南召南矣乎是教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他着實為勉之之辭非徒問焉而已精義伊川曰人而  
 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不為周南召南此  
 乃為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  
 家先須從身修家齊來不然則是猶正牆面而立也○語  
 類問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  
 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  
 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與行相須之義曰然○不  
 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所以謂之  
 正牆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明道謂二南人  
 倫之本王法之基苟不為之一條云不待出門便已動不  
 便不知便錯了○愚按前一條云出門便已動不待  
 是即在修齊上說後一條云出門便已動不待  
 從此起義方完備然前一條意於面牆尤警切○下截  
 警其不為正以鞭緊上截策其為之意直是一棒一痕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西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欲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  
 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精義范氏曰禮之本在  
 心斯須不和不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斯須不莊不敬  
 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在於敬  
 與和而已尹氏曰禮本於敬樂本於和而禮樂於玉帛鐘  
 鼓者事其末而不知其本也豈所謂禮樂也哉○慶源輔  
 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  
 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播之於外者樂之本也  
 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  
 本末具舉內外兼脩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  
 本而不事其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  
 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  
 甯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鐘鼓固可以為樂然禮樂  
 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行禮鐘鼓固可以為樂然禮樂  
 文之所寓不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  
 則知其不遠也○困勉錄敬和在玉帛鐘鼓之先亦在玉  
 帛鐘鼓之內○紹開編夫子元不曾說出意在言外○近  
 語禮云樂云不說出敬和來而詠歎淫泆使人深思自得  
 有無窮意味按章下六云字只相承說下見人所云云之  
 不過云爾也語尾乃以乎哉反詰之微諷之不得連上云  
 字讀便覺直而少○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  
 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  
 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此就至細  
 樂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  
 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  
 此就至惡之人論禮樂舉此兩種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  
 正見得無時無處不有禮樂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  
 須識得或問程子之言至矣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

西

課本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夫

敦復堂課本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才則劣合此四字總成一箇鄙夫  
○文集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  
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  
精且切矣○說統要看鄙夫二字蓋謂之鄙夫不過識見  
庸陋志趣卑汙非夫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  
之惟鄙且忽之見爲易與往往援引共事就知未得患得  
既得患失而充其患失之心遂至於無所不至始之所謂  
鄙夫者是卽天下之大奸大惡也又曰鄙夫不足責責在  
與之共事者耳○孫遜謂章喝出不可與便教事君者當  
早具知人之識以嚴辨之慎其援引之階以痛絕之若說  
莫被他籠絡招致尚是後一層雖我不爲他所援引而彼  
之無所不至已無可奈何矣非聖人意也○稽宣萊公之  
於丁謂魏公之於秦檜始則援引之終乃拒斥之身國俱  
受其害皆失其所與者也故大臣當國遇此輩人則先爲  
屏逐毋使得氣士君子不幸而居下位見大僚有此亦當  
早議去就龜山受蔡京之薦未必非白筆三貼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紹興癸丑得之衛氏譜得上當有不字朱子謂文義  
自通不必增字蓋古人語急而文省爾得謂得富貴權利  
○集解患得之言必欲得之非徒患不能得而已故下緊  
接既得之句既字蒙上患得注下患失中間交接處鄙夫  
患更不容暫停○蒙引自其未得之也至無所不至矣盡  
說鄙夫之爲鄙夫者如此  
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通事祇用莊子列禦寇篇語○紹聞編阮雍貳序此食  
夫小人苟賤求媚之事若欲父與君則與此不倫矣而一  
劍言之何也集註之意以爲小則爲此大則爲彼小人爲  
惡之大小視其時而已勢臨到則大惡便是此等人倣○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走

敦復堂課本

蒙引吮癰舐痔弑父與君雖分大小但是能吮癰舐痔者必能弑父與君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蘇氏上宋神宗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三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干之言良不爲過○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跲蹶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愚按苟字固是要其極而論之然非謂到此才見鄙夫之可畏也當其患得似只是求以得之然其所以行險僥倖乘間抵巇此時無所不至機謀已伏但猶知所顧忌深自閉藏到得既得患夫大權在手才欲放下恐人害已好詭百出心驚膽落○輯語鄙夫必到甘爲弑逆亦其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箇鄙字○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

有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周氏曰新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不事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愚按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願天下讀書人時時以此語捫心當自有激發不能自已處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陳氏用之曰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即身之有疾也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厚齋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絕之辭恐尚或有之也○徐辨今亦亡之是並氣稟之偏亦無矣又云傷俗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三

益衰分明是教習俗壞下不可謂今之氣稟亦不如古也○原旨狂於愚是疾曰肆曰廉曰直猶為本證曰舊曰公曰日詐則已變而為別候故曰今也或之之亡此是即氣習以驗風俗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大相對照○精義侯氏曰肆則過而少矜者持守太嚴如不邊幅尚有所止焉蕩則無所止矣矜者持守太嚴行矜之矜廉謂棱角稍厲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矜誇之矜廉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存疑人之持守方嚴立崖岸為界限人不可苟犯如物有棱角一般○或謂大抵肆廉直三字皆具美惡二意如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廉者則有分辨而失於附刻耳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

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昧不明直謂○翼甚愚是守已忿戾則與人爭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翼註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其私故曰挾私妄作○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固為偏而今也併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甚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遠矣古者三疾學則可廢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所不棄也○新安陳氏曰古之疾是氣質之偏今併古之疾而亡之益已流於私欲之為去古益遠而復平善益難矣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三

之蔽亦與古人異矣紹聞編如后襲之所以為教舉陶之為言唐虞之世至於九德咸事其盛可知至夫子時便不得中行而取狂狷此所謂賢者之不如古也夫子所思之狂古之狂也莊周列禦寇之狂便蕩了降至晉人之風流皆崇尚老莊至謂禮非為我設其為蕩可知矣矜正是矜者之事其有所不為直是守得確然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故雖稜角稍厲而不可犯然未嘗有乖戾之心而至忿戾矣愚是見識闊味之人徑行自遂只信己意諒而不知變益愚者必直他雖無知任直而不敢妄作則猶是知愚按民性之蔽亦與古異非真性之異也惟其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精義侯氏曰不悅淫哇者人必趨之正論者厲而難入利口者華而易聽如此則亂雅樂而覆邦家矣是以聖人深惡之○語類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為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簡鄭雅也只是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為淫蓋過了那雅便是亂雅○語類紫近黑色既為紫便做朱不得此亦奪之一說也若專以此為奪字正解則或青或黑皆足以奪朱矣聖人不之惡何也紫之奪朱只是其色妖艷足以動人以不正而勝正耳語類與註不合當從註○因學紀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三

課本

聞紫閒色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綬自曾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綬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初問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為邪所惑遂有正不勝邪時節紫色一出多眩然奪目人遂以為朱不如紫矣鄭聲一作多淫耳可聽人遂以為雅不如鄭矣利口之言無非導人以欲達君之惡多不逆耳人遂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故利口多覆邦家總是人情易趨於物欲故不覺為欲所動靡然相趨而淫蕩其心正道廢矣故夫子惡之○四書通集註釋侯字曰辨給釋利口曰捷給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侯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我孔子惡鄭聲亦以利口例言曰恐其亂信此則直云覆邦家辭彌危而情愈切蓋亂信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

肖以不肖為賢人君有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或問凡物之類有邪有正邪之與正不同而必相害此必然之理也然其顯然不同者雖相害而易見惟其實不同而相相似者則害而難知易見之害眾人所能知而避之難知之害則非聖智不能察也聖人於此三者深惡而力言之其垂戒遠矣○說統朱正而不勝紫之豔雅正而力勝鄭之淫樂聲給而正言謹論反不若其易入故曰奪朱○亂曰覆邦家聖人惡之欲人嚴其防也○雙峯饒氏曰紫以閒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也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聲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耶○汪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其耳目者猶能之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心主之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能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案引上二句起下一句上二句未用也字下一句未用者字愚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三

課本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動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粗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二意一是申明本註就聖人分上說預照末節一是從本註推出一層就學者說即對針次節故雖前一意為主而後一意亦正所以發子貢之問○困勉錄恐人不能盡曉反欲無言此意可想

子貢曰子知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輔氏此語必在

前○後予貢以言語觀聖人正欲於言語中求聖人之道之  
夫子之欲無言輒皇然請問曰子欲無言亦欲無言耳豈  
真不言哉小子之述固以子之言也子如不言則小子  
既無自述子之言必有所以述子之言也子何述焉意  
似欲求無言之述却仍不忘乎有言之述也故夫子隨語  
以天何言哉使知妙道精義偏塞滿前正有無待於言者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

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天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

顯哉精義張子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聖人

一般精底都從那根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謝氏  
曰天地有大美四時有明法不以無言而隱也故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所謂吾無隱乎爾也○語類問子欲無言章  
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  
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  
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  
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下  
○先生問林擇之天何言哉三句何句較好對曰四時行  
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得是只四時行百物生  
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又集程允夫曰竊謂四時  
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  
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  
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耳程子謂若於此上看得  
破便信是會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  
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曰如此辨別甚善近  
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此之快也○  
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  
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曰是此意述朱此是將時行物生側串說理固有然

然非本指本指只當兩平說○或問楊氏以爲子貢能言

而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固以

是發子貢者信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論不必

得於言說之際蓋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此但以子貢

專求之於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爲之實故言此以

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而非以爲子貢能言

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

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不待言

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必以爲理有不可論

者是亦老佛之意耳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

之間無不可言者特以爲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爲不

可而其言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爲日用彝倫

之外別有一物恍惚惚惚而不可尋繹遠則垂於天理而流

由是說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察其理則不可言論耶必

於異端不可以不深察也○雙峯饒氏曰子欲無言聖人

是聖人就他別行上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

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聖人

言看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  
說行處無非至理則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  
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輯語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  
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  
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此節是聖人曉口說出才知聖  
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於此體認至理若  
但作當下指點語便攪入木犀香裏去矣○首末二句人  
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天固  
無言未句緊承時物二句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  
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  
不喻也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程子曰孔子之道譬  
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  
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或問小註此  
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方是契  
此旨處頗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又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返之於踐履事為之實晚焉學庶幾有得乎希聖希賢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朱子感興詩末章曰玄天際且默伸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喧囂徒嘲喧但聘言辭好堂知神監昏日子昧前訓坐此發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蔡氏說此章謂先師於此詩特發其義

聞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陽貨 喪 教復堂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維記由之喪魯哀公使喪禮於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或問聖人之門求者不拒僅非有故未有却之如此其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氏胡氏皆以為學士喪禮乃此後事聖人蓋不終絕之與集註用吳氏之說小異云○集解存疑以將命為儒悲邊人非也將命自是夫子邊人夫子既不見儒悲命他辭疾見其出戶便取瑟而歌以使儒悲聞之益遷財儒悲已去不可得聞矣看記者自紫粘說下○取瑟而歌者取瑟而絃歌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語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鄒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也之不肯也仁矣

哉○義府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想亦在弟子之列故可以不屑之教誨之若以施之戚友尊貴則亢矣觀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示教而心平氣和不動聲色此其所以為聖人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語類問宰我問三年之喪為自居喪時問或為大綱問也曰必是他居喪時問此亦不必泥○或問有謂宰我之問卷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厚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非自短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陽貨 三 教復堂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洪氏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文夫子推本以告之或問申之曰此意亦善然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其禮矣惟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下文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惑之端告之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語類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鄧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青棗杏赤桑柘黃柞櫟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十七

陽貨

素

敦復堂課本

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纁緣纁今淺  
祥以纁爲緣一入爲纁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  
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紃  
自自今言之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禮間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  
則爲大凶矣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菹大功之  
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醢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  
食水飲不食菜菹期而小祥食菜菹又期而大祥食醯醬  
中月而禫禫而飲醢酒始飲酒者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  
食乾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  
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  
矣如今期年之後使汝熟食和衣歸於心安乎此便是無  
喪也註解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  
至小祥未是宰我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  
可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陳集期而小祥始食菜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

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愚按中間一故

字尤爲刺心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精義尹氏曰字而日女安則爲之何哉蓋聖人不與人爲僞也或問聞之曰聖人固不與人爲僞矣然不日不肖者跋而及之乎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陽貨

三

敦復堂  
課本

日安則爲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辭也豈使之眞以爲安而遂爲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而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之自爲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謂氏曰人乎執喪而惻怛之心發於自然故食旨不甘哀勝味也聞樂不樂哀勝音也居處不安哀勝佚也此豈可致役乎三年而服以是聞持恐賢者過中而已宰我乃欲加損焉其亦未之思矣我食旨不甘不能甘也聞樂居處亦然○冥因之曰上言於女安乎正是提釋宰我處因其曰安而曰女安則爲之言我不料女竟以爲安女既恬然不怪而以爲安矣則女自爲之我也沒奈何女了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爲之頗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直是一捆一掌血○王叔渠曰只首句是絕之之辭夫君子以下又提起說註所謂發其不忍之端而警其不察也再言安則爲之而深痛之情溢於言表矣○愚按首一句恁地斬截下却用夫字提開故字點醒今字轉合味此三字無限低徊與上節於女安乎句同一聲情更一毫決裂不得○安字即承上衣錦食稻而言爲則爲期喪也棠引以爲字情食稻衣錦非是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語類宰我問短至嚴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新安陳氏且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

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或問此章通義李氏之說尤為有功但其以懷為懷念之懷則於文義為未當耳李氏曰宰我於三年之喪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罕

課本

喪自度其有不能免者又聞期斷之論是以疑而問之故夫子先示之以君子之所不安待其出也而後言父母於其子之懷使知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安與不安固當自有處矣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弟而已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孝弟之真情使之知所由來則自不容已也○吳因之曰前食稻衣錦二節既已多方打動他使他不自觉然又探明父母之愛則不自安之心或終敲錮而無由發動故又探本而深斥之所以激發其良心而使之終不自安也○谷訂只為宰我吝惜此三年故即三年以立說耳吳天用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從此打動他直使○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宰我無容身之地○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踐而及之爾即情此

義中說精義范氏曰宰我學於聖人豈不知三年之喪不可以期而止其所見如此則仁心不篤也故夫子以為不仁夫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二者豈自外至哉自中出者生於心也聖人因人心而制禮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四時成歲則人亦宜變矣然而以期为未足也故又引而至於三年賢者之情則無窮也聖人為之三年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夫豈以三年足以報其親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為中人而言所以深責宰我之無恩也○厚齋馬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宰我之所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處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罕

課本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或問此章之說李氏得之失之矣○精義張子曰且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作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好爾○語類問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閒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者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才讀書心便主於讀書才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蕩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蕩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焉耳○紹聞編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育有得息有養晦有存朱子曰此說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帶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

意學耆常與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愚按劉子朱子之言可以知君子用心之所矣可以知心之所以用矣○朱子又言要開心却不開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開有所主則不隨物走故常定而開○雙峯饒氏曰伊川嘗教人靜坐只靜坐時心主於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於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意甚該涵○我章意契緊只在上半截難矣哉乃深致歎惜之餘下特以博奕之不如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只是借博奕作加倍倍極處所謂假此以甚彼呆說不徹○章首着飽食二字聖言亦儘有義味不宜畧過蓋心者氣之精飽食則每為形體所滯惟有所用斯以開其竅而混沌撲散之習亡○心者動之微飽食則易為淫欲所引惟有所用斯以立其閑而浮游閒雜之幾絕此二義本四書讀而撥其畧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義則此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之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其對小人者則皆以位言之耳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語類子路之勇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義○語類謝氏曰非以勇為不足若勇於義已不仕焉○語類謝氏曰非以勇為不足尚欲子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為上則其為勇大矣所謂自反而縮若專於勇而已則亂人也○荀軒張氏曰徒知勇之為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而誦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雅誦所諫反

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聖 課本 敦復堂  
稱人之惡在已則長厚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誦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機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說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胡氏以下流為卑穢之人上謂賢於已者此義或兼言之則可然此兩言者豈亦以教子貢多言方人之失與勇謂材力強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為者也○語類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禮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雙峯饒氏曰果敢屬性慤勇屬氣血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蒙引果敢而窒是自己室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敢而窒就作事說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

為直者微古義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謂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

謝氏曰微似知不孫似勇許者幾於直皆足以欺世亂俗故皆惡之或問論之曰謝氏似是而非之說得之然謂特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客之善而用意之不誠耳愚按必如此方決得出三以為心術可惡處○條三以爲字甚有力不如此而自以為知此不但自長其不善之心而且有害於世故子貢惡之○此亦融合謝氏之說兼之亦得然不如或問爲直刺心○蒙引微以爲知何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爲於人之情無不知者也不孫爲勇不安分不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強以下凌上以少奪長而自以爲勇者也計以爲直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畧無一毫含洪之意自以此賣直者也按微許不孫本是可惡一爲知以爲勇以爲直假託名義以自文其奸豈不深可惡○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七 陽貨

聖

課本

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剛正仁者愛人君子只有愛故從愛而生故夫子所惡皆是傷人害物者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誦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爲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者抑可知矣○說統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此則所以檢身節是惡亂德者所關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或問氏或曰侯氏曰七者非特聖賢之所惡也天下之通惡也但仁者能惡人者能惡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或問小人何以知其爲僕隸下

遠之惟恐不嚴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怨亦非所恤矣或問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

二者之患矣爾雅范氏曰女子小人之情惟聖人知之自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行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彈其怨之意然亦不遠之○翼註近是此說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七 陽貨

聖

課本

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蒙引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之道使不至不孫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又曰養猶待也○輯註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即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按方孟旋文責成養女子小人者持性命之正導陰陽之和乃於莊中莊莊慈慈二義爲能近於本源又云云近之不可遠之不可乃見難養若併近遠二字皆非則將立於不近不遠之間耶思謂聖人言此意自在養之者且非能養如何能知得他難養必至不孫與怨之後而始見其難則已無及矣○關雎所自好遠虎責所由知此豈應事向女子小人之難解不孫與怨共故自在近之遠之者則字緊結合看須透上一層方見得聖人當日言下微指○馬少墟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畧於女子小人不知此兩種人尤是難養底可見自家學問無微不可○聞編遞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遯之私恩懷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

不有悔吝者而此又以為吉河也朱子曰御下而有以懷之  
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爾愚謂有以懷之而  
不失其正乃所以為可寄也按此  
論者臣妾之道正與本意相發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

改過也精義謝氏曰與無聞之意同或問論之曰無聞特

已可知矣○父集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

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

之士不狗流俗眾必羣朝共罵何為而不見惡焉學者亦不

能惡人者非不知是否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

人以四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操建故古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七

人苟四十無聞已不足畏而况嬰名重行至見惡於人倘

此後復爾悠悠便無進步日子故特危其詞以醒之有時

乎時乎不再來之意○困勉錄此章一則對未明蘇氏曰

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已四十者言不可不懼蘇氏曰

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馬氏曰世蓋有曉而知道

之言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七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

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

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語類問三仁之事必不可

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

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

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日亦自着去○問箕子當時何必

佯狂日他已為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八

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諫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為囚奴

則不可復諫矣日既已為囚奴如何更可以諫○又集三

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

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

信又不得已而曲為之說以爲微子去之乃去紂而適其

封國則尤為無所據矣○蒙引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

見箕子之囚在紂死之時紂未死見諫者猶只囚之耳至後

來比干諫則紂之忿疾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時武王之

兵所以隨至也故泰誓聲其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是

也且箕子之諫時已自拚死子偶然紂怒未甚故只囚之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先後之期亦只此為據矣

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

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



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故同謂之仁荷義尹氏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

所擇則一也書曰自靖自獻乃正各得其本心語類問註言三子之

行不同而自獻乃正各得其本心語類問註言三子之

恒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衡着紂

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處死最難微子去却易比

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死最難微子去却易比

監繫在那裏不免索性箕子在半上落最難微子去却易比

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悔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可見

之外雖狂心則定也問三仁不知易地而處皆能遂其

本心否曰都是各就他分上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

活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惟是被囚不死不活之尤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八 微子

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慘憺憂國之心直是念不

斷若如辟世之士一齊割斷高舉遠引却是無難故孔子

此語莫是他分上大節目處有見得微子之仁亦此類各體

時一事之仁不同曰箕子夷齊之仁亦此類各體

他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

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

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

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紂以爲微

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伴狂爲奴爲紂所囚者

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

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

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去以

當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啟

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

所以全其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仁之謂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

事之難易爲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

於死病謂此亦似難深泥至以事實論則微子之難於死

皆以爲先後當從論語○延平答問問殷有三仁焉和靖

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爲惟仁者能之熹未見

微子當去箕子當留何東坡云箕子當去微子當留

人易地而處又何必東坡云箕子當去微子當留

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欲立微子帝乙不從

賤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

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而

非背國也此千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

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爲天而非貪生也熹恐

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八 微子

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而爲

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之仁當去箕子之

無此念也後來過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九疇皆後不望微

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

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恐如此而

是病處皆存仁字不可不察○又集三仁之心只欲紂改

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

之祀皆理不事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

得爲仁人矣○紹興間南書微子篇末云自靖自獻於

先王蔡氏傳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

至誠惻怛之意所以神明而巳今只以此一篇熟玩之則其

新術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八

微子

六

教復堂

於本章無開緊要然學者不可不知○文集問柳下惠三  
 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  
 黜者肯往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  
 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  
 而介與若徒知其直而行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  
 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語類柳下惠然  
 處皆與伯夷一轍伯夷如一顆寶珠只當要在水裏柳下  
 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三黜非君子  
 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於和處○章意不重說他和  
 之偏只合重他和有介意○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  
 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惠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  
 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按惠言何必  
 去而云何必去父母之邦更自有慘慘宗國之意○新安  
 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不可  
 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唯  
 見其和而不可枉道則不失其介發已所以不去底本意  
 見得此道決不可枉父母之邦自不必去○變峯饒氏曰  
 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

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八

微子

七

教復堂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更記  
 世家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  
 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嬰嬰進  
 曰自周室既衰禮樂缺有問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欲見孔子不問其禮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矣弗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按當年莫謂二語似汨亦似譽此景公  
 所以易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  
 之○慶源輔氏曰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况  
 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  
 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  
 之景公此子之所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  
 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  
 數問政而悅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問言也方  
 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  
 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  
 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  
 是更端說○紹聞編○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  
 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  
 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  
 以不用而去爾○纂疏荀以利心觀則必以為聖人之去有  
 尹氏曰景公之待孔子猶齊宣之欲中園而授孟子室也  
 不用則亦已矣是何足以留孔子也○語類問齊景公待  
 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  
 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魯王欲以孟子為舍亦  
 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也○義庭待之必商量其  
 隆殺便非待賢之誠又委之於若而不能則其不足與

有為可知矣孔子行承上二意重不用選按景公語雖  
然然不用已從上載埋根。語類自見。○新安陳氏曰景  
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  
用乃蔽於私意之昏溺終於亂亡宜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  
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

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史記世家定公十四年孔  
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

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誅者不貲而男行者所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平邑者不有司皆子之以歸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

井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

遲平於是逐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八皆云云衣而無康

樂文馬三十驅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唐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

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朝孔子

又不致膳阻於大夫孔子遂行宿平屯師已送之孔子曰

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口可以死敗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新安陳  
氏曰羣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

此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  
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

與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  
日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

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焚或耳目惑其心志遂乘間而  
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惑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

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

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朝孔子

又不致膳阻於大夫孔子遂行宿平屯師已送之孔子曰

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口可以死敗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新安陳  
氏曰羣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

此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

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

與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

日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

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焚或耳目惑其心志遂乘間而

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  
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  
氏所引膳肉事亦得其旨○精義范氏曰孟子曰不知者  
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膳也然則膳肉雖至可以  
無行乎是不然膳肉雖至亦行也惟未必不可不至之速也

孔子之行本之受女樂而不朝是也記者不若此之速也

語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亦不是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也

別計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此且求去爾○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才受孔子不安便

行之所為方且微得曰固是又曰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

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

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

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

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關○紹興編論語直書夫子去  
之之故故其辭如此若其間曲拆則須知孟子所謂禮以行

記所載乃盡夫子當時所以處去就之事實所謂禮以行

之孫以出之也○此又似與集註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  
義微左故朱子以為當關○南軒張氏曰去讓遠色幾貨

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

可見矣是以去之○雙峯饒氏曰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  
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桓

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桓

子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  
矣已不能及桓子受而仕魯又入用之怠已而思人思不

肯之通患也桓子受而仕魯又入用之怠已而思人思不

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

不得行也孟子曰孔子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日季

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日季

於其上悲夫○述朱都謂不墮家臣憤發之鋒不鋸始之  
所以用孔子也悲夫○述朱都謂不墮家臣憤發之鋒不鋸始之

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說統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  
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說統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之孫以出之也○此又似與集註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  
義微左故朱子以為當關○南軒張氏曰去讓遠色幾貨

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

可見矣是以去之○雙峯饒氏曰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  
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桓

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桓

子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  
矣已不能及桓子受而仕魯又入用之怠已而思人思不

肯之通患也桓子受而仕魯又入用之怠已而思人思不

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

不得行也孟子曰孔子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日季

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日季

於其上悲夫○述朱都謂不墮家臣憤發之鋒不鋸始之  
所以用孔子也悲夫○述朱都謂不墮家臣憤發之鋒不鋸始之

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說統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  
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說統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

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說統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  
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說統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

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畏不愛極子亦樂於齊之。是問故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際於隣國內分誘於主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即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於齊使郊而歸焉。夫子猶行也。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伴狂辟世。○郭疏姓陸名通昭王時伴狂不仕時云然姓名當是。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附會不必泥。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八 微子 十 教復堂

存疑接輿是迎其車與也。歌而過孔子言迎孔子之車歌而行過之也。○按楚狂二字是通章眼目。觀其且歌且過且趨且辟若近若遠若有意若無意純是一種狂態。而適在楚地故記之曰楚狂。亦非必當時素有此名目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雙峯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鳳不是有種之物。惟聖人在上天地交泰所以接輿以比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鸞生鸞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比。例論也。又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殷勤諄復是誠知尊聖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

之心蓋不啻如水炭白黑之不同也。○郭氏曰趣不同者接輿有辟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說統鳳正所以尊夫子也。非時而見故為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時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又微詞令觀見以鳳而欲等於今之從政者不應德衰至此通節意聯而語散故是歌體。○語意只渾渾說鳳而議孔子之意自在不必說鳳又說孔子。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

聞而辟之也。○語類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稱高日以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顧涇陽曰天下有一豪不可為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豪可為聖賢不肯放手。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八 微子 十 教復堂

按此正欲與言不得與言兩下分岐處。○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愚按此段情景真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所以為高所以為果乃正所以為狂。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饒氏曰兩耦同隊。時孔子自楚反平蔡津濟渡處。○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其津處偶見耕者就而問之初何知其為隱士也。若而或謂欲挽二人相與濟世固不免附會第計其時津且不告何從得其姓名而書之先儒謂沮者止而不出溺者沉而不返豈述魯論者欲紀其事而特加其甚者耶。○條辨合上章觀之迎車者之名即從車近水者之名即從水皆記者以意名之或亦想當然爾。○董思白且只耦耕二字便

見二人同心長往不顧之意。○按是時耕者自耕過者自過本是兩不相涉。即問津之使亦是迷津常事。忽開閣下。面許多問答。使聖人不覺自吐。胸懷想見二人直是別具心眼。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

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條辨沮溺雖隱者然必

同故不告以津而反問其人及得其為人便以是知津義

之分明不知却做定聖人知不但不告以津渡之事正深

厚問津之人最嚴冷亦最窄狹○焦漪園曰子路曰為孔

丘長沮豈不知是魯孔丘而復問之者意以天下無此奔

走四方之人只有魯之孔丘在四方奔走若是此人必知

津處也○固勉錄將一是字換却魯之孔丘是耳中極熱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微子 三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

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

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皆亂將誰與變易

之集解長沮與子路問答桀溺已開之義置孔丘而問子

路又生出一重論頭○或問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

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解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

變易矣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

子而言之也今日誰可以易之又曰誰肯以夫子之道易

已所為則皆不主夫子而言又曰如何變易之則又不見

誰字之為何人也按此駁精義諸家之說以清本文語意

○雙峯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易

不善為善之人也○愚按滔滔之水而即景生情義兼此

興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以夫子為辟人而

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辟者故絕人逃世以

為潔而自謂其能辟世○按上二句是諷孔子救世之難

此二句是譏子路所從之譏譏子路正以譏孔子也亦是

從魯孔丘之徒生出○是知津矣似譏非譏意含蓄桀

溺則發洩殆盡此焦漪園之說也條辨云長沮只是不與

聖人言絕之意最便桀溺既說聖人誰與易又說子路

不當辟人言語委折零覺近情故虛齋謂其語意擾覆種

較從容得多愚謂其從容處正是欲盡情發洩也擾覆種

也新安倪氏曰顧會註布種後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條辨

擾覆種使士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條辨

等忙迫沮溺問答是何等優游終不告津正使聖

人途窮知返記者復記擾而不輟一句言外傳神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微子 三

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如字

慨然猶慨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

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或問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

陳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譏孔



對至辟世之不可言不待言精義場內自孔子之佳事道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故去之非有辟也樂禍以孔子為辟人之士則非知孔子者矣故夫子雖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則所當與為羣者人而已夫如是則何辟人之有按此條雖為或問所不取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然其說似是可從

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上二句破他與其從辟人

消天下皆是二句○精義呂氏曰孔子皇皇蓋以天下皆無道將以斯道易天下而已如使天下有道則無所用易

惟辟世而已此不與人為徒者也故孔子以為不然尹氏曰天下有道則聖人無事於變易所以易之者正為其消

可與鳥獸同羣乎聖人惡天下之滔滔而欲辟之則又豈氏曰天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

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

地之常者為心而天下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盡備於此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古 課本

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

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又

何用聖人以易之哉○釋語天下有道二句正對滔滔皆

是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有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

更易簡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任其事而高隱也聖

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須變易耳○聖人易天下

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

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起見當時沮溺一流總

不見得此理不能有所成此心遂成一種○程子曰聖人不

議論聖人此言正所以破其見識之差○程子曰聖人不

而棄之也世未治常恁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

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四書通聖人不欲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弃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纂疏程子之言切張子之言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

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蒙引丈人老人也如晨門荷蕢之流不得其

矣以後來滅跡想姓字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應亦得其姓字

他終是不說姓字篠竹器草集解考韻會云篠芸草器篠從

想是起初掛篠於杖荷之而行與子分辨也五穀不分猶

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篠而芸也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古 課本

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

芸去草也釋語遇丈人而輒問夫子想見子路意中只有

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識夫子子路尚未想及

及爾時一種急迫情形唐笑口氣所由來丈人之責也○

條辨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二句便知丈人自食其力之

意與魏詩所咏伐檀之君子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相類○按孰為夫子恰與子路機鋒相對語畢便植杖而芸其高傲落穆之致可想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按知其隱者乃預透後文大約爾時見

不覺為之肅然改容耳○精義楊氏曰子路問夫子於荷

篠丈人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子路拱而立

猶若待命者蓋敬之至也記曰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

生則對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豈子路有得丈人於肩後

之聞而敬之若斯耶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  
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於語然其間故其  
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其  
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  
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於荷蓀謂之隱者蓋知其隱居求  
志非素覽故也下文記子路之言蓋述孔子使反告之意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通反  
按此亦丈人感於子路之敬而以禮接之看他殷勤止宿  
雞黍言歡絕非草野樸鄙泊然無情至見其二子亦是見  
得子路道途舍梓自有儒雅之風故命子出見一示以親  
賢一教以敬客兄先弟後禮所固然在丈人只是任其天  
真平平等若謂以田家之樂微調子  
路轉成一片機心非復隱者風味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末 敦復堂

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集解歷  
行徑是隱者行徑言語是隱者言語禮文亦是隱者禮文  
而隱者二字却從夫子口中點睛遂將上文盡收拾入此  
句但既歎其爲隱者便有惜其終於隱意故使反見以挽  
回之所授之辭如下文所言是也至則行矣非子路至時  
始行蓋逆知子路之復來故先去之至而始知其行  
也亦始終成其爲隱者而已○按至則行矣丈人之邈然  
長往子路之悵然若失  
情景都在此一則字中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

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  
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

絕人逃世義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微告之宜  
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蓋疏子  
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  
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  
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以明以曉之慶源輔氏  
曰丈人之

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  
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  
節君臣之義皆天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  
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  
故一得而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  
所明而曉之接長幼之節自是從見其二子生來但止宿  
固爲子路所感發至長幼之節亦謂丈人因此而始知  
知未免將隱者身分太看低了只說因其所明自可倫序  
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末 敦復堂

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人倫備於此五者此所謂  
大倫對長幼之節而言則君臣自是倫之尤大者然謂亂  
大倫亦只是就他欲潔其身看出甚言君臣之義之不可  
廢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語類  
任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  
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口然  
○君子之仕也又問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  
在是截斷只見一邊○問君子之仕也其義也如孟子  
雖大綱微行不行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  
桀溺之徒才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細問細仕則可以  
徐處乎進退之宜所謂遠有商量在也若只執着不仕則  
是無了○仕以行義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大倫未嘗不厚也不仕無義則欲潔其身而反以亂大  
倫矣○慶源輔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  
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收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日道必遇賢君而後  
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來  
却不可不行其義○義遠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  
意○長句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責其志世之非君子之  
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  
○季安溪曰行義以達道者君子欲及時之心而存義  
以存道者尤君子不忘時之志蓋道之消長在一時而義  
之興廢在千古道雖不行矣而大義明焉庸詎知其不行  
於他時而若之何廢之是故丈人亦非不謂愛其道而不  
子自愛其義知道之不行而故行義者固道也惜乎其不  
辨君子之仕也之字只在君心裏說見君子欲仕之精  
正所以行君臣之義不然則割去君臣一大倫矣若認定  
出仕為行義則聖人皇皇道左亦何嘗出仕所以行義此  
云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知道不行而必出仕為行義此  
即聖人倦倦斯世一段苦心○丈人未嘗仕夫子亦何嘗  
終仕然一則行君臣之義而一則廢君然謂之義則事之  
臣之義矣所爭只在這一點心辨取

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  
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我問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日  
義舍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有矣  
義亦未嘗懷私徇祿也○苟一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末嘗不仕然  
亦未嘗離也亦可見矣○語類問集註云由此觀之道義之末  
嘗相離也○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未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  
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未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  
義字似有兩意日如何是有兩意只是意才說義便是  
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  
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  
無義才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  
得君行道到得聖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曰吾老不能  
孔子行季相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慶源輔氏  
曰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  
行止則係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係乎天者則非  
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滌

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不可  
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  
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  
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困勉錄義  
字原總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在就一邊故存疑以  
非忘義以徇祿為餘意○谷江義字只在仕上見註然謂  
之義以下數語深論一層非本文正意也○本文只是對  
不仕者諷之使仕耳非對仕而徇祿者諷之使就義也丈  
人是潔身者非徇祿者其對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  
照自有針鋒不可宜客奪主

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  
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  
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  
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

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龜齋黃氏曰列接與以下  
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  
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誠不  
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  
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  
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大冕耳是豈非當世  
之賢而特立者與以子路之行而拱立於丈人之前若  
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與管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  
可議其不合於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  
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諷之欲以見其不  
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  
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才見世亂便以辟世為高是甚  
胸大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辟世天下  
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  
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愚按此二條雖非本旨  
然自可以警世故備錄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也。主隱逸之說。其胸懷瀟灑。不可

以常格拘。蓋高民也。是故有以隱而逸者。有以仕而逸者。

其心一而已。○姚承菴曰。天地變化。草木蕃茂。以仕而逸者。

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謂太平不使之自

遺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

意。○有自遺逸之意。胸中即有不可不稱天民大人

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無可不可者。不先主逸字於

胸中也。蓋逸民有心。避世而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

而以已終之見。惓惓不忘用世意。○唐荆川曰。余讀論語

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為言。隱也。彼其事汗君而

為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去。與其斷髮離體。以君長於

夷。儼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

義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然於

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縈焉。則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

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八 微子

子

子

子

○愚按。天子之於夷齊。先懸其節。以想其人。與下二節先

揭其人。以論其行。語氣自別。未句一與字中。有高瞻遠望

之致。有沉吟

倡歎之神。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

義合人心。震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

謂所行當人心。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

中我之思慮者。誤矣。○紹開編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則其言行之高潔。而中倫中慮。有不待言者。少連事

不可考。柳下惠自其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則有似於降志

辱身。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既窮而不憫

則其言行之所以自守而不失其正者。可知矣。曰中倫則

皆可則之言。曰中慮則皆可法之行。言行合於義理。當於

人心。非大賢君子而能若是乎。故孟子以之與伯夷並稱。

為百世之師。而夫子於此亦繫之曰。逸民蓋亦有以得其

心。而遺其迹者矣。其曰其斯而已矣。蓋言柳下惠之所以

為柳下惠者。在此而降志辱身。不足以病之也。少連事雖

他無所見。然以記之。所稱而觀之。則藹乎篤行。純孝與曾

閔同。風其為行。修言道之君子。不言而可知。所以與展子

並稱。而其降志辱身之迹。亦必有與之同者。所以夫子言

之而今不可考矣。○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點不

去。便是降志辱身處。且其言中倫行中慮。亦即在此章見

得。三點不去。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

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點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

中慮也。言當乎事理。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

心。則有慮。以慮言見其合人意見。○愚按。言行是。人一生

大節。若非降志辱身。而言合倫理。行中人心。幾何不為中

正之道。惟是惠連降志辱身。而合倫理。行中人心。幾何不為中

蓋其所以中倫中慮者。即在他降志辱身處。見得則其降



課本

所以處乎不可之深者。又何其大也。此其有夷之清而未嘗偏於清。惟其心未嘗有乎夷之不可。而可否一推其時也。又如汙君可事。小官可居。援而止之。可止。袒裼裸裎。可借此。柳下惠之所謂可也。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隱賢焉。枉道焉。必不可矣。油油然與人偕。而不自失。是失焉。必不可矣。故孟子謂不以三公易其介。然則安得謂柳下惠之心。無一不可者耶。時其所謂可。不可者。一以和爲主。故可去而不去。不屑去也。其言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不屑之意。卽此可見。是柳下惠亦有不可。不可存乎心。故偏於和焉。而無以適乎和之時也。孔子則不然。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人。事君便盡禮。與上大夫言。便闊闊。如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德言盛。禮言恭。卽此以視夫南爲爾。我爲我。爾焉能忘我者。其大小何如哉。是其有惠之和。而未嘗偏於和。惟其心未嘗存乎惠之不可。不可而可否。一惟其時也。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有。可有不可。則各守其一節。而墮於一偏矣。○蒙引無可無不可以。以心言。不以事言。心則無有一不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不可在妄得。無可無不可。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不可在矣。○集解無可無不可。集註引孟子之言。緊貼仕止久速上論。正與逸字對。故歷論逸民而終之以我則異於是。則字似極斬截。然語意却渾成。聖人非屑屑與逸民較量。而不願爲逸。與其不忍爲逸之意。自見兩無字。就心上說。或疑心與事不相離。事既有不可。則心又安得無可。無不可。須知無可無不可之中。自有不可。不可之道。而有所不可。不可之溺。仍然無可無不可之心。聖人精義入神。所謂無可無不可者。隨時順理。而不以己與此故。只就當幾見而事。前事後在其中。蓋聖人是該自己一生而言。○顧涇陽曰。無可無不可。是聖人心中處。思按。須解此語。乃不得爲猖狂恣睢。及游移鶻突者。藉口。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遞世離羣矣。下五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

敦復堂課本

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太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按謝氏論七人高下亦即從本文語欠看出然要皆各自成其爲遠故聖人亦不得而畧之○紹聞編所云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太倫者蓋指楊朱之流輔氏謂指接輿沮溺丈人等非是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按常適其可須從無可無不可出而未能常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適其可也亦必以孔子斷之范氏曰由夷惠皆得其偏未若聖人之全體也愚按言夷惠則諸子益可知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八 微子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新安陳氏曰魯未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說統太師先之諸人競從之而去不可挽然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

亞飯干適楚三飯纁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纁音子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纁缺皆名也或問何以知亞飯爲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書食脯食夜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

○



鼓方叔入於河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

卷十八  
微子

美

敦復堂課本

播鼓武入於漢

[illegible]

\_\_\_\_\_

1

播搖也。夔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按周禮有鼓人，無夔人，有磬師，無夔師，則播夔當尤是司樂中之微者，而武以是名，則其伎之精可知。或亦與大師諸人漢漢中上註曰：河內此曰漢中，下曰海島，並本邢疏，貼入字作解。偕隱之故而得傳與。然亦非必以地言，只是說隱處水賁有江湖余樂，理亂弗聞之意。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微子

毒

啟復堂課本

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  
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  
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雙峯饒氏曰。賢  
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  
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蒙引  
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爲三桓僭妄者。用  
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知失其  
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之正者。以夫子正  
樂之功也。按此集註。所以採張子之說。然亦自是世亂思  
隱而夫子之正樂。適有以感發之。○稽義楊氏曰。周衰雖  
禮樂壞。亡而魯猶足爲也。故一變而可至於道。至是官不  
得其職。雖樂工之賤。猶負其器而不苟有入於河海者。故  
著之以見周公之澤也。故下文述周公之誨。按或問以楊  
氏通其意於下章爲近。於酸然當時記論語者。以周公訓  
魯公綴於其後。當亦亂極思治之意。不然。年乃序次不倫。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叔夏季隨季騶騶鳥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邢疏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義

府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

不可考矣邢疏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

耳精義范氏曰此八人皆不顯者周之多士可知矣按八

士或以為皆顯仕或以為皆不顯此亦不可考然記之曰

士則但以其賢而稱之耳其非名位赫奕事功顯著者可知

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取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

數之盛○說統周家氣運之隆所以生此八士此非特一

門之慶實邦家之光也若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特以伯仲

叔季之皆二而臆度之要知宇宙間太和元氣培養深厚

而致然有感○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

召之理在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微子

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原直

三仁去而殷墟入土生而周繼記者特記於是篇之始未

以見商周興廢之故而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

三仁之不幸而備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也上章以魯

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此章以盛周之○愚按此篇孔子

事敘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

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

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

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

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

其所不及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爲高則其所立豈

止於此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

論語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

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  
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  
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春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  
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  
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  
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矣決不可以  
有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  
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希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  
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  
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三

課本

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也下得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闊着得在。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語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何足以藏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有限。○人心頃令着得一善又着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同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信道不篤底樣子。○問不弘不篤還合着得否曰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又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而不弘則是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不弘篤猶言弘毅相輔此二句分合看但有義理故朱子

兩言之。○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子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焉能為有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

亡猶言不足為輕重。精義陽氏曰執德不弘則大不足以於任重致遠也難矣故曰焉能為焉能為言有無不足為損益也尹氏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為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為焉能為言有無不問尹氏所謂一出入者其於道不篤不能為有亡者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又何以言之則曰其執德也不弘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入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亡之數矣。○語類問子張以為焉能為焉能為言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又曰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雙峯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弘信道又不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不足以為世重亡之不足以為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四

課本

世輒如此說大遼接末二句只是一箇焉能為有必更足一句焉能為亡語意加一倍警策。○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精義明道曰子夏子張論交其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尹氏曰交際之道不同擇交者當如子夏可也泛交者當如子張可也二者皆有當末可以是非論之按尹說本古許包氏或問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為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從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賢皆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賢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語類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耳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述朱按或問折以聖人之中道句及語類親疎厚薄不同句本自文尊嘉容矜四字體貼出來君子二句本問於夫子者以此論文本中正之道擇交而不嫌於狹泛交而不嫌於隘惜朱子當日未經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五

課本

提爾精義范說得之而辭意未達范氏曰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故其所聞不同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亦有所拒也然子夏不能反端已而以已與人以已拒人未若子張之言其道廣也孔子見互鄉童子不絕原壤之夷俟則與人交亦廣矣按損友如便辟善柔便佞之徒即子夏之所謂不可者所在所當拒若如互鄉童子原壤未至如損友之甚正君子之所當矜而容者或問論其首尾前決似覺太過又雲峯胡氏亦舉見其端謂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亦只作子張自言未免順口帶過不知此二句如夫子所云汎愛衆而親仁二子過不及之偏而註德無所不可若舉出作主既可矯二子過不及之偏而註語或問皆可融貫不必分外立說矣又按子張異乎吾所聞句一面闢子夏之說一面領起君子二句即連平日所聞於夫子者二句本無繫較子夏所云既有分曉又極謙厚的是聖人之言下面五句方是子張重中已見便有誇大之意亦不免過交此匪之傷是子張所聞雖足廣子夏之意亦未善會夫子容字矜字衆字不能字而出之故有語病○愚按君子尊賢二句道理極該渾極中正若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六

課本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  
小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語類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勉齋黃氏曰聖人之道自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參天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近不爲無益然求其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或曰安知所謂小道者不指楊墨佛老之類而言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通義小道須是就道字上看方爲親切農圃醫卜本屬技藝然皆依道理而行形而上者謂道形而下者謂器就他小道理上看亦可觀兼理之所常用而器上所謂以推拓不去○集解可觀兼理之所常用而器上所謂觀便是不可致遠一意○遠字即如大字對小道小字而言小道各適其用自各有一種道理彼此不能相通便是泥便是不能致遠適成其爲小道而此則精分而識趣不爲固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分而識趣○道是以致遠恐泥非必果爲之而泥也○致遠只講帝王○此章只重君子當務其遠大意不重排斥小道不爲亦



只是君子自不為非  
絕之使人皆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其所能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九

子張

七

非既計此又顧彼一心而二用之也但不作此兩層摹擬

便能透不出好學心事故申說亦於理無礙○問月無忘其

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日也須漸漸溫習知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

是如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著得一件事問

地却如何日且思量○鄭氏曰求之氣則能日新矣

之篤則能不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新安陳氏

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從而求之矣

忘其所已得知其所未知則愈久而愈明矣○其有所

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月進則其學可以一而二也

也如古之學者其所以與時俱進者果何事與日俱

雨其所學皆從心所欲也○其有所學而後日見

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其有所學而後

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以

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問須臾自出也○如此則學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九

子張

八

求仁之事即曰四者之端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

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

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問能知子夏之云則於吾

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

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仁哉而得彼哉日然則視

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必以忠亦

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仁而

得彼乎日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而答夫問仁

之言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

同之矣○鄭氏曰所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集註初本也蓋是

四者正明道所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集註初本也蓋是

大於五達道能學之博志之所向也○其有所學而後

有益如此便於仁之體用兼舉論理固是如此然如說

來便是實踐而為仁之體用兼舉論理固是如此然如說

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熱只在上說按此方見得未及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為仁也然從事

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日程伯子之言心不

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

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日知子之言

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仁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為

散緩

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未有者為所亡既有者為所能

所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

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

能也檢校之謂正為好學作意形容自非日進於有安

得日見所亡非每月積所學之多安得每月驗無忘之實

日知月無忘是檢校處即是日新不失處時解作兩層理

會便覺

散緩

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未有者為所亡既有者為所能

所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

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

能也檢校之謂正為好學作意形容自非日進於有安

得日見所亡非每月積所學之多安得每月驗無忘之實

日知月無忘是檢校處即是日新不失處時解作兩層理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九

張

切問近思之理也。按謝氏謂博學豈求為多聞多識。乃有  
之理。則於四者為失其序矣。若曰切問近思。所以成吾博  
學之功。則此或問所為駁之也。橫渠云。書所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之。則一時德性有解。讀書則此心常在。故言心  
不外馳。之功必先之以此。○語類問博學節云。云曰此全  
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  
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  
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  
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  
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  
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  
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  
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不知求底心。便成頑  
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十

張

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  
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之道也。又曰只是這箇道理。深說也。淺說也。皆地○  
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心  
不外馳。而所存自。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  
熟。盡發以示人矣。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  
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  
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  
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着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無。  
何能見於行。所謂切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或問兩程子  
與近只是。在已之事。又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  
已耳。叔子所謂類推者。則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  
固亦得其本者。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弃物。專  
以反思。默造為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則是二子之  
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語類有問伊川曰。如何是  
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  
得一。件却又要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  
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今人於義  
理。只理會得二三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  
一。加壓。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  
履。這些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  
此。是所以能由類而推。底根脚。○問何謂類推。曰此語道  
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  
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  
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  
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  
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  
第三級。舉步。不感學費。力。只見難。只見遠。又曰且如十五  
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  
苦。思。力。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蘇氏曰。博  
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雙峯饒  
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雙峯饒

字要格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  
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  
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則不切思不  
近則汎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蒙引篤志堅心也  
切問切於己也近思近於己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裏  
着已來所以仁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非徒  
事致知者所為也○細思按此條尤可  
令世之從事博學而與仁日遠者猛省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極其所工不居肆則遷於異

物而業不精○管子四民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哢其事易  
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君子不  
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君子不  
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精義范氏曰君子之於學精而  
不二如百工之於肆朝夕無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子張

教復堂

在焉工不居肆則事不成○君子不居學則道不至○聖人雖  
有生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由學也○楊氏曰居肆者致  
一於其事也○一○心○以爲○鴻鵠將至雖小技無以善其數况  
學以致道乎○○紹聞編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如出見紛華  
靡麗而悅是也○致其道如顏子之從事於博文約禮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而猶未敢以爲至  
道可致而不可求○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蘇氏曰  
至其以爲致愚按一致字乃是學與道交關此字精心  
體味上下截自然融徹○徐自漢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  
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尹氏曰學所以致  
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尹氏曰學所以致  
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  
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語類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  
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  
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子張

主

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  
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共  
義始備也○問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  
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爲一○又不欲  
捨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胡氏曰前說則重在  
居肆與爲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  
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  
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  
此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  
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四書通工必居  
肆則頭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爲者在此○而其事即  
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  
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  
其事者也○○蒙引畢竟居肆與學○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  
道者也○○○蒙引畢竟居肆與學○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  
已而日○以成其事○不日學而日○以成其事○不日學而日  
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仇滄柱曰兩說相須  
所以必重前說者○蓋百工安身用力○則其事必有成○君子  
篤志用力○則其道自可致○世間有學而不能致道者○或學  
非所學○或暫學而不能深○於學○其病皆在學之不專○不  
道之難致也○若所學既正○而又久而積之○斷無有不專不  
文約禮之序也○○紹聞編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如出見紛華  
靡麗而悅是也○致其道如顏子之從事於博文約禮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而猶未敢以爲至  
道可致而不可求○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蘇氏曰  
至其以爲致愚按一致字乃是學與道交關此字精心  
體味上下截自然融徹○徐自漢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  
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尹氏曰學所以致  
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尹氏曰學所以致  
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  
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語類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  
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  
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

者只此便有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  
交孚之意所以精義伊川曰信而後誨惟信便發得人志焉氏曰  
以有為所以事上使下皆以信而後誨惟信便發得人志焉氏曰  
日事上使下皆以信而後誨惟信便發得人志焉氏曰  
取信於人也謝氏曰使知所以信之則信矣故雖勞而不  
怨未信則雖盤庚之遷以惟信使共為事猶有不從也  
氏曰君子信於已信於民然後信之信於已信於民然後信之  
則弗諫也如湯武之使民可謂信而後勞之矣伊尹傳信  
之諫君可謂信而後勞之矣伊尹傳信之諫君可謂信而後勞之  
為在已謝氏專以信為在人以文勢推之恐皆未盡惟范  
氏為有誠意交孚之意斯得之矣曰然則盤庚之遷比于  
之諫奈何曰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耳事或有變則其輕  
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執一論也○慶源輔氏曰信  
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  
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謗  
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雙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人信亦無自見我之果足取信於人也必如此折轉看反  
面則字自應然而倒○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恐下  
民有  
閑中閑若  
今勾閑也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  
亦無害也精義伊川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  
大體大體正則小節雖有出入亦不離于禮義之內矣若  
不知大體則雖擇地而蹈時然後言亦君子所不取而况  
出入乎楊氏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未嘗同小德出入  
可故也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是則同  
不踰閑故也○語類子夏之意只是為大節既是不為小  
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為大節既是不為小  
可也○勉齋黃氏曰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  
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  
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  
乎學者不可以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  
行之小德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  
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  
自處但日謹其太者而小節不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  
之矣○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小節可用之律已則  
不可觀人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節自入則不  
亦可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  
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缺如拘拘於小廉曲謹者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拘拘於小廉曲謹者言重  
此章之旨正為大德不立而拘拘於小廉曲謹者言重  
上句以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揚太過耳按本義只合照此立論只將本文翻轉看則語  
病自見如前二條分別觀人律已恐亦非子夏語意○出  
人二字從上閑字生須知自有入字在所以註云未盡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

理者則去入字但云出可也則害道矣謂入只帶說○吳  
者非是○小德出入不是有意放縱只檢點不到處○吳  
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有差亦所不免然吳  
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  
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等而直尺者矣○震源輔氏曰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了  
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  
之別耶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  
其所以不及曾子與○新安陳氏曰書云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酒色賣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七

教復堂

末耳曲禮凡為長者之禮必加帶於箕上以袂拘而退  
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俱幾  
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碎卻之則掩口而對侍坐於先  
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侍坐於君子則更端則起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道先生於道趨而進立拱  
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  
陵則必鄉長者所視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謂之對見父之行也推其本如大學正  
毋踐履毋蹈履履衣履必慎唯謹也推其本如大學正  
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  
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似子夏○古人初  
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  
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  
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  
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之振德之今教  
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

教人非教人之法○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  
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固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  
粗否曰是○紹興編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識得這四  
箇字方會得子夏子游之意子游以威儀容節之間為未  
所謂本者雖未說出其為正心誠意之事可知然此乃  
小學大學之分可以言先後不可以言本末故子夏以始  
卒二字替之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別必列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語類區是分限自然有大

去畦分之厚薄焉氏曰區丘城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  
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木

教復堂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  
倦教註中明指本末則本末字即含在兩  
有淺深此二句是急應上抑末也二句語氣  
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  
此三句又補出反面以起下正面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或  
子夏所謂焉可誣者專自教者而言而蘇氏以師生相欺  
為說蓋教者既欺其徒則受教者以欺應之亦必然之理  
也按此說推出一層亦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  
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語類問集註解得已分明  
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問有  
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三

課本

從這理會將去。○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  
無所不備。○此等而。○勉齋黃氏曰。酒掃應對。雖  
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皆由此理。而  
不勉不思。從容自中。爾。○四書通。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  
未也。本之則無。○或問。程子所謂酒掃應對。便是形  
而上之事。何也。曰。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  
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  
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別。而無不存也。程子之言。意蓋  
如此。但方舉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  
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  
耳。徐釋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  
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盡其心。以盡  
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在盡  
謹。得此。甚言小之不可以忽也。而說者反以爲理無大小。故  
學者。卽是。小者。而不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  
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按此論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三

課本

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按此論語。註第四條  
曰。其以此。便。可。列。聖。人。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  
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  
改。鑒。而。聖。可。至。耳。豈。曰。一。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  
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按。此。論。語。註。第五。條。○。紹。聞。通。此  
章。之。意。朱。註。已。明。程。子。五。條。則。二。夫。子。之。微。言。乃。朱。子。所  
從。有。得。者。第。一。條。乃。子。夏。本。意。于。夏。之。意。只是。說。教。人。有  
序。先。教。以。小。者。近。者。使。知。所。入。而。遠。者。大。者。固。將。有。所。依  
而。及。其。可。爾。非。倦。而。不。教。也。其。後。四。條。乃。程。子。發明。究。竟  
此。章。之。理。以。足。子。夏。未。盡。之。意。其。一。言。酒。掃。應。對。所以。習  
夫。形。而。下。之。事。然。形。而。上。之。理。亦。卽。此。便。是。何。也。理。無。大  
小。故。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人。只。爲  
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聖。象。山。謂。孟子。言  
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此。語。要  
奈。不。可。放。過。也。其。二。承。之。而。言。聖。人。之。道。更。無。精。粗。相。事  
如。酒。掃。應。對。至。精。如。精。義。入。神。以。事。則。不。同。以。理。則。豈。有  
兩。樣。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上。見。得。道。理。當。然。而。不  
自。然。而。不。容。已。處。只。徐。行。後。長。者。上。見。得。道。理。當。然。而。不  
容。已。處。堯。舜。之。道。便。只。在。此。其。三。承。之。而。言。物。之。有。本。末  
如。草。木。之。有。根。葉。本。根。豈。可。分。枝。葉。本。根。爲。兩。段。事。酒。掃  
應。對。與。性。命。天。道。皆。其。然。之。事。若。可。以。本。末。分。而。其。所以  
然。之。理。則。一。而。已。矣。然。則。從。此。而。上。便。可。至。聖。人。事。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凡。此。四。條。皆。發。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  
理。則。一。惟。其。分。殊。故。教。有。等。而。不。可。躐。階。其。理。一。故。惟。其  
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若。不。循。此。序。乃。欲。處。下。而。窺。高  
厭。未。而。求。本。則。反。欲。速。而。不。達。矣。程。子。後。四。條。大。意。如。此  
與。首。條。實。相。表。裏。也。○。精。義。入。神。四。字。是。子。夏。偶。舉。來。對  
酒。掃。應。對。而。言。蓋。酒。掃。應。對。只是。小。者。近。者。由。此。而。上。遠  
者。大。者。至。精。之。事。非。一。言。可。盡。故。不。得。已。以。精。義。入。神。四  
字。該。之。酒。掃。應。對。以。事。言。而。事。必。有。理。精。義。入。神。以。理。言  
而。理。必。有。事。此。二。者。若。皆。以。事。言。則。有。大。小。皆。以。理。言。則  
原。無。兩。樣。故。謂。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謂。不。離。乎。是。也  
謂。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謂。都。是。一。箇。大。本  
中。流。出。也。不。可。謂。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故。謂。難。酒  
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說。到。所。以。然。處。便。無。遠。近。精。粗

之問所謂一以貫之也此便是有始有卒之理今講學是見得到此聖人是已做到此學者未能便做到此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也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語類人只意思壓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孰為可後而倦不傳管轄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天集子夏言我非以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言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思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其序不可不察也○西書通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恐人錯認程子意故於註末特為辨明

###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精義伊川曰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成當是優裕其為有餘力則一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愚按理同是兩則字交關處事異是兩字分界處○徐道重讀優字見集註前解之妙急讀則字見集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註後解之妙

其餘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聖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盡心於所主之事有優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

學者益廣或曰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義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科席勢為美官者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此時或兼此意也○語類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可以學至學而優則仕自無可說者○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脩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坎坎讀書此說亂世居官豈無暇時可讀書且如橋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又集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則無以足議者學優而不仕則無以悅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之不以學為事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其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按或問以下諸說似側向後解然畢竟以前解為本義其中與後解錯綜交互處總以補前解之所未到細玩自明○義府仕不可以廢學故仕而優則學未學不可不入仕故學而優則仕范石湖曰終身之閒有時而仕無時而不仕於語氣不甚調安本交兩其意將兩財字看得一急一緩於語氣不甚調安本交兩則字各無後急二義此集註所以有前後二解也○論語

述君子之學無出處無窮達終身爲之而不可厭也而日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何也記曰官先事士先志方其仕也必殫心於當官之務有餘力則攻學問以培養而磨礱之若其未仕則惟潛心力學必養成而後發不輕仕也世固有壯而廢學之人亦有當仕之時不以職業爲重而漫言學者其學未成而急仕則尤古人所深戒焉子夏立言之意蓋居然可見矣按此條於前後解俱融而言外之旨亦得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精義謝氏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故不致飾於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之意或問謝揚之說善矣然所引二者皆不得已而行之失其弊將有如棘子成之言者矣其說略小物之驗於此亦可見也又曰子游之言本爲不及其情而過於

文飾者發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爲說則於致字之義爲無所當矣○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恐人未忘未始爲之抑揚耳○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畧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於此矣愚按而止二字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子張

子張

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蒙引合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禮不足其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性情自遠而脫畧細微也○訂更致乎哀本是只而止字有諄諄耳雖子游平日非真簡忽者而以之立言垂教則不能無流弊故集註慎之

○子游曰君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峯饒氏曰行過高解

仁少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少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或問子游之所謂難能者恭美之之辭而有義之之意故

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爲未仁矣○徐氏未仁自是未仁非即指他難能處爲未仁也行華未必盡皆難能却好爲難能耳若未仁却自該得大了既少誠實惻怛不爲難能也自未仁後朱子所謂語意曲折正須在下句即離斷續間得之○述朱看兩句文勢上揚而下抑詳味上句語意亦非全是美之之辭即有美中不足意一也字便有帶起然而句下文勢上下語義關正須善會○勉齋黃氏曰此與下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爲仁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夫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脩其在內者爲足見以體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疎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難能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

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或問曾子堂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子張

子張

難能之意與並爲仁謝揚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輔而爲仁也以交意求之蓋病其疎畧簡而於已無切德之益觀感之助耳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不可輔而爲仁又何必反於已與子游若小異若日子張視子張爲先進亦不應直議之如此○紹興編朱子初說只主在已難養其輔而與之並爲仁一邊今集註却兼兩邊說○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河輔之爲仁於人無切瑣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愚按並猶共也照集註兼兩邊說自是定解但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必須實自聖於已真有真切之功於人亦有真切之功故難與並爲仁即從他堂堂處勘定不比上章於難能下尚有然而一轉此其所以與子游小異者畢竟從自身起見或問之說正不得以其微異於集註而○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畧之其爲仁子曰剛毅本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

爲仁矣精義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不誠不至○而軒與  
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  
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新安陳氏曰真  
心天理所發見者○翼註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  
欠而不致亦非矯揉而強致也○輯註曰者心之真  
春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人未有自致者也不足  
情之薄也○要之理本如是○精言致字粘連自字說分  
拆不開盡其極是自然而盡其極非用力推而極之也推  
而極之是着力去做此是人情之真不假着力處○愚按  
自致乃發於真情自所不得不○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致處方與下親喪相應  
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或問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

子張  
老  
訓本堂

語也諸說惟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  
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  
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爲及此也○  
胡氏曰上智之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勵而皆極其  
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  
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盡其良心非專爲  
喪禮發也○雙峯饒氏曰平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  
大乎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  
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  
在此只說箇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平無  
味○(案引內註云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是以自然說  
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國外愚按或問  
極分明但說當然亦正以  
足自然之意非真兩岐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  
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

之爲難或問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  
而收之莊子乃獨能不致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  
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  
則其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爲孝哉○(案引內註云莊子之孝其  
他可能言其父之惡耳惡得爲孝哉○(案引內註云莊子之孝其  
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臣守父之政而不改夫子所  
以稱之○人固有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意便自容不  
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多不便處自行不悞古今  
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  
君無示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  
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案引內註云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

子張  
天  
訓本堂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或問所謂民  
不厚教化不脩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  
之類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非必  
政散民流之謂也○(西書通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釋一散  
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  
離而犯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存疑使字內兼養  
法也漢武帝用兵四夷情惕帝征遼東致民窮教之無素  
盜起或養之無法致民饑寒而失恒心皆使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元

教復堂

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承使之則陷於不知也。承教  
 素。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  
 為士師者所不能慎也。雖舜在上而皋陶明刑亦哀矜之  
 況於失道之世刑不教之民乎。故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  
 者拘之而不大尹氏曰失道之世。官民於罪則哀矜而已  
 不足喜也。或問論之曰曾子之意正以為深可哀矜而有  
 所不忍耳。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為事小而不足  
 乎喜。殊不知古人休惕惻隱之意。南軒張氏曰先王之  
 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  
 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  
 不致哀矜惻憫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  
 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之疾苦而散而  
 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可以得情為喜  
 以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  
 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之官每思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  
 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思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元

教復堂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  
 惡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辛

教復堂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  
 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  
 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精義范氏曰  
 罪非誣之也。後世言紂之惡有溢於泰誓者焉。天下之善  
 舉歸於堯舜天下之惡舉歸於紂紂皆其所自取也。謝氏  
 曰不善皆歸焉。居下流故也是以君子貴強為善若能修  
 身見乎世則人雖欲以不善加之亦不可得。尹氏曰是以  
 君子不可以惡及其身。或問論之曰范氏寬平尹氏畏謹  
 而謝氏少儻粗厲矣。○變舉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  
 意在下兩句。條辨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亦  
 不容辭之意。在下句條辨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亦  
 在下兩句條辨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亦  
 之二字為惡之人始於一念之不自制眾惡相引而來。流  
 日甚故聖如堯舜然堯舜之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  
 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  
 何以望道而未之見。聖狂分於一念是以君子見不善如  
 探湯貴謹之於始也。○精言有一端之不善便為萬  
 惡之媒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一字最宜着眼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更平

精義侯氏曰湯之德止云改過不吝能改則無過矣。故如  
 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小人恥過作  
 非而不能改何更仰之有。尹氏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人皆見之而無損於其明者以其能改也。故孔子之門  
 人皆以改過為美。○或問聖賢之貴改過如此論語一書  
 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  
 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損之過而能改亦何傷於全德  
 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  
 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澈而  
 無瑕疵故人皆仰之。○變舉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



則人之所共知既收又脫然更無若此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欲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蒙引)君子非久過者是○非久食者故曰月之食一頃直該到人皆仰之處也是○明時君子而皆見皆仰者帶日月之意○只為小人之過也謂以人皆見之只為君子之心本坦坦自以說人皆仰之非謂君子有過時不妨令人見能收時自然令人仰也○(輯語)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人交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員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若)子之過其本體尤明無差亦如日月第為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屬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按)此直將君子之過更說向湯武伊周去恐子貢立說於取喻日月意却自於義味故不可廢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九 子張 三 敦復堂 課本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胡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或問小註焉學乃問焉師也未何正對所學則無常師矣焉不學仍是學大學小單舉文武繫對焉學一問要知古來法度至文武大備故中庸亦云憲章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蒙引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為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

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過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其弘子師襄之傳耳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皆有厭薄事實貪驚高遠之意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閒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而言不如此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文集)張敬夫云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近說者多用此意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為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國家之制度典章耳孔子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讀文義之閒則有以知其失矣○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云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以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九 子張 三 敦復堂 課本

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若謂聖人目見耳聞無不師者非無不學無不師也然近世博雜之學而為生知者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也非博雜之學而為生知者之底本領不然而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為生知者語題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於地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小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雙峯)氏曰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輯語)大德小德在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上說實不實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誦上說○惟道字特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特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大德陳定宇饒雙峯諸說牽扯蕪雜以來相傳道流支離誤人

與公孫對付自  
爾節節員通

卷十九

三

課本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  
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精義范氏曰賢人地北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  
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也○語類聖人固  
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散  
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葉氏少蘊曰子  
貢晚見用於魯國吳之強大曉宰嚭而令衛侯伐齊之謀  
語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  
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

牆卑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輟語  
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此較聖賢分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人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輯語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却裏面耳。正爲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不入其

門則不見其中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  
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子強

美

課本

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得入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按此亦只約舉其概○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兩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說這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說入亦不始說到難入處不可預占下節地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吳因之曰得其門者或寡雖力與諒天  
人意實指着他說他不曉得夫子應說  
有此說話此是深鄙之辭○霜意只泛說更妙天下本  
多門外漢何況武叔武叔之言自不足怪○集解上玄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對上室家之好而言若論聖人之所以為聖豈是此等語可以形容只為武叔識見甚低世族眼中所經至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極故子貢即信此族開示語與他相祖說你道我好似夫子不知夫子門裏面宗廟百官種種美富你只為不得其門却從何見得此番議論自是該有正子貢對付武叔善於調侃處○南軒張氏曰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善於調侃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新安陳氏曰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畧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子張 聖 敦復堂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旱曰陵日月喻其至高精義范氏曰賢人易見故多譽聖人難知故多毀故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而不用又有不知其聖而毀之者譽不加益毀不加損如日月之明人無得而踰焉或問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范說非是 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徐辨無以為也是說武叔無以毀為仲尼不可毀也方量是就仲尼身上見其不可毀他人之賢者五句申言仲尼之不可毀就仲尼說人雖欲自絕三句申言無以為也就武叔說○日月本至明之物而集註但言喻其至高者以與丘陵對說而又有一雨喻字也敬夫定字皆謂何損於明雖於理無大礙然非詩意○義周疑孔子者不知孔子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登已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徐辨為恭內有二意一是見為過一是見師不得不故為推之故推遜之而不為過一非其實○為恭如敬勿日月之語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聖註知不知在評論人物上說言不可不謹言不謹言便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也按子禽貢切責之一言字煞森森矚側注不知非兩平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精義范氏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則亦無以加矣三章自小便至大自淺以至深故記者次之如此楊氏曰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大力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大而化之至不可知之神非力行可至不可階而升者也孔子聖而不可知者雖顏子之賢見其所立卓爾而曰此正揚子雲所謂顏苦孔之卓形容不可階升意甚善而或問以此謂其知顏子也淺則又當別論○韓註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為庸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子張 聖 敦復堂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

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

速如此蒙引此句直貼到動之斯和處四斯字正是感應

立之謂植其生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便是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佳也問動謂鼓舞之曰

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自勝動不應後

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才做

出便自恁地○紹興編立之如所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於饑寒之類○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才做

設為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之類○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才做

感應之妙神速如此嘗謂天人所為各有分而惟聖人

之如此章尤見得此意分明立之如稽植人也而其遂

則天斯立如敏樹天也而植之則人下三句皆以此意看

見得聖人神化與天地同流處道之斯行無違教也舜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亦是意也苗頑不即工虞以征試而猶

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綏之

斯來之實也○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

想見其實矣○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

以德綏之勸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

道下感應之速或曰予貢智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

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

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終

則如喪考妣蒙引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條辨其生其死

人也或以榮哀為聖人兩其字自指聖人榮之榮聖人也哀之哀聖

地同流者也精義張子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

動於彼其神矣夫范氏曰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治於變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

文王之化百姓徧為爾德其生也天下歌頌其死也如喪

考妣夫子之教也○按上承夫子之得邦家不單單教說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

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不

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朕不見於天下使時得其位則其

神化之功朕直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

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

所共睹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

智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知此宜哉○愚按如

之何其可及正與夫子之不可及相照應看他上以猶天

虛領下設夫子之得邦家作實證都是作意形容為淺人

說法使之茫洋自失追悔其言之不慎取而聖人盛德大

業不覺已和盤托出此○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

其所以為智足知聖人○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

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

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二十

堯日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

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曆

明時爲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曆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

世誠緯之學其論不同奈何曰以文意考之則謝氏得之

矣蓋帝王相承其大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

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

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也

氏蓋避此而遷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世妖

妄之嫌而人君之事豈特治曆明時之一端而已哉○初

問天之曆數在爾躬是遺太極圖意皆庸之主以天下爲

樂此意微矣舜帝堯此語正極鄭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

重故發口以咨爾舜三字先之

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堯義伊川

中中志意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

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或問聖賢所言中

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理其氣象如此

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

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  
承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巳○新安說氏曰  
允執中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  
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其所執之中也○剛正天之曆  
數在躬則天祿永終矣○中者性中之理也○實能執中  
手允者不由此不藉安排而實能執中之也○實能執中  
則縱橫曲直無非至理○道濟人羣而四海於此乎受慶矣  
然一念不慎輒累大德○使四海有困窮之民則曆數之始  
基者即於此乎永絕矣○善國治者不可恃天命之隆而當  
圖民生之康善保位者不可恃天命之隆而當恤民生之  
困不然當受命之日而喪邦之禍隨之矣可不戒哉○四  
書通授受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戒之其  
自深矣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二十 堯日

加詳○朱子曰只是箇恰好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又是允

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更說舜告禹時告舜只說一句

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

曉得故恁地說○舜後而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

民之類皆是恰好處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

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是隨他所聞

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此篇所載便是堯舜

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於

此可見○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

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

者文法最高最見最透乃謂三聖相傳無別法只有這些子

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通節皆湯而告諸侯之辭但細分之則簡在帝心以上乃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辭朕躬有罪四句則又自言以告諸侯之辭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也

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闕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

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語類問

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此照經文罪當朕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十 堯日

三

課本

躬弗敢自赦而言若照此處本交則我字亦應改作爾字看集註自明○或問簡在帝心蓋謂不敢自私而聽天所命耳○猶義范氏曰帝臣者賢人也賢人不敢蔽而用之者所以事天也非天子所得專故曰帝臣○紹開編計罪任諸已命德聽諸天蓋湯之心但知奉將天命而已○義庶簡在帝心總承伐桀用賢詞然伐桀用賢二事不平和註中亦用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存疑請命之辭而字側近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見伐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天下之責在於已○原直此上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然無利天下之心以下四句見在已寄託之重而思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竊謂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虐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朱子以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

責人蔡仲默謂此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湯以此告諸侯以見天子諸侯所以奉天條職之不易也○講錄只重罪在朕躬上言朕躬有罪與爾萬方無干罪固在朕躬矣即萬方有罪亦罪歸朕躬而與萬方無與也○人君履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自聖者其常也罪之一字必不肯降心抑氣而曰在朕躬者以故君曰驕而臣曰諂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罪在朕躬湯之過人遠甚矣今觀桑林之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纛夫冒與苞直行與以湯之聖何至如此而乃以之自責罪在朕躬之語亦允蹈之矣故曰罪已者其興也勃焉罪人者其亡也忽焉○精義范氏曰一身之罪不反諸一衆此湯之至德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

武成篇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孔傳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十 堯日

四

課本

舍已責教之賜無所謂周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也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周頌詩序賚大封于廟也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疏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或問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也○竊謂周有大賚二字用周書武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註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書中語而意在下旬不可便以解書者求解此也○竊謂言武成散財發粟大賚四海是泛言此言善人是富專以錫予善人言也善人是富即大賚之事兩句一虛一實集註引武成文於前下云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分明見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五

敦復堂課本

家之多仁人。語類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邦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子小子既喪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爲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爲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紹聞編百姓有過二句與成湯萬方有罪二句意同故註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蒙引百姓有過二句人都想不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怒然以天下爲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人不歸於善也。不然只憑責已何爲。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

制度皆是也。存疑權有五所以稱物輕重量有五所以量物多寡紂爲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於民者必

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至  
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載之○華其過中之弊歸之  
正之則也○紂爲不道欲敗度縱敗禍官府之禮樂制度廢  
墜多矣○則取而研審之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  
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紂爲不  
道剝喪元良百官之職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理昔之  
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庶司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廢  
廢之患也○○曰知錄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步  
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  
而再正之○月令春秋日夜分則同度量衡鈞衡石角斗而正  
權槩是也○按此亦言其常若武王於革商之日則尤在所  
加謹耳○說統權量謹其在官者平於上則同於下矣○法  
度審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廢官修之非其人之謂廢槩  
其職之謂修是三者政之綱也○我聞小註四方之政行  
謂凡四方之政莫不以次奉行也○○精義楊氏曰五器始  
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於權終於量法度所從出也任官所以行法度也則人存  
而政舉矣故四方之政行焉○按此用層遞說下存參○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十

六 祭

課本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

四復商客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黃帝之後於葛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東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施政庶土倍祿  
○精義楊氏曰有國有家以傳其後皆有德在民而民之  
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繼之因民  
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焉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  
者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用此道也○蒙引與成經紹  
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與滅國是其子孫微甚固十

所重民食喪祭

論語集註本義准登

卷二十一

七

敬復堂

盡無不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為諸侯繼絕世是其子  
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而本宗無後我立旁  
支重膺封爵以繼前人之烈也一是有已滅者封之一是無  
後者續之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朱  
子合解中自兼此二意○或問小註與滅國三句武王只  
知理合如此而為之天下之民亦只為其理合如此而歸  
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為要天下歸心又唯恐其  
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以語帝王  
之道矣○語類與滅國繼絕世舉此聖人之大賞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語類極可謂者專主  
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莽操之  
徵聘封爵純是篡賊肺腑豈聖人正大光明心事○徐辨  
三者只是一箇公心所謂與民同好惡者天下之民歸心  
非因與滅繼絕而不先朝非因舉遷民而得賢以崇福  
庇也○焦濟園曰謹權量等項紀綱何等嚴肅森然是一  
統規模與滅國等項恩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和氣象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

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  
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紹聞過不諱五教者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精義楊氏  
曰夫民為重以食為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所以  
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說統帝王  
立法經治無非為民而已○喪祭三件最切民生日用故  
重之蓋太平之後禮教興焉此可想休息氣象○按謹  
權量以下三節俱在周禮未成之先而挈其大要如此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集解此節  
公四字上是聖人敘次帝王而論斷折衷之蓋舉千古立  
國之經為萬世致治之準也古來無不寬不信不敏不公  
之帝王四字具帝王全副精神得眾民任等俱作現成看  
蓋上數節已有此意思此不過揭出源頭名目耳四則

論語集註本義准登

卷二十一

八

敬復堂

字有必然意有不期然而然意若論寬信等事實條件二  
帝三王各各有不同處但事雖不同而總歸到寬信敏公  
上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敗○事述論也○寬是包  
含偏覆無不周適有天覆地載意正帝王大度量信如  
四時敏如乾健公如造化無心聖人天地一而已矣堯舜  
禹授受皆以一中中也者合寬信敏公而命之者也湯武  
之放伐雖莫非中而寬信敏公則有指見矣暴而易之以  
寬而信之則信為天下除殘賊故敏則有功以天下歸  
其理綴以帝王為得○紹聞獨帝王之道何以盡於寬信  
敏公四字帝王為政雖寬嚴異宜然大要以寬為主也寬  
而不信令無以行信而不敏事無以成至於公之一字如  
權衡之於物如雨露之無私天下之心所同者公也聖人  
以天下之心為心大公之政也此所以民無不說也三代  
而後如漢祖之寬大文景之恭儉或得其一節皆足以致  
治平允盡其全者乎○精義謝氏曰寬信敏公四者皆所  
以結民心而維持之蓋其道當如此非違道以干天下為  
說而歸已也或問謝氏所謂固結民心者似未免于下為

而為之者如何曰是其言則誠若有病然其下文所謂道  
當如此而非違道以干之者足以自解矣程子有言以  
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此以安民也以後王之  
私言之不務下民之辭則危已至矣○此以安民也以後王之  
言固為治者所不廢但非所以語聖人耳○勉齋黃氏曰  
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  
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  
未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  
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  
道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西晉通帝王  
之道不能外一○中○字○之○曰○寬○信○敏○公○約○言  
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  
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魯論結以寬  
信敏公自堯舜○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  
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十一  
堯日

主

敦復堂課本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謝氏曰：教之不改則過在下。不教而誅則過在上。是謂民也。與疇爲勿而愚不義者。

同。故謂之虐。○義莊爲政者欲民之善。當素教之。不教而殺。雖殺之當罪。猶虐也。○虐以立故言。暴以非事言。我以

出令言有司以用財言或謂出納不止用財觀暴謂卒處  
註引項羽當封事語額謂客字說再黃可也

無漸謝氏曰古之人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其成矣

知先後緩急之所向遠以視成豈不暴乎○集解視成自

成便自從容有次第豈得謂之暴乃致期刻期也賊者刃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士

敦復堂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

也謝氏曰令嚴者欲其不犯故聚衆而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曼其令而次下之最其可得焉是以

謂之賊○紹聞編不戒視戒與慢令致期二者皆刻急之  
病阻視戒如今官府之受戒故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

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感勤誥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

而提挈綱維全在於上若但日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  
戒之道則卒遽無賴而人難於效力矣竇警魯公之令眾

也甲戎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

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

者是急迫之惡下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

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

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

引忍弗能予卒以取敗見史記淮陰侯傳亦其驗也楊氏曰

介不以與人不為客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客在有司則

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語類

問此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

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貲罰不罰疑

客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問出納之客是不好所以謂

之惡曰此客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

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倏若遲疑忽忽之間滋縮新借便

誤事檢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

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憲宗之患新

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

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問客惜而不敢自專却

是本職當然若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

為處便果決為之恩按無論遲疑不決皆事機即以此

從政者與有司兩兩相形設令有司專已得斷不安其宗

論語集註本義卷二十一堯曰

而骨上之患也與從政者反曰濡忍不有其機而下

替之端見均之為惡情勢亦已顯然故直在所必屏尹

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

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纂疏孔子論為政之方莫

章之後夫子之為政益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

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精義伊川曰聖人樂天則不須言

兩謝氏曰言學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命也富貴可淫不知

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屑之其為君子豈不綽然有

餘裕哉尹氏曰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窮通得喪無所動其

論語集註本義卷二十一堯曰

命故可為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

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

為小人也又集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

命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

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

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鼎鑊謂類論語首章學而時習

之至不知不溫而曰不亦君子乎末章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不知命則做君

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合死水合死刀兵看如何逃得

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信不及才

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四書道程子釋朝

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

論語集註本義卷二十一堯曰

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

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程子曰

當為君子命之固然也信命不為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

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重九有不足而

道有不盡存矣故無以為君子紹興人不知命則於

得喪之際不免容心以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不得其

功如此而不為之殊不知由此而得之命也非汝求之

於小人皆枉也故命也必知命而後能安於義安於義者

一關打得破與不破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是人

門第一步破與不破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是人

向之始言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早是小人與倖心腸雖

欲為君子無由矣故欲為君子必自知命始至知命後方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四書通集註十字是

目無所加是謂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謂然

卒無可立之地精義楊氏曰知禮則不疑其所行故立

○或問謝氏以知禮為知理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止揖讓  
交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為理在其中則可今乃厭其所  
謂禮文之為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  
不復徵於踐履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召問  
編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曰增美質  
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筠竹膚青處堅而有九如松  
柏之有心也釋曰謂消其非僻之心情慢之氣增美質謂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擇外誅也  
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但看古人一晉  
接之間相見而視相見而言各有威儀之則真是耳目所  
習成便德性堅定所以能立此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精義謝氏曰聖人患不知人  
於知人也是不然仁人固可親也破且不知人烏知人何如也知  
何如也佞人固可遠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佞人何如也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十一 堯曰 五

人如此其急然不可以智巧知也蓋人之本識因言以宣  
故惟知言者可以知之楊氏曰該辭不知其所蔽淫辭不  
知其所陷邪辭不知其所誘通辭不知其所窮則人心之  
術隱矣其能知人也難矣哉援謝以才謙言楊以心術言  
兼之乃盡又楊只說着失一面然其得者可知反觀而見也  
○集解知人之要在知言蓋言為心聲知言是直窺其心  
之隱微處故知言則能知人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  
別有主不能知言○宋羽皇曰知人以言審於聲氣之  
微此學問最精微處○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命謂窮達得  
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微倖而苟求以爲君子知命  
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  
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將何以立知禮則有踐履  
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  
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故知言則取友不  
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而  
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進益門人以  
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一條辨無以爲君子無以立  
知人三以字極着九都是推原一層說須知爲君子不單

靠知命然不知命却無從爲君子立亦不單靠知禮然不  
知禮却無從得立知人亦不單靠知言然不知言却無從  
知人這都是舉吃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緊關切者言之  
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  
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  
足盡人之情是故君子之事備矣蒙引云此章自是三段  
即尹註君子之事備亦兼言君子學問之全功非與首節  
無以爲君子牽合也講家或以知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  
命提頭或將三項穿紐殊所不必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  
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傳習  
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也

作鄒本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與騶人也

等書亦皆云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虞源輔氏曰子思

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

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

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

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吳氏程曰按

孟子自魏惠主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辟齊距

孟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

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之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

固長不然而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

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

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蒙引此段

孟子序說

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

述而但曰私淑諸人述朱兩賢果相為師弟問答必多何無

一語及之孔叢子雖有通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

設為問答者然不足信道既通詩書程子曰孟子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

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

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

而後世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大職國策蘇秦

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

代為齊使燕燕王問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

齊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

齊宣王固而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

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潛王立四年通鑑則

下減潛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

齊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

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紹開編觀孟子篇

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則先游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

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孟子序說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

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

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文集問序

其辭又第四十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然

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鍊而成非綴輯可就也論語便是記

錄綴輯所為非一筆文字矣又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

孟子序說

卷首

上孟

三

語非足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焉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傳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蒙引此語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自有所指而程子朱子却又云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又曰堯以是傳之舜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其畧曰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於吾心○愚按蒙引前一條見昌黎本又曰孟氏醇乎說得實後一條見朱子乃特為昌黎補腦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違○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利焉有疾惡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化之法理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為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與援告子論性大指與荀揚畧同○又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就他論性處說只是泛說其與荀揚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韓子只是說那一邊然以這邊觀之則湊不着故覺得為非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語類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存上說下來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于思孟子皆其學也○又集問大是就渾淪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得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新安陳氏曰再治洪水孟子闢楊墨洪水溺人之身豈在治洪水不哉○韓子諸條從集註本附錄序說左方精義綱領合論語孟子者已列論語卷首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慶源輔氏曰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應度之

所能及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也有露  
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  
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  
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慶源輔氏曰時固不可不識記言堯  
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論顏孟之意同若不識時則以數聖  
賢之道為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曾  
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皆然孟子○孟子有些英氣才有  
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

精義綱領

卷首 上孟

五

敦復堂  
課本

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  
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  
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  
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慶源輔氏曰英氣是  
剛明秀發之氣此自  
是好英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  
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  
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  
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王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  
為賢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其理一也○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  
句句是事實○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造事之言有德  
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

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又曰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  
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  
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  
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  
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  
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  
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  
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紹聞編  
考前哲  
如溫公諸人皆不能無疑於此此實孟子中一大義讀孟子  
者不可以不先知也愚按此條精義不載從紹聞編採入

精義綱領

卷首 上孟

六

敦復堂  
課本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  
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未  
且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文章不全故語若有病蓋知性  
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  
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  
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修齊治平更有工夫在歐陽  
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於詩書非也趙岐本爲知

孟子者焯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

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揚子謂孟子知言之

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

由孟子可以觀易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

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

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泯深似非

精義綱領卷首上孟七敦復堂

孟子本真也按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

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

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

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

謂其不能泯絕也○語類陳丈言孟子趙岐所記者却做得

好曰做得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又曰解書難得分曉

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語類綱領內多合論語孟茲特載其專重論孟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他有許

多答問發揚○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

讀論語逐文逐意各自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

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論語

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皆自著

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

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無傳○孟子

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

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

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孟子比孔子

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

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

語類綱領卷首上孟八敦復堂

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

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

自體察取○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

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轉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

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

然此書不詩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

後便自此也知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貫通語意反覆明

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孟

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不啻似今人間架。○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他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因言讀書去。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二三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曰。凡看文字。端語類綱領。卷首上孟九。課本

孟子序說卷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鼇編 孫維甸尚畬校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為庶人。至畢萬。專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列為大夫。從其封邑。為魏氏。萬生武子。歷數傳。至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城少梁。與韓趙列為諸侯。文侯之子武侯。都安邑。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武侯卒。子釐立。僭稱王。是為惠王。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後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出處。必不至錯。○愚按。行道自是。孟子本懷適惠王。招賢以禮來聘。故既不可不答其禮。而亦將由是以行其道。此開章所以大書特書。為七篇之冠。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仁山金氏曰。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辭。非必有是年。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精義明道曰仲尼言仁未

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

聖學集註本義滙叅卷一

敦復堂課本

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宜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耳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語類問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曰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問仁言心之德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

梁惠王上

---

敦復堂

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語類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有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蒙引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破他○說統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只是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愚按只此一語孟子所以引君當道者分明將平生本領和盤托出其學本於孔子其道極於堯舜仁義之外無可言何有於利辨黑白而定一尊不待鋪陳利害早已截斷衆流

後多放此語類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

援首二章尤其顯而易見者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乘去聲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說此節正

必曰利一語以首句為綱王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假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為害自王啓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愚按王曰何以利吾國正緊對惠王亦將有以利害吾國下轉語蓋王既知有吾國則大夫豈不知有吾家士庶人豈不知有吾身紛紛攘攘人各快自為心當其言利之時而不奪不廢之勢已發疑乎不可按止只此發端三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語便已發人心目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四 課本復堂

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案引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乘

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

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

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案引千

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入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者特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廢足也言臣之於君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

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

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按此亦止以

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不必如大全項肩考証紛紛異同無要關緊 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為足也精義伊川曰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

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廢誠哉是言也○存疑自王

日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自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至不奪不廢皆是說國危

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廢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廢最說得人心求

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制利則橫流而無節故

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係辨孟子以仁

義引導梁王固其本旨然遠為極暢仁義之說而不能預

破言利之心則仁義終不可行而其說亦徒然矣看此節

先痛破尚利之心下節以仁義之自利微轉便收人知其

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

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

仁字關利為從治二字正義字開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

頭○按揭出後義二字正義字開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五 課本復堂

通節精神聚脈處○義即從萬取千千取百安分循理不相侵奪即此謂義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

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

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問以至於

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以然者非有求利之心也

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兩日然孟子子何不以是為

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

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

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語類說義利

一不義之利言所以辨別義利之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

存焉若行義之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即

是未有仁而遺其親也未有義而後其君才於為仁時便說

要道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只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或問仁義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或問小註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按此即從上節王言利而大夫士庶人從之相為對照○輯語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從王至庶人者上作而下應也從庶人至王者人親其親長其長而人皆知有君父也○四書通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梁惠王上 六 課本復堂

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震源輔氏曰仁義人之心之固有而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不求利而勉強為之也○愚按集註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尤重蓋一有求利之心則當其行仁義之時早已是利不是仁義了自親戴於已由於其下化之若求利已是有利之心而後行仁義即此便是利心矣須識得本文兩未遺親後君已極反是而出於仁義却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兩相形則彼之為害此之為利情跡顯然故曰仁義未嘗不利原非為利而講仁義也蒙引區別此為仁義中之利上節所言乃仁義外之利其義固然然一有求利之心便不是仁義故下文又諄于申之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集解此與前節文法倒轉前語截斷而後進之以仁義此從不遺親後君說來故開口先亦曰仁義而後致丁寧而再言何必曰利以深戒之○按結上文兩節亦用羅紋法前後互承結歸何必曰利正與梁王亦將有以利害國之問孟子曰相見之初而遠發何以利吾國之問蓋自王者之迹想而霸說盛行一時謀國者不復知義理之為貴專圖所以為利者梁王習夫言利之俗徒見疆弱之相陵巧智之相乘知謀國有利而已是以此問發於見賢之初也孟子告之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正其心而引之以當道也於是言利之為害蓋王欲利吾國則大夫欲利其家士庶人欲利其身上下交為利則利而危亡弑逆之禍以起惟其利為先而不顧於義則其勢必至不奪則不辱利之所在豈復知有君親之為哉然則欲利反所以害之也若在上者躬行仁義以爲本則在下者亦將推仁義之趨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先於尊君人知仁義之趨則豈有遺其親而後其君者乎此其益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梁惠王上 七 課本復堂

於人之國可謂大矣蓋行仁義非欲其利之而仁義之行固無不利者也其所以反復警告者深切著明王道之本實在於此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愚按章內六箇曰字反正闢闢疊疊如貫珠非謂託之空言也蓋言為心聲言利則其心之浸淫於利可知也言仁義則其心之篤志於仁義可知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其端在一矢口之間孟子所以與○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梁王為口斷然首尾一線到底

之國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覺軒蔡氏曰學者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意亦得其傳者與○四書通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太史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

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罕言利常防其源也

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密似瀾而實切○慶源輔氏曰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密似瀾而實切○慶源

實有意味嗟歎而言誠有以深發乎人心學者最宜深玩其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正說得孟子上下交征不奪不廢之意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梁惠王上 八 敦復堂課本

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精義伊氏曰梁惠王以利國爲言而孟子知仁而不遺其親和義而不後其君則爲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

既乎○語類孟子大綱都刻新得分明如說義理等處如答宋惺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四書通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之

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爲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曰爲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

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詩註曲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梁氏曰梁王顧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蒙引此字指鴻鴈麋鹿以問臺也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兼臺池言

愚按以未節連舉臺池鳥獸觀之雖兼言亦可○此賢者是指出人君之賢者○語類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

曰此說好○係辨賢者亦樂此乎有謂王之諱王之愧俱從顧字看出時解謂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梁惠王上 九 敦復堂課本

樂者求梁王自誇盡心之主未必自認在不賢一邊而賢者之不樂此爲慚也○當曰孟子見王親近尊禮孟子與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而問渠益見古來人君不廢臺池之觀又見臺沼遊觀亦足慰荒政治故疑而問之孟子導以賢者而後能樂迨其機而進之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精義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樂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佛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

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

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矣愚按合本文二句味之方知其意深切○存疑樂非人君所禁但要看看能享與不能享耳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

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所以能享其樂，與民同也。不能享其樂，不與民同也。按能享不能享，即照下二節故能樂也。豈能獨樂哉？兩能字起義。○樂解以上句為主。下句只反足上意。愚按梁王疑賢者未必樂此，孟子却說賢者而後樂此，而後似是。然看下文，隨足以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則而後正是。難曉。蓋梁王意中只爭箇樂與不樂。孟子却要他爭箇賢與不賢。故讀上一句，似與王意中相迎。讀下一句，乃出王意外，相迫其一。聞斯言，當有乍喜乍驚，茫然自喪者。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十 敦復堂 課本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悠然而威如神，靈所為也。經始，靈臺六句，詩之首章也。王在靈囿，六句，詩之二章也。其三章曰：『虞業維樅，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其四章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東陽許氏逢逢，瞻睨奏公。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東陽許氏作所以侯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并以遊觀耳。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遷鄂，又三年遷豐，作靈臺。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言文王始欲為此臺，方經營規度，而庶民皆已來效，其力不日而有成，蓋甚言其速也。即此見靈臺靈沼

之所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由名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二句追言經始之時。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自承如子趨父事，所以不日成之也。文王則勿亟而庶民則子來，民樂之。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伏鹿伏，安其可不驚動也。鹿至易驚動，而各安其所者，無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歡美辭，勿滿也。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云云。囿中有沼，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如此，觀其兩言王在，而鹿鹿魚鳥各得其所，成遂其性，以見文王之仁被於庶物，而民亦樂夫文王之囿如此其甚。且美也。於歡美辭，是詩人言民樂其樂，非文王自歡美也。文王仁被庶物，意亦不重。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按此孟子稟括詩辭，特提出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十 敦復堂 課本

之歡樂而字一轉，直貫到樂其有麋鹿魚鼈。蓋由文王能即此便見文王之能樂下，乃原其所以然。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蒙引古之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之政是也。按治政之政是文王所以能愛其民，處或乃兼勿亟之令而言，則淺之乎。視倍樂矣。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雙峯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仁。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徐辨引許多詩辭，只是言文王之樂，耳只是民樂文王之樂，耳。未說文王與民偕樂，而隨事引導，皆歸正論矣。按通節精神，結聚只在一故字，知其能樂之故也。其所以必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

豈能獨樂哉告音易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

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孫疏尚書大傳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

亡矣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

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

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孫疏集註

君獨樂云云是民欲與之偕亡句已推開不專指桀說不

比前節古之人與民偕樂自指文王故註云蓋由文王能

愛其民也○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之不暇豈能享其樂

作實事說說統不必說到覆亡只滿目皆愁慘之象豈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主

課本

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思豈能字合兼情勢而言  
作實事說則勢固不暇即以情言明服者在目蓋舊者入  
耳君心即欲自樂亦殊覺無聊痛謂此意於梁王廢燭其  
民之日更為打入心窩○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  
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與樂結怨奉已與亡乃其效也  
按上節故能此節豈能不兩相對照樂不樂之所由分只在  
能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  
君之亡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若常  
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過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  
則足以撫天理矣○新安陳氏曰南軒退人欲擴天理六  
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四書通朱子嘗  
云讀孟子非細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之法如前  
章與此皆揭兩句為一章之大指然後一正一反結之前  
章據事實先反而後正後章引詩書  
先正而後反皆文法也後不盡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仁山金

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凶歲不熟也移民以

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中府是

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或問小註有謂移粟

必云梁王教他移粟才是○愚按須是梁王教民移粟亦

是他自謂盡心處但其所移者亦即民間之粟而已觀未

節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可見○索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

凶上去愚按梁王就河內河東兩邊反覆說來看得移民

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處處以此為盡心即以此為

實政自謂已做到至處故接說察鄰國之政云云以為若

非歲凶民豈有不來歸附之理此末節王

無異於孟子所以直揭其隱而逆攻之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主

課本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

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

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則無望民

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東陽許氏曰集註亦大約言

之用鐸大鈴也鐸鉦也形如小鐘以為鼓節鐸如鈴執而

鳴之大抵鐸進鐸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陣專以金退蓋

自戰國已然○孫疏填然鼓之之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

字指戰士謂擊鼓以進戰士也

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

不可以此而笑彼也紹聞編王好戰請以戰喻此一段極

極簡盡極警策○谷訂孟子不接梁王口中問語笑出好戰可謂奇峭王如知此二句不覺唐突調笑得意藉藉以情節已於上數句中帶過也○集解此章主意在行王道或甲曳兵喻不能行王道也或百步猶鄰國不鄰其民也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察鄰國無如寡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勿計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後集註能行小惠亦止對不能行王道而言實則孟子連他惠惠字亦不許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他看未節便見

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梁引此且未追答他

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難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古 敦復堂 課本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

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

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畧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蒙引農時與農隙不同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

凡有興作則次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往成十二月與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農時之說也興作與徒作事也大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況此主農時言故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為本故首以穀不可勝食言之數罟也罟網也洿窟下之地水所聚也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

人所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

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

入焉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

時入之令萬民新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

萬民○四書通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

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

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

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

守禁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

鄭司農云厲禁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

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禮記王制獺祭魚

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

羅草木零落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

然後入山林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古 敦復堂 課本

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

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

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新安陳氏曰法

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喻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

材木之類搏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

類王道之始謂王道之成也此王道之始相對○慶源輔

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此王道之始相對○慶源輔氏曰

人日養生送死乃人成也此王道之始相對○慶源輔氏

曰養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

始○谷訂始字有二義一是草昧之初如洪荒方闢以來

是也一是為治之初謂從前因循過了忽然奮發圖治欲

如下節法制之詳則曰不暇給只得且就天地自然之利

整頓去孟子為梁王說始字自主後一義○解語此是承

梁王教荒盡心說起故註云為治之初法制未備若鋪陳

地官林衡澤虞典制及熟綴豐亨蕃殖皆非本節實義且



竟剛却下節矣須着暇在一始矣又曰不是行王政後不  
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此三節  
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至  
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設矣須  
行與本○說此節是王法制未備始就生民見成自  
然之利先為之節制以收拾人心立下面教養基地  
耳恒產未制也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也先之以  
器不入汚池樹藝未興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看  
者經制區畫處費多少心思在○按輯語謂此未有政令  
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害則天地  
自然之利始出竊謂清心寡欲固是博節愛養之源然既  
云博節愛養便自有博節愛養之法制在如不違不入等  
便是但末備耳○紹開編王道之始也言是起手第一務  
○說約要平聲是活字包  
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七 課本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王者未  
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  
皆做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  
十畝八家分之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  
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  
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解五畝之宅自應照註  
分在田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也今之村落便是所謂十  
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可言邑也若必盡是城邑

將春出則城空冬入則城邑之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  
地幾何豈能容四郊之民耶  
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  
集解宅墻隙地欲盡其利故必  
必桑又郭子章蠶論曰木各有其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  
不宜故蠶無不可事○蠶書食貨志周制蠶穀必種桑種  
以備災害環廬樹桑女修蠶織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  
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  
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五十始衰非帛不爰  
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存疑必五十者然後衣帛未五十者  
衣今之木棉來自外國起於畜養也時謂乃字之時如孟  
季世想三代之時未有也  
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  
牲母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後無  
失一是因其時而育之使自少以至於多而無失其所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七 課本

一是一因其時而遂之使自小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  
以至於大而無失其所長  
得食也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  
幼之所同也至於獨養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  
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暑而終於詳大率如此  
日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  
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  
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材有不勝則老者或反  
不得其所欲得取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  
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  
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養桑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  
則乎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  
當養而老幼之有別則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  
教也○存疑必七十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  
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蒙引豚雅豕也豕相  
承言牝豕也豕有守狗獵  
狗豕狗此是指豕狗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一 梁惠王上

六

教復堂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纂疏古以百步為畝今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井地即井田也。田有定分故無不受之。家○蒙引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後勿奪其時與上達農時意義亦無甚別所異者在百畝之田合制民之產在內不此始時未達經界故以此屬王道之成○三段內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二句尤為提綱挈領所謂制其田里王政之大端也三可以俱從王者立制純是一片心思經營端度而出不足為驚然許可○稱義伊川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或問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與則民固已知尊長敬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甯軒張氏曰立之庠序以謹其教庠序之教孝弟為先申云昔者仲其義以告也夫自鄉黨之聞而各立之學以教民孝弟義而遠罪至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小人亦知長義而遠罪至於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足以見孝弟之教行於細民雖負戴者亦知有親而王道成矣○蒙引庠序指鄉學也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而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若專說教以孝弟更不用申字了集註乃特舉其所重而言耳○解諸謹申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 梁惠王上

九

教復堂

一矣。教須謹庠序中孰不教孝弟然其義未易明信。須申者反覆丁寧使細繹其指歸之所在也。○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為理。○翼註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屏邪說具文就兢乎一稟天命人心之正○困勉錄申與教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錄有提撕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畫一之意○尚書大傳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漢書食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按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為之門塾坐塾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觀家塾之制衣帛食肉但言七如是推此而上庠序之教之謹可知

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按此節養而及於教不如是不可謂王道之成然畢竟以養為主蓋因救荒說起所重自在於養也况當日民生塗炭救死不暇他日所以語齊宣者亦無異辭故兩處覆舉俱以衣帛食肉不饑不寒括上四段而後章集註亦以制民之產括之可見庠序之教亦是制產中事後世井法壞而學制亦壞者此也○二句合老幼言之才見得王者之心無有不盡而天下生民更無一物不得其所何有於歲以何假於移民移粟在王者盡心於民之意原非欲以此致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正對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針梁玉說得暢然意滿處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雙峯饒氏曰五畝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蒙引饒氏說亦難憑據

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况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日五十七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恩按品節固即在法制中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亦即品節也至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自是品節中事故或問云此先王品節之意不合以政言○紹聞編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進益也里樹畜亦不出天地之利但法制品節至此為詳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天地之道與天地之宜皆造化功用之自然而聖人輔相財成之實事已盡於是此其所以為王道之成務集註補此一句繫對上節王道之始言其始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

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手

課本

檢制也幸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集解不能制民之產句雖單對五句便包不違農時節在內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則總對上二節而言蓋不違不入等項亦是制度但未備亦是品節但未詳耳不可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認作單承後一節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初間特民間之粟而已讀移其粟於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將去至孟子云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所移是在官之粟孟子豈故面誣之哉言外見連小惠也發見他直全無心肝何有於盡與不盡直打破後梁王言處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後此句是勸破梁王言中之意發其意中之言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說統此節極陳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地耳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下反自謂盡心而不歲為解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何以異又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平日之視民猶輕於禽獸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死而乃罪歲謂之盡心可乎

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說統無罪已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首節何也二字相應○徐澹不罪歲如何通章歸結在此與首節何也二字相應○註必補實此一句○運朱論當日施行之次第就是王道之始尚是次第着惟先發倉廩以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始終可以次第舉行也○回書讀救荒之策有是計有本計急計修政本計修政夫救之策出於賑則可出於移未見其可以此治治是五十步笑百步相笑之說也取何如修本計之為可乎本計亦分緩急夫民已饑而我取其田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手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  
而井之取其子弟而教之豈不甚善然要不可以為王道之始何也民且父待繁而區畫井田動經數年之憂民衣食不給而勤教學校反厭五教之振故夫道在因民之所有而擇節之蓋至養生喪死之無憾而後井田為可經也而後序序為可謹也於是王道終矣凡此所謂本計焉王積之歲天不可得而此王者之民天不可得而後所為蓄積豫也王不加意於此其民之饑也固宜乃猶然不能救於民之死而移其咎於歲之凶○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

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謂觀天命之改與未改舊

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

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設假其虛聲耳

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

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

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

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

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得尊周

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

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

行而不相悖矣○文集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

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告孟子愚謂周已失道

衰微浸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

百四十二年之辭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

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三 課本 敦復堂

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宜其

拳拳於已廢之哀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臯陶曰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

有士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紹聞編外註

程子第二條關孟子大義司馬溫公李 泰伯皆未能達故集註首於此斷破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蒙引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

繩上章孟子之言至矣使惠王發寤於心則亦速改其政

行王道以養其民而已乃說而不釋從而不改然孟子猶

冀其可悟也故因其願安承教復直指其虛政

以告之蓋虛政不除則仁政不可得而行之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

挺杖也接孟子因宋王願安承教而陸以殺人二字開端

挺杖也蓋亦承上章刺人而殺之之喻領入也且不遽言

矣而先以挺刃相形乃使下一重 笑出其不意尤為善於曉譬處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援兩有以異乎之問亦即承上章是

首節揚明承上章直是通身都徹○均之殺人不能異挺

與刃自即不能異刃與政矣兩無以異之答亦是孟子使

他不得不然故下文遂可極言其政之為害○邵子之論

奉日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分

平等說來已足令世主心驚膽落矣

曰庖有肥肉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三 課本 敦復堂

人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

說不言厚歛而厚歛自在其中○肥肉肥馬非厚歛何以養

之有肥肉肥馬而因有飢色餓莩率獸食人便是以虐政

殺人○按孟子不云以虐政殺人而直云此率獸而食人

語更得意更切○紹聞編孟子於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

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婉此則因其承

教之願而欲使盡悟其失故其言直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集解此節極言人君

民之事獸相食且人惡之承上獸食人托起一層跌出為

民父母二句為民父母見思有所屬行政見責有所歸不

日君而曰父母見得本一體相屬不免惡在四字極失極

索○除遊為民父母便當有不忍之心為民父母行政便

當存不忍之嘆。一語中孟子全副學問都在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偏從葬木偶人也為去聲誠而能跳故名之曰偏為音勇古之葬者束草

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偏

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禮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

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偏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哉也

稱義楊氏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

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雷 課本 敦復堂

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實此語曰孔子云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

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忍則

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

忽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

民飢而死乎象引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

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

係葬而後為不仁也惟象人而用猶無後不必推及殺人

斯民飢而死只就本文觀緊一步梁王更無處躲閃後如

之何三字極悽婉極警切○精言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是

句一使字亦緊承上章而說上章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則曰使斯民飢而死就使之入主使之入主為民父母民之所賴以生者也古者使之有以養其生今則使其飢而死父母之於子亦何忍使之至於如是而以肥肉肥馬之故橫征暴斂坐使斯民不得不○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新安陳氏

日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狗欲而不卹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雷 課本 敦復堂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

王猶自謂晉國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伐魏魏遂大敗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梁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商君傳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衛鞅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驥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將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

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四之  
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陽戰敗亡其七邑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此與集註  
七邑不合前人謂未知孰是也或問小註晉國二語是叙  
先世之盛東敗四語是歎今日之衰按晉國就號曰三晉  
時說非謂從前晉國也蓋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  
即指文侯武侯之時而言也  
也按死者謂先人言以寡人之恥至羞及先人不可不一  
為昭雪正與上晉國莫強可相應○慶源輔氏曰惠玉  
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  
非義舉也徒以爭地而為之貪則失之喪事既如此  
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為死  
者一酒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  
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所謂大勇之理哉○  
辨願此死者一酒之亦是惠王借沉痛語來動孟子非其  
本心也本心只是逞忿肆欲耳何也凡人念及祖宗社稷  
則必敬畏小心培養元氣休息士民安得於喪敗之餘而  
孟子集註本義准來卷一 梁惠王上 美 課本堂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精義尹氏  
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  
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  
為焉耳○按梁王開口即言晉國之強而因自恥其弱只  
從羸弱上起見其意蓋猶將臨前日之覆轍而逞於一夫  
也孟子却橫空落此一句先被其強弱之見便隱然示以  
自強之道不在興戎所謂加取之莫如為仁故下文便與  
言施仁政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  
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蒙引仁政是統言  
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  
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如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之類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  
也○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  
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  
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者必以此二者  
古者刑以弼教故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至罰以佐刑輕  
有權世輕世重有權以宜加雖不至死而亦以病民故  
恤之仁則小大之獄所以宜加雖不至死而亦以病民故  
田如野以九一都鄙以什一而稅是之謂輕也○  
正之仁則助徹之五凡此雖多取之謂重也○  
忍之政方與仁政相闕○  
孟子集註本義准來卷一 梁惠王上 美 課本堂

孟子集註本義准來卷一

黃老之治數教養好必有重法捐租難易治也耨耘也盡  
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  
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徐辨  
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玩則民得三字是深耕易耨由  
於省薄之仁政若嚴刑厚斂民不聊生其於農事亦苟且  
鹵莽而已而有暇日以修禮義玩則民得三字是深耕易耨由  
於省薄之仁政若嚴刑厚斂民不聊生其於農事亦苟且  
深耕易耨之暇日而有禮義二字括之以孝弟忠信本  
本文修孝悌忠信而得之以禮義二字括之以孝弟忠信本  
皆禮義之良入事父兄出處事長上都是這箇仁政也  
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所致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  
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修孝弟忠信也按此則仁政之施當  
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入事父兄出處事長上  
直貫出入二句兼教養而言○集解入事父兄出處事長上  
緊連帶着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求脩即脩整之格  
不但是講明人事出事正是脩也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



只是一誠貫乎百行中者勿分屬出事長上以平時言也  
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  
故樂於效死○精言暇日獨言壯者為下制挺以捷言也  
只此一孝弟忠信入事父兄者以此出制挺上者亦以此  
則是視其長上無異於父兄矣民有不樂於效死者乎二  
句語氣雖聯而下接樂於效死即下文可制挺二句意  
○翼註此是孟子因梁王志在報怨而啓之以王道不徒  
為他畫報怨之策而已○梁王志在報怨而啓之以王道不徒  
文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語類問孟子告梁王省  
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捷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  
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太容易否曰自  
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然已甚幸歡欣鼓舞之民而征  
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編素一舉直搗至函谷關  
可見○梁王志在富強孟子却與言仁政究其所謂仁  
政者未嘗不可以富不可以強即如此節由省刑薄斂之  
後務排擯即以致富也教壯者即以致強也既富且強雖  
百里可王况以強魏之勢行之何秦楚之可畏而魯雖  
恥之不可復哉此便是孟子實在經濟處人多忽過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一 梁惠王上 天 課本堂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蒙引彼奪其民時至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散何暇治禮義哉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  
而意亦方足○困勉錄奪民時只  
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  
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  
我則誰與我為敵哉語類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恃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

之國豈可但已哉○蒙引彼陷溺其民緊承上一節而言  
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  
攻於後以紂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我亦安  
能取勝秦楚之堅甲利兵又豈吾挺所得而捷哉○說  
統此二節正若可使捷之意蓋秦楚亦巨敵也何以制挺  
可捷正以彼之不仁不能敵我之仁耳○困勉錄可使制  
挺是在我而彼之無敵是彼之仁耳○困勉錄可使制  
云可使制挺猶未見無敵也至此則直言其無敵矣按此  
皆以施仁政之故下節故曰仁者無敵  
正言天下皆歸心而無與我敵者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我  
之無敵微明百里之可王說到此更有何強弱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梁惠王上 天 課本堂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一 梁惠王上 天 課本堂  
為迂濶而謂於事情者也而豈知自強之道莫大於此則  
亦失於仁者無敵之一言而已勉王勿疑却正是其軍師之  
破疑團是通身着力處○困勉錄張氏曰惠王念其軍師之  
欺欲一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  
乃為國之常道其曰百里可王豈徒為是言哉其所施為  
皆有實事而知其必然而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  
謀利計功之念深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  
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就  
○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  
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勿軒熊氏曰當時  
子獨倦倦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  
戎狄之裔君子深鄙外之蓋其得志非天下生民之福自  
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秦聖賢已先見之矣  
孟子之所以告惠王者自當時一切爭強角勝者視之豈  
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  
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不足恃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

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

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平聲

語告也或問小註下通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子

其容貌辭氣便而有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氣象見

之入想是孟子同志隨行者非泛泛外人也○集解出語不似人君

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梁惠王上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其中之所存者可知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

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

必作威而自有人君之德則必有其容而欲其勢位以厲

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

哉耶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聲而呂氏之言亦曰志

定者其言重以信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

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其言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

邦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

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提而不復

去就故不妨詭言其失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

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文集定於一只是混一之

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也○定於一只是混一之

然後定也○定於一只是混一之

一統也○定於一只是混一之

問孟子曰即謂當待何時而定者時侯如何期必得而

勢先問一句曰如何能定故孟子亦只就大勢對曰定於

一正所謂混一之益分則爭一則定勢固如此○定於

編今人但見孟子譏襄王不知襄王一則定勢固如此○定於

下惡乎定孟子曰定於一蓋分則爭一則定勢固如此○定於

定之意也孟子曰定於一蓋分則爭一則定勢固如此○定於

以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并天下可謂一乎曰非

也亂易能特聖王之驅除爾是故當時之天下亦非

矣而卒不定非聖賢之言不驗也其所以一之者非也按

此可見一不在

變封建為郡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孰能一之

王問也○徐思曠曰上文惡乎定謂天下如何而定非謂

君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天也此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

故譬殺有肥肉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是也反  
是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天下為一家以中  
國為一人無非不嗜殺人而巳矣○精義尹氏曰戰國之  
際于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  
能乎一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翼注孰能一之以君言問何等君能  
向他恩按梁王意申直指列國諸侯王言但以下節民歸  
之對照則謂以民言可耳○徐統孰能一之孰能與之述  
此兩問俱不用曰字正是形容  
他卒然光景具見寫生之妙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三 敦復堂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

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占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

然雨盛貌浥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

頸也集解天下莫不與也正答他孰能與之問然其義尚

以七八月之間學喻民困於虐政日其如是孰能禦之者

以苗之興而言也以水之就下喻民之歸仁日沛然誰能

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說統此節重在七八月

之問早及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久旱易為雨

勞民易為仁苗之浥然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所

謂天下嗷嗷與王之資也○不日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

之人快此牧字亦正 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

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望以心言歸以身言惟其引領而

日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

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

就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

天下之具也徐統輔氏之說固為見理然孟子却是因襲

王以孰能一為問而後舉不嗜殺人告之則即不以不嗜殺

人為一天下之具有何不可蓋言各有當不必因此而謂

聖人行仁○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

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

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

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

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解語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

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

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

力不以德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

強國而後能混一至於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

受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

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

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以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纂疏陳公子完奔

齊世為齊大夫初

以陳為氏後改田氏至田和始篡齊

而有之和之曾孫辟疆是為宣王 齊桓公晉文公皆霸

諸侯者說統齊王病根在大統故開口便問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江都易王閎粵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以已通

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得天理

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

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遇之中而卒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焉 課本

其初不可不審其初而巳易所謂差若毫釐修以千里者

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

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術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

霸者哉楊氏曰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

道則桓文事不足爲也臣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故曰

無已則王乎或問王霸之辨董子程子楊氏之言備矣

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

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

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爲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

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

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

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爲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爲

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

之事儒者未嘗言也或問小註仲尼之徒二句須從道

桓文處糊出絕口不言其事來○輯語仲尼之徒節是七

篇傳王霸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由反手願學孔子

言必稱堯舜不見諸侯俱包舉言下○按齊宣發口詞齊

桓晉文而願聞其事其爲所欲美可知孟子推本仲尼而

直斥其事爲不足道此正所謂我先攻其邪心也已乃引

而進之於王其詞若婉而意甚切早已一眼覷定齊王足

善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

已看得是極天事業至孟子直斥爲不足道而引之於王

則其驚駭益甚矣接口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彼特震於王

之名意古來惟有德者能之定不知何者爲德也孟子爲

之實其德曰保民而失其可曰莫禦便已隱隱將齊王平

生夢想不到之勢引而歸之於一心然齊王却但知欣於

莫禦而因希冀夫保民故下又有若寡人可以保民之問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焉 課本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

之胡訥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

之對曰將以饋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

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核舍上聲釁音斛

釁音速與平聲

胡訥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郛也

蒙引釁者釁郛今日釁鐘則是因鐘殺釁恐懼貌說統若

之釁而釁之謂填釁也作活字看釁釁恐懼貌無罪而

就死若字從釁釁上形狀之辭言此牛恰像無罪而就死

底模樣釁鐘非牛不可而宣王一時良心發動不可遏

抑姑以羊替之全要孟子述所聞胡訥之語而問王不知

果有此事否說齊王若寡人可以保民之問一則見孟子若真箇能玉而問可以保民一則見保民二字似亦尋常竟忘却平日與兵構怨第因孟子言王而姑計夫民之可保味其語意蓋猶不可未可知之辭也至孟子直許之曰可故愈欲急開所以可之故孟子妙與縷述所開易牛運出不忍二字開徐徐且問他果有此事否而王乃應聲如響矣○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舉定齊王吾不忍其斃骸一句以下反反覆覆開出無數詰問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斃骸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梁惠王上

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而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與兵構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卽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旣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精義楊氏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喫緊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卽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

此心卽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眞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說統足王要形容是心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底光景方得足字意○愚按是心卽不忍斃骸之心也然此處只是承王言有易牛之事而云卽此易牛之心便自足以王以證明何由知吾可之問語極警策而意尚含糊且莫遽點明不忍須留下二句一開一合地步則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端自此而起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四書通孟子一書言心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人之心也斯有不忍心也卽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者知擴充屬行○按察識擴充是孟子反復辨難欲在本節且勿露○自此至遠庖厨也是孟子反復辨難欲在察識擴充充交界處愛猶吝也○說統是心足以王矣此句似生出箇愛字覆轉拈出齊王口中不忍字正是要他自認疑尋覓自家一箇真心出來臣固知王的不忍句最妙是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梁惠王上

疑○團與不忍作兩岐語欲王當下認取不必當時果有此言○要引既曰是心足以王矣曰百姓皆以王爲愛臣固知王之不忍不忍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愛字正對不忍字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撥愛者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早以王也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故不忍二字是此章骨子○百姓皆以句亦甚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啓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王句他不曉問便只是就王吾不忍其斃骸一語提掇此二字尚未爲設難只是就王吾不忍其斃骸之心則庶幾所謂足以王者與王指明王誠自得其不忍之心則庶幾所謂足以王者可得而語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斃骸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  
如是也或問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  
○紹聞編孟子言是心是王而王曰臣固知之而不忍  
此所謂引而不發思之足以使王仁心而素德又聽便  
當於保民上致思是心足以王上發問而王前日此心得  
於乍見而偶發者初不自覺久已忽忘故未能自得其不  
忍之實而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說統孟子已曰臣  
固知之而不忍了又何消解剝吾何愛一牛齊王之心一  
何蔽錮他之不忍歟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故只把孟  
子所述不忍解二句模稜答去竟不知自覓得這箇不  
忍之心出來只求解脫箇愛字而已○集解集註其迹似  
各實有如百姓所譏者是說我有可議之迹故下用心字  
一轉然齊王雖謂我心不如是却仍在迹上辨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弄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援上節語意王只求解脫箇愛字看孟子却偏以

齊王頓口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

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到以此方是設難前百姓  
語次自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

於百姓之言也援本心何心不忍之心也即隱其無罪是  
心愛財之心王所不忍受也不忍之心王所不自知也到  
矣翼註云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牛未見羊一解乃有  
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項下金鈴惟解得者驚得也○

我非愛其財二句諸說紛紜終多謬誤只是句讀不明耳  
竊謂讀書必先辨句讀則書中之義豁然而語言之指趣  
以明如此二句若照常以兩也字分句中則宜乎二字如  
何直接齊王當日非愛一牛本不待再辨却因孟子有牛  
羊何擇一難遂無解於百姓之云語塞全在易之以羊使  
前展轉而字則兩也字一氣相銜宜乎字自然關聯如此看  
則我非愛其財為句而易之以羊也不過一讀耳何必如  
諸說紛紛費如許周折此亦  
可備讀書一法故詳論之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只輕撇一句先術謂法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弄

之巧者慶源輔氏曰巧亦非穿鑿以為乃益隨物

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  
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

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

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語類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

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  
也○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之般雖是仁心  
到這裏處處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抑遏不得  
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  
行又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  
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鐘聲事  
大似住不得只得見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就周旋得



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  
曰然則曷爲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主於  
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  
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故人之與人自爲同類而物莫  
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爲是等  
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  
以義則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  
斷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  
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異  
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  
戇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有  
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  
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  
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與明暗通塞之機乃存  
乎平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  
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按  
此條因集註預養是心之說而併論之在孟子對齊王特  
意不重此○四書通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聖 課本堂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

詩小雅巧言之篇此大夫傷戚戚心動貌不得吾心應前

子言之承上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二句於我心有戚

戚即不忍殺觫之心也但從前是偶觸到此方能認取耳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

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

盡其理故宜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委蛇曲折之意莫不

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

宜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然宜王此心雖發動而其

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

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思之說以曉切之○蒙引於我心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聖 梁復堂

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

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

有不待外求○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一句相照應

王或菴曰認真不忍之心方有此問發知是心足王之下

應有此問久矣因屢以不忍提醒之而王半明半暗認此

心不真所以無此問也至此方覺然後追足王語而問之

一時問答情欠可想○精言前孟子云是心足以王是保

民即在此心內此問此心所以合於王是猶似保民在此

心外○按王言所以合於王似不敢言足而但求有合者

然此節乃前後過映自我心有戚戚焉上見齊王能自

目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

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

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

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

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

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按王既認真此心而問足王之

以喻言空中閃射蓋不如是則事情不透提撮不盡此孟子善於開發處

言也○忽於打轉易牛本案平地驚雷直破九霄而上奇絕

警絕○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難得最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聖 梁復堂

緊切乃是一大意文章警策處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

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

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

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

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慶源輔氏曰惻

於物後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是

事體察看欲分曉不可模糊率舉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

夫惟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

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養同類者其勢便其易至於物

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

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

生者其勢便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

魚鼈成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

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

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索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按此條最說得透切但是逆透求大欲意而斷之在本節尚宜渾○說統用力用思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為不用思正獨何與之故○精言不為也非不能也不為固重然本意尤重在非不能上此與下節只言保民而王之易耳又曰本文只言仁民易而愛物難緩切意又前一層○條辨獨何與固是喚醒他教他擴充亦仍是喚醒他教他察識何也齊王於我心有戚戚只是察識得一點愛牛之心不知此心之合於我是猶未察識得愛牛之心即可以為保民之心且未察識得愛民之心為緩且難之心而仁民之心為切且易之心也故孟子以舉重不舉輕見大不見小譬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使他兩兩較量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

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趙註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此是役故不為耳較有情然如今註極言其不難儘可也心固有不容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他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執難執易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集解齊王此問甚采故孟子只與淺譬之末四句以兩之類代不能不為四字巧為一節只極言其無難耳擴充用力之方自有下節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

掌言易也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條辨老吾老三句緊承上折枝來見推恩之易故以天下詩大雅思齊之篇此詩歌文王之德刑可運於掌指示之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輯語寡妻兄弟家刑各自有道絕不相同

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善  
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玩  
而巳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  
極近以飲動其舉未便是鋪張推廣也後舉加字即從  
上文還掌二字生出舉斯斯字即指不忍之心所以老  
幼幼童加彼合吾老幼人老幼而引詩正與上三  
句相發也○宋羽皇曰舉斯心句正對他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引詩以證運掌并前而許多不能推恩則家叛親離  
不了語一齊証合認作解詩便誤

孟子集註本義准來卷一 梁惠王上

梁復堂

故無以保妻子則四海雖遠斯心可及如恩齊之詩是也  
不推恩則妻子至近無以相維如唐明皇信謠而一日殺  
三子豈其無是心哉不推恩則無恩至此兩史言明皇之  
友愛也其於兄弟有禮矣而其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  
他失道甚多不善推其所為爾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  
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  
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  
難四書通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  
難同生繼言仁民則曰同類此言老幼幼則曰同氣是  
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  
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  
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輯語加字  
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又添箇  
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  
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級次第已與足  
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層實際在○古之人通  
指古來王天下者今王反之則必有教矣大欲而言故復  
不必結定文王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  
推本而再問之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翼註今王恩  
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  
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

而反後其所前何與是起下為不用恩此獨何與是  
起下與兵構怨○或問小註古之人三句須對下二句看  
却已為齊王不善推下針方與舉斯加彼二句微別但以  
齊王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  
為推近及遠者後以明齊王能遠近之失欲其於此深  
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  
○兩軒張氏曰孟子之意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豈使  
之因其愛物以循其不忍之意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骨  
肉之親本同一氣故於心為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  
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千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  
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致其克復  
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  
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矣○輯語齊王恩足以及  
禽獸不是不推而功不至於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  
善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際○西山真氏  
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

孟子集註本義准來卷一 梁惠王上

梁復堂

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存疑自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三句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恩已盡了又把他  
他功不至百姓再詰之直  
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之度待  
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蒙引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尺  
然實當作活字蓋已含稱量之  
意度之謂稱量之也稱屬權量屬度稱之量之即所以言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  
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  
度又有甚於物者諸類問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  
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為理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皆其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  
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  
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  
又多是怠了問如何怠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  
此莫是義之未至否曰亦是惻隱之心未精○問物皆然心為  
甚日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  
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  
形度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度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度  
是一事差心差了一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  
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或問范氏謂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試  
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常然固本心之正理其  
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紹興  
編無權則輕重差無度則長短差物之輕重長短在一物心之  
差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在物而  
則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物之輕重長短在物而其稱量  
之則在權度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在物而形者在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心而度以本然之權度亦在○心物易見心無形物不可無  
權度心尤不可失其權度故曰心為甚○條辨心固具本  
然之權度矣然或為物欲所蔽則自有而自失之若不以  
本然道義之心繫度其心則權度之時不能不失其輕重  
長短之用故語類云以本然之權度度心○精言輕重長  
短在物權度在人心以吾心之權度度物之輕重長短故隨  
所處而無不當輕重長短在物者之理也以權度度  
之者處物之義也○輕重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  
亦非即此是本 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  
天本心之異

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  
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慶源輔氏  
王之心偏誠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  
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  
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  
其心也○困勉錄上文既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與兵構怨

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  
出所以倒置之故也輔氏說極明○王或菴曰是心足王  
全在能推而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請到此王不能  
下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之妙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

抑發語辭○紹興編此與他處抑為反語辭不同按其文士  
戰士也構結也○說統與甲兵三句申說與甲兵以危士臣  
不保民而功不 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  
至於百姓處

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  
觴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說統此節正  
與相應是愛民所以輕短底病根快於心三字正照前不  
忍字來於牛不忍其殺敵於百姓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反以為快是豈可以不度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  
其病使也將此殺人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  
短之所在○條辨然後快於心不是說齊王真快於心只  
是語調之辭見王必如此然後快於心度不然而何故以殺  
人之事而甘心焉之也意在俟王舉求大欲以告孟子然  
後去其大欲之蔽則不能度者乃能度而不能推者乃能  
推矣○集解謂王度之下突接此節王之不保民者此  
也○不能推思於民者此也○請王自度而王烏可舉此以相  
答乎故代為之度直指其病以發其病而藥之○四書通  
上節一心字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  
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欲字便非本心矣  
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細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  
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





下文發政施仁是也。○語類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驗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下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驗方是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

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說此節承上反本來

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今天下之欲為義方是大欲○欲只就士農工商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奎 課本

然亦即從上文數欲字見得無兩意○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六國也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按此節方轉合蓋力求所保民孰能禦之正與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相應

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

心焉夫欲朝秦楚楚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技求矜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高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惛與皆同

按上文發政施仁只是大槩說使天下仕者以下亦止歷言其效而未嘗明說其事然齊王到此不覺又為所欲動故願求明教而嘗試之蓋有欲見諸施行之意矣故孟子方與言制產○徐微弦曰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說又這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這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

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

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震源輔氏曰恒產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奎 課本

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云善與禮義是也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說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至於犯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策解制民恒產最是保民要之法蓋使王心意悚然然後與詳言之無不以空言忽過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輒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集解是故繫承上恒產所係之大說

反下同



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種二字依舊是向韓叅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又集東萊呂氏曰治道有本末先後而言之亦須有序孟子先以見牛敗發齊宣王良心至語意渾渾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夫孚信遠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吾說格而不得入矣朱子復之曰論治固有秩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如孟子論易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是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苛察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下同  
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

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

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按俗樂至下節齊王以孟子故方自言出其與暴言自說音樂○梁引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按此自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是辭辭然亦不必遽云有妨於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

梁惠王下

敦復堂

梁引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故他日見於王而自發之按甚即含與民同樂意庶幾即含可王意近於治非是謂僅能治其國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曰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

直言之○按下節孟子言今樂猶古樂不過因齊王有與俗之情而借是引之以與民同樂耳實則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自是相去天淵濂溪周子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此自是正論齊王於好先王之樂則曰非能好於好世俗之樂則下簡孟字胸中似亦微見得此意此其所以變色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按孟子與莊暴言王之好是概論其理耳此方是緊對王之好樂而以甚字引進之以庶幾欲動之王所爭在樂之古與今孟子所爭只在好之甚與不甚好之不甚雖古樂無以愈於今好之甚則今樂亦無遜於古意只在引王與民同樂好樂不過借作一話頭以發齊王之問耳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問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梁引可重在此按齊王方以世俗之樂為憂孟子云今樂猶古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

梁惠王下

敦復堂

覺得今樂中亦自有箇甚有箇可以庶幾底道理王所以亟欲聞之○翼註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眾樂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按此處眾字固不指百姓然意已隱隱引到百姓上去後文與百姓同樂即與眾樂樂之極致也但一是就樂上說一專是就樂上說耳○輯語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眼着民字來民字又跟着獨人少眾字來故通章關要全在此節孟子機鋒入處亦在此節○獨樂樂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或問小註此是開導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為之開說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若吾特導之使自見耳

臣請為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說統上文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本按孟子為王言樂意不在言樂也看十二節言獨言同都結向民上○紹聞編樂者樂也和心之場也眾情之通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施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敦復堂課本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通氏曰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六鼓以節音樂○管笙簫篴之屬籥舞器詩籥舞笙鼓正義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又周禮笙師掌吹籥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爲節非無音而但執之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頽頽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纂疏春秋傳花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爲旄爲王者旂車之所建也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按此亦想當然耳須知只是爲鼓樂作一襯筆摹次情景不必過泥○蒙引疾首蹙頞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上帶聞字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客亦隨之。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語類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闕閑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存疑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辭言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恙地能鼓樂也日庶幾曰何以是欣幸之辭不可於中間貼不然二字作自相問答○集解看此節便是甚底樣子要與上節兩兩相形見王猶是王百姓猶是百姓而民情頓異一則舉疾苦蹙頞而相告四境皆愁慘之形一則舉欣欣然有喜色

敦復  
課本

相告兩間皆太和之氣一舉字相對照正是獨樂同樂兩  
邊盡頭處○先有同樂不同樂而後各有上段憂事情形  
兩節都是倒裝文法故序次都在空際描情繪景款動齊  
王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是李日有疾政在○吳首巷  
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額則雖好  
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  
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按此迴顧今樂猶古樂  
於文義亦得然此兩節一反一正孟子亦只渾舉大概而  
言不必復沾沾今古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  
幾者如此○稽義尹氏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  
己之心以及民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孰禦哉  
○集解上二節只樂言甚不甚兩端此節方實勉齊玉與  
前好樂甚則齊其庶幾相應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王之

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按與百姓同只是推好樂之心不必枯好樂之事終言則王方見得前面兩言齊其庶幾所期。○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望於王者不淺。

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

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

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

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

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

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

頷則雖奏以成英韶濩無補於治也。前漢禮樂志黃帝作威池頽頽項作六莖帝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二

梁惠王下五

課本

譽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  
公作少句言能勾先祖之道也武王以功定天下也濩言  
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樂堯也大章章之故孟子告齊  
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故孟子告齊  
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

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

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

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

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

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

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義楊氏元本其上文云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恐

則楊氏之說雖以為孟子姑正其本而今樂古樂之異固

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遺  
証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君者。○宋註發明  
德不在樂上論只在好上論所謂先正其心也。又不在去  
其所好而在公其好。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當以  
道心為主也。此孟子見理精細處莫看微達  
世之言好勇好貨好色章皆當以此意觀之。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囿音又傳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蒙引蕃育云者度開曠荒野草木自

而吾時獵取之非惟以為逸豫之資。○古者四時之田皆於

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開曠

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二

梁惠王下六

課本

之後也與。延朱三分有二只就人心歸附說文王未嘗撫  
不不曾說然後人何必泥。○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  
諫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達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  
其苑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芻蕘得往知其傳謂古  
然也。○按此說亦只是想當然大指所重正不在此傳謂古

書語類問文王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

主在風齊宣王耳。○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

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慶源輔

氏曰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

其然否也。○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

如焚廬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此章義指亦只在與民同之文

深論也。○圓原非所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 蕘音饒

芻蕘也蕘新也條音若若其大乎時解謂是欲接文囿以

後作此驚異也齊王本因民以四十里之囿為大則文王  
之囿其大更過於齊王本因民以四十里之囿為大則文王  
按自解意自在下一重○說統齊王就制度上說大亦孟  
子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并其大  
亦忘之也若說囿之所有與民之意○民猶以為小何正是  
有意接句申便令得與民同之意○民以為小何正是  
打動齊王處其意全在引他公樂於民耳民以為小在與  
民同之上見得二往字最  
妙真是邑人不誠底光景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七

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

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

見聖賢舉措之精密也蓋居是邦則當循是邦之法入境  
而問焉理之所當然也蓋居是邦則當循是邦之法入境  
文理密察旨意深遠學者不可不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囿  
以為細事忽之而不精思也

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精義尹氏曰文王之囿

與民同之則是害民而已矣○存疑國之有禁昭示臣民  
民豈不知特為民之無知見利而犯法有以於不知耳○  
小民見利易動私其麋鹿而因以殺身則是以麋鹿為餌  
以囿為阱也○說統為阱於國中一何最重正與與民同  
之何對看按國中何至有阱阱何至方四十里孟子為齊  
王特下此一險語分明見得開禁之初便搖手相誠動魄

驚心其視文囿之與民同直是仁暴天淵而民情之所由  
異固不待辭之畢矣○新安陳氏曰前篇罔民與此為阱  
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  
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  
遏人欲存  
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

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音音 音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慶源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而無較計大

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

能已語類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寬洪惻怛也便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八

不恭惻怛故能於人之惡而不較○新安陳氏曰惟仁  
者能忘已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愚之耳 智

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

尤不敢廢語類問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

弱之事強皆是不特是見得利害甚明道理自合低地○四書通本文大事小事  
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九見仁人之心然大  
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  
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  
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  
智○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就小智  
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說統仁者惟見理不  
見勢智者兼明理勢仁者忘其勢之在已智者順其勢之  
在人以大事小事以禮言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  
言以小事大事以禮言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  
入章肆不珍厥德亦不墮厥問作棧棧矣行道兌矣湯  
說矣維其陳矣言太王初遷于岐雖不能珍絕昆夷之德

明義理者爲能識時勢也。○語類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

不義亦樂天順理者也。一條辨直從天字溯源便見天下

之國天下之民皆在天心仁愛中原無大小強弱之別仁者受鄰與鄰國君民若有些子間隙便是私意未化亦與天有些子間隙便非樂天者矣故知樂天者保天下之氣象只是與天齊準耳○存疑包含編覆二句還在樂天內以下制節謹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通字度二句知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禮尤不敢廢即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禮尤不敢廢即象愈充拓愈恢宏愈嚴謹集註措詞之精密如此○語類問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詞之精密如此○語類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氣象規模如此此按兩保字一是容保一是保守之保○精言樂天者雖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然萬物一體直欲使人各得其所無此疆彼界之殊天下之人何所不容宛然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有保天下不治不惟其心體如此其事功亦如此畏天者兢兢自治不敢不有保大啓賢能治其國事利其民人令強大不敢不有保一國規模都有一實事實事即在氣象規模上見此所以有言效又在後一步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看來氣象規模四字煞有分別仁者包含備覆無不周備雖治一國天下皆在其度內其氣象足以保之也智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其規模僅能如此虛齋謂氣象無迹而難量規模則有限矣其是○條辨保天下只在樂天者氣象是箇畏天者自有保一國之氣象天者自有保天下之氣象是箇畏天者自有保一國之氣象規模非既樂天而後保天下既畏天而後保其國也○文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按此條須通下節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此宗祝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時是也○或問長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是以畏天為言而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為言而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條理此條須通下節看

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雙峯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今引詩只斷章取一畏字恐畏天者保其國而樂天者之保天下可知○按本文自此以上言交鄰之道在樂天畏天自能保天下保其國為仁者智智事小事大之事孟子所以告王者止矣後又因王以好勇為疾而進之以大勇進之以安天下後來說書者遂牽合仁智勇謂勇固無妨於仁智而仁智亦非勇不成就於義固可相通而立言要各有當看總註自明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慶源輔氏曰齊王惟其秦楚爭城爭地以刈其人民故不能知事大之禮又不能行恤小之仁○輯語齊王當日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盤食故為此商量權衡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隱然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見矣故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為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齊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說齊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按此條通徹前後以立言竊謂以後文回顧前文則可蓋孟子本因王之以好勇為辭而以文大勇進之安天下與保天下自是一線上事至以前文預透後文則孟子豈逆揣王之意而云然乎但謂其理自相通可耳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大撫之夫音

疾視怒目而視也○按齊王方自謂寡人好勇孟子接口便見好勇非疾而勇之小者乃真為疾也夫撫劍二句小勇分明畫出一小勇模樣斷以敵一人所謂技止此耳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纂疏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旋渦故謂之小義理所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無然

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蒙引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邊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

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致復堂  
課本

是方伯而密人乃擅敢與師以侵阮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是篤厚也祐福也對  
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條辨文王之怒不過過密人之侵阮者耳而詩便謂以對

于天下以密畏則天下之大者無不畏阮懷則天下之小者無不懷也末句安天下之民正從對于天下句生出○

精言詩詞三以字疊。此文王之大勇也。之勇也。氣脈從寘。

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爲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下節同○翼

註本文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劉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怒字發出一怒安

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出生此意務一怒  
字最宜着耶言文王止一怒耳而天下之民舉賴以安則

其勇之大可知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  
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泰誓本文云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問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

何者爲正曰古者詩書簡策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

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按寵異卽

本上作之君作之師而言實聰明是以天德龍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龍異之也此上五句概論天所以作之君

師之意以助上帝而佑下民故竊異之如此也下二句方是武王言其自任之意所以承上帝而盡君師之道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以降無罪者我得而安之以救我既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 古 課本 敦復堂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越志指民

皆是愚謂此誓師之辭當是卽指紂但未顯斥耳。衡行謂

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二句是孟子

是因書詞只大概以天下自任而於伐紂安民事未說得

武王所以一人橫行於天下正有越志而爲有罪之大者所以

以能安天下之民。○按柔句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請大之踵相接矣一亦字是前後關捩

主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者能如文正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如以除暴亂而

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說統亦字承文武

者如此○雨軒張氏曰方戰國之際斯民之憔悴於虐政

亦既極矣顧乃於此獨不一怒而區區於尋干戈較強弱

不亦悖乎使王慨然以天下為公不狗血氣之私而篤救

民之志則王政將以序而舉方是安民實在處若無此則

之不服矣王政以序而舉方是安民實在處若無此則

安天下之民豈真專靠一怒○輯語此數節與好貨好色

同列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為

志也○張氏惟恐王之不好勇掉尾恰與寡人有疾二句

打一照應極微動之辭却○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

正關陽得甚緊須善食

卿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

章答問之本旨也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則因王有好勇之

言而進之也合而觀之大勇所謂仁者之勇也小人用壯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五 課本

君子用剛非能勇者也大勇者所謂仁智勇兼之者也不

仁者徒逞血氣而難與言乎義理之正不智者不明義理

而不能免乎血氣之私此其所以不能勇也湯與太王文

王武王平時則能卿小事大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

同樂則人皆有此樂其所謂此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

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必明人

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

而已也四書通觀集註非但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此

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齊宣王

問賢者亦有此樂孟子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

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

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

與賢者共之也可見兩處賢字不同○梁氏曰編時宣王蓋

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自以為能待賢者故問曰賢者

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曰有者謂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

有此樂矣但人君當與民同樂不但當與賢者共此而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五 課本

故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集註云云皆人不得則非其上

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大全輔氏說非是

愚按惟未一句非但當與賢者共之是同顧有字意○蒙

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

一箇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蒙引冊上句以陰助下句

者乃是借上句作機下句乃借為有力耳看下一句太說

字何等斬截○際辨因上人不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太說

緊了似有而下訕上之嫌故又開一句見不得而非其上

與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皆為非理道理方平允按理固

如是然語意只是將上一案坐他一箇

不是便與撇過以下只并歸一路說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

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

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

則民亦以君之憂為憂如是則君以民之憂為憂則民

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惟忻愉怡疇病疾痛癢切於吾身

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

得也○樂解此承上與民同樂言樂併及憂者蓋能同

民之樂未有不同民之憂原非兩事也樂民樂即所欲與

聚意憂民憂即所惡勿施意樂其樂如為臺為沼憂其憂

如急公赴難俱有事實在各上句是上之所施各下句是

下之所應玩兩亦字兩其字原以君為主下句即歸併上

句雖分說而實合說也故樂以天下二句只跟上一句說

下憂樂字屬君言天下字兼君民言惟其大詞故統之曰

情通於已是其為憂為樂不是以一人而直以天下為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東有琅邪觀遊也或問小註

往事欲其效景公悅晏子之對而行在已之意引景公不

重景公重晏子看下去君自自知我固是重晏子然以景

公能悅其言故述此以觀齊王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然至

引景公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矣則所謂欲觀於轉附

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與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於轉附

朝辭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徐辨比先王之法如巡狩述

職省耕省斂皆是好意然本意却是去游觀晏子既以

比於先王觀固是時之意然本意却是去游觀晏子既以

先王告之復詳陳今時之弊正以止其欲耳所以謂之畜

君若但有志先王觀今時之弊正以止其欲耳所以謂之畜

公志在遊觀本是依欲孟子引之却重先王二字上只是

要他法景公不是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百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特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孫疏述職謂述已之所守職也如春秋時月皆為民也○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觀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事慮是也○每十二月王巡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謂之殷見皆所以撫邦國也○纂疏述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按此周制也論時王之制當主周說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愚按曰巡狩之制重其各正重也述職者述所職也此非徒以解釋名義正見得所事如此鄭重故天子不得不適諸侯諸侯不得不朝於天子所過各山大川未嘗不見以爲觀而先王之觀乃無非事者緊對景公先王觀之以此嚴重之句束上二項如鐵鎖重閣下省耕省斂乃是另起一意又重故而又春註用而又二字貫下若斷若續節節爲君起意而春

遊是巡遊是遊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爲遊樂也二句遊言咏歌之體也○疏統游豫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下被惠曰休○徐辨一遊一豫兩一字甚活非必限定遊豫才爲諸侯度見只一遊一豫兩一字甚活非必限定遊正見無事不可爲諸侯之度是感恩戴澤欣喜無已意○稱言先王愛民有加無已常時富教經制澤仁厚澤固不待言偶一出遊定有非常恩惠所以被其澤者從而歌咏之說爲諸侯度見王者舉動無非典則不止取悅一時○無非事者東上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又是一項事故註用而文○徐思瞻曰景公意在遊觀耳晏子却借他欲此先王因而進規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所謂諷諫也○愚按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行省耕省斂觀之小者亦非無事而慢遊味其語意自趨重下半節一以爲慢遊一以恤民隱○畜君之大指如是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謗民乃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梁復堂

作應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糧糈之屬彙解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師行糧是後來諸侯慢遊是好夫征之擾民實供之供億之費民實出之使民奔走疲憊飢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民困於是乎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謗謗也謗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勢而起謗怨也謗是謗謗是怨眊眊是怨見於色胥謗是兩屬仍一串謗方逆也命王命也爾氏曰王者之命諸侯看乃字可見方逆也命王命也爾氏曰王者之命諸侯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若流如水○凡物員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格詔令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

慢遊之事非一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輔氏曰晏子則流連荒亡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主言齊事而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愚按到得為諸侯憂則又不至於虐民而已正節節與上文相反方見得一是先王之法一是今時之弊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雙峰饒氏曰此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則兼述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

上蓋引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上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而上也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句從獸之從亦是逐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梁復堂

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翼註田獵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失事屬亡○集解此固是釋其義亦晏子痛恨其弊而極言之見此等事為害不淺斷不可為畜君意尤極警切○精言遵海而南放於琅邪便有從流上下意觀於轉附朝饒便有從獸無厭意而樂酒無厭可知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愚按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獲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關閉得客倘按得客不是姑聽其自擇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釋孟字兩邊說是通法

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通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着力不得此句偏投更明此處不消更下斷語早已法戒昭然上正路○愚按於先王觀畜君好君和盤托出矣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說首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陽里反招與部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公有所感於晏子之言轉附朝饒之觀不復行而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不足行晏子之言也○集解說字重看下三句俱從說中來戒而曰太是通示曉諭之意出舍是欲便於省民註兼言自責者自其不敢燕居深宮言之也與發日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梁復堂

補不足者想是時適當春耕也此景公從前未有事故曰於是始以見惟晏子之言有以說之故能爾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蒙引君之說臣只從上文景公以其言見於行事則晏子之說便見得然景公說晏子而悉公又當何如可想見君臣相說矣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梁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職省耕省稼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也○梁氏曰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為然也○梁氏曰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蓋宮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商聲次濁故為臣角聲半清半濁故為民有民而後有事徵聲清故為事而後用物羽聲至清故為物至於宮羽之

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羽則但以清五聲之不及故不此於正音而其象亦無專屬焉大抵五聲為正二聲為變缺一不可成樂景公作樂而係之以角徵或亦錯舉為各如魯史錯舉春秋之例此亦主所以謂陽氏意雖巧而木

有以知其說之為然則固不得指繁命各之義獨於民事  
有取矣○然波龍光因或問之說而引仲之固為不存然觀  
集註仍引用角為民徵為事則於楊氏說未必不終以為  
然也○然波龍光因或問之說而引仲之固為不存然觀  
招固各兼有五音此云徵角招者又為徵大角徵也蓋  
五音旋相為宮○當是以徵角名調而五音自旋繞於其  
中即謂從民事○招舜樂也○招名之亦為作歌以康庶事故  
取義固無不可○招舜樂也○招名之亦為作歌以康庶事故  
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招民事之說自注疏已然仍  
之可也○蒙引當時招樂在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  
故其樂亦謂之招○蓋徵招角招是也此一句是孟其詩  
子述事之言當孟子之時此樂蓋猶在故舉以實之  
微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留止其君之欲宜為  
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援詩曰何尤與樂言○孟子釋  
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  
曰王文引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  
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  
從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  
好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轉語畜君者好君也○只如  
此說作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  
孟子言下情思益無窮○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  
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宣○尹氏曰君之與  
納諫如流奮發有為意尤隱然切至

民貴民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  
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援結尾用尹氏說仍打轉前  
意而深惜其言不能如○晏子之見用於景公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

遺址尚在○或問說者或謂明堂齊王偕禮之所為信乎曰  
則趙氏之說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援說本漢書郊祀志○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  
侯又不當居之也○羊之義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王  
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意欲借其制孟子之勤他勿毀欲使思其義則意實各別  
也○交集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  
井田之制東之左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中東之  
北為青陽左中東之西為明堂太廟南之東為明堂太廟南  
明堂左中東之西為明堂太廟南之西為明堂太廟南之西  
太廟西之南為明堂太廟西之南為明堂太廟西之南為明  
總章右中北之西為明堂太廟西之西為明堂太廟西之西  
右中北之西為明堂太廟西之西為明堂太廟西之西為明  
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中右中左中右中左中右中左中右  
右中明堂之右中乃總章之左中乃總章之右中乃總章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四 課本 敦復堂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之左中明堂之左中乃青陽之右中也但隨其時之方位  
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  
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  
扶大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馬氏曰王者嚮明而能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能  
山之下有明堂其制久矣宣王○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  
處未必無欲慕之意故孟子便以明堂本意告他從他  
欲慕處引他行王政上去○不謂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  
齊王之可毀與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  
進之詞○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  
事○解語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王者二字是責難

經 177—385

語非張大語○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  
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  
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兩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芻蕘

人哀此鰥獨反芻工可及養育復

岐周之舊國也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治岐所行

王政至此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却即是  
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四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課本

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  
為榜樣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  
難草創時向必須此況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  
時撥亂上策雖岐封百里時勢危急惟此可以圖興非太  
平迂論下面舉公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  
劉古公亦是此意

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  
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

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條辨九一當是大概說仍商家

或九一之法不示而文王行之非必商家本七十畝而文  
遂更定為百畝也註但就周家百畝之制言亦據孟子所  
告滕文之法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

而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

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集解仕者指其先  
祿是恩及子孫之無能者故註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  
神出教之官之兩層其理乃足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

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

商賈之稅也關以行旅言市以商賈言註繁言商賈者澤

謂潛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梁引澤水所都處

禁禁民之不以時取而此之無禁不禁民之取也梁引澤水所都處

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梁引澤水所都處

編大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天也○  
按此五句王政之大綱士農工商以至賞善罰惡具是矣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課本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

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

為先也雙峯饒氏曰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

也非謂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先斯四者○梁引先者重之

施仁則已一行仁必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種窮

民尤在所宜留意蓋必加厚以恤之也按此文王老老

幼幼必使無一物不得其宜○趙氏惠曰鰥寡又曰惠鮮

鰥寡然其字從魚目恒不開也按趙氏惟此釋鰥字為

有義餘釋寡孤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卒章曰彼鰥有屋  
蓋教方有教民今之無祿天可也然困悴貌詩言亂至  
猶或可勝窮矣富人哀此憫獨可也然困悴貌詩言亂至  
見窮民所當先之意也○按此以上因殷明堂導行王政  
引文王以證之通節俱要切定治岐發論方是所以開導  
齊王正意止此下乃復因王疾而導之以貨色同民見王

政之無不  
可行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拓  
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愚按齊王之言之善不過以好言相謝而已本自無意於行被孟子之門一針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不覺無言抵牾只得說出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却又被孟子說好貨不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更覺無可藉口只得又說寡人有疾寡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王

人好色以為此言一出可以謝絕孟子矣不料孟子所以引之與百姓同者與好貨無異然於此益見孟子之隨機引導而王終無意於行乃真未如之何也他日至直斥以四境之內不治王惟有不顧左右言他而已○貨色兩疾皆非真疾王之本疾只在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周本紀后行此孟子洞見癥結處

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傳至不肖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畜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畜卒再傳公劉正難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乃遷邑於豳百姓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大雅公劉之篇凡六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迺場迺疆言厚穀公劉首章也章首云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言厚穀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而治田畝既富強矣思和民而顯其積露積也穀堆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業乃遷幽積露積也穀堆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最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

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

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

也何難之有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蒙引此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也以此推之非公劉好貨而推已之心以及民不能其實不見得公劉好貨處此正孟子引言之妙也○徐辨孟子於詩詞之下特着故字兩有字然後字以見若不有則不可以啓行則平日之所以謀民之積財者當何如○此中便即存王政在○後此即是難齊王要他力行處於王何有亦隱隱同顧章首勿毀明堂○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王

王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胥

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

也愚按齊王節節以有疾為己不行出脫孟子却即大節節就他有疾逼撥他行針鋒緊對不留些子空隙

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此則公成王之子周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

王業其首章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大

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此所引即其次章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纂疏當殷質故亶父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以名言

下岐山之下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古公避狄之難以早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東行而至於岐山。

之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胥字共。宇居也。曠空也。無怨。

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西山真氏曰。人君豈能無。

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妃匹之安可也。孟子以。

編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中無此說。乃孟子以。

理推說之也。後世之君好色。未有不使內有怨女。外有曠。

夫者。○精言詩原無大王好色。意故將引姜及姜女而先。

提愛厥妃於前。詩亦原無好色。意故將引姜及姜女而先。

而復補無怨曠於後。○詩言姜及姜女。只是流離播遷。保。

其仇。優耳。却從此想。出民間。一無怨曠。則其平日所以保。

聚民之室家者。何如當是時也。有無限好色。與上文故居。

者云云。具見孟子言詩之妙。○或問好貨好色。人情所不。

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

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語類問孟子以公劉大王。

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完

以好貨好色。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

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

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

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

自公義利。特人不察耳。○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好色。孟。

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好色。而不知實未。

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統其有室家也。

是孟子善於。○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

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

此。豈不能弄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

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

本胡五。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即大。

王與民同。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齊。

王自以為。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

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辛

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慶源。

曰。不直禁其好貨好色。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太。

王之事。推已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

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

太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

如此。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

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己復禮之端。即所。

也。○輔氏曰。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

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

克其欲耳。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

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



託寄也。比及也。集解託妻子只是以衣食託之非必以妻  
時不知此反則知其東棄絕也。孫疏言當棄絕之  
餒也。則如之何就友言棄絕也。而不必與為友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周禮

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集解士師掌六鄉之獄

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集解士師為諸士之長

謂不能率屬以正刑也。則如之何就君言。已罷去也。疏

言當去之而不可與為士師也。○說統此章專為四境不

治發前二節全要稟寫他有心之問無心之答。一段情景

則已是議法即此便是四境不治底斷案。治去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

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國問小

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一路通遷上來最為巧妙

乃竟置之不答則憚於自責恥於下問矣。何足與有為哉

○西書通憚於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

之誠。○爾軒張氏曰為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

夫不獲其所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

矣夫受友之託其咎而東後之是負其託也。為士師而不

能治士是曠其官也。次之負其託之曠官則王既知之矣

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而使四境之內不治誰之

責與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愧於中也。王雖愧於中然

聲如響。至此不覺為之語塞矣。顧左右而言他。只是借以亂  
孟子之說。若問問知者然。沈無何曰。人悔則不暇顧。則  
不能言。王顧左右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趙氏曰言  
他之知。此尤說得出齊王之不足與有為。○趙氏曰言  
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慶源輔氏曰各  
事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  
事則其身乃安。援總註只大概言之而本指自見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精義官氏曰世臣  
之類。○集解累世勳舊蓋其先世有大勳於國而又親臣  
代有聞人如商有伊陟象賢周有召穆公虎之類。○親臣  
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慶源輔氏曰謂腹心之  
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知有國故以故國引起世臣以世臣引起親臣喚繫在王  
無親臣言其忽進忽舍所以發王之悶而箴之以不愼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

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聲

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旬似無來歷蓋宜  
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擇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  
初也○我齊王此問原是暗藏兩面問何以識其不才便  
是問何以識其才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便是問何以識  
其才而進故孟子緊就他對面一重說却以慎字換他識  
字蓋識不易言而慎則人可自盡也○司馬溫公曰為治  
之法莫先用人而人聖賢所難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  
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  
在至公至明而已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敬復堂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聲其所以不得已者正為難識也知人帝  
且難之○嘗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三字有看落  
知人法也○存疑如不得已須先看不得已三字有看落  
然後看如字如有簡人己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  
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  
者皆猶豫難遲遲慢不亟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  
已特如之爾蓋這人本是已要用他初若已不欲用因他  
人要我不得已而用如此是慢留難持以欲得真才者  
之又再四遲遲慢慢有似於已本不欲用過於人不得  
已而用之耳○左右皆賢一條即如不得已之意將使蓋尊  
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之故註義甚明蓋尊  
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  
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

謹也條辨細玩將使二句有兩層意其就當下而言賢未  
原非禮之常本是不不得已之事自當持以如不得已之心  
而安可不慎就日後言則今日所進之賢已居尊者親者  
之地矣若又不賢則後又將有踰尊踰戚之事是非禮之  
常原非得已但可以偶見而不可以常見愈益不可不慎  
孟子言下含有此兩層單貼後一層說者非是○愚按集  
註禮之常也下用然或二字虛轉則以將使為預探後日  
以立言不為無見然前一層亦是當下所應有之意作  
礙義自可條辨又謂前一層正意後一層餘意不可從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  
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敬復堂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  
其蔽於私也聲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中書門下之  
北云爾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長之類孟子之言但  
欲齊王齊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孟子之言之  
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  
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旨也○輯註未可不是全然不聽亦  
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  
○精言於賢曰未可於於不可則曰勿聽下字延活不同此  
亦善善長意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  
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  
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  
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聲慶源輔氏曰所謂

察其心考述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  
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  
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  
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徐辨只此一箇人左右未可  
謂大夫未可直至國人皆以為賢而後察則此一箇人已  
合朝野上下皆以為賢矣如此而後察則察之倍有九如  
此見賢而後用則用之亦倍有九○按本文叠下兩然後  
上然後統承左右諸大夫說下然後則緊跟察之說曰察  
如許精心妙用都包在裏許慎之至也所謂進賢如不得  
已者如此○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之至如必不  
於獨不賢者而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  
親信之臣也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  
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  
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梁惠王下 孟子集註本義  
者誠恐其失賢也○梁惠王下 孟子集註本義  
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梁惠王下 孟子集註本義  
之以進賢如不得已○梁惠王下 孟子集註本義  
在位者也○梁惠王下 孟子集註本義  
問也○梁惠王下 孟子集註本義  
重在進一邊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  
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  
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梁引天命指進退人才言  
是帶說○商軒張氏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國人之公  
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法之國人之公  
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  
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理之公心○稱義問或謂人  
主之權當自主持是○梁引孟子曰不為天下尊其威柄此固  
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用人惟已然後用之

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  
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  
公是公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  
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終必為人所惑不能固  
執矣○王或菴曰上節因進賢而并及去不肖其慎不能  
此節并及於誅姦邪其慎亦然以進賢正意論之此二條  
為餘意以人君用人之道論之此二條正與進賢相輔  
所去所殺而不出於慎則或為賢人之害而讒害者有之  
宜去宜殺而不去不殺則或為賢人之害而讒害者有之  
者有之故此亦皆與慎於進賢之意相輔而行孟子所以  
并及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新  
陳氏曰總結上文州之去之殺之三節意總是好惡與民  
同故可以為民父母○梁惠王下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  
總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梁解此謂便有下文可乎  
不待問而  
知其有也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可乎之疑○梁引湯武身上說○古來臣  
弑君者不乏然人必加以大惡之名

而湯武行之反以爲聖人則是世之所大不可者至湯武而獨可也故以可乎爲同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害心義外矣

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

傷者小尚可以補又曰其實賊義便是賊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新安陳氏曰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梁惠王下

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一夫

翼註殘非殘忍乃殘破之殘謂義倫被他破敗也

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

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策引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弑字一大字換了君字○天生

民而立之君欲其主張此綱常所謂是極主也今既賊仁

賊義則人道絕而自失其所以爲君矣故湯武之兵謂之

爲天下除殘賊不謂弑君也○後漢管仲王是警其不爲

仁義非必警其有無周之心蓋齊○王勉曰斯言也惟在

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

免於篡弑之罪也○四書通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

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

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說統君必如桀紂方是一

夫君必如湯武方可第一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

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

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

巨室大宮也○此影出爲國家底意思爲巨室不可不備

木正照爲國家不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衆引勝

不可不任賢人也○非謂工師勝匠人本姑且也言賢人所學

文是以大木譬賢非以工師譬賢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

者大而王欲小之也○夫七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梁惠王下

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齊莊

而欲行之欲字中含兩意幼而學壯而欲行其所學便是

不肯自小此對上大木之字看幼而學至壯亦只欲行

幼之所學便是不肯改換此對下姑舍所學之字看○

精言不肯小即不肯舍無兩層但上下文相對看却有一

面○則何如與前喻意相呼應言任木則欲其大任賢則

欲其小是何故也王喜王怒王曰正相照看○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必齊王嘗有此言故兩節提出作骨○此子見

王本指也按齊王亦不必果有此言却未嘗無此意即作

孟子與上文一例設說自妙○稱義尹氏曰孟子之卒不

得有爲於國蓋類是也○蒙引前段是說其不任賢下段

是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視國家爲何如是愛

國不如愛王○兩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王之王在石中者益二十兩也東陽許氏曰萬鍾謂璞玉之價也萬鍾之金也○徐  
辨雖萬鍾應作價重而王貴愛之意說約所謂物重則  
不得輕與人也是也若如蒙引因對國家看謂其價直之小  
便與必使玉人王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語氣不順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問集

註不敢自治云云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曰正意  
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  
他含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  
知如何做得恁地嗟嘆○按上節任賢不如任木此節是  
愛國家不如愛玉人情未有不愛其國家者只因其不  
知任賢所以知其不知愛國也話雖兩重意却一線總歸  
到不能任賢上故後譬只是申解前譬看本文兩提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可見○紹編末句言欲賢者舍所學而  
從我無異於教玉人彫琢玉也玉人自能琢玉無俟於  
賢人自有所學當使盡其用而作彼之聽不當使從我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上梁惠王下

孟子集註本義卷上梁惠王下  
按此最說得語意分明蒙引欲將教字當使字一併看  
知使則聽其所為教則欲以人從我如何可作一例斷不  
可從○輯註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不如  
只在一教字較出○說統治玉而自教彫琢雖不壞玉治  
國而教賢人從我鮮有不壞國家矣教字着力有把持牽  
制意○稱義楊氏曰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故其言如此○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  
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

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輯註孟子教齊王  
欲孟子為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  
章中所指正為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

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齊人伐燕事  
齊湣王則已與孟子本文不合又載孟子謂齊王曰此伐  
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則真勸齊伐燕矣孟子九斷無此  
語故不敢載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如乘去聲  
如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按伐燕為  
書已明載之不必援史記諸書為疑仁山金氏論之頗悉  
已附序說○何氏曰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  
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  
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  
孟子集註本義卷上梁惠王下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  
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閤不容髮一日之閒天  
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  
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

哉或問小註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耳  
非謂文王欲取燕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  
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  
取燕若不同者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二條其言詳矣  
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按張子二  
條其一已見集註其二蒙引云分明是說齊未得燕民  
之悅而未便有人心顯而可據○徐倣曰宣王之意在於  
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孟子之意在於勿取故先言  
武王矣○說統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  
意也引文試只倣箇證驗不必深為別白○按引文武只是  
論其理如此倣條辨云文王三分有二畢竟有  
一分不悅便說齊了細按此說有許多語病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 食音嗣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聖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

救於他人矣精義楊氏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

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

者反覆運轉之謂也尹氏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為民

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按此方始勝之

言此以深揚之兩如字蒙引作假如之如者即集註若更

為暴虐若字蓋是承上文避水火也作轉語若作如似之

如便當添出正意不合語氣矣○或問小註而已矣之下

取之而燕民不悅更着不得明是說○趙氏曰征伐之道當

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

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

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失

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  
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精義尹氏曰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

其道故也○或問小註取之不聽孟子之言也諸侯將謀

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興此非真激於恤鄰之義不過借

兵之策蓋其中情快矣○爾語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

伐寡人正見齊王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捨在若說諸

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

侯生心言此只與寡人為難耳○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

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徐倣曰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聖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為政於天下底根子殺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

后后來其蘇○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神應之

仇劭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後

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後胡禮反

是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下是湯師已至而民悅之深

文起末兩引書詞中問自民望之至民大悅則孟子自言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於天下吃緊是天下信之一句蓋其平日大公無私之為政心自有服得人處若單靠臨時要天下信我也難響應之矣

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

虹見則止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

此言望之之望下乃言悅之變動也歸市者不止之深望雲霓正與若時雨降相照應

變於野言其順民心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而無秋毫之驚擾也

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

湯未行天下而於湯之誅其君凡皆所以弔其民故此言湯之所以七十

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後為政於天下是後面事其所以為政於天下只在民望民悅上見尚在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上 梁惠王下

未行天下之先正與

千里畏人相對照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

存疑今燕虐其民節要反今燕虐其民與湯之征燕無以異也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作已然則已殺已遷矣下節何又云反其旌倪止其重器

看來此時已肆行殘虐矣豈乎有必殺必遷之勢故危其辭以見出令之

不可不速也

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

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

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集解固畏齊之言齊為天下畏便與湯之取信天下不同畏強已有忌我

之心倍地則益起人心之忌不行仁政又令人得執以為辭天下之兵自此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

○焦贛曰不日天下之兵自此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

○惟我然業已動而欲止之則難為力矣及其未動則止之

如何可不速○動天下之兵與緊處自在不行仁政也所謂仁政者正不止如下節云云下特為止兵之策耳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上 梁惠王下

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

旌與耄同倪五音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

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或問小註倍地之初而遂行仁下之兵既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王速出令以下不代

他畫一止兵之策無論天下之兵既動其義當如此即天

下之兵不勳亦義當如此○問則猶可及止也如何止得他日及其未發而止之自是孟子權宜作用○湯霍林曰

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沈無

回曰此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只有當君而去一着然肯

舍此更別無可為○解語未節原是正着只是大非齊王

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雙峯饒氏曰當時只是子

喻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喻子之別立君

而夫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曠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子○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下之為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南軒張氏曰置君後去此邪禍策也雖已失之於初然使是心一回則人情猶可復天怒猶可解四方諸侯亦將畏服其義而不取圖矣此特如反手之間而宣王人欲方熾不能自克故諸侯疾之燕人畔之比及一世而燕昭王復先世之讐滑王卒死於難齊祀不絕如纔是其取燕卒所以動天下○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之兵也豈不信哉

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或問范氏之說深切而詳明矣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閔闕聲也係辨魯大鄒小衆寡不敵故不成戰但其闕之聲聞然而已不曰魯與鄒而曰鄒與魯先之者鄒也或曰此因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主鄰事而言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集解民莫之死之字指有司非必無一人死於戰但不為救有司而死耳○民怨其上民所以疾視之故然其意自在下節○如之何則可穆公意中但知九民而不知為有司之自取也

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旨是上慢而發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孟子子語意都緊與上節相對照看穆公但知有司為吾有司而不知民亦為君之民也穆公但知死於戰者三十三人而不知死於凶年飢歲者幾千人也穆公但知民之疾視長上之死而莫之恤而不知有司坐視民之轉死逃亡而莫以告也兩兩對照其為出爾反爾情跡豈不顯然○或問小註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此君不是也有司莫以告此又有司不是也是上慢而發下也則兼君及有司○說統上慢發下雖兼君及有司知側重有司上蓋君與民隔其所藉以上達其情者全在司耳今君既擁府庫倉廩以自封民瘼全不關心而有司復坐視而不告是上之慢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梁惠王下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此二句直廩實府庫充下勸語清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出首從以責成於君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民亦愛之矣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

本之論也○丁長儒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民所以不死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無下之事○穆公不答已而答民孟子知由有司推上君身上真探本之論○說統上文定有司罪案全在莫以告見得然君無愛民實心雖告何益故此節把君行仁政說起○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承上文疾視長上說但以上二字謂專指有司則亦太泥上節針疾中以上謂君及有司此節恐亦當如此看○蓋民愛有司未有不愛其君者此自當統論至謂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以死○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

孟子集註本義卷下 梁惠王下 聖 教養堂

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開去

滕國名 左傳孔疏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

地今山東滕縣○考證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齊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徐微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給而脩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弱以自庇而未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附人也故

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

語本故曲禮

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精義尹氏曰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其正也○張子曰使民效死則政教可爲○說統是謀數句猶云這曉得以真苟免非吾謀之所能及除此一養則有自守計耳○滕文公問曰是守之之與精神全在效死上○見是平日仁政所感是守之之正教他此處着力下手○南軒張氏曰與民共守二國於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爲之事爲吾所當爲而已然固圍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紹興編致死而民弗去此句深○此章言有曲折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豈必遽云○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四書通不守義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地地利也民

孟子集註本義卷下 梁惠王下 聖 教養堂

不夫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慶源輔氏曰鑿池築城效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爲之

守死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大國而徒欲

擇強者而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則僥倖苟免而已○蒙

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

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開也則合遷與守而請其自擇

蓋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仁山金氏曰小事大孟子嘗

以爲智而今乃云然人鮮不以爲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

非迂也蓋迫於二大國之間兼事則力不給偏事則一必

恐又況事齊則必爲齊所并齊豈徒爲滕而却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

民固國與之死守則是爲可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

文公不滅於齊楚而卒滅於宋則事

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爲得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矣仲仲施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施城皆相近仲施城即薛城也時已為齊地封靖郭君田嬰矣○四書釋地爾薛城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蓋薛不滅無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家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容海大魚之諫乃輕至是乃復欲城夫孟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考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受封歷商及周享國最久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屑亡哀哉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精義尹氏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王居邠告焉繼之以邠為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哭

強異乎太王矣○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恭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趙氏意曰周自后稷生於邠邠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於邠詩篤公劉遷於豳豳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邠遷岐綿詩所言之也邠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淮耳蓋公劉呈瀾及苗言都邑之水也綿詩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邠不得以幸西水濟為沮漆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啻奔戎狄公劉居邠太王邑岐文王邑邠又遷豐武王居鎬自後至武王七遷圖載羣書百考○按孟子引太王遷邠事特言其不得已只借此作一解說要滕文公遷為善而已若說真

教他遷國圖存故太王之事便呆下大抵孟子所語滕文須通而後三章看乃得其微旨○或問小註不得已句即伏下疆字○按不得已必先言非擇而取之者蓋自後世而觀高山荒作王迹肇基疑其有所擇而取之而不知當日固出於不得已也此亦須對照下節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夫音伏 疆上聲

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辛

而俟命於天耳又集孟子言若天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紹興編纂薛而論也告以太王之去之而勉以為善為善指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為善也苟為善承上太王避狄言人苟能如太王脩德行仁有素雖一時偏於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且借太王作比例苟字方說得去又作一轉云理固如是然君子創業垂統以垂統其心亦但求為可繼若夫成功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論創業垂統應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必有王者說俱以大槩言下方即定勝文言君之力既無如彼齊何則但疆於為善而已疆為善所以使可繼而俟命於天者也○創業垂統近言或指遷國圖存非也事

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訓之劍垂之於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也○精義張子曰所為善故可繼繼而行變詐一時君子不為人無取法也○說經末○此章句要看而已矣三字見理為善之外別無他着○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聞編所當為所該者廣如脩其政事撫其民人當遷而遷當守而守皆是也竭吾之力所謂強為善也力所不能謂天也豈可微幸於其所難必哉○四書通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微幸大凡微幸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微幸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微幸其在人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曰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下 聖 課本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顧宗孟曰事之六句正太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秋處想出征守機權才抹倒南渡議和諸臣不然率馬飲玉便是宋朝歲幣獻納聲口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南齊張氏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

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蒙引韓文公岐山操曰今秋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雖使死傷彼岐有咄我往獨處爾莫予追母思我悲觀此則是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為自有人來君之不是命以從已之詞也夫民非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曰我往獨處爾莫予追其忍以積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哉如此乃屬其耆老而告之何為與之訣別古者君民一心况大王之於邠人直似父子親戚然明告以去心看之前此公劉之遷乃懷饑饉爰方啓行都是紳民而去之太王乃欲其民之遷乃懷饑饉爰方啓行都是紳民而去之便是有君也蓋當是時若不遷去則勢加不敵反成無君矣按情理固如此但太王當日非必顯然出諸口耳○賀麟閭曰太王遷邠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曰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邠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意尤好蓋不漠然舍之而去也韓文公作琴操便只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梁惠王下 聖 課本

邑作邑也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山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詣至于岐下也○韓語去邠前如何籌畫踰梁山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歸市人眾而爭先也東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大王之遷○歸市人眾而爭先也陽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問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膝在中國久介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條辨仁人重平日仁政深入乎人心非謂一時屬耆老數語遽能感動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或問小註或曰世守也須從先

世講來說得如許艱難鄭重則非身之所能爲二你不擊自動矣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齊侯滅萊易爲不言君者舉滅國爲重○或問小註上是急於患難遷國以圖存此又是守正以殉國孟子通盤打算舍是更無別法○輯語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效死爲主耳看上章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以效死爲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未云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計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土下

至

教復堂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精義伊川曰衆人必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人循禮法而已或問申之日其曰太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之所爲豈不盡乎禮法之變而不可失也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後大朱子有義字應改作經字之說然集註終不之改者蓋守死自是義之正以義對權而言於擇而處之意自爲尤穩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太社稷是也在文公惟有此二法故并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爲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爲○楊氏曰孟子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後滕文公始而言事孟子則告之以守而極之於效死弗去繼而言恐孟子則與言太王之遷而引之於疆爲善終而求免則危亡之勢益亟而僥倖之思益下矣孟子則仍與申言遷與守之二策而失許於滕君之自擇顧遷非苟寬以偷生守亦非束手以待斃觀滕君之從遷謂仁人不可失此豈滕文公所能倉卒而遽得之民則所可自盡者仍不出首章之云守義愛民爲所可爲而已味前後語意所云君請擇於斯二者仍隱隱與首章則是可爲也相照應中間疆爲善則貴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至

教復堂

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語類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日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介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大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祖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覬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日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後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君甚強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可得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按君已將出有司豈得未知所之

出取○集解府見孟子四字中有少池孟子前喪父後

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按何哉二字乃突作驚駭

所愧倉即從此刺入見得如此異數除非為他是賢然禮

義必由賢者出而孟子後喪踰前喪其於禮義何如也何

哉字一氣注下儼然命以君無見焉非其發之甚何至無

意而為說以眩惑之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賢也以其有

禮義也誠倉現知其意乃以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

薄父非禮義即非賢矣而平公果惑如此諾應辭也輯語凡

言矣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教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梁惠王下 辜課本

於嬖人始而愛肥愛之至為信服信之至為畏懼而嬖人

所以蠱惑箱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諾字中有愛肥有信

服有畏懼○條避滅倉無見之言方出而魯平衣衾棺槨之解甚

透即此便看破他見之之情甚偏而將見之聲口殊慢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

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

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集解公不三鼎士祭禮五

鼎大夫祭禮禮記檀弓曰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特豕魚

鼎乃是折制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上面土與大夫之

禮蓋凡初喪未葬前皆有祭故舉以為言○集解樂正子

亦善說謂其厚於母者時為大夫也非因獨致厚於母也

其不得厚於父者時為士也非因獨致厚於父也所以破

後喪踰前喪之說故平公應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美

字應踰字蓋以棺槨衣衾人人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

致固不問其為士為大夫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也

故樂正子又釋之曰貧富不同也當其喪父喪母其稱家之

有無其家貧也非薄也及其喪母則所謂得之為有財不

以天下儉其親也非踰也○說統因貧富為厚薄言外正

禮隨事制宜之義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

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

反尼女乙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

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

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

臧倉之所能為哉說統臧倉之說能止已駕之車而正子

權可尼人而樂正子又歸咎之益重其權矣故孟子揭出

天字非特以天自安所以抑臧倉者至矣○輯語行者自

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便自有

管或在議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缺望感激俱不直一笑

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

止不同這箇又要人契緊着眼又不可一齊抹倒也○因

此章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其行其道於倉固可無  
慮也即使一見關係於行道而為倉所沮亦有天馬於倉  
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命之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  
即以一見為行。遇字比見字較深須是志同道合以心  
相過非止乘輿一見便叫做過也。蒙引吾之不遇魯侯  
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讀書錄孟子不尤憾倉與孔子  
之意同。○此章言聖賢之出處與時運之盛衰乃天命

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稱義揚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

能也夫何怨尤之有。或問小註這章書見聖賢之出處  
自在天而不在人識得此意便覺一切怨尤都是着不得  
。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止子亦  
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范氏曰在  
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已者有義在  
天者有命修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  
德奉行天命不當護之天也或問申之日范氏所言魯侯  
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必君相不可言命之說。語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二

梁惠王下

毛

課本

類魯平公極是簡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何  
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亦  
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疎  
脫云有王者起必求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  
只是做不得這生孔孟明知道不行於時必皇皇周流明  
知其人不足與有為必諄諄誨切無非盡其在我聽天所  
命耳若逆計其時不可為而杜門不出逆料其人不足與  
有為而不一姑試便與沮溺丈人同流大非聖賢心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二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

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功固含霸顯言在前數節且勿許猶

期也言自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西山真氏

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

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徐倣弦曰齊宣口可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三

公孫丑

課本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慶源輔

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

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于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

之所以但知其國有二子也。蒙引聖賢之事謂正心修

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係

係游齊人豈不當不困於齊俗然惟知管仲晏子自是他

常事孟子却用一箇誠字罵倒便見公孫丑不能跳出這

箇圈橫有鄙夷也意亦有憐憫他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于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

先子曾子也有為之才若達却為國以禮道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縷之條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會子服之非謙辭也

非必畏之而後以管仲為問是明知管仲不及子路矣

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引功烈其實是在此處尚只可虛含

孟子集註本義卷三 公孫上

就功業上較量則子路固無功業可見也與管仲就賢亦

是較論人品會西却就他功業之卑以見他人品之劣

極形他功烈之卑卑不足道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

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

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

不道管仲之事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

人之通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按集註楊氏

一條精義中所載初說也楊氏又曰或問衛於王室為近

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懷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橫而中

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倡厥於中原當是時只

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及也

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足

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

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

何曰必也中乎原如小雅豈可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

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豈可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

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之不至被髮左衽蓋賢乎周衰之

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賢乎周衰之

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苞茅不貢其名則是有是處但其意

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

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哉孟子曰

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蘇州朱中旆貧度

信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預以活甚衆其置物產則厚

其直及其牧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

其意止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孟子集註本義卷三 公孫上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

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取小管仲只爲見他不取人若

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

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

純用公道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爲多假義而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或問小註問聖人是分明大管仲之功而孟子便以為早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新安陳氏曰五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才不及管而其入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議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與○(蒙引)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翼註)不可說曾西不為況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源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顯顯名也○(集解)顯是顯名諸侯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諸侯省欲而與論論貴賤賤而寬刑夾谷之會歸魯侵疆庶幾知強仁義者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說統)前可復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公孫上四課本  
許乎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屑○(按)正前言管仲晏子之功尚是懸空大槩說到此乃實之以其君霸以其君顯其兩言以者見當年之霸顯非其君自能霸顯而管晏實以之也丑直看得是莫大之功極難之事故因功烈如彼其卑之說而特與侈陳之謂如管仲晏子豈猶不足為一似孟子竟不知管晏有此大功者却不道這上面正大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

反手言易也存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足為也王字破上霸顯字以字正承上二以字來○(語)類問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會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文集)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節廉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不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秋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

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禍之說謂仲之功如救祖父之關然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關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攝而齊亦衰強矣夫豈誠心創世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天下恐不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非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時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也○(按)孟子言王而必曰以齊王即是兼德與時勢而言德在孟子此是王之本領霸顯自不足為本意只對管仲而言而時勢在齊必有孟子之德以乘之所以以齊王由反手下又因丑之惑以文王對照後乃暢其說○(翼註)上是斥霸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之時勢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公孫上五課本

不足法與易去聲下  
滋益也(蒙引)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洽於天下也○(蒙引)德蓋指治岐之政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非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百年非專指在位只言其壽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東陽許氏曰此言周公制莫不率化超善之時也○(集解)丑惑不在王在猶反手且以云者鄭重其餘特舉出箇德盛底文王做樣子這且以二字一氣貫至大行中間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正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起下一箇易字通節以文王作主武王周公繼之繼文王也然後大行文德之未洽者至此始洽也蓋言文王致王之難如此今言王若易然所謂猶反手

也文王不足法非是疑文王  
是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其所以致王之難者則時勢為之耳○蒙引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是以難也是言其勢之難○按時勢雖似微分然

孟子集註本義卷主 公孫上 六 課本

亦屬遙相承說下當以時為王統觀後數節自見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

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殷紀太甲處仁遷義既復辟保惠庶民稱為太宗太甲五世至太戊修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稱中宗太戊三世至

祖乙治謹天命以河決之害遷於般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紹復大業又以河決之害遷於般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

中興號高宗○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淑民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蒙引武丁一段獨詳者蓋武丁是六七

作末底一人正商家興二分界處故特鋪張中興之盛上承難變下引起紂之去武丁未久意不重武丁也自盤庚

後小辛小乙繼立商業中興諸侯頑梗故曰武丁朝諸侯朝諸侯便是有天下只是振起之非既失而復得之謂也

○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

賢夫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于亡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而後失總以見文王興起之難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

一故家舊臣之家也說統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治習言

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本

賢聖之君六七作來○集解存者僅餘猶有幸餘緊承未

久也語脈貫下微子數句又言有賢人之輔相如微子微

仲比干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歷歷指數總

極言商之不易失也由湯至難變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

至猶有存者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至相之見眾賢維持

之力故久而後失之總承上三層略作一束見文王所遇

之時之難尺地二句又以商家全盛跌起文王兩其字即

指紂而言言其據全盛之熱無異曩時然而文王兩其字即

里起則其勢之難又何必也○蒙引是無異曩時然而文王兩其字即

應只縮定由方百里起不兼承上矣上文自有故久而後

失之一句在矣○上段言時就商歷數其盛下段言勢則

孟子集註本義卷主 公孫上 七 課本

專揭文之由方百里蓋時是天下大局而大機會勢只言

自己力量耳然時勢亦至下節方點出字面在本節只宜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鎡音

鎡基田器也趙註末時謂耕種之時述失此借齊人語點

起下今時時承與末節此時時字相呼應有作以時包勢

言者於義亦通然不如渾言為得○或問小註此節是上

下過脈與齊王猶反手對看○說統此以下正發明齊王

分承然地闊民聚有可王之資又適逢燕韓之甚易食易

飲意自相貫要緊重時上○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

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鎡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

哉雖有時勢何益故後  
而又提出德之流行

居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

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云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以此民心之易得三代王幾不過千里（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功而言有地則有財有財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矣文王百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里地狹民少所以難按千里正與百里相對照雖大相聞則又舉其富庶之象而勢之盛益見矣○說統此節只重

勢上行仁政輕帶過愚按仁政是王天下之本豈容輕帶但在此處只是謂乘此勢以行之自莫之能禦取若趨重

行仁政理非不是未晚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致玉滕文公是也（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

也○說統且字緊連上節來蓋有這般勢又遇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主○條辨玩本文且字一

轉自歸重 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

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上節正對文王之難應齊王之易此節又對殷

王之易 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容憔悴底光景賈生所謂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條辨

易為食易為飲自是戰國時候如此未有疏於此時未有

甚於此時是古來第一箇機會兩點時字兩

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置驛也郵驛也（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言速馳也後世不達

驛字義以驛為驛之省文承樂制春秋大元許謙云馬遞日

置步遞日郵皆臆說初無所祖不思古註郵訓為驛若是

步遞何所以傳命也（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以從焉所以傳命也（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又引孔子之言見德行亦本自

速也○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德

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德

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雙註德

之流行指德澤及民者言老老幼幼天下可運於掌也按

此即前後文所言仁政是也○兼解上兩節極言時勢之

易雖連德反輕故引孔子言德之本意只重德上在孔子

口中固不兼時勢立論即孟子引來亦只就德行本速反

講兼引謂孔子之言以申上兩節意非也○愚按上文

本下乃併合時勢言之語脈節次自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兼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



勢易而德行速也。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  
時勢之易，其有不愈速者乎？仁政德也，上節言德行本速，况又加以  
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  
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說統推此  
時為然，有千載一時意。豈屑區區管晏哉？問孟子既早  
管仲使孟子當管仲時，則如之何？變管晏曰：亦只是合  
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  
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益其樓諸侯之實，其所為  
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  
過欲諸侯尊王，室循周制而已。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十 教復堂 課本

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  
其心乎？語類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  
至其間事。○家引公孫丑以管晏期孟子動心，不知孟子  
當其間事。○家引公孫丑以管晏期孟子動心，不知孟子  
孟子只要發明不動心之道，故不暇與辯。○雙峯饒氏曰  
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動，然恐懼字是為  
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  
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  
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東陽許氏曰：疑懼即  
是動心處，按此說最直截。饒氏說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  
疑懼是心之所以動，尚多一層折。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或問孟子之不  
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或問孟子之不  
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懼，當盛位行大道  
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

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饒氏曰：道明  
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惑，立則不懼，然  
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一時並進，而其序必  
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按集註無一字輕  
下四十強仕，是承上文得位行道而言。道明德立，則預照  
後文以立說。然在孟子口中，必待五問然後漸次發明。本  
節不宜預奪。○丑問不動心否乎？答之曰：否。分明已說不  
動心矣。却又云：我四十不動心。以見不動心不必至今日  
自四十而已。不動心此丑所以云若是則夫子過孟賁為  
蓋深訝之也。○說統通章以不動心為七知言養氣為目，  
願學孔子為宗。○翼註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已不動心  
之遠，異於告子者，在知信養氣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  
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  
便理願學根脚，後段堯舜百王等語，亦隱隱與大任相應。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十 教復堂 課本

孟賁，勇士。武王好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  
之勇，丑蓋借之以質孟子不動心之難。○家引朱子下一借  
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不動心之難字好蓋孟賁以力  
之不動心為孟賁類也。故曰：借。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說統是不難，謂不  
曰不動心，則不動心亦不難。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其間所以  
不動心之故意在言表。○是字只泛就不動心言，不必實  
指自己孟子正要發明不動心有道故先開一步說道箇  
也不難，所以發丑之問也。○徐思曠曰：孟子答丑我四十  
不動心，似是言其早不知必到四十而此正有工夫在丑  
但見得下一截耳。因他看得下截是氣，繫上用事，故因孟  
賁引出一告子下箇因他看得下截是氣，繫上用事，故因孟  
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不  
能不動，不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可動也。又曰：告子  
不動心是硬把定。○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

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精意此處引告子止明不動心之非難未說到強制其心須留公孫丑問地

###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且有主二字包得但有精粗之分○主於必勝舍主於無懼曾子主於理直皆自此主字生出○還朱有主二字是程子合孟子聯舍而總歸之不可以有主作有道理○徐辨丑承告子先我之不動心而問有遠則問自是大槩論○非專問孟子不動心之有道也故孟子以有字答之而不言有主之有道舍有舍之道曾子亦有曾子之道也○動舍之道影照告子曾子之道影照孟子後於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下乃發明之

###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士

敦復堂課本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勳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

李九我曰不撓不逃是孟子画出北宮黝底像言其膚撓然斷不被刺而撓其目逃然斷不被刺而逃此方是箇必然若如常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

解則既被刺矣尚何必勝之有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

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

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集解一毫二句是極不肯受挫處一思字正起下兩不字惟其若撻如何肯受不受者言其必報玩一亦字便倒重萬乘之君一毫至小撻市至大視至小若至大也褐寬博至卑

萬乘至尊視至尊若至卑也視刺萬乘之君二句是又轉一步說見他固不受人之辱及至知我於人則又易知我之無有無嚴諸侯因上思字視字說不實故又總以此句實之然曰撻曰刺猶謂實受其傷辱也惡聲則斥者致矣至亦必反無論褐夫無論萬乘均之必反充其必勝之類也○翼註北宮節一步進一步看○徐辨提此北宮黝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曰思曰視是他心之所主在此故能養成其勇便如此○程公孫丑有動心之問其意本謂必有勇力當得起方致不動其心故聞孟子之言便以孟貢方孟子孟子亦即以孟貢一輩人為言提明養勇字引勳燕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入大勇是一路相生次第

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勳燕刺客之流以其心以必勝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吳因之曰黝舍二節不是實敘當時行事總是極其形容話頭看一思字視字正摹寫他意在必勝光景即下節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之語耳要

###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士

敦復堂課本

知黝舍不重只借黝舍引到曾子上去○語類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

孟姓施發語聲語類此是古注說後舍名也會合戰也舍

面只稱舍字可見

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

無勇而畏三軍矣

語類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量敵慮勝乃孟施舍識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說統視不勝只是逆料底說話此時情未戰亦尚未曾不勝量敵慮勝正與視不

扶夫音

卷一

卷三

市

敦復課本

懼  
雖

子文

反

聖子集

卷

上

五

敦復課本

不箱

用氣模樣故立箇縮與不縮頭項。見理所不在便恁地收斂。退卽理之所在便恁地奮發。激昂氣隨理用未嘗有外之氣。本意如此。四句須合說。乃見大勇。孫貽仲曰：大勇全以理爲主。人當去不縮以求縮。非合縮不縮兩端并說。爲勇也。自反不縮卽行。有不慊於心。孟子言集義兢兢以不慊爲戒。總欲去不縮以求縮。其意蓋本於此。○愚按工夫全在自反兩字。正是細心體貼。後文直養無害。集義所生。配義與道。盡包攝裏許。其必兼不縮言者。正以稍有不自直卽集義之功未至。而行有不慊於心也。原不是聽他不縮。此其所以理直而氣壯。此其所以爲大勇。所謂四句須合說者。其義如是。若認上一截爲老氏之守雌。便去之千里。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按上文明說到此。却目之以守氣。須將守字微逗。云舍之所守非真能約也。氣而已矣。此句點次既清。則下句之義自出。○韋氏語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七

課本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紹聞編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當畧點。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精義明道曰：北宮黝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或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爲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爲得其要也。今謂約爲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爲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又可奪而歸之曾子耶。○語類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七

課本

○說約黝不如舍。是人與已之辨。舍又不如曾子。是理與氣之辨。○紹聞編孟子歷言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都不露箇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然後曰：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裏一段。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脉。包括管攝。處而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字來。此人所不知。而不如此。與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箇字裏。朱子識其意。故於此節。註云：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始露出。一理字。黝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所以得失者。在此。○張曉樓曰：通章氣字。至此始見。理却氣不暴氣。其歸一也。曾子之縮。不縮。理也。備與往則其氣也。理主而氣輔之。孟子集義配義之學。本此。○季安侯曰：氣字是此章眼目。雖曾子孟子之大勇。亦不離却氣字。而又不容以無辨。辨之自此處始。故理氣二字。必于此得。明人見黝舍非大敵。謂許多精微之論。必待告子而後發。不知告子之自破。除了氣字。辨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之。又是另一話頭。

詳之。語類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至守約爲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蒙引丑問是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告子謂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也。

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  
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而先不動心  
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  
理會不得謂失也惟有失于其言則日無害於心但心不動  
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  
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  
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  
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  
轉性猶湍水也他却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  
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于心事  
也此其言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後文云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按外義是告子病根其不能知言不  
能養氣俱坐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

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又安有不自知其言之失孟子既  
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  
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心是本氣是末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其未備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  
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文集心之不正故勿求於氣未為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失於心者而日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明道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時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巳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謬誤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九  
課本

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  
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益  
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  
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  
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孟子則前後無引助  
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氣也不得於言以  
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言養氣旋經  
邪遁之辭方為存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  
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  
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不動心者皆是以  
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說以辯其是非耳○李衷一旦告子  
初間用工大猶見有不得便箇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  
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底不動心然凡曰可者亦僅可  
而有所未盡之辭耳集解不可不兩下相對可字只是跌  
起不可不兩下相對可字只是跌  
轉斷然了此下故不復論只承可字作若論其極極言  
轉破他勿求於氣之井不得為真可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魏明便擔當得無限大事發揚得無限義理這便是充之  
意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也人孰無此氣患不能充爾充則  
浩然矣○只觀帥字體之充字便見持志養氣兩事相須  
使丑識得須再問矣蓋將雖勇然部伍簡練號令精明須  
動由紀律卒徒上工夫亦是少不得也○饒氏曰如周亞  
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師之定處然設或  
破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  
養其氣○精言大志六句每上一句承上一句字意是實每  
下一句駁上一句字意是主註中三個字二然字二亦字一  
庸疑問孟子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語顯志最緊要  
不須重答矣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語顯志最緊要  
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問至次是說志氣之  
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日也不是先後也至次是說志氣之  
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於志所爭亦不多蓋  
為告子將氣或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語○按兩焉字語氣  
覺志氣二字分看則一為志而一為氣有兩相對峙之勢  
合看則此為至而彼即為次有隱相連屬之情然尚引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語

課本

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御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則動將帥其上有以動其君矣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語類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才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氣趨形容之○今人奔走而來偶與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亦動是氣之能動其心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問脈趨而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脈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脈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脈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梧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日便是○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蒙引氣動志不止於脈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心所以說致養其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或問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精義明道又曰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蹌藥也酒也亦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語類丑既知告孟子之所以得故知言者盡心知性○述朱盡心是知至知問焉而孟子告之知言者盡心知性性是物格本文只現成說其所以然工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夫全在格物窮理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精義明道曰孟子知言便是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伊川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語

課本

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語類知言知理也○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言看做外面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問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爲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此與前所列告子不得於言下諸條互相發明○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工夫豈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援以上三條皆發明孟子所以先說知言之故然在本文却只是二項平說開浩然盛大流行之說看集註蓋惟知言以下只對舉可見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語類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足以及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本自浩然失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子細○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性小則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滿其體○集解氣本浩然非謂善養後才能浩然故曰吾浩然之氣思惟孟子爲善養之謂亦惟善養才見得是吾浩然之氣耳○孟子以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語類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日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子○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爲浩然之

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懦弱都不解有所立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稽義伊川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變峯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愚按工夫蓋惟夫自在集義有事勿正以下乃其做工夫之節度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黃氏海鏡曰無所疑字相應道體也義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有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語類此章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之問來經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公孫上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顧志氣之說固是已見上文但孟子此處知言養氣並舉而不獨曰氣而曰浩然之氣此四字實自孟子創言之故丑於知言且置接口便問浩然之氣蓋亦震於其名謂而浩然氣自可養而不可言丑不問如何善養而遽問所謂浩然此亦如門外人欲知門裏事豈是善言所能了故孟子先曉以難言語類中又有一說謂丑留得知言在後問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公孫上

者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夫起頭處細按似違註說之較穩然亦均不必泥只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隨本文節次看去自得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

於此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實有是氣乃正其心所獨得處○稽義明道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聞禽對語生香不歸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謝氏曰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壯真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不須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模樣光景難言只是難為舉以意孟子因丑之問覺這體段分明在心目間却十分微妙大費形容下文兩其為氣也正正是從難言中摹擬想像而出或云遂備言之若非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言極盛大他力量隨至剛不可屈撓言

剛勁他要這等做隨其甚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

體段本如是也便是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

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語類兩箇其為

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惟其自反而

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即上文

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在此三句上看○居則得其所養

業銳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只是義則得其所養

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只是集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天

課復堂

下○係辨集註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而字另作一折看

心勿忘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助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

長也是無害故而字定須清此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

聞矣語類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

氣亦同又問塞莫是充塞否曰是通滿之意○問他書不

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

省不疾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箇氣又不得這義人

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

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才得此箇消息即塞乎天地

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方知此語不虛此

節只說本來體段似無須說到直養工夫緣人有人有此氣

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

下本自可直接塞乎天地之間正爲人信不及故須揭出

以直養而無害與之填實才見分明但直養無害在此處

亦只就現成指點未是程子曰天一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

飲然而後知其小也語類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

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關故程子謂天人一

也云云○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

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

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

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一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

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

義而所爲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銳之不

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輯語塞天地間不

空壳子話天地間本無非此氣流行滿溢更無空闊處天

人一也只爲人不能直養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

切若果能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有萬

物亦復流行滿溢更無空闊處所謂塞也又曰氣之本來

與究竟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

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

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

上蟠下際更有何天人之別

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類問謝氏云云竊

且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

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脈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大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絕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間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按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詳見精義今已無有從之者存此亦可見朱子讀書之審細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語類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

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理所以說有與之

意○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理是虛底物本自

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主張無所不通如今人非不為

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窳底人李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手 教復堂

先生曰配是襯帖起來又曰若說道襯帖便是兩物氣與

道義只是一淡發出思之一淡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

貼字說配字極親切○四書通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處

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爾辨惟

其一處出來所以能襯貼得非道義自道義而義者人

氣自氣也愚按集註合而有助本自作一串說義者人

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語類問義與道是體一事

是義○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

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

此理者也○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

統而言義是就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

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

面只說集義○按下節止言集義本節對義道中問着一

與字非必以義為力重也義道雖體用對義道中問着一

有人心之裁制而非天理之自然者但合而有助須就發

用上見故義與氣較親切而義不孤立則必推其原於道

用故人心不可一日無義與道即不可餒飢乏而氣不充  
一日無氣以配之與字濫則配字愈濫餒飢乏而氣不充  
體也○餒字只對前文充字看氣不言人能養成此氣上節  
氣也是承浩然字虛說此節其為氣也乃就上節直養無  
害說來故集註提明人能養成此氣見得文法雖同而意  
理自別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  
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  
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問何以  
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  
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  
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  
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  
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  
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手 教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王

恻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失去便是有這浩然之氣  
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恻地做又而縮不敢去做便  
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胃  
死而不顧者是義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  
不餒不餒便是義便是欲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欲  
然之氣不餒便是義便是欲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欲  
來助道義若輕而易舉則使性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欲  
得此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有力者乃能用之若無  
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有力者乃能用之若無  
其氣耳譬如利刃不可見世之理直而有力者乃能用之若無  
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將此氣  
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這氣衰頹了合當  
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彼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  
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  
這氣自養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義集義所  
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王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中意○言餒只體不充意後言  
不集義以養氣則體不充此言體不充不能配道義以有  
為總一語不充而己不能集義是餒字原與不能配道義  
是餒字充其體也下節註行有不慊於心只說到其體有  
不足充其體也下節註行有不慊於心只說到其體有  
所不充便止體之餒其為氣之餒可知本節餒字自說不  
得道義餒然註中於體有所不充不必說到不足以有  
便貼定不能配道義隱然見得氣餒而道義亦似與之俱  
餒益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不能行行亦不能盡是即所  
謂餒也但此理須善會其意仍歸氣上見得養成之氣斷  
無不可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單口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 是無一事不求箇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語

課本

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  
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  
明矣曰孟子深闡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  
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  
之謂也事物之於此者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  
謂集義者也豈日取於彼而集於此哉○語類孟子許多  
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  
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日本是浩然被人  
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困集義合下來  
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籠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  
勇底亦終有餘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去首尾貫通  
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畧說得去便是了○以直養是  
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漸漸集義自自然  
此浩然之氣不是一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  
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集義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  
取終非已有也○又曰義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  
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問集  
義是以義為內義○義是以義為外○曰不必如此說○此兩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語

課本

云○又曰生字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此取是自  
外面取來○○新安陳氏曰二字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  
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者是字正與慷慨也足也言  
下句非字相呼應猶言是如此非如彼取慷慨也足也言  
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  
所不充矣○精義明道曰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了也  
他義不起然義有欠缺即氣亦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稱謂氣與義必相須曰無義則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  
是義方成得浩然之氣○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  
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  
無不慊之意不然則慊矣○浩然要事多自覺胸中慊  
行不得○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如  
不愧俯不作自然無恐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心才有慊  
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愚按舊解云行有  
不慊於心句是承上兩句而發其意非也上文非義集而  
取只反言以見氣生之必由集義耳行有不慊於心則仍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語 課本

矣言心有不得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  
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  
疆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  
心之德也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  
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一得此意而識  
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德與不慊亦有見得此意而  
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  
而以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  
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  
洛而讓裸程也○語類問集註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  
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  
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必心夫  
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  
告子外義按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可見告子是外義也  
非義義○問浩然之氣集註是用工夫處曰須是先知言  
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該淫邪遁將以為仁  
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告子不以集義而生  
此浩然之氣故以此見集義必先精義告子不能集義而  
先不知義故集註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又  
語類中凡論養氣每推本明理惟本知言在本節雖排正  
旨而前後自相貫通故舉其要語○季安溪曰義內義  
外是兩家心學不同之根因外義故又并言與氣而外之  
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此告子論性與此章之言相為  
表裏處也外義則不集義而無以養氣且外義則不窮理  
義以行心疑焉是則一病痛之義集於內而外之氣故孟子  
辨其非然曰吾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於內而後生非為義於  
外而後取告子疑氣為可襲取者其病根在於外義也○  
非義襲而取之不知氣由不知義耳○愚按是集義非義襲  
乃特為告子之病疑氣由不知義耳○愚按是集義非義襲  
氣由於外義故直斷之以未嘗知義此為孟子當曰言  
歸宿非謂告子為襲取之徒也義襲正告子心疑吾言

夫彼既外義豈復肯襲義哉惟外義故不知集義所以養  
氣井不知行義所以慊心其勿求於心勿求於氣真然悍  
然病根  
音坐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  
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  
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  
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  
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顧與之  
孟子集註本義  
有事文集必有事如言有事於上帝有事於顧與之類非  
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述朱此如言有事於  
集義不可直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正反戰不正勝不正者不期也言師出  
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  
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只合照程子以  
七字為句語意  
較清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  
充即前氣不充體之充須作此  
一折落下兩句語意乃清 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  
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後問有事勿  
正勿忘勿助  
長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忘者言  
不可豫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  
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豫為之期  
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美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美

課本

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  
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  
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  
充而助之也按先四層統舉合作兩層後兩層並舉歸重  
助長題分已畧盡於此○問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  
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  
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  
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  
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  
故程子雖言持敬而必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  
以集義爲言也○精義明道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  
敬也勿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  
長又曰勿忘勿助是謂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  
敬不知集義却是無事也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  
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無事也又問敬莫是靜否曰  
才說靜便是入於釋氏之說也不問靜字只用敬字才說  
靜字便是忘也又曰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

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  
等待他生便爲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一箇助長  
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  
也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爲是了○勿  
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掘苗者也○  
問正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  
助之長矣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怠於此正之不已然  
後有助長之思語意先於此然後有重輕○事正忘助相因無  
所事必忘正必助長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  
深○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是作  
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  
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限如東至某西至某其  
中問一限左是浩然處也○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  
都下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是到底却被這三句  
棒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  
而生只是才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  
天命流行處明道所謂鸞飛魚躍同活潑潑地只是這些  
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



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

誠淫邪通達是四般然才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藥  
多從上起該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  
其正如楊氏為我則破於仁墨氏兼愛則破於義由其  
故多為憂推之愈濶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  
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在  
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託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  
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  
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難於道也又其說不行又作  
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  
日雖不毀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行則  
如人足跡相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  
天地間子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  
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  
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  
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通達則是說  
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仕

聖

課本

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  
按夷之施由親始之說只合作遁辭可一條引入淫辭中  
未穩○說偏說之說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  
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  
如陷在水中也便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  
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孟子知言只是從  
知其偏處始○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遁辭  
是既離後走脚底辭如楊氏本自不披一毛而利天下却  
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  
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問楊墨似彼  
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日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  
俱有其序自如此○或問說而後必為淫辭以張其  
辭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  
辭以自解免凡日異端無不具此○精言蔽是蔽於彼也  
是離於彼也窮是窮於此也既不在正路土行自半邊邪路  
土立不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聖賢饒氏已當看四  
住矣

設淫邪通是病識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  
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陷離窮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  
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蔽則異孟子知言如  
明賢然才見病證便識病源在何處蒙引自其辭如何樣  
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己下做此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  
而不可易者如此○語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有此  
事則其心害於其政而後政日先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  
於其心害於其政而後政日先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  
而後事是事自大綱而後政日先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  
心之所發是事自大綱而後政日先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  
四之字提起看見得四病有是則小者可知○乃統生於其心害  
雖發於政事然就生心時便害不是說知言者即外以知  
之失如肝病而見於目目隨深淺為證故知言者即外以知  
中而又知其害於政事而決然不可易是共患不特在不知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仕

聖

課本

得於言而己人心不正是非反覆禍仁義誣生民而禍天  
下有必然者○條辨孟子因知言不覺說到生民而禍天  
生心害政不覺說到聖人不易蓋孟子闢異端非心通  
聖道一生得力全在知言故必說到痛快處乃止非心通  
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資質甚麼疾力量却  
纖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  
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  
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  
慶源輔氏曰此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又言其害於政事之決  
然而不可易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  
則知其事如燭照數計畧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彼告  
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  
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新安陳  
氏目集



註於知言養氣兩節俱解到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  
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又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  
未易究也朱子與郭中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  
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  
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  
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旨此帖盡之○愚按告子外  
義於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尤為病根深細處故集註復  
充言之而孟子之集義由於精義養氣必先知言亦從可  
互見矣○語類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  
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  
然說知言又只說被淫邪通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  
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又謂  
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  
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  
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  
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  
自是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  
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四

課本

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  
辨決矣○語類問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否曰  
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  
識與他一般如何辨得他○東陽許氏  
且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此為第三節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頗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語類  
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德行得於心而  
洞徹胸次坦然即酬酢應對差失多矣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也○文集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  
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日得之○蒙引善  
言字輕德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見得彼此而孔子兼  
行之字重

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  
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

子指孟子也○語類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或擔當得

○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語孟子  
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集解說  
辭德行宰冉諸賢不能兼惟聖如孔子乃能兼之然猶自  
謂辭命不能今夫子自謂既知言又養氣則是推尊孟子之  
所不能兼者而既兼之矣豈不既聖自是推尊孟子之勇於自任  
孟子聞而驚歎曰惡是何言也若謂疑孟子之勇於自任  
則語氣不相針對矣○四書通此以後因公○程子曰孔  
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聖

課本

子曰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

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聖夫聖之  
夫音快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

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

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雙峯饒氏曰不厭不

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語類  
編凡人之於學所以易厭者正緣於此理未嘗實見得故



不見意味而不樂未少有得而自滿聖人皆下見得微自  
是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其所以  
不厭也者我之所以自明蓋可見矣張子有性若萬物之  
一非有知我之得私也惟大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  
之及物又可知矣○仁智五為體用自仁為體智為用而  
言則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係辨只一學不厭於不倦夫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係辨只一學不厭於不倦夫  
子欲與聖字說離子貢偏與聖字說合夫子說離處是見  
得學惟恐其厭而必欲不厭教惟恐其倦而必欲不倦是  
是勉勉循循做工夫子貢說合處是見得學自不厭是從  
智中流出教自不倦是從仁中流出仁智兼全豈不既聖  
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矣孟子引言之意却只就孔子  
聖則吾不能句提明夫聖孔子不居深  
拒丑以聖相推之說與子貢意自別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聖 課本 敬復堂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  
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或問聖人之道大而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  
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  
理義完具故其然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  
全體但猶役於思勉而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  
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其體而微耳○無類顏子所知所  
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其體而微○問微是微  
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  
體全與不在此蓋言所重只在具體不在於微集註云但  
未廣大微字只是帶說○愚按得體是聖人之體不  
但具體地分高即有一體亦非小可蓋一體本是從全體  
而分故三子性之所近與其業之所優雖一支一派自是  
原原本本不同襲取形似至於具體則質本中和學幾純

粹直與聖人同襟共貫不得以其入聖未優安處也公孫  
而少之此丑之所以歷歷為孟子舉似也  
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意謂孟子不敢比孔子必以其為所不安也則其所安者  
必下孔子一等而又非懸絕乎孔子故歷舉聖門高弟以  
相儗謂孟子所  
安其必在是矣  
曰姑舍是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問如集註  
子猶有不足於顏子與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  
則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  
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才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  
便是自弃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  
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集註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  
法貴上意不可棄貶諸賢難為顏子地○精言孟子與數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聖 課本 敬復堂

子曰源是一路上人但一體具體都非駐足處故不欲以  
自處姑字有意按味姑字自有中心所必欲處一而在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元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  
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  
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  
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蒙引不同道  
謂於已不同

道才見得非其所安已之道便是孔子之道○徐辨丑只問伯夷伊尹並未及孔子孟子因願學孔子故連及之不同道雖說夷尹與我不同道然下並排着夷尹之道如此正以上文為根四可以即從智字生根四則字即從仁字生根而願學之理已到知言學孔子知幾觀變之錯所以明乎仕止久速之道也○集義學孔子無私當理之仁所以合乎仕止久速之宜也○蒙引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精言乃字則字是於三聖平列中擡出孔子來見一生所願者惟此以明夷尹之不同道也此處不必抑二在此句○四書通孟子以顏子其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專言孔子之聖○東陽許氏曰自幸我子貢至此為第四節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聖 課本

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否字正答子非夷尹所能班自生民以下又推開說為後文字我以三節起案○徐辨玩若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子但因其孟子以皆古聖人推之故有此問此乎字尚是疑人則必有同處此與字是進賢之辭○蒙引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夷尹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義皇堯舜以來羣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義蓋乾坤語從夷尹不得而班引入生民未有自不專與夷尹較量然事功之盛尚在後文不宜預奪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

音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精義伊川曰行一不

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楊氏旦只看顏子在陋巷便

做得兩樞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或問

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

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

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語類不肯將那小處害了

那大處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語類不肯將那小處

亦不輕取予○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

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氣後面更引伯夷伊尹孔子是則

極高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引前頭這裏地位

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氣象○大段是極

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

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輯語兩段合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聖 課本

來才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

也○在上半段自智若觀之却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

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

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

似是根本諸說皆以為節目之大也○精言不仁不義雖小不為

得大了故心之正便是其節目之大何也為德之盛地位占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汗音蛙

汗下也。語類汗是汗下不平處或當三子智足以知夫子

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

也。精義伊川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

又問孔子之所以與此問自願學孔子及生民未有來孟

足知聖以明其言之信而有故也。孟子語丑之意只智

以堅丑之信而非謂三子之果猶汗下也。

###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

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

###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辛

教復堂

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爾軒張氏曰五峯云成一

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

言也事功則有異以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

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

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

斷微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昭後世則無所依據以入

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

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精言堯舜是子

古第一等聖人賢於堯舜遠其可知此非貶抑堯舜乃

有意。○世無孔子萬古如長夜以視堯舜治一時之天下豈不高出遠甚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語類古人之政不可得

禮便知得當。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樂以象德故聞樂

四簡其字是虛指。○玉與孔子分實是以我從百世之後

主不得如俗解說。○包有孔子在內。○新安陳氏曰差等言品

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第其等級也情實也以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語類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

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謂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

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子貢以

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紹興縉子貢言古人德

政雖與其俱往而其禮樂之存於後世者猶可考而知

所以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玉莫有能違我之見者自生

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所以不可及也。○夫子分

上不須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

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按語

意因是趨重末二句但子貢非是欲知夫子乃求知百王

只是因見百王而自益見夫子方見得生民未有絕非阿好之言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堯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

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足也。集解此節笑出服人宗蓋上節已含有服人意故直承之兩人字俱指諸侯不指小民以力服人  
 德服人俱指現成已服者說謂以力以德而得人之服非  
 以此去服人也力不難呈上非心服句如七十子足上中  
 心悅句各二句俱一連讀上是說非心服下言誠服又加  
 處此句宜重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只舉似一箇誠服底  
 樣子耳。存疑以德服人是以德得人之服不是懷箇心  
 要去服人下孟以善服人便是懷箇心要去服人故一則  
 中心悅而誠服一則未有能服人。或問以執轡濤塗侵  
 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處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  
 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焉 敦復堂  
 此又非有各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輯註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此方甚是不倫正孟  
 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  
 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立可待  
 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詩大雅文王有聲之德此  
 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詩大雅文王有聲之德此  
 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其六章曰鎬京辟廩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丕哉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行  
 禮樂而天下自服也○集解四自字就鎬京言言自鎬而  
 西而東而南而北也○引詩亦只證心悅誠服富者服恩  
 字思服即心服也只重民服之不重民服之廣此之謂  
 也只緣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以孔子原是借喻也  
 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存  
 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偽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亦誠偽  
 不同○慶源輔氏曰已以偽成人以偽應已以誠感人以  
 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  
 隨茲不容於有異也

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

免也。語類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

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止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若下品之計則

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善正

此語也○說統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

即人畏辱卽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來意語勢重不仁一課本

邊○條辨兩則字甚緊蓋因當時人君未有不惡大國侵侮之辱者而告之以爲仁則每不見信彼只道二亦未忍

樂不仁亦未必辱此中尚有可展脫處殊不知仁便榮不  
仁便辱乃必然而無可移易者今惡毒而猶居不二可也

是。因有惡辱而居不仁一段情事。方與說仁則榮不仁則辱。故語氣。

最爲警策

恩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

聰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新安倪氏曰禮記表記曰畏罪

者強仁講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說統  
如惡之三字極有力蓋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陳勸也其

如二字直貫至政刑轉移  
闕損全從此五字引入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

言之存疑德是人之所共土則指其人尊土即貴德也德  
字兼下文賢能彙引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可見德字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  
自兼賢才也

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或謂賢者有德但  
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在任事變峯饒氏曰如此說  
則賢者是值無能底人不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就  
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  
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無能之賢按此以  
兩句串說與集註異○集解賢未嘗無才而所重在德能  
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為政刑之用耳從輔  
弼之位如公孤論道經邦變理寅亮是也職庶司之職如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是也賢者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者足  
以脩政而立事品位不同則經綸幹濟亦異也按此照註  
分疏兩足以尚是虛合到下明其政刑方為實在功效  
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

孟子集註本義彙纂卷三 公孫上 美 課本

可見矣說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此際難得而  
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  
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句應仁則榮也○或  
問小註如惡之一節總言仁之事一句進一句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方見在位者不虛名及是時內有君臣上  
明其政刑方見在位者不虛名及是時內有君臣上  
治法正仁之作用賢以清政刑之本能以明政刑之實  
精圖治政肅而刑清此大國之所以必具也○或問國家  
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亦  
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安於時則  
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聖  
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聖  
夫不仁之積累之功願乃不然而欲及之則可以無因循  
惟恐日之不足其甚焉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  
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彙引當

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放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閒暇  
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下戈之  
逞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皆是危急存亡之秋故  
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放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  
樂怠放故  
云及是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  
列反

詩幽風鴉鵲之篇周公之所作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  
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  
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  
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車征二年乃得管叔武  
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託為鳥之愛巢者而言此所引乃其第二章也仇洽杜日從

孟子集註本義彙纂卷三 公孫上 美 課本

來看鴉鵲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鴉鵲乃居東所作  
此時尚未東征也自孔氏書傳於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  
其訛自蔡傳以居東為避居東都則以罪人斯得為知流  
之為管蔡而周公心迹始自據此則知詩傳謂既誅管蔡  
始作鴉鵲者其誤無疑矣所云既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為  
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平及成王既風雷之變悔悟迎公  
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  
言初起時急諄管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  
以滅口止謗也  
繆繆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牖通氣處  
戶出入處予鳥自  
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彙引鳥之巢  
在民居之上  
下民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此君之為  
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彙引以迨天之未陰雨此及是時  
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明其政



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大國必畏。係引詩其重  
一追字見當及時為上下兩節及是時之梗紐。不日不  
陰雨而日未陰而未字甚活。天非果不陰雨亦非必欲陰  
雨。特此時尚未陰雨。天總無心。但看物之能追不能追耳。  
○愚按不日莫敢侮予而曰或敢侮予。味一孔子讀而贊  
或字正思患預防隱隱與造字精神相激射。孔子讀而贊  
之以為知道也。或問夫子引賜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  
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  
知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  
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四書通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  
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按知道即知治國  
家之道。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即詩中所言思患預防之道也。誰  
敢侮之。正與或敢侮予相應。果能思患預防。則所患其或  
侮者。亦誰敢侮之。此詩之所以為知道也。孔子此數  
有追想周公感慨時事意在。而孟子所以風喻時君者益  
切矣。係引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弄 課本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  
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按般樂怠  
教亦須是及閒暇之時。則明其政刑益可知。孟子言此見  
得國家均有是時。人君亦均有及時之念。而不善用之者  
不惟取辱。兼以致禍。故於此節言禍先揭出自求。致是悚  
切。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  
禍之自也。以其能明政刑所以得禍。以其及時般樂所  
以得禍。進榮辱而言禍。顯其詞益危。括兩則字而引之於

已其幾益也。○說統此節要看求字。已字無不宅世主把  
禍福歸於天。所以把好時節多錯過了。今不惟禍是自家  
求。連福也是自家求。所  
以人主貴及時疆仁。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此之謂也。孽魚 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往引凡人所有所  
不日永念而曰永言亦配合也。命天命也。○命以理言永言  
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配合也。命天命也。○命以理言永言  
天理。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  
活生也。書作逴逴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蔡氏曰及  
刑自求禍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者  
之辱如此。○說統引詩說到配命引書說到自作孽俱是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弄 課本  
提醒世主語。○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  
罪者疆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疆仁  
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  
戒之過人欲以遠不仁之辱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  
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主  
讓遠忍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存疑尊賢是隆之以禮  
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  
止賢有間耳。○條辨分而言之則曰尊賢使能統而言之  
則又曰俊傑在位尊是隆敬意使是任用意前章在位與  
在職對看則在位自是尊位在職自是各辨職事此在位  
統承尊使則兼尊卑之位說。○燕昭築黃金臺以奉郭隗  
則當時之所得者至樂殺之徒而止矣。即如孟子未嘗不

在當時則雖聞而不悅也。以是知千金市骨也。只講得尊使在位下會講到賢能俊傑。此節正當重。在賢字能字。後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不止此也。然王規模大段已具。五節只說威應之情。理如此。願字生於悅字來。亦未即實事也。至無敵而玉方是實效。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不必廛也。語類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

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三 公孫上 廛市宅也

開則商賈有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請收其市地錢如今民

間之舖而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

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州縣司市

之屬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議禁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

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

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暮世子過市

則罰一布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以蓋幘之類左右各三區

皆民所居是為民廛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

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

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

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

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秋市軍市

府同貨而歛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  
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業引市與  
者不同市是市大統言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  
其稅也。○存疑市是市徵讀是死字。○說統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  
王半山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眾又惡其衰  
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補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  
而不廛。○條辨論治市法是一定不可少者。廛是禁而  
用征則先王所無然戰國八君法其所輕廛猶不滿意而  
惟重征矣。孟子惟重征故孟子先說廛而不征惟廛猶不  
滿意故孟子并說法而不廛見得先王恤商之意因時  
制宜可已即已寬仁中又有寬仁如何不願藏於其市  
開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雙峯饒氏曰開議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則立

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牌引及州縣

移交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三 公孫上 空 課本

保辨行旅之人為類不一此單指販買者而

言故但議察非常而不征其貨物往來之稅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只是要行井田

地莫善於助也。什一之制故治

言助而徹可該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

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

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

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

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田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衛役○語類問鄭氏云云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日亦不可考又問鄭氏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也重日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游手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因不可開○趙氏惠曰歷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雙峯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輪租里布是布縷之征五畝之稅如今納絹○說約布本訓泉即錢今作布縷之征非古也然亦通○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宅不種桑麻與間民無職事者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惑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餘寡孤獨者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奎

教復堂

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有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却地荒而不種桑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出夫百畝之稅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是爲商者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爲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桑麻以商常業罰之也戰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從前有宅不毛民無常業之說以此加於市宅之民槩使出夫里之布則重苛矣○按後市之廛皆民所居者也故上節曰天下之商此左右各三區之廛皆民所居者也故上節曰天下之商此日天下之民然集註於上節云廛市宅也此不別解而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則朱子嘗云此等只要識得古人制度然此亦無甚大關係朱子嘗云此等只要識得古人制度大意今且氓民也則曰民自他國而來則曰氓受一廛即從註可也

受民廛以居也按此當是左右各三區之廛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精義伊川曰順天爲政者天吏也○雙峯

從若湯武是也精義伊川曰順天爲政者天吏也○雙峯可以刑人殺大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又曰無敵於天下者句乃此章之大旨蓋能行五者之政則可以與王者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上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所不服不然吾國之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奎

教復堂

亦仇敵也況鄰國乎○述朱此章上五節只條舉王政而言人心各以類相孚如此本節特揭信能行此五者何責成諸侯能收拾天下之人心便能統一天下之大勢信字中有實心行實政意無敵句只舉成效言之逼出末句致王意雙峯說重此句未得主觀下則可存○集解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仰之若父母從上五節顧字生來若非人主信能行之何自致此故雙峯全在信能行此五者一句○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文集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是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其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



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以行仁  
心在既好與難處處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存政時先存  
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此章又  
偏注政一邊○愚按畢竟以心作主○政正所以行此心也  
○翼註運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  
餘○此與後文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相涵正見得此心之皆存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熱○內讀為納○要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廖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主 公孫上 朱

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  
形容矣○○係猶怵惕從乍見二字生來○惟其乍見不覺怵  
惕惟其怵惕不覺惻然而傷○○係猶怵惕從乍見二字生來○惟其乍見不覺怵  
謂不忍人之心也○是就乍見惻隱之心指見不忍人全  
體之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心○未發時原無可見而孟子  
獨謂其皆有○不忍人信不及故此開口着所以謂三字○此而  
指之曰○今人對上不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  
先王有正見人人皆有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  
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語類說○仁只看孺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於井○○語類說○仁只看孺  
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  
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便是自  
然底○○方其乍見孺子將入井時也○着脚手不得○縱有許  
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要時則下  
不得也○○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  
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  
為私欲發其本心矣○據南軒如此說○集註却不如如此說○曰

這當做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下却  
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恻隱處便是仁○若恻隱處便是仁○  
是非亦然○且恻隱處看○又却於恻隱處看○上面看有是出  
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善○心底○惡其聲惡其  
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聞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  
聲已是有其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  
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  
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語類  
九○形容乍見時發露之  
真無一毫善念計較處○○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語類  
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問滿腔子是  
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才有一分私意便缺了他一分  
日只是滿腔箇惻隱都是惻隱之心○才觸着便是這箇物  
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  
只如針子畧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  
子間隔○○病疾痛莫不相關○才是有此子不通便是被些  
私意隔了○○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主 公孫上 朱

惻隱之心○見一孺子○亦豈無此心○○交集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  
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  
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陵陽李氏曰○腔子指人  
身言○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  
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  
處即是○無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  
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  
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西山真氏曰○儒  
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  
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于譽○非欲以此避不仁  
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  
也○○四書通集註與謝氏皆看乍見二字○然發見處若忽  
然而見之時○此心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忽  
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精言人之心有善

而無惡善其本然惡其繼起者也故最初之心無有不善孟子於終身則言赤子之心於一日則言平旦之心於一念則言乍見之心皆指其最初者言之於此可見人心之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

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田

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論惻隱便引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語類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

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讓是非便從這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三 公孫上 突 課本 敦復堂

裏發來又曰羞惡辭讓是非雖是與惻隱並論但此三者

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

者似較大得些子○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

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

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問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

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蓋惟是有惻隱之心方

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合動便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

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

成若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羞惡者

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所謂是非者非是非所謂是非者

嘗止息看如何若仁亦未嘗盡消滅只是有時而動學者

只怕間斷了○既仁矣合惻隱此見惻隱之心少羞惡不得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  
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  
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  
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  
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也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  
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  
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語類仁義禮  
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始謂之心○  
性是動心之理情者心之用性者性情之主又曰性是靜情  
是動心之理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  
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情○王文說孟子惻隱之心  
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是情○王說孟子惻隱之心  
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性仁是性三者相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三 公孫上 突 課本 敦復堂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

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

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

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

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也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

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

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語類仁義禮

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始謂之心○

性是動心之理情者心之用性者性情之主又曰性是靜情

是動心之理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





渾身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  
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所而為四以學知然四端之發  
全體之中而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  
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  
以知其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處  
驗得其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  
故由其本根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  
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  
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而不可證也故孟子言乃若  
於情則可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證也故孟子言乃若  
亦湖其情而逆知之耳○此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小  
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之  
端皆自然發見於外○條辨性統性情說箇側隱之情  
心便因情而連及性矣指之為仁之端便由性而達之情  
矣體用原不相離着眼在八箇之字思按八箇之字分際  
分明四箇也字指點融洽○輯語此處與公都子章語同  
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三 課本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楊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  
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關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集解此  
節承上起下四端是性之分見處四體亦是身之分見處  
借喻極切有端猶其有四體一面是言其皆有一面便  
缺起不能言有此仁之端便自能惻隱便自能無所不  
惻無所不隱義禮智亦然如手自能操足自能行如何自  
謂不能此非天賦之智欲蔽之也到得蔽網已深雖有一  
如無有其一自賊甚矣○味前後語意中間夾此一層為擴  
充起案直是一棒一痕○說約自謂不能即指君而言此  
章蓋為當時諸侯發也謂其君不能只帶說按自謂不能

即渾講亦得而為  
君者自在其中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語類問推字與充字日推是從這裏

切以及人之切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  
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子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  
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穀子滿只是箇四端  
空穀子又日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向前去

在我隨處發見乍見即知皆即此指四端之推廣而充滿

其本然之量四書通集註於盡心日盡其心之量此則日

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  
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心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三 課本

滿此心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

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按始然始

不語故以不能自己櫟括其意○語類問知皆擴而充

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日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

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其順如乘快馬放下水

船相似○問知皆擴而充之即莫是知得子方能擴而充之

否日知皆擴而充之始達中問矣字文意不既充是滿其

矣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字則知去推擴要充滿是他所

本然之量却就止有擴字則知去推擴要充滿是他所

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字則知去推擴要充滿是他所

斷知字即貼在擴充之始達字上請或有以知字當察識看者

非是察識尚在知字前○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孺子

入井此只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

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讓

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皆然方是充滿擴足

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

到苟能充之以保四海即掉了擴字只說充字蓋知字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告

課本

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不知得便自不  
 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雙  
 峯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充滿其本然之量是  
 釋充字自視觀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  
 受是充仁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  
 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  
 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然火張而不可遏蓋由此而可以達  
 原起極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涸  
 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之意由此指然達之不  
 又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能由此指然達之不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  
 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類問此節兩說充字曰上只說知  
 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說充字曰下只說知  
 之量上帶着一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此心  
 充則不必說擴也又曰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  
 似擴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

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  
 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  
 ○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  
 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  
 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  
 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  
 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到人情面前也白皇恐識得可差  
 又却不知這事做得不是到人情面前也白皇恐識得可差  
 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  
 於知之初便要却說是我且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  
 泉之始達如泉始達如泉始達如泉始達如泉始達如泉始達  
 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休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  
 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這  
 些子發了又過却明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這些子發了又過  
 得惻隱之心是仁於此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  
 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  
 上有害人之處便是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  
 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告

課本

事不可做○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  
 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  
 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  
 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  
 擴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有事  
 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  
 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及天下至是以保四  
 海處便是充得盡○人須擴而充之始無惻隱只是不  
 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去踏折  
 了便是更無生意○四者時發動特有不正耳如  
 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  
 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讓之心日間一  
 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問四端須着逐處擴充之  
 日固是才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密自會密  
 間斷少間不自打合作一片去○紹問編火然泉達言其  
 機之順易而不容已也但人又多自休了苟能由此而遂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古帝王之德  
 至於光宅天下不冒海隅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後  
 之君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或以通聲色信讒邪  
 而至於黜其配役其子同是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其效如  
 此可以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  
 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  
 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語類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四自  
 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缺○人之一心  
 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問一  
 闢道理森然○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替  
 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  
 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言人所共得不可自  
 節因發處察識而擴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程子曰

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  
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  
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或問  
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  
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此亦可以觀矣○語類問四端不言信  
如何曰公發了境中飯却去掩背拾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夫 教復室 課本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加函人  
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  
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仁  
而不傷人習之不美也術不善也○本文二惟恐大註二利  
字最重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翼註術字承矢函工匠  
而推廣之凡人所習皆術也○精言惟恐傷人仁之至  
也惟恐不傷人不仁之至也所業在此故其心頓異是以  
君子慎術○按首節發端大意只如此下乃引入正文○  
術字承矢函巫匠引入凡所為之仁與不仁皆可以術言  
故下文即云擇術不無不可但引孔子言非專以證此耳  
餐合註云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己一章大有盡此  
二語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

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  
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言本言擇

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論註稍有不  
同係辨即術之不可不擇處於仁以見人當擇仁而處故  
引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之言下緊接夫仁說可見並無  
證上擇術之意但孔子所言擇不處仁單就里說孟子引  
來却不單就里說按集註只渾言之曰擇所以自處與擇  
術不脫不粘下便重提仁字說○說統擇字重提上文慎  
字來合下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語類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  
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天仁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夫 教復室 課本

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意○說統尊爵以天言要以  
良貴形容仁為萬善之元也萬善俱出其下故成其尊不  
可以人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  
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宅曰安宅見得舍此別無可容身站是天理有則而不  
隱與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安危之別○尊爵安宅俱隱  
役相對照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  
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  
於不仁豈非不智乎○精言自有之而自不為是不知其  
為尊而自棄之不知其為安而舍之也是非之心安在所  
以為不智○吳因之曰是不  
智也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虞源輔氏曰不

故不智不智則憐然無知故不知禮義之所在仁則須然同  
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明然既以是非之心  
不明而不為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愈不智矣不智  
則憐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善之足貴而自  
流於汙賤之歸矣人役而恥為役以下皆微而進之  
之辭由弓人而恥為弓二句言其雖取不能免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蒙引其初所以

不仁故恥之莫若反其所為而為仁精言莫如是從不  
仁後勘出仁之當為見術之不可不慎吳因之曰此何  
有令人敬發猛省意乃一篇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  
要領所為擇術者正在此

孟子集註本義卷三 公孫上

未

課本

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

己而已矣中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語類仁者如射但發時毫釐不

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說統通節以

正己後發一句為主下文不怨勝己反求諸己俱包在正

己二字內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

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

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  
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  
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  
仁之術言如恥之莫如為仁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  
仁之機也雙峯饒氏曰此與仁則榮章皆是致時君因  
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

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肯歸  
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  
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警人役之役馬按觀孟子  
告齊梁諸君於不嗜殺人保民而王反覆開道則此章語  
言大抵即謂為當時諸侯說法從治行起見亦不為夸辭  
然正己反求聖賢道理自是徹上徹下不必因人役字  
苦若  
精定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南軒張氏曰聞過則

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者則安其故常而不能  
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蒙引喜其得聞而改

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係辨全重在得聞而

改上喫緊要看本文則字若人告之以有過稍加轉念便  
生護惜即謙虛亦是假謙虛今纔告之以過此便喜了則  
其出於中心之誠然可知必先有要補過遷善之心素蓄

孟子集註本義卷三 公孫上

未

課本

於中揆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精言須看有完

子路勇於自治時時檢點常恐過不及知告以有過乃自  
已不覺其有而存之者從他自已搜尋不到處見得自然  
喜出望外則字精神十分躍然按此二條一追向平時

看一就當下看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則字神理乃盡

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

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精義謝

路百世之師揆難對捨處要不倣便不倣故孟子將來與  
舜禹作一處舉揚紹聞編喜聞過是作聖路頭由此而

上為舜禹由此而下為桀為紂常人狗欲背理諱過飾  
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故孟子此章首

稱子路周子程子又深贊之欲學者勉  
之以自修則日新又新而進善無窮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  
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  
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按  
禹拜昌言一見於大禹謨以伯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之  
言而拜也一見於皋陶謨以皋陶慎思永之言而拜也  
由其胸有好奇之誠故不覺為之傾軋此便是懸轡設鐔  
心事○紹聞編看來禹工夫甚細日用間此理隨事發見  
體察得甚密按此直從禹心苗上透出所以聞善則拜之  
由觀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可知○說統至誠屈已從真心  
好善土發出則字與土節一股最宜體味○按集註不待  
有過明是以此與土節較量層層逼而下文大舜有大焉  
則又從禹過下以禹之拜猶未盡其人已之見也孟子  
語意自是一層進一層以見善量之無窮  
非必較論三人品第但分量自林坡不得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三 公孫上 今 課本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

善而不爲私也

禹較量益大於禹則大於子路自不待言看三節相承一  
路語意以單承禹爲得○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  
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  
有人已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  
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  
爲私也○蒙引善與人同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  
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愚按善字提起與  
字屬舜善字必提起者人有兩我之分善爲公共之理  
一池魚共一池水魚肚裏水魚肚外水無二水也○鯀魚肚  
裏水鯀魚肚裏水亦無二水也○善之於人此非有餘彼非  
不足均之爲善焉爾已與字必屬舜者凡人心性雖同形  
骸自別稍有爾我難免區分惟舜渾然大公物我無間故  
雖善本人人所同而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  
舜乃真能與人同也

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  
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  
之心無一毫有己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  
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  
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  
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  
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  
舍己者特言其言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  
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  
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非有利勉  
無間如此耳○稱義伊川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  
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賢  
峯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爲惟帝時克聖人雖  
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第虛心以受人之善已之所爲偶  
有未盡而人之所以見聖人之無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  
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蒙引舍己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三 公孫上 今 課本

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即是樂取於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

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故下只言無非取諸  
人者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心也○按  
此正見得聖不自聖處非大舜安得有此廣大胸襟○稱  
言朱子謂禹猶是着意做才着意便是人已畛域未化舜  
則渾然無迹如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更大善與人同只見  
善不見人已耳舍己從人兩句註於上句着無所繫吝重  
舍字下句着不待勉彊重樂字舍己則不知善之在己樂  
取則不知善之在人表裏無間所以公天下之善而不爲  
私也樂取於人下着以爲善三字固是取之於人即以行  
之於己非徒博取名要須從樂字貫下見其誠意自然自覺氣象廣大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史記五帝紀舜  
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  
苦窳○或問觀其居深山中間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開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至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  
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後此該括舜一生而言一以見聖人樂善之誠始終無  
間一以見善量之無窮自窮居以至大行無二致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精言許在前一步助在後一步惟許而後助也故下單言助取彼之善

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

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精義伊川曰

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語類問是與人爲

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意否曰然曰三善本意

以發明之否曰然按取人但有淺深括前三節再看一意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全 課本

以發明之見得大舜與人爲善亦較由禹爲深看本文文

法自是承舜說不必因此條謂未節統承由禹也○大舜

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

善○與人爲善蓋舜不私己如爲人爲此善一舉遂此二

條皆專主舜而言蓋可見前一條止帶由禹說下而實非

統承由禹矣○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

助人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善而使人天下之

人皆勸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善故曰君子之善

執太於此○吳因之曰與人爲善不是天下有意爲善以

求取於舜只是固於權衡鼓舞之內者胸襟豁達不覺意

氣踴躍耳始而樂取諸人舜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莫大

於善與人同內非必遽有與人爲善意就其樂取於人處

推論一番覺得舍己從人二句固是善與人同取人之善

即是與人爲善亦是善與人同此中大順大化莫知其然

固非大舜不能盡其神妙○葉解玩一是字與善只在取

善內無兩層故君子句又就舜而括開之就與上上贊歎

正見不可不極其取善之量也按極其取善之量非舜其  
誰當之末句則稍稍抑舜却正十分離舜不得莫大乎舜  
謂與前大舜有大焉但應論文法○此章言聖賢樂善之

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

及於人按總括通章之意而樂言之聖賢樂善之誠初

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亦兼由禹在內在人者有以裕於己

其量者則惟舜爲然故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高一層

至舜而地位乃極末節自是就舜推言以致其辭往之意

言舜而由禹在其籠罩中故後說云知舜之與人爲善則

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亦從可知此最渾括其他新舊諸

說紛紛謂末節合論三人者由於不審總註之第樂言其

理而非竟以由禹舜三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全 課本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

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

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

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土去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

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已語助辭案引此條

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而亦不立其朝

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其友不友而亦不與之言○鄉人又

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節推

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條辨曰非其君

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其友不友而亦不與之言○鄉人又

不事至坐於塗炭是述其行事如此自推惡惡之心至不  
屑就已是因其行事而推其心如此然在孟子亦不重分  
別他行事與其心只是一層推進一層至惡惡到盡頭而  
後已耳○諸侯善其辭命而至亦是孟子推他若將洗之  
故必至於此或以是故字疑伯夷當實有是事者非是○  
語類不屑就註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  
美而屑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亦不屑就而况不迫而無禮者固連去之矣世之所謂清  
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  
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條  
辨清到此地分明有一隘字在  
故後承而斷之日伯夷隘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阮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焉能泥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金 課本 效復堂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屬去已 祖音但務音錫裸裎魯果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

語類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富廉却以利自汙已當

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進不隱賢便

是必以其道人有新見不肯盡發出便是枉道○又集問

註謂不枉道猶疑下文必以其道意莫重疊否日兩句相

承只作一意遺佚放棄也阮困也憫憂也○蒙引不差汗君

讀文勢然也遺佚放棄也阮困也憫憂也○蒙引不差汗君

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遺佚爾為

阮窮矣然遺佚而不怨阮窮而不困阮窮深於遺佚爾為

爾至焉能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語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與之偕

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與之偕

不卑二句非又另說他介也而不自失亦只是上出由與  
之偕意亦非重介說也今形容他介之極而至於不恭亦  
必帶此意者蓋和此不得清無此作骨子便失却聖人不  
分也若重介說則不得孟子本意矣○不自失猶云但不  
自失耳只帶說却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正見他由由與偕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猶夫不以就為潔而必切切於就也天下之大更無一足  
當其脾睨其為玩世可知○條辨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  
把進不羞事至遺佚不怨阮窮不憫是退亦不當事  
了袒裼裸裎不能免是把他人都不當事了亦是一節深  
說一節直至援而止之而止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  
斷之日柳下惠不恭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金 課本 效復堂

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精義伊川曰隘與不

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楊氏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

莫不與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

子不由也○尹氏曰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

必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極其本而察其源或問精

義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耳子

之說不然何也日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

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需類夷惠不恭不必言效之

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不恭矣○伯夷

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問明道云此非瑕

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柳下惠處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

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

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  
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  
多有欠缺處才有欠缺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  
不恭不會說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  
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拔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偏  
處了○四書通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  
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  
存疑不由其蘊是不由其清和蒙引謂可由其濇不可由  
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非是蓋夷之濇便有隘之  
弊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  
援既曰君子不由矣他日又以爲百世之師何也蓋彼處  
對頑嚚鄙薄之夫而言則薑桂大黃去病尤捷此爲學道  
之君子而言非大中正正不可爲  
典常此其所以必願學孔子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于孤虛王相之屬也。（歸類）孤虛以方位言如信言向某方利某

方不利之類王相指吉時○蔡氏曰時四時也日辰也  
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己爲虛後五甲  
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  
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  
○雙峯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  
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  
字卽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造衰衰所以孤孤者無輔  
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爲母木爲子子實則母虛水到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四

公孫下

+

敦復堂  
課本

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日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卽十二枝于卽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時如木之有枝○蒙引天時二字兼時日支干孤虛之屬時日時字對日字說孤虛王相是時日支干之孤虛王相也支干又是時日之支干兵家蓋只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雙峯饒氏曰立兩句爲桂下文分兩邊自解之○條辨且不遽說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只就二者較量作兩層登證而人和之重愈見看下文二節講攻守則此三者俱以用兵言○說絕全章總是欲人君固結民心意持借用兵之事以明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扶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火補此句以見必有得天時之善者家引此條申天時

和係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攻不勝此中便有人

和係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攻不勝此中便有人

日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面人粟穀也仁山金氏

穀無救日米粟即穀也古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

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家引此條申地利不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係繞空城難守故兼言兵革米粟以壯地利之勢乃竟至

委而去之則知地利之不如人和矣雙峯饒氏曰非謂

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和不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

但人利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時

在我而巳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

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得道

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皆順之其王也

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之所睨雖親亦疎也不亦孤

且殆哉是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然則有天下者其可

不以得人心為急乎雖然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

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

設險守國與夫孤矢之利並著於大易何耶蓋先王古

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

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則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

而後法法不為虛器也孟子之言則舉其本而明之有本

士之說孟子就其取人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

講人和却是五霸假仁得道者自多見人和之本謂律

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見人和之本謂律

道不得民心上便是王霸之分而為亦別精意上節言

接之詞三不以為正趨重得道上去見能得道則無所事此

一失道雖有此無益此人和所以得道也多助是人和

得道乃其本或云得人和之道所以得道也多助是人和

守有所不能守天下順則攻有所不必攻天時地利又何

關輕重乎得道自然多助多助自然天下順皆言其

理之必至如此下節

方言之無敵必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慶源輔氏曰此帝王常勝之道而

言說統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矣說統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不可為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者

有能濟○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者也○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民心非以為戰計也言戰則天時之善必有人為之乘地

利之險必有人為之守其道固莫有先於人和者行仁政

而無敵於天下亦惟是得民心而已孟子所以言戰則必

勝蓋亦使當日之好戰者聞之反而求其本而非真以是

教人用兵與策士爭短長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知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語題問莫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應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問孟子不去亦兼惡其託疾不真實否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孟子集註本義卷四公孫下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公孫下  
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若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又集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賈之義也而何不可之有王而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矣○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微陽貨之亡同意○說統不幸二句非欲其稱之說只是示不可召而起王尊德樂道之誠耳正是望王大有為處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公孫亦不知有此疑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震源補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  
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王命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精義尹氏曰君子之行止進退  
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南軒張氏曰將朝禮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公孫下  
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推其故取惡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條雖有王命三字着眼惟以為王命便不可託疾以辭而當往應其召矣後景丑云聞王命而遂不果意亦同此不知王命可以加臣而不可以加賓師也○病才小愈便趨造於朝辭雖兩為恭亦可見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知我敬王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知我敬王也

聲下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集解不得已非是為要

託疾之意愈晦而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

借一宿以發明之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

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牽曲思奔走承

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

之所行故曰敬之大也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

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惟承命

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

大者也按丑言未見敬王固隱指不應召說然此處尚未

明言故孟子亦第為驚歎嘆之以敬王之道蒙引我非

堯舜之道堯舜之道承上文仁義言露出堯舜字見其以

堯舜望其君所以為敬君也解題敬王不是說王就是

堯舜如此說却是褒獎尊榮乃後世之敬非堯舜不至不敢不

也自已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公孫下

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

善之故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

舜之道所以開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閑邪中

亦有無數法則法語異言潛發點染可知孟子有少苦

心大用按根苗俱從一敬字生除仁義二字外凡為富

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皆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眷屬都

是佛性蔽照之說平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

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

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職其君是舍堯

舜之道便敢於欺也此二句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告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聲速而恭曰唯又曰君命召在官

不俟履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玉藻言孟子本欲朝王而問

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後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

師不與臣同也說經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與平聲慊

口尊反一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公孫下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

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

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

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語類文勢似

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使管子而愚

是則曾子豈肯恣地說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但知君命

可召臣之一道不知當尊實師之一道故借管子之言景丑

問一步說說說就是一道不是疑詞實作自重之道看

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

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存疑天下

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蓋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

莫如德德便是仁義此所以不慊於彼也大意是如此



文集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稟而無所  
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  
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祗奉嗣王左而肅子不致以其齒  
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  
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  
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  
也。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  
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  
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于家推於  
鄉黨而達於朝廷則初無所異焉此德之所以尤貴也。  
○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  
君尊賢之道○條辨彼以富我以仁包萬善不啻富也  
彼以爵我以義義宰萬物不啻爵也語意不是僅僅相當  
○周勉錄輔世輔翼世道長民有生民揆精言云自天  
子至於庶人都該在內應謂味語意自屬臣一邊○以慢  
其二慢字正與敬字對針隱然示不當召已之意下乃暢  
言之至章末二語則圭角盡露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 公孫下

八

教復堂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  
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愚按承上有一不可  
惟大有為之君有之以見相須者然而相成者大我今日  
之不應召分明是以大有為之君望王乃教王之至也  
召之臣以臣品言是有德可尊有道可樂所不召之臣以  
君心言是所尊者德所樂者道蓋其尊敬愛慕之誠有非  
其人莫與屬者所字不可輕看欲有謀焉則就之申上不  
召其尊德二句申上必有只作一正一反看○說說仁義  
一也存之即為德發之即為道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尊則學泰欽承樂則欣慕愛樂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胡  
堂曰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以養其君尊德  
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必欲君之就見

者正欲成就其君處○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  
之按謀焉則就其君處○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  
臣末二句須從賢士心中看出○精義楊氏曰君苟無  
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面見之且不可得  
况得而召之乎○輯語不召之臣乃師傳非佐相功臣也  
大有為之君其所以師禮事之非脫畧儀節以示契密為  
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畧儀節以示契密為  
英雄作用也按此須辨得真所言方不入漢唐以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 公孫下

九

教復堂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說說此節是援古為  
而戒其大有為處學而後臣非是哉然先後只是所重在  
學把他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學字正與教字對看  
○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  
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  
父亦可見師之之意○存疑學焉後臣尊  
德樂道也不勞而王霸足與大有為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  
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  
已之所從學者也或問小註此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無  
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  
為此德字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  
其德○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則與學焉而  
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或問：小註管仲且猶不可，召只借來跌出下句耳。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不當召而已。之不當應召，自見。○翼註：管仲且猶不可，召主桓公，不召管仲，上○韋註：管仲且猶不可，召不敢召，不敢召自君心言，不可召以臣品言。○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客卿是也。大抵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富事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耳。○吳因之曰：通章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自處上求此其。○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公孫下十課本

之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滋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曰：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吳因之曰：陳臻之問，重在不受齊餽上。蓋疑其不與宋薛同受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本旨。○精言：陳問而

在受者之非廉，是疑不受之腐廉。看孟子分別處，便見。○說統此章全為齊發，而借宋薛形之，只在有處無處上見出辭受之皆是意。

孟子曰：皆是也。慶源輔氏曰：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皆適於義也。義理斷制。○說統：陳問前日不受四句，倒重在非一邊。言夫子未免有一不是處，孟子謂受者固是即辭者亦是，尚未說到義上，而所以皆是者，則以其皆適於義耳。○按：義字實而尚在下文，有處無處是也。本文只與他說辭皆是義自在是字之中。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送行者之禮也。精言：予將有遠行，是我實有其事，行者必以贖是古有其禮，古有其禮而宋之餽乃非無名，我有其事而今之餽乃非無英，按此正所謂有處也。辭曰：餽贖不惟其辭而已，予何為不受，見得不受轉不是了。下節亦同。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後上節先言行者必以贖，此節先述薛之辭曰：聞戒而後原其禮意，曰：故為兵餽之一頭，一倒文法，參差要皆以見其有處耳。且餽贖禮所常行而聞戒則禮以義起，尤不可不下此註脚。說統云：故為兵餽，非薛君語，乃孟子敘事之詞，良是。○精言：此兩節要與無處而餽相反，兩予將有句尤重，若無遠行戒心之事，即古有其禮而彼託辭以餽之，依然是無處而餽也。有

處無處也  
在我為主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焉於  
虞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語類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否曰是○蒙引

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事意○說統重自家有處不重他

人有餘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託名義者若只靠他有餘便墮小人之計矣按集註云無遠行戒心之重推此可見

取猶致也語類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賂去則為貨取矣○精言上貨字活下貨字死○尹氏曰

焉有句正見齊餽不可受以明不受之為是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當受而受其動於物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  
士 課本 敦復堂

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雙枝曰士戟單枝曰戈士

戰于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四書釋地持戟之士蓋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

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此孟子即所見以

為喻又曰伍班次也去之罷去也按此與註異存案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上幾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存疑子之失伍是借職也○邱月林曰亦多矣與三失伍相照言其失伍又不止於三也下面民之轉且死者幾千人正見失伍之多○

雙峯饒氏曰凶年說得潤如水旱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疾疫之類饒氏只是五穀不熟

王之失政使然此距心意中非我所得專為也言如與發語不宜徑露

不得自專即下節所謂求牧與芻而不得也當日大夫自必有心委過於王也然才說非距心所得為則為王之失政使然已躍躍欲出諸口耳味其語意直

反對下節反諸矣但不敢遽出諸口耳味其語意直立視其死作出脫語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  
士 課本 敦復堂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

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說約兩為之一樣猶常言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故作兩項

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故作兩項孟子言若不得凡養畜日則飼之於牧夜則飼之以芻

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按距心既言非所得為便隱然自孟子即趁此起進一步言無論汝曾求牧與芻而不得底了

孟子即趁此起進一步言無論汝曾求牧與芻而不得底了果會求牧與芻今既不得便當反諸其人而猶自晏然受

人之託以為非所得為豈非立視其死此語直揭心窩距心乃更無言抵禦引罪不遑然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此孟子所以他下見於王也○輯語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

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

不復知用救民之宜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按孟子語意固是責他不去然畢竟本末未收與芻不啻關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都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邑井爲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說約爲都治邑恐亦是大槩語語類又云王之爲都又恐是都孔大夫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則朱子已不待定一說

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家引知猶識也爲王誦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十四 課本

臣之失職民之失所一番陳述無不瞭然在目舉一距心而凡爲都者可知舉一距心之民而凡爲都者之民可知牧牛羊者不求芻牧求芻牧者無補牛羊誰使之不得誰使之實有罪王於此雖欲自諉其罪不可得也究之王與距心終非知罪者特以孟子責備之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引咎取○按此節精神全在誦之樊繁尤在爲王二字上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哉

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其罪而終不能改釋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齊君臣各正己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有謂大夫之罪本於王推勘未嘗不是然有失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靈丘花反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或問小註子之辭

士師令言責意似也乃畧述而諒其心也且虛說爲其可以言也正解似也句意數月二句只激之使言不激之使去恩按在當下只是激之使言然既激之使言矣不得其言則去情事自是相遠則諫之使去意亦即隱然言外○條議何所見而辭何所見而諫此意原不可解孟子謂其近似有理在於可以言是孟子欲調之言故作此解今既數月可以言者必多其知之亦必已悉緊貼蚺鼃身上方見得未可以言與句直逼入死港泛講刑罰不中尚未緊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十五 課本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按孟子雖但激之諫未曾激之去然當日時勢孟子激之即去亦由孟子激之而蚺鼃去就之適有自孟子有以成之矣下齊人云爲蚺鼃則善意固重在蚺鼃之能去所以諫孟子之不辭去也

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

讓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按語意對上致爲臣而去是疑其不能諫直謂其不能去耳○或問小註齊人祇知律孟子以人臣去就之常而不知孟子之於齊實未爲臣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或問小註不得其義  
如前章此非距心之

所得爲是也不得其言如本章諷於王而不用綽綽有餘貌是也按本文語氣只泛說而蜚蜚自在其中

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實

裕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蟬語故得從容不迫陳善

爲臣而歸誠意備至啟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  
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若不迫也豈悻悻者

課本

能識之。○復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實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

此子不如邢有官守言責者急地退却不得其職不行其言則目下便着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王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不得不急地逼他

亦以真禮時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

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徐進兩則去見一毫寬展不得正與綽綽有餘裕相反○孟子明己之無官

守言責可以不卽去只是退綽綽有餘裕耳不退則進以進字帶說○看來孟子固未爲退亦未爲進處○

不遇之間以宿可進可退之義者孟子所謂絳絳有絳  
裕也○襄合註上二節蟻鼃感孟子之誠固可以去而主  
下二節並名因成人之幾明可以入而人見守官守道之

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交

官守言責一職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

事使事也語類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

者則齊王之意易於惜孟子以爲重而欲以龍躍也期暮

見自是驩體王意以接殷勤反字兼往字在內旣朝暮進

不與小人共事之意耳行事二字要看慶源輔氏曰使

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課本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扶

王驥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言曰治之

不惡而嚴程傳遠小人之道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惡

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慶卿韓氏  
曰夫旣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

言似事有詞曰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頭與三賢也。只此句便見孟子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義制數有廣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

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旣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

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爲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爲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益易

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臨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  
既已能治其政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舉而其  
自無不惡而惡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亦正已  
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  
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  
以為驥正是治之者看來禮儀制數自是有司所當治者  
豈以輔行之卿而遂親治其事只合依註為得○程竹山  
曰弔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故謂不當言而斷於禮弔勝  
之不言不私言也故謂不當言而斷於禮弔勝  
按此章大只是平平說一似欲使丑自悟者與彼處對付  
右師之不悅自是另  
樣聲情而指歸則一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  
然

孟子集註本義疏證卷四公孫下 木 敦復堂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  
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言喪事木棺木也以已通以  
美太美也條莖止於贏不過是止宿之地若謂餘哀未忘  
也○四書釋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微  
乎曰微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櫬而歎  
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與孟子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  
及於齊其以母喪歸葬明矣然則既葬而後宜終喪於家  
易為而還反於齊日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鄉鄰  
則何以為前日解曰孟子之言有以昔與今對言者昔似  
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  
對言前日似在斯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  
得是也此之前日亦言其遠者耳或評之曰充虞詰而不  
問也陳臻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  
耶處平陸以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權衡

既然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充虞亦猶是耳  
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  
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為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  
公卿往復追用榘絕日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樂然  
則孟子反榘榘耶見顧出孝文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於  
免喪之後者為得其實也按此論有關孝子之志人情之  
實足以訂諸說之訛故為節  
其畧使考古者有所折衷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下數句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震源輔  
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

孟子集註本義疏證卷四公孫下 尤 敦復堂

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  
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  
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精言非直為觀美二句正指  
七十槨稱之之故此是推明先王之制見聖人原情定制  
必如此始盡於人心耳人心天下人子之心公心天理人情  
之至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分無貴賤總是一處下得之  
此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

也或曰為當作而

也或曰為當作而應上古者棺槨至達於庶人等句○孫  
貽仲且不得節語意乃謂只除不得與無財則無奈何耳  
若得之有財安可不盡其心乎○集解上二句輕不過設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倏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

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節卽應上節盡於人心一句意見得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也○愚按意固相承而語更有進直說到無使化者土

親膚而子心之不可  
不自盡愈益見矣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四 公孫下

於吾親也（俄問小註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此節述所

聞言君子不薄其親正以見其富厚乎親乃反言以結上文之意○按不以天下儉其親正與本若以美然相照應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校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

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爲悅不爲校也必悅且校然後於心爲盡蓋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

盡天理而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祿爵天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不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拔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翼註私字重看非王命而問只似間諷故孟子亦泛答之

若以王命問則明是齊欲伐燕而孟子亦就齊立論矣○存趙沈同之問或以已意或齊王陰使之皆不可知然以

下文彼然而伐之語觀之其事必成於孟子之言也○條  
辨開首下以其私問四字正以有下勸齊伐燕一段話說

也不然則不過沈同問燕可伐耳何私之有蓋未嘗以齊欲伐燕之謀來告乃竟然而伐之則其以私意探取孟子

之情可見矣○說統燕以私讓齊以  
私伐而沈同又以私問私字極有味  
子喆子之事見前篇

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

者皆有罪也。說統可字亦只據公論說兩不得字乃是斷案內含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二意然照下不

告於玉與亦無王命看只重無王爲是臣按仕爲官也士卽傳之先君本是受之天子自可併合說

從仕之人也、（衆引）言子哈子之以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而私相授受者、所以著其罪也、著其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四

公孫下

三

罪所以明燕之可伐也○需類孟子答沈同伐燕辨爲未  
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

意○方○  
○文○  
集○  
聖○  
賢○  
之○  
心○  
如○  
明○  
鑑○  
止○  
水○  
來○  
者○  
照○  
之○  
然○  
亦○  
照○  
其○  
面○

我者而已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

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

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聖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說經此章當

公較量而反令其自攜孰仁且智卽一丘宇便倒在智一  
逸知而使之只要形起不知卽下節周公知其將戰亦只

不知定要坐周公以不知之過以聖如周公猶不能仁而  
且其則王之慙自可解矣○徐邈看來陳賈謂燕時不能  
預知因言周公不能預知管叔而況於王則是齊王本無  
可慙矣惟看得齊王本無可慙本無慙待解已使齊王渙  
然冰釋只為孟子分上不得不解○並云王亦待解○日清  
見而解之不是要王釋然於孟子却是孟子釋然於王  
正以解孟子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二乃字見得諸屬至親非他人比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公孫下 孟

善體本文二也字神氣出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  
所不免矣語類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  
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豈得已哉莫到恁地  
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  
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  
恁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這箇  
兒子也恁地狡獪想見他當時日夜去抄那管叔說道周  
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  
他抄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問是時可  
謂護莫役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  
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於郭落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管  
叔做出這事來驚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鳴鴉鴉既  
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康一詩是  
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得猛如常康一詩是  
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慶源輔氏曰  
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冥因之曰管叔  
之畔與燕人之畔其事誠相類不知管叔之畔與燕  
人之畔其不知亦相類○爭在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見周  
公事與齊王事乃大不類○按賈意在為王解入見孟子  
開開徐徐舉周公使管叔問只要討出不知二字便直達  
其意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味一且字見得聖人如此下  
於聖人者可知孟子也不說周公無過但與言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味一宜字見得周公之過  
為宜則他人之過便不宜只此兩字便是兩下箭鋒相直  
處○困勉錄此處只以使管叔說不必牽入誅管叔說接  
語類云莫到此意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  
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  
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  
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公孫下 孟

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  
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精義伊川曰象憂亦  
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  
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  
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四書通詁忍逆探其兄之惡而弃  
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  
忍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  
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叛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  
人倫之至○按周公之過只是天理人情所不容孟子  
亦不就實言而答之却其實實是過如下文所云日月之食  
有不得而後人必曲為回護至云此過為  
聖人所宜有而不可不有殊乖本義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

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聲更平

按集

過

氏而

外交

卷

美大

課教

齊

矣。

心。

而

十

# 梁

蒙引致送至也致爲臣送還其臣於君也按孟子在

同然居客卿之位亦臣也

下下計也致爲臣而歸以道

子連齊王之語而

尋身寺司明是嘉令又集

平討三不收請年固斤貢

[illegible]

謙辭同朝甚喜言同朝之

以就見送別。這是其麼情。

下  
毛  
敦復堂  
本

不得自主者不議今此之

留行語也曰前日曰繼此  
曰固所願也後日不敢請

先曰不敢請耳則于進之

方山房集卷之七

孟子至養弟子以萬鍾使

我言之爲夫

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

區釜鍾則升爲豆各自其

引他日謂時子曰他日二

之意。○吳因之曰：齊王一見孟子，開口便說不識，可以繼此得見乎？是顯然欲聽其去。至其他日，既時子之留，亦是見他遷延不去，故又謬為此說。且其所為留者，又只處之當國之中，不置之朝廷之上，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却遺其君用之一邊，分明見孟子迂闊難用，而姑使坐鎮雅俗，以博尊賢之虛譽耳。故孟子直以不可拒之。○但使臣民矜式而不行其道，已是虛拘，况連帶萬鍾說下，畢竟在利上計較，程子謂欲以利誘之，非深文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按時子亦明知王留孟子，非出於中心之而陳子乃徑以此告，便隱然為萬鍾所動。○聊以銷繳王命，與他日兼金不受之疑，直是一副眼孔。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 惠平聲

孟子集註本義 卷四 公孫下 天 課本 敦復堂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應首節再提道不行，則其義不可以復留。此

孟子本意隱藏。夫時子惡知其不可，句中○象引發曰：然此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夫時子惡知我之不可，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慶源輔氏曰：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然顯言之則計揚齊王之失，而有系於我國所願之仁義下，而固他以為萬鍾為辭，且只故但言設使我欲就欲富上較，自是降格作無聊語。

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

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孟子註齊王原不疑孟子欲富，孟子

者必諒予之所欲，如使子欲富，必辭多而就少也。○既指萬之數，則欲始必有在矣。○行道之志引而未發。○或問十矣，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此蓋孟子通計在齊所辭之數。

非一歲有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

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同

龍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

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

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三

道不行，益見孟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

子言外之意。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謂雖多寡之不

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說越辭十萬

孟子集註本義 卷四 公孫下 天 課本 敦復堂

受萬是辭此而受彼已不用，又使子弟是失此而求彼，左

右望而問市利，是得此而棄彼，事雖不同，其心之為利則

一也。○稱言龍斷，謂壟斷之斷而高者，乃商賈往來必由之

路。此要津也。私為己有，則利權盡歸於己矣。為政為卿，即

壟斷也。私字從上獨字生來。私壟斷是於富貴中獨據要

津也。○無窮園曰：叔疑雖是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而原

其心亦是欲得此，又得彼也。此與壟斷何異？○按此下二

節孟子只衍說一番欲富情形，以見此輩之為可賤而道

既不行，復受其祿，其情亦何以異乎此。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慶源輔氏曰：案王陽明說不從是

三代之初 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雙峯饒氏曰左皆如此 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彼則謂罔羅取之也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遠尤為不知孟子之心○翼註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中之客○蘇紫溪曰今人利心不窮究竟入於壘斷之歸無有所謂士大夫無有所謂賤丈夫一而已矣賤丈夫未嘗學問知禮義無足怪也以士大夫而下同於賤丈夫賤丈夫將援以自附矣吁辱哉○精言據守要津則富貴盡為己有求登壘斷則財利盡入囊中以市心行市道未有不賤者也此節釋壘斷之說正以見其不可為耳 ○按孟子亦非是認真說壘斷之不可為只因胸中義不可留之故難以顯言故姑欲壘斷之不可為只因胸中義不可留之故難以差可惡會謂我而為此然則今日之去非以欲富而無道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三 課本

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援以利誘之亦是從後數節語看出但孟子所以拒而不受者意固不止此故內註屢揭道不行而以此說列之圈外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畫齊西南近邑也或問小過孟子已去齊而猶宿於畫亦遲遲吾行而未忍遽去也 ○我畫為近邑而孟子遽留宿於此自是望王留行心事此客之所以笑如其來方自謂善解人意中事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凡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斯反

隱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說通章重在無王命上○為王留行是記者善法○翼註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 ○集解客即奉王命來留也看是如何樣留須是如後章所云王庶幾改詐者而後可留也不然孟子回齊將何所謂耶茲之欲為王留者未嘗使之留而自以其意代留徒為齊王博留賢之名而不為孟子作一可留之地是速之行也○想客初來時孟子亦必以賓主之禮相接建既坐而言留賢之意孟子方不應而臥以絕之不應示不欲聞其言隱几而臥示不欲見其人絕之至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三 課本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精義尹氏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孟子之進退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繆公待子思之事故孟子不應也 ○稱言繆公尊禮子思已到極處尚恐子思不留常使人周旋於其側以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達其意此是何等愛敬

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或問泄柳申詳無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汗行而事君側便變之人者何以異哉 ○說泄柳申詳二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



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為之留初不知中間自有維持  
調養之者而究竟魯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耳○翼註上  
人字是魯公使之者○道達誠意欲予思君之敬賢也下  
人字却非魯公使之者○道達誠意欲予思君之敬賢也下  
恐魯公或失禮於賢也○渠解玩兩不能安可見予思  
柳申詳時有欲去之意却因魯公之所以能安予思與  
○既謂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  
意公使人之意則客非魯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間局旋  
真沒要緊○說統按孟子隱衷全在兩無人心處所宜  
深玩蓋孤忠莫與獨玉難容當時齊廷設有同心一德者  
為之左右維持則不必去即去亦可復留其如乞番求壓  
之徒方排擠而譏毀之安能容其身哉故一則曰無人可  
則曰無人信魯事反言之以堪依託○他日吾退而寒  
之事至正此意也○史氏伯瞻曰孟子既言魯公待予思  
等至其所以自處則惟在於予思之一事若二  
子則帶言之觀下文慮不及予思之言可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四

公孫下

三

教復堂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

應隱凡之故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魯公留子思之事而

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

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魯公留子思之事也

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

則只見其類同故引之其言孟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

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言此只為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曉客處全在為長者慮不及子思一句上

子思之側之人足經公所使今子自欲為王留我則不以

要下一先字卧而不應亦不可謂不是絕○徐疏及字作

如字看彼是泰謬公之命而道達其誠意者也子是不泰

齊王之命而自來留我者也○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千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過故去

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不明于澤兩層皆已往事意不重重在濡滯一層故下文

孟子辨析亦只重此一層○說統尹士意見孟子今日既

然要去當時為何而來當時既來得不是今日何為去之

夫便一定非真干澤則見王便非慢無議見不遇故

尹士已自家與孟子開釋只三宿出晝却是令人難解士

則茲不悅

緊貼濡滯說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四

公孫下

三

教復堂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當亦為濡滯之說所惑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

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

也○後孟子只辨濡滯之疑不明于澤兩層似俱不答然亦

未嘗不隱隱破他觀其於千里見王之意亦明矣於不遇

不敢逆王以不足為湯武而非干澤之意則此心誠不忍速去而

故去曰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則此心誠不忍速去而

舉失又以見王之賢可為湯武而非干澤之意則此心誠不忍速去而

破尹士而於濡滯尤重以其於當日情事尤為近也故

下遂接言三宿出晝○翼註予不得已也此句重看

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為速猶望王追也下二節俱跟此句說去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集解此節正與濡濡書時心事速字正破他濡濡字猶以為緊與是何字相反下三句正解猶以為速之意改字或作改其不用而用之欠濡註謂必指一事而言觀致臣與留行兩章並未明言王不能行其道之意想齊王當日亦必有一小事為孟子所不悅故託之而去如孔子去魯不明言受女樂之失而託於嬖肉不至之類此處只宜涵講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鑒矣庶幾是冀幸之辭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 焉 課本 敦復堂

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或問小註浩然句是承上起下歸志既決後猶且惓惓不忘益以見三宿出畫之非濡濡也百二句承上累作小款予雖然又起蓋浩然歸志生於出畫而王不追非生於已之舍王也故歸志雖決而心自不舍王下六句正申明豈舍王哉之故○孟子主意在安天下上王由足用為善實思所以用善王耳非足用為善之玉則孟子固不難於舍然非王用孟子則孟子亦無自安齊以安天下故不曰足為善而曰足用為善見足者在王用之者仍在孟子不遠接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而必曰王如用予見用王者在孟子而用者獨有一意○蓋論安天下道則齊王欲安天下所當用者獨有一意○孟子此孟子欲安天下所屬望者獨有一齊王此惠要無難意則孟子欲安天下所屬望者獨有一齊王此惠要無難

絕望而於齊宣廷戀戀不忍舍也須兩邊回互合攏看來方見得孟子平生本領及當日衷情○焦漪園曰上節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宿畫時望也見宿畫底心還是望王之心此節予曰望之是出畫後望也見出畫後底心還是望王之心此處要認得箇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道濟時上便似有他望一○說約說到此處衷懷愈傾矣本為行道客氣自用不着○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此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啟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畧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 焉 課本 敦復堂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

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按窮日後復就小丈夫一句折倒正矣○季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予亦是要君好底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復管以此對看所以為小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木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徐思贍曰齊王以天資朴實之主而自孟子用之實有安天下之理以天下安危望之齊王是其本心到此時說來是其餘意聖賢實是住不得○索

引此章自尹士惡知予哉以下通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  
意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只從此見得取捨汲汲之本  
心是指未去齊以前說到得既去齊而猶不忍去便是惓  
惓之餘意矣。尹士最有功於孟子當時苦無尹士之議  
者皆無如尹士之優柔而深切主於義理而不主於勢利  
其人品為獨高也且聞孟子之言而遂幡然李氏曰於此  
責已曰士誠小人也嗚呼尹士其誠君子哉

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語類問集  
說憂則違之而荷蕢者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  
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  
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  
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  
去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  
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  
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子齊有易以  
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四 公孫下 美 敦復堂  
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  
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  
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爾軒張氏曰充虞蓋亦察孟子顏  
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  
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若有不豫色然而非其心  
之果不豫也。按充虞述平日所聞之言亦是道途間作  
師弟覓解語若以言行不相顧為談諷之詞便同僉父面  
矣

目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日與今日  
解彼一時是身講學之時凡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  
只合反求諸己而已此一時則悲天憫人之時一身之行  
止所關斯世之治亂有不得不悲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

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集解此節直上下千古從頭  
百年三字最重孟子不豫根源全在此蓋惟以五百年為  
定期貞元會合君臣相得自是世數運會之常便隱然對

變士君子有名世之具而不得名於世者所以不能無不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四 公孫下 三 敦復堂

豫也。○二必有乃大然之辭不是因王者而後有名世亦  
不是因名世而後有王者總是氣運到五百年正氣思

治之時才必有王者便必有名世其問自是不先不後但

在孟子以名世自負語意却是以名世卜王者非以王者

卜名世見得身有其具從古無虛生名世之理有王者作

應運而興雲龍風虎若合符節不惟追慕往古正以証驗

當今。按名世下着一者字乃從其德業問望既名於世

而得名故曰必有名世者時文每拈出此二字因圖景用

竟當作名目一般於虛實字義俱失之矣故此二字須活

看若時無王者縱舍我其誰知正坐不會各世取俗下口

頭訟襲之訛如此類者不少細心剖析則義味自殊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

為之日困勉錄亂極思治如民生久困則必復禮樂久衰則必振詐力久用則必誦戰征久擾則必息就戰  
國時勢者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  
豫也以其時則可言名世者當此時十分該與再大不得  
不得也是其目下要緊不得急底口氣非僅以前事相比  
付之浩歎徐遜上節五百年云云只言其數此言七百  
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已與上節相對照然或數過而時  
未可既非亂極當返之時不必作轉輾為治之想尚不必  
定有所為惟以其時考之又亂極思治則各世王者正當  
兩相湊泊可以為而今竟不遇王者得有一有所為安能  
無不豫故數與時雖似並舉而  
語意却側重時一邊轉進更緊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登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公孫下

三

敦復堂課本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  
治天下我何為不豫哉而己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  
之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或問孟子  
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  
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憂乎曰天下  
皆憂吾獨得不憂或問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聖人  
盡性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  
命之樂其幾是乎又集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知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應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  
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  
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

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天未欲平治以  
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峯號氏曰孟子到此  
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徐巖泉曰此節正是  
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如欲三句乃假說之辭吾何為不  
豫是歎起語正應轉天未欲平治天下句而明已所以不  
豫也按此與常說然於孟子當日深情轉似較合大約此  
章自以憂世為志樂天意只宜  
於言外體味得之不宜預入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各精義張子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  
營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巨使之  
○舊註仕而不受祿指孟子非泛問也○係辨下文明  
日非也則仕而不受祿原非古道張子說不必攙入丑徒有  
疑於孟子而  
設為此問耳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公孫下

三

敦復堂課本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  
見於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徐遜初見便退有去志自  
不能為湯武者知人之明也猶久於其國而不去者望行  
道之苦心也○既不欲變其去志故不受其祿然不欲變  
其去志而又未決於去故第不受其祿而不妨於仕以觀  
行道之機此一層孟子終未明言但以有師命不可請答  
之恐亦權辭蓋以我無官守我無言責進退綽綽觀之則知此為權詞矣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只  
戒嚴耳○蒙別國既被兵難以請去非避嫌也直是勢有  
所不得去者實師不與臣同義果當去心果欲去豈為避  
嫌姑留直是國既被兵上下成嚴勢不得不且留且見王  
天資亦可取故留而為卿以觀其久後感悟何如但不欲

變其去志故不受祿耳。○存疑不可以詰或主義而言或主勢而言。當兼二者方是。蓋見王亦有際可之義雖云賓而不與臣同然國方有事強然而去於義亦不是况其勢亦有不得已者要其未決去之意則屬望齊王之意居多。○徐辨孟子久於齊自是去意未決尚屬望齊王可以有為適有師旅之命勢亦難請去耳孟子却將屬望齊王之意置而不言而但以繼有師命答之此亦見孟子既去齊後浩然有歸志而王亦不改前失以反孟子孟子亦有何時勢難去答了便休。○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說通章俱重不受祿之意於崇節言已所以不受祿之由而未節又言所以不速去之故亦只是發上不受祿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愛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四終

公孫下

早

課本

徒為荷留也談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宜深究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四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為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句踐載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四書釋地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有有事於楚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集解特書過宋世子非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一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五

滕文上

課本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精義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按此是私欲之蔽前一層然論性不論氣不偏故程子必與揭明。○語類問誰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曰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礙無礙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孟子性善作甚底○性善故人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者所以驗性善之實○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問人未能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是他的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此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已發是善○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

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廢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實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又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不到此即是自來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膺之藥以除深細之病道是不可悠悠耳○四書通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賦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開倒告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甲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善便是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

會說到氣質之性故但言性之理而已○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蒙引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者以仁義皆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輯語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眾以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孟子自著此節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自是記事體

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何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向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柢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條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孺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知言後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在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靜中見得動益動時見得是這物事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益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或問有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



而荀揚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最後釋  
氏者出於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孟子  
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  
蓋吾說爲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反  
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反  
性之真而有功於孟子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  
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靈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  
且又不究秉彜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  
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  
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  
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  
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按此條痛闢邪說因  
論性而并及之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復扶又反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四

課本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  
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  
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  
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  
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  
然如擊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釋而信從矣世子復  
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  
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語類孟子初見  
勝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爲他啓迪下  
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  
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  
可以至彼若更說便過下了當時致勉之言想見其好惜  
其不全記不得一觀○語類孟子此言固是勝世子破天  
荒平生未聞之語於其復來見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

却從何見他疑處辨頭一句喝錢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  
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萬機迅利處○存疑  
疑者疑其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爲堯舜  
之說未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曰  
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箇上古聖  
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不今塗人也是這一箇道理○說統  
統故孟子言世子不必三其意天下道理只是一箇下  
節歷歷引證使知聖人必可爲教他狠下手只是爲堯舜  
更無別法○四書通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性者蓋  
推本而言根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  
即同此道又何疑焉○紹開編天道一而已矣正恐世子  
疑所言之爲高遠難行而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故孟子言  
這箇道只是一箇堯舜之能事即吾人之能事人亦只欲  
能爲者望世子安得有兩般說話

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五

課本

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說古  
成謂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按此段猶只概論之詞到下雨  
之言乃景公發勿認我吾字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  
則皆如舜也○說統舜何人子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  
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摹擬上着力有敢作敢爲底氣象公  
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是自付自憂底光景公  
明如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  
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說統  
我師是周公說底孟子把公明儀引來全要摹寫得公明  
儀信周公意象出○翼註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

免於大辟以安生而進也以有亥幸之實珍去身之實

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賢同此一理

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也。但信力行則天下之事雖有至難者必可至。况善乃人所固有而為之不善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難順且易亦須勇猛若九廟之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以做不俊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開曉學者最為深切所宜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工夫始得。  
通章結穴在引書詞二句是孟子與緊為人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或問小註於心終不忘便見世子於孟子之言煞有意味。○說統世子志行喪禮根柢全在於心終不忘何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八 課本 敦復堂

心可見人性無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也。○係辨只問孟子便有不問父兄不問百官意在。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會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飢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

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

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

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下三年齊疏飢粥是正告世子處。○說統通章大旨。

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正誠在我句句相應。但所引曾子之言本

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

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

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

飢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

之禮也。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

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飢粥

之食何也大夫服不安而食者不得不甘也其為大經何

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飢粥喪禮之

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大經之

然其學得孔子之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矣

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文武大經之際則毫釐不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九 課本 敦復堂

有不可得而能者以是為主而為人之情世變以文之則

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

此故常以節文度數之外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

備而後已此劉向所謂深察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

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免乎私意之變而已矣

○語類今欲處世事於喪禮之後乃一何討論與故亦果

何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

疏之服飢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或問小註孟

子言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

意論人子之禮如此孟子引來特以起下喪不可不盡之

是無古今之異說言此以見三年之喪不可不盡其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

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謂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

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或問小註三年之喪周公之禮公勝叔之始乃後世不行三年之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

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

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

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說志言先祖是指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十

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

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

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按此與註義異然亦可參總因三年之喪之禮其廢已久自二

國先君皆真之行可見故父兄百官不從姑妄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

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

弔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

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按世子因父兄百官不我

遂欲不行三年之喪但恐行之而不能足父兄百官之心

應故孟子告以上有下必其但思不能自盡其心無患

無以足父兄百官之心或問小註謂然友數句自是反

責語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

仍打轉親喪家宰六卿之長也歡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

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以上皆孔子語

自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仍縮合不可他求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說統前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後

君薨聽於冢宰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是制禮之原

當喪禮廢壞之久子之生平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

禮而父兄百官不汝足誠是也然為子計但當求之於已

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也子但自盡而已故未復丁寧之曰

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求之於已無有不應者按此只轉釋自盡非責人之我應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

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左傳應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

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

廬者於中門外東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

知禮也。夏竦補氏曰可當作皆條辨皆字意自在可字之上口字屬世子不屬父兄百官蓋以世子可謂爲知禮也。○宋解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是因孟子不可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也。五月居廬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五句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四方來觀因聞居喪之盡禮而來觀其葬禮也。如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一般不必指弔者顏色之戚二句極寫自盡弔者大悅極寫自盡之感動人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旣壞然三年之喪惻

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義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

孟子集註本義滙考

卷五 滕文上

**Abstract**

敦復堂課本

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  
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  
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  
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  
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末  
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子  
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此期以下貴賤有殊  
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公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  
官譁然爭之及達泉而行又以爲知禮者何耶蓋以爲不  
可行者踴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莠好德之良  
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束魯文獻之邦有不能行何怪于滕  
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  
心者固不可泯也○西書通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  
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

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  
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聞  
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  
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興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  
益見人性之善而堯舜無不可爲也○稽義尹氏曰聖賢  
之道繫於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于信與不信滕文公信  
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轍  
環天下卒無所遇悲夫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慶源補氏曰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此但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旣卽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

五

1

課本

其始播百穀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按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問指耕收獲之爲民食所由出者而言）○（輯註）農事當之益以農事引起通章計產意看民事二字可見制產原以爲民非爲君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示及此惟其爲民事人君親視之爲緩而不加其不可緩也○不可緩是干政所出詩豳風七月之篇（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暨臻朝夕諷誦以教之其七章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芻蕘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月納禾稼終始農事以經言夏勸耕難之意）干往取也執宮功畫師始朱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此章終始農事以經言夏勸耕難之意千往取也綯絞也（纂疏）綯繩之絞也所亟急也乘升也（詩傳）舊往也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插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

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

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然玩之便見得民事之急

不可緩之意君人者若能真知民事之急而緩則於為國

也思過半矣○輯詁引詩所以經不緩而詩語是為國

乘屋只在未何中看出民閒時他事勤渠都只為此車

乃見其不可緩之至○條辨七月之詩言民事者其備五

子不引而獨引此四句見農事正迫之時民不敢後猶為

常事今於農功既畢八此室處之時而即亟於乘屋為來

一章大抵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事不可緩之說民

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

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

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明君必恭儉禮不取民有制自

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節

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即農事內蓋必教養廉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 古

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

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

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而

係辨民之為道道字只如云民之所以為民此節只言恒

產所係之重無恒產必無恒心一無恒心必至陷罪一陷

罪必至於刑推其由只因無恒產是一箇無恒產便是罔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稽言惟罔民不可為

禮下儉以取民有制必字是斷然要如此語罔民必恭以

下非贊誦賢君語也故下接為富不仁云云○稟引恭儉

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

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恭則必

儉儉者必恭禮下取民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恭則必

二者相須制恭儉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流也分田

兼言之○輯詁恭儉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流也分田

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為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

間然有次第○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而文井田學制等

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言恭儉之貌而實事亦分田

亦僅帝王之糟粕矣○禮制相表裏而此節是制法之

論前後大意却是因說禮下取民有制而後能推原其由

論後此二意一順一逆俱是取民有制而後能推原其由

制民產是分田法取民有制是賦歛法本則能二字中

說取民有制者以戰國之君只是賦歛法本則能二字中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 古

產才有定產自不取

於民矣二事實一事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

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

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孟子不以

各異其說尤的當○條辨禮下取民有制雖是並列然

上承制下接夏殷周之制恒產與其取之制則意自

有所重○光制祿原不外於分田此又可以會意而得之也

故此節引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也○精言不制產而罔民為富不仁也取

可為富而害仁也○精言不制產而罔民為富不仁也取

於民有制為仁不富也○就統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

意却重在為

富不仁上為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集解五十七十

產貢助徹是取之之制而取之之制即定在制民常產所

謂什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

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

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

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夫有溝上有道萬夫有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

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

廣二里為深二里謂之鄉趙氏惠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

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

職令五家為比比之相保五比為閭閭之相受四閭為族

使之相葬五族為黨黨之相保五黨為州州之相受五州

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

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井五井為鄉五鄉為縣五

遂也皆有地城溝洫之所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

遂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亦必有遂故曰夫間有

十夫有溝十夫有溝之廣可容牛馬行亦必有遂故曰夫間有

於溝洫上有塗塗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溝千夫有

於溝洫上有塗塗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溝千夫有

於溝洫上有塗塗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溝千夫有

萬畝之田也治廣二里深二里洫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

有川則百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洫之水川上有路

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

田為之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

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

畝外其洫橫此鄉遂之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

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采四采為

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每丘造都鄙采地制

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

為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

一甸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

則以車連屬而言也。奉新陰氏照曰鄉遂在近郊遠郊

之問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塗路都鄙謂

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遂處

畫為井田遂朱此條與註異不可從雖丘氏論井田有活

法謂鄉遂亦有可行井邑之地都鄙亦未盡如指掌之

平基盤之畫可以盡行井邑之地然此只論其常未變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陰氏之說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此亦

終屬偏見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此亦

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

謂之徹見不是通用貢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

助二法而謂之徹也其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

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耕者九一及下文九一而助

知其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

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為八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

造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前漢食貨志理民之

造也著為木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

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大一

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

救民是以和時而教化齊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

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

不過什一也述朱下文云九一而助此又云實皆什一集

少之別非也法又云有十一分而取一之說似有取多取

就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算則為什一合公田私田總

計一百十畝則又為十一分而取其一商周授田之制止

有七十百畝之別廬舍止有以二十畝十四畝之制要其

取數大畧一般不必謂九一為多什一為少十一分微通

而取一又加輕也編訓微法耕則通融一句足以概之微通

也均也藉借也均平而無多寡之異是有廣大公之意則

助法不於私田內取民之稅而惟千公田內借民之力是

有寬恤仁愛意思一精言此節在什一不富心腸下言什一

制產取民之法同一皆為什一不富心腸下言什一

同而助微尤善以見田不可不井耳微者二句若但疏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六

名義有何意味助是助而不稅微是通力合作計畝均分

俱隨年之有無以助上與貢法有常相反此二句正見

助微之善下引龍子言貢助之善不詳言貢法而不復

資助者以助之善已提明在前故也微雖與助稍異規模

亦大畧相等孟子所陳助法是微法中所行之助不規規

人舊法觀方里節可見但微法兼貢法在內故龍子只提

助與貢比較而不及微孟子恐人疑微不如助特引詩以

不能成就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  
就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盡之也苟如此豈定雖便  
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法以周禮諸考之亦  
其來亦遠矣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考之亦  
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  
言雖曰惟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  
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  
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  
曰三代授田之法而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  
氏亦有說焉然皆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陳  
勢亦必有一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  
勢民動矣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以不得服先疇之田  
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何耶  
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何耶  
用廣故授田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  
義亦通但此後通增其數縱或有解於殷之繼夏終難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六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三

貢之不變自商已然非至周始兼行之也特商時以助為主故賦法名助助有徹義故周又名徹田益多故進而為百畝大約新墾之萊其疆界以是為限雖田盡更易其舊疆也要知井田之法非一代所能遽成今人但知周之井法而不知商之井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問其時田有公私之數度此周之井法而商之井法蓋不可考也其數豈有公私之界定其大分而已至周始成而稍廣其畝數豈乎援此論視諸說較實然亦終存疑案未甚確然○日知錄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歲則三壤後之王不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大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大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洫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觀夫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亦嘗自言濟水為距川則知其制不始於周矣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

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動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言粒米饒多狼籍棄捐之意糞壙也糞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盈滿也盼恨視也

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

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秦稚幼子也

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稚幼子也

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為不為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三

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欽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董氏彞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時則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法之過也人為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為良不得人而用則為弊○龍子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常法年有豐歉而稅無增減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欲滿其常數也○精言以豐年為準則病民以凶年為準則病國酌量於不豐不凶之間使下可裕民上可足國必通數年校之而後得中先王立法原具多少苦心但妙處在育常而害處亦即在育常法無一定則或上或下吏得侵民苛克以爲奸然法一定而無以轉移通變於其間則樂歲寡取不稅其私田樂歲凶年自盈自縮官不得有不常民不病國所爭只在有公田無公田無公田故不得不有常有公田故得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

卷五 滕文上

三

敦復堂  
課本

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語類世祿是食公田之入問鄰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蒙引上方論貢助徹之法而忽着此一句者蓋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故言此以起下文見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廢卽下文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意况世祿雖行而助法未舉則所取於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于王政之本意今卽其所已行而使并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未行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亦因得以正矣此句特以起下文孟子之意固有在矣。說純味一固字隱然說勝只是未行助法耳不行助世祿何所取給自然不免獨取貢賦故下遂引言周之行助以風勝此不重世祿上只獨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條辨論勝所行之世祿本成弊政蓋國小勢弱公族勢盛卽欲不行世祿而不可得况井田既不行徒以無規制之世祿過取於民豈是善政但孟子本文却不說壞他世祿蓋厚於養君子猶是王政餘意但一行助法則二者均得故註只謂與助法

助也  
付雨  
反干

詩小雅

公而後私也。

詩傳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雨當時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乎

助法盡廢典

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語類孟子只盡細微因論

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  
永嘉之學。於制度名物上致詳。○或問小註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勝文上

三

課本

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  
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鄉田同井二  
節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少好遠也是大本大原處  
却不理會細碎。竊語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  
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諸野節自見王治岐時已如此則周  
○條辨耕者九一什者世祿自文王治岐時已如此則周  
已助法與世祿兼行非徹法有異於助而孟子以大田之  
詩牽合之也看來貢法不用助助法不用貢周則都有公  
助鄉遂用貢監於二代而法益善非徹異於助而有公  
田與無公田之別也徹雖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然畢竟田  
有九區八家同井則公私了然何得謂其無公田也但助  
者藉也似有公田之分徹者通也宜無公私之別故曰惟  
助爲有公田然通力計畝雖不存公私之形而實有小人  
養君子之實故下卽緊合一句曰雖周亦助也只當重看  
亦字不可煞看惟字愚按亦字是對徹而言惟字却對貢  
而言須識得各有指歸則亦字固不可輕惟字亦如何不  
煞。精言耕者九一耕者助而不稅孟子言王政開口便  
說助只爲助法有公田見田不可不井也惟助爲有公田





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林美璧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哉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弊而復於先王之意顧若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又獻通考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庠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滕文上

與能人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日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日習誦讀及進而登仕版則弃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以其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斲辭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禁途捷徑旁午雜出益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夫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按此與前或問一條大都感懷時事非本文正旨然所關世教人心不淺故附載之○輯語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後此孟子所以必言於助法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既行之後恒產恒心其事自相爲終始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  
 此可見語類問滕文公爲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爲後  
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  
得事看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  
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或問小註孟子語滕文  
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  
方做得○按爲王者師正是聖賢放開眼界看若認作無  
聊語便非看集註澤足  
以及天下是何等胸懷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予  
 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毛 敬復堂  
 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輯註孟子度勝時勢之不能與  
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即乙爲  
 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驥故又勉滕行王  
 政見創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  
 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上文王治岐之政此  
 必法爲師之明驗也○按此節自是承上文作進一步語  
 雖詩於文言新命孟子於滕止言新國固未可鑒定國新  
 則其命自新但就本文下一亦字對文王而言却未嘗無  
 欲動滕文之意欲動之正所以策勵之也子力行之何等  
 着實若仍枯上必法爲師未免將此節看成複沓語意不  
 喫緊矣○力行緊貼上制產興學而言子指文公諸侯未  
 而制產九急故下文使畢戰問井地  
 踰年之稱也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  
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  
 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  
 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扶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井地即井

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雙峯饒氏曰溝

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蒙引溝水界也溝塗之類也如日會日川皆

是塗陸界也如日徑日畛日涂日道日路皆是封土塹也直音曰五里一塹植種木為界○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

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自經界始者使彼此之分田祿分限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正恒產所以制處此法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滕文上 課本 敦復堂

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

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

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輔氏曰若

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羞則必從經界之事故

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

不知為人善則必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止不

慢心慢則必慢而廢之也○孫綽曰君開阡陌為田而經界盡

失矣想經界之壞亦不始商戰只是一慢字能使他漸漸

湮沒彼此侵奪故行井地者不過就本末之溝塗封植是

經畫之耳復先王之舊制非必創始之謂也○情言慢是

惡其妨己不欲脩舉意暴君汙吏要貪暴多取不肯正經

界既不正經界則素意暴君汙吏要貪暴多取不肯正經

制祿可不勞而定矣紹開編凡水陸古地不得為田者頗  
池無經界則無井田矣故孟子以為仁政必自是始而暴  
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此法誠脩則田有定分而豪強  
不得以兼井井地均矣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穀  
祿平矣謂之曰可坐而定其言其易也○助法以平原廣  
野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水道隘  
則不足以蓄水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一定之尺寸若  
貢法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蓋是  
由谷穀澤之閒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不  
言尺寸所謂遂經川路者姑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為  
溝溝之下為田爾按此段大意即請野節所載通考中說  
○後世拘於調禮遂溝洫澮井邑丘甸之形謂其必截然  
正方整如棋局故以井田為難行殊不知孟子當井法既  
廢之餘力勸滕君行之不過為難行之一語此一語誠得  
其要所謂疏通簡易經綸之活法孰能過之經界之中但  
足九百畝之田即為一井而田間水道則可聽其自治矣  
政程氏兄弟與橫渠張子之言井田皆不屑屑於既往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滕文上 課本 敦復堂

迹而能不先王之意灼然可以行於今學者誠能熟  
考而深味之則有以知聖賢之作用果非拘儒曲士牽制  
文義者之所能知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  
人而耕者蒙引將始也言始必有為君子者是以分田制  
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  
為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巨分田以給野人制祿  
以待君子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正  
見助法當行而經界不可以不正也○說經孟子初意只  
在取民有制及野人分田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必有

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而君子野人必兼舉而互言之乃完得箇助法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對下二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此

見制祿即在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

分田之中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

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百里內為六鄉外為

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

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

都大都焉遂謂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

王國百里外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

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中什一使自賦若將周

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

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又曰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三

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

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

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

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

牧之法可謂國中無當井之地野無當井之田講家動論

則豈可謂國中無當井之地野無當井之田講家動論

都鄙多平原曠野鄉遂包山林陵麓朱子却未曾如此說

○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

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

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

法如此○家引君子之祿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

夫倍上士者皆有祿歟決是助法所取者實以給之○仁

費萬端又將於何取給歟知貢法所取者實以給之○仁

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

而助則鄉大夫食邑無過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

與國中形勢乃是一字即制祿之常法九一什一與什

即是野人之田兩一字即是君子之祿助與使自賦即是

治野人使養君子本節大意只是如此○又獻通考自孟

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

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為井是也

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晦菴以為

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註作

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非然愚嘗考之孟子

所謂野九一者乃定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基

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入居四方為私而一居其

為公一時言其取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

什一夫自九夫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

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十夫之貢法

文而謂遂人所謂千夫有溝者亦是見匠人有十夫之貢

蓋自遂而達於溝洫而達於溝洫而達於溝洫而達於溝

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而達於溝洫而達於溝洫而

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必須以

整如基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

貢法之地則無問高下原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三

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溝洫此二法之所以

異也○按此段尚未了其大意已見紹聞編載入經界節

○在翼聖曰周禮匠人九夫為井遂人十夫有溝鄭氏謂

九夫為井十夫為溝必因地之說然則井之可井則井之

數之全必以十也安得不可井之宜則井之可井則井之

悉可井乎且以一也安得不可井之宜則井之可井則井之

邦國用助一貢國中鄉遂用貢鄉遂用貢鄉遂用貢鄉遂

在郊以助中貢公邑家邑大鄉遂之地又言六遂之地

在又鳥知其為貢助乎夫天子之官皆降百里為公邑

里為國宅國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

五里為國宅國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

鄉在內為天子所食之地六遂在外為鄉可也公邑大夫

地則鄭郊外之說得之而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

而概屬之國中者乎且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

治野夫開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可十夫耶周禮

治野夫開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可十夫耶周禮

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三十一

敦復堂課本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精義伊川曰卿以下必有  
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語類問圭田餘夫之田  
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  
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或問小註問卿大夫之圭  
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曰恐圭田亦只是給  
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入  
家因爲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  
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據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  
此意看來亦是井地中事

祿者祿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通註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  
也圭潔也土田故謂之圭田○集解上節言制祿之常法  
制祿固在位者之常祿而世祿以養其子孫雖是格外加  
恩乃文王治岐之政與助法相表裏者故亦曰常制圭田  
與世祿又不同註補世祿一層見先王加恩之無已統言  
卿以下者制祿自有定分惟此乃分外加厚之取故一視  
同仁無卿大夫士之別厚及先世正所以厚其臣而教孝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

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

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語類餘夫二十五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

大櫛耳未必曾見周禮也○國問小諫一夫之無有未成  
丁之餘夫尚未受閭者是又以濟分出之所不及也○僮

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爲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

張曉樓云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則亦以同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卷五

三三三

教復堂課本

井所助之牛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牛與九之一什之  
 一其數適相合而祿外之祿無不得其平條夫二十五畝  
 是由百畝而四分之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已田二畝之半與  
 畝之牛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已田二畝之半與野  
 之九國之代其數亦適相合而田中之田無不得其以益  
 上文請字直貫到此二節此乃從上節兩項內抽其零星  
 錯落者言之以明合中分分中台而經界  
 乃大正也須布算畫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徙無出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

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莫其業之風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爲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說

下數句之緣起○困勉錄此節鄉字猶言一方耳不可作

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爲文具而民不堪命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  
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合言井公外私先  
助法若周之徹法則公田雖在中私田雖在外然既通力  
合作則更不分中外生後矣只因井九百畝句是周之田  
數不是商之田數故集註云此周之助法謂以周之田數  
行商之助法卽是孟子所訂周之助法也○集解周之合  
作均分雖與殷異然并便分中外便分公私公私便  
分先後豈周先王空畫一箇井字只取其通取其均而於  
此等意義盡行抹去乎况既曰計畝均分則八家各收私  
田百畝之入君收公田八十畝之入公私較然則周之實  
行助法可知註語斷非憑就憑茲二條各有見但此等處  
只合候文訓義不必經傳相牽○源輔氏曰上旣言助

法之善故此節遂言周之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爲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說統此正是經界處方  
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爲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  
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別野  
人之意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  
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困勉錄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  
形體之內○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卽前請野九一而  
助裏面事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  
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  
風益見助法之善○輯語方里而井節止舉一井規制而  
凡助徵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  
具○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  
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  
助皆宜渾淪若說明則此節贅矣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  
省文耳按此固省文然語脉緊承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便見得野人之分宜養君子不妨竟主別野人舉

單自可見雙也。競競譚館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之言並耕亦卽就別字上見得。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兩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西書家訓

前七節皆是叙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  
行治法者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輯證以上數  
節是孟子事末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前對滕文○  
言子力行之後與畢戰言子必勉之到此乃一總敲實○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  
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致  
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  
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  
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  
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賈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大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  
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索性壞却○述朱井田雖云  
起於黃帝然唐虞典謨中未有明文府衛事和其時固教  
養兼舉矣若行井田何不一道及一可疑也禹貢一書則  
壤成賦貢法彰彰若唐虞已行井田禹又何容更定賦法  
二可疑也三代聖人創制立法大抵皆至公無私殷因  
之不善而改之助民自樂從若助法既善盧舍溝洫既有  
成規武周豈肯變易舊章終然欲毀其已定之盧舍已而  
百增田三十畝民所樂從然欲毀其已定之盧舍已而  
溝洫勞民傷財所不得不償所失民豈樂從三可疑也  
黃帝雖有井田制未必果有成規而禹易之以貢殷既七十  
而助周未必更以百畝然則孟子何以云云朱子或謂諸  
類已詳辨之凡古人制度有可疑者無不闢義理無甚確據  
只隨書立說闕之可也○又獻通考古之帝王分土而治  
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  
祿平食夫家民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  
以制簿書籍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百姓矣秦於其所富與者取之所當取者子之然訟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田以召怨謗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補義伊川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做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做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做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述也者聖人因一○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時之利而制之也

衣儒冠曰捫屨爲食便見是自食其力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離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行於戰國之時乎？廣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稱古聖賢爲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得賢養音雍殽音

養殽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殽。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

民事也。厲病也。集解滕君則誠賢君也。畧作一揚正爲折

便是有道之賢君。與民並耕而食。養殽而治。唐虞三代後

絕未聞此語。所謂爲神農之言者。此也。主意只在與民並

耕。上養殽而治。帶上食字說下。見必如此。乃得爲賢。有倉

廩府庫正對與民並耕。不與民並便是厲民。徒以自養正

對養殽而治。後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

之法。集解伊川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非其志願也。其

勢自然如此。只爲於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雅。曰。聞

道終不曾實有之。按陳相所以盡棄其學而學許行者。由

於本來信道不篤。不然許行一妄男子耳。鳥足以惑有來

歷之人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故非復語。○蒙引陳相

述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以刺則在孟子也。○徐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卑敦復堂

辨只一箇字。便是分君子野人之法。

人故曰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天去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耕屬也。此語八反皆孟

子問而陳相對也。○蒙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

之說。彼則曰。冠素冠素乃布爲之者也。卽曰。自織之與至

之地矣。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卽事以辨之

爲者。以上文已爲有。爲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他處

此處尙是上文。已爲有。爲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他處

與許子之句。爲不自織。作長。參差對法。陳相曰。百工之

事不可耕。且爲不自織。作長。參差對法。陳相曰。百工之

語氣已下。如時解以種粟作一頭。衣冠銓銓鐵板分兩

鐵直是耕。以內下節。械器卽承釜甑鐵而一層進一層

一步。第一步。故本節語氣本不須合下而全。○吳因之

曰。凡辨難。攻訐須拿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且

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閒架。何等

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卑敦復堂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

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

可耕且爲也。○舍去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凡民生日用所

該以之屬。二字下。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

文亦兼百工言之。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

說。乃是因許行厲民自養之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

陶冶之處也。○集解以粟易械器。緊承上以粟易之。此正許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豈爲厲農夫。此其相易而非相厲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敦復堂課本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  
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爲而治天下乃可耕  
且爲與○按陳相先說害於耕其理已屈其詞已窮孟子  
尚不遽折他復以釜餽鐵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  
事固不可耕且爲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  
且爲與此一句方折得挺有力然則字如驚風掣電勢決  
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其旨滔滔汨汨陳相直目  
瞪口呆無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  
從吐氣  
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家引恐人只以或勞心或  
勞力二句爲古語而以下  
四句爲申釋之辭故  
集註以爲皆古語也  
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  
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

敦復堂課本

大德明私情而傷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援引古語  
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精  
義呂氏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  
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  
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爲有餘貧食百畝不爲不足則貧  
富均矣至於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  
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  
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大平之著見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其得乎論音葵濟子禮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與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上蓋難言之。神農、洪大也，橫流不出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

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

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蒙引惟

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

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餓而禽獸逼人。舉

中國多是禽獸之地，此其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

上下文相屬之大意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

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蒙引當洪水橫流為害，使於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滕文上課本

之暢茂者，道途既為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逼人者，又

方集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無可施。舜灼見其

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

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功於水土。○蓋禹湯氏且舜之臣

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蓋天下治所謂五臣

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則禹

雖欲施功，不可也。故孟子論五臣，益使烈山澤而焚之，

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皋陶之後，

益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

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澠曰：鉤盤曰：南

津，禹重尊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

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碣石，至於大陸，

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

濟水，源水出東郡武陽縣。○纂註濟由王屋而發，其同河

而轉，其源也。伊、洛、瀍、洧、汝、潁、淮、漢、江、河、濟、汶、

其所以均利而用之也。○按濟水之支流也，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

漢、淮、泗、亦皆水名也。○禹重濟水導濛，東流為漢，又東為滄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泗東入於海。○據禹貢及今水路，惟

漢水入江耳。○禹重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

海。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

誤也。○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

四百二十里至海。○漢中利路之間，兩縣蟠聚，山東南流，二千

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穀陵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滕文上課本

下，即入淮。當是疏九河，輪廓排淮，而注之海，決汝、泗而

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纂註依集註看來，汝、泗入淮，漢

入海，而江、淮並注海。是淮乃汝、泗入海之道，江乃漢水

入海之道。故注江，斷以注海為綱。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

邗，溝通江、淮，則不惟漢入江，并汝、泗淮三水並注江，而

禹貢孟子時，江、淮已通。想記者即就當時水道誌之，但與

禹貢不合耳。○蓋與排淮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

體如此，說去大體，九河濟源，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

條水。○決汝、漢、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

偶而云耳。○是文之失，無害乎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

○纂註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至子行矣。取大段不

屑屑作細道也。○條辨文意，只重疏通決排，乃為治水之績。乃

成，故歷數之以見當日之艱難勞苦。○此所以八年於外，

在此何暇於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精言此處只就禹入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束。提撥耕字。以應本旨。正不必拘拘向益烈段費幹補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四

通節。后稷官名。棄為之。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

提綱。后稷官名。棄為之。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滕文上。異。課本。復堂。

稷名。弃者其母有野。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然言

以為不祥而弃之。故以弃名。說文種曰。稼。欲曰。種。然言

教民。則亦非並耕矣。紹聞編句。字字不失。孟樹亦種也。

藝殖也。當堯之時。兩節宜上下通看。自舜使益以不直

勢至此。一助下人之有道也。另作提筆。脫開逸居無教。近

於禽獸。又是一番可憂處。聖人有憂之。正與堯獨憂之。相

對。但云聖人則兼堯舜而言耳。使契為司徒。所以使斯民

之復其性。亦與前使益禹稷相對。不得以兩節極分。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

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

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秉彝之性也。父子有親。五

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者而道之。○精言父子

有親。五句上冠教以人倫句。五有字。都從教來。乃使之復

其有非自然而全其有也。此便是使自得之處。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此之謂也。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叙即所謂

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秩序。本有此典。勅正自我。即天叙

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別而為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

惇典如言。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

猶惠也。語類。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即匡直

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

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達說民之用。力於

獎勵。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

民之立心。梓子人倫。而為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制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滕文上。異。課本。復堂。

行。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自得。其性也。既自得矣

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

之也。○輯語。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

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法。故註作惠字。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

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說總加惠。謂教民之德

意也。振只是無倦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新安陳

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

提撥耕字。以照應兩節。可耕且為與句。○或問小註。聖人之

憂民。如此收攝。兩節以起下。不顯耕也。○謂諸聖人之憂

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則應舉承命契一件事

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

是以堯舜作主。兼總括諸聖人。與上節雖欲耕得平。單就禹作一提。提者自別。此數節以一憂字為眼目。見其為勞心之大人。屢提耕字。以見別於小人之勞力。○歸問。通此上二節。敘事下。乃斷之。關鎖得極緊。極警策。**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發明出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慶源輔氏曰。暴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同。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孫耕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滕文上 吳 課敦復堂

而敷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承上舜使益掌火。以下四段。堯舜之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於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上只說不暇耕。此方闡到他耕為小人之事。○翼註。兩為已憂。即舍下節為天下意。蓋君不得相。相不得。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陶配之。何也。曰。皋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德明刑。躬終為助。九功。故舜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需義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禹。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楊氏曰。帝使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總六府。六官之治。舉人而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實與禹之治舉人而禹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皋陶。是以官舜之欲傳。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輯語。禹皋陶乃純孝之師。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輯語。禹皋陶而益稷。契不與也。○存疑。上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

治而不暇耕。此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舉舜。舜使禹益稷。契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至此則直露其意。見聖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註中自見得有兩層意思。愚按此條分析。節次極清。但不必耕。意須至下文亦不用於耕耳。方透。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味一亦字。便見得包上分人以財一面。而

○慶源輔氏曰。以已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人者。對已而言。故有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教之者。僅已耳。故難久。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滕文上 吳 課敦復堂

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紹聞編。知聖人憂天下之大。則知聖人仁。為一身計也。為天下計也。蓋堯舜之得舜禹。皋陶。非分我所有。而恩惠之所及者。廣大矣。不必人人提耳。而教而教化之所及者。無窮矣。援集註以廣大言恩惠。以無窮言教化。乃互文見意。須知可大可久。合教養俱兼有之。○釋語。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有人。正所以為天下也。天下正字。緊對上仁字。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此堯舜之所以任為已憂也。天下字。與上仁字對看。眾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字對看。廣狹何如。此之不憂。更有甚事。○孫耕堯此要見堯舜所憂之大。為天下而不得人。則仁天下之功。無從施得人而不得。可以仁天下之人。則為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

重天下兩字在仁之所以能編被處看仍重為字也重為字乃與上憂字對此○得人以仁天下而仁充歸於為天下得人之○此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九字須合看乃得○精言思惠廣大教化無窮即地天成人功業德澤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所謂其仁如天是也仁在功業德澤上說正見堯舜所憂之大○堯舜舜授禹聖人大公無私既得之後豈患不能與哉難在得之先耳故治政訪岳汲汲皇皇有不能已焉惟得人之難此憂之所以大也為天下得人正勞其心以治人事○愚按以天下與人易只是極力形容為天下得人之難而為天下得人難乃正見得為天下得人者之所以為仁而當其不得雖欲不引為已憂而不可得看是故二字只是一意相生相足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滕文上 平 敦復堂

則法也有為天下得人下有豈無所用其心須隱隱關照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此亦宜與前後脈相巍

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闕言其不以位為樂也位為

樂便自有憂勤意在○經問編既言堯舜憂民之大及民之六又引孔子之言以贊其大有天下而不與亦舜之大也因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與於耕耳○堯大哉堯之為君哉舜也兩君子須看眼蕩蕩巍巍正堯舜之盛君道也既言天下安得不與天下既言天下安得不心於天下是即大人之事也即所以為仁看天下句只承上直接說○條辨若錯認無名不與將蕩蕩巍巍都說入空虛無為去則正便於無所用心之徒豈孟子言大人勞心之旨要之堯舜本至大哉巍巍勞心之大亦本非屑屑細微如堯只憂不得舜如只憂不得禹此也○豈無所用其心哉則字即包上得人圖治等意○蒙

引亦不用於耕耳謂其心不至用於耕也看於字○新安陳氏曰至此三提耕字以照應收拾獨可耕且為與何下不特耕闢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耕到許行之說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得耕暇耕直不用耕此處方了結前註中不必耕意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滕文上 至 敦復堂

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

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按此節語意只重責相耳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故本節以用夏變夷發端警頌節以于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結而並排之說之非愈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有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是歸根正意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捐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于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子任



登疆上聲暴蒲  
本反崎音果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無所

然請喪夫子若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趙氏思曰祭室

步東四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家前以甃甃為祠壇丈六尺

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有若似

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

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以斯言告於子游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 聖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

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必載實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者聖人之心也非外也所謂本心也然一疵不存萬理明

則註中言夫子之道德自華內外言不專指心體○孟子

言聖德援類如此看兩之字方坐得實○徐遜聖人何待

淨盡天理流行無一點之汗無一毫之虧至潔白而有光

輝如江漢濯濯過秋陽暴過者然○集解只是形容其潔

是言此潔白是言十分白皜皜乎不可向則又誰得而似之

相繼而哭門人之不倍師也○獨居三年子貢之不倍師也

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見思慕之性○三子之不倍師也

門人通說到子貢見子貢較甚於門人由三子通說到曾

子見曾子較甚於三子此為兩節而曾子尤得其或曰此

道觀下節云亦異於曾子可見只歸重此一節

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 聖

今也南蠻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於曾子矣駃亦作賜

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蒙引非先

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

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

者言為尤切耳○稱言似孔子之有若曾子猶不肯事况

以非先王之許行而顧乃事之乎獨言異於曾子正舉其

以深責之也

魯頌曰戎狄皆膺荆舒是懲同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閼宮之篇也

此美僖公之詩其第五章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

也其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膝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膺擊也荆楚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

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新安陳氏曰不善變節下喬入谷已是不善變影于然尚只就陳相自身說此則直以戎狄荆舒與上南蠻駁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孟子

課本

華為聖人之所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之學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

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

係辨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

子之道自有可從者故孟子更一毫放鬆不得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

神農而有是說也說統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

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

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

大小為價也度如韓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

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

斗斛言皆是此而謂之與並耕相衡便是齊物到斗折衡

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子之說也後本節

自有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在到得割斗折衡則并長短輕

重俱無之矣下節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乃是

進一層駁他饒氏說未免混淆○策解通節以市為買不貳

句為主無偽欺欺俱根不貳來市價之貳以美惡精粗而

貳之也只說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同價自是不論精粗美

惡了此為許子齊價宗旨布帛是兩種麻縷絲絮是四種

未經辟績為麻已經辟績為布帛是兩種麻縷絲絮是四種

敵綿也麻縷是布帛類不一價相若如長與短相若與短

各有別五穀中神農謂不一價相若如長與短相若與短

相同則價各相若非謂長與短同價也亦只布帛與布帛

帛麻與麻縷與絲同價非市與帛麻與絲同價也須認明

方見得下節巨屨小屨同價又是進一層比照說○前言

並耕欲舉天下為貴賤之等而一之也此言齊價欲舉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孟子 課本

天下精粗美惡之分而民之也陳相口中已隱有此意故下節孟子即持此作話柄折辨他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莖音師又山綺反此二反惡平聲

孟子語意就大小之易。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明彼他精粗之難混。大者哉，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既此則人不肯為其大精粗同價，則人亦豈肯為其精粗同價。言屨者，許子是箇捆屨底人，故就其所明折之也。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饒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膠擾。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民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集解相率為偽，正破他國中無偽何處者為偽。實者為偽，今不論物之情實，是如何只要混而一之。這便先處於偽，更何能使天下無偽。故曰相率而為偽，以偽自欺。從偽生孟子，只提出一箇情字，遂令同價之說沒處。孟子集註本義，卷五，滕文上，美，課本復堂。

安頓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斷定。見得許子之道斷不可從。○徐儼曰：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外，不能以同價。○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至亦不別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信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通辭，故又闢其市價不齊之說。○愚按：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為未以收斂，直是結盡通章。○精義：尹氏曰：其端邪說眩惑時君，名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矣。雖然，古之為異端者，亦曰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哉，聞尹氏之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說：墨子兼愛近於無父，而見即以此。○說：統夷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初也。語云：夫惟不病是以病，病可愈也。孟子託疾意，○徐辨曰：尙病則病固未愈，而將愈也。本動其再來請見之誠，而以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反答之。正所謂觀其誠否也。○西書通許行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孟子所以深闢之。○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開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親接其人，交口說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角哉。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孟子集註本義，卷五，滕文上，莘，課本復堂。

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我且直之云，我且盡言。○程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侯，五重大夫三重，土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要源輔氏。

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固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天理之顯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賤事規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告以厚道爲是則學於墨者爲何若以薄道爲是則厚葬又爲何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只要他省這一點厚葬底念無○說總墨之教主於兼愛說箇兼愛則至親與路人總無分別故曰以薄爲其道治喪弟其薄中之一節夷子總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以魯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曰

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乘

課本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

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蒲  
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

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

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  
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  
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則推望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

陳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勞鼎竊取儒家立

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其家也○條辨愛無  
差等是墨子本來立教如此此一句是根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是說你儒家立教。素以爲愛有差等。與我墨教不同。而若保赤子之言。則何嘗不有合處。

10

我聖徒又豈得盡如有差等之見此言何謂也是詰問儒者之能見儒家亦有解不來處若我則以爲愛無差等自

當兼在所愛之中而但施由親始不煩稍從厚以漸次施之乃何當失吾愛無差等之教也是自己解釋之辭謂以

下二句解書  
言者非也  
皆所謂遁辭也  
語類龜山辨始一句乃是夷  
子時撰出來孟子意却

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不愛親是甚道理。

○文集問愛無差等夷子既如此論魯有一親陳台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

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通而窮矣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寃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

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枉予肩也○韓周綱上節孟子詰難夷之本

是則賂擒獲他夷子於此若仲我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若仲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厚葬又無謂矣故

亦爲兩救之計意以赤子是一般赤子故愛無差等保之心是施由親始我之厚葬其親正施由親始之意初何

聖學集註本義滙聚卷五 勝文上

倍於愛無差等之教耶○按夷子之意只是爲孟子言人其本教同護故孟子亦只就愛無差等上闢他

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責之取譬。本爲小民無

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雙峯饒氏曰夷子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

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稱言此言何謂也便要

將兼愛坐在儒者身上彼有取爾也見儒者斷然非兼愛  
語意緊相注射○蒙引言且無諱愛己之子過於鄰之子

也視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已之子益可知○條辨  
親鄰之子不同於兄之子則保民豈卽同於保己之赤子

大凡赤子入井非赤子之罪以其無知也。大凡小民犯法非小民之罪亦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看孟子以

赤子入井言之則非平安無事時而盡以民爲無知之赤子亦非以民之疎如已之赤子之觀也○以上正解習言

見儒者無愛無差等之事下  
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



天性。蚊屬始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嘅。攢共食之也。顙。顙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眴。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  
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若為他人見。豈有是泚哉。中所謂一本者。  
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  
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集解引述上古  
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以形容之。全重中心二字。正寫  
出。一本之真。情自然流露。存非二本。所得而參者。註着在  
他人數句。反覆也。藥土籠也。裡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  
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實合註非為人泚。此一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空 教復堂

忘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  
不容已者。蓋其親原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  
解墨氏以薄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與上世禮  
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原非強作也。  
通節就一本真。切處疊疊形容。歸到末二句。上言外見得  
夷子之厚葬。有不失為仁者。正以感悟之也。○又集  
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者。蓋因此節極言非為人  
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憮音武。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  
子已教我矣。語類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集  
經點。陳倉皇。望盡失所據之意。蓋是其本心有感。感萌  
動處也。為閒方言。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態。命之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空 教復堂

此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辨為有是  
泚。既見之後。辨為有是掩。○係辨自其類有泚至而掩  
之。都見出於自然。不容已。下掩之誠是也。二句見此掩  
惟其出於自然。而不容已。是以有所當然。而不可易。此掩  
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  
而不以薄為貴矣。掩之誠是也。也字。掩下。言掩之誠是。所  
以薄為貴。而厚葬之中。又自有許多義。○掩之誠是。就上文  
世言則孝子仁人。推開就後世言。○掩之誠是。就上文  
子畧其通詞。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吝已處。深明夫推  
一本。使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得同者。而因  
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  
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  
○變孝。僂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  
夷子求見孟子之萌。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  
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五終  
言不待面見。即此已指示我多。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  
矣。一矣字。有感傷不盡之神。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慶源輔氏  
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有納。約自牖之義。○四書通夷子  
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  
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  
陳氏曰。隱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說統夷子憮  
然。亦足驗良心之妙。一掩便轉。非其積習所能終味。○又  
集解。端害玉。固君子所當關。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  
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我以察吾  
道之正義。論之。而後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  
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  
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  
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三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慶源輔氏曰謂自局於小節也對下所謂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而言言不

見諸侯比小則以霸又為小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

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精義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滕文下

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陳代以此

為問○條辨枉尺直尋即上五句意且志曰且字非轉語

辭見不但為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為矣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之

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

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

美虞人之言語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

活句須向這裏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

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輯語在溝壑

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

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美虞人與司馬遷傳

刺客游俠意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

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

見之意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

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

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隱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

者無不為而試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

之○通朱引虞人一段只跌重不待其招而往一句主於

義而言也○不待其招是全無聘幣之加與非其招之失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滕文下

又遠以此明不見諸侯之故已盡

下乃就枉尺直尋之非而正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

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

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釋義尹氏曰有枉尺而

不可枉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為  
難道計利至此便枉尋直尺亦可為不成蓋甚言必不可  
為也彼窮其流弊之說殊非正論按此較輔氏說實為員  
警○說統枉尋直尺亦就其言反之耳不可認真亦不可  
與此是反詰語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為非計其不利而不  
得枉尺直尋之不可看以放下一層實則收緊一步看  
文引王良事言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越顯得時  
解呆看亦可為與大非當日語意○首節陳代言宜若可  
為也此節亦可為與末節雖若丘陵弗為也三處前後照  
應而此節為其  
轉關語極嚴厲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三 敦復堂 課本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 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 簡子伐鄭良自矜

其功曰雨刺將遇吾 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

能止之我御之功也 彊自見其長以明守法蒙請之意 彊而後可嬖

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 蒙引彊者王良 一朝自晨至食時

也掌專主也 謂王良想是使人謂之觀下文自 範法度也

範字是活字言我為之 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 設機取捷

律以我馳驅之正法也 不循馳道

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 語類

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嬖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詭遇就之故

良不貴之因言射亦有法一學射時便要合其法度某舊

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且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

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

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飽我馳驅而不獲者○集解馳驅

功詭遇而獲禽耳詭遇未以彼証此正可互觀○集解馳驅

自有法度我但循其法度故曰飽我馳驅詭遇便是廢其

法度了蓋禽獸之來不皆當中或左或右在射者左右顧

盼迎而射之奚但是當頭者方能射左右皆不能射於是

舍御者之正法而驅車左右以迎之彼方就着射去而有

獲也詩小雅車攻之篇宣王會諸侯於東都田獵而選車

矢如破 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

力今嬖奚不能也 不失其馳謂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

破謂射者以其度而中節也引詩要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四 敦復堂 課本

射御相成嬖奚不能意二句相連說重下 貫習也 謂之小

句看註中而字及今嬖奚不能也句可見 貫習也 謂之小

射無舍矢如破之能并使御者失馳驅之法非小人而何

與小人乘則必詭遇詭遇非君子所為故曰我不貫與

乘之命正以字馳驅之範也○按引王良事意只在貫與

與小人乘為下文羞與之比立案至其請復之舉詭遇之

為皆是開文不必粘手○雙峯饒氏曰前引虞人明不可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

比阿黨也 就上文不貫與小 若丘陵言多也 就上文一朝

之○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此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

守身。○愚按弗爲也三字詞氣凜然對針陳代宜若可爲直與他一刀截斷。越見得中間亦可爲與自是反詰。此爲文章關鍵不可草草看過。○稱言前言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是虞人之不若此言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御者之自若何哉。何也。俱是收繳上文意。總見無一而可。○存疑。自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爲。且子過矣。下又再進一層言。枉尺而直尋。無直尋之理。按此又與陳代打關。後壁說弗爲意。方盡。○語類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徐徹曰。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已必不能直人。其不當往見益明矣。○新安陳氏曰。楊雄謂孔子見陽貨爲誦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君子觀之。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屈者小也。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五 敦復堂

枉已卽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子戒枉尋直尺而狗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楊氏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吾耳且以行行道。而心不正者。當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所謂犀首者。卽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爲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徐辨按史記犀首嘗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張儀亦多持兩端。其後卒敗從約。然亦不必盡專主連橫。大約二人同時。而不論道。理如何。遊說之術。一怒則兵連。安居則難解。並不論道。理如何。只以口舌亂人家國。○諸侯懼。天下熄。皆係於一怒安居。此景春但在氣餒上說也。至其所以能使之然者。景春固不知。孟子下文拈出一順字來。而二子之底裏盡現矣。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焉於虔反。冠去聲。焉於虔反。冠去聲。

加冠於首曰冠。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有成也。已冠而字。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之成人之道也。末二句乃孟子之言。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集解開口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一語喝破下節。反大字之意。蓋以女子此儀。此節只以妾婦反對丈夫。不遠乎引禮雖兼丈夫女子。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二句。只帶來引起。話頭不卽對大丈夫言也。父命之。必有命辭。本文不引。意重女子敬戒無違。起下以順爲正耳。以順爲

正妾婦之道妾婦以此為正則丈夫之不以此為正可知  
○按敬戒無違是妾婦之以順為其道也○阿諛苟容則儀  
衛之所以為順而甘為妾婦之道也○策引不是阿諛苟  
客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他國懼也本國諸侯  
他却不顧阿諛苟容始得○雙峯饒氏曰儀衛雖使諸侯  
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  
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耳丈夫且有所不為况  
大丈夫乎○說被國遊說成風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  
天子下不在方伯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覽之其  
實皆是陰陽捭闔窺伺人主之意旨而為之故孟子鄙之  
曰妾婦之道○斷然儀衛人品行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七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精義伊川曰廣居正位大  
正所行者天下至中至大之所。○語類大槩只是無些  
子偏曲豈如此心廣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  
是居天。○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  
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  
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理。○論下兩句則立正位  
是體行大道是理。○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  
才自私意則一分為二。○分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  
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  
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傍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  
是此三事。○廣居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為一  
人何廣如之。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為一  
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正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  
上說。○莊氏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  
形骸吟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

循而無徒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  
蕩蕩平平。而無旁趨曲實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稱言  
三天下非天下同得之謂。乃此居極天下之至廣而不狹  
此位極天下之至正而不偏。此道極天下之至大而不小  
也。故蒙引謂廣居正位大道皆是第一等處。與民由之推其所得  
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  
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窮則獨善其身。總不離此三者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纂疏富貴則求得其  
心貧賤則居約處困。○說統此又從得志不得志至其  
震懼故多挫其志。○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  
三箇大關頭。經此三關。方是居之立。行之底。實證正與  
以順為正。相照應。○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  
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  
距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八

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  
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已。也如是  
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  
能脅而屈其節。○此其下視儀衛之。以雖軒側媚得志於  
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  
此也。決矣。然此數言。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  
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而唯  
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道矣。  
矣。民由之。與其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意未嘗不由於已。  
也。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不能撓。此居此也。此  
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  
辭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按此之謂三字。是鄭重之  
辭。與上三事得三字相呼應。○四書通集註於三句雖平  
訓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  
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愚按理固如  
是。然本文只是三平。○蒙引此惟孟子能之。儀衛所為件  
件反此。蓋居廣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害蒼

生以就其一已之私謂立正位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於污賤之地而盜弄之權勢行大道必能動與義俱  
而彼捭闔縱橫之事又皆不屑為矣○語題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  
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  
着他便能如此又曰浩然之氣須是養居廣居以下既  
有浩然之氣○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  
方能如此

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  
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文集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存疑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九 敦復堂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

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

雉也○周禮春官大司馬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鴈工商執雞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侯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出疆載之者將以見鷩取其不飛遷雖取其守時而動

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

學先王之道必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

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

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說統周霄本是諷其難仕底主意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話頭謂世有本不欲仕者斯亦無怪其然惟意本欲仕而又難於仕便令人不可解此是發問本意○援發口問古之君子便隱然對今之君子說意以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當是以古道自處故設此問以探之○徐徵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愚按兩分自可或皆主先有位而後失位亦通在已則皇皇在人則弔兩則字總見古人之必仕而急字意已到○弔即慰問之意看後文與不敢以宴通作兩層作憂戚說者非是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條辨霄之問不重在無三月為時不久而便至於弔所以為急故下引禮文無田不祭亦即在三月上着解○援周霄承孟子之言隨提出

一急字便隱為後文難字作勢此兩字是一章眼目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十 敦復堂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

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血眉承反

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紼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功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記祭義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

紼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紼躬秉耒以祀天地山

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醑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以祀天地

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藉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二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

人終于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終之

案盛祭祀所用穀也案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設

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蠶之御稟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

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繭三盆手遂布於三

宮世婦使繭以爲繡黻文章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黻

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

五采備謂之繡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

室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宰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

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繭遂朱絲

之玄黃之以爲繡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

同刻繒爲之形而承畫之綴於衣也○副禕皆祭服○蒙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六

滕文下

士

課本

引體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繭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援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蒙引禮有田者既祭黍稷曰

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薦者不得以兼祭○統諸侯

祭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統諸侯

是禮文出祀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

禮文出祀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慶源輔氏曰此先王

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已心

不敢以自安而人亦以爲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故

輔氏原本不敢以妄以神言似與本文上下句意未融故

借易已心二字○雙峯薛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爲士

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

年有國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爲可弔弔其不

惟士無田一語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係辨士

之失位既猶諸侯之失國家故下先引禮言諸侯有國家

之祭而釋以無國家者之不敢祭然後引禮言士無田者

之祭而釋以無位不祭者之所以足弔也諸侯自是客

士自是主○論君子仕之本意不單爲祭而失位三月之

有缺於祭孟子乃特因其無君則弔之問而推論之非無

故言君子之仕只爲要祭而不祭則急於求仕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青問也集解此問重出疆二字出疆與三月對看見得

久者隱然見已快一見諸侯之具而猶不肯往見諸侯此

其所以必載質者何爲言下似益發其急正言外起無勝

於其難乃着

着用則跌法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六

滕文下

士

課本

上聲

集解以耕例仕見各有所主也農出疆則已失耕士出疆

則已失仕然農出疆仍即要耕士出疆仍即要仕下句只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音去聲的

逆反惡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

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

也說統難仕指不見諸侯說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

亦媒也說文媒引合也灼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

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

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精義尹氏曰進不以義未有不義

而仕直鑽穴之徒與○兩軒張氏曰士之欲仕亦其常理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三

由其道以求之則與見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慶源輔

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

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

理也鑽穴踰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仕者不循天理之正

不俟人君之招屈已徇利枉道事君直與兒女相窺相從

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察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

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信身也○說統通條只重又惡

不由其道一句道字正與穴牆相照所以發士人羞惡之

心○男女室家本是父母心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

賤仕以行義本是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

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重又置別論○按周霄本欲諷孟

子之難仕却轉從急仕便將他說難說急種種俗腸都一

却被孟子提出道看急與難便說成兩極若以道作主則

難中有一急中有一難自進行而不相悖此孟子歷

聘諸邦而終守不見之節信非齊輩所能知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

○馮少墟曰從者是弟子後車即是弟子之車蓋孟子為

實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騁以行儀從如此其

盛也傳食如宋薛饒金季任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

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泰訓侈以過分言○條辨不以泰

平便照無功說孟子如其道云云亦便照有功說但俱未

露其意按道字當理字看言只論理當受不當受尚未及

有功無功○子以為泰乎是以泰傳食之心推之必以舜

為泰矣不必又找以傳食為泰意○精義尹氏曰志聖賢

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泰士之所無愧也非其道

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為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

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古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條辨無事即無功故註以無功釋之此事字貼定諸侯說

見傳食於諸侯而無一事有功於諸侯故食人之食為不

可援功字在下尚宜通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美苑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正解如男耕女織是

功通功者不執定此。然後享此功。但彼美餘也。有餘。宜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得食正是通功。處美餘也。有餘。宜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按此皆不通功所致。積於無用。通之則豈惟粟布之相易而已哉。故下復推其說於梓匠輪輿。○精言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之。是一梓一輿之詞。言除非不通功。易事則農女各不相通。雖不食土。可也。若果通之。凡人皆得食於子。而獨不食有功之士。何哉。此空中振蕩文法。更但不欲食。士耳。非真不許天梓人匠人下人通功。易事也。子不通功。句莫作實語說。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說統於此。有人焉。一句極重。蓋吾道當昌明之時。即繩尺步。不見所係之重。今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於此乃有人焉。起而當世道。其功之大。為何如。○守字待字。俱要理會。食場墨。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揚則歸墨。當孟子之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五。課本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五  
子實皆自任。先王之道。不外仁義。守與待。即在入孝出弟。上見。○按事親從兄。固是仁義之實。然先王之道。所該者廣。孝弟乃其大端耳。如云。為仁義。便自可以該之。○論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是何等大功。豈僅區區可以得食。如就通功易事。常理言。舉斯世之所不足。而士以有餘補之。則亦通易之大者。而更以傳食為素。由更之見。是此人直不得食於子也。而字一落千丈。末二句。便隨手而起。得食於子。是子尊梓匠輪輿也。不得食於子。是子輕為仁義者也。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怪而詰之。總因更創傳食為泰之說。故通節連下五子字。從他自謂。更果有權能如此。能不如也。須善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案解更初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主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德。彼却迷之。於食志意蓋以孟子斷不可說士志在食也。殊不知士固無求食之志。而人不可不食。士之功。○翼註。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孟子論勿忘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之。○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則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德。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以其志是幸。天下而利也。○條辨。彭更始為無事而食之。今復為志。非求食之說。兩相矛盾。孟子所以設為食志乎。食功乎之難。蓋彼以為食功。則不食仁義之功者。謂何勢必要逃遁到食志上去。下文方好擒獲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五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按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說約毀瓦畫墁。將何以處之。蓋甚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集當時溺於功利之習。而不知聖賢之有用。見孟子所至。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疑其泰。而孟子姑明其非泰。及言士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論食論功。不過因問而答耳。夫食功天下之通義。而彭更逃其說。於食志。然既曰食志。而不食毀瓦畫墁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繼往開來之功。二節反覆辨難。明於梓匠輪輿。而不明於為仁義者。非尊彼輕此。而何亦可悲矣。此章與王子墊問士何事。公孫丑問不素餐兮。章當參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天下疑卽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

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

射天注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

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

滅滕伐薛敗齊魏之兵似是有爲欲削平禍亂混

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後削平

禍亂混一區宇似亦是王政中事萬章疑焉而舉以爲問

亦只渾渾說不必竟主用兵且曰將行萬章亦未曾說然

故孟子未節直以不行坐

之此正兩下針鋒相對處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七 教復堂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

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

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

葛國名伯餉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

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

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

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

王者之遲遲者與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與人之疾也

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是這些子○吳因之曰葛伯率

其民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引葛伯仇餉正爲匹夫

匹婦張本非僅證其有是事也○條辨孟子爲要說湯之

征葛有奚爲後我之望后來無罰之責因先將湯之憐善

仁葛曲意從葛處皆寫得痛切方見仁君有胞與天下之

心乃有無敵天下之譽而宋以暴虐之師欲與霸業自有

必亡之道矣○葛之無道豈止不祀一端而不祀乃其大

者得罪於湯亦豈止殺童子一端而殺童子乃其甚者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

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或問湯

復仇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

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太 教復堂

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

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條辨暴虐及於童子且

及於饋餉之童子則不道已極故雖非單爲殺童子而征

而其與師之名實自此始○按爲匹夫匹婦復讎據本文

只應說童子之父母然當是時舉一葛伯而天下之爲伯

者尙多舉一童子而天下之無辜見殺者不少故爲匹夫

吾夏桀韋系韋也顧國也見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  
伐韋顧克之見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  
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向書云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曰此  
遂伐三國凡六伐餘無可考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曰此  
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為君各有所指也○解語征葛與伐  
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紂哉有謂欲伐夏而  
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  
徐辨湯固非先有伐夏之心而後伐葛以為之端然桀之  
虐政民有日易喪之怨則其勢已不可緩而天下之暴  
虐不道如葛者又有韋顧昆吾之類湯既征葛斷無中止  
之理而時至事起聖人亦何得而辭之哉觀其東征西怨  
南征北怨何有一國之無道不誅而不及矣此又不可不  
知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滕文下九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

與今書文不類說約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

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

者如奄與五十國之類著其荼毒匪與篚同立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日事商則繼事周矣言其士女以匪盛

立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

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

也臣附歸服也後說其士女皆篚厥立黃以迎武王之師  
休也於是皆臣附於大邑周焉說篚匪厥立黃三句狀  
民情之悅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  
詞之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

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

暴虐耳徐辨而已矣者言只是取殘民者誅之此外更無  
註中不為暴虐四字正而已矣三字言外意推原君子小  
人所以來迎之故也○集解通節作一順一逆有攸不

為臣五句從綏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見正  
經不兩時不是既征後救如後世定安輯之說其征不  
倒釋書意從君子小人之所以來迎者剔出取殘民以

見武王能得民由於能救民也此正與上有攸不為臣三  
句同環相應不為臣者即殘民之人取殘正以救民即東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滕文下三

征以綏士女也總以見王政之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得民為未節欲以為君立案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也翼註其君子是商之民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

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  
○說統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  
也○湯放桀武王我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  
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繫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  
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條辨于湯有光見武王鷹揚  
者定之功較湯更為光顯乃史臣  
稱贊之辭按此與前說實可相通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說統不行王政之辭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小宰○言訂宋不行王政只在為百姓上見得中間引湯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日誅其君弔其民引武曰殺厥土女曰救民水火而宋則但知爭地爭城而已以是知其實不能行王政也○精言苟行王政承不行王政作轉語亦即指宋說非就湯武事而論也○下有齊楚雖大句可見此虛設之辭說煞不得然必謂孟子不望○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宋行王政亦非

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南軒張氏曰萬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滕文下主

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爲迂闊通久之事懼王政之利未見而齊楚之禍立至故以爲疑是未可知王政之所以爲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可見人君果行王政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慢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強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爲迂闊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強大爲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疆補之曰脩德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無疆遇脩德則疆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

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集解首句虛提

起正體貼他處居州意思說來說箇欲王之善便見王未必即善說箇子欲王之善便見王所諸臣未必欲王之善下將學語借喻要意全在一字衆字上莊嶽是箇齊語之區正照衆字說即所謂長幼卑尊無非善士也數年見善頻多而涵育久矣意只在多內若只一薛居州且不能多矣連問其久求齊不得便含下誰與爲善求楚不得便含下誰與爲不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滕文下主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精義

日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閑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與○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上畢集於朝在君之前後左右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吳因之曰味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知之味一使字又可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之而王所非莊嶽長幼卑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爲不善者常多與王爲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傳所以難勝衆楚之咻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已○莊嶽南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爲不善欲使王無爲不善者必先使王無與爲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而使忠佞同朝賢奸共柄其

究也小人曰觀君子日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  
為盡感而已此一傳眾非之說也即不勝之身且未知所  
以自正如薛居州何哉又如宋王何哉○南軒張氏曰人  
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適  
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於此不幸而  
小人在旁薰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是以善論治者  
必本於人君之身而善教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  
共處蓋望其薰陶漸染有以變革之也雖然君子難親而  
小人易狎不幸眾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  
使一君子而遇眾小人則且將不能以自立况敢望有益  
於王身乎愚讀一薛居州獨如  
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公孫丑

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  
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耐之辭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三

課本

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  
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  
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  
我本就近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  
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揚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  
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見  
人不肯便信他說語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  
此○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明  
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微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  
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  
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按此條似轉將  
孟子自重之義說鬆了當是未定之論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

見矣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呂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駟也學於  
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

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式之其僕曰君何為式  
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式○  
文侯往見于木于木遜之文侯立而不致息反見翟璜  
璜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  
祿則上卿欲責吾禮無乃難乎  
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在  
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  
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  
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徒徼國君之榮也 文侯繆  
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釋義蓋未為臣也句最當着眼為  
辭不為臣則有抱道之高雖自守其身而不為過已甚亦  
只是在不見中守之太嚴非不義之行也○迫斯可以見  
然不迫則不可以見意亦在言外○說統二子後目擊君貴士  
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生二子後目擊君貴士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三

課本

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  
者故仲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要不得目之謂非義  
○語類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  
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于  
木踰垣泄柳閉門是皆已甚充仲子之操則則而後可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德慤可  
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  
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  
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按可見之節字從  
上迫斯可以見生來

所謂聖人禮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  
義之中正也



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囑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陽氏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待不見然陽貨謂孔子之仁而饋蒸豚孔子亦囑其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禮身以信道非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珍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惡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也○存疑孔子囑亡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囑亡意只重在往見上○通朱孔子不爲已甚此處固只重答拜不重囑亡然義只歸到不爲已甚不見上惟進斯可見不迫仍不見也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  
貨先豈得不見不先乃不見也若從不見說到見語意便鬆實從見看出不見語意才緊才與本旨合接入末節亦矣

曾子曰晉肩詒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赧反  
晉肩詒體誦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

晉肩詒  
惟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未同而言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見於辭也辭色赧赧正是良心雖昧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

往見之也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爲非已所知而深惡之子路剛勇果決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言心聲也觀二子之言而知其所憐所惡者如此則二子所養決不肯枉道以徇人者可知矣○吳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意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爲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此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必不可廢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實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  
援所養言其平日涵養如立心光明持身正大謹守孔門家法視世間枉已求合之徒自不覺其惡之深痛之切也然本節語意却不重二子只重二

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輔氏曰與其汚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淪于木泄柳猶爲得者也○孩總註是最大意說通章上下文勢相承總以印合古者不爲臣不見答公孫丑何義之問結尾要於所養正以深鄙汙賤之徒作通章歸宿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餘辨分明只是箇未能耳却以今茲二字作遮飾究竟未能二字下得實落今茲二字下得寬

懸不善者解者以未能二字為今茲推諉則已將未能貼  
在今茲上似今茲後猶有未能也善者解者以今茲二字  
為未能遮飾則另將今茲安在未能上惟未能故不覺同  
義今茲也同義今茲實是未能也今茲者矣○  
精言什一去關市之征此必盈之所嘗聞於孟子者故以  
今茲未能來遮飾不然盈之并無此一番周旋矣○請輕  
之是未能轉灣以待來年是今茲退步總是老大  
不以孟子之言為然○待字正與後文速字對照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存疑孟子但欲辨駁人必先設事為喻然後及正意○按此以攘雞設喻直是隱隱詆他為盜為竊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眚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毛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說通章

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微  
之以勇也○輯語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不知也  
知什一去征之為義便應知不什一不去征之非義既非  
義如何可不速已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謾語耳○義利不  
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為利盈之不能  
速已以利言也原未嘗知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  
箇可否勝決豈有半開不界便遠瞻戀之義哉才如此便  
知其原在利上計較若知義便不計利也須速已決然速  
已自然有已中而無已終無已時矣○劉上王曰不必說  
來年未必已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按本文以速  
字破他待字是頂門針○精義尹氏曰去害改過如救焚  
溺猶恐其遲也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  
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  
日鑒與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嘉舜

望其君乎遜朱貞觀六年三月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  
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車駕獨為避暑  
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  
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  
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思念陛下下何以赴之  
然今行期已成不可復易願速示返期以解眾議按唐太  
宗本善納諫而馬周云云深中情理何患不入而復為遷  
就之說耶故楊氏引之以為知非義不速已之鑑○南軒  
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臭其不遠也如探湯  
其不敢須臾率也如坐塗炭而其不從義也如饑渴之於飲  
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義則不足自拔  
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說則  
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以美復古之事  
而爲盈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  
治國智仁勇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  
三德缺一不可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毛

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  
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教  
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  
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  
稍久又不免有闕陷又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  
直有闕陷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  
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未又申此二句以結之豈惟  
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象引  
要知其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  
久矣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不得已處○說統公都子說  
孟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  
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英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

之生機絕矣故孔子洒洒皇皇孟子不得已而與世難  
 輯語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  
 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  
 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  
 賢多事乎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  
 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或問小註一治  
 一亂與一陰一陽文法一例彼在迭運上看兩一字此在  
 反覆相尋上看兩一字惟一治一亂反覆相尋是以撥亂  
 反治必須有不得已之人在○條辨天下之生二句喫緊  
 尤在一生字聖賢撥亂反治也只是欲天下之生○新安  
 陳氏旦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水也澤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倒流自下而上旁  
 溢則左右四出也

須猶一轉旋或只領取 澤水澤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洪  
大憲証明洪水自得 以挽回脩救之功萬不得也孔孟之懼正同此心源  
一亂也虞源補氏曰此一亂純由于氣化也○西書通自  
澤水自低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所以  
此一亂卽轉而爲一治也○輯語堯時一亂與後世人事  
咸召之亂不同○山川崩壅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  
法常度然帝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後氣數天人感應  
之由責在帝王無可推也

魚 范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三

課本

掘地掘去壅塞也。凡水本皆以海為歸。自洪水逆行。積為  
得而理。故禹惟先治下流。開導水道。蒞澤生草者也。日澤  
因地利。宜導之入海。而水乃得所。注蒞澤生草者也。日澤  
以見非舟楫往來之所也。先是水逆行。氾濫是處。皆成澤  
國。蛇龍逼處。亦不辨何地。為蒞澤。到得水既注。海蛇龍乃惟  
蒞澤可以藏身。日澤曰蒞。雖此間自有蒞澤。地中兩蒞之間  
要亦以水退。而蛇龍自舍此無所容耳。  
也。集解。水由地中二句。是舉成功言。重由地中。不重行字  
禹掘地。是治下流。注字來。惟下流去。其壅塞自上面不得。注  
所歸。江淮河漢。皆海上流。至此則上流之水。次第盡治矣。  
蓋治水之次第。先必自下而上。後則自上而下。不不自下而  
上。則淤塞不除。九州之水。混合為一。無處下手。若下流已  
泄。江淮河漢。各露涯涘。復為之疏通。開導。然後一水之原  
委皆清。方能安其常。而若其性故。又當自上而下。考禹貢  
一書。先統叙禹治九州之大畧。除首冀州王都而外。則先  
究青徐揚而後。及於荆豫。而後及於梁雍。所謂自下而上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三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三

課本

乃治世之一。龍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汙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汙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  
紂而又一大亂也。集解。此節層遞說下。歸重末二句。為下  
君代作五句。一截。壞宮室等。總叙代作中事。已包夏商言  
之。邪說暴行。下五句。為一截。一氣注下。即屬紂時說矣。暴  
行。通上下。君臣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興。  
故先言邪說。又作對上代作內包。中間治時。說園汙汙池。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三 課本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奄在淮夷之北○存疑

飛廉紂幸臣也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

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五十國皆紂

黨虐民者也翼註誅紂是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

十是除人害驅虎豹句以紂所象養言是除物害天下大

悅總承悅其無人物之害也○策解節首提出周公相武

王便是以周公作主分兩段看大悅以上叙其驅除之功

書曰以下明其制作之功恩按兩載自是相承下截乃足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滕文下

上截書周書君牙之篇君牙臣名穆王命爲司徒此爲誥

之意書周書君牙之篇命之辭我後人即穆王自謂也

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使

壞也翼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爲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

之太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

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

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

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正可爲也無

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凡所以正德利用厚

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惡之法無一之或廢然

驅猛獸而百姓寧固只重除人物之害然百姓所以永寧

而得成其爲一治之功者實係乎此○故必并引此以終周

公相武王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

王之事此一事也○新安陳氏曰商末大紂周公相

武王反其亂而治之此周

公之不得已於爲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有作之有讀爲

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

日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戰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

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之誦其

禍又慘矣世教衰而不振王道微而不明權謀詭詐反常

逆理之說與借端奸先停倫亂經之行作弑君父即暴行

之極此禍不但在民生直在民心○條說惟其世衰是

以道微惟其世衰道微是以邪說暴行又作必以此指周

室東遷以後者蓋周未東遷賞罰號令猶及於天下邪說

暴行未至猖獗弑父弑君猶有所憚而不敢爲惟東遷以

後遂不可開而春秋之作所以託始於平王也○精言弑

父弑君逆理反常於是爲至兩有之何等深痛孔子安得

經 177—513

敦復堂  
課本

美



課本

之有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相食相爲皆去聲  
葶皮表反

三

日蘇張之徒求富貴利達朝泰暮楚並算不得處士了說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完

課本

箇處士自是窮而在下。當聖道不明之時。倡為異說以簧  
 鼓天下。而楊墨其尤烈者。故於處士橫議。適接楊墨之言。  
 盈天下。而孟子所距而絕之者。亦即專主此輩而言。○說  
 統楊墨之言。盈天下。此且就楊墨倡議。歸諸墨方是。  
 天下靡然從之。○是禽獸也。截上。公明儀之言。義見首  
 篇。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只指其率獸食人句。起  
 下文意耳。儀原以肥肉肥馬。致民飢餓。為率獸食人。孟  
 子却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為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為  
 率獸食人。○語類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  
 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  
 愛身。不理會。而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侯  
 侯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向  
 南。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  
 遂落此。後世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  
 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  
 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  
 用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完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早

課本

此人人之心皆壞。而相我相賊。無有已時。此則註所謂大  
 亂將起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  
 此又一亂也。○西山真氏曰。楊朱是一身之外。無所不恤。  
 故其迹。似乎養墨。實則非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  
 仁。而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  
 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殊乎理之一  
 墨翟一於兼愛。則殊乎分。之殊。若是有而曰。仁義乃所以賊  
 夫仁義也。○精言。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仁義充塞之禍。一  
 至於此。所以不得不先將亂處。看得十分痛切。才知聖賢救  
 正苦心。才見聖賢擔當作用。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早 課本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案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連上意○說統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之當膺而已之辯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

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精義伊川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發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聖

然亦惡亂人之心○語類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四書通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表秋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倫霄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於勢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日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深惡而力救之

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國圖孟子之說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慮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

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說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照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難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其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不已而然耳昔楊伐桀而誓其眾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眾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語類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道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生民之理上事○慶源輔氏曰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愚按邪說淫辭上文已見正人心固是歷歷相承本文却與錯綜故舉自合提起正人心與邪說有彼盛此衰之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聖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聖

勢即上文所謂邪說詖民充塞仁義也而詖行淫辭則又皆邪說所致蓋說既邪則行必偏詖辭愈淫蕩故息邪說正人心者此中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已悉或問中但下三項須更與辨清主從耳或有謂作兩截謂人心不正則邪說益張詖行日熾則淫辭益甚非不對待分明然終不若為主正人心併歸一線覺得我亦欲正三聖至以承三聖者為能一氣貫注耳○此節精神結聚在承三聖至以承三聖者熱血一片苦心○和盤托出矣○蘇氏曰孟子曰禹抑洪水

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不已奪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知其功孟子既沒而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之人使倖一行之功廢然從之而世無孔子孟子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

以是失天下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

道是亦聖人之徒也或問小註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

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又集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聖 課本 教復堂

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此對照當時議孟子好辯者發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計亂賊而謂人勿計者以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為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語類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與他有何甚寬惡所以謂之如不共戴天之仇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與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這便是主人一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與做賊邊人○焦漪園曰人人與之為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此孟子真懇屬意處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精義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攸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

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新安陳氏曰聖賢

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萬世孔子曰子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世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開楊墨焉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能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又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歟其九焉非朱子深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聖 課本 教復堂

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舜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周公相武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只此六字便是與仲子反照下語於陵地名螬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取其廉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選朱首句是總且下分兩項居於陵言所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言所食之廉後孟子亦分辯到底○蒙引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若節故斥其持謬而不成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日不食以求延喘息於井上之殘李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平聲 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孟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罍 課復堂

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按仲子惡能廉句是就正理上斷盡仲子一生充仲子之操二句則就匡章之所以廉仲子者而見其操之不可充則則而後可正甚言其不可也○爾軒張氏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爾况乎其必不可也此孟子之之意

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 與平聲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在是此二句正見人之萬不可

以如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

室食粟此句正貼本文稿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蚓之廉也蒙引以仲子之廉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不能養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含意不露後二節方盡發此意○條辨即窮仲子之操問及室粟足矣忽然窮及築是室樹是粟之人豈不為苛察不知孟子先有以母則不食以兄室則弗居一段議論在胸中故必窮及築何也亦不問築樹則妻食何為廉於母於陵何為廉於兄也何也亦不可知亦不限定是盜跖之所築樹然萬一出此仲子是以解免○愚按暗對母兄自是孟子意中語在本文只是且就他居食諸之有居食則必有築樹有築樹則必有義有不義以見不能如蚓然無求耳至匡章代為解脫方與他直揭要害提唱分明○翼註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稿壤黃泉之為深處字最巧最深處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罍 課復堂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辟音壁 辟纘也 纘練麻也 條辨言織屨辟纘之所易見其當下無辟纘章所噴噴殊不知仲子齊之世家正無須此故孟子復歷歷正告之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 辟音避 頻與響同 離與寢同 子六反 惡平聲 鵝魚一反 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葦其八萬鍾也此數語非



為仲子叙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  
居而非不義也○徐辨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以兄之室  
為不義之室以字為字是仲子胸中所見如此然以此為  
不義却以何者為義便見他操之難充意而不食而不居  
這不字便自見得斷然不可居食然則又將何者而可居  
食乎此節只重此四句下但引其事証之○辟兄離母四  
字在本章却不重不過就其操之不能充以窮之未論到  
亡親戚君臣上下大本有虧不得以小節為廉意然孟子  
於序事中着此一句正不曾放鬆了他此論歸自於陵歸  
也此自是天性已仲子也顰顰顰顰顰顰顰顰顰顰顰顰  
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叙及出哇為以母則不食起案  
下斷○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  
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  
子之辟兄離母豈所願也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猶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兗復堂 課本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  
此先將不食母食不居兄室坐實其操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  
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次就妻粟於陵所居之室既  
也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後將四句  
其類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充其類言由母食  
無可食由兄室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居不充言不能  
由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輯請仲子非不欲  
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充  
○愚按前言蚓而後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兗復堂 課本

此亦豈聖賢之所謂廉哉使其固窮不受非義而困於飢寒斯可矣東漢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誰得而訾之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

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

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大

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

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

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

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關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

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感世俗而禍仁

義反覆關之蓋有以也夫○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

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

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

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義與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六 滕文下 至

其人愚按參看自可若竟侵奪彼章之

義則非朱子所以別范氏註於圖外

學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六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

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

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

髮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公輸子一名般或以為魯昭

機關一發其車遂行規所以為員之器也員之筵也矩所

又為木為令之自飛規所以為員之器也員之筵也矩所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一

以為方之器也今曲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半子野備

不足六律截竹為笛陰陽各六趙氏曰只言六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

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前漢律歷

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

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官

制十二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比黃鐘之

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

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

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

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黃鐘為天統林鐘為地

統太簇為人統○趙氏憲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

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律故謂之十

敦復堂課本

敦復堂課本

敦復堂課本

敦復堂課本



論無心做不出政此當重心就發用上論無政不足以達心此當重政故須一兩邊並舉方見全理也就上下文勢言則是孟子為當時人君不肯遵守先王成法而設自重徒善不足以為政句故曰只是孟子變叙語不必定作語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關或問小註所謂文章者便是文範而又曰必有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項是自閨門社黨蒸淫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正謂此也新安陳以行周官之法變不然則為王莽矣程子前一說以証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証徒法謂不徒在於法後此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本文下句與上句有實主敬側之勢而集註兩引程子說亦如之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六 教復堂

詩大雅假樂之篇此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其首章即中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蒙引前人舊章損益非一手沿歷非一時凡所當行者皆周悉而無遺且斟酌之允當惟其斟酌允當故今遵之而不過差惟其周悉無遺故今遵之而無遺忘○解語引詩只是慈惠行先王之法重在過宅○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此只與夫言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為必不可行如後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宅○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按上言平治不能廢法下言先王之法之盡善而當遵此節正是上下文關紐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

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聲平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

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補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

度以繼續之該規矩準繩六則其用不窮貼二而不仁之

所被者廣矣專貼仁覆天下○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為

不忍人之政方員平直之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

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聖

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

覆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

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諒耳目言力心言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七 教復堂

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東陽許氏曰

兩言規矩六律前說用法此言立法○蒙引聖人既竭目

力耳力不可與公輪等相于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

公輪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

離婁公輪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後此

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

以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

此為政者所以當因也○問在聖人本心若竭心思而不

用仁政果亦能覆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

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或問小註

則經書不精不繼則規模不備二層俱重九重繼字玩既字焉只是喝起語思按到得既時有不終不繼之氣以政處不繼之以政聖人必不忍自謂既竭也味焉字語而氣斷而不繼繼字即從上說字引續出來仁心仁政妙合而氣此其立法之所以至精至微而仁覆天下也註中更補出及後世則其義益真與上言遵先王之法下言因先王之道前後語脉都緊相貫注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徐遜為高因丘陵則此丘陵益增其高為下因川澤則此川澤益增其下為政因先王之道則此先王之道必更有許多通變宜民損益就中之妙然皆因乎先王之道而已不因非變亂舊章即廢弛頹倫二者均不得為智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八 課本

翼註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為智哉或問小註因字只作依字此是結上意用諺語曉人填不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得一實語當以倡歎指點出之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此以上兼君臣在內只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廣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中

着擴而充之方見得仁心仁聞與先王之道自有能相開關充塞無間處非硬執一死本字○宜字內隱見得有人覆天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不仁者正惡無道探而高下在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播惡於眾正見得不宜在高位播如播種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處高字說來○按是以字承上起下以承脈言則上句為重以去脈言則上句只引起下句故下節緊承不仁者一面說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說統此節正是播惡於眾之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

中註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所謂制其宜即行先王之道也行先王之道乃為制其宜不然則不宜耳惟上無法揆故下無法守可見下所守之法皆上以道揆所制之法即前言先王之法也雖有在上在下之殊其實只一法

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君子指凡有言或云專指臣小人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是則無位之細民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九 課本

揆乎道或變亂舊典或縱恣僻弛自已已出乎先王之法之外矣無法守是下無一人守其法究竟先王之法具在只因上先自弄下如何能奉守說箇無乃是滅發無道揆之盡者兩也字語氣連綿註由字故字宜體貼

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蒙引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舉朝刑皆不正充定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

下無法守在下之臣個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漸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不信道者知有道而信道也信度者知有法而不信法也此以心之蔑法言從無道也二句推出一層君子既視道義為泛常則肆意妄行必冒為非義之事而不顧故曰君子犯義小人既視法度為泛常則作姦作惡亦不必限定有人刑之而已自於刑有泛矣故曰小人犯刑此以身之違法言又從不信道二句轉出一層六句皆相因之勢有必然而其本則自上之不信始○語類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倘上無道揆則下雖有



奉法守一官者亦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便行惟其  
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道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  
底便是不信度也因欺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  
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必亦有害兄大  
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且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  
皆其美也又曰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為見理不明故苟且  
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惡矣  
此極論不信之病與本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  
皆上下文義自隱相貫攝有上無道振正是仁在高位  
僥倖而已至於下無法守則播惡於眾而喪亡無日矣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  
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與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十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故與

○新安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  
於犯分而為亂矣按犯分為亂此即所謂賊民故蒙引以  
陳涉吳廣輩當之文義自極明順而語類謂下無法守底  
人並起而居高位蠹國害民非賊而何如此則本文應說  
賊民者與不當云賊民與矣恐是朱子未定之論情言至  
謂此賊字即後文吾君不能謂之賊牽合賊君賊民尤鑒  
○集註此節申明上節而甚言播惡之禍故曰語脈緊從  
上文說下當時仁政不行病根在國富強故言此以破之  
見不富不強不足憂而以無禮無學為可懼也此按本義  
源之論上無禮即指無道振下無學即指無法守朝不信  
道而君子犯義俱該無禮內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俱該  
無學內禮如周官周禮之禮即本前遵先王之法而言非  
自然禮義之禮也既無道振更有何規矩準繩之則自是  
無禮學即學先王之道未世君師無統道學不明先王良  
法美意蕩然民賊更有何學自是姦先並與喪亡無氏孟  
子若早知勝廣之徒揭竿斬木並起亡秦固以理勢度之  
而知其所鄉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家引  
必至也

重在上無禮蓋由上無禮而下無學即是不仁而在高位  
之禍也按語類云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  
君而國定故不  
可不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  
詩大雅板之篇此凡伯刺厲王之詩其二章曰天之方蹶  
民之洽矣辭之蹶蹶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  
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翼註急字反怠  
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條辨惟內有怠緩悅從  
之心外便有此泄泄之貌此是進一層作解蓋已照事君  
無義節說也○稱言只看末節吾君  
不能四字怠緩意也有悅從意也有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十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翼註此不徒訓字  
惡者以深著其情形可恥可鄙○述朱詩言泄泄猶為近  
文未易明白故特以方言沓沓釋之正多警戒意在但須  
留下節地耳○說統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一則  
諷諭在朝廷寄念於奉公憂國一則清議在閭巷致慨於  
官邪厲臣箴意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蒙引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相  
辨必又云言則非先王之道者蓋以先王之道為在所當  
行如何得怠緩世主盡敗壞先王之道如何可悅從今索  
性詆毀乃得然世主怠緩後然怠意悅從故孟子三句此  
此一句○說約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三句此  
三句已畫出一箇怠緩悅從畫出一箇泄泄故隨口結之  
曰猶沓沓也非是解沓沓之意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實猶

夫咨咨者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

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

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語類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

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其君上說蓋不

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

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

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細着工夫去照管務

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工夫又曰此

尊君中細着工夫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以堯舜責之

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主

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

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

不知所以用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

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

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謂其君不能

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語類問人臣固當

其君不足以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

然不可不知此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錢定庵條法更說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時做則敗豈可謂吾君鄉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哉鄉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而遂謂初已怠緩從從悠悠忽忽未曾誠扶持但知歸過於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曰泄泄谿谷云查查責之還未痛○鄉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慶源輔氏曰為治固當以仁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孟子章長難看首尾易得支離此章惟鄉氏斷截得分明見其章雖長而首尾只是一意按說約以四故曰分四段看第一段言舍法無以成治第二段言治法在所當遵後二段與鄉氏然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主

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至訓極是不可增損不可移易之意非推而高之二字看如此便好不可幾及也按至即至善之至只合作恰好以為法而仁之外即為不仁其義已見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語類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足故為人倫之至按至字與盡字微別盡字是活字至字是死字即至從盡處見語類自極分明非以盡訓至也此二字分際不清時文所以有已至未至能至可至一派科諱而於至字之義愈益模糊也○或問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卷七 離婁上

十四

敦復堂課本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或問小註問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爲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爲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爲君者須盡君道要爲臣者須盡臣道爲君爲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着盡字讀方是。○條辨二盡字卽從上至字上堯舜爲人倫之至是已於君臣之道無不盡者故欲盡君臣之道定是法堯舜而已矣正凡上至字盡字之意。○稱誥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實也愚按概曰聖人猶是籠統字眼實之以堯舜而規矩立矣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愚按下反說四句卽而已矣三字之意亦卽對照仁與不仁此三字直是通章肯綮。○語題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知看堯典自首節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其中自欽明文思

至格於上下是一段自克明峻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  
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俊而又說禪舜事無  
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  
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便了或曰若論堯  
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槪可  
見○徐思贖曰須看所以二字不是純大綱到纖悉曲折  
處都在裏許○愚按所以二字卽繫治仁事○殷君賊民便是不  
仁此處早已爲道二立綱○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  
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人之以堯舜爲不可及  
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爲  
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  
恒性是誣其民也○雙峯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  
君後文暴其民甚又專對治民而言則其意益可見

卷七 離婁上

五

敦復堂課本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精義伊川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或問道無無對之言奈何曰此雖非正爲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予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碁局之中一路者孰爲對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有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語類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才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徐徹菴曰此章以仁字爲主前面說一箇堯舜後面說一箇幽厲正是仁不仁底樣子中間引孔子道二語却是分擔兩頭見得出

乎仁便入乎不仁無從中立無可躲閃故把幽厲與堯舜對說越見得自堯舜外更無可法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

可懼之甚也說統甚言不仁之禍所以深懼之暴其民讀其甚字連下乃其禍有甚不仁也後被惡謚皆不仁之禍也而惡謚之禍尤甚於此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詩大雅蕩之篇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作是詩託于文王

女殷商人亦有言所以嗟歎殷紂者其入章曰文王曰咨咨害本實先振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係難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為文王歎紂之說言殷鑒在夏以見周鑒在殷原有兩層孟子引之欲後人以幽厲為鑒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按前言法堯舜後言鑒幽厲人即不敢希堯舜未有益為幽厲者中間仁與不仁為舜開兩路結尾棒喝分明偏援更不留餘力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集註以仁以不仁俱兼由心而措諸政天下皆實被其仁不仁而得失因之兩以字方有着落仁不外於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仁亦不外於好民所惡惡民所好主術既殊民情頗異三代以來未之或喪周尚未失天下而概言三代之失天下者東遷而後周室已亡故也孟子蓋欲為當世諸侯下鍼故特援三代以起案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此節以仁廢亡以不仁上節就已然者言諸侯者不可以不知所鑒也○述志下節類而推之自上天子下逮庶人莫不皆然而孟子立言却諸侯是主觀此見節可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然也按集註亦特下此句為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節今惡死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精義尹氏曰孔子有言道二

省夫仁而為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樂紂幽厲之事而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說統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自天子說到庶人却以國為主點醒世主處全在惡死亡三字蓋因其所惡而進之以強仁也按前篇云惡辱而居不仁此則不惟惡辱而直云惡死亡不惟居不仁而直云樂不仁則其詞益危其意愈切而世主卒莫之省悟悲夫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  
放此說統此節論自反道理當如此非惟不尤人且有  
答其失在人不以爲人尤而反其仁矣則不親不治不  
自脩若借之爲吾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下德此是何等  
心腸然在本節尚是只虛論論道理到次節方實以自反  
工夫着落在人身上不宜預察○集註仁智敬是體愛人  
治人禮人是用人身上不治不答是驕非我方愛人便愛人  
親治人便愛人治禮人便愛人答但到不親不治不答則  
必我之仁智敬有未至矣安得不自反又收字內便有脩省  
克治體行推廣愈有未至矣安得不自反又收字內便有脩省  
成不獨其仁智敬有未至矣安得不自反又收字內便有脩省  
外致其恭內積其誠非空言自反已也此皆道理上合當  
如此○仁智敬就人君說三人字統臣民言有  
以人字並下天下歸德指鄰國之君言者非是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六

敦復堂課本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  
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  
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精義尹氏曰有是實則有是  
賢說話是禮上去更無退下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  
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  
更不反求諸己教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人不親更不反  
教你不答也作我教你不治也作我教你不治也作我教  
智我地也不得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體突然沒  
是地得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體突然沒聖人終  
事理坐實反己責成身故一章緊要只在行有不得二  
句○象引愛人其所親者也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  
統治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

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人有寡事有大小理有  
精粗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按皆字只就三項  
括盡事理見其無少欠缺故集註以詳字貼之非謂三  
外別有頭項也本註自明大全小註轉生鶻突○慶源  
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  
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輯註有謂身正則天下無不歸  
得註中自自治益詳意不知白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  
非身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己亦即在前節說  
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德即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  
急得是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讀下半句當  
而字與則字無甚異○係遊身正是自反之極又進一步說按此  
字之極天下歸德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又進一步說按此  
求諸己者猶爲未至此地也則所云皆反又進一步說按此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九

敦復堂課本

解見前篇雙峯饒氏曰永言配命是常思量要合理永  
實功正身之實事多福自我致之便是天下歸之效驗此  
處引詩不重自求自字與仁則榮章不同○說統重永言  
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愚按反求者此  
期效之心到得身正而天下歸則多福亦何非自求者此  
以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不外反○亦承上章而言係辨  
求而得之引詩正是通章歸宿處○亦承上章而言係辨  
下係於我之仁身正故也失天下係於我之不仁身不正  
故也上章推言不仁之禍此章推言行仁之本○紹聞編  
此章亦承上章蓋爲當時之有國者而言然此章工夫細  
密於學者最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盡已工夫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是推己及人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  
登反

恒常也非人所常言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

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愛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

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按

皆曰天下國家在人言只是一口頭語求必先安排箇大

序自孟子推說一番其言天下而卻道以國是天下之本

在國也言國而卻道以家是本在家也至家之本在

身則又因其所已及推其所未及蓋必由家而推本於身

本上二本字亦屬實地不然上止可云序不可云本其言

字引起下一本字也此亦承上意而推言之新安陳氏曰

正則天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為是故也氣讀看則意是皆以身為本意隱然言下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孟子集註本義卷七 離婁上 三 課本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雙峯饒氏曰此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

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

怒也語類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按集註揭

心者兼之以外註處置得宜之說則所以服其心者盡矣

○齊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

理而不致怨於人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

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

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

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佛然作色曰吾

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

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

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

也莫為謝至今得罪於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

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慶源輔氏曰君人者不正其

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

邑人之言亦先及羣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慕字解作

臣而後及百姓也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慕字解作

心悅誠服申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集解由巨室

之當深看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慕字解作

慕只一滾下來德教之沛然可想德是德澤教是教化

即所謂政也溢字從沛然生四海極言其所至之遠

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

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難蓋當時諸

孟子集註本義卷七 離婁上 三 課本

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被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脩故也

故孟子云欲德教之遍及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在正其

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之而德

教自然無遠弗届矣為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不知為

政不難一句從何而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

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

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集解此承上章本在身而言巨室

怒來兩之所只歸本君身言兩慕之非必國與天下之人

探討巨室消息人心不約而同身無不正自然人無不服

况難服者先服尤為素所取信者乎五○林氏曰戰國之

句是急遽底語氣總以不得罪句為主

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

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



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

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欲手削地，非朝

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

皇甫正此類也。經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傳傳正此類也。未必能勝過以取禍如魯昭公是也。裴度之言亦非謂養以係戀之私恩，處置得宜所行者，大公至正之道。正是脩其本耳。○集解：孫氏巨室擅權云云，似專指跋扈一輩人說。但此輩最是難服，能服其心則身之能脩可知。其為世篤忠貞者，悅慕自不待言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萬善之足全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七離婁上 三

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

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下位大德大賢者，居上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

相役而已。居上位大德大賢者，居下位大德大賢者，居下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

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耳。○翼註：德

小弱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耳。○翼註：德

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天者，理勢之當然也。○翼註：小

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兵言。天者，理勢之當然也。○翼註：小

回書通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

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兼以人事言也。○輯語：孟子之當然

皆天之說，極精。天有運也，人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

是而人強天弱，天有運也，人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

已看三代以後，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

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

道之天下，勢理轉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固理

之當然，不必論勢。而勢亦從之。此勢在理中者，也。無道之

理而勢即因之。此理在勢中者，也。此即朱子所謂「時不

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之說。集註所以只用合訓，未嘗分

貼有道無道也。○說統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

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耶通章重

是引起順天却即隱隱為天伏案。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

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

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慶源輔氏曰：絕物是與物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七離婁上 三

齊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

我乎，而顧為是異言，橫潰孟子始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

役強之事，其萎蕤自弃之罪，未暇議也。○按此固證上順

天然細按文意，却是就他涕出為恥字生機，引起下證漸

偏到師文王上去，非認真以齊景公為處無道之正法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

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集註故特於此揭出其般樂息敖

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蒙引

公節是順天者存事，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逆天者亡事。

故集註云：「不可得也，言必不免於為人役，否則必有危亡

在簡恥字猶弟子而恥受命不是真受命只言走  
恥亦無益耳○說約集註不可得也四字正解是猶弟  
子受命正其為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不是怪他  
要他知所恥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  
而行之所謂師又王也集解如恥之緊從恥受命作轉莫  
是諸侯能行王政者且以弱小而致強大正是能回天底  
樣子故獨舉之以勉當時之諸侯註文王之政舉而行之  
師文王以行仁政則天在我耳但仁字尚宜渾五年七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  
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  
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同  
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為吾役矣○雙峯饒氏曰賢德  
以理言大小強弱以勢言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了這  
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  
可見德足以勝時勢處○說統必為政於天下句要看不  
惟化小為大化弱為強抑且化無道為有道○係說前言  
意思也有道之天者亡此下乃言脩德以回天者非又一箇  
得天則氣化與天心相違惟氣化衰故人失而人事果  
當於天心逆天乃正所以順天耳○大國程子曰五年七  
如秦楚小國如燕韓五年七年皆言其速程子曰五年七  
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

何乃有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  
燭理既明而經歷之久  
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課音淮夫音

詩大雅文王之篇此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  
命而代商者皆由此以戒成王其四  
章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其五章曰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孟子引此詩及孔子  
將常服黼冕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集解侯服裸將乃武王克商後事此  
引之以言文王者武王之功所成實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文王之德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  
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以秬米為酒其各曰秬  
鬯將祭則釀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各鬱鬯灌乃用之  
取其芬香旁遠以降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  
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  
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  
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  
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  
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  
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按詩有商  
之孫子及殷士兩層重在孫子故集註用是以二字遞下

天命靡常尤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千萬之

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

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仁不可為眾是孔子釋詩之言

其理也○(案)別大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下

便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下據詩天命

靡常言之也到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自說當時○(按)

仁字是通章骨子師文王師其仁也到此方從孔子口中

出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歸題)仁不可為

兄難為弟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

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眾去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

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離婁上

取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熱)不以仁如何能無敵不以濯如何能執詩

大雅桑柔之篇(亂)此詩伯刺厲王之詩其五章曰為謀為法

近不以濯其何近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

能濯載胥及溺(引)詩只點醒誰能二字師大國而不師文王者

以詩詞寫(極)痛切○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

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亦止見識所謂聽

天所命者也(按)此條說透世情有志之士當痛自警省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

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存疑)菑菑於危亡深

菑也菑患害也猶未亡也○(案)無峯德氏曰要在看樂其所

以亡一句他只愛那荒淫暴虐所以致亡底事故雖危自

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孟子

此章說得利害大段分明 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

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

於敗亡也(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

於敗亡也(當)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離婁上

蓋其心既已不仁故顛倒迷謬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

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

至此者私欲障蔽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老而能聽田

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

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條)避安其危

隱躍聞○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按兩字可以自取之也

作有心之聽兩字即從兩字可以自取之也自取即從兩字生  
見濯纓濯足之義者為之乃水之清濁自取之也所言者  
水而指點濯足之意不在水又清濁本是平說而於下句  
者一矣字意却隱側重濁一邊方見得本文自取二  
字為首節點下節自侮自伐都即此相為貫注  
外之音最宜領取○味一矣字一也字詞危情迫所與小  
子丁寧警戒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新安陳  
之補全在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按此只帶說或因總  
註兼心存一面說遂以此節當之殊泥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而後人伐之扶

所謂自取之者雙峯健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

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按必字然後字亦即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案解引書只重一自字以明上文自取之意

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

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

自取集解心存則仁心不存則不仁得失對存亡言幾字

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能分辨之也通

耳○說統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焉○惡去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

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愚按開

章舉桀紂為例便是今之諸侯樣樣失天下轉入得天

下便是為今天下之君有仁者伏焉從得天下轉入得天

民得心正與桀紂失民失心相為對照而實指得心之遠

不外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蓋所欲所惡民之心也與聚勿

施是即所以得其心之道也○此則為湯武不能此則為

桀紂與亡之非不外是也○轉語玩爾也

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是錯所謂人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

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商軒張氏曰所欲與聚

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小註第二節正申明上文得心不外與聚勿施之意○

故為淵鰈魚者鰈也為叢鰈者鰈也為湯武鰈民者桀與紂也紂也為去聲鰈與鰈同鰈諸延反

淵深水也鰈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鰈食雀者也言民之所

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鰈指

魚爵之可生全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鰈也此節又以

足上文歸仁之意○存疑亭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

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鰈耳故為淵云云故字分明是承

上面意思說二節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離

乎彼則合乎此也○愚按理固如是然論情勢却是於一

氣承接中自有進一步意如魚自歸淵而更有鰈以鰈之

於淵鰈自歸叢而更有鰈以鰈之於叢民自歸湯武而更

有桀紂以鰈之於湯武三為字極刻酷極森疎須與提掇

分明但不可失却故字語脈脈上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鰈矣雖欲無王不可

得已好為王並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已鰈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

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為王也假

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鰈隋為唐鰈

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所鰈

哀哉○蒙引民之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屬生於有所鰈

但戰國之時七國之民多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

以收之耶故孟子扼腕太息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

諸侯皆為之鰈矣○集解有桀紂民才歸湯武然必有湯

武才見桀紂為之鰈不然則此鰈之彼彼又鰈之此徒為

無用之鰈耳此雖欲無王不可得也今天下決必實白好

仁者操之也○說統通章皆是激發世主本意在此一節

上評論民心歸仁以引其端下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

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

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

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

不足以拯國之危○四書通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

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

不可無必為之志○精言久病須乾艾以療久困須深仁

以解然三年之艾非可猝辦失之於前猶可畜之於後不

然終不可得也歷久之仁亦難猝期意之於始正當勉之

也○首二句無急求意急求意在久困之喻也乾艾深仁之喻

者○說統此恐世主不意在下數句內轉出時解預占

失機會必致死亡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志

字極有力非發憤自強及時圖治不為志於仁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見前淑善也載則也助胥相也言今之

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曰至

末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吝自己

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

欲與眾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

將毀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精義尹氏曰得民心

無他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不

能為此至於困憂辱陷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

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

言非禮義謂所言必非禮義之說爲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爲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爲也自暴者爲自棄者弱又曰自暴是剛惡之所爲自棄是柔惡之所爲

好義只道人做許多道理是如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更不通與他說到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的也人說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不可與有爲○稱義伊川曰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此雖非孟子本義然或問以此言至爲深切學者不可不痛自猛省也又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此精義所載第三條詳見論語下愚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爲善難與爲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此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彼處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下此處安宅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

所以爲可哀也蓋論仁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

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

集解仁義都各有體用而以仁義對言則仁爲體而義爲用故安宅以所居言居體一處正路以所由言居用一處兩人之即從上兩自字生言此仁乃人所自有之安宅異乎從欲惟危此義乃人所自有之正路異乎行險微幸見得人之所以爲人者非此無可居非此無可如之何其可暴棄○上兼言禮義此只申言仁義者禮以義起言義該禮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或問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而由其所以不可由之途矣安宅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棄以至於此是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由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由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集解哀故二字與曠○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暴棄者最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西書通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親之長之是事即道中事故註只以道言之○或問小註爾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親長平天下何等道猶正是孟子大醇而無小疵當時以爲迂闊難行者試看聖人功用與帝王治化何一不在親長中流出孟子特爲



矣求者實實指明○解語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直道言事特地指點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家喻戶曉也但求更事外來耳○上二句是見道理只如此故立教擇術更事外來耳○上二句是見道理只如此故立教示他實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人人便是天○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指○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指方見得最通最易而字是直指○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指語也○劉註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天下可平也○徐微弦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其長而天下皆孝子悌弟求之遠且難○南軒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親親仁也長其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題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於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援大全專收此說亦不為無見但本文只就道理上當前指點為求遠且難者下針責成倡率意止合於言外領取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者矣若欲悅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說隨以求信乎友也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其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非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途矣而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不辨之表也○呂氏論明善直以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

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真知善之為善而不為是乃所謂明善也○其於誠身直以爲知善是善於吾身而己是未如孟子所謂誠身也○按此辨精義中不可不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了未備○又集反身而誠日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會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虛心○翼註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游氏作主按明善所以啓誠身之端實即誠身以內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新安倪氏以詭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二字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首節從事勢揆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按悅親與誠身相結固以親爲身所從出信友獲上須自此而推然亦文法層通節融看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人各具有此天道以在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語通問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之當然也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

之道天無不實便是寒暑便是晷刻不待使也他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是思有以實之始得。四書通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言總註思誠為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蒙引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不應彼此不同。思誠便是誠之故註用欲字。思字是要做工工夫。實祭却在誠字內。愚按語本中虛却換得一思字。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思字內自包得博學一節。又孟子平日嘗以弗思警人則此處特下箇思字正當日喚喚示人之旨。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集解思誠之功至於極處便是至誠。○合訂方其內有一毫未誠其誠亦未至。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必到至誠誠之量乃無不盡。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美 敦復堂

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紹聞編至誠而不動者未之底據是也。舉一可以例推。○語類問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能感動人。○輯註從思誠至誠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輯註從思誠至誠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故思誠者無不至惟此天故誠至者無不誠。○輯註從思誠至誠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必從天道領入者此也。○集解既謂至誠未有不動又我不誠未有能動句正見思誠之為要而獲上。○此章述信友悅親之總歸於誠也有此一授通身皆熱。○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除辨脩身工夫思誠之戒欺謹獨為脩身之最緊切本處故曰思誠為脩身之本思誠之工夫亦多端而明善之格物致知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切處故曰明善又為思誠之本。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慶源輔氏

巨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見大學中庸之相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

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為方伯。○而二老起而歸之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

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太公後來有求仕之意故明辯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條辨兩箇吾聞西伯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三 敦復堂

善養老者則文王養老之政已在先矣。孟子序說不重二老來歸却重文王養老之政能感得動二老如此便有天下歸之勢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慶源輔氏曰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輯註有仁天下之學有超越天壤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輯註且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集解末二句見文王養老之政深之心父子只形容人心不約而同意勿深況却正見語。○蒙引此言文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南軒張氏曰

張良歸漢項氏以良孔明在蜀炎網幾振亦以幾為富時之老者其所係輕重固如此○精義尹氏曰養老尊賢國之急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蕭何之說只說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切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來之應耳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蒙引文王之民是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諸侯有舉而行之天下之民豈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矣○愚按文王之政不獨養老而二老來歸却以善養老為言蓋至於善養老而當日之民無不各得其養矣觀盡心篇五畝之宅云云集註以為此文王之政可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宋 敦復堂 課本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

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條辨引求附益為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緣起意在從富國引入強兵○說統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說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

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

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

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

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精義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

位曰在孔子曰斷一本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乎

重我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

功禁而富桀也○蒙引率土地率字與率獸之率同○慶源輔氏曰罪不容於死所謂死有餘辜也○精言此章以

是前從富國引八末以富國陪勘總見強兵之罪九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與

富國之徒非近舉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與

同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宋 敦復堂 課本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

墾也任土地謂分上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

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語類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大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

墾他欲致富強而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又曰如李悝商鞅集所開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穡時制其廣狹

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洫之

血上之漆治上之道也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之為言千也

亦縱則遂開陌治上之道也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之為言千也

溝洫橫而治道亦橫則溝洫間千夫而治道為陌陌之為言千也

阡陌之名由此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與夫

匠人井田之制遂清洫洫亦皆四隅則阡陌之名疑亦因

縱橫而命之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洫二軌則又有

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卷七

陳集

率

課本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夏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

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留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精義伊川曰心有所有存眸子先發見尹氏曰存乎中必形乎外不可匿也○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謐完固故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蒙引眸子人心之符契天機之自露者也○存疑不能掩其惡正是良處下四句正不能掩其惡○翼註重不正違方應不能掩其惡人焉與哉亦重不善過世無自匿其善之理○梁無知曰憑依良與衰盡此眸子之存乎人者到底不由你遮掩所以莫良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磨

矣。說統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懽却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時

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喪哉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耳此言與孔子入焉度哉之

言同而爲說則異孔子是詳審法孟子是直截法○愚按不知言無以知人聽言自是觀人常法此於常法外更添

苦因此謂可撇聽言則非語意矣○召聞編矚以目語也

然之符加以目動而言肆知其情是以二者並察之也按

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二者和義

出此層乃正見得存乎人者莫良於晦子非謂聽言可掛  
撥也○南軒張氏曰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卷七

望

課本

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填剋而有恥  
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

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沒說惟恐不順欲侮奪人之甚也 聲音笑貌

偽爲於外也。音是僞爲恭儉之言。笑貌無其實也。○翼註

○(雙峯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入說見得非泛言恭儉當時國君必有名爲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

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主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  
書通孟子嘗言實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

必體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倚尊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已驕侈之欲耳

曰恭儉惟德無事爾但不侮人不奪人是實事恭儉是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哉

爾爲取天理人欲之衆誠實虛偽之判也○按聲音笑貌  
粧點做作正從惟恐不順而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正與惡得爲恭儉句相定○徐莊當時人君爲恭儉被  
其龍路者也道也○徐莊當時人君爲恭儉被  
亦自謂可裝飾得矣孟子却以惟恐不順爲恭儉也  
之與情而以聲音笑貌爲恭儉也○徐莊當時人君爲恭儉被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  
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  
受以遠別也○此禮之經也○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無能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曲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  
禮男女不親授叔嫂不通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聖 課本

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或問小註  
叙留案嫂溺則援之以手一句原從禮字轉出○語類事  
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  
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  
去物乃就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擗度事物以取其中相  
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而  
無不及者○慶源輔氏曰若是經權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  
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  
而不得中則陷於漢儒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  
○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肯乎經者也○存疑孟  
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此乃禮之權而不肯乎經者也○存疑孟  
不可行於是因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外○說經權  
所以濟禮之變則權乃所以爲禮是謂在道之外○說經權  
出節權字爲下語言張本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  
之正道也○援溺字援字解借上文字面說義言之意此  
隱匿得有可援之權如何但知援嫂而不知援天下便自  
有孟子平生種種不合時宜意思在註中不可守先王之  
正道乃是預照下文援之以道而言在是意也○是謂他從權正坐不知有道所謂道外之權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  
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或問小註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聖 課本

哉○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同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  
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  
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爲不失其經也與○孟子曰  
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  
援以道若道之先天下之將何援之○孟子曰  
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  
援惟其以道故孟子見謂不授受一之學○何足以知之即權  
亦豈其所謂曉但知以手便認是權下○此章言直已守  
欲手援天下乎○正對付此輩極奚落語  
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援天下溺援之以道是  
問而及之與論語共學章言權自別益彼處重權字學道  
須至達權此處重道字用權全在守道權者權於道中非  
權於道外也○味總註當與陳代  
章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系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或問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不以不教為罪，而以不就師傳為罪。」

善引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四  
教復堂

者勢也。正無不可，心無不誠，而勢則有所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下正見勢不行處。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而言。若聖賢自無此事。○徐註：「勢不行，乃為愚不肖之勢所屈，不得不以全。」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而教只重

以已子而教之於人，相易意不必過泥。○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精義：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

其勢必至於責善。○南軒張氏曰：「善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聞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一  
教復堂

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新安陳氏曰：「初言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

○翼註：「事乃承事之事，○吳曰：「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自。」

身故歸重不失其身。○說：「純守身內，即含下養志意，蓋吾之身親之身也。」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本。○新安陳氏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本。○新安陳氏



反扶又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

卷七 離婁上

果

課本

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  
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此餘是現在盤  
箠之飲請與是  
親志未形而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  
曲以探之也  
與人也此有餘是在竈野未出者必曰  
有是親志既形而曲以體之也曾元不請所與雖  
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  
母之口體而已或問小註看下節所重在曾子  
曾元不過借作一養口體例耳曾子則能  
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  
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  
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  
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爲至若必  
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  
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新安陳氏曰此章

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  
舉管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  
而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  
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  
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  
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技也行父母之  
遺訓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  
車謂管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  
善之○蒙引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  
意以見側取如管子之戰戰兢兢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  
皆養志之事也故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敢忘孝也○鄒東郭旦人都把  
必請所與富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字直是無一時  
念不在親就是一種鉅細一錢一餘亦看做親意所有才  
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之辭也此豈一  
口說也強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無形  
聽無聲錫頃不置之孝○集註孟子引曾子之意固是  
為養志之說但能守身然後能事親守身是事親前一層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聖

課本

道理至於事親又當養志不當徒養口體曾子惟能守身  
故能養志言養志而守身在其中註云承上文事親言之  
而不及守身者緣事親本於守身意首節發之已盡此節  
特舉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其實養志全從守身來故  
謂守身算不得養志則可謂養志不必補守身則不可  
○愚按守身養志論其事則二原其理則一講家有謂未二  
節但申言事親而不必幹入守身者非是○精言舉管子  
以為事親法必帶曾元說者見同一養而口體與心志有  
別本文此所謂若曾子則可謂都分明借作一  
樣子指點教人原不為曾氏一門分別高下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集註此爲事親者說法非

次節仍以二項相為對待三節引曾子之養歸於孝志  
末節即以曾子為例單結事親似絕不回頭守身者不  
事親獨舉曾子正以其平日守身之故而曾子事親之可  
可其養志蓋至於能養志而守身之道微矣舉單結數讀  
善言 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

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

之孝為有餘哉傳義明道又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

若謂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

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

為地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

發矣聖人嘗識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

業固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

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

也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曰子之事親若曾子可

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才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

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

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

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

周公亦是使君之人民勢位出於君之勢位也臣之不能

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不可謂舜曾

子過於孝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

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

可不熟讀玩味○輯註可者僅可之辭孝到十分只盡得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適音謫  
閑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

也書曰格其非心或問小註格如合格愚謂閒字上亦當

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

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新安陳

本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

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精義楊氏曰人與政俱不足道

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大人之德然後天

過人處只是正已正已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

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已為先縱得時節終是微不徹

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吳

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語類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

精而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

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誠以誠意正此意也或曰

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是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

有排布官中府中許多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

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

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

人不足與適也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讀某嘗說此

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讀某嘗說此

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文集問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君

然其效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

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恐孟子之言理

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曰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

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

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沒。魏徵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雙峯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慶源輔氏曰：大人者，道全德備，舉望足以抑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逆志，非但取辦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輯語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說統人，道政閒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顯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溪說：君心既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人行政皆合宜而莫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莫不正也。大人一正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於用人行政之間，費却心力。○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也哉。○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荀子心既大畧篇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張氏曰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材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材政事皆將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正君之道哉後世道

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材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

爲真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中又  
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中又  
倫已爲重○說遠譽已作好况復不虞毀已作惡况復求  
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朱子曰天下事只有一箇是理  
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底行將去便是若必要面面顧得人  
道好豈  
有此理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慶源韓氏曰語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按集註特提出常人之情又以爲有爲而言則此語自是放下

一層說法。未耳矣。語氣似與推原實同。律喝。輕浮淺率之徒。正宜猛省。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范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

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補軒張氏曰

足蓋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脩人從而師之非有欲人師

己之意也人師乎已從而以已之善善之其答問論辯之

際亦有五作發者故學相長也君有為好為人師之意則

其所以自大之私萌于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

己其所以可懼也○愚按患不在為人師而在於其好自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其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子敖王驩字按章首先立此句為下章起案蓋孟子之責

其求見之晚而意自負有其求見之晚而意自負有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

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

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

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或問小註正言

以發之後世依違頭處以至失身者都坐不可則借他端

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一罪也孟子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

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

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

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從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補博孤反

徒但也備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

其罪而切責之或問予嘗攷於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

勝則王必以驩為介未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

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

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

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饋啜罪之而范

尹皆以不能改於其德為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

必若其言則孟子易為不與之言而使之改與孟子之所

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語類

問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饋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

加以此罪○饒峯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

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

及此只當下失身便非古意後此孟子所以只切責他舖  
啜之商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  
館之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  
計其所與不可不謹也○說徒舖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  
不計其人之意後此為徒字正解○係遊玩徒字之意孟  
子雖非有意誹謗他却不失樂正子不亦何也他人從子  
敖或借此為誹謗此外固無事也○徒舖啜而己者而  
與正子徒然舖啜此固無事也○徒舖啜而己者而  
然畢竟非切責語○集註人謂徒舖啜也○四子難當吾  
謂正子之徒於子敖來一句已難當下句正是釋上句見  
從他來別無所取只因這些小便宜遂至不覺而為之  
字不是諒他正是諒他○集註人謂徒舖啜也○四子難當吾  
意十分嚴冷故下復以尋古之道提醒之○古之道何其尊  
舖啜之事何其鄙○尋古之道豈為舖啜而己之舖啜也○  
自止知其學古之道也○今日乃見其以之舖啜也○  
或問小註此章書必須詞  
嚴義正方合師弟良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孟子 敦復堂 課本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之中無後為大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  
是尋常不孝底事○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  
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  
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條辨  
此章原是論義之精者雙峯說最善發註意但不娶無子  
一條或亦有以他故而然者雙峯因  
欲照舜立說述專主告不告言耳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

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集註權而  
漢人反經行權之說此權字亦只是稱物輕重而往來以  
取中之義不告而娶是舜善於用權處以繼祀與稟命較  
則稟命輕而繼祀重稱量之知所重在此不拘於稟命之  
未嘗以全乎宗祀之大義是為含輕取重此不告所以為  
猶告也○猶告斷案總在為無後上○只是變通以成己之孝  
不必兼委曲以成父之慈○君子以為四字乃自君子論  
之如此非舜心○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  
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  
也○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  
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新安倪  
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罔誅一夫  
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孟子 敦復堂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孟子 敦復堂 課本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  
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  
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  
言者有以實對偽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義  
則以對華而為言其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  
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  
然以事為實可矣謂理為虛則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  
實對偽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為不偽可矣謂凡  
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為不偽可矣謂凡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離婁上

美

課本

教復堂

側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為。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此爲本。視情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茂葉有以發於事業。之問。此說爲得之耳。○語類這實字。不是各實事實之實。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排廢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忘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若乃是仁義底華。○此章緊要在五箇實字。土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壞。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山中而無所勉。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便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事親是孝。從兄是弟。義之實。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直是如此。○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又曰。義是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精義伊川曰。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語類問伊川以爲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此子便是仁。偏於嚴底。此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非可據之實地矣。○佐滄柱曰。實字當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有子以孝弟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新安陳氏曰。有子言仁。渾淪本孟子言仁。義分別言之。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若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離婁上

美

課本

教復堂

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耳。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則知之真。固則守之固。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兩軒張氏曰。知必云弗去者。蓋云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矣。○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就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敬者。蓋其智爲物昏。而不知之不明。非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語類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又之節文。從兄亦然。相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語類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爲主。而以智爲知斯二者。以禮爲節文。斯二者。又曰。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語類知弗去與節文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斯二者。乃智禮之實。非謂智禮只是事親從兄也。須將上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節註義例看。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言孝弟之心。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言孝弟於外。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言孝弟之形盛而不不自知也。○精義伊川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熟方能如此。○語類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離婁上

美

課本

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沛然而生不  
能自己只是要得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捉安排  
才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  
地捉日固是且着恁地捉月固是且着恁地捉草木固是  
生處是當不得這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來更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放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日  
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放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日  
親意是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  
意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大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  
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二大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  
知得二大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失了也二句上須是  
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許密子細節節應指方  
始會不問斷方始樂又須着檢點教許密子細節節應指方  
許多事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去○張氏彭老曰孟子  
所謂實即有子所謂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  
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有枝葉有核實而後生  
孟子集註本義

萌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蓄  
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趾之蓄  
舞也○輔氏曰不知手足之舞足蹈之節則不假言說心  
舞也樂之意至於充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舞也樂之意  
見血脈自然流溢于手足之舞足蹈之節則不假言說心  
故不自知也○輔氏曰不知手足之舞足蹈之節則不假言說心  
班固曰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倣作也○曾子母嚙指以  
心痛何手足之舞足蹈之節則不假言說心舞也樂之意  
也字指盡分明至樂之實無是也字須知自樂則生矣以  
下歎想不盡之神句有是也字須知自樂則生矣以  
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方識得大樂與天地同和只是這  
些子○蔡氏曰知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  
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足之舞足蹈之節則不假言說心  
也○按仁義禮智四德也此章乃連及於樂蓋樂底道理  
亦即在禮中自具節文既熟則和悅自生故禮先而樂後  
而仁熟義精見明守固亦必於樂觀其深不說到樂不見  
得工夫成就處此○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按此二  
所為終之以樂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離婁上

美

課本

主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按此字切指事親從兄天下之  
是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按此字切指事親從兄天下之  
矣此四句先將五項道理鋪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  
開說下方轉出工夫緊要處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  
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其義已悉語類中細體味之自見○  
本原故特於事親從兄切指更心之發以明天下之道無  
不原於此者要人從此體認擴充其意與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克己復禮之道孝弟而已諸章之指畧同而此於道  
節相生功候最完備尤歷歷指數分明復得朱子總註  
與為融貫愈見得五者前後節次其中綱領詳明有體有  
要學者但須從此領會毋以講家諸說轉致治絲而焚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共親而順之也得  
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  
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  
愈密矣○語類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  
之苟有孝心者皆可得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  
持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九難也○問  
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論父母於道恐  
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出曰人字只說大綱  
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順親色看父母  
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白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  
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  
以為子所以又說為父不格者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  
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尊親底  
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尊親底  
必須到得親之心自順方是順千辨故語類云順親之心

也順下所以說替瞽瞍底豫順以親心言不以子心言○  
孝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  
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之於遠日  
所謂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而後道  
承順其志而論之於道為人子不但得父母之心又能論  
父母於遠方謂之孝○家引必其親順乎理然後我方能  
順乎親○又註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  
事親而因以化天下○按首句憑空而論講家只作泛說  
勢遇之隆不知此正舜實事親猶草莽所性不存也後章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即此  
章註脚惟舜為然在上半節為倒裝句通一節看是橫擔  
前後句上三句坐得實下四句才接得警其意總在逼出  
舜盡事親之道耳○紹開編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此  
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

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七 離婁上 空 課本

替瞽瞍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 瞽瞍雖頑亦有以致其悅樂  
也 替瞽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  
先若是也 嘗堯典替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至為姦惡也天禹謨載見替瞽變惡齊慝替  
亦先若言舜敬其子職之事瞽亦信而順之也 蓋舜至此  
而有以順乎親矣 蓋盡事親之道乃果有以順乎親底豫  
其順親也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  
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  
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 化以子孝  
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 定以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

大孝也 語類舜盡事親之道而替瞽底豫替瞽底豫而天

性○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

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替

瞽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

下豈待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父子

者亦莫不定矣嗟乎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效及而

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日

誠已矣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替瞽底豫者盡事親之

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陳氏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七 離婁上 空 課本

有不不是處耳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

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實而實萬世不可

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已之不是也既已之不是父母豈有不是

者哉○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

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隱惟見自己之不

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替瞽者故替瞽底豫

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

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

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詰已者亂臣賊子

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之七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孫疏諸馮在冀州之介負夏在冀

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石山金氏曰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

或曰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之謂也

反禮記有葬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八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石山金氏曰周自公遷於岐山下周原故號岐周在

今鳳皇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誣累二聖人也

只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訓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

下也說者非也看集註只訓作天下符節以玉為之篆刻

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

也謂類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周禮中有以玉為符節又

右合其左若合符節言其同也或問小註古人所為符節

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

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

者以見其同千聖總此例觀同是心理同不在事迹上論

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

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也存疑古今異時彼此殊

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慶源輔氏曰

若道字然日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日其揆一也揆亦是道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八

不同正於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

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

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

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疎矣度之而無

不同故人皆爲舜矣精言揆字與上合字相類符節

本同台之自無不同聖道本一揆之自無不一故以此聖

之道揆彼聖之道猶以符節之左合符節之右也翼註

見施操岐出一見出揆之所一處蓋人非聖人猶或意

也說統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止註乃云度之而道無

不同則屬之論聖人者其字似說不去看來當以活字作

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揆度者言愚按一處在聖所

語末節推開說是梁之盡。○愚按此章直為從古聖人終  
凡起例須將全部孟子論列羣聖處一一案斷分明理融  
神食方能整然信  
此二篇千古不寒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  
溱洧音同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在傳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溱洧兩

水之上乘蘭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  
草祓除不祥

而渡之以子產聽鄭國之政此書法也見其居為政之位  
而不知為政之道得為不為而乃

為其所不必為者所以為可議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及者小○蒙引只此一字便是識了不到  
愛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不知為政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理言  
處方是義

本也施以事言用也此句是一章大指○或問孔子以  
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

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與  
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

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  
之政者乃獨以時脩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末耶徒謹

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  
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

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  
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

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  
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驕虞之

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  
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耶昔諸葛武侯

道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

使鄭國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  
政者蓋梁之脩尤非難事乃獨有關於此何耶曰聞之師  
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  
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與之濟者矣  
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  
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亦非子產之志也蓋子產之志  
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公道以市私恩之  
正理而干虛譽者故堅語而深議之以警其微亦根本塞  
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  
深得其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  
之意不專出於此也○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  
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始以其乘與濟人一事而議之  
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之言又謂其前眾人之母知食而  
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與日致堂於惠人也論  
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  
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江音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枉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輿者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

梁○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蓋農功已畢可用

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

一事也或問小註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  
悉之問亦無遺恨如此○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

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下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

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條澤民未病涉正對乘輿

梁既成則民原未嘗病涉何事以乘輿濟人○橋言惟農  
功既畢然後民力可用故徒杠與梁成必以十一月十二

月俸將寒。故十一月十二月必須成徒。紅與梁註中。夾字。分明有兩意。○節首下一歲。字見橋梁之成。每歲如。此民不忠於徒。涉自道一歲而言。但平時徒涉不必以為。病至時將寒。返則涉者病矣。按此尤見王政體。悉人情。正。在紀綱法。度上見得。

君子平其政行僻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之辟。○或問小註。辟除之辟。乃趙氏。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辟。○或問小註。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真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

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先王之政使網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

孟子集註本義

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眾

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註云網大之事無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

事惟行僻人可也徒以出行之際是承子產因出行而

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

平政所該甚廣不專指橋梁而橋梁一事亦在其內

宜看惟公說平政正公平故正六一平字中見王政能使

人各得其所乃正對私恩小利而言行僻人可也見得為

政自有為政之體本極尊嚴無用沾沾市惠此句中已含

不心濟人意下焉得人人而濟之則又見人之不能盡濟

故註用况字作進一層語實則不能盡濟正見其不必盡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

矣。○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

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縣聚廢疾皆得所養而徵至於

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

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

說極凡政之所以不平病在為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

點出一悅字以破之○君子平其政是謂橋梁一事上推

廣說每人而悅是說與濟人上推廣說○精意日亦不

足見非惟體有所不宜思有所難通諸葛武侯嘗言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言小惠之不足事結出立言本指是一章歸宿處○此章

是論為政不是駁子產子產當年偶遇徒涉以乘輿濟之

亦非必有悅人之意而聞其事者為美談則將以為為

政所宜爾者故孟子斷其為惠而不知為政下就濟人事

推論之見君子自宜平政為政自不宜悅人其意與

虞皞皞論王霸之指參觀方見得此章書所關者大原非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

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

載之擇

衛之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象養之恩焉國人猶言

路人言無怨無德也

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

之報不亦宜乎翼註如寇讎謂幸其災而樂其禍○精義

於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爲宣王

等○○潘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罪惡應如此若

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因勉錄集註所

引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

乃指去國之臣言○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而儀禮固不載也○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孟子集註本義卷八 離婁下 七 教復室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輔氏曰所以畫防衛

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地於所往之國也

田祿○所賦之里居所居之前此猶望其歸也○所以示拳拳

也○又集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

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

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翼註

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樂華言聽則

利與故膏澤下於民○諫言行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

篤至如此所以起爲之服義非有成例可循亦非有心招

致○條辨只諫行言聽二句便見君臣道合無愧手足順

心之思誼即此便爲之服必說去後之三有禮者以王

問舊君有服故從一舊字生情蓋不說到此不足以見舊

君之德終久而不衰而去後之服於臣心之所不自已

未如此二字雖總承却側重三有禮上但末去前之心意

交與到此時亦倍有惻惻動

人處故定須從頭說下耳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

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樂盈也○事載左傳襄

惡情由至去國後種種刻薄與上節直天地懸隔方見得

孟子集註本義卷八 離婁下 八 教復室

冠辭之視實自其君使○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之何服之有一筆掃盡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

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

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君子之言○或問小註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

離畔也只是成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

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



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兩可以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兩則字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此時宜可為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南軒張氏曰非特王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師風上為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同行又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九

摘手同車則非徒毀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按兩條皆兼及言外餘意本指却只是見幾而作輔氏說尤不宜夾混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精義尹氏曰政治之源必本於人

○或問小註君仁君義指君身而言莫不仁莫不義主下之人而言蓋君而仁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仁者君而義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義者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兩非字緣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

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精義伊川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

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與是細人

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也小了大人豈肯如此按此

係伊川特舉以見例其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

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之義甚大

須精義人神始得禮其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

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

禮蓋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者

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者

要識此言察理極其精不為非禮非義之所當知也○或問小

至矣其曰守禮未為失者尤學者之所謂真義理者也

註此言察理極其精不為非禮非義之所當知也○或問小

理知至乃為大人耳○後起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

義之義原是從大人心中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

彼原認作是禮是義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十

禮之禮非義之義非察理極其精者不能辨也故知先而

行後之潛室陳氏曰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述如可

之為禮亦不可行於今可於古人而不可行於已與夫辭

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受之為義亦不可受之為義

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

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礙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

於陳迹愚按但以變通言大人尚未為真實了義○同書

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非大人者情事順理而

不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非大人者情事順理而

新釘載錄與達權通變無干○大人本舜自  
在兩非字跡見得向弗爲索解便落下一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

無過不及之謂中以德性言足以有爲之謂才以才質言養謂涵育

寬以薰陶善以俟其自化也語趙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  
也後章以賢謂中而才者也兼有才德之謂樂有賢父兄者樂其  
終能成已也精言不是爲子弟慶幸正是爲父兄責成此  
合下便棄只是不能耐煩忍待無以養之耳終能成已非  
有以養之而何○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道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士

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  
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  
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思  
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焉  
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  
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  
物言薰陶以工治之成物言此語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  
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閒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豈使之  
自化而已哉此於養字極有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  
義味然不如南軒之該渾

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  
能幾何哉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爲教也易不  
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  
之見其未化遽以爲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  
子弟則我之賢爲過子弟之不肖爲不及過猶不及均之  
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按末二句正對照故人樂有賢父

兄有以見常養而不當棄然父兄固過矣而子弟  
之甘心自棄以上累其父兄者其愧又當何如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

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謂義伊川曰此只是有所擇之  
且不義則不可以爲義○輯註不爲有爲曰字虛活隨人所見  
高下移動故張子以仁義之說實之但此箇關係正在所  
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  
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  
之閒灼然裁然無毫髮疑礙故可以爲有爲非僅爲濬泊寧  
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此節  
有數說尺幾之屈以退爲進此黃老之嚆餘英雄之伎倆  
與聖賢道理全沒交涉即主必有守而後能有爲然天下  
固有能有守而不能有爲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士

神完氣足而後可以有爲此其說於而後可以四字似得  
語氣先章亦多從之然細玩註中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  
爲主橫渠亦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  
爲義如此說來則不爲有爲才是一串道理何等直捷即  
而後可以語氣亦未嘗不得也○葉選有不爲不字緊連  
有字說全是在知擇內事不徒以定守言也字拖起下句可  
以有爲即在有不爲處決之人惟見道分明則是非之界  
判如黑白不當爲者必不爲則當爲者自必勇於爲程子  
知所擇不但是有不爲之所以然非是有爲之所以然有  
不爲與有爲只是一事有兩面並非兩時兩境而後云者  
只是不如如此才能如此之意非先後之後也玩註  
惟能是以四字語氣甚緊故大指只在力爭上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  
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有好惡當  
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條辨是則是非則非原不

為體後患便爾誠然必當默所關從違所係或扶公  
論以正人心別賢奸以持國是今但於人之不善後便從  
而論之全為摘人陰私逞已談笑後  
患其能免乎孟子所為危言以惕之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

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或曰楊氏之說善然所為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

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違而入於鄉

愿之亂德矣○精義尹氏曰已甚則失中○語類易說中

正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

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

非諸子所及○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

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

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有意於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

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

便是已甚○集註本分只貼所為之事之理不加毫末方

聖人分上說○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此抑殺于木謂為

已甚而舉孔子待物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說也

聖人固天則之所存況應曲當不過其則自不至為已甚

○說統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李衷一曰

不為已甚猶云至當恰好處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

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就和平到舉世無一人可

肩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

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精義楊氏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或問

小註這章書失在必字大人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於言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人 離婁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不先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言也於行也不先期於

果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行也惟隨時隨事而觀其義之所

在義當如是而言則從而言之而自無不信之言也義當

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四書通信

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無不果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義之

存乎其人要自有錢板不易底道理○大人者三字提起自

有平時精義之功在下三句只一氣貫讀而不必與信字

緊相貫注中間更忍作停頓不得集註義之所在則必從

之已了未義卒亦未嘗不信果勿正與兩不必相為圓合

不信果亦可者大謬○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

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

則妄人爾○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

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

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美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人 離婁下 四

課本 敦復堂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先將大

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先將大

乃併合 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

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此不失之本體集註正是以擴

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此不失之功

字又與上正以相呼應語意圓環總歸重不失上○語類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看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

不能赤子無所不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

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

底人不誠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又曰大人

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抑便是赤子之心○大人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不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扣如

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知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五

課本

是無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  
 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却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不知  
 可將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則固無  
 純一無偽之文集而赤子之心固無偽也但於理義未  
 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己大人則有知覺充之而無不  
 為安排之整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者箇不失字便是同  
 處○(精義)伊川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取其純一近道也  
 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  
 水或問伸之日赤子之心全未有所知然以其未有私意  
 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精義)伊川曰赤子之心  
 私意人欲而夫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  
 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鏡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  
 無不照也○(精義)伊川曰大人亦與聖人一側看楊氏以  
 未或問之說也○(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饑要乳便是欲但  
 未化之說也○(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饑要乳便是欲但  
 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  
 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家以養正聖功也○(家)引大人之  
 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  
 純一無偽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存  
 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說是大人者  
 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徐)思贍曰達說大人赤子只作  
 一人看出其赤子之心者即大人赤子時之心也又曰須  
 要看出大人赤子之同而異而異而總在不失二字內見  
 曉愚按此只細體味集註自見○(解)語不失赤子之心正  
 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赤子之心  
 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愚按即云揚  
 大人之神奇亦無不可但是從赤子順推出去便為神奇  
 從大人逆收轉來即是平實兩邊互勘不失之義乃盡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多備物之典溫清之儀說然亦人道之常  
 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六

課本

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記)禮記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精義)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奉大事也接當字只作為字看集註亦終終終終終終終終  
 當者殊所不必○(雙峯)饒氏曰養生今日不日明日猶可  
 禱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  
 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  
 言非謂養生為輕伯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  
 生為尤重大耳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六 課本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精義)有刻入意有  
 其進為之方也○(精義)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  
 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行過  
 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  
 字皆不虛設○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  
 序便是以道不依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  
 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存疑)至近言不待  
 言不但一事有箇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  
 箇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皆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  
 如地下有泉隨他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甚處掘便得也  
 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精義)伊  
 川曰學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九

課本

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  
 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  
 見其海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始舉其首尾而略言  
 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說精義尹氏且深造然  
 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  
 所施而不可矣○獲峯饒氏曰以道便是致知力行之行  
 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而  
 言也○蒙引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後此較饒說更渾更  
 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也  
 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自得之地  
 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  
 夫然誠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精慮是勿忘○逢原地位  
 勿助○○韓語自得之中火侯固自不同到左右逢原地位  
 只形容自得二字之極耳○○集註果然誠心通自然而  
 得之於已則其原固已在我矣居安資深皆此原也到得  
 左右逢原只是道理爛熟後四面八方都是這箇非至此  
 始有原也故自居安至逢原皆歷歷形容自得中境候有

如此者未句繳自得正繳深造以道  
 起結兩欲其一故字縮合文外有神○程子曰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  
 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  
 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語類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  
 厭飲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飲箇甚按此因程子  
 似專言深造故特併歸以道以補明程子之意實則不以  
 道者固無從深造即深造而不深者亦終無以自得  
 之也○熟復或問語類諸條自見○或問小註少時見離將  
 出卯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  
 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  
 者其理  
 正如此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如詩書六  
 而詳說其理者如詩書六藝  
 道非欲以誇多而闡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至約之地耳○雙峯饒氏曰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  
 之而已○此物事未會融會時一箇是一箇才融會而通  
 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時不敬之類○此為確證○或問博  
 者所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融會之理而一貫之耳  
 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者○於其博且詳者○未嘗  
 有所遺也○語類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過了○又去裏面  
 尋討箇約○伊川說格物處云○積累多後自然融會○有貫通  
 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然有貫通處便是約○約自  
 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貫得直是精確○將來事自有  
 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  
 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  
 按本指只就知一邊說○此條說到臨事知行固自相關但

於反說約處不見親切○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  
 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蒙引學與說不同○說  
 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蒙引上句是工夫下句推所  
 以用功之意○如此蓋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即約也○說  
 約說字即上說字非有兩層說也○只是愈說愈貫約也○說  
 處耳○其曰反者理本由約而博○博學則先博後約○說  
 故曰反○不遽云反約而曰反說約是就詳○蓋承上章之  
 說時言其說之詳○悉正欲說出本來大旨耳○蓋承上章之  
 意而言○或問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  
 道深造之謂其曰然此亦上章之餘意○蓋博學詳說者以  
 欲其自得之深也○按此以反說約者○則學非欲其徒博而亦  
 不可以徑約也○語類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不知  
 如何會約便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博都見不透徹只是  
 深求隱僻之事鉤窮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乎今  
 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按此即註中徒博如此之病若謂徑  
 約者則或安於固陋或遁於虛無無經情率性其為患亦不



可勝言。○輯註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類語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條註非欲其從博而亦不可以徑約分明兩面夾定詳說。此是博約也。○交後徑路正為論語只以博約對言。孟子恐人不知博約能約故特地點破使人有下手處。○愚按此章博約相為首尾與論語中對待之旨自微渺以詳說作前後貫通。○公理益精而為學愈密不博無可詳不詳不知反歸如環將以字只在此中領取。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

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或問范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教復堂

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非此章之意蓋彼皆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自公私大小之不同也。○又集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不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之類是也。○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木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度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難見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已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一人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則盡平人矣。○輯註戰國惟以併吞為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恒文之祖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恒

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玉急內懷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端端得玉振漱霸以桓文為臨王以湯文為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入字斷指諸侯講。○說統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張氏說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范氏說

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或問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不祥云者虛引以甚之之辭

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為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愚按朱子之意似以前說為長。○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嫉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教復堂

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聲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趙註水哉句連孔子稱水之意辭何取句究孔子取水之意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涌出之貌是形容原泉或以連屬不舍字看者非也

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惟原泉所以常出不竭而此句又下二句總綱盈科後進是不舍中

次字放乎四海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

是不舍中究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

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

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本如是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

以下三句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

以垂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水只是說水如人有實

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

水以爲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其註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家引必是原泉然後能

不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極○原泉

同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慢說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

好丁寧着實說至下文荷爲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

○同地鏡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合晝

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後進相反○注氏曰水之可觀

海相反按本節亦正須與下節對○注氏曰水之可觀

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

盈科爲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爲歸

荷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開水道也潤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

之譬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或

也范氏謂君子以情實爲本名譽爲末此非孟子之意孟子

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爲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

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各譽

爲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矣精義尹

氏且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語類所謂聲聞過情這箇

大段務外即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想側

之意爲學而勉強苟且猶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

方得○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

實之情字發揮出來○條辨情實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

以情實當有本也故或問謂非以情實對名譽爲本末○

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說楚使淳名可

其地日之潤正恥其必不能繼也○宋羽皇曰恥不恥

之名自是聖賢爲己之學恥本不爲愛護聲聞而然因此

處爲殉名之徒說法語脈緊承潤可立待恥字放下○一層

故字越轍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

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

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

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

務本乎○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

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

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如何爾理固無盡也○張峯饒氏曰論孟二不合晝夜所

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就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數是

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凡物之垂吸而慮其不免曰幾物之罕至而惜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盡括此二字中但此云人庶衆

物之所以異則專主道心而言故集註只訓少字

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

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

爲少異耳○幾希字畧一小按下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

分實在於此○語類人與萬物都一樣者理也所以不同者

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

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  
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  
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雖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  
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  
本論之其理則一才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  
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出這些好處故下云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爭這些又曰人若  
以私慾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  
所以謂之幾希○蒙引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  
子所謂幾希者其指甚重而非輕之辭也○條辨論初  
頭只提一性天未嘗要以全者與人偏者與物故曰理同  
而氣異論既具形氣後則形氣既偏理亦不能全具此氣  
異理亦異集註言同得則先理而後氣言人異於物則先  
氣而後理須要反覆看○朱子謂所以不同者心以心爲  
百骸九竅之主內包道理外攝形氣凡形氣皆道理之所  
貫徹而所以貫徹之者全在此心人得形氣之正此心先  
是虛靈底故雖或氣稟昏濁亦只是虛靈上有遮障克治  
之便仍然虛靈故能有以全其性物得形氣之偏此心先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是不虛靈底故雖有一兩路明終是死然不活動故都見  
不通推不去可見人之形氣正而理全異乎物之形氣偏  
而理亦偏其所以正所以能全者只爭這些子虛靈耳這  
些子虛靈便是道心去了這些子虛靈便是人心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便只爭些子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  
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  
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精義問人與禽獸懸殊矣  
之存之上有不處否伊川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去  
能存得更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  
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鸞  
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薛頴  
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  
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  
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  
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  
氏元不曾存得又曰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爲  
子而不知而能存者又曰○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  
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戰兢惕  
厲全要從幾希字體味而出○輯語存之之字指幾希之  
理而言非心也○愚按即以心言亦是此理之心是即所  
謂道心正所謂心之虛靈能包得許多道理者其卒能有  
以全其所受之正亦何嘗不於心上辨取細理語類自見  
○紹聞編戰兢惕厲之心頃刻不可忘蓋天理人欲之幾  
其間不能以髮出平此則入乎彼持在此心操舍之間而  
已凡日用之間反觀客察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喜怒哀樂  
不徇乎血氣者存之者也其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喜怒哀樂  
總人欲而不忍辭則去之者也○說統庶民去之則人皆  
禽獸矣何以人類至今不絕全賴君子以一人之存存天  
下之去兩句須如此  
看方與下數章合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  
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  
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語類明於庶物如  
物便非生知地分矣○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  
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問文勢自上看來此  
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說禽獸禽獸  
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  
甚要緊底事舜看來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  
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  
而行之也○精義伊川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  
仁義行○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毛

敦復堂

致用性其仁而行。又曰：明德，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意以爲仁義之名？但人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三言者以學言之，則有先後；格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言之，亦以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爲有先後也。語理明察是見得事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問：舜由仁義行，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爲善的方得。○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輯：堯舜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於方，員合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於仁義，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此人着意，惟高大舜便似以仁義爲糟粕，却又錯下要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紹：開編度物皆義。○本義：智周萬物，故明於庶物，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知叙而經正，知秩而禮行，故察於人倫，於庶物宜於人倫，厚其胞然，處即仁。其釐然，此則聖人之處，即義。是其仁義根於心，而所行由此出也。○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語：類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曰堯歷一理會過，按此綜舜一生而論之，以見孟子當日所以託始於舜之意，與集註不待存之之旨，正互相發也。蓋既曰不待存之，又曰而無不存，可見孟子舉舜正是從箇君子存之底樣子，雖聖人之事，自微有不同，然孟子當日意自在分別君子庶民，不在分別聖人。○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天

敦復堂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善言，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輯：語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有間是聖人存心之密，集註正惟聖心無間，故當時飲酒，遂有此言，不但爲自己戒嗜慾，并爲千古杜亂萌。○書曰：禹拜昌言。○詳：禹聞善言則拜下。○雲：源輔氏曰：惡旨酒，惟此心遇絕人欲，不敢有一絲之習，故一見旨酒，惡心便生。此心純在天理，未嘗有一息之間，故一遇善言，好心便生。此只舉二事，而聖人之全體已見。○語：類問禹惡旨酒，一章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各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類問湯執中立賢無方，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註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下。○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密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愚：按二者固是分路行政，用人然執中即是欽崇天道，率履不越，無方即旁求俊辟，向慕方與存之，嫡派相入。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要着集註兩已字兩猶字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  
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 或問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  
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聖人之心曰為是說者正以  
其德為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契聖人之心  
也且子而不以視民如傷者為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  
已無不餽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所傷則其於道豈已與之為  
一亦何害其如未之見哉若夫情猶未竟猶以為病  
而君子之道夫子白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  
人也而其心後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為聖哉  
○紹聞經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旻不遑暇  
食則其視民如傷可見矣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其望道  
如未見之心可想矣○條辨曰視文王之保民之至也望  
文王之心望之也如傷如未見正從文王保民之至體道  
之極想  
像而出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无

敦復堂 課本

泄狎也 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  
意 惟親狎故忽畧 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  
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或問有謂武王之  
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  
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  
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  
視之無異於一身耳是以其於人之病瘼疾痛無有不知  
而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武王之不泄邇不  
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武王之不泄邇不  
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  
語類聖人心如潮水上來濤均滿渚一皆得無有遠邇  
○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  
從之在左右者通也賢人之在側及親賢之藩屏於外  
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  
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  
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劉上玉曰遠邇亦通時  
與地而言按時地亦即包人事中○慶源輔氏曰於人所

易狎而不泄則發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  
息○輯語合二語見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紹聞  
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鬴豆  
刀鉶戶牖莫不銘焉其言有日與其禍將長則不忘遠之  
意也○翼註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通易世遠易忘故分  
言之○條辨聖人亦非真遠邇無分不泄邇則所以處量  
夫邇者必當不忘遠則所以遠邇夫遠者必周又遠邇只  
從邇頭邇不泄况非邇者遠不忘况非遠者真是絲毫錯  
德盛仁至分貼不泄不忘不如渾說為當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課本

其事或有所不合 錢峯樵氏曰施此四者之事或有相  
違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輯  
語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認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  
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  
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其兼施兩  
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為真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  
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  
就不合非說三王彼此不合乃是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  
就己與三王時勢不同處而言 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  
矣坐以行且急於行也 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  
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  
上世而莫脩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綸本諸三王而  
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愚按講家有以其  
有不合看乃特舉大綱而言井田封建等項正其中條目  
各稱一事乃特舉大綱而言井田封建等項正其中條目  
也但在本立語氣自以渾講為得○紹聞編未得之則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蓋是惟無思則如三王之我鑒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蓋是惟無得則如三王之我授也○愚按思之誠行之果此正周公所為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處蓋首一句是總冒語下乃抽出不合處以發明之其有字須知○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此理會○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

心之所以不死也○四書通朱子嘗云讀此章使人心惕然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紹聞編易乾之九三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聖人第一義也南軒曰心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矣死矣是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廢物也朱子曰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簡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嘗憾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愚謂觀二先生之言可以知此章所謂憂勤惕厲之意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者矣○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程子曰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程子曰

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慶源 輔氏曰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楊氏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秦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又曰春秋始於隱公隱公即位實時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是東遷當是時秦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語類問先儒謂東遷之後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也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秦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秦離時節便是下坡下○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松陽講義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為正雅所以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為變雅所以感懷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平詩也自秦離降為國風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嚭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楊水見爰諸什氣象茶然凄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息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大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輔誼春秋繼王迹不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松陽講義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為正雅所以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為變雅所以感懷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平詩也自秦離降為國風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嚭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楊水見爰諸什氣象茶然凄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息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大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輔誼春秋繼王迹不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檣音元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于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檣杞惡獸名古者因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載朱堯共錄而已以楚史之名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觀之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言禠舉春秋二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意尚在下其事二句內本文只是說箇一也隱然見得所以不一者其故自有在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蓋言斷之在已所謂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更記孔子世家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子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削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東陽許氏曰上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記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耳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閒義字重首節推春秋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不辭也。○精言竊取註云謙辭猶曰據予一人之私見云爾大旨重取字不重竊字苦謂以匹夫竊天子大權則先獲戾於大義矣何以裁定天下之義乎至因竊為謙謂夫子不敢以義自任者亦非也筆則筆削則削分明斷自聖心如何不以義自任也○此二字中即此可想見憂勤一腔稱慎之心未嘗不流露此二字中即此可想見憂勤

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慶源輔氏曰春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特言之輯語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新安陳氏曰諸經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按以此為政亦從王迹上起義故或問謂尹氏之言約而盡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蒙引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無迹此言述已逝而風韻猶存故風曰流風韻曰餘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

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爾義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松陽講義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愚按莫如渾說為得集註大約二字極穩○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楊○蒙引孟子此語特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而言楊

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慶源輔氏曰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詳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私竊私淑諸人是倒裝文法蓋云予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乃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更記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援此亦只宜渾言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精義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

內雖下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也我得以私取之以為善○松陽講義孔子之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即以尋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矣既在五世之內豈以未曾親炙未得為徒而其道統遂絕乎不可按耶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自棄則澤雖存而無益於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則雖處百世之下猶能興起而況在五世之內乎○章所重全要私淑句看得得實○愚按兩字作意低徊兩字穆然意遠兩句接縫間註中雖有然字一轉曲體當日抑揚宛轉之神而語意却自一氣直下固不得以私淑諸人便不消為孔子徒却正以未得為孔子徒愈益私淑諸人此中正自

有其難其懷憂動惕厲處若照時解以上句為憾辭下句為幸辭則上下盡成兩極當年直接尼山一段深情更從何處。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折安  
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爲四章章各好辭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則叙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  
子一身道統攸係恭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自疑之辭也語類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

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看來可以取是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度幾不疑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密處也○過取固害於廉然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解三傷字夾辭

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之過取者爲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

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又集問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可不與可死可不死之問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其苟生寧死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幾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不及○陳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孟子所以上面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過與是過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事情固爾然本文大指只是三平○精義尹氏曰公西華受曰三者皆可否之間則如何惟義爲正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引林氏語仍歸一例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惡得無罪逢薄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此句

不端後爲家眾所殺愈猶勝也條辨是亦羿有罪焉是孟立案後爲家眾所殺愈猶勝也子立他罪案亦字自蒙罪來下引公明儀之言而薄言其罪差薄耳蒙引言此蒙爲解之只完得此一句薄言其罪差薄耳南軒張氏曰使蒙爲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爲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爲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語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

正人知其取友必正只此二句是通章主腦孟子斷習之罪者以此故度庾公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

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

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傳庾

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

友而言耳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蒙引此孺子逆料

庾公於未至之先而獲免於庾公已至之後序上段重尹

公之他端人一句叙下段重不忍害大子一句益以端人

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四書通此章雖特以取友言然使

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沁○精義伊川曰學者不泥

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帶泥不通如庾公

之斯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却就上面理

會事君之道如何又如萬章問舜完廩後井事孟子只答

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

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或問程子之說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法後論處事之方善讀者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有異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例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

新也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

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

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卑 課本

雖然而作○重註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

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居欲可

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按本文兩則字宜着明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語類是無故下箇

跡字 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

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

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循所

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有跡而易見○語類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

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跡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不便是實也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便是情○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爲順之而行按此首節所以爲言智起案見其無事於鑿也○故是已然之跡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爲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約循躔度者是順按前以水証此以星辰証皆融會下意以立言○故是本來底以順爲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爲利之本如水搏之過類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其性耳仁義禮智是爲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卽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种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

者以和爲本一句○集解本字只當主字看非本末之本  
○雙峯饒氏曰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  
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和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  
水搏之激之便不自然了○蒙引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爲  
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  
順其自然之理乃爲智也○冥因之曰本文言字不甚重  
以自然言性正以見理本自然耳○愚按首節只當作  
一冒頭次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方是唱明本指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  
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惡爲並  
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慶源  
輔氏

且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利無待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  
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爲智於是每事務爲穿鑿

也乃高星遠君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累千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愚按新安於前節

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



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十三時故三  
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  
可以計千歲之日至但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  
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  
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  
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  
後所差之準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  
求其故者謂推千歲已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者謂推已後之日至也○按千歲之日至語類只是說  
既往者然既往可致則將來亦從可推○此章皆爲智而

○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其所以爲智而發者  
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整也○或問程子以爲皆爲智而發  
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  
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物事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  
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  
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思謂事  
其專爲性發則其言之詳鑿豈當若是其倒置哉

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

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

旨矣○精義張子曰天下何思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也故程子謂專爲智而發○按爲其鑿也一句尤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

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集解有子之喪有子驩之喪

○家引進進右師也○說統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  
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公  
行家人意中惟有一右師未有孟子○右師意中惟有一孟  
子並無衆人○孟子意中無右師亦無衆人○惟有一禮○入門

下二句兩有室兩者字蓋出紛紛藉藉情景儼然惟  
有一孟子在旁○王驩口中皆字獨字早已冷然伏案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  
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精義尹氏曰或於諸君以禮爲簡古今所同也○

子之不與右師言惟右師見得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

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周禮職喪掌諸侯及卿大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吳

課本

之喪禮也○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

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文集孟子鄙王驩而

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驩王

驩事於出弔處已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

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

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髮於君而詔之也○右師以

孟子爲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

君子之遠小人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禮

說禮簡正相反以失禮爲簡無足怪也而子敖以行禮爲

簡不亦異乎○存疑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叙列

以言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作兩層說○或問愚問之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為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而孟子辯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欲見主角矣然猶未也而又必盡其辭也此所以終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諸題問君子以仁存心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這箇存心與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 離婁下 聖 課本 教復堂

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計只是處心按此恐人看存字以深求反失故以處心依約言之然處字畢竟當存字不得○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按此義只細體註意自見○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見得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愚按集註既云以是存於心何等切實却又加而不忘三字才見得君子居心之獨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直將下文三自反有終身之憂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都歸諸處○更無些子滲漏末節註心存心不苟四字乃其歸宿處也○輯語心是活潑未節註心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為人之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起道心為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存字正須善會始得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出于內以施於外也○述朱是不論存發俱無間斷但用意含蓄迥然次第說出來此就尋常接人處見仁禮正有實際不是寂守一心○精言施與發不同發者由中而達外施者以已而及人○存疑此與下二句一氣緊連起下三自反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反

此仁禮之驗輔氏曰獲乎外以驗於內也○新安陳氏曰失驗字已含下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述朱此連上節○孫遜才說仁禮存心便及施驗此非說向外去正以不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仁禮存心不列人恒愛恒敬何以見我為愛人者敬人者皆層從上脫出即層層從下繳轉乃見細密無間○按兩恒字是言其常理只就君子自身體驗下文三自反精神已到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八 離婁下 聖 課本 教復堂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物事也集註則君子字緊從上兩節生出蓋因人不愛敬我而自反我之必不仁也人敬人也此物奚宜至哉正與上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相足見橫逆之至定非無因我何得不自反○兩節中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真切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山與猶同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諸題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又曰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于誠實也○慶源輔氏曰

理無窮盡人有作輟。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按忠非有加於仁禮。然必至忠而仁禮之分量乃盡。此君子之自反所必極於此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愚按此亦妄人與禽獸奚擇哉此二句自是絕之辭則得於禽獸又何難焉便是而橫逆之辭則得於禽獸又何難焉

與禽獸奚擇哉此二句自是絕之辭則得於禽獸又何難焉便是而橫逆之辭則得於禽獸又何難焉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兕

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

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

矣扶大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纂疏不苟二字不可

自覺不自強故無後憂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

便是苟且於天下何也日法者人倫而已他

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末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

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為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

地者正謂此也按舜之難固在處人論之變然切不可與前講道相牽合此語病所關不小○語意我猶未免為鄉

也是則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四書通君子待人之恕責己者嚴恕則不接彼之為妄人嚴

則惟恐己之為鄉人○紹開編此章三言自反之後繼之曰精微註中存心不苟貼有終身之憂此章三言自反之後繼之曰

之患憂由內出患自外至其有終身之憂此章三言自反之後繼之曰

無之耳乃若所憂至如舜而已矣見得無可已故曰有終身之憂者夫所患則亡仁禮之存於心者既有常愛敬之

乎於人者又有素終不能必人之不加以橫逆而能必已無致之之道苟已無致之之道君子豈以一朝之患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羊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此○按此章初是為處橫逆人說法然於君子存心之功直是鞭辟得盡學者果能自檢

此心所有以幾焉於持身涉世何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蒙引明稼主緩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蓋治

則無以為躬稼二君相待為用耳○新安陳氏曰賢其用

世而憂民之憂○愚按一日當平世一日當亂世便已為

地字伏案兩賢之便已為同道及易地則皆然伏案○語

類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

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日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

何謂緩急日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

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入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樂音嗣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聖賢出處不同而孔子皆以為賢孟子即從此生議論正所以發孔子之意也  
○湯靈林且顏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條遊聖人  
為一故進之道在救民退之道在脩己聖人進便心乎救民退便心乎脩己惟其心一是以道同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至

致復堂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輒語禹思天下

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事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已之急耳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是其所同職分之思是其所獨

故思字須註定由己謹按如是其急是從已起見不是從前起見集註著其職分字是以字乃得語脈分明  
○前後節俱以禹稷顏子並言而此節單言禹稷蓋禹稷之所以如是其急者見而顏子之所以不急者自見單單見饑饉意故重顏子不重禹稷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愚按就心上看原未隨感而應各盡其道就道上看便只看所處之地何如先提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

憂禹稷之憂也情義伊川且記曰君子而時屯如三遇其

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遇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張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為禹稷之事顏子下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時世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與不處此則更觀人時時之志何如或遇程子至矣張子所謂觀人時時志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之心也  
○存疑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可見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脩己其救民其脩己所處之地當然也所以為同道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安在其為同然此理之理天下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也  
○輯錄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為顏子信顏子易地為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難然亦須易禹稷之地始得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至

致復堂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蓋先用救之二被髮纓冠正為過門不入寫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蓋離門戶可也亦正善為陋巷道遠寫照妙在字便聲身顯出兩可處應兩賢之乃正明其為同道也  
同室鄉鄰近明地字以見各盡其理不在事迹之同  
○語類問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鬪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

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

所遇皆盡善精義楊氏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末嘗不憚其為人

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此禽獸

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諸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肺腸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類淵在酒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

故孟子曰易也則皆然若顏淵而後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明矣○二程語錄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任

此無與本指然亦可見顏孟不同處講家有以辨顏子為孟子自處之道

皆錄此正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聖 敦復堂課本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

很胡 懇反

戮差辱也很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訢至重連用三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

地步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戮字危字正對責

惠述朱雖不必拘拘相對然說來自自針錢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雙峯饒氏曰

父與其子得罪不同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按章子既無

世俗之不善却緣何得不孝之名因其子父責善自起就思之禍故此處既將世俗撇開却用夫章子三字提起就

他行事上以見章子實有罪不能為章子護也至末節則又因其出妻屏子痛自刻責惟恐更加不孝之罪則其心

有可憐者故又復提夫章子三字以見章子自有心不忍為章子晦也末句是則章子已矣則統承兩夫章子而總結之作意沉吟自見得

所以與遊禮貌之故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善 敦復堂課本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以

賊恩見其得罪於父自無可道則通國不孝之稱固不謂無因下乃提出他一段苦心處有非通國所能知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

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爾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敵安

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

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罪莫大矣○韓語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  
白其不孝之實却說他餘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善是  
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此章之言於眾所惡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新安陳氏曰不  
不輕與絕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  
至仁也。不與之絕耳語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  
故楊氏云云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不相  
遇雖是父不是已然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  
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害之大者此便是  
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然當  
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  
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不孝之則  
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  
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  
矣○徐遊章子不知幾諫之道以至有賊恩之禍到出妻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姜 課本 敦復堂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  
反殆於不可沉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  
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忠在心貌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救之正義室如授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  
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為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  
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不問  
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反之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  
從或人盍去一問直至曾子反都不左右心事故左右  
之言即貫上兩層而總結之曰殆於不可○曾子之去原  
不問或人之可曾子之去反自始於不問左右之去原  
可去自當去反自當反原有師也父兄也一段意在  
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  
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沈猶行既曰  
也則沈猶行畢竟知得乃不肯明言而但引負芻之未  
與舍蓄無窮禍曰負芻則不至如越寇之多矣從者七十  
人則亦可以衛沈猶而無恐矣而終言師賓不與臣同  
未有與亦分明含師也父兄也意在言師賓不與臣同  
提先生為通節眼目其為師賓自已顯然但  
不與臣同之意直至末節始見不宜預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姜 課本 敦復堂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欲去君誰  
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按上節屢提先生則所以去之意  
自不待曾子明言上節或人謂子  
思以去則大非子思之意有不得不與明言者稱汲稱君  
凜然效死勿去之義不獨明已志亦所以昭臣節也○因  
勉錄兩節兩書或曰言其皆無定見也君子可去  
則去宜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自不足憑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對父兄字養○曾子師也子思臣也上兩節已  
不去之益明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  
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



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

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達

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

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危至而去之危退而及無預其難在

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贊以服君之事有難而

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

理之所當然曾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也天理

之時中一面已○條辨集註於此章亦出心字正見道

固地為轉移心隨道為變化心惟其是則道惟其同也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

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

變而不害其為同也愚按前章於禹稷顏子曰易地則皆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焉然所以概其終身而人之出處可以

不相謀此章於曾子子思亦曰易地則皆然所以準其行

事而事之可否可以獨為斷總之必有其不可易者而後

能為其無不可易此

其所以為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聊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顧古

亦尚未說到人皆可為堯舜處不過因問而答就日用常

行對付爛字不必說向精微一切戲形盡性識求深反輒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

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

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墻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焉音墻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

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也訕詈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精義尹氏曰妻妾猶不能欺而况

其無恥則一揆○吳因之曰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

者之醜態全在東郭墻間三句上蓋其東鑽西掘搖尾乞

憐恰與乞墻轉顧相似鄙賤當世之意不言如畫○前之

告其妾者疑夫之所為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為也

○精言齊人情態不至若此妻與妾必不羞而泣求富貴

利達者之所以可羞而泣者亦以其若此也○此其為饜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入耳使其妻

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孟子在齊適見

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焉妻妾者徒知

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

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徐若泉曰富貴利達君子恥言

之孟子加一求字求上又加所以字千態萬狀皆在此中

○徐辨富貴利達之所以求與齊人墮間之所以乞在人

尚看做是兩樣○在君子則看做是一樣其所以求之情之

術之辭之態已隱隱躍躍寫在齊婦施從一段中故硬將

妻妾之差泣入在求富貴利達人身上○按一章關鍵在

山君子觀之一句○君子者誰即孟子自謂也將泰山巖巖

萬鍾弗屑一對照自得○徐思曠曰當以山君子觀之為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終

王。痛罵這等人也無益即羞與泣亦惟君子見○趙氏曰

得耳此君子所以甘貧賤而決不肯苟且也

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

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卑

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惟乞憐自少至老無一

念不在是卡得則憂愁窮蹙志氣蕭然不勝其小既苟得

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

慕也號平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於旻天

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益贊于禹曰帝初于

旻天于父母負非引愿祇載見賢賸夢怨慕怨已之不得

其親而思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九

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

怨已慕親集註本自冒下以立解輔氏申明註義則其意

益顯矣本文尚只宜願說○說統怨者成威然如有所歎

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篇之旨然此處且

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存疑怨慕兩字相

因以已為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是思慕于親思

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

常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

則曰怨慕終只曰慕○係辨孟子怨慕二字本是以怨包

慕說蓋號泣時原不是有兩端  
念頭故下只言怨而慕在其中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  
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恕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

親必不若是之恕然無愁也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

若是恕故用我字提起所以推明孝子之心於我何

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紹開編竭力耕田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言所以號泣于天于父母之

故也共為子職以子職對父母說孝子之心不以竭力耕

田子職之共為已盡而惟以承順未至致親心未悅為已

罪是其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

也怨在已則慕在親矣○猶訓共為子職緊跟竭力耕田

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一事耳我之共為子職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共為子職而

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

號泣于天于父母也○家引於我何哉者須罪引應日

夕思維所以得罪於親之故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

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

得方知其所以圖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楊氏曰非孟

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

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引孝矣○援引楊氏語正曲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書傳二女娥皇女英

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史記舜居

故親人者於此為尤切○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

皆益篤○集解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義汨人之類

言一年所居成聚謂村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

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歷舉為下節人悅之

其教化意非此處本義不必重拈○說統畎畝之中四字

亦不開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人情之所易動然亦

不必泥定歷山耕田處舜自微庸已在此矣為其自畎畝

來故曰事舜於畎畝之中總之通節語意只在跌起末二

句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集解窮人無

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迫切

之狀有如此者不但擬諸形容而已○窮人正與人悅切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色富貴相反○集註不單言怨只帶慕字在內可見此二

字自拆開不得○說統上文只就往往田說此又說到九男

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時哉一生

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

此是下文伏案○玩為不順於父母之意乃孟子

從底豫之後追論舜之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

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下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

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此節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

孟子集註太義滙纂卷九萬章上四

之幕卽少時之幕譬如樹之萌芽甲坼而干霄蔽日  
之勢已具及至于霄蔽日仍是萌芽甲坼者而已 艾美

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

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

其終身慕可知矣。精善楊氏曰：舜其至老矣，五十而慕，蓋

遷也。既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

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

者以此也○西山真氏曰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其所以爲慕慕之爲言愛之深思之切也揚雄亦曰事

父母曰知不足者其弄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以其所以爲終身之慕也按至此不復言怨者蓋恐

固以共不得乎親而然則得底豫後則怨亡融於慕之中

○此章言死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

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之說。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翻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累其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至樂不足可以解憂  
聖人一身渾然天理  
故能天下之

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

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措焚廩到得免死下來

當如何父母叫他去做非待他人又從而拚之到得免死  
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

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要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毀弄爲事若是別人

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見了這道理非朋非友愛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是不見了

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

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

子集註本義滙叅

卷九

五

課本

說殯盡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曾恁地獨有

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碍是他合下渾全無少

久缺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

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  
幾項大頭頭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

不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

此意如何便是私欲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欲障蔽

援止二條學者當時駭異不獨爲本章書義發也○  
慶源輔氏曰心才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

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如孝

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

唐韋瓘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然也宜莫如

經 177—584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懟怨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

以懟怨於父母也精義楊氏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

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

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

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為猶告也存疑以懟

父母見懟於父母也蓋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之不聽是廢

人之大倫又生一番憎怪是徒見懟於父母也精言以

懟父母看以字是我之告有以懟之也懟在父母所以致

其懟者是告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六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

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

以女為人妻曰妻精語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

到處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

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語是補

之說有以處堯反無以處舜故孟子當曰更不必云爾

非真意有未備必待後人補也吳氏程曰帝亦知告焉

十字作一句讀○說統觀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

患之之說已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

安於無言反是兩全處道理委曲以為舜地古人成人之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續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怱怱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怱女六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拚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

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

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

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按此雖本史記然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七

語意所重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

不在此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

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續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

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

也張弮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

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

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

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怱怱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

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孟子集註本義

卷九

萬章上

八

課本

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其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補義伊川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棧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又曰舜使象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難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或問象欲殺舜事林氏論之為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舜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舜象雖愚亦豈不利其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象之誅已宜亦矣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以常情測者是使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九

萬章上

九

課本

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行是處之不意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薛氏曰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章重在象憂亦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交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天理人倫正謂此爾○補義楊氏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舜之所以謂之不獲者不為是也但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愚按初閔楊氏語亦儘有義味然必如或問所云才見得人情天理於是為至○翼註象憂二句譬如手足相親心便不寧手足康寧心便自得在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音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西遠去也按圉圉三句宛然狀出生魚一方字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



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

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

用心一也○韓語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

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

則語氣只得如此按然則字象上不不知作翻身仰射勢

得不是一面在故孟子先以生魚一事曉譬之○集解引子

產一段正所謂可欺以其方也難同句只曉說○東陽許

氏曰魚人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

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本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

來感之乎○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

兄之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即一

來字亦可味○蒙引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

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按誠與偽對舜之信象喜象一

本於誠更從何處着偽正為上文兩字透出身子○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十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

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

格於底理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

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精言封之也一頓或

讀便害理註中實字誤字宜着眼○或問小註或曰放焉

看末節只合虛念○條辨封與放大大不同封則盡其愛弟

之情是理上事放則治象不弟之罪是人欲上事放與

殺雖輕重有差然可以放即可以殺孟子所以必辨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

極

經三才之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

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

若子宋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咈靜

言庸逢象恭滔天按此可見其比周為黨處三苗國名負

固不服殺殺其君也○蒙引書作竄竄之於此實置之死地

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來極誅也○蘇禹父名方命圯族治

格者其民協從者來格也○極誅也○蘇禹父名方命圯族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十

水無功○害傳經則拘囚困苦之蓋貶逐禁錮以死故亦可

命而不行也○地敗族類言皆不仁之人也○翼註誅不仁也

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蒙引罪活○蒙引罪活

方與有庠之人奚罪焉相對○蒙引罪活

字猶云四時也天下服其用刑之當罪

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

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

之虐非仁人之心也○集解仁人固如是乎緊須有庠之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乃其所謂如是者也不獨云

流毒有庠亦極言其用法不公語意重後一層

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

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

前日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已耳愚按可怨可怒自屬象舜自不藏不宿耳照候氏說自愛○四書脉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論封之有庠下方就舜說○輯諸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庠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愚按斟酌計較意至下節始見本節只專主親愛說看未句可謂親愛之乎見得仁人之於弟有不封之而不可者語氣緊與在弟則封之相對○身為天子亦與立為天子相對在萬章以舜立為天子便宜誅象在孟子則以為身為天子正宜封象見地天淵只從仁不仁辨取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集解舜親愛之心上已揭明此節解吏代治正象不得有為處蓋有封之名享國之利而不任其事不治其民却似安置模樣直接故謂之放何已繳明問意然為解似放之故竟有似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又因上有庠之人矣罪焉句未經解釋故隨手答他豈得暴彼民哉以足不得有為之意下復脫開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仍轉入親受深處

召問編雖欲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此一時意思又極好曲盡聖人之心也言使吏治其國舜之為此其意猶

不專在使象不得暴其民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象無國事之憂而得以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存疑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岳則有協時同律等事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是無時而不見也○愚按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是無事而亦見也蓋古書之辭四字知之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愚按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是無事而亦見也蓋古書之辭四字知之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愚按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問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是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受在廟社尊在生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愚按此章以仁字作主大指只是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愚按此章以仁字作主大指只是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而巳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末節雖言有愛之心而又有處之之道兩意互發然處之之道充只全愛之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故掉尾仍用雖然幹轉併歸一路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師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  
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  
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  
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  
及魚及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按盛德之士三句以末節  
意推之在古語自是有箇  
說頭而當時謬述之以誣聖迹換出舜南面而立一段無  
稽之言先引盛德之士以起之又假孔子之言以誣之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西 課本

似說來鑿鑿有 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  
據鄙倍極矣稱言自盛德之士至殆哉岌岌乎皆託  
乖亂天下將危也古語不識此語誠然乎哉乃蒙問也兩  
語字分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  
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  
朝乎雙峯饒氏曰只堯老舜攝  
一句已斷盡舜之不臣堯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  
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  
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引書為舜攝之謬既  
以明其無臣堯之事

引孔子言又以明其決無臣堯之理舜既為天子矣是就  
他說堯北面而朝作假設之辭云堯在而舜設以之為臣  
是舜固一天子及堯崩而舜又為之喪是堯又一天子也  
其於天無二日之義謂何則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也  
○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君  
而舜則臣也堯崩而舜帥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  
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而天下訟獄謳歌歸之不容含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  
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五 課本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此大夫行役之詩其次章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普徧也率  
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  
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  
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語類是前去  
追迎之之辭雲  
漢大雅篇名也宣王憂旱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其三章曰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就兢兢業業如霆如雷

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吳天上帝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數

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語類此是

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

而今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或問小註所謂逆

共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

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

探微重發意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

說橫於胸中而驅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

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郵書燕說之論况又義理室

實有所不可行乎○集解執率士王臣之說而謂子可臣

父正是以辭害志處以文害辭原是例及之故下只云以

辭○家引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

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徐渭川曰意非意想

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底意思前而去等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候詩人之志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樹或移事

於今月而想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

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若但以其辭而

然相迎處○得之之字以說詩之法言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

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存疑普天四

賢勞志也泥莫非王臣之辭而以爲可以臣父則失不得

養之志矣周餘二句辭也憂旱志也泥靡有子遺之辭以

爲真箇無遺則失憂旱之志矣○正解是詩也二句言其

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者五句

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六句折其說詩之妄○鄭樵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

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之謂也養去

言皆暇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看集註提明此

于此節自是就管見在在所處地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

位而言非必以此概論爲人子者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

親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歸在養

親上下曰爲天子父尊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之至又分

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爲

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養是養故可疊而爲一亦可

析而爲二恩按對臣父言合以尊親爲重以豈有使之北

天下養之爲養之至固非尊之至者不能

面而朝之理乎○家引尊親養親意正詩大雅下武之篇言

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其詩曰下武維

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言配命成王之乎成王之乎下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

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

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書之法以

爲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理夫舜既爲天子則尊親養

矣故引下武詩以咏嘆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

孝思而爲天下法則者矣○之至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

○係辭首四句是論孝子之至○適當此極至盡頭之遇故爲

天下有此極至盡頭之理○至謂舜以孝而得尊養非以

尊養而爲孝於理固然但此處只因蒙天子臣父之疑明

其尊養之至而爲孝於理固然但此處只因蒙天子臣父之疑明

語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

此則字即從上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

宇宙無可置喙處矣○則齊東野語之說正如日月出而增火

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才是則引詩只

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舜武較尊養也○精言孝思猶云孝親之心耳孝從心生思字未嘗不重時說恐因思字說入接想抹却此字非也○愚按此節只要認定是對針臣父說不但至字則字天理所固然即思字亦人情所必至總見得尊親養親古今原有此極至道理未嘗不在人胸臆間臣父之誼何止一落千丈

書曰祗載見賢畏齊果賢畏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蕤蕤齊慄敬謹恐懼之貌

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賢蔡氏曰敬其子職之事也往而見之敬

謹如此賢謂孟子所畏亦信而順之也謂底豫也孟子引此而言賢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六 敬復堂

稷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

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四書通蒙之說所謂父

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祗載見賢畏蕤蕤齊慄

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述朱此節當活看不

是書旨實有是解亦不是古語父不得而子必作如是觀

須識得與伊尹章以堯舜之道要湯同一語妙無庸深泥

○說統此章首節辯無臣君之理重堯老舜攝一句下三

節辯無臣父之理重為天子父四句曰攝則堯還為天子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後不能二字下

子一人之私有故自不能私與上有天下有民天與人與

都已隱攝句內○小心齋劉記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

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白

非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此

這又是極好底事非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

口以文其姦者此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富此

方做此事其姦與征誅都是個道理流出非故為矯激

子增子之而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豈慕而依倣之如

為可得而取以爲可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

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則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與而

與之名文奪之實也奪而與則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與而

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故特尋這箇話柄

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却又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十九 敬復堂

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却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

難一層入細一層直透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

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

聞出古今來未經人道底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直如青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援萬章置堯問舜妙於對面更端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諄之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案引問行與事以下

使之主事何謂行何謂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則祭

民事言但因其行之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後章豈不知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上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

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

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

得三聖受明而於大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

盡彼竊位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

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

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親聽也○暴者使為相攝政顯示斯

於天日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喻如何○蒙引堯薦舜於天

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純綱文章謹權

審量之類則屬事也○係辨薦之於天暴之於民既二句

平說下却緊接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仍總

歸天與分明將民與納在天與內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上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

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

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

得三聖受明而於大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

盡彼竊位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

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

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親聽也○暴者使為相攝政顯示斯

於天日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喻如何○蒙引堯薦舜於天

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純綱文章謹權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集解上既以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則以行與事示之之意已完此又即其攝位之失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覲訟獄歌之歸者言之見其莫非出於天之意自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直貢到故曰天也住蓋惟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是以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之中國以下乃特對針後世矯誣天命者言尤見得稱天以臨詞義稟然不可犯○條辨前以暴虐於民而民受包在薦之於天而天受內說此以朝覲訟獄久內說總應前天與之一句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精義尹氏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萬章上

三

課本

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為二道者豈窮理者哉○蒙引未引泰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樂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條辨此章天與之一句是綱領中間從天受兼說到民受即朝覲一章俱納入天字中末節天聽二句引來只是以民驗天與他章重民又有別觀註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條到天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

也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

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

均不願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

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

蓋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

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

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

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萬章上

三

課本

也位象幸總百官以行方喪之事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

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夫而

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

下之不吾得也舜禹蓋避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

則求仁而得仁又何耻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

已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謙則宜其

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不累表陳讓之心以為舜

禹益謙則官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耻也

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度乎其可見矣

並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集解天與賢  
二句要看兩則字見聖人奉天無私處即末節義字也昔  
者舜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  
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之以見禹未嘗  
欲與子也觀禹薦益於天若果意在傳賢而傳子便無  
此一薦矣堯舜已見上章故本章只從舜薦禹說起然  
則堯舜固一齊并入為下節起案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  
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  
並去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萬章上 言 數復堂 課本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  
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  
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集解此節推論民從舜禹不  
六句申堯舜之所以傳賢從益之故而歸之於天丹朱  
中各有子與相兩層適相奏着處故言舜禹之所以傳子內  
言堯舜之子之不肖言啟有天下必兼言益之不肖  
天下論章意辨人言德意當以子之賢不肖作主而不以  
相久近相形則賓主不混○啟賢賢字只與上生相對  
不必牽合與賢之賢謂禹與子亦是與賢未免生出支離  
至敬之所以為賢只在能敬承繼禹之道帝王相傳心法  
只是一敬敬處即其賢處觀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傲  
即朱之所以為不肖也此兩邊對照處○翼註均之為相  
有久暫遠近之異非君所能為均之為子有賢不肖之異  
非父所能為故歸之於天末二句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  
又推開泛說以申所為皆天之意

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  
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命自是一條天命之謂性又自  
是一條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辭問得之不得曰有  
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因是天便如  
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係君命這箇人去便這箇  
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  
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  
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  
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  
他便不與子傳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  
得好○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  
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辨為  
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天而致之非人力所為便是天至以  
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之非人力所為便是天至以  
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  
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以理言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萬章上 言 數復堂 課本

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  
來至於人然後為命乃是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  
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  
何見得是命○存疑致與為亦有辯為在先致在後為之  
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致禍豈不是為在  
致先○翼註天以理之點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上致字  
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却自來如未嘗為善而致福未  
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有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  
以德薄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精言上句說箇為  
字則必有為之者故不言命而言天禍福已至落到人身  
上方可以言命○愚按天固以理言然自包得氣數在內  
與上章所言之天其大致一也故命字亦兼所賦之理與  
所賦之分於傳賢傳子之故方包括得到○以上通論堯  
舜禹之子啟為主通論相堯相舜相禹益為主總是明禹  
之所以不傳賢而傳子本於天意非關德衰義已盡矣  
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解讀上文解）  
 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然天命是渺茫渾淪  
 語故此下復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條辨此與繼世節  
 兩條對舉見德若舜禹而無天子之薦則仲尼不有天下  
 以明匹夫崛起如舜禹者之難而天意之屬在匹夫為千  
 古所僅見惡必如桀紂而後為天下之所廢則益伊尹周公  
 自當相啟而王以明繼世有天下者之易而天意之屬  
 在繼世為萬世之定理不得輕看此節而以下為錯舉之  
 辭○愚按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以有天下兩項平提起  
 以見與賢終於舜仲尼而仍為匹夫與子定於禹必桀  
 紂而後失天下天心在繼世不在匹夫自是通看古今大  
 局○禹益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  
 而暢言之（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  
 故不有天下（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萬章上） 三  
 為主下節伊尹皆客也仲尼則又客中客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  
 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  
 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  
 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翼註繼世必桀紂天始廢  
 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大功德故報之也繼世不廢則相臣  
 不與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集解上言仲尼有德無  
 薦故不有天下益則有德有薦矣何為亦不有天下則以  
 過繼世之君賢耳此兩條上下相承意○說自古不有失

下者不獨一並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其子賢為  
 相不久上文本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若繼世一  
 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  
 之常道故又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為相此其  
 所以併伊尹周公而連及之也○精言舜禹古今不常有  
 與其言天下而繼世母寧家天下而治天意所以常在繼世  
 也若謂傳賢非正則禹德獨盛而堯舜反為德衰  
 矣按好為霸家者每不免扶醉漢之詞正坐此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  
 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萬章上） 三  
 也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二說未知孰是（按語類或問中頗不然程說終歸闕疑其  
 証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自  
 後講家紛紛聚訟故余併語類亦不敢存○仁山金氏曰  
 考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於書可見書國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家宰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  
 祗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  
 太甲承仲壬之後則目成湯外丙以上俱祠於先王足  
 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按  
 此本尚書不同據抹書序似較諸說根據為正故特存之  
 然閱前輩文守漢主程新鄭主趙顛覆虞亂也典刑常法  
 並傳誦至今則其義或均可通也

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翼註自怨是追咎已往自  
艾是治方來處仁遷義便是怨艾之實要本伊尹一放  
之功來實天政其明毫商所都也  
欲使繼世有天下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唐上雅曰於伊尹述其  
虛實相形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於周公言其意此  
之於夏又借主形客此主客錯綜法○集解自繼世以下  
三節孟子只重論天意在繼世不若榮紂不廢故太甲不  
廢成王又不廢雖有德如伊尹周公一有可以繼世之君  
則均爲天意所不屬耳此於周公所以但言其  
象而不必復徵其事以事已詳見于益尹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九萬章上

三

教復堂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張氏曰一者何也亦○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日奉天命而已矣

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

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徐思曠曰辨

無如此章爲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  
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  
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  
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  
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并相道雖久  
不足憑總一歸於與子下并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  
以斷焉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叙禹事  
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  
下止舉益尹爲例省交又是德東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

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於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叙  
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伊尹二節  
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叙又在其章法  
變化未節於好二語收全意結出一義以論天道聖  
人不得參其機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  
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并一毫私心也用不得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湯有諸要湯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

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  
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  
不顧故設爲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如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  
人之類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九萬章上

三

教復堂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

仁山金氏曰詩如大章大韶之樂廣歌九歌之歌康衢之  
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  
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  
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然愛樂之也集註推其所以樂  
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與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  
甚實也○紹興楊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與舜耕於歷山太  
公釣於渭濱事同此句與樂堯舜之道本無相涉禪者之  
說有問如何是堯舜之道某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龜山之  
亦以日用飲食出作人息便是樂堯舜之道朱子以爲非  
○或問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回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爲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爲親見之耶○集解堯舜之道要講得實微而精一誠中顯而六府三事都是道之載在詩書者一講定體行心契神交不能暫釋與日堯舜君民絕大事業皆自此句生根下辭受取予之不苟亦只是從樂道時想見○駟四匹也介其窮居行誼便如此非以此爲樂道註腳也○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或問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多少而言也蓋人之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一介于駟則極其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耳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九萬章上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幕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章無欲自得之貌無欲是無慕於人○又戶驕反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咏其言則舉天下之物皆何足動其心哉○說統篇三句依然弗爾弗視之胸次正見其重始進而輕就功名之志○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謂讀樂道時早已惻然於懷矣○精言此雖是觀湯之誠否而卜其可以爲有爲然在我實有不爲加損者蓋凡人內不足必思取重於世若尹則謂詩讀書有以自樂無求於人內重外輕理自然也○我何以句當如此體認○存疑百湯使人以幣聘之至伐夏救民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闡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只開頭說箇聘字便與要字相反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九萬章上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

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語類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已在一截人恩按看二截實貫通若非前一截若將終身如何能以天下之重爲已任到得後一截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是若將終身中全副本領舉而措之耳○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後起者踐坤順也○說約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徐旂湯既三使往聘之尹若但感其誠則便幡然改矣乃又必下旂而二

字者蓋不獨審湯來聘之意而亦深見湯有可竟可舜之資。只看也。然時便以堯舜君民而親見之為言。非但信得自己過。全是信得湯過。三箇豈若不是從己身。纔然。乃是從湯身上。纔然。也不然。堯舜君民之具在我前。節不應有。豈若處。獻。之說矣。○輯語。吾豈若三句。是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君民功名事業也。

天<sub>之</sub>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以承上文申明已所知。謂識其事之所。以決於應聘之意。

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是精義。伊川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語類。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覺者。因理。○語類。先知者。因事。覺者。因理。○語類。先知者。因事。覺者。因理。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萬章上  
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覺。箇道理。皆知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語類。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去喚醒他。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

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伊川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醒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慶源輔氏曰。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輯語。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三句連下。予字。須體貼聖人一片苦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謂之自。○語類。治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伐衛。思此中毫釐千里之辨。只在讀書。語氣。體。重。開。須。正。保。危。坐。將本文莊誦。數過。其義自見。○誰字。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說統斯道。即堯舜之道。上兼言君民。此單言覺民者。蓋謂君以覺之。正使民為堯舜之民。而堯舜其君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發。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萬章上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後書。語本兼君民。此專取一夫不獲二語。蓋承上後之伐夏。體貼出來。愚按。緊承覺民。此為近脈。但前後亦須照管得到。○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向堯舜之道。生來。恩。按。堯舜之澤。即堯舜之道。所舉而指之。斯民者也。一切厚生。正德及。除亂與治。舉在其中。然無非所以覺斯民者。覺則登。在席。不覺則在溝中。安得不引為己責。○其自在。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雄試經。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為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說處。○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在。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己潔身內事。○如此字。慎重之詞。非誇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開割烹本義。○說統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文況。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已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

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已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



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故就湯故字繫承上如此二字脈  
釋內薄之恥也便是下文正天下事隱然見非正已者不  
能就湯是就湯之聘自伊尹耕於有莘至此皆是案下  
吾未聞枉已二句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  
乃針對人言斷之

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  
不同也或達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靈源輔氏曰辱已實由  
而己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若伊尹  
而能正天下者也按此非本義然學者正須猛省

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說統吾未聞枉已  
二句即從伐夏救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焉敦復堂

民中看出是通章斷案見得伊尹正是箇正天下底人若  
會割烹要湯矣不能正天下既正天下不割烹要  
湯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仲遠近以未出仕而方出  
仕者言去不去以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

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說統聖人之行數句  
潔身者何獨於伊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辨伊尹之  
割烹全在此潔字○翼註遠而夫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  
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詳分輕重○集解潔與  
辱反行一辱則身不潔矣潔身不使其身汚辱於不義也  
此正就行之不同看出潔身之同處歸謂總要所在而已  
矣是言其身更無有不潔者就聖人上斷然見伊原是聖  
人其行斷無不歸於潔身之理若說但要身潔行不妨  
不同稍一游移便成玷矣非所以痛闢人言之指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集解以上辨  
已盡此不過借人言要字掉弄餘波既曰堯舜之道便不  
可以為要矣而云要者其承認要字正痛闢要字也○新  
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尹即要湯亦是以堯  
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  
與父不得而子語脈相  
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

作鳴條牧宮桀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焉敦復堂

其事於亳也靈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  
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  
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掩覆也○愚按伐夏救民此何  
等事伊尹奉天誅而稱朕載彰彰可考豈辱已者所能為  
故辨割烹之誣而終之  
以此莫徒作引證語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瘡醫也侍人奄人也  
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  
人也○正解戰國策士每因匪人于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  
孟子公之類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  
見其生平所主無處不干進也其為誣聖情跡顯然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釋如字又音聲

顏雋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集解於衛主顏雋由一句提起便見

聖人不苟於主與下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引彌子瑕相形兼及其妻是序彌子得與子路通言之故子路以告須知子路嚴氣正性自不樂聞此言弟欲藉是以觀聖人耳觀其不悅於南子之見豈有爲彌子之言所動者或問小註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者對彌子瑕言之也宋羽皇曰有命是對侍臣言之禮義是聖人自作主張處大凡爲俗人言安能向他剖分誰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萬章上

美

禮誰義只一句有命還他而邪人招附之謀自廢矣按對付彌子只有命二字已盡下面進以禮三句乃孟子綜生而言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  
○紹開編禮義分屬進退者禮主辭遜義主斷制難進而易退也其實道合則服從進亦以義也孔子遲遲吾行孟子三宿出豈退亦有禮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進退無不皆然但道合則從可以從容不合則去不可不明決故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三揖而在我者有禮進一辭而退是進以禮將而退以義決也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說統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退以義要見勇退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己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家引若

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蓋進以禮無進安用言禮故朱註無明訓○精義呂氏曰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雖有可受之命而無可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按此可見義命相開處伊川曰入之於患難則心一念念不片捨畢竟何益若不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或問中之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按處患難如是則於進退可知○或問程子所論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盡人事者是乃所以樂天命而謹守之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命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援孟子於孔子曰有命之下特本其平生進退禮義而得失付諸有命則是其盡禮盡義處即其安命處而非委心以任運之謂也味集註在我者云云可見禮義自爲主癰疽兩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萬章上

三

課本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左傳宋以武公廢司空武陳侯名周陳公子爲楚所滅故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無讎但曰陳侯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問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司城宋官貞子其諡也當是貞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爲宋司城卒於宋而諡以貞孔子至陳適貞子方仕陳而因  
而主之曰臣明其非癰疽侍人比也專稱其諡則其爲賢

司城可知也須知此是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

倒裝書法見其所主之賢耶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

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孔子當厄句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猶不苟所主况齊衛

無事時豈肯失身於可賤又曰微服正聖人達權處愚按

微服過宋是聖人萬不得已事須注定當肥方合上下文

語脈與章意相關○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

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厄主司城貞子觀

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李君節曰其拒爾子也是

得喪之會見得透其主貞子也是死生之際守得定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

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觀其所爲王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爲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

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與侍人兩邊相形說方透但本

文爲孔子引証須側注觀遠臣一處故末二句只用單結

○兩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特爲人臣者所當知

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

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

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

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

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

紹聞編如秦本紀之言賸之者秦穆公也百里奚無自鬻

之事若商鞅傳所云則即好事者之言也但莊周又曰百

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既云爵祿不入於心

必不自賣以干主其爲人飯牛殆如傳說販膠鬲魚鹽

之類爾○說統飯牛是百里奚實事好事者之污穢

病在一要字愚按病尤在自鬻故末節作兩層辨折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號道經於虞故以

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

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

虞以伐號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

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號滅下陽五年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

之晉不可啟寇不可說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

十二月晉滅號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勝秦穆姬接孫疏據史記云晉獻公既虜百里

奚以爲秦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此爲下故不諫而去之秦

說統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考故但叙其去虞入秦之

由爲下文論斷地反覆辯駁俱在不諫上生出○宮之奇

諫句亦是爲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以不諫

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恩按此論良是但孟子此番引意只在叙奚之出處為下文論斷緣由宮之奇止因事及之並不較論兩人優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九 萬章上 罕 數復堂 其君之謂成就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集解此節文法錯綜變化百里奚之智如此其賢又如此四句斷得最簡而明蓋因有以推無即此以推彼又無識見高明功業卓犖而人品卑汙之理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前四段從不可為智反跌入智其說智處雖不更粘食牛却仍是申解非不知食牛干主之為汙意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也第一段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承上節先立此句為綱隨喝起年已七十見如此老成練達尚不知此之為汙則非可以少不更事為解便斷乎是不智了然而奚固非不智人也乃歷數其知默知廢知與何一可謂不智三段雖平列却以不諫一層為主下二層即從此通推而出總要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干主之為汙也既言

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苟且以就功名亦未必不為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註其賢又如此善一又字自是追進一步說奚相秦事實於春秋見殺之節而秦穆之賢聖人錄之經此其顯君傳後之大者故通節尤以此段為要然孟子却只接此坐實百里奚之賢見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兩段以第一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噫○甫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後晉君有奇之諫而不及奚必以奚與奇所處地位不同故南軒有愧於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秦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奇按此與前一條雖非此章本義然士君子不可不知○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九 萬章上 罕 數復堂 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武問范氏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謂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廢秦穆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輯語劉京三章時人撰此說專為自汙汙汙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為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孟子歷數痛闢之所以正人心扶世教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之九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以知言廉者有分辨無知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 萬章下

課本

無分辨矣頑夫懦夫也委靡不振以守言有立廉頑之變也前篇小註前四節要刻劃海任和時之分量此章所敘伯夷數前篇為詳目不視惡色二句以耳之所接言進退二句以身之處言治則進亂則退亦只是惟恐汙免之意論伯夷一生並無治亂之時也此二句正須合看治須說得極太乎亂字不必說得十分勞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言不忍居謂不居其地不忍是下謂意非憐惜意思與鄉人處只是就其居而進推其心如此此所以為前之極當紂之時三句推上言若另作一項說便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犯複未凡言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於後世也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吾夫子則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及之也○說統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敘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

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說統首二句是伊尹之

欲其行次五句又是伊尹之言○末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

心語意相承當以首四句為主○天之生民以下推其

尹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精言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是以君民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是以治亂為已任

兩何字便見自己已有轉移化導妙用此正堯舜君民本領

故註以無不可訓之有此本領雖亂亦可為治所以治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 萬章下

皆進條辨亂如何可進如不遇湯聘但耕莘樂道耳只是

他在底意思雖世亂亦要進必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

神○援節節見在字精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詈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大敦

鄙狹陋也鄙者褊急瑣細以量言敦厚也餘見前篇○翼註

句是事上之稱次二句是處眾之和爾為爾四句述其言

以明上二句之意○說統由立朝說到居鄉處之不分爾

我不懼世澆凡即惠之寬處敦處○條辨頑廉懦立鄙寬

薄致觀聞風者而二聖之清和愈見都是極力形容他清

和好與前要見他臨不恭者不同。○精言清可以包廉與立志廉與立志不足。以盡清和。可以包教與寬。不足。以盡和。若竟以此當清和。分位。則開風者皆夷惠矣。愚按固須看得有分。求然清和之遺風。正從此可想。

孔子之去齊接漸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

歷反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

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

其可也。○其速去魯則曰遲遲吾行。言其久去父母國之道

是孟子解辭言外與去他國之道相對為類。便有可速可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其可也。○其速去魯則曰遲遲吾行。言其久去父母國之道。是孟子解辭言外與去他國之道相對為類。便有可速可久義在。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而言。或疑專指去齊者。誤。但速久俱主於去。處仕則又推廣言之。所謂舉此一端者。謂舉此去之一端。久速無不當可。而凡平生之或速或久。以至或處或仕。無不各當其可也。四可以。是時。四而字。是因時與上孟連用。四則字。義理亦無甚別。但於隨時處中之意。則四而字。語氣覺更分明。然此亦只為下文聖之時起案耳。須分看。互看。揔看。則其義自得。時字不宜遽顯。○袁了凡曰。孔子本不可以事數。因叙三子之事。而照言之。故把久速處仕來說。然敘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獨以孔子也三字。然之。便合三聖不可語此意。○精言四可字。辨之甚精。便是集大成。可以。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如此而後如此。便是聖由於智。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內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家引遲遲字。行也。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論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

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

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

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

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

之聖孔子則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而時而

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而無所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四

課本 敦復堂

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語類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是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礙。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孔子時中所隨隨時而中。否曰然。然則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於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而主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或問小註夷惠氣質有偏。此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攸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集註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一語已



該下二節立說。○父集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  
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其身而不變此孟  
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又立言以救其弊曰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吾夫子時乎清而非一於清是以清而不隘時  
乎和而非一於和是以和而無偏。○清則一於清如  
四時之運溫涼寒熱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  
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煥而不可相通也。○南軒張氏  
曰孔子之述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  
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  
之意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輯語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折看統看  
者于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折看  
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或  
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也程子曰終

是任底意思在。語類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  
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意思便非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萬章下五  
夫子氣象否曰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  
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  
則孔孟汲汲皇皇去魯去衛之梁之齊非無意者其所以  
異伊尹者何也。○問伊尹之任曰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  
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說統清任  
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精言從聖字分  
出清任和時便已隱然見得三子是小成孔子是大成。  
徐辨自聖人言之他自以清任和時而為其為聖自後人  
別之則各於聖之中而見其為清任和時。○愚按本文之字  
者也字須如此融會而出  
則品地既得語氣亦清。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語類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  
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吳因  
之曰聖德天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  
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眾小以為大也。○精言孔子  
之聖包羅天地兼綜百王自是無所不備然本章却對三  
子說故云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  
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入集大成是樂之名義惟  
孔子聖智之事則樂之大成也。○徐辨時字是就變化之  
用言集字是就包舉始終言惟其能集大成於萬殊之條  
理無不備具自能隨感而應無不得時措之宜集大成包  
下智聖是全體時是智聖中之妙用。○集解集大成本  
說樂字面上着孔子之謂四字分明是將樂之大成來按  
孔子玩註猶作樂者云云則集大成斷須說出樂若單說  
正義便仍是聖之時語頭但要跟定集三聖之事從正意  
說到論意之謂二字方不落空而集大成亦不致占下實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萬章下六  
位。○首句正論全揭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成者樂  
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上孔子之謂成者樂  
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  
討之聲。是死字作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  
言也。○精言猶言脈絡所謂一件是一件彼此各有頭項故  
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  
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條理又  
故許多條理都在這裏三子則是各拈得一邊耳。○智者知  
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節突出箇  
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此。○愚按本文所  
言智聖自專主孔子而言此處集註虛釋字義則兼三子

內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

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

就亦偏於一也語類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

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

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

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

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中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

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

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任

和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金聲

玉振只是解集大成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

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

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

尹聖之和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

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七 課本 敦復堂

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按此所云金聲玉八

聲是編鐘編磬之類與絲竹一例乃一言自為始終者八

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詘然也語類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

眾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地響到作

時也地響但玉聲在時後然後便低於眾樂之終必以此

之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同禮鐘師註以

成李九我曰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眾音之條理也  
終所以終眾音之條理也眾音皆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  
大矣○集解所謂條理即眾音之節奏次第也集註脈絡  
貫通無所不備緊連二者之間說必金以始之玉以振之  
則凡自金以下自玉以上兼總於其內而無遺而五聲八  
音無不備舉此其所以兼總於其內而無遺而五聲八  
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  
也或問小註此即從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有出○精義  
○語類條理條曰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土  
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眾引智者知之  
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  
也知與行是用工名目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輯  
語凡樂皆有始終惟金聲玉振為眾始終之始終凡聖人  
皆育智聖之事惟孔子智聖之事能包涵聖人智聖之  
事○智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  
之聖相稱○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序而不紊之謂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八 課本 敦復堂

言故疑其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

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

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至三子者

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

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前漢見寬與武帝論封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九 課本

言故疑其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

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

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至三子者

三子處由其巧力兼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

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

是以行之盡

焉知之以盡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

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

則三子不可謂之聖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十 課本

三子處由其巧力兼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

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

是以行之盡

焉知之以盡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

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而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三子猶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

也按總註仍歸結到聖之時緣孟子此章本是論聖聖字內原包智字到後二節乃抽出智對舉言之集註又特中明本領全在智上蓋不如此根究一番則孔子所以異於三子而為聖之時處義終未顯故語似更端在智而意指歸循則仍還聖字分量其論智正深於論聖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徐辨如之何一問是問班爵祿之制度非問何故而班爵祿也故下言其畧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輔氏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士宇與天下而不敵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敵專按此等意北宮氏問中尚未之及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

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蒙引所

則班祿之制有妨矣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并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按畧字或以為闕略之畧或以為約畧之畧要之畧字只對詳字看詳者固不可得聞而畧者自不容盡畧看章內所列雖未委曲詳盡要亦網舉而目自張不同挂一漏百亦非意為指數故趙註只主大綱言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

等

此班爵之制也輔氏曰臣五等通於天下存疑此事自為

子下至子男六等施於國中此合君臣而言言天子之國皆是以為君者六等施於國中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孫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境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而凡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而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一位字極重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制多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不可戒少不可增○孫思曠曰此章須識得先王規模着不得三代以後語照去籍皆作防微杜漸看不知君尊臣卑實自秦始若從帝制自為尾大不掉起見從說得如主父推恩州封建亦是漢唐以後局面須知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原是秩天叙天子不獨貴庶人不獨賤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有君不可一日無臣其間星羅棋布設官分職自有中外一體上下一德氣象此乃先王天下大公分職並無猜嫌防弊私見其向權術中覓生活○輯註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範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駁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本節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輔氏曰。田以祿分。或問孟子所論班祿。其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駁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案引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不屬上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就統上節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然不可不以此節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然不可不以此節說。百里此舉土田之可以授民耕種。以出賦稅者。山川林麓不在內。至如顯夷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齊有東至海。西至河之說。皆以方伯連帥之職。所管轄之廣而言。即如顯夷自是一箇附庸之國。可作魯之封地論乎。○公與侯爵異。而祿同者。外藩侯最尊。亦侯最大。而公乃天子所特設之爵。以待賓王者。故周制惟宋魯公外此雖顯威如太公至親如魯衛皆侯爵也。天子千里諸侯百里。此即君十卿祿之意。既不得降侯從七十里。而專以百里處公。又不得更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士

課復堂

加於百里之上。以與公而以百里待侯。故皆方百里。雖異而祿則同也。至於子男位同則祿亦同。又無論矣。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按書傳民功曰庸。既通姓名。罪為黜陟者。本註雖以庸為天子則亦未有不考其功。通然自可兼訓功字之義。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趙氏志曰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此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者。下三節則諸侯之施於國中者。○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稍乎。曰。周禮所謂公

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升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未失與。○趙氏曰。食采已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不言中下土視附庸也。○說統受地云者。視其所食之祿以地爲準。非受之以國也。○案解古者諸侯人爲臣輔治於內。其功亦相埒。故受祿應相等。不言公者。公侯皆方百里。外之公從侯則內之公從卿。可例推也。○合訂重王臣固以尊天子。然亦是體統合如此。亦是天理分上事。非有防嫌猜忌之私心。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士

課復堂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

三萬二千畝。其八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

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

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說徐氏

夫士田許多。畝可食許多。人者。只是據孟子下文一夫百

畝。上農夫食九人。起數耳。按此亦儘可得田畝人數之槩。大

全所載。詹氏以開方法計之一條。太瑣。悉難據。故不載。○諸類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大國二卿。小國孤卿。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五

課本堂

一國之士地爲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也如今之太宰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集解上文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已是爲國君制祿但只大槩說此則條分君與臣之祿見等各不同看開首提大國地方百里句見君卿大夫士以下之祿皆取給於其中君十卿祿乃正言國君之祿也卿祿四大夫祿取給於其中大夫倍上士三句亦然同祿句亦正說下士之祿祿足以代其耕足上句意代耕只就下士說蓋本文其字屬下士不屬庶人在官庶人在官解在末節不得預占徐註田百畝三字亦是從上而二百畝大槩說來其實下士雖列爵於六等之內爲已仕之臣亦祿有祿無田但受祿於官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府史胥徒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胥役者○語類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孟子集註本義

萬章下

五

課本堂

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入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開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入數極多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恩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按士之無田上士中士皆然而集註却主下如田之入也但下士自爲一等班行當以百畝食九人爲率方合中士倍下士之數徐註連下至五人三字則預照未節而言蓋末節以是爲差自單主庶人在官者未嘗兼爲下士設也○說就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

以代耕而後可足字

當求見先王體恤意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通氏曰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以上其祿浸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衆引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六

課本堂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集解十倍者不可戒惟四倍三倍者則可戒且卿祿不戒則大國次國小國之君所謂十卿祿者竟是一樣無分別矣故卿祿必有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別從此推上去才見君祿各有不同○國遇小則事亦通少卿之僚役家屬與交際往來之費亦當通戒此其所以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士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上農存疑糞多力勤重在力勤其所取可供九人其次用

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

等也語類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以至五人此等差別是

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亦有此五

等存疑糞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

煩簡而分徐辨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職有大小權亦

有輕重事亦有繁簡故祿亦有多寡而以農之上中下為

差也若才有稱否力亦有勤惰則先王已取不才而倚者

點之矣豈有更差以祿之理徐思曠曰看未節乃知先

士大經大法中仍極至纖至悉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

一毫不苟方是不世遇不忘遠詳密經制不是疎簡濶目

後世立法每詳於上而畧於下非先王以勞莫食之道也

若以為勸能防貪饒好墮獎父是蘇氏父子議論矣○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七

語釋祿從上看來以推知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春來

共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

也○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

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其功大者其食倍皆所謂代也節首

耕者二字原從上文代耕字生來○稱言食五人以上只

解一耕字末二句只解一代字庶人在官者之才苟能理

煩使之耕必為上農不食以九人不可也才堪任簡使之

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廢拾於煨燼之餘而多  
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  
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紹周編周書分上惟三與孟子  
合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集註  
引程子謂禮書難  
盡信此為左論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  
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實者必  
不與之友矣○三省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  
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翼註友其德也一章大指  
末節尊賢正應此句實即德也○徐思曠曰說箇友德便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六  
見天子諸侯大夫一箇少他不得末世上驕下諂皆從勢  
利起見而友道遂絕提出不挾二字正撥本塞源之意○  
說統人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亦惟能以德為友者自  
不可有所挾故本文三不挾下以一友字終友其德也句  
下復以不可有所挾我大旨歸於  
友德而首尾却以不挾相回環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  
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  
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  
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  
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蒙引此條不必

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愚按本說獻子不挾其德其友之不出其家看出而五人其家却正從獻子與之友看出未二句又忽作反掉正見五人其家正見獻子之所以與之友一正一反都從對面寫照也之只一友德自然不挾却不作一直寫語純以虛景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須得賓主歷然才見語言歸宿○或問小註獻子是主五人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祿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九

敦復堂

家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愚意師亦是友德分內事看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我句是帶說耳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亦可見矣○愚按事我句亦非帶說觀其語勢參差乃正以事我一輩為師之友之作視以見對有德之士萬無可挾耳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

唐也八云則人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

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木  
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富士傳亥唐晉人也高啓纂晉國憚之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

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字皆極形平公之敬亥唐而復以益不敢不飽也一句足之見大國之君其不挾貴有如此文勢至此一歇下乃轉身追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

以待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

尊賢之道哉○存疑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三

敦復堂

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亮友舜底意思在○條辨但以本節論引來推不挾似只重上半節不重終於此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為不挾之至平公雖不挾乃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扼腕意思故連說弗與共天位數句文勢一直注到竟之天舜上去矣此通兩節論而知孟子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

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

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分忘其形迹而驩然賓主之相得○述朱四節皆為不挾貴實証一步進一步至此節乃為友道之極則方帝館甥

則堯為主而舜為賓及饗於舜則舜為主而堯為賓非惟  
畧君臣之分并忘舅舅之誼而講賓主之好此為不諱之  
至即為友道之極○家引○天子友匹夫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  
要見此意○韋語○天子友相諸侯友匹夫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  
孟子○胸中便已隱然有天子而友匹夫匹夫一段道理却似徒  
然說出語便驚人故從孟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屠殺之  
節鉅到此過到至處而以堯之友舜當之然後暢然意滿  
只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也語極奇而義極穩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貴貴尊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尊賢故

孟子曰其義一也家引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義一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三課本敦復堂

故未節補出貴貴一層陪起此聖賢立言中正處○或問小註末一節是論友總結體貴貴二句須切友字講○係辨合下是箇貴便當貴貴合下是箇賢便當尊賢就本分說自有義在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尊賢則尊賢之義似不敵貴貴之義或有疑其不一者故斷之以其義一以見不得重貴而輕賢為當時扶貴而○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四書通○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按總註結出友以輔仁此正是友德源頭不挾貴貴子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精言幣帛物也禮儀儀也便函

交以道二句在內○徐邈以禮儀幣帛相交際便是有下交愛賢之意萬章必問其為何心者蓋已逆探其為不義之物而見其為虛文假意耳故下以為當卻而不受○又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辭便已各露大意○交際即暗指諸侯說○家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蓋仲尼不為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走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劉上玉曰卻之萬章疑交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三課本敦復堂

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說統何哉語氣承為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卻便為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陳氏曰若計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愚按只看他而後受之便心念不竊計其不義之意在就此遲疑猜度縱使勉而受亦非尊者之所堪到得不受則不恭之情狀益暴露而無餘矣故自文只消說得一面集註必補出兩面則其義乃愈顯耳○說統卻之為不恭泛說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為不恭即就卻餽者自家見得如此愚按未有自家見得如此而人不以為如此者須并與說到方是對付何哉一問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此

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

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

邪或問小註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此是根上一轉語

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卻是直以不義卻之因致不恭之

語故請更以他辭無受則卻不顯彼之不義而我亦得以

全其操如此未爲不可語氣自看從辭卻轉出心卻細

接只是就辭卻帶心卻轉出他辭請字一直貫下無以

而以相爲呼應中間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只交以道如餽

是繫括上文語切莫因此模稜致隔語脈

驢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

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存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

孟子集註本義是節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

此道與禮之分也邱月林曰以道是有名非無處而餽

以禮是有儀文非儀不及物也孫姓交以道接以禮只

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括出孔子爲禮義中

正之準則是一章與緊意思紹聞編恭者交際之心可

受不可受者交際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則辭

受之權衡也度其取之不義而直拒之則絕彼敬賢之來

意以心卻而以他辭無受亦非我

待物之誠心二者皆有所不可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

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

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敵書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

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說統

以爲例只爲下文諸侯猶禦向理賦康誥周書篇名越顛

斯可受禦與是倒跌語不是疑詞

越也今書閔作督無凡民一字誡怨也康誥凡民自得罪

于貨督不畏死罔弗懲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

傳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

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

謂不以戒之辭此言欲殺之迹猶所

聽也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

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

孟子集註本義萬章下

關之可也趙註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

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

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則

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我此用趙註視他說較可通

語類中一說殷受夏周受殷言受天下所不辭於今爲烈

是暴烈之烈亦或問所有朱子

以爲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

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

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

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

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扶較音角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孟子

萬章下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救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或問曰其問充類至義之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釋語不句解偷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說統倫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然加一猶字便已見得非真盜矣子以為有王者五句不是為諸侯分解只是原理由法見得諸侯非禦得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之貨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無常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釋言夫謂非其有數句正見取非其有原非真盜所以必殺之不改而後誅也上下兩層只一意○集解集註非便以為真盜正充類中透有語充者推而滿之之謂蓋論義到盡處自是不可一毫妄取於人故才取非其有便有妨於義使有類於盜若不推勘到此雖同為不義之類而義中輕重大小自有等級不得比而同之諸侯畢竟不是盜也類無分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別義有差等自是盡情推勘不得

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按此處引孔子事較前交以道接以禮又放下一格見得聖人不為己甚雖世俗所為未嘗有心示與受賜不同微較亦何為不可味本文猶字亦此字所以深曉萬章也蓋萬章本意原非責備諸侯之猶樂只責備君子不當因禮際之善而受猶禦之物孟子之意固是平心以開釋諸侯之非盜却正據理以申明君子受賜之未為不可看而況受其賜乎正緊對上文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孟子

萬章下

斯可受禦與及本節敢問何說也反覆切論之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集解獵較是魯舊俗孔子亦獵較只聽魯俗所為非必自同獵較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從趙註則較音角乃角逐也角以方獵之時言從知孰是張註則較音教乃比較也較以既獵之後言但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自從趙註為長張說亦可參用○愚按以上論君子處辭受之義所以答萬章交際之問至此已畢下特因論孔子獵較而有事道及為之兆之說意實不與交際相屬章必欲前後牽合竟似君子之意在行道一交際間便思所以為之兆者夫飲食君將復何所不至此等說數害道不小宜痛闢之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按集註特下因孔子事四字便見得非關論交際本義矣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集解此三答皆因孔子亦獵較句生來但問答俱一層脫一層不必牽合前文到末節際可公養才四顧交際本旨○非事道與一問意跟獵較然須渾說為下有奚先簿正祭器未獵較一問在兩問提見孔子不當從俗意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

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集解：先簿書二句，見孔子正本清原本領，與陰移熱。

奪妙用。先字重看。先是未微較之先，貫下二句。上句器有常數，是大綱，下句實有常品，是節目。微較正欲其多，而貴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器物不多，實有常品，則異物又在所不用矣。微較將久而自廢，也是不變俗之中，自有陰陽之變者。在簿書是載祭物之書，祭器如簠簋豆之類，四方之食，即微較之物，供簿書所正之祭器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語類：事之端猶縫紉，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

集註：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果世莫殫，畏其難行也。行使孔子因微較一事，不合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微較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

○按：爲之之字，指行道爲字，見聖人深心處。凡其仕魯時所行者，皆是不專主不改微較言，然本文却是因微較而

辯論及此。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集解：兆足以行是就，朕兆上見道之可行，即下文所謂見行可者，而不行謂人知其可行而不竟其行也。而後去言不輕去，意是以未嘗終三年淹乃見其去之未嘗不決。但此句却是推開泛論，不專指仕魯言。○漏節：後兩重問答，前首重問答意爲之兆，因事道也不行後去，亦事道也。若認作委曲隨俗便失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慶源輔氏曰：見行可應乎道之行也，際季桓子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魯卿季孫斯也。語類：問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於定公而言微主不起，孔子之指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微子之去，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又曰：三家後來，彼陪臣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爲之，如墮都一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子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精言魯所以有者，以三家有三都，藏甲故也。而家臣之叛亦即以此故，用孔子以制家臣，使之墮都出甲，還陪臣之權於大夫，季桓子之見也。見行可謂於此機會中見其道之可行，墮都出甲復君十卿祿之舊，使之均和而安，則安魯未嘗不卽以安三家所謂道之可行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者此也。其終不行而去則天也。

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按集註又下一節只是章枝，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此微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御之一驗也。此并微通章。○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精言際可公養之仕，即前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意。故集註以爲此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御之一驗。○說統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謂其道不過畧有可行耳。乃孔子在當時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則今時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大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仕際可公養之心，何必固御以甘蹈不恭之咎哉。愚按：到此就際可公養上，應應前文自可。若於前面講交際問餽，便說爲仕進之地，則此論與而借于禍以行私者多矣。要知此章只論交際，非論行道也。又曰：事道二字，原爲微較辨耳。於交際何妨，若說吾道難行，不妨受其問饋往還，使時君見其平易近人，以微向用之機，則與納交於瘠迫待人何異。不



止枉尺直尋矣。此皆權術作用。以小人之心窺君子者也。  
須知交以道道字與事道道字原不是一樣。按此條痛關  
時說。○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  
為透快。○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辭受為主進  
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逆透末句下文。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  
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  
井日而欲資其饑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營上二  
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家引此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 萬章下 三 敦復堂

章為當時有為貧而荷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  
具也。既是為貧，便自有為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  
又千子曰：此章為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  
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為貧而仕。○條辨此章自是  
論為貧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  
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為祿仕，則為貧而仕亦自無妨。居卑  
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若謂孟  
子單為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彼無恥之徒，本不知道為何  
物，無所為道，更說甚不行，須知為貧原不必議。只是時當  
如此行道之時，自行道為貧之時，自為貧行道而假之以  
為貧，則絕無無道為貧而道  
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此貧字與上為貧字稍異。蓋仕不為道  
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但為末句理根却正。

坐實為貧者無容有奢望之意。○辭尊  
居卑正所以辭富居貧也。二句不乖。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乎聲 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易擊辭重門擊柝以 蓋為貧者雖不主  
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

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新安陳氏曰：官雖無行道之責  
卑二年與上節只一樣，必疊言之，以起下二句者，蓋卑居  
亦儘有不同。既是辭尊富而居卑貧，則必於卑貧中擇其  
最早最貧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之方是為貧者所宜語意較上  
為此官只是舉例。○翼註抱關擊柝亦不限定  
見其為卑貧之極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  
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或問小註前三  
節章意已盡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 萬章下 三 敦復堂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委鳥偽反，會計工外反，當丁浪  
反，乘去聲，苗阻，到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為貧  
乘田是也。又問或云：委吏乘田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  
委吏乘田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先生因言近  
然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  
餓。主花園芻牧之吏也。見論語序說。○或問小  
苗肥貌。言以

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  
祿薄而職易稱也。家引兩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  
吳因之曰：要看稱職與行道原以異

經 177-617

處蓋職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業濟乃  
為行道故秀吏乘日職已盡而道不行○韜語仕原主行  
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人  
講兩而巳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會  
計當牛羊茁壯長此中正有絕大本領在而已矣豈是苟  
且了得○翼註玩而巳矣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  
外此矣字不醒○愚按就聖人分上看所謂獅子搏兔亦  
用全力而已矣三○然按就聖人分上看所謂獅子搏兔亦  
已矣只是言其職易稱力與本指相開○說以翼註為合  
然輯語意正須見到○諸類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  
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  
方能行道此便是他大而不能小處  
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萬章下 三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居卑兩句註脚按集註所以字宜着眼○位卑者人責不  
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  
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事道不行而竊其位君  
子之所恥也○語類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  
要在下位不當言貴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  
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則恥矣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而道不行則恥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愚按知出位之  
罪則愈宜安卑貧知竊祿之恥則愈宜辭尊富如此看力  
見得兩句都是為貧者說法下句乃不致別生枝節○  
翼註言高不低口說便有干預意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  
但只是仕於時而不行便有干預意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  
行非只是行道也看首節註中道與時遠便是與此相照至  
有指陳便是出位何待○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  
越職于預乃為罪耶

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蓋為為貧而仕者發首末二句正以立簡大綱○徐思曠曰此章  
田二○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此時仕者大槩為貧而出郭  
了尊官厚祿竟不知行道為何事故云然但此法一開千  
古仕宦捷徑與大老衣鉢皆託為貧矣方知孟子此言直  
是千古良劑○諸類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  
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  
固無草茅章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大第未有  
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  
明君自無壅蔽之患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  
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  
皆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嘗說賈誼固  
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其  
會做事底人便如韓信○諸葛孔明明韋無不有一  
規模逐漸做將去所以為皆卓然有成這人方是  
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開着事不得有些人在心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萬章下 三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  
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萬公故士無爵土不得  
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虞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  
其國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  
若士之於諸侯則是尊卑貴賤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  
爵士豈可自比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按萬章問君餽之粟從上土之不託諸侯轉出而孟子答以君之於君也固周之以見土之特自比於氓而受君之餽亦猶受君之周於義固有可處也禮以守分言義以處事之宜言也見土無所於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又從周之則不受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轉出俱萬章善為推論處○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祿土之自處當然也○說統託餽賜三字宜辨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

敢混同於有位之臣○述朱前三節是土之自處不惟不辱後三節論君之待士不惟能養又貴能舉雖如子思磨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曰君餽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

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票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庶使若

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分明示以使然此處且含糊說方留得下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

節子思以為鼎肉二句地

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按萬章可常繼之問方疑餽自有其道不然亟問亟餽非常繼乎而子思不悅以非其道也○新安陳氏曰上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說約於卒卒字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積首再拜聖賢終是何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等氣象○迄自是臺無繼繆公但知子思之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集解不能養便合不知繼粟繼肉無餽兩眉俱在其中上帶不能舉說亦便有義之於舜一節在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說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餽又不可故有何如斯可謂養之問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

思三句是推當時御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徐辨栗肉曰繼只是不令匱乏之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數。○常數者膠也。○精義楊氏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大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廉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

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

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悅賢之周也○說統以上只說箇養君子之道尚未及舉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而結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為養能尊乃成其為悅只是一意。○上位只說為相所為共天位也。○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所以自待愈不容於或苟可知矣。須迴合前文不得判然兩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

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安

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說統臣字極是庶人自稱說名雖為臣實則皆庶人也問答意皆指士而言禮只是安為下之分自重抗節意却在下文不往見義也內然循禮處即是義安義處亦是禮。○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紹開編庶人不傳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下因萬章有往役不往見之問而答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義路禮門正相應。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精義呂氏曰人不我

不恥役而世人恥之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所守蓋如此。○說統以分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往役則為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人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上曰禮此又曰不義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故集註仍以士之禮言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翼註只在召字生出下面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蒙引此士字乃繆公所云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之士與下士以游士字不同蓋一是未仕一是已仕故朱子於彼處註明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

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愚按節首且字即承上不往見義也跌入言無論士不召往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知君之所以欲見則知君之

不可召士。知君之不可召。則知士之不可往矣。士屈於不  
知已而伸於知已。故即就他欲見心事折之。○多聞與賢  
萬章亦隨意舉似孟子。即就他作兩重折辯。正深見其不  
可召也。須知是就一人疊說下文德宗自兼賢與多聞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

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

可召與與之與平聲孟乘皆去聲召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蒙引繆公亟見子思其詞

之豈曰友之云乎是子思因古語以折繆公之言下乃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孟子推明子思不悅之意豈不曰三字直貫至奚可以與

我友以位以德不是平列較量之辭蓋曰以位是全不論

德臣何敢與君友今既曰友是即以德論矣既以德則子

直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是子思明以尊師重道曉繆

公也觀乎此而士之不可召益見矣千乘之君以下就繆公推開言之仍歸本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 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

事也故以是招之存疑以其所有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

旃旃質素無文猶庶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龍能變化猶  
人之未有文采也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龍能變化猶

也折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旌以文采仕至大夫則變

各有意義說統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驟用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正解招之則來應之則去

之便是以不賢人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說統庶人豈敢往哉一句從

下又添此一層况乎字乃越跌得醒虞人上推出妙於覆舉上文

招賢者是過其分故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屈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其節故不可往此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

辨引子思一段重君之不可召士故曰而况可召與引虞

人三節重士之不可應召而往故曰况乎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事雖兩引而意實一串總見君之不可召士而

士之不可往應其召所

以明往見不義之指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

詩小雅大東之篇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

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度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証義路為君子所由  
○韓語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為禮非二道也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為重引詩却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路之義  
○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開門句生出不是辨讀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會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討意  
○意接不以義道其字即指定賢人道即禮義是也仰此便可見責重諸侯意  
○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禮義從此出耳  
○精言去就正禮義大關頭能由出入自須貼切章意  
○兩是字要着眼  
○語類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義路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微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其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亟拜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這箇都是則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萬章下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然語氣萬章非是疑孔子之非乃仍疑不往見之未為是也孟子素性與他揭明當仕之不能不應召乃愈益見未仕之

必不可應召蓋當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此以其多聞召之以其賢召之矣其不容以彼例此只二語已斷盡故宋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節看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諦  
○地則皆然  
○焦滿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為士時則以正是時中之道故曰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孔孟易地則皆然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按通章論士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召透出前二節以分言而  
○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六節以道言以分言即公孫丑章古者不為臣不見之意以道言即陳代章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之意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  
○末節掉轉不傳贊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而不往見之意益明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或問小註取善是其善也  
○聖賢論友自以切磋觀法為本取善是友字取善也  
○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按三斯字當如此理會  
○紹聞編已之善蓋於一鄉蓋於一國蓋於天下是各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進善言而有高下也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取善言而有廣狹也  
○要善益無窮故曰隨其高下以為廣狹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益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益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既有是量



則同志相來交脩以進寧有窮乎故亦不可不親仁取友  
以盡一鄉之善若自以爲足而不資於人則止於一鄉之  
士而已一國亦然至於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儘高然猶  
以爲不足以至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爲至也○○顧此章不  
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概  
應上去○徐澹全是要萬章先定自家之識見品諸自家  
到得那一步才友得那一步不然我先識不得他他亦不  
屑與我友我如何友得註所謂貴者就隨我之高下言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  
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  
行也○精義尹氏曰頌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  
不能盡是以論其世也言士友古人須當論其所遇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聖 敦復堂

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而論也○○精言頌其詩讀其書不是  
至此才誦讀註中既觀其言下一既字分明頌讀是一向  
事特不可不於此中下知人工夫耳○○說統論世亦在詩  
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誦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  
難詩書又不泥詩書○徐微弦曰古聖賢在千載之上進  
不相接若不於其世上討論無以知其爲人之實只紙上  
頌讀何益尚論者正欲得其人之所以善以資吾心之善  
也○○輯題頌讀論世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  
時勢也尚友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  
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  
之士矣○尹氏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南  
軒張氏曰每進愈上所見者愈大則所取者愈廣  
○○平春字曰總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內未足  
二字是關鎖○○紹開編尚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  
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頌其詩讀其書因言以求其心也  
又以欲知其人尤當論其世而詳考其行事之迹由乎于

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手載之前如事在於已則我之  
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不然  
雖讀得唐虞之書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爲尚友  
也○○論其世知其人則我能爲古之人矣能爲古之人則  
可以與古人之友矣○○按此義亦與首節三斯字相關照○○李  
安溪曰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質之於理以  
得古人之用心故孟子告之以爲須此等人才識得此等  
人今人論古大槩如矮人觀場莫知其悲笑之所自故惟  
古人能知古人亦如前之取友云云也作尋常論友便不  
切按此於常說之外另出一見地於章首孟子謂萬章之  
意乃非泛然故採入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  
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  
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聖 敦復堂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 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  
親戚並指天屬之親 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或問  
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政篡奪  
之禍者則孟子豈不當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奪若三仁之事則此于箕子固有而不及爲若微子  
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  
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  
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稽義問  
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強臣擅廢立之事乎尹氏曰孟子  
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或問論  
之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  
君也其亦不然矣○○翼廷問卿是問爲卿之道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西山真氏曰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

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以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

卷十

聖

課本

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

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疎者

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貴

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

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

愚按諫雖有過與大

過之不同而其道總斷於反覆不然一諫而輒藉口於君

之不聽則易位固難免身犯惡名即去亦悻悻小丈夫之

耳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

於昌邑

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枿枿也

為枿枿

枿音枿枿丘圖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此是孟子論性本良即此

柳拒柳枿枿屈木所為若厄厄之屬

正亂厄飲酒器也厄

區沃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

之曲曰揉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其善者偽也凡非天性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

卷十

告子上

課本

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偽字於六書為會意即以人為

仁義之意也○又集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由不知

其所自來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

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於是性為惡則凡禮

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遏之以禮之偽明

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

之惡明矣此其說又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

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日得之○語類告子只是

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知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

得定所謂性即理也○蒙引病在為字上子思曰率性之

謂道未聞以人性為仁義也○告子是謂人生之初只有

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與物同者而已及後來聖人方制為

人所以教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枝葉而已後

來因人為之巧乃成枿枿枿枿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

之外○孟子曰性善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

該了仁字輯語云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  
義外根苗猶謂此說似較有義宋然在後章自是告子屢  
變其說此  
處尚宜軍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枏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  
以為枏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枏棬則亦將戕賊人以  
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  
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

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語類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

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枏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  
子數處皆是辯倒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或問張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一告子上

二

課本

子言禮為安佚之道而不言其為性之有也然既為安佚  
之道則其為性之有明矣學者必以此義推之然後可以  
破告子荀卿之說○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  
本然自親視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而推之至  
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素有所為而推之也若違乎仁義  
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性別為一  
物以人為枏棬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西山真氏曰  
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  
非枏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  
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人  
性之所固有強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  
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  
義乃戕賊人之物將戕賊之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  
其禍將不可勝計孟子所以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  
性病在為字故孟子緊從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按必  
先着順字轉身方有戕賊一面不為深文○說統子能  
句本是決誠恰像與他商量底口氣按上二句且畧放鬆

如將二句方轉得時折得辣○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  
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謂仁義謂戕  
禍於仁義仁義即性本美德至令天下視為戕賊性之斧  
斤豈不戕賊甚力哉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  
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維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若有恒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  
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  
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孟子所以諄諄於  
此正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

湍波流湍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  
告子本以氣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一告子上

三

課本

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  
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  
惡耳此其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修身修人之性也  
人為小變也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或問程  
子以為湍水即揚子之說其大旨固畧同矣然告子以善  
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  
於修此亦有小異也按集註故曰近○蒙引決東則東決  
西則西以此喻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何  
也湍水之東西非自為東西也豈不謬哉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

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

善者也語類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  
事是惡惡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觀水

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親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善亦可知矣。○徐思曠曰：告子以爲無分，孟子以爲有分。就水論水是孟子言下，善機接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則其說不攻而自破。○說統人性之善也。二句喚出善字。下字下二句決其辭而言必善必下以足之非另一意。○衆引水無有不下是據理而實事。○人無有不善亦真據現在實事說。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也。○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旨也。○稍言無有不見一定是善非忽彼忽此之謂也。○正與端水意相對照。○集解此據本然之性言總註順字乃因對面反字照出在此處且只渾說不必遽云順之而無不善。

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四 課復堂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精義謝氏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說統此節不是爲爲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額在山由於搏擊則水之無有不善矣。○不善而於使可見天下即有爲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字從使字出。○字從搏擊兩字出。○愚按告子論性此章病在決字。○孟子此節即就他決字縱演之言水之性固無有不善。○決東而東決西而西非性也勢也。○若以勢則水固有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矣。○豈但決諸東方則東決諸西方則西決已哉。○知此皆非水之本性則知可使爲不善非人之本性矣。○衆引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說其性蓋言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擊所使也。○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激之可暫逆其

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之矣。○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紹開編孟子就其端水之喻以上下字破他東善順之而無不善一說。○又言今夫水一節理始爲盡。○非本惡一邊尚未說破。○故又言今夫水一節理始爲盡。○非本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善。○性之本字雲峯謂當看集註過額在山爲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於本字定體字皆能着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五 課復堂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後此處下人物二字。○子本意却只就人說而不知人物之無分。○即胚胎而言。○告語類生之謂性。○生之理謂性。○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便却不知生便說氣稟自氣稟而言。○物便有一等說。○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活物。○事有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于理。○告子認氣爲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告子論性前後四章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

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精言若字甚

不但理之偏全不同。金氣之純駁亦異。此章所論之氣以

只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耳。未及細論其所以為氣也。以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

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精義伊川曰孟子之言善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四書

通大學中庸百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

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

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

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

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

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

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

孟子集註本義

通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

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

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

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語類須是

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

同本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

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個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

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

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

義精矣。語類告子止把生爲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

說得甚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

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

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下或問如鸛鷀之

有君臣橋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只有這些子不

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些子或

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

之融結如此。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

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

轉了又曰吾輩稟得昏塞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

也有明處只是不多。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爲非

便當更翻看何者爲是。即道理易見也。孟子謂告子生

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接得去已意却

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必能便得

孟子意也。運朱因告子是異端之學而又堅僻自是直不

屑教誨者故只辯倒便止性所以爲善之故不曾與他剖

孟子集註本義

說直待公都子來問方詳言之不可謂孟子之說有病前

後章通看併看口之於味章孟子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

性也。愚按此章連及犬牛亦未嘗不兼論氣但不曾明

揭耳。又文集此章乃告子迷謬之本根孟子開示之切要

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

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

於天理人欲之幾矣。條辨性固是理不是氣然告子孟



亦不知氣孟子只就氣上辯折他而論未與他言理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此形氣之異見其性之必有異也○言孟子因當時言性者都以其氣質言特就氣質中摘其本體不雜乎氣質者謂明性善發前聖所未發非其不知有氣質之性也○此二條皆可以釋孟子論性不論氣之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援告子直以孟子為不懂其生之說而舉故仁愛食色申之此正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明驗也○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四書通告子所謂仁內以食色為性言性既極故言仁義亦極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援蒙引謂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精謂意固欲得者謂在本節却自相承說下註中兩故字頂接分明○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精言但當用力於仁者只是順其甘食悅色之心其不必求合於義者不必復論其宜甘宜悅之理也○援此亦朱子就告子之意而云然○或問飲食男女之理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文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文集問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曰此說亦是性耳○語類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得知得仁為內曰他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告子上

十

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而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辯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然則兩截自是相承但食色性也即前章所謂生之謂性此則因孟子有犬牛之難乃就仁義之中而始取一焉與其食色相為因緣者謂之性○此乃就仁義之性之說又足以釋夫同人性於犬牛之說乃臨時提出真所謂通詞故孟子即就其所謂仁內義外者詰之而食色為性之非愈益無可以解免○告子先云以人性為仁義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內耳○愚按告子主張純在內亦只是就甘食悅色上依傍仿彿與孟子言性之精仍自不相于故下文孟子發難亦是姑就他仁內詰他義外所謂以子之攻子之盾都呆然不得○○家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字都無下此正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不盡事物之宜難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告子上

十一

士

敦復堂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語類來朋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運動處為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于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當否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益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援本辨別那利害等處似利害字於義不甚明切故簡易當否二字○集解仁義一理同條共貫內則俱內渠以義為外則非不識仁而所謂內者持人心之私而未必知道心之公也○孟子且姑置勿辯而就此說之大非者詰之問意只重義外之意故亦只將彼長二字重說曰此自是說之長耳而義看告子之意只將彼長二字重說曰此自是說之長耳而我長之輕輕帶出曰由彼之長使然我固不得自自主也

本文非有長於我便是從其長於彼對面從其白於外亦猶非有白於我正喻互文見意言長既在外故以義為外總是自來心裏並無一點敬長之意故下文孟子以長喻人不同挑撥他又以長之者義是醒他○前章以白喻性而謂生與性之無有平區分此章以白喻長而謂長與白之無有平差別總見他病根深固直牢不可破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

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三

課本

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

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只是口

頭道個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自發於中然誠

而敬之所以謂內也○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子季子

敬叔父敬弟平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只有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按白馬之白也下白字屬

馬上白字屬人即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餘句做此○家

引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

平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徐師仲曰告子

云非有長於我孟子因云長人不同長馬必有恭敬之心

所謂長之者是也上四句只是要說出長人必有長之之

心且謂二句乃就長之上指出義來以見非外也通節只

是一意○異曰之曰告子認長為義孟子力辯長之者為

義但直說義在長之者而不先提明長之在我意終不明

故以白馬白人不異形出長馬長人不異言長人之長難

道亦只道他長便罷畢竟用吾心去長他長之既在吾心

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為外○然按註中是乃所謂義也是就白無異而長有異先觀此一語為長之者理明然意尚未顯下乃專就長人見義不在長而在長之者以明義之非外看來意理自是一串而語氣却有兩層須還且字一折方顯得他彼長而我長之說縱能外長於我不能外長之心於我也○長之宜長是在物之理我之長之是處物之義告子只見得在物一面故孟子特就處物上喚醒他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

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

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弟則不愛也言愛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

長亦長吾之長言愛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存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三

課本

吾弟則愛之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者是欲因

以闡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

耆炙亦有外與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

出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說統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炙在物耆其炙者在我此

正義之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更靜菴曰仁義一理也親親而仁民則吾弟固愛秦人之

弟亦未始不當愛事兄悌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之長

亦由吾長而推之但有差別耳如何可分得內外此等正

大道理孟子不暇與之言故只就其所明而通之○震源

輔氏曰炙在外而耆之者在我長在內而耆之者在我初

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耆炙由其明通其

所蔽亦納約自燭之意也。○徐思曠曰：以白例長，却從異處見義，以多例長，却從同處見義，看林註方知食色二字不落。○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李安溪曰：異氏非徒欲吾說之勝而已，蓋將開悟，得回其本心也。

告子始為性無仁義之言，果變而曰：仁內，孟子不責其通詞之窮，且幸而姑存其一偏之說，顧乃展轉迷繆，以中所有者而欲外之，是則其所謂內者亦聊以是誘俗，論世實則以為非仁不存，然後可以得性之真也。是以孟子師弟之降，探其本指，而以一言斷之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按

告子說個生之謂性，便是一無善無不善，方諸荀子之言性惡，揚子之言善惡，混自有微別。朱子於前二章亦就其語意，借以作比，照耳。至此章仁內義外，特告子周旋世故之言，實則渠意不但謂性中義無有，并仁亦無有。吾弟則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南 課本 復堂

愛彼直視與甘食悅色同科耳。至公都子揭其本指曰：性無善無不善，一語和盤托出，而後來直指心體至奉以為正法眼藏，盡胚胎於此矣。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渠解當時告子倡為義外之說，人多惑之。孟子于此問之，蓋亦以義為在外者，若但未達義之旨，則開行吾敬之說，不宜復置辯矣。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精義：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按此本伊川易傳語，以直內義

以方外而言，其言敬於本章之旨，微別故或問以為發明義非在外之意，尤為有功。○說：統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吾心。行吾敬三字，已足括義內之指。敬由於吾，豈從外得？此在孟子長之二者，義字中體貼出來。孟子仍因人起見，故下文將彼此二字破壞，吾字○按上章言長而此云敬者，蓋緣告子長之說，混說個長，不會實說個敬，故只認得是彼長，不認得是我長。我長之惟實落，下個吾敬見得，其敬之是以長之說，個長猶可托辭於彼長，說個敬得不

自認為吾敬乎？此最是公都子指示親切處。其繼為季子之難，而至於不能答者，尚是吾字認得不透，知由中應外制宜之亦為吾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孟 課本 復堂

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說：統伯兄鄉人之辯，依舊子此問畢竟把敬字與酌字一例看，都是外面虛文。○吳因之曰：此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金言，然難徹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據季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移奪之敬，因人改易，以此見義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二句，俱要相連看，不可平○按果在外，非由內，全在長鄉人處看。此蓋季子之意，以為如長者必敬，固有不敬而長之者，為義而實不由內者矣。兄者是也，以為如義必為內，固有名為義而實不由內者矣。不必敬而猶長之者是也。設一鄉人發難，此處且輕置所敬在此，跌重所上折辯地，不得如時解遠作兩路夾攻。○此節因其言敬仍歸說長曰：果在外，非由內，自是告子之說橫據胸中。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以方外而言，其言敬於本章之旨，微別故或問以為發明義非在外之意，尤為有功。○說：統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吾心。行吾敬三字，已足括義內之指。敬由於吾，豈從外得？此在孟子長之二者，義字中體貼出來。孟子仍因人起見，故下文將彼此二字破壞，吾字○按上章言長而此云敬者，蓋緣告子長之說，混說個長，不會實說個敬，故只認得是彼長，不認得是我長。我長之惟實落，下個吾敬見得，其敬之是以長之說，個長猶可托辭於彼長，說個敬得不

自認為吾敬乎？此最是公都子指示親切處。其繼為季子之難，而至於不能答者，尚是吾字認得不透，知由中應外制宜之亦為吾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孟 課本 復堂

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說：統伯兄鄉人之辯，依舊子此問畢竟把敬字與酌字一例看，都是外面虛文。○吳因之曰：此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金言，然難徹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據季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移奪之敬，因人改易，以此見義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二句，俱要相連看，不可平○按果在外，非由內，全在長鄉人處看。此蓋季子之意，以為如長者必敬，固有不敬而長之者，為義而實不由內者矣。兄者是也，以為如義必為內，固有名為義而實不由內者矣。不必敬而猶長之者是也。設一鄉人發難，此處且輕置所敬在此，跌重所上折辯地，不得如時解遠作兩路夾攻。○此節因其言敬仍歸說長曰：果在外，非由內，自是告子之說橫據胸中。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

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因時制宜此所謂義皆由中出此

時制宜所謂義也兄與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

位則祭時當義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

則宴時當義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

也○蒙引敬叔父乎孟子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一句出來而因以折之○說統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

言却要歸重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

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重伯兄上見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

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義

之在內昭昭矣○存疑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

句所敬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暫時之敬

在鄉人也○困勉錄有謂因時制宜二句在庸敬二句下

尚須渾之此甚非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

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出中出季子之意則謂既

是因時制宜便非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認不

同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

字重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而通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四書通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意者

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

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徐玄扈曰長楚之說

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

以凡遇長者便長之見義之外季子聞公都子有敬之說

故發伯兄鄉人之辯云長者未必敬仍就長上見義之外

及孟子例以敬叔父敬弟之莫非吾敬則又以為敬如此

告子楚無定乃非與敬而外之以益見義之外蓋其意即本

耆炙之喻而曉譬之飲湯飲水曰非吾飲則不可敬叔父

敬弟曰非吾敬則不可敬○蒙註此章因時制宜時字最得

庸敬斯須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而不知義妙於時得孟子

意自重在則飲湯則飲水與上兩則敬對針以見此皆吾

心之所不容已於飲則飲水不容已於敬皆以此理之權衡自在

之說若但解力爭於飲不容已於敬則反落季子窠臼矣蒙引云季子

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

也勘得兩邊最明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

皆可以為堯舜矣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

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

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便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

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知人怎

生得如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當先

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

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

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

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

此章本義所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故錄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得知覺

運動甘食色者即為性

而任意為之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東坡  
無所謂善惡論性謂曰善舜  
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  
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  
言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  
贊美之辭說好個性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  
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言之性非然天地之  
語類公都子所舉三者之說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  
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  
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  
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  
而顛倒是非謂為本性者何以異哉○告子說性無善無  
不善非惟無善無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  
則性是何物○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  
事受字饒本作管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  
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  
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孫遜告子此說  
只一個無善無惡心之體任你為善也只算後來增加

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之品有中  
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或問荀揚韓  
子之說孰為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氣為性者  
荀揚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為言則固已  
優於二子而近世諸儒亦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乎其  
以不齊者為氣使之然不是以其論有所闕而不察乎其  
類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  
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  
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退之論性之品有三所  
以為性者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所以為性便有千  
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氣論性之說但少一個氣  
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論氣  
此○條辨此說與告子之說大相相反彼是無善無惡此  
有善有惡無則混然而無分有則確然而不易集註韓子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一告子上  
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蓋字甚活韓子是兼性相近一說  
與上智下愚共稱三品但他不知其屬於氣質而非天命  
之本然故得孔子之祖而未究其精且但知孔子之異於  
孟子而不知孔孟之論之所以同也若此節只說了上智  
下愚兩品便欲盡天下之人連相近都不論了是又韓  
子之說之相也○愚按三說雖互有不同然在公都子歷  
舉之意總要見得諸人從無存專以性為善按此文則微  
者此其所以獻疑不必復較論三者之優劣按此文則微  
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  
誤字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一告子上  
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蓋字甚活韓子是兼性相近一說  
與上智下愚共稱三品但他不知其屬於氣質而非天命  
之本然故得孔子之祖而未究其精且但知孔子之異於  
孟子而不知孔孟之論之所以同也若此節只說了上智  
下愚兩品便欲盡天下之人連相近都不論了是又韓  
子之說之相也○愚按三說雖互有不同然在公都子歷  
舉之意總要見得諸人從無存專以性為善按此文則微  
者此其所以獻疑不必復較論三者之優劣按此文則微  
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  
誤字

此即湍水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  
此即湍水之說也如湍水可東可西為人所決也○條辨  
知其性而兼言之猶無害者蓋或之說止得告子之緒餘  
只在習染大槩上作證佐文武與則民好善畢竟民常好  
善幽厲與則民好暴畢竟民不當好暴人但知得善是當  
好底這秉彝之良尚在故其說未至猖狂之甚○則民好  
善則民好暴兩則字見其轉移之捷正是無定正是上兩  
處可以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  
困勉錄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  
搖惑於羣言故即意三說之非而不啟必其非即信孟子  
之是而未未能領其是故有此問非冀衆論有是處  
而反疑孟子也渠正欲深知性善之所以為是耳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

困勉錄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  
搖惑於羣言故即意三說之非而不啟必其非即信孟子  
之是而未未能領其是故有此問非冀衆論有是處  
而反疑孟子也渠正欲深知性善之所以為是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謂若為顯言顯其本然

待順之而善也之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

以為發語辭援朱子亦謂程子以若為顯文義未安

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

之本善可知矣語類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無定形不

矣情者性之所發可言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

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

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

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

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

底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為情這動底只是就性

中發出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

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新安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三

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

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情也因惡辭遜是非之情

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

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

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一節已包下文惻隱之

心至我固有之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馬少墟曰性

體無聲無臭原不可名觀於情而性始可得而見耳觀於

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於洪

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亦有觀於有

火叩之有聲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亦有觀於有

性○其字指人言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

引○其字指人言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

乃○若二字要見孟子確有一段證據光景不是勉強尋一

證○若二字要見孟子確有一段證據光景不是勉強尋一

顯○真實所謂求故以性者從端倪發現處淵源而上故極

則○為善為字自當與下為不善為字一例看蒙引云以為

只○如謂之相似非是○乃若與若夫語氣相呼三說紛

紛○正為天下多不善之人孟子此論亦從為不善後推論

本然之情見人雖有不善乃若其情則但可以為善而不

可以為惡蓋其本然之實自然如此此性之所以為善也

若夫為不善乃陷溺其性使然耳註於

情字下一本字便是為下節伏脈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語類問集註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

字是就用上說孟子嘗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

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稟便

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說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

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

材料相似否曰是○雙峯饒氏曰孟子是說那好底人有

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

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補義伊川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

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三

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

豈關才事○語類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

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

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非才之罪是才自要為不善

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善如此乃自家使得才亦可

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才亦善者說本來善底才如

此故曰非才之罪○孟子論才亦善者說本來善底才如

○孟子所謂本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

如人之有本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事完備發將出

來便是才也○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

這裏以手屈指問出有個路脈曲折纔物恁地去才不能

主張運用做事底問出這一事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

可見其才○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告之

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者告之

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

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

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

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



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  
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情與下之  
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  
不害其為同也○條游情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情英雅  
性本善故流露出來亦自然無不善而其自然流露之  
情豈有自家不能之理故情善而才亦善此孟子從本原  
處一直看下來是如此○說此節緊足上節乃一正一反  
之辭○上節可以為三字就是他才幹處若夫為不善  
只是他不肯去為善不是他不可以為善○輯語此二節  
虛虛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慮舍半段  
方是疏非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  
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三 教復堂

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  
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 聲徒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北溪陳氏  
上說敬就心上說○朱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  
合而言之辭讓又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  
在恭敬之中矣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  
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 按上文說性因說情說才引其  
揭明固有使人當下識認○語類問橫渠云心統性情與  
二程不同如何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  
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  
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渾當如前二先生說恐是記錄  
者誤耳述朱此因二程先生有情與心皆自一性之所發

故云然又按文集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  
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  
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未動而無以統之  
情心則貫乎動靜之間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  
有情效天下之動靜之端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  
話不同○又集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心自有條  
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心便  
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則仁之理便應而發之此心於  
乎形過廟入朝之事感則則禮之理便應而發之此心於  
乎形過廟入朝之事感則則禮之理便應而發之此心於  
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所自而各有所自而各有所自  
四以學知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  
之善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  
性之發而為情也皆謂之心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詳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意  
矣至不能盡其才至我固有之也是應乃所謂善也弗思耳  
前兩無字兩有字兩可以字看後引詩天生蒸民有物有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三 教復堂

則蒸民字有字亦須如此看○非由外鑠二句是一章主  
體告子諸說亦知仁義禮智為善但不知其為固有而以  
為外鑠耳弗思耳矣緊連說下可見性善則情善 但人自  
而才亦無不善不能盡其才所以非才之罪也 但人自  
不思而求之耳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  
不可勝用者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愚按 所以善  
弗思耳矣是前後文關鍵最是孟子提撕與緊處 所以善  
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 諸類  
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  
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其才者也○問不能盡其  
謂或相信從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問不能盡其  
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惡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  
只是好到得動用去是能做去只是好不能盡其才不是發得  
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  
才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必當至於一介不取  
一介不與千乘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

○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不得者在外故也。往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性無量而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求又曰盡皆孟子與緊教人處。○家引思以心言求以力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矣故上云不思而求之畢竟思求亦才也。又曰思求便是用其才處按能盡自有工夫即所云擴充是也。故不可謂不能盡其義自極分曉。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

同耳。○徐辨此因上四句不用端字見性善情善原無兩層故如此說至盡其才正亦是擴充意思但說擴充猶似工夫勉強此處盡其才却自本性善而情無不善一直說下見得有此心便自有才以副之只莫阻遏他任地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

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天監有周蒸詩作丞眾也物事也

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

有聰明之德此以五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此以五

所秉執之常性也詩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

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聽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遠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而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又舉天生蒸民云云孔子曰為此詩者知微子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孔子曰為此詩者知微子有則則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性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證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不辯而自明矣。○西山真氏曰古人謂律規矩準繩衡為五法故也夫物之所以為人之則是其方員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人而失其所以為人之則是不能全乎人理而非人矣

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與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善不仁不義不忠不孝反是美德則莫不惡之此則知性之善矣。○紹開編既引蒸民之詩孔子

便分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性情脈絡諸聖是孟子集註此節不重引詩重孔子之說詩中開口說

天字是提原見性原於天說諸子之意詩中開口說聖凡之別物則二字正是從天生蒸民說下見有物必有則

之理也使其無則天之生民豈有徒塊然子見得有一物者秉

之理也使其無則天之生民豈有徒塊然子見得有一物者秉

情能好是才總由性善而已。○謂之好者涵於心曰德好是

義之悅我心如飲茶之悅我口也。○按章首三說亦即與

敦復堂課本

新復堂課本

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  
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語類問孟子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  
註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  
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個才才之初亦無  
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  
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  
大抵孟子多是專以理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只緣  
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煞故有後來荀揚許多  
議論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煞了○先生言孟子論才  
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盡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  
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程子問才稟於氣如  
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  
稟曰然理情一故純氣粗故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  
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

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  
深玩也○冠齊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  
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功○或  
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  
然亦不言相近之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  
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  
相近之云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  
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  
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  
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  
其辭焉孟子既發其端矣學者方且昏迷眩惑不知折定而  
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惑不知折定而  
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  
可詰然其說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  
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  
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  
以為前程妄想而奔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

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  
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  
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性則不同始明  
錯綜有如此之不一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  
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無害於氣質之有  
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為善也此其有  
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  
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指其善而  
子以來乃有以才為有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  
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有不善者何也曰以  
情有所拘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所  
粹至善之德而不以氣質之不善而加多於性則理而已  
有損其德之厚薄隨有之不同耳○語類問先生謂性是  
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才成個人影○語類問先生謂性是  
靜處依舊只是理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  
這須就那地頭看纔是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  
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  
便成個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  
此則性字重善字輕愚按此語須善會蓋言性字認得真  
則固無有不善者故又曰諸儒論性不同  
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  
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蒙引多賴多暴  
歲人家人子弟未必盡能為善凶歲人家人子弟未必盡  
惡○不言情性而獨曰才者就所為上為切○新安陳氏  
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畧似○條辨陷溺  
其心字只指理義之良心說才說心只是統性按此處  
陷溺其心之心正與後面同然理義之心相照○結開編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此即所謂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上章集註云：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亦是用此章語。○通朱此章，即承上章言。其心之病，但物欲陷溺，亦自多端。飢寒迫身，其害最烈。欲後心為病更深，如下章指亡反覆一暴十寒，萬鍾不義，禮義而受皆其類也。又其甚者，直至放心而不知求，無非陷溺之害。此就凶族子弟多暴，結其端耳。

今天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而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楚音年，耨音勞，苦交反。

楚大麥也。詩思文篇粒我蒸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之。孟夏之月，天子乃布種。後以麥厚田，使土之

以歲嘗麥，先薦寢廟。稷種也。布種後以麥厚田，使土之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麥以初夏熟，故磽瘠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灌來卷十一告子上。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收有多寡，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磽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同。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按此條意在申上。○通朱本指只重在下，半節則破三者之不同。見從有不同，不過如此。要其大槩固無不同也。看下文故凡同類者，用故字直接可見。按此條意在引下篇謂二意皆所宜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善無不同。此提撥綱領處。愚按：同類是個總綱。性善乃其中貫下。○說統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楚麥二節就物之同說到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至末是就形之同說到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

心正見人之不異於聖，而降才不殊，只是把聖人來做個樣子。○愚按：聖人二句是通章開鍵。蓋人至聖而極，聖且與我不異，則人性之善可知。○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緊從非天之降才爾殊，喝破疑團。下文乃與重重調釋。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貴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音音。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按：故字緊承聖人與我同類，直貫至之言。徐餘韻大借粗形精情，味不竭。○要說足之同，却於屨之相似處見。要說屨之相似，却於黃之絕不相似處見。善為淺人說。法越委折，越明下。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孟子集註本義：灌來卷十一告子上。三。教復堂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之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嗜。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集解如使口之於味，只大槩說。其性其字，即口之於味。不必謂指易牙大馬與我不同類，是就極不同者以見其必同。與上節為履不為貴同一相形法。有此四句反跌，故未三句正面一搜便得。口相似以其所嗜之味相似也。性便在形中。易牙無異口，故無異嗜。天下字重看，正見其無不同處。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效古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集解此節變文不說天下期於目者乃正極言天下之目相似也○凡事都有個極則易牙之味師曠之聲子都之姣皆極則也同視同聽同美正是同其極則處前後兩以聖人言之意亦同此○子都鄭大夫公孫閱也有寵於莊公詩曰不見子都即此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孟子集註本義灌叅卷十一告子上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類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者耳之同聽目之同美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也  
食曰藜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  
孟子曰理是此物上更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之謂義若但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書錄君臣仁臣教父慈子孝之類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其宜處物之義也○高景逸曰有物有則之謂理在物為義物之謂處也故曰體用之謂也○吳因之曰理義二字要說得重見

理義是天地間至純至粹底今心所同然就是這個物件  
要在此處隱隱藏得個性善底意思○按須知本是自心之理豈有與不同以為然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莫作騎驢覓驢便成鶻突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孫應陽我心所

聖心所然者亦此理義只緣理義為人性所自具不曾陷溺則得之自處先耳玩耳字語氣見不過如此所讓只在先所爭正在得○輯語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火即成自棄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即是無思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與緊為人處○按聖人先得我心正與聖人與我同類相應○精言聖人先得聖人接理義之悅我心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語類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且如人之為事

孟子集註本義灌叅卷十一告子上

自家處之當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人割股救親死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發為善人皆以為美又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為美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安人亦以為為美兼在已而在人而言○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說正是為衆人說當就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只是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却無受用又曰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憂思不樂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惡不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個理義都好善都惡不善皆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按我心我口兩我字最宜着眼要人當下認取所同然者自得○



有聞人心無不悅理義者然敵有輕重則此心之著見亦有淺深故程子謂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屬索之悅口始得○聖人先知先覺乎此則義理昭著隨感而應而所同然者無不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不但悅之而已要而看先得二字人同此心而得不如聖人之先故不及也○能知而勉焉何患其不同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聖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真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以希聖不難矣○按理義之悅我心即人心之同然乎理義也用倒句互文而義益顯正與首節非天之降才爾殊二句相應大指只在證明人性之本善雖在陷溺其心者亦無不可人人領取陳氏補出工夫則言外餘意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孟 課本 敦復堂

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葉五 訓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

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梁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

句最宜着眼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因勉錄聖賢學問又何必專以避為息生長也語類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

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

有所生長也送凡字便統下節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

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語類牛山之木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是猶人所息而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且盡之惟仁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伐之無餘矣又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人之良句相對於極分明○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林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喻下節○用勉錄看來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兩層俱重○愚按末二句緊與首句齊美相照應中間作兩層說下語意自趨重下一層蓋使雖伐之於斧斤不牧之以牛羊萌蘖處正好培養何至若彼其濯濯故深致惜之為後文失養則消張本看集註清出是以語脈煞甚分明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孟 課本 敦復堂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語類此段專是

所以此豈山之性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按首句存字只是本來之存○又集仁義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即是所性存焉也○說統

雖存乎人者雖字承上山木來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仁義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故下隨接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而究言之按所以指物欲言所謂伐性之斧

斤也且旦而伐與平旦之氣請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上郊於大國相照平旦之氣請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也語類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歇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  
才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是地處靜  
少問才與物接依舊又汨汨了○此章尤精氣貫於理  
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圖說  
從孟子息字得宗也又曰氣曰稟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  
耗散取此息字就其良心者言平旦之氣必從山日而  
立極其境迥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  
別其理相通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正幾希不多也  
同然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正幾希不多也  
良心不昧處此人字對下禽獸字看餘旋即是且晝  
雨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即是且晝  
語脈緊接幾希遞下勢如拮据也語類拮据如被禁  
一髮引千鈞如何能保得拮据也語類拮据如被禁  
將自家物失去了條條不日亡而日亡者百般反覆  
者總纏手縛脚好似禁械一般欲脫之而不可得也反覆

展轉也反覆非顛倒之謂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  
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  
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  
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  
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  
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  
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  
惡遂與人遠矣語類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  
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  
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放失而未嘗不生也○日夜之所息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其  
所發者少而且晝之所格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  
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  
分被他展轉格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  
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造自家日會退此  
極精微非孟子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造自家日會退此  
不得後今日十分明有九分後日八分正形容不足之意  
氣則長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  
復生其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濁了至夜稍靜則  
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又存者便是得至夜稍靜則良心  
不打他這便清只不罷去打便清又曰睡夢裏亦得此  
日歇得這些時後氣便清又曰睡夢裏亦得此  
心便得這些時後氣便清又曰睡夢裏亦得此  
明按此論於格亡尤切又曰此心虛明廣大却被他格  
日間格亡既甚則伊川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都壞  
稍義問夜氣如何伊川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都壞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日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所害為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  
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遠以爲良知良能  
而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而言者  
於物欲而其暮夜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爲主以爲雖  
此心耳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  
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  
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  
意益明矣但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  
藥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  
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其力者亦且  
散漫而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  
爲然哉然其語意亦頗深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  
因誦誦孟子本意忽悟其意然後求諸程子之說乃若有  
契於予心者耳雖由予之愚暗而然亦非一見之所能窺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

告子上

天

訓

本復堂

孝

集註本

表匯來

卷十

十告子上

三九

總數

復堂

77—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

十告子上

三九

總數

復堂

77—

自濁了。按須知說氣處都為說心。此段緊要在荷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  
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  
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  
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心之動靜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  
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  
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且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  
矣又曰氣與理本相依且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  
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晝之所為亦無不  
當矣。說統此四句須將山木喝起實實在人心上說蓋  
心為動物養則本體不損生機不覺淳然不養則生機先  
已斬絕安得不消惟夜氣之復正在消長之介故須漸漸  
保護栽培方有清明日子。按本文只是緊接存結上起下  
以上兩段實之然按故字來脈并下緊接操存結上起下  
自以貼切人心與前後脈方為緊要物皆然  
心為基本節無物與下惟心兩字正相呼應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早 課本

拾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  
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  
下。語類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捉底物  
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  
這裏出則是在那裏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  
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操則存舍則亡只  
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舍之便如失去求放心不  
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頻要察才覺  
無狀了便是收爾。今一個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  
舍而有存亡出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獨物而放去  
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  
心。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  
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理便是存若處

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肯兀然守在這裏焉恐有事  
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  
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  
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硬提在這裏只要  
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人心操則存舍則亡  
須是常存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  
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  
此處之自然有個界限節制着那天然恰好處又曰求  
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孟子引之以明心  
謂。舍則亡非無也還於物而忘返耳。孟子引之以明心  
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季安溪曰神明不測  
本意則是發其危微。四書通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  
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  
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  
此集註推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早 課本

孟子言外意繳上文收結一章之旨。語類問夜氣之說  
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  
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問注云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存疑若有一一定之所矣曰此四句  
但言心之神明不測不存則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  
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已復禮敬  
以直內等語不須商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已復禮敬  
下便是用功處。只下着頭做便是。不待問人。操存舍亡  
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着精來也。又曰孟子求放心  
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氣清則心  
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然  
孟子此說只為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  
止夜與平旦也。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為此  
心操之則存也。日間操則存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  
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平旦之氣  
便是且晝做王夫底樣子。日間只要此心在這裏又曰  
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與起必為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望

乃舍亡之時也。按此集註所以必實之以無適而非仁義。○又集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個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心。自入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而亡。則物欲便是人心。頃刻之間。倏忽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不能不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靜則無不善矣。舍則亡。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入者。存亡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何如耳。只此四句。說得存亡之體。用始終無間。安可謂之無所倚。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開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為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亡者。非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日不使且晝之所為。以括亡其仁義。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望

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偶存於內。皆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於外。荷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于卦為復。象正如此。○語類問。范淳夫。女請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問之曰。此女。不識孟子。曰。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眾人不能皆如此。若通眾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眾人論耳。○條辨。惟通眾人論。故出入無時。二句。雖非。專說舍亡以後。却亦不是操存。既至猶思如此。如果無時。不用其力。到得無適而非仁義。則此心常在。存子裏。又安。有出入無時。而莫知其鄉者。按此即聖人之心。不待操之。而自無不存意。○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困知記。操舍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操此心。勿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且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汙。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常解惑。只作疑說。王疑指齊王。按發口。三字。下二節意。已在此。前無限歎息。○此智字。是就道。理上說。未智字。是就聰明上說。正夾其專心致志而。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

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諛雜

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

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

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葵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

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淫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

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蘖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

黃○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

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說統以陽明

喻君子以陰陽喻小人故曰暴○善見亦罕便有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告子上

不專心意在○吳因之曰通章只重吾見亦罕矣二句此

二句全要歸重齊王身上言王所常習接者在衆小人而

不在吾就是聽信不專予至下節把鴻鵠援弓影出○韓

語此節似答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

故下節云云○紹開編此章與上章意脈相接一暴十寒

卽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卽萌蘖之生也爲齊王斧

斤之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

內詭譎雜進惑之於外下節相承只此意

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雙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

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

之所向直到那田地之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繼以繩繫失

而射也說統此節卽從吾如有萌焉何哉說來非另一意

鴉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不勝寒之者之深矣况又有鴻

不智又何怪焉○吳因之曰不專心致志正齊王不智底

根由孟子全在此四字上着神雖與俱學以上三語似含蓄

氣爲是其智二句是翻弄口氣按非然也三字語似含蓄

也言外神迴意合○心致志則上已提明故不須重出○程

子爲講官言於上日人主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

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

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

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

多蓋以此也四書通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

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亦在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

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

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

言治亦苟而已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精義呂氏曰死生貴賤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日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爲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喻未知者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語類謂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說統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辭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語類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哭

課本

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義重於死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翼註秉彝之良心即未節本心也○說統兩其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道破正要在於此不道破中認出真心來○按兩其字須就人心本然欲惡中看出此方不是泛說道節宛轉提撕低徊反覆要人認取極有情味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慶源輔氏曰偷謂偷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心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困勉錄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翼註第三四節不過卽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前能舍生取義如此翼註由似於上無所承然上節反言正以決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故遂承之也○說統人生利害到生死處極矣而義之所在有決不爲苟得不爲辟患者此方是人底本心故緊拍由是二字見其本於秉彝本自如此○與上節一反一正全在何不由是四字喚醒世人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哭

課本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於全體之中指其一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說統以上雖有四節不過只是一之上○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非帶說惟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原非本無也○條辨世間人安能個個於二者不可得兼時舍生而取義但就秉彝之良心一直接發出者是合生而取義者若少轉念則計較利害而此心喪矣故孟子一連四節反覆以明秉彝之良心所不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皆有一直追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二句一筆節提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末節兩兩較量正見得舍

生取義之心人自有而人自喪之與此節呼應

一簞食二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

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蒙引蹴爾尤重於噉

重讀又見其甚急者此二層方見得不受不屑良心真切

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

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果

於生死者可見人固無有無是心者也惡不義必欲義故

兼欲惡言○吳因之曰真心當危迫則現當晏安則泯故

特舉行乞以見例喚醒世人正見其能決死生於危迫處

以為人皆有是心之證也○不受噉蹴之心如電光忽過

稍落第二念則心擾萬慮未必不受矣此不受底人與下

受無禮義之萬鍾底人只作一人看為末節須為今為埋

根○簞豆與下萬鍾對生死與官室之美三項對看末節自分明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

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與為去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輯語萬鍾於我何

鍾與我合而為一孟子只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

窮乏者感我之惠也此項似亦是好念頭但為此而不辨

作一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

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蓋理義之心

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集解首句緊從上

正與一簞一豆反對而受之與弗受弗屑反對上文噉蹴

之與是無禮萬鍾亦有噉蹴之與在故不單言義而兼言

禮義不辨非不能辨乃不暇辨不肯辨也則字妙為轉身

分明一落千丈萬鍾於我何加固是喚醒語亦是宕起下

文意一為字正從何字轉落言既於我身無所增益除非

為此三者與字正詰問之辭官室妻妾固不能無所識窮

乏亦人所有却為美為奉為他得我種種恣情極意而甘

受不辨禮義之萬鍾非蔽於物欲而何○或問孟子所論

官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

易動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

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

之門人有為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

知識以至此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

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耳思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

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意○語類或曰萬

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

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

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敦復堂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義精

敦復堂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  
 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  
 字○語類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  
 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  
 指示仁也○文集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  
 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  
 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  
 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理試思之○存疑集註反而  
 名之曰人心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心所具之  
 理乃心之所以爲心故卽名之曰人心是心卽仁仁卽心  
 欲人知仁之切於己也○紹聞編酬酢萬變之主這句主  
 字極有力心者身之主然人有此心而或不仁則失其所  
 以爲心便自做主不得當夫應事其用事者皆其所以酬  
 酢乎此之主也荀子曰耳目鼻口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  
 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之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  
 其天君正其天官吾謂天君清是以能應萬物之變順理

而應不隨物而遷夫是義者行事之宜

之謂辭萬變之主

也是就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

不可須臾舍矣

義人路也道以路言謂事物各就其當行路上行道

若大路取其明白易知義爲人路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

之猶路無目者也

別處語題問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

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指人心否曰路字

在人心非以心便爲仁義只人之心所行者是也○心即人

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

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

則仁在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

一何說從心上去○四書通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

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告子上

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說統與醒人處全在兩個仁字上仁就是人底心義乃是

仁義即在當體如何可舍如何可放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三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所舍者乃其自有之路所放者乃其自家底心也豈不可

哀哉放心下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

來此一知字便是末放心底義括○按上節從仁說到義

由體及用也此節從路說向心溯流尋源也故後二節專

說求放心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

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說統

知不知兩邊相形特借雞犬以爲提醒○語類雞犬放則

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才求則便在未求而不可得者

不獨是走作與放才求則愈昏亂去也是放但存之只在此放心

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昏亂之心求之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

雖曰管之難大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

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爲又曰只覺道我這心如何

放了只此念才起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處求之但常省

之而勿失耳○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

自剝了○求放心不是在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

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從仁便是仁放了○求放心

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收之操則存非以一

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心去來也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告子上

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達於仁而義

在其中矣

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紹聞編心既存

乃克有制未有心中而能由是路者也○季安溪曰仁

義者人性之德而具於心偏言之則仁心也義路也專言

之則仁義無非心也自人有心而放之此下節所以言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語類問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

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看又曰說得太緊切則便有病

又曰上有學問二字在不是求放心便休通朱若畧去

非一端句便大緊切有病朱子補此四字正有實地然其

工夫在恩按下文接然其道三字更說得語意分明

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

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

謂下學則志氣清明此涵養義理昭著之效知而可以上達便是居仁由

達義底時候不然則昏昧時說放逸與志氣清明相反雖曰從事於學實無下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亦無

驗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

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何會收得轉來事放去了又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

孟子集註本義

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服膺而勿失也按此節要指集註發明殆盡而語類復暢可以學問一說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兩義實互相為

然於左以便觀者之循省焉○語類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屋主有此家主

心不收財以何者而學問思辨哉此甚要諸公每日若

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

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子博學也是

開審問也是問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學須先以求

放心爲本致知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篤行○學須先以求

無念慮等事誠意是他去格物是他去篤行○學須先以求

之主不使好惡有偏○又集竊嘗謂今之人知末難大而

不知求其放心一念懷然是亦不待別求其放而欲求之則此

全已是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

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程子曰文字極難理會孟子

之說也○語類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

聖人一言一語都是道理又曰文字極難理會孟子求放心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思無邪一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  
善而勤知惡而戒亦只是一個思無邪耳○心思無邪作不在  
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篤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後以上數條是說學問之  
道皆所以求放心即論語集註所謂明善以復其初之說  
也象山之學是謂學問只是求放心便休與前一說所謂  
先求放心之義自別然不善體認尚恐開致虛守寂之漸  
以致上彼家船故朱子於後一說尤說得精密須知必合  
二說融會貫通乃為真實了義○季安溪文知心為學問  
之本則惕然朝夕為真實了義○季安溪文知心為學問  
之道也而離心則無以復其初之求心之要則日月就  
將希日新而不已此明善以復其初之道也而舍學問則  
以事心其自記云題有兩說以一意貫之乃學語孟庸總  
滙處愚按此真滴不濕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盡有為  
育有得息有養○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  
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又說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  
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

相接下囊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  
言仁乃八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事非指一端如講習討論  
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  
他求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  
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  
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放其  
心故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  
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  
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  
是歸宿在仁上也本章有四心字皆是  
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  
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說統人心本信於物欲之上今却  
屈於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

信為喻○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  
秦楚之路影說○蒙引疾痛指當身害事說不便作事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或問小註屈而不信非疾  
至於心為一身之主視一指之微輕重迥別而反不知惡  
此不知輕重之等也○兩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  
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  
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逞寧處者矣○紹聞編今學者須  
能實自體察得心不若人處始有知惡處果能自知而自  
惡之則必不容已而所以愈之之方又不待遠求而得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  
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美

課本

教復堂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或問小註此  
陷於不善之意○兩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  
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  
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  
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土而  
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會一草木之不  
如治治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荷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  
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道  
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  
智根心見而益肯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  
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按內外固可兼說  
然畢竟重心一邊方與上下章意合○說統此章喚醒人  
處全在一箇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為愛者然往  
往置身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孟子從愛字  
剔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剔出兩所以字見養乃所以成其  
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為愛哉人若思量到  
此決不肯自置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點醒他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無尺寸之膚不愛

養集註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翼註愛以心言養以事言○說統首五句是舉論人情起下自考意人只為昏昏惛惛不自照察所以以下一考字要人提醒此本念耳於已取之此示以自考底方法見等級分量當身而具也○吳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條辨養之不善則自以為兼愛兼養而實至於以小害大以賤害貴成其為一無能養之人養之果善則以大復小以賤從貴而通成其為兼愛兼養之人非真只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堯

養大養貴而置賤小者於度外也故首五句只通論人情不必遽謂其養之無別其無別者只坐不能自考耳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延朱此節正申明於已取之意貴以其分

尊賤以其從命大以其兼統眾職小以其各司一職心志口腹註中逆透全指以立言○蒙引看來賤而小者耳目手足之類皆是註中專以口腹言因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爾○翼註於為小見養之不善於為大人見養之善○條辨養其小者定失大故曰為小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櫟音賈楸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櫟也櫟梓也皆美材也楸棘小窳非美

材也此賤害賁之喻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偃疾人也

就人身言均為養小以失大者起下飲食之人○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借以考証小體大體○說統日賤場師曰偃疾人都着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按此皆賤之辭為飲食之人寫照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彼專養口腹故直目之為飲食則為賤場師則為偃疾人相應正為當時貪饕富貴饑渴害心者痛下棒喝○說統此二節反覆四應上言養小者必害大下言不害大雖養小亦可然特為假設之辭正見養小之必失大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堯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

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諸類孟句被忌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個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口腹他自會去討吃不到得

前所中流轉始得○錢峯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事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白與

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  
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  
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按末句豈適為尺寸之廣  
正與前無尺寸之膚不交相應非言養大之不可兼小正  
中明養小之必不可以害大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

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  
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按此照下節言義固如是然  
在本節宜渾○說統鈞是人也兩喝最警前鈞是人也謂  
宜其成就同也後鈞是人也謂宜其趨向同也意各有別  
為大人為小人也字作謂字看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  
其小體是任他驅逐本節義只如此內有以小從大以大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卒 課本復堂

從小兩邊交互意然在下○蒙  
引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  
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  
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需類問不思而蔽於物  
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  
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

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問物交  
此一段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故曰先立  
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思故曰先立  
乎其大者○說統不思雖指耳目底本體說然受蔽處全  
由不能思來便見耳與目與心相關處○精言蔽與引不  
間過接處引字上着一則字見一交之後勢不暫停引之  
下着而巳矣字見既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  
引之後無可追索

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  
物來蔽之○語類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  
思却倒把不是做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  
思方得其思思若不思則邪思雜處便順他做去却害事  
按所謂邪思思慮正坐不思故思字都只主好一邊說○  
心之官則思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卒 課本復堂

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  
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翼  
註自耳目之官至不思則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與心上  
開闢說不着人言耳目之官不思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與心上  
則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體原是如  
此○愚按心之官則思思字是單說官只當一個衙門相  
似思則得之思字方是去做官所謂當然之職如衙門中  
有了人相似又上思字是去心元有此思下思字是人心  
必須去思元有此思者心之官所以異於耳目也必須去  
之理得其職則得其理失其職則失其理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  
我者○語類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而心為大若能以  
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語類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  
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惟

孟子集註本義匯考

卷十

空

敦復堂課本

○孟子曰有大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  
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精義尹氏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

精義尹氏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

故曰人。○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卽樂此仁義忠信不卷者樂之

言忠信只是誠實此  
此仁義忠信不卷者樂之

至也。○輯語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

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

卽理也○說統天爵自人爵上生發出說個天爵便見貴  
 爵言各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

生叙  
發出天命  
說出天計  
說個天無  
說箇非天  
說便見天  
說貴天

於人爵矣。善惟仁義。仁義原是忠信底。這善原是樂之

忠信底這善原是樂之不

故曰天爵○按此章爲慕人爵而弃天爵者發在孟子  
 卷底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此天之寵緼不章服而  
 貴○

爵而棄天爵者發在孟子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奎

敦復堂課本

語意自重天爵一邊但首節分列亦不必遽爲偏重卽有天爵而非人爵亦不能得志大行公卿大夫如皋夔伊呂亦在其中非可槩爲抹倒只合渾還自留得後文古今人不相及地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

之而自至也。語類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脩天爵人爵自從後來如祿在

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自有個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

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意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正其文與不文

知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

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南軒張氏曰古之人傍其天爵而已非有所

爲而爲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蒙引）古昔盛時

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要  
知古人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說統天人之爵自合而  
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薄。事功  
之真僞。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  
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

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或問

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而實已弃之。久矣。何待得人爵  
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

而不脩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而惡惡。遲不如是  
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脩者。又將何以處之

耶。語類問。古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  
要人爵。曰。便是如此。○文集。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天爵不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告子上。 齒

棄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  
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

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寢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  
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

○輯註曰。要曰。棄前牛截如此。後牛截如彼。人道是兩截。  
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其可棄。知他脩時。是要由其為要。則

其所脩亦非真仁義忠信矣。○南軒張氏曰。占之士。脩身  
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

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眾多。而天下治。逮德之  
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

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  
之間。自孩提之童。即使之懷利心。而習為交辭。則并與其

假者而不務矣。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  
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

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  
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

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精義。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天爵之義。○語類。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

工夫。只在這裏。愚按。實知得工夫。只在這裏。愚按。實知得

已者。思之則無不自知其有。而欲有之也。不是以思字

遽作工夫說。○蒙引。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也在外之貴也。即

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愚按。欲

貴。須虛虛說。個欲人爵。底貴下二句。方有轉身。○說。此

章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人處。在弗思二字。是冷語。亦激發語。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

○語類。編曰。天爵曰良。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

貴。皆是孟子始道出。趙孟晉卿也。○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

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

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

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翼註。人

與下人之膏粱。人之文繡。此三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

言。如趙孟便是趙孟。二句。重能賤邊。正見非良貴不足慕

也。○說。統借人以顯已。借賤以顯貴。人所不得而貴。亦人所

得而賤。徒自供世途之顛倒耳。人試思之。按統上即教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

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

詩大雅既醉之篇。前篇行章之詩。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也。

章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篇父兄者。老所以答行章之詩。其首

著皆所謂良貴也。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

所慕乎人爵之貴矣。○說述仁義本德字說來，則其意已

仁義就來飽乎仁義，則問譽自至，施於身正見其有實於

已者也。○不說仁義如何可貴，只就世情中翻出兩個不

願以見意，正是令人可思處。○不願膏粱正形容飽仁義

之為可貴，不願文繡正形容闊廣譽之為可貴，意味在

兩所以字中。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已字看。視人則曰

願反已。○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邵子曰：人必內

則曰：必如程子之言，則無病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宋 歐陽修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

**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

**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

**於不仁者也。**○精義：尹氏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

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

理，却甚易。蓋才是，是得十分工夫，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

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止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述朱

理固如是。然在木章，不要說得十分太難，恐故人疑畏之

**亦終必亡而已矣。**却以一杯水救之，是其心本自不曾欲勝。較量雖易，尚

落第二層義。○蒙引：集註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此八字對

下我字看。○程謂之水不勝火，即人之不仁者，謂之然因

我之為仁不力，而人遂謂不仁之真不能勝，則誰復肯為

仁者，豈非我之所為，有以深助夫人之真不能勝，則誰復肯

之不仁者乎。如此看語意，方得清白。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以為而亡之。**

直解為仁不力，非但有害於人，就是自己已也。信之不專，為

之不力，將併其幾希之仁，寢消寢滅而終至於亡矣。○按

註此人字，即上節註我字，正所謂今之為。○趙氏曰：言為

仁者，亦終必亡，并杯水之仁亦無有矣。○南軒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

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

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

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

之閒，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

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

之閒，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

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

道之有成也（語類）苟為不熟不如黃稗君子之志於道也

模定了出治工夫（不）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個坯模了到做出

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皋陽關只爭這一分他那個便進一

章相貫（四）善通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

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九熟無所容力

之在平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方循而行之

新不已（由）勉而利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

言矣（紹）聞編曰種之美則非百稟平黃稗曰不效氣象可

則不可徒待其種之美（說）統為仁不熟乃至不如黃稗

蓋是言仁之當熟以成其為美也（翼）註心如穀種必以

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耘耨（至）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

熟處（焉）君常曰一暴十寒則以間歇而不熟守氣助退

則以急遽而不熟（優）游度日則以怠緩而不熟守氣助退

則以強制而不熟（徐）自慎曰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告子上 充

責在人（之）用功未熟非是舉其已熟之功而與他道較

美惡也（輒）語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待其美與

為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投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

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各象無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

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也（接）亦字亦是正喻相映發

醒人處（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語）類趙昌父云學者

不可畧（要）學一個不斷續（慶）源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

問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或）

小註此章大意只在射之法與匠之法兩句上（說）統

設者引滿之謂引弓滿發發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學

謂學射（宋）註發明此章言教者學者皆必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節學者謂學匠以用也說

所用之故曰（以）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

進有序自（禮）掃應對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猶工之有

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巳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猶工之有

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禮掃應對也舍是以求道是猶

求巧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

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按）教學只兩平說（全）在四節必字

教而真（精）力欠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精）力久則

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教而言中含規矩而言巧皆誣

也（曲）藝且然（喻）意在況聖人之道乎（正）意在言外（雙）峯

法無如一部大學（按）小學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是也

○此章論事必有法正見教學之相成觀兩亦字可見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告子上 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按禮重之答只是據理而言不以事實相較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補訓任人意在下段此兩問只是要引出個禮重來然後從而折辨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告子下

數復堂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子先手臣其義一也○說統所謂以禮食者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是也○語類不親迎則不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蓋貧窮不能備禮迎之禮法許如此○通朱不以禮食如不食嗟來之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亦其類也不親迎如家貧不能備六禮之類六禮問名納吉請期納采納幣親迎也○家引任人此言亦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闕之使聖賢處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膠柱而鼓瑟也但只是不協其本耳故須有孟子後一段說話○按任人亦本告子食色為性之說其後禮即所以外仁義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不難也集解於答何有正文在往應之曰以不揣其本三節是先就其言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

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

定其高卑○條辨可使二字最有意寸木高於岑樓者使

之高也食色重於禮者使之重也此不揣木而齊末者使

之也○翼註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而

喻之下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上節是有意偏較者輕

重之使例置下節言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告子下

數復堂

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固源輔氏曰物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集解上節只說他不揣本而齊末之非此方說重輕之定必多寡齊而後輕重見自是相承說然上言升寸木於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輕重之意重食色此言鉤金不可與輿羽較是言任人有輕重之意輕禮兩節於相承之中而語意各有對針然俱未露正意至下節乃與揭明取○或問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鉤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趙與齊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

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精義尹氏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蒙引禮食親迎本不是輕但以對滅性廢倫則為輕耳○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矣但食色之差重於禮而巳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論禮也哉○條辨既辨其不平之非下方好取一般平者而較量其輕重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紵音彰 攫音婁

紵戾也攫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告子下

三

敦復堂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蒙引任人只重在死字及不與攫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得妻字上不曾思及紵兄臂得禮終是重矣○說約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輕重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不紵則不得食不是偶然而不得食不攫則不得妻不是暫時不往應之須看前後針鋒相對處未嘗變任人得食飢死之說而以紵兄易禮食未嘗變任人得妻不得妻之說而以攫處子易親迎方見得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比於禮之輕者故失其衡孟子是取禮之重者亦比於食色之重者而輕較重即任人自開其際惟兩重並衡任人矣須知透難橫抵耳於此見孟子折義之精語言之妙○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

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亦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踰天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按此章本旨只在力爭輕重之大分其未嘗膠柱調瑟言外員補一層乃正於大分上毫釐不爽）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愚按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中却有兩面曹意在可故問孟子之問所疑在可孟子之然所信在為推交於交之妄意其可隨加棒喝曰亦為之而已矣孟子意在為故取所不為也及行堯之行不病不求耳都是偏攸他為處為則未有不可者不為安望其可）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告子下

四

敦復堂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每）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存疑人皆可以為堯而巳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

實供學者若見及此便生多少慚愧却自不曾省得便是梁上過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鷺是也鳥獲古

之有力人也也能舉移千鈞語題孟子道人之皆可以為堯舜

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

煉然後成銀○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

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一字相相應舉鳥

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按矣有於是宗或以為指形體言或以為緊承食粟

而已對照不勝為患故以無力有力人為說味通節語意

以後說為長○條辨末二句豈以弗勝為患單貼能勝堯

舜說弗為耳與亦為之緊相照應中間為有力為無力為

鳥獲三為字義別如云則是個無力之人是個有力之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五 課本復堂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

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

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

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

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尹氏

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

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

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愚按以孝弟言堯舜

之說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

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謂正謂此耳○語類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幸不弟底說孝弟便

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說統世人不能為堯

舜只是不勝二字作阻把徐行後長說來你道堯舜不能

為難道徐行後長也不能為堯舜之道只此孝弟便是如

何以不勝為患此節正

見人皆可為堯舜處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

豈謂不假脩為而即可以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

以衣服言之間固不以難而阻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情

乎交之不足以及進此也○又千子曰一服一言一行皆如

堯非易言之也乃備舉而難言之耳一服一言一行皆如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六 課本復堂

桀非淺言之也乃蔽極極深耳故曰亦為之而已見得無

之非堯無之非桀不為堯即為桀○愚按人將此節易滑

口讀過便看得而已矣玉字係地輕渺若一字字鄭重讀

之方是令食粟人聳然堅起脊梁當下透出為字精神命

脈何等老 詳曹交之問淺陋龐率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

可以為堯舜 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

豈謂是與 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

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

行皆是執其病

之切處儆教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人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見鄒君有挾賢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

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

於不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

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

大體向背之閒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

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

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夫致知方乎此耳大學之

序必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爲此耳

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此裏如此讀書若

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這一段發意如此大都在此

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

○又集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爲求師於外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告子下七

者設取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覺亦豈能不藉

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

得而求耳○新安陳氏曰可爲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

以形體似聖人言固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

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歸求以求之言也求之

以開其爲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

舜者必真能爲之安有不假脩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

理耶徐行尤易能放先之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至堯舜之

曰怨

弁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

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

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其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憂如焚如惻惻然無所歸○歟周道鞠爲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

心仁之發也○其情惡在其孝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

爲詩也○關與鬱同射食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爲詩也○關與鬱同射食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爲詩也○關與鬱同射食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爲詩也○關與鬱同射食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爲詩也○關與鬱同射食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爲詩也○關與鬱同射食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以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按本節言者高子所疑之怨正坐不曾見及此其所以爲固也○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邛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其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現曉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韓詩何以不怨是不解之詞然丑非不解凱風之怨也

###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九 教復室

###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或問小註親之大和與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愬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至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有一激石則叫號而遽怨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爲不孝也○集解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利有甚有不甚俗說乃以爲一關於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如不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愈疏是親既疏我而我又疏其親便是愈疏了磯是借字水激石是水激於石石指母水指子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於石而水遽怒子微激於母而子遽怨故曰是不可磯也○疏節歸注不孝二字不孝就心上說與上親親仁也反對愈疏不孝小弁之所

以當怨也不可磯亦不孝凱風之所以不怨也推明怨不怨之旨歸重小弁上

###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精義伊川曰小弁之

小弁直怨我罪伊何或問申之日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說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已而亦厚耳○說統上文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發此詩所以爲仁人孝子卑不必貶駁小弁○愚按章意只是說疑盡釋末言孔子之言舜亦不以破高子之固豈真以舜與平相提而論哉要以舜之怨慕爲至孝自不得以小弁之怨爲不孝註中虛實字都極斟酌分晰○本文於舜止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十 教復室

曰慕以怨已融於慕之中故爲至孝集註於小弁止曰怨以怨而未盡于慕之道故不可爲孝而僅得謂之不爲不孝然此處孟子引○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

愆也四書通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情之至痛而天

理之至真者也

○宋程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程名石丘地名集解不期而會曰遇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集解孟子必素知其爲

遊說之士將何之之問

以人國言非  
泛問其地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極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注  
宋極之說先楚後秦則所謂二王之遇亦是說不遇於楚  
必遇於秦勿餓。構兵只言相侵伐且慢說兵連禍結侵  
下不。按莊子書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  
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阿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敦復堂  
課本

徐氏曰能於戰國撥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  
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當是時以利  
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害誘說爲能者多矣天下  
斷之以正而已。或問小註宋極言其不利之說似未大  
忤於理孟子却力沮之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  
道度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下文卽其利之一字而  
究論之。蔡氏曰宋極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  
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不啻仁義之  
正道世俗從可知矣。說統志大謂其志在息民與從人  
志在爲楚憤人志在爲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  
正其號。集解指是詳中之大要號卽指之趨向處也心  
經無他而號已不善在遊士以爲逞臆而談而不知聖賢  
之稱名必慎。正解不可二字正是抹煞他利字下二節  
皆發明不可之意。愚按明斥其號之不可正隱究其指  
之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

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極一言而罷之豈非  
生民之福而仁人之願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  
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  
嚴其防也。精言悅於利而罷兵之利凡事趨向利去則仁義  
之根絕矣。集解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始以利罷  
者必旋以利興利端既開到得人趨利則君臣父子兄  
弟皆秦楚矣。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接處皆是相構處豈  
必兩國構兵哉此覆亡之勢所以斷  
自悅於利始悅於利肺腑間皆利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敦復堂  
課本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  
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張氏曰古  
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繫也說  
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猶利  
實傷萬世之弊。紹聞編說人之道言其非義者未必止  
而言其不利者易見從然不知導人以利則人將惟利之



運利不止而兵端其可止乎。曷若直開導其良心夫害  
殺樂戰非人情也殺無罪有所不忍取諸人猶復有所不  
爲此人之本心人皆有之者也導之以此使自有所不忍  
不爲焉不安於其故習而樂罷則不但爭可息兵可復而  
舉國之人就肯道其規後其君乎仁義行乎一國必爲政  
於天下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翼註)上節利說  
爲之意此節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爲仁不踰制  
爲義言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爲而爲  
之意俱漸次逐層說開起出兩邊與亡之與○存疑懷仁  
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爲一  
已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  
平看上節言以利罷兵之必至於亡已了不可二字下乃  
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以教之極言仁義之效以見當主  
於仁義而不可主於利也故未復拔何必曰利一句應轉  
前文以申明不可之意此章與首篇首章用意畧相似而  
結法亦如之直是斬釘截鐵○(徐思曠曰)孟子道不行於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下告子下

主 謝本 敦復堂

當時而以素所挾持者轉致望  
於遊說之士倦倦救世之思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

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

不必報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

來見不可謂其禮意之輕大抵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

意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輕觀末節可見但在本節

只作序事伏案不可預透○(移)兩受之而不報此處只作

一例看幣交道遠約一時所不能答報非有心也○(說統

破)又曰通章逐段推明不遠說盡首節爲相處守四字是

伏案中問不成享三字是斷案末節不得之鄒得之平陸  
是結案○(文集)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  
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  
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按此條單主  
儲子預  
透後交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運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或問小註首節是言其受幣之同如此他日由鄒二句是  
言其報禮之異如此○(蒙引)連得聞矣謂已得閒而問也  
非謂孟子所處有閒隙處也○(說統)謂此中決有個義理  
不可認作捉破綻下爲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  
特設詞以相探耳  
非以俗情窺師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下告子下

敦復堂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去聲

下同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徐)辨單

儲子之故以疑處原在此也與字  
甚法知其不爲此而疑之之詞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也此周公營洛邑告成王以御諸侯之道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享奉上也儀禮也物

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

不用志于享故也(索傳)享不在物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

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蒙引)書所享指

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賓者事○儀禮意也對物言則志字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說統志與物而盡才成個享引書專重不役志于享一句○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係辨儲子始以幣交必是當交而交者及其終不來見方見其儀不及物故朱子謂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象引惟不役志于享言但以物為享也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存疑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于享則不成個享禮所以曰不享○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惟屋廬子便解得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二 告子下 五 敦復堂

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亦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說統不得之樂得之平陸在處守為相上說正答成享不成享之故亦道出自家悅底解悟來我集註兼不得往他國及可以至齊之境內說則居鄒處平陸亦正與此二句相關○夏九範曰屋廬子之疑在不見儲子邊故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一邊未以得不得相形說正見孟子權衡之妙○輯語交際予受應酬之道視其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子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二字只做一類看不必謂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注自分曉聲譽事功大凡仕進底人所圖便在此二者○存疑覺意以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時苟我以出而為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說統先後作緩急解為人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說其在三卿之中見得似非自為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其為人仁字固是兩邊夾擊意却側注立功濟世一邊方為骨子以用不用三字為關鍵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二 告子下 六 敦復堂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說統此叙三子事與別處不同乃緣他自為為人來說如夷似一於自為如惠似一於為人如伊又似觀望於自為為人之間此君子是孟子暗自指仁與末君子之所為為應○集解道以述言趨以心言髡論仁以述孟子論仁以心如但以述則伯夷不屑於就者也于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然去者是仁不去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人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世間承三子言亦可何必同句最重○何必同非謂不與古人

同也此句只對自為為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私而事合  
理自為亦可為人亦可即時而為人時而自為亦可自為  
非鳴高為人非狗俗時而為人時而自為非行止鳴哭三  
子既不拘一轍後人亦何必以一轍拘○輯語此處仁字  
只就出處上論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深 楊氏曰  
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  
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  
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

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

人之心哉精義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  
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七 教復堂

不如此○四書通義詳伊尹者夷不屑就惠不屑去  
其迹易明惟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正解史  
記云公

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  
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

其治子思請給恩百姓修禮隣國非 兗譏孟子雖不去亦  
復昔日之魯也精言首節名實未加而去之見意重去上

未必能有為也見事功不成忽然引去不成自為又不成

意人孟子告以不必同正見其當去也此即暗承前  
意跌進一層說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用意較暗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與平

百里奚事見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平削故曰削何  
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

虞之亡求制而不可得矣○說統奚非愚於虞而智于秦  
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此不用已伏末節不

用字○我制何可得只承不用賢句轉下見賢者之非無  
益於國不必更特魯事較量○與緊在用不用字固是隱  
合齊王之不能用以見已之所以去齊然此處  
只以亡字霸字與削字對針尚未及去齊之意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華去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六 教復堂

王豹衛人善謳謳聲有淇水名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  
曲折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洹於淇水在北流河之  
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縣駒齊

人善歌歌長高唐齊西邑齊境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

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  
年齊侯襲莒杞殖

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  
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皆而受命日未中

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妻人行成齊  
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

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  
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

與莒戰梁遂闕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隳而  
隅為之崩按傳記皆無華周妻哭事髡并說或當有之然

不足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翼註內以抱  
負言外以功

業言爲其事卽頂有諸內無其功卽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集解此四句尚是本上豹駒等推開以起下是故無賢者也乃直刺孟子末又反掉以見其果無○說統統幾幾孟子意分三段始言名實未加而去着一未字責之猶寬繼言無益人國謂其雖不去亦未必有各實之加然猶說是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步緊一步按覺意總是在事功上論而不察君子之用心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尤

教復堂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狙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集解人但知爲肉爲無禮而不知其爲不用也魯欲以微罪行正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要衆人不識得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諸類子於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肉爲得罪於君耳○又集問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曰自謂○紹聞編虛齋謂以細故去國爲微罪欲以微罪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按此則朱子云自謂之義蓋

明已以微罪行乃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聖若照人全其汪氏以微罪屬之君相則又非聖人之用意忠厚矣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紹聞編此二句分開不得乃其見幾明決之中用意又忠厚如此

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見之所能識哉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爲而不欲言之者矣○說統統節首提出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耳豈是爲其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人摸捉不着知也得不如此則人自方可以兩全是不忍所爲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己方可以兩全是不忍所爲大○按君子之所爲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謂不識人之所爲乃是於言外補出然說孔子處孟子正隱然自見衆人固不識然對必識之○衆人不識一是衆人識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尤

教復堂

一是君子地分本高着一箇字直是不堪笑落然正須將所爲說得委曲則不識意自高雅不是一味輕薄○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愚按淳于未嘗識賢由於未嘗知仁蓋亦戰國之習氣全以功名爲重故其識孟子始終只在仕齊無功而不知君子守道之嚴用心之厚其無私當理有非流俗人所能知者此去齊之故終不欲明言而託於孔子以見意滑稽利口之徒直度外置之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紹聞編自王道衰人惟知五霸之功何敢議其罪惟孟子以三王五霸而名其爲罪人蓋孔

予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亦如此○堯承菴曰當時王章侯度葛焉無有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故孟子特以三王作準先立罪案而發其罪○統通章以王字丁氏曰立案諸意雖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實由五霸作備

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傳註不必從本杜氏春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告子下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蒙引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專指布列庶位以修百職也六師所移可滅此以與彼王制所謂有功有開田或亦因六師所移可滅此以與彼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培克聚欽也讓責也獨言上地荒蕪則律必非空言也培克聚欽也讓責也獨言上地荒蕪則遺老者素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有賢不見用也培克在位者素聚欽之臣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有慶以地而讓不必遽削地亦未可知移之者誅而惡惡短慶以地而讓不必遽削地亦未可知其人而變置之也曰變置之則非定滅其國矣○吳因之師移之正是操大柄以賞罰天下隱然說個計者出命以天子討而不伐道理故下以討而不伐承之計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孫疏平時為方伯征討時則稱連帥蓋古者兵民為一凡公卿大夫

士當征伐時則皆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其罪而伐之也據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蒙引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者奉天子之命率三軍之帥往取罪以復於上也

若據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驅諸侯而為之就其私而已○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據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霸則據諸侯以伐之實違其法而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新安陳氏曰無王於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解語只霸便是無王桓文之拒定拜亭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王桓文討之本一齊發却此據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為據伐矣故第二節當講諸侯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告子下

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按言巡狩言述職皆是以三王作準為五霸愛書起案○省耕省斂只帶在巡狩述職之中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籬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秋所洽反羅音秋好去聲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輯諸若曰五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

霸桓公爲微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爲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向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通朱本文。當以葵丘之會。諸侯六字爲句。主桓公言。非諸侯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天子之禁。而巳下五命。即載書之辭。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別。此所以列於五禁之首。○再命用實國治之事也。賢固有德。才爲有能者。然亦分德之緒。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三命柔遠。柔遠之義。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討賊。討賊之義。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塞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塞引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人專小利。壅泉也。病鄰國。激水也。自利於己。激者以嫁患於人。以歸於內。泉水若不利於己。國則激之以歸於外。然專其利於己。則必有病於人。嫁無過。繼鄰國凶荒不得閉糴。其病於人。則亦爲利於己。○五命。無過繼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尊王之事。○集解。五命所載。皆諸侯是天子之禁。桓公特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爲鄰國之交。在桓公本是借爲後日據地而孟子述此。却因說同盟原要歸好。故下緊接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意是白干王章。目取罪戾於玉霸。不必復搜索齊桓心曲也。○稱言前節極力鋪張。

三王之制。而以據伐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鋪張五霸之禁。而以皆犯此五禁一句。斷今之諸侯罪案。是一樣法文。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諂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秘姦諂爲甚。而收賊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而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嚴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此得春秋之大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語意一節。遂降一節五霸。



已得罪三王而今之諸侯又得罪五霸所以然者皆今之  
大夫爲之耳不獨長君而且逢君罪不容誅矣○黃氏曰  
抄五霸三王之罪人意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  
爲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  
飾以三王以  
上之議論耳

###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慶源輔曰且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

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  
政豈容之哉○吳註教民註專言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

###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二 告子下

課本

殃固所有也○係辨人因中間論制不可過處遂謂重  
過制上非也○孟子與緊在殃民二字○慎子罪案蓋不教  
禮義而用之戰直是驅之死地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不爲一句撤過制落到仁上而以  
況於殺人求之緊挽到殃民意可見矣

###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

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象引上一條言其徒殃吾民不

而於理亦不可○按不可即照制不可過貪人土地  
而上干先王之典然此處只宜虛含不可說破

###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慎子名○正解此則二字單承不可邊來○按慎子意  
只在勝意只在有南陽今且決之於一戰而

猶謂不可此真慎子之所不  
識者故下文遂與明言之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齊合註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

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

之地陪起見天子尚不敢自已過修而況諸侯可不守先

王之封制乎○按先王分土之初千里百里俱非苟然要

不可滅此孟子立言之妙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或問小註此舉先王之定制如此○輯語儉非儉

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

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係辨封國皆有

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爲說者以魯伐齊故就兩國週其始

見先王定制稟然足畏雖元勲貴戚毫不可踰以起下節

○按語類中多有辯魯地百里之說朱子亦無定論且於  
關故不載

乎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魯國之封也魯之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  
大公之齊也蓋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以一人而擅  
王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已殆之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死於彼人以求之乎

徒空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後章韓氏曰不殺人而取彼

所當得故也况於陳民而求廣土地者乎○愚按徒取諸  
彼以與此本起必無之事特設出此語頭以見制之必不  
可通耳仁者不為全在過制上說正應前文然且不可意  
况於殺人以求之乃打轉歟民尤為責慎子本意故下文  
切論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老

敦復堂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西山真氏曰道之於

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事  
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  
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  
臣事君之法也映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映民  
而為不仁也○說統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引之作一句讀道

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為言有多  
方誘掖意然必志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舉動多有外迫  
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入於邪而不覺  
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濁方寸歇手而巳

字正與務字相呼應○鄭申甫曰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  
來底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  
論成德則心在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  
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或以當道  
由志仁來於本文未免倒置○愚按前一條以志仁為歸  
宿後一條以當道為發朝二說正互相發○章末高唱君  
子之事君也言外便見得慎子事君以非道而為不仁之

事是一小人而已其為  
不容於堯舜之世可知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開同  
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

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  
耳○存疑辟開墾是盡地力李惺是也故為富國之事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老

敦復堂

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  
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係辨  
只我能為君四字便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所以為民賊  
辟土地侵民之井疆也充府庫重民之賦稅也約與國戰  
必克戕民之性命  
也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集解所謂道即富強是也習以

此國君臣如此彼國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雖與之  
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全在民賊上見其必亡○吳省巷  
曰此四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臣以為可以取天下故孟  
子發此○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  
既而六國吞秦秦亡  
此論豈不深中大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

說統目主意在

矯當時重斂故云二十而取一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

章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

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按史記所載白圭乃魏文侯時人四

書釋地引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考魏拔中

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

則此書所載疑另為一人云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說統見得中國而從夷狄之法成何世界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告子下

元

教復堂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養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養殮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

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官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黍稷酒醴之費無諸侯

幣帛養殮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

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說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

取所取亦不必多自是相承遞下故必從五穀不生說起

而未向只頂費省而言○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養殮既

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

養殮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說統此亦從輕稅說來見雖欲件件減省自有必不可

省者○按特提居中國以見貉道可而中國斷不可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集解前以陶與用比此以陶與人比無君

因其辭以折之

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

或問小註大桀小桀也桀固不可為貉亦豈可為哉惟法堯舜而已○西書通易曰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告子下

三

教復堂

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

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

不可通行於萬世○采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

者所以救時政之弊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開之者所以

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慶源

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

因時損益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周衰王制盡廢兼

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特變知

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

觀其始則取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

之實以破其說未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

言亦因註中有林氏之說也○說統先王立法定為什一

之漸然。然。終道之不可行。只就當下便見得。故孟子痛關其非。只是言其不足用。推出一層。轉非本義。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策。隄壅而注之他國。爾義尹氏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稅之言。觀之白圭。可謂妄人矣。○蒙引曰。圭所以自負爲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策。而國遂不致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也。然其妄甚矣。○紹聞編。漢人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如白圭者是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存疑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曰順水之性。水之道就頂上治字說。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二 告子下 三 敬復堂

壑。受水處也。海爲受水處。而非人所居。此禹之所以爲仁也。以鄰國爲壑。鄰國獨非人乎。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

水之災無異矣。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

但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主乃爲鄰國之害也。不

仁甚矣。○孫辨上節。禹以四海爲壑。是緊承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二句。故用是故二字接。孟子以鄰國爲壑。是直起

水逆行四句。故用一今字轉。水逆行即指鄰國爲壑。故註

解爲下流壅塞。故水逆流。既謂之洚水。即便是堯時之洪

水矣。禹於洪水而治之。使平所以爲仁。人丹本小水而壅

之使成洪水。豈不爲仁人之所惡。時解謂水逆行四句。只

失語意。○起結兩吾子過矣。俱就丹之自以爲愈禹而申斥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精義尹

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或問考之說。文古

無亮字。今以爲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

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

則但爲持守之意。而未有以爲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

者是也。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爲友諒之

意。言君子捨是則無可據守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

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爲諒。非諒之正也。

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精言或問云。君子舍是則無可

據守。此與左傳杖莫如信同意。執字活對亮字。舍是則無

是不不能執。是無所執。玩註及尹說。自見。○此執字。只把

倚仗意。與操守堅固。玩註及尹說。自見。○此執字。只把

此一誠舍是便全無把握了。故言君子持以應天下之事。只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二 告子下 三 敬復堂

心執主事。亮在平時執在臨事也。○集解亮即友諒之諒

所謂誠也。故集註止訓信字。○孫疏言亮而不言信者。蓋

亮之爲義。其體則信。其用則明。按亮字本義止訓信。然不

兼言明則貞而不諒之諒。所謂不明。擇是非者。恐未免相犯

且本註凡事苟且內亦兼有不明之意。弟執持之說。則自宜主信而言耳。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援此亦孟子惓惓行道之思。偶觸於正子

而不覺情見乎辭。○爲政二字。須着眼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按此以孟子之

好善優於天下看。故丑疑而歷問之

非故抹殺三者

然則奚爲善而不寐

王問也然則口氣疑團已伏於前矣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去聲

集解好善本樂正子之爲善人來善與善相投自無有不  
好者須在其爲人處見之○好善不主定好人之強力智  
慮多聞乃實見得善之可欲深嗜篤好所謂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好善足乎

丑問也援上已明言正子之爲人其爲好善自無  
疑矣足乎之問乃疑其不足以爲魯政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纂疏善專於已則  
有盡善取於人則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 告子下

三

課本

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集解優對上足字  
言足尚是僅足優則慨乎有餘裕矣天下對魯而言言  
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何況魯國此正樂正子說或謂優  
於天下說得好善大恐非正子所能當不知好善之量  
正樂正子之所長惟其優於天下此孟子  
所以聞之喜而不寐也下節方畧推開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集解此與下節一正一反總  
是發明好善優於天下句

用夫苟字起自是樂說之詞好善不好善俱要切相天下  
者言四海千里等字乃不落空講好善處須見得善中能  
盡爲治之本未輔吾德者其本也○集解治者其未也兼收  
博採中心好之此其所以優於天下若從強智多聞起見  
則仍是公孫氏心眼矣○翼註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  
益廣故優於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  
說不主用人說○按主聽言說方與下節對鈺不但來告  
以善緊相關切也但用人意亦即在聽言中只渾說亦得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  
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

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集解顏氏曰世間此等人  
乃所以爲愚也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  
而已可不畏乎○說統入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子  
既已知之矣正描寫他訑訑光景說面諛之人正窺見  
他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子既已知之  
矣有何意味○按此與輔氏同○蒙引訑訑本不好善之人  
訑訑也子既已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之  
訑訑吾已知其爲人矣○之何爲按此與輔氏異時講多  
有從之者然畢竟意味短○紹聞編有訑訑之意於中即有  
訑訑之聲音顏色於外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人君子  
望望然而去故口人於千里之外○距與拒通君子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 告子下

三

課本

人迭爲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

然也○條辨因其不好善則讒得而進之因其以智自足則  
者之國不可治則知好善者之優於天下此節只爲上文  
反襯○愚按集註於此特拈直諫多聞與讒諂面諛反  
照愈可見好善斷不宜○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  
主強智多聞識而論

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  
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爲天下何有益善者天下之公也  
自以爲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微執甚焉○說統聽  
見相天下者不

在才而在量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說統考仕於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  
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爲行道計不





說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樂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

處海濱楚莊主舉之為令尹嘗見叔敖於荊楚為賈之子為賈

海濱不仕令尹虞丘薦百里奚事見前篇舉於市即飯牛

之王以車迎遂相楚百里奚事見前篇舉於市即飯牛

則飯牛自是實事但自需要君則好事者之誣耳○新安

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說以下五賢皆臣也

故曰舉○說統發者奮起由已舉者甄拔由人此君相之

別○此只舉舜說諸人以見例總是困

非不幸之意下乃推其所以由困而亨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告子下 幸 教復堂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徐思贖曰天任不若舜以下是也

集解故字承上文推開意在言外○將字必先字與所以

字緊相貫注以明天意之所在也○精言苦其心志如操

心危慮患深非尋常貧苦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

志慮鬱執不得自伸也所為不遂多背戾也集解行是據現成底行去為是作為

道理何嘗有一毫乖角但事多不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

順所為動輒離故曰拂亂耳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語類動心

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

定則不為氣所動○輯語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

有次第然所以二字語氣直貫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

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發三平固可然則謂

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悶困憊人到此處意思不超原非豪

傑也○愚按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此處意思不超原非豪

天安放得着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事經歷過○問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

日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

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路

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

落壑去也○慶源輔氏曰人若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

心不平氣不舒○理不盡處多幸故謂人若要熟須從

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熱

謂義理與自家相習便如履吾室中○新安陳氏曰舜大

聖人未必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也○續困勉錄唐若

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此也○續困勉錄唐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告子下 幸 教復堂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衡與橫同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

卷十二

告子下

无

敦復堂課本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旣言上智中人法家法度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

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人主爲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

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蒙引法家乃尊貴鯁直之臣拂士是輔弼左

右之士有疎戚尊卑之別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巫臣在晉子胥在吳皆外患也○條辨無法家拂士則不能引

之當道志仁無敵國外患則易至  
於偷安縱欲此國之所以恒亡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

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添有生全之望安樂未必更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荒有死亡之理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爲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比章言處困若

憂患之意。多安樂。卽憂患之反也。○菟齋黃氏曰。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暨奢淫佚。必起於宴安。富厄窮。引資之餘矣。○紹聞編。今人多以憂患爲逆境。安樂爲順境。不知生人乃在憂患。死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情。終而存其愼之。此所以生也。安樂順其情。欲而滋其怠。所以死也。養生家以五行逆順爲生死之訣。其理亦有此乎。此說統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卽以此立言。全要得警悟人意。○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

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哉

謹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弱於安樂而色焉其死

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

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一 告子下 學 敦復堂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卽孟子此章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如此則進德修業

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紹聞編然後知生於憂患

生於憂患也。不富貴者，欲不身節，即憂死於安樂也。

安樂雖受安樂如不樂之只心處憂患不生以憂患之心處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肖之教每也皆是不教每之可

一、卷之三 行立二ノ月之参詣也者是乃参詣之而

多術言非一端。胥繁也不以其人爲繁而巨色之所謂不

屑之教誨也。語類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

以其人爲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其入告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精義明道曰孔子不見孺悲所以不

教誨之也○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

更皆是○說統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使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方有進益處○愚按下一子字

係辭以爲緊對受教者說極是但言此乃正欲其人曲體

意章言無行而不與是某之意也○既對受教者談○尹

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精言開口下一術字可見因

材而教正有多少變化在

孟子集注本義匯纂卷之十三 告子下 四 敦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曰舍也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繫三處互相發明

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語類問

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

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紹開編此處解得極精要看

字所從出室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

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

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語類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

心者只爲知其性知性却在先○此句文勢與其民者

得其心也相似○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

性本不可分况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只是包著

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

心不知如何地盡又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却

盡箇甚麼○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

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盡心盡性之盡

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取中

庸言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

是也○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物格知至之意

去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  
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如人有人有箇心只是  
不曾使得他盡只恁地苟簡便是了。○盡心只是  
鏡無些子蔽翳只看見箇事物若有些子小照不見處便是  
不盡此心。○今人做事有些子小照不見處便是  
多些氣質偏了又爲事物所蔽故昏而不明。○知  
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得始得  
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見得  
無有不合道理。○問程子盡心知性知理是性物  
爲體此來何日是虛底物性之理包在性內云云  
性底此來何日是虛底物性之理包在性內云云  
如何底便是性只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與性只是  
謂如一物初不曾識到此物性之理包在性內云云  
知伊川云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知性上積累若  
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知性上積累若

二集註本義匯卷十三 盡心上 二

自然盡心後知字同是零星然本文言知性却是來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故註云物格之謂知性。○或因零星有工夫  
格物看便非從盡心後推勘語脈矣。○我問由窮理致知  
積累其功而至於盡心後推勘語脈矣。○我問由窮理致知  
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心之體用在我心則舉心一物知則皆  
知但盡心之爲難耳。○又性可逐之也。○居業錄心與理本一  
雖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心知理有  
是一團理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心知理有  
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於心也。○其理與  
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爲盡是自然其理與  
○蒙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心是大段見功  
知是積累用功愚謂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  
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必其能窮夫理而  
無以成物者也。○又曰知性則物格之謂也。○存疑盡心知性  
俱以成物者也。○又曰知性則物格之謂也。○存疑盡心知性  
知性即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此節要以性字作主  
體大用無不明。○吳固之曰此節要以性字作主

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語類所以能盡其心者由  
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盡其心者由  
而後知至。○性一賦於我之分而天以公其理而言格  
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  
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  
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文集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  
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而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  
人之所以主乎身而具之全體而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  
故人之小其體而然亦無量也。○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  
理至一以貫之矣。○○問孟子所謂天之所爲則有以事其  
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者無所遺焉。○則有以事其  
而一以貫之矣。○○問孟子所謂天之所爲則有以事其  
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底性  
事取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  
得謂全無少別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義只合在知性  
二集註本義匯卷十三 盡心上 三

裏說。○盡心知性知天是一時事但以表裏實反覆相  
因非有工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亦言其本一物耳。○○蒙引此處不必依論  
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必足爲  
知性未有知性而達天者才說著理便到此處所以然處按  
彼處以所當然與所以然分十年一進此處合下自然處按  
微味則矣。○語氣如注知天自非兩截事。○慶源輔氏曰知  
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  
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  
得家中一物而與之則自然知其物之職。○知性而盡心者  
本自一而與之則自然知其物之職。○知性而盡心者  
心觀天之妄而與之則自然知其物之職。○知性而盡心者  
虛字而實字之義理自明。○○陽文云心之勢須一正力破以  
所以邪廓言以其中之義理自明。○○陽文云心之勢須一正力破以  
故知性而天由此知此性學之中不可不講也。○以大學之序  
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語類知性者



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

在其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生也所謂以人為害之也○語類問立命是豈立得這天

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了天之正命否曰然○死壽不

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一百年在世百年之

事始得若既自有一日在自有一日之內亦須教事是

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無壽○死壽不修身以俟

不管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死壽不修身以俟

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死壽不修身以俟

氣之正命有自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死壽不

公遷日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死

貳即是知命修身俟之即是俟命合知命兼知行言○死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六

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死壽不修身

身以俟之一氣相連說但分之二則一為知天之至一為事

天以終身耳蓋所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然非死壽

不貳則亦不能修身以俟之○死壽不修身以俟

後天已者也此是甚等田地○死壽不修身以俟

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壽不修身以俟

此孟子立言意也○死壽不修身以俟

是窮理盡性以至事意方有歸著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

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

之心○孟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語類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

化便是真箇裏陰靜陽動否曰然○由太虛上面底員圍氣

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太虛底物在實底上見無

形底物因有形而見又曰由太虛有性之名這全說理由

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上如率性之名這道性只是理

率性方見得是道○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這道性只是理

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無與氣有性之名這道性只是理

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問恐是據人

物而不言日有是物則有是理○死壽不修身以俟

則不見理之所謂又曰惟五峰發明得兩句好○死壽不

非氣無形之心之知覺又曰惟五峰發明得兩句好○死壽不

為通明皆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由太虛

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由太虛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七

有天之名二句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二句是就人

說○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

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

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

道所以一陰而一陽一陽而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之謂

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

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

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

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以理言虛則不雜於理而

折其幾幾乎○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理而

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則不雜於理而

於氣此即氣以成形成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

則難於氣此即人之神明也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

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

能履其事然待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

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僥倖也。○語類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岩墻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者。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臾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四書通真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

所獨○翼註正不正不專在氣數而在人事氣數本無兩  
兼人事盡則命爲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便是以  
義安命之學○紹聞編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  
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  
命而謹守之此知命者所以不立於巖牆之下也○條辨  
策註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要看惟字與乃爲字就  
人身上言不就天命言如盡其道而死則顏子之夭伯牛  
之疾比干之剖心孔孟之不用於世皆與我盡道無干乃  
天命自不正在我却自是莫之致而至所以爲正命若不  
盡其道以致桎梏而死卽是他生來注定該桎梏亦由其  
有以自取便非莫之致而至矣曲下文打通看是命之正  
與不正只在我順受不順受上見故曰順受其正若說是  
順受其正者試問天命之不正者你又不肯順受却待要如  
何按此條最明快其得解在順受其正四字截斷看蓋謂  
惟順受者乃其正命耳此正與末二節語氣相涵迥合上  
句莫非命也恰相呼應○說統下二段非爲正不正分疏  
見得必盡道乃爲順受盡  
道卽所謂修身以俟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語類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巖牆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糾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西書通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耳。惟知正命者，則不立於巖牆之下。○轉語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條辨不知命，如何能立命，故此又補出知字。○若先說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下，也不妨。這正是行險徼倖，才不盡道便不是順受。才不順受，便非正命。故曰：命只活絡在這裏。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或問小註問  
戈死於難則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何如  
以理說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謂之正命又何如  
何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何如  
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  
者立於此處始得如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所到直須  
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理即上章所謂  
修身是也○說統盡其道而死正順受處故曰正命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足械也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  
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精義問桎梏而死者非正

孟子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  
孟子自說下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尹氏曰雖曰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十

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  
義而己不曰命○語類盡其道而死者固理而吉者也  
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致之也○問雖謂非正然亦以  
定蓋其所乘之惡氣有以致之也○問雖謂非正然亦以  
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  
正命耳使文士死於美里孔子死於桎梏却是正命○桎  
梏而死與受命不得緣他當時稟簡乖戾之氣故有此  
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  
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  
水火而死而今只恁也看不必去生枝節○孟子說命至  
盡心章方說得盡○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  
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  
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壽者固正  
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覲  
觀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禍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  
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遇  
自值夫凶禍天正非我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  
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

耳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可未盡之意  
湖南講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底所以要此  
章命字是出不得我底所以要順受○集註上章末句命  
字只說得理不說氣故於此章又言之然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則終無以易乎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有矣  
故曰所以發其未盡之意○上章命字已兼言氣則  
所謂未盡者安在哉○愚按上章命以理言自該得氣  
壽不貳是也此章命以氣言仍歸於理順受其正也前  
後本自相發此章又特揭出知字蓋未有不知命而能立  
命者此則其  
未盡之意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也舍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紹開編得失繫於求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十

也求在我者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  
之何哉○集註此與操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別只重  
求與得兼說舍與失者正以舍則失與求則得相形求便  
得舍方失可見惟不求斯益矣末句揭明求在我正所  
以有益之故喚緊全於  
在我二字提醒人心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凡外物皆是南軒張氏曰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  
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求而不得者矣是  
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集註是理之繩我以下不當  
求者命是數之制我以不當得者層遞而下重下句不當  
要求之命是數之制我以不當得者層遞而下重下句不當  
不是有命是道是為妄求者斷絕妄想蓋既去妄求豈不意  
之有命是道是為妄求者斷絕妄想蓋既去妄求豈不意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主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主

在必得其如得之又有命何有命則無論得與不得總白  
不關於求此求之所以無益於得也末以在外二字點醒  
正見不必作此無益之求○精義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  
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  
幸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而不命也又曰是求無益  
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不消言命也  
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義為命而不可  
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  
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曰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  
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而  
安義張子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  
者只是幸會也求在我者也○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為義  
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為義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存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  
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人自失之而

此其本然也本然對當然論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  
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釋  
語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大則君臣父子  
非人物之物也愚按人物之物亦在內  
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或  
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  
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  
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語類萬物不是萬物之迹  
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  
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  
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  
我這裏也有一般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備於我  
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  
本心在我者○集解理雖散在萬物而實具於吾心性  
即心之所以為心者也皆備謂合下自是全是蓋就降  
之初說註故以本然言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本真實  
無妄亦人我之無間皆備於我便是誠之原而仁之本故  
下一節都根此說去○釋語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  
只懸空立此句契緊正在下面愚按下面所以  
契緊者却正為此理本來如是而不容欠缺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

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於我也反身而誠  
謂行無不誠於心則樂莫大焉○或問反身而誠則張子  
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為實若不責之處  
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眾理而想家安排使其備  
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為實而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  
之可言哉○語類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  
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  
自物何干我事○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古

課本

工夫自在誠字前然亦通大賢以上而言程氏復心以為盡性之事蒙引以為聖人之事皆不必泥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語類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

誠於反身而誠則仁矣新安陳氏曰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

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語類今人所

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著了便只見許多般處

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語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德田地須是

勉強推己及人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我學者也知得此

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初轉這道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孟

課本

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

誠之者也語類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

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低把捉

勉强去少開到純熟處便是仁四句皆是蒙上面一句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補氏曰著則明之而

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謂行之積久而猶不識其所以

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語類方行之際則

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習矣而察初間是

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

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行

矣不著習矣不察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行便要說著

不啻去習便說察按朱子於本文外切出此層雖非本義然於今人之病故錄之○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之則習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惜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精言不著不察是行習時畧不運心所謂飯從容舉過是也○議其當然又識其所以然才算得知不然一知半解終是鶻突在○行習便是此類著不察便是不知末句承上二句作慨歎○衆也言如此類者甚多非庸衆之衆○此章爲學者勸不爲百姓言也○日行曰習分明已在道中著○但不可不察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

復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六

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恥爲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必人能以已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無恥而恥終不可免○恥則集解恥是義心所發人所本無恥之恥非一事偶然知恥直是無爲其所不爲無恥之恥不欲全副擴充力量在故趙註直指爲能改行從善之人解下句又著終身字○既曰終身固不僅以一時言也○困勉錄依朱氏公遷說此與下章是一勸一戒然此章無恥泛說下章則專主爲機變之巧者言又不可不辨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按此承上章而言言人之不可以無恥者正以恥之於人所係爲甚大也發口越與

重用意越森竦熨緊在一火字與末節兩人字相呼應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西書通爲機變之巧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翼註機如掩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變字有多端誑誘使人吾機變之意○鄒峯山曰機變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詭誘人意機變便是巧大病在爲字上○條辨爲機變之巧心並無用恥之地無所用恥所字著眼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七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翼註不恥不若人合訂無所用恥不是他本來無恥只是他自己不恥恥在人特一事耳然此一事却是不小但此一事不如人則一齊差却事事不如人矣○說統人之爲人全靠這點羞惡作主此念一釋何所不爲故開口便說恥之於人大矣未又云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見得未有人而可無恥者無恥則不得復列於人章內三箇人字最宜玩按章內亦恰有三箇取字相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按後說本蓋亦即其意而引伸之然於前後相承語脈終覺欠穩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

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

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

勢而驕夫士士臨於勢而拘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

與有為哉○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

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

二者一日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

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

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

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

說約古之賢王古之賢士前二段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

愚按下半節主賢士說自不待言即上兩段平舉中於賢

士下著何獨不然句便自有側注之勢故下用故字承

蒙引云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蓋有感於當時而言也即

此便見得當時諸侯不能好善忘勢而孟子之不見諸侯

固隱然以樂道自任矣夫士不自重王公安得而重之此

其所以目睹戰國妾婦之

徒慨然高望而遠志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集解說箇好遊想句踐亦戰國遊士之徒故孟子欲挽以聖賢之道

人知之亦賢士人不知亦賢士

趙氏曰賢士自得無欲之貌

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

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

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

而外輕者不能也○集解

集解二字須提起說本是我平日所自存立於不知之上而見於不知之時故知亦

賢士不自知亦賢士兩亦字義方員足若枯定知不知兩亦

字本領便一齊差錯○兩入字亦不可忽賢士在自知

不知自在此所以不加欣戚於其心也○賢士註義在

知意章則先云無欲而後云自得照下我何以湯之聘

為故意主無欲也此則先云自得而後云無欲照下尊

德樂義則可以尊賢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尊賢矣

曰何如斯可以尊賢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尊賢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

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

何踐何如斯可之問便是問所以能尊賢之本領曰尊德

樂義則可以尊賢是平日自尊我之德自樂我之義自有

言德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與人之勢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看本自常仲於萬物之上不可放倒架子故須尊則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所以能自重而不

慕人爵之榮義是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閑于朝野

天下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是極嚴正底道理人每

而苦之故須樂樂則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

制又何不能自矣而奪於外誘之有○按紹聞編通講一

章最明暢其言曰人之所以不能器器者以其內無所得

而見外之重也得之心曰德而吾之所尊尊其貴於己者



雖有得志不得志而君子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矣遇  
有窮有達而君子之道則窮亦善達亦善矣○述朱尊德樂義是窮而本領下三節又是尊德樂義實則本文及註理逐節逐層述出有虛實應驗之別不容盡又不容分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

之實也集解上文尊德樂義只渾淪樂說此方舉窮達以實之故云見於行事之意分內外看不得亦分先後不得語氣雖層次說下而理脈只一意相承看故字可

見窮士自守言故曰義達主行道言故曰道其實義即道

道即義專言不失義而尊德可知道則德義之總名耳窮

貴有安達貴有為不失不離分際在此○窮達二字亦微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如云不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

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生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

懈斯民平日之所望也○釋語望他伊周只做得管蒞便是

失望不必更論其下也○集解已之所守者義也不失故

能得已民之所望者達也○不離故不失望兩放字緊

從兩句推出正跌重上截莫但作過脈語輕遙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見音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

顯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按修身是本其平日而此又

言非謂至是乃修身也見於世如令聞廣譽施於外此又

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蒙引尊德樂義則可以言得已

則指實而言也不失望故士得已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其理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則又指實而言也○或

問小註窮不失義以下足成白得無欲境界未節特引來

作證得志不得志亦只看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

語自是聖賢身分宜主不枉道以求合講方合遊字○南

軒張氏曰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大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

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

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思按得志

不得志照窮達分兩路說下二句意亦相承惟澤加於民

所以能兼善惟修身見世所以能獨善而用意却在兩則

字相為開合以見窮達雖殊道理則一非兼善即獨○此

善我無加損焉此其所以無往不善集解內重外輕貼尊德

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樂義節故士窮不失義

以下則無往而不善也既尊德樂義則內重外輕窮不損

達不加隨在皆德義隨在皆自得何不驚焉之有○此章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雖從遊說起却道理甚大地位儘高後面特揭古之人

為此輩拓開眼界蓋亦孟子自道胸懷非為遊士說法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夫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

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語類豪傑質美生

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

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

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

禽獸何別按此朱子又從凡民下與禽獸較量為有文王

而不與者痛加激厲然非本指○南軒張氏曰與者興起

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

後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故其善則爲善否則爲惡矣○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爲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紹聞編降衷秉彝人所同得雖使前無聖人而爲之自我當如是者吾弗能已矣豈待人哉如此方是豪傑○天壤間無一等生就了底豪傑亦無斷然不可企望豪傑之凡民也有待而與○○徐班必待而後興這而字無甚遲疑雖猶與這猶字○然甚奮起頓斷待文王三字而字之情方見頓斷雖無文王四字猶字之勢方出○○按本文語氣自是激發學者之意居多此數條雖與註義稍異而自可相發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欽然則過人遠矣○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三 課本 敦復堂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欽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武問小註今有人一旦附益富貴極矣如其自視欽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知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動之則其過人也亦遠乎○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爲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欽然則是不以外物爲輕重者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徐思贍曰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此重我而自視欽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尹氏以當下言南軒是以後日論矣○此章所謂打破勢利關也過人遠原非極至之稱何必以後日言此不可謂此後更無進步耳○按存疑謂與舜禹巍巍一般此不無太過然自是一路上事○充之便可到此地位故即兼後日言亦得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或問去惡除害者不仁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彼不當以此爲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止辟者彼爲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慶源輔氏曰播穀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乘屋之類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三 課本 敦復堂

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爲其所當爲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爲其理之所當爲故雖勞之殺之可謂拂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然則所謂勞與殺之事哉○說統本文二道字最重○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於佚與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佚殺正所以成其生○翼註二怨字即指被勞被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困勉錄注有其不然者一句或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或佚之而適以勞之生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然也○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語類自王者之民皞皞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新安陳氏曰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接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

之德而尊卑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蒙引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者霸者之氣象。○翼註廣大對欲言威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容亦無歡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歡歡然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瘁然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底規模自得是廣大底趣味總是一忘字意。○存疑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是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吳因之曰王民皞皞正好把天地父母體貼看且如雨露之恩及於草木燕鵲之恩施於孫子彼為草木子孫者皆以為當然何有沾沾感戴意故先儒論王者之民兩露之草本也霸者之民枯槁之夏畦也可謂善論。○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古

課本

力何有於我帝王通磨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按驩虞正指唐虞三代景象而言故集註引此不必專主三王之世亦不得說向無懷葛天醉陶繅不相針對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精義楊氏上文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驩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稽言違道干譽全是要民感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只是行所無事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驩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目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集解殺主刑利主義為主教王者自有許多功用在我民之舉止於不怨不庸不知上形容氣象耳。○集註非有心於殺之非有心於利之使自得之只是王者不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吃緊是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與輔其性之自然三句下文過化存神同流天地正在此上見但在本節只是說王民至王者功用如何自有下節在哉扶夫音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或問

所過者化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日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圭

課本

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語類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只是所經歷處才需著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風動亦是此意。○問經歷處則無不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問註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精義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日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語類問所存者神

聖學集註本義滙來卷十三

盡心上  
美

敦復堂課本

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蒙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底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殺底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居業錄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尤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爲無功然亦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孟子曰仁莫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

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

尤深也。稽義伊川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尹川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考

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課本

也○（案）引仁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  
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  
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人身上說。○（稱）意漢文頒詔父老  
扶杖往觀。唐德宜赦山東感泣思奮。果是仁言固未嘗不  
有。八人處但不如仁聲之深耳。此章雖分別治術淺深。却  
亦不可將仁言善政說壞。○（按）發口說仁言不如仁聲則  
已。將仁言一層撇去。下面自單頂仁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

心也。精義尹氏曰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蒙引卽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精言法度禁令原不可少。况政而日善。整齊畫一規模必更不同。此皆王道中事。與管商申韓刑名督責之術相去逕庭。但無善教以爲之本。則第有以制其外。而不能有以格其心也。有善教者。必不廢善政。有善政者。不必有善教。故孟子分別言之。使知善教之爲

重耳。○翼註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卽下節意。○說統此節根上仁聲來。見得仁聲之所從出。在善政善教。固皆深之異下文乃詳言之。

###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後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頭目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蒙引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況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因以得民心爲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爲謬矣且卽仁言亦豈君子所能免哉。○吳因之日民畏非重足而立之謂乃兢兢凜凜奉法守度也。○居業錄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天 教復堂

###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也。○南軒張氏曰

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不善也。學而能之。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爲。如乎其間。天之爲而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獨言知者。知常在此。能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下文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知。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不慮。甚言其固有之良知。非謂知能之良。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說。自孟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或亂後人。且枉誣孟子。莊子所謂井與仁義知能。非學慮之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愚按。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理固然矣。然在此章。正不必提出學慮來。亂本旨。○精言孟子子因人以仁義爲外。錢。不知性之本善。故就良知良能。指點示人。若云專以不學之知能爲良。則謬以千里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上聲下同

###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天 教復堂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象引及其長也。長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上兼言良知良能。此獨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敬。知字連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紹興編孩提之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染之時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學之誰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乎。○愚按。此分明爲外仁義者。說法於孩提。稍長。揭出人心之良。最是孟子善於提撥人心處。平時道性善之指。亦於此良能托出矣。○困知記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孟子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盡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如此。故謂之良知。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云。佛氏之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謬耳。夫以二十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會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

仁義也。語類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按無別道理卽註中無不同三字非解本文無他無

他猶何也乃釋上文文法玩三也字可見○新安陳氏曰親吾親長吾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人

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  
正以愛親敬長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

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此正本然之善心

得之於天而發見之至真切者也。以是驗之良知良能乃仁義之所在而不待外求也。豈不昭昭然哉。○舉孩提者

李集註本義匯叅卷十三 盡心上

所以驗其爲良知良能而指其爲仁義也。○親親仁之發，  
長義之發，惟仁義爲天性，故此心之發無不同。此孟子

○達非推而達之達乃達道達德之達通乎天下者此

在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按兩字正與人點醒此心即仁義無別道理○親親也敬長義也言仁義

徐思贍曰蓋對外仁義者言不學不慮言其固有耳達之天下言其皆有耳按惟其固有所以爲皆有亦惟其皆

○有所以益信其爲固有達之天下正應轉前文無二意也  
○精義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  
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或問申之曰楊氏說固善然有

未盡處蓋旣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

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寧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

具日用之間莫非次要而具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

問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卽是而默識之乎○按此章是孟子發明性善指點親切處至充此良知良能而仁義不可勝用自在言外要人領取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此亦不必泥定只蓋聖人之心至。

明潤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

從下截推論所以若決江河之故耳陳氏曰善言善示皆是感觸一有感觸則其應

甚速而無所不通  
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

御乃其應之甚速

而無不通者矣。非孟子達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類問云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

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或問小註深山云云都是孟子想象如

此及其二字自應承上生落與上截不作兩層愚按遁埋不是兩層語氣却是兩層方得想象形容之妙○甬軒張

民目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

所謂見於胸中者。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

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

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

主神、其孰能與於此、便是此意。○幾希字、輕看與存之章、  
幾希不同、四句只形容地、然不動、無所發、見了不異。

卷之八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三  
徵復堂  
課本

此而已矣精義尹氏曰蓋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  
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當爲者義也所不可爲  
則所爲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  
而已矣或問范氏之言如此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海兩  
諄諄聽我藐藐嗚呼難哉語類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  
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聞口知到了計較利害却自  
以爲不妨便來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  
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  
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  
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  
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四  
書通有所不爲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所不  
爲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爲是一身之動  
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  
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校集註始言不能以  
禮義制之者以義制事無爲其所不爲也以禮制心無欲  
其所不欲也後言義不可勝用者無爲無欲羞惡之心總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處事之方說術之知  
則於事理處無不宜  
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

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  
○語類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正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三

盡心上

三

三  
—  
敦復堂  
課本

於知便是應變無方聰明者言無一毫昏窒塞也德慧  
知是用二者不相離恒存乎厥疾是言其用磨礱

以成。精言德。即明德。本自不昏。一加磨鍊。更覺精明。

賢學問不是小慧立習故挂云德之慧術之即初學看口

張侗初旦以正大心誦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

升世心竊瞞世情而出者諱之校和漢言古學老不可轉語通達先

瓜亞其暴心也危其憲患也深攻奎

孤臣遠戍，靡子無子，皆不得於君，現而常有疾者也。集

尋常疾、固足困苦人。猶或稍可寬解。惟至孤孽情誼。隔

於君親勢分於近嬪欲效其悃欵而類於要將安於義命而近於恕將順懿格稍有不到必至觸其所忌而內虧

平臣之職。外陷君父於不義。故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圖萬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精義也。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存疑正己無工夫。是以見成者。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日德博。而化是也。○解語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妙不測二意。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精義尹氏曰。以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孟子

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交集所示。天民大人不可分。某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只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覺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舜若禹若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與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使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紹開編如鄭子產之徒。可謂安社稷之臣矣。行於天下其力量固有所不能也。伊呂之徒。非民先。殆四海承清則不出其道。因如是。不肯小用之也。然以視大人正己而物自正氣象。又自不同。雷一震而萬物皆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聖人無為只是已。正於此。如尺度權衡之信。而物不能違才。需著些便化豈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存疑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是王道之成。則仰不愧俯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按王天下不與存焉。只極言三者之為樂耳。不必牽入後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相較。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蒙引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來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也。如司馬牛有兄弟。然憂其為亂。則有故矣。○說統此二句。是一家太和位育景象。○集解極平常事。然極難得。事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孟子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意此程子推原所引天之所賦者。無不全。人之所同者。無不盡。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按天人須講得極切。實愧怍須勤得極深。微方見得不愧不怍。時仰俯泰然。其樂無量。在孟子當日語。次只應作想像之詞。與前後節一例。看自覺口角津津。十分鄭重。井王天下不與存。兩番歎息。隱隱動搖。若呆作現成境地。便死句下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之樂教而養之

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

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補氏曰此樂與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大焉。○集解英才謂才之英者兼質學言不必限定中行有學力而未成者正須教育也蓋有教無類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然必得英才而後可傳道必得天下英才而後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註盡得字從天下著眼此其所以可樂。○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徒一樂正于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按孟子性不能得故愈想慕而不能自已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美

教復堂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

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精義尹氏曰父母俱存兄

也○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與蓋不

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

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

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

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按結尾同應首節一字不

增減而語意微別首節是懸而想之以爲王天下不與存

焉末節是實而按之益信乎王天下不與存焉總以見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

地闊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義引

狹而淺樂字廣而深○紹聞編廣土眾民君子欲之孔門  
由來之所志者便是此事按本章只以此作觀不必實括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  
別傳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  
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集解中天下而  
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乃聖  
人道濟天下之實事大行之極功君子樂之自是性分中  
事業要於本體無加焉所性不存  
孟子意故爲推明所性而發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精義明道曰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美

教復堂

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人得之者

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俱備○

語類問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

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

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行其道者亦是人

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只是這一箇道理

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只是這一箇道理

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爲孔孟在下

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

得又曰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性字○說統才

知性便見分才說分便見定才說分定便見無可損要

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用

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於櫃中燈體

不損○存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

不與孔子疏水曲

也樂亦在其中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音粹見吉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按上節

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全體即仁義禮智之謂也本節註云上言所性之分此乃言其蘊是所謂蘊者即分中之所蘊也下非謂然分則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性語是實理有是器即具是四德之理分則根本也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此是人工夫做來按此可見根心不盡屬生質○看文字於心只根字甚有意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早

敦復堂

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謂手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蓋而自然重○文集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

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語類問君子所

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割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生色也皆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割去了○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

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固是根已著土了○或問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得來著土了○或問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

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愚按集註氣稟清明固是本來如此無物欲之累便隱然兼人下又云其積之盛益可見四德之根心以滋生色君子亦非純任自然也○語類問性反言其義益明似難專據或問主楊氏之說○語類問君子所性因是說本然之德然特下根於心三字便見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語類問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集解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見於面有見之者即此根心之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早

敦復堂

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精義伊川曰得之於心謂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楊氏曰根於心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睟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是說統根深則枝葉自茂性體隨處呈露曰睟曰盎曰喻總如是從何處○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

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

之在外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

已歸矣辟去聲下同

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精言前言大老此言仁人仁

句承文王養老而推言之以養老望當時之君此一章

大書後二節詳言文王養老之政正教之使知所法耶

五節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雞二母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按文

政本是普例養民而養民即所以養老五畝之宅百畝之

田制其田里也樹牆下以桑五母雞二母雞教之樹畜也

匹婦蠶之匹夫耕之導其妻子也足以衣帛足以食肉使

養其老也看下文直接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可見此節都

是為養老起案與告齊梁諸君論王政微有

不同而養老即在養民之中此其所以為善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聖 訓本 堂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

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兔也趙

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言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

此節重非家賜而人益意文王養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

上○翼註謂其田里四句皆是因民之利而利之平導

其二句又承上二句來○係辨田里樹畜都是上文已見

通節精神在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句伯夷太公皆以為

已歸不過制教導使無凍餒之老所謂此謂緊緊關生

按首節伯夷太公兩言西伯善養老者本節所謂正遙接

前文未復以此之謂也打轉兩謂字相為呼應意只在點

醒此字見田里樹畜之為要無事家賜而人益也○精言

少壯以無衣無食為凍餒老者以無肉無帛為凍餒無東

餒之老者乃是衣帛食肉之老者此何等輕制分明老安

少懷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不謂之善養老得乎按此之謂

也○隱然言下所以欲勸當

時諸侯勉行王政者至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音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集解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方有

使得盡力於南畝薄只是什一而取不是減稅民

可使富是未富而使之富也此為民開財之源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集解此為民節財之流與上節相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聖 訓本 堂

上教之如此以時見非時不妄食如魚不滿尺人不得食

果實未熟不得採取之類不但朝餐夕飧而已以禮見非

禮不妄用如供老疾宴賓客無故不烹宰不且冠婚喪祭

而巳○係辨以時即從王賓客無故不烹宰不且冠婚喪祭

王者吉凶軍實之有常差排而下民安得不向風成俗按

此亦探本之論○財不可勝用是財已有可用而使之不

勝用所以長

保其富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集解首句

見宜有求而弗與者求無弗與便是仁之景象至足至字

妙見稍有不足便不能求無弗與了矣字作故也二字看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聖

有救粟如水火即是上至二字水火之至足無待於使  
救之至足如水火必有行於使一使字中聖人有多少  
經濟其要不出此四者此一句是通章扼要處下而復  
叠一叠便是民已能如此即上文民富財不可勝用意仁  
字淺看只照求無弗與說蓋民貧則私吝殘奪之意自生  
此便是仁民富則緩急親睦之情易發此便是仁仁字  
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效推論尹氏曰言禮義  
及之不是抹殺教化但未說到教化耳  
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  
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  
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又富  
則教富而後教之象康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  
謂教象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  
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教象如水火  
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  
有餘則易公共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  
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  
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  
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愚按戰國之時民不聊生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孟  
子告齊梁諸君惟以制產分田爲急雖庠序之教在所必  
及以此爲王道之成然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他日告齊宣  
而及民焉有不仁正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他日告齊宣  
滕文即此旨也教化意在言外亦必須補到然焉有不仁  
不是推開一步正以職繁足民乃是當時對症之藥但泛  
講富足之效  
猶屬寬皮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精義楊氏曰或謂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聖

大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  
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  
物自不得不小也○季安溪曰鄭重孔子兩字固是然畢  
竟東山太山是何人登孔子字逗斷而下方作喻言則文  
意不順矣又曰登東山太山即孔子登之也截斷孔子兩  
字不得將孔子連下作譬喻亦不得是在借喻作正意斷  
續其文意觀之取愚按孔子字自宜略頭登東山二句極  
形聖道之大在一國則高一國在天下則高天下是就聖  
人所處作意形容之非真有等級層級之別也亦自旁  
人設想如此非聖人真有小大之心也  
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精義呂氏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  
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  
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  
如此○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爲細流故  
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問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  
皆不足學故難爲言按此層遞而下方合本文故字語脈  
不得泥註中所處所見似爲平說劃作兩開○存疑登東  
山二句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海二句是就他人所  
見上言其大按惟聖人之所處愈高故觀聖人者之所見  
愈大自是相承說○聖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  
人即專指孔子言自可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  
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  
之用也真註體在天謂之光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

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精義伊  
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  
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  
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又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  
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或問申之曰其曰無窮又

曰有本當合之日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新安陳氏  
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  
大者以其有本也○蒙引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聖  
道之有本只是一理○李安溪曰○與容光之照不  
是大處亦未是本處○乃所以觀本者○蓋凡斷絕之  
水必無源洞急湍其動而為源者○有本之水也○雷電  
必照乃水與日月之經乎八紘故觀於淵淵繼照而本  
息乃能放乎四海經乎八紘故觀於淵淵繼照而本  
可知而為學者之必循其本而不可以舍乎晝夜明矣○  
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  
伊川曰成章者為實而有光輝也○今以○樂積之雖如山  
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異

有大光輝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伊川所  
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  
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耳非必以成章為專為此地位也○慶源輔氏曰如自諸已  
分毫定是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如自諸已  
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  
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德之方知其味○非  
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紹興編如樂正子地位才在  
善信之間如何便透得那美底○一級未到此章言聖  
是逐節上說與盈科相似○觀註中漸字可見○此章言聖  
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精義曰  
為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滿坎而後行○則入於海  
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德成章而後達○達則通於  
至乎聖上有志於道三字在○此從乃能至至字體味出

是結底一層須善會○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  
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至哉故又以水必盈  
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  
者當實而漸不可驟等處○慶源輔氏曰○此章言聖  
道之有比與也○登山觀海流亦盈科與也○觀淵容光比也  
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  
以熟識於言意之表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華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二字宜著眼由靜而動善惡初分下文○孟子正從此雞鳴  
時指點出故為善為利兩提雞鳴而止○孟子與緊為人  
處○雞鳴而起為善為利兩提雞鳴而止○孟子與緊為人  
然亦有不寐待旦意○下孳孳正從此○愚只就開眼時便  
發念不同如此對末節問字尤悚切○○蒙引凡無所為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異

為只見理之當為而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  
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說統徒字活  
猶云是舜一邊人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跖盜跖也○精義曰○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  
華孳為利惟日不足非跖之徒黨而何○顧涇陽曰人只  
有善惡兩途不曰孳孳為善而曰孳孳為利蓋惡者利之  
標末利者惡之根本也○精言孳孳為利不但有其心實亦  
有其事就當下言才善便是舜才利便是跖就積漸言為  
善便至於舜為利便至於跖○本文徒字內  
有積漸意玩下問字在當下說尤警切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  
揚朱曰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便宜置身於安閒之  
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  
大道後却涉些妄語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  
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  
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問孔  
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問孔子何為同體於他曰他本  
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一切掃除了曾子問  
中自見孔子問他處節亦有不足道一切掃除了曾子問  
朱而及之其義然學者不可不知也問墨氏兼愛楊氏  
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刻己為人  
流致曰曰莊子素稱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  
下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按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與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俱是就他為我兼愛  
而充之以至於盡正  
所謂執一之見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五

敦復堂 課本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南  
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  
惜也○集解楊子僅足於為我我只是自私自利之意但他  
以此倡教便只見為我有許多好處墨子亦然觀其自言  
受無差等可見或謂楊墨方自以為為是安肯以為我兼愛  
自居不知彼自以為為是者即自陷於為我兼愛之中而不  
自知也故一毛不為及摩頂放踵雖是假借形容語然兩  
家分立門戶所見實自如此總是楊子於凡可以利天下  
者皆不為墨子於凡可以利天下者皆為之只此便是兩  
家斷語隱然為執一立案即為猶執一伏案○文集以楊  
墨為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為不識仁義耳非學之  
過而不中也不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

執其中此中字是二者之中不是事理之中○精義伊川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

得○紹聞編子莫知楊墨之失中而不知楊墨之問非所

以求中則其所執已近近道也○翼註近之近似於道也

者無權之中而己近近道也○翼註近之近似於道也

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

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

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

亦執一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

與執一而無異又曰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

初寒之衣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再變之世

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謝氏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

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

詐為權便說壞了權宅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

權量輕重以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

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

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則誤矣又曰如以一

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甲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

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

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也欲求厚薄小

中行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也欲求厚薄小

謂權也○文集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允執厥中

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厥中

徒然愛而不執也子莫之為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

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

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由子莫之執中者非學聖人之

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由子莫之執中者非學

學不能以有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

敦復堂課本

虫聲

義經  
課本

但將此旨透。則子莫無權之中。更不成道理。孟子平生

距楊墨看此章將子莫一例斷  
終正不肯留餘隙為楊墨藉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

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貧雖不特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

亦以為可○問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

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利欲有求之不得

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為其心害則不憂其不

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

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語

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為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盡心上

後說差之蓋如註意白文只作此照說未免言外起意如後

多從之蓋如註意白文只作此照說未免言外起意如後

說轉覺渾融隨主一說可也○谷訂飢渴是害口腹者雖

害口腹亦即所以害心然既以飢渴為害口腹則所謂

人心為貧賤所害則亦皆有所指而不復指貧賤則可謂不

指貧賤仍指飢渴則不可次為標出其指甚明作文用飢渴

八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腹為飢渴所害木文飢渴之害飢渴字就當貧賤字看貧

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不以貧賤故而動其心動心指貪富

也

貴即所謂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若不惡貧賤則其心自  
不為富貴動故本文只主安貧賤而言○飢渴何能害心  
人自以之為心事耳能無以三才為力不為人為憂  
甚其人識明守定即此便已為聖賢路上人豈比庸庸碌  
碌故註曰過人遠與本文互相發明此文人字以  
聖賢言註人字以庸眾言然此亦不必深泥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與界限之界同凡柳下惠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介也○谷訂介字要切定柳下惠說故曰其介惠之

星鐵板不移處渠自涇渭各別蓋和者之介與介者之介

又自不同不以三公易是設辭虛擬却要就他實事助此

○必先有其介而後論易不易今人胸中庸庸憤憤○此章

憤憤無可否且無論其不易又何處論其易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盡心上

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

皆聖人微顯闡幽之意也○精義楊氏曰不惡汗君不辭小

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又曰若觀其和

疑若自不可見如柳下惠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

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

小官則其則介可知矣○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

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

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四書通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

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

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二字只帶說○解

語知其為如是之介乃知其所以為聖之和非專表其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也辟讀作譬勸

音仍與仞同



八尺曰切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釋義尹氏曰君子之所為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黃

○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

○有為者三字三字內包必成之意○劉上玉曰正意只在

○必及泉意在泉然泉口語都只虛空也至下才可透

○盡○集解掘井九仞及泉正易而字一轉便見可惜日不

○及泉非無泉也註換一未字下又著而止字明更有泉在

○而自不之及是井可成而自奔之矣註添一自字更好通

○節鼓厲精神全在一猶字見九○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

○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

○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

○舜皆為未及夫泉也

○孟子集註本義雁來卷十三盡心上 課本復堂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精義伊川曰堯

○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

○有問否曰無問又曰身之言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

○借之也楊氏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

○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也又曰王道本於誠意管仲

○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

○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為

○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語

○類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

○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性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

○遠海身做出這道理○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

○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性是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

○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後得身

○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會有箇起頭處

○性之合下便起地去做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

○但其起處甚微五霸則甚大○假之非利之也若其

○得微與利其看真與不真與不切道夫云安仁便是性

○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現與自與此別口不干涉如勉

○強而行亦非此也安仁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有不熟耳

○頃之為日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編素為義帝

○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

○此以為名而濟其欲耳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假

○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

○且如孔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

○那約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云假之事真所謂幽沉

○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

○恒字而卑管仲也且如與滅絕誅殘禁懷諸侯而尊

○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

○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邵子

○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口他合下便是恁地○蒙

○三之字皆指道言大註以仁義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如

○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真註五霸假仁義之名以濟其

○私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

○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吳因之曰後章性之與反

○之相對只是安勉兩意此處把性之身之與假之相對則

○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底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常來曰身

○則在已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按此

○章所重只在分誠偽不重分安勉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

**歸還也有實有也**○按堯舜性之所性而有也湯武身之身

○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五霸設也如云五

○霸白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真有也○慶

○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

○存疑假之非真有也久假不歸便自以為真有不知其非

○真有也此句是欺詞○假人之物必歸於人歸人則已不

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不歸於人也○按  
自知其非有向自翻然悔悟求其真有底日子到得不  
自知其非有竟儼然自以為真雖盡頭一著或曰蓋歎世  
不過如此才是五霸假之徹底盡頭一著

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  
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小人也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  
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書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  
官寄通先王其訓無俾世述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狎習  
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盡心上

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  
習見不順義理之人與本註異○說統兩篇民大悅見伊  
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能正君而終悅其能成  
君公天下而不私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

集解上節放與反平放此單承放言意重在放也可放可  
字從民大悅生出則固字就伊尹看來凡賢者之為人  
臣可放而行之否丑說箇賢者亦甚斟酌相  
賢者亦有不同故孟子答以須有伊尹之志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精義伊川  
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  
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

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大甲為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  
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  
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  
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  
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  
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  
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  
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楊氏曰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惟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  
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但觀蜀先主  
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  
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  
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  
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  
世觀之以為異其言亦所謂中道或問程子之說曲折詳  
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為得之然孟  
子但論在我者不免為篡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  
雜乎其間則不免為篡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盡心上

疑不疑為可否也其日中道者則善條辨問楊氏謂天下  
不疑以誠意素著者似亦甚好而朱子不然之何也日即誠  
意素著天下不疑伊尹心中却不計較到此只是自家為  
國家宗社之心至誠惻怛自己却不取弗顧弗視中出楊氏所  
謂誠意素著亦不可抹殺○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  
平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  
王基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家宰攝政而  
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  
毫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  
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  
○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  
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亦是處變僅可字看緩辭也

已意上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其事而歎之其首章曰坎坎伐檀兮

置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精義尹氏曰不素餐分利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

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說統玩用之從之

語氣若作實事看則功已表見何疑素餐此正是孟子自

家期許之詞若曰其君只是不用則便有功於國其子

弟只是不從則便有功於子弟養其身於有侍便是有

功富貴處若因其不用不從而混迹欲欲之中則主持世

教之責又誰任之居是國三字亦可味隱然有坐鎮之意

按此說較大全所載南軒新安及蒙存諸說較穩○係辨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卒 敦復堂

孟子此章不是說詩乃翻轉詩意見伐檀之君子固不素

餐但僅於自食其力不素餐者小何如君子居是國有用

從之效其不素餐者大也孰大於是孟子擔當世道語

○愚按此亦孟子因丑之問而答之實則計功而食非有

國家者之所宜待君子而亦非君子之所以爲心丑見在

食姑與之言食耳故須高著眼孰大之理方見得透看得

活新安諸說沾沾在用不用上較量轉開疑竇徐思瞻曰

用之從之兩條只見君子之係於人國其重如此雖或其

君不用其子弟不從而君子之可用可從

者自在不得謂之素餐此與說統意相發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

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集解註推言王子之意由其溺於富

貴又識見淺陋安知士之挾持何如

發口問士何事明明有輕士之心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志也○蒙引尚志著力

不卑污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

旨下正詳之○湯養林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

雖卑微而志則高不倫於卑污覬覦也○條辨尚志是

正答何事之問見其以尚志爲事非

謂士無事迹可見而但論其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

惡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卒 敦復堂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

士所以尚其志也

○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

溺於利欲則卑污○蒙引何謂高尚方志於仁義則高尚

乃正答以所尚而已矣○三字十分鄭重下乃申言之中八

句正爲士時尚志實事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

道也非仁非義兩非字因是體士之志而爲之爲不爲意

即在其中○錄世多殺無罪而不仁取非有而不義士見得

都不可爲然當不見得○守得定不爲不仁則所爲在

仁不爲不義則所爲在義八句一反一正上下聯看殺一

無罪四句註云雖小不爲從白文一字其字看出此士之志

而曰此士之所以尚其志明以不爲不仁不義而居由必於

仁義爲士之所以尚其志即爲士之事非以其事指後日

言而謂今日只空空一箇志也時講多於此鶴突須辨明

○詳類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大人謂公卿大夫宜

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  
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出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存疑。仁義相為體用。無間於窮達。窮以是養。則有體有用。所以為大人者。有其具。達以是施。則自體達用。所以為大人者。見之行。故曰。大人之事。○精言。仁有萬物。義正萬民。便是大人之事。大人參天兩地。曲成萬物。只此仁義而已。○居仁由義。達則舉而不措之耳。故曰。大人之事。備一介不取。便是為不義。無故不殺。便是為不仁。上兩句。自是實事。○按。大人之事。即在一尚志之中。所以謂得。因士未得大人之位。將事志盡成兩極。若小人之事。則○說。統大人之事。備矣。只完得士底局面。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按。集註。我此一層。越見得士不可以不尚志。越見得尚志所以為士之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空 敦復堂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入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或問。小註。此章總對大倫而言。簞食豆羹。句。自是小廉。光景。○說。統仲子實無讓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說言之。不受齊國謂之小廉。正對下大倫看。人莫大焉。是說人根本所在。須帶下讓言。人更有那一件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紹。開編。南軒以信其大者。不受齊國說。看來孟子本意。不如此。人皆信

之信其賢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言不足以為賢也。蓋人其大於大倫。天下可無仲子之節。而不可無親戚君臣上。亦何益乎。故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精言。人皆信之。不是信其能。讓直以能。讓信其賢。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見讓國之義。小人莫大焉。二句。見讓信之罪。大不可以其兄離母。不食君祿。人遂因其小者。信其大者。仲子之見。如故。孟子特為勸。○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答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按。前章止就匡章之問。而責其不成廉耳。廢倫之罪。尚未之及也。亡親戚。君臣上下。而責其不成廉耳。廢倫之罪。尚未之及。子罪案至此。章乃定。仲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空 敦復堂

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集解。舜為天子。皋陶為士。自是實事。瞽瞍殺人。則是設言。以觀聖賢處變之道。舜皋陶兩人。棘手處。總是為此。註不可以私害公。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正如之何。裏面道理。照註意。此節如之何。自兼舜皋陶。但此時此際。難處置者。畢竟先在皋陶。故孟子先就皋陶答之。待其再問舜。乃就舜一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按。特提心字。與末節註言舜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集解。執之是執法。不必云執瞽瞍而已。瞻狗。是合下渾然天理。而於君臣之倫為至。○文集。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桃應問也。集解上節只告以士師守法之道未及舜愛親之心桃應意中畢竟疑兩邊有礙故以舜不禁為問然則字轉接甚緊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

廢之也。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不於天制於聖人百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便拙○集解承應之問而但曰舜不禁則禁不禁之於堯便拙○集解承應之問而但曰舜

有行不去者故特告以夫有所受之則皋陶執法之心愈堅而舜全親之心愈迫桃應愈不得不轉為舜計矣

然則舜如之何

孟子集註本義盡心上

卷十三盡心上

桃應問也。答他皋陶則如之何自合兼舜皋在裏及孟子專而禁之則所以為皋計者已盡而為舜計者愈窮然則舜如之何較上然則舜不禁與轉身更緊設問更切桃應此時真覺得舜無可如何一段情景可駭可愕較之皋陶更難措手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

然樂而忘天下蹠音徒訢與

蹠草履也蹠音徒訢與

已不知有天下也。又集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翻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斷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集解此又從舜心推出若舜既愛父又要為天子則士師之法不可廢而愛父之心必不能逃舜當此只有一逃逃字正大聖人倫所任更

知有父而

知有父而

知有父而

知有父而

無別法計較弃而竊竊而逃而極之終身斷然樂更無微毫芥蒂說到此處與上執之而已矣同一合下渾然天理而於父子之倫為至有何私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惟順父母可天下之歸猶草芥惟以全父為樂故視天下之弃猶微蹠終身斷然樂之心猶是窮人無歸之心惟孟子道得徹

○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

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

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望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精義楊氏曰予讀周世宗家人以為知權子痛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思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思勝義則誦法以

孟子集註本義盡心上

卷十三盡心上

仲思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暫喪殺人皋陶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天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思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

守禮殺人而逃以伸己之私思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

有如皋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

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亦

實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貴

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

或問使舜不去位皋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

人臣猶有議貴議親之辟豈有天子之父殺人便置之死

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所

說只是論舜心耳按楊氏之說每為後來好立論者所犯

故傳載此方見或問論辯之精或問楊氏之說詳矣然桃

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為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耳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痛負以逃焉則卑陶之獄何以異於溺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意之過徒爲紛紛而反病於理也曰然則楊氏入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於舜何哉向使卑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卑陶必不爲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所於卑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爲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爲愈於前然爲舜慮而不及乎卑陶則其說亦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不累於物之心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尹氏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語類問替喪殺人在卑陶則只知有法而不印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是權制有未盡心上

課本

何迎舜直是廢人說夢矣

○孟子自齊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蒙引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欲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翼註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說統居移氣三句感王子而發如云吾乃今知居之移氣也乃今知養之移體也大哉居乎語意直管至况居天下之廣居止或云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句似與神氣不甚肖○淺說夫非盡人之子運帶下節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三句是其居使之然註斷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課本

孟子曰張鄒張敬夫皆云美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南軒張氏



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外則其氣質變  
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人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  
象如出一人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按此意在下節語言之  
表○四書脈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下節語  
皆輕○說叢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人中精采自  
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獲感歎若此語語  
精言本是因王子之居說到居廣居上不是提起廣居來  
歷王子之居擡高王子之居說字一抵身分更高亦得望見發  
歎神理若將王子較高下他章是以已之長形人之短本章無  
意此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突 課本堂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說統引魯君以證  
居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是詞非疑詞○存疑此無他  
居相似是孟子之言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  
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質矣○精言引魯君事歸結居  
相以上可見天下富貴人居不必一地而氣體無不一古  
今聖賢生不必同時而氣體無不同居能移人斷斷不爽  
居之所係豈不大乎○愚按末句言居相似自有居廣居  
一層在言外但語氣只開閒道語然而此十分說破反  
欲少味玩本文止意餘自覺神迴氣合會心人須善領  
取○由聲相見居相似聲既爲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爲  
魯君之呼呼於垤澤之門當是魯君在垤澤之際偶有事  
而呼故守者與之耳非必呼門使啓也若作傳呼之  
聲便與氣體不以此等處亦止得其大意可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案引天馬有爲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葵周穆王之於八駿自非豕此○食而弗愛四句之說○說遠此節以  
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敬何以有後蓋  
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意其可親而  
昵就之敬則有尊德樂道意○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  
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

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

帛而後有也案引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翼註恭

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爲恭敬以起虛拘  
而申上文系交獸畜之意○精言恭敬接上敬字說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突 課本堂

之未將敬已先存可見才離恭敬則幣將只  
是虛拘此非愛弗敬所以爲豕交獸畜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  
拘留也精義尹氏曰苟無其實爲恭敬而已何足以留  
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翼註虛拘猶言把箇  
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羈縻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  
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愚按固是人君不  
能留君子却既是君子斷亦不爲其所留不可二字壁立  
千仞視當時遊說之徒志在出其金玉錦繡豕交焉而已  
豕豕焉而君子則惡之可○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  
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  
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  
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踐形之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李安溪曰不踐形無以爲人然可畏方是孟子與紫爲人處人每只說形性合一見形之當踐却以踐形而後可以盡性惟聖人三字口氣作何著意愚按性或人所不曉形則人所共知然此理體用一源故孟子特從易曉處親切指示末句只言踐形正於聖人分上盡得盡性在裏惟字然後可以字都非虛設若作現成語各緯過聖賢豈肯只當一場說說此中實際正須體認分明才見得孟子語字字警發○係辨聖人踐形是已充實此形學者踐形便以要充實乎此形愚按孟子是以聖人作踐形樣子非贊美聖人也然後可以字自是爲凡有行者痛加棒喝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期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後此亦丑私問於孟子之言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主

○或問小註此章當與論語宰我問喪章一例看

孟子曰是猶或紼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紼之忍反

紼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翼註味註彼當日知西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紼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紼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紼矣○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紼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情言

教之孝弟正喻兼說在裏故曰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紼而喪之不可短恩按二說皆通然細味語氣所言者此而所況者彼口說紼兄而意自主短喪呆作平舉不爲○精言齊王短喪紼兄之臂也爲期之說謂之徐徐也玩此可見齊王欲短喪并不欲期公孫丑背後酌量見當爲期而不當速已是爲短喪者參一末議下一轉語也故孟子有紼臂徐徐之譬若齊王短喪自欲行期公孫丑附會其說謂期愈於已則是直謂兄臂之可紼而不謂之徐徐矣是字云爾字指爲期之說恩按此以意度之自可但書無明文○孝弟二字只渾說○至情觀照定公章可見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夫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壓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時又適有此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主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數月字與上期字相照丑問此之是非正疑爲期之喪之未必不可

耳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紹開經儀禮喪服章公子爲其

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當時此禮已廢故齊之王子有其母死而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者請得終此制也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爲過制矣集註又存此一說者以父母之喪人之至情特以壓於嫡母而制

有所限心固未得爲終也恩按後說勝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月謂天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

不加。來矣。鮮曰：抱無窮之慕者，視三年猶一日，拘有限之  
分者，得一日為三年。此可以觀人真心所為處。按終  
之節主終三年之喪。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  
說更與短喪對針。蒙引：齊宣王欲短喪，得為而不為者，也。王子之請  
者耳。加數月不得為而欲為者也。翼註：一則數月亦可  
以為厚，為其有孝弟之心也。一則期年亦無解於薄，為其  
無孝弟之心也。按末句切指齊王與王子相形，論舊解  
云：歸重丑。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  
身上者非。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精義：尹氏且  
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按總註：仍歸到示之至  
情與次節註相應，此其所以教之孝弟乃天理人心之最  
真切處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害

敦復堂 課本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日：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  
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生者也。後不能及門  
受業者也。說：統君子設教以開後學不欲遺一人於教  
外，所以二字其心自見。條辨：看他那一樣人來。君子  
便以那一教教予之。委曲造就都在一因字上變化五者  
除私淑艾外其上四等亦多彼此相兼非終身只以一法  
教之也。按本文自指別分明無庸纏擾。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  
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  
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精義：張子曰有  
如時雨化之者。

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為，然後教之也。如  
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耳。語類：曾子學  
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  
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雨。又曰：他地位  
已到固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  
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  
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述  
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說：統時字最重，當其可之謂時。教學相遇，猶草木之得  
時而生，意淳然不知其然而然，故謂之化。此只重教者點  
化，不重學者能化上。○精義：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  
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平日積漸之功，下四  
種亦同。如時雨化之，却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觀者。  
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精義：可  
化者，物化之者，雨時則不先不後，恰當其時，此正當  
機指點教法。五有者，字都是教，此節全在如字索解。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害

敦復堂 課本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類：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  
財通達其材，如孔子於由賜。材是天資明敏者。○說：統成  
德有造就意，達財有開通意。集解：德字材字就學人天  
資說，成與達則君子教法也。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但稟賦  
未免或偏，故須長善救失，涵育薰陶，以成就之。材是有技  
能底人，但設施未必果能就理，須與開導充拓酌古宜今  
以通達之。○精義：伊川曰：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納  
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  
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  
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謂成德達財是也。○四書通  
而人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四書通  
孔子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孔  
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  
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妙。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廖源輔氏曰樊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翼註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張曉樓曰以講學則淺深廣狹固乎其人是即授之以術也。此如孔子之於樊遲然以論世則然否異同酌乎其地是即予之以變化也。此如孟子之於萬章然。按成德達財早費言語所以別為一種在成德達財之下然語類又有云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之說此却不泥。

有私淑艾者

艾音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朱子曰艾讀為艾說文云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取諸此。

人或不能及門受業得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淑艾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未曾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蒙引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言蓋其教誨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其淑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下也。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未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集疏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弃人。說統我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甄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耳。集解玩此字者也字分明是為學者指點莫徒作結上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

說統高美二字不平美在高處見得登天只形容不可及處按丑惟見道之高故擬之以登天實則非並不知道之所以為高也。孟子末節云中道而立正陂他高字。○輯語丑差處只在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使彼為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使彼疑孟子之使也。按丑口中說道意中却只在欲孟子教以相徇故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孟子以繩墨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

聲發古候

設率彀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

以狗學者之不能也。集解繩墨設率是學匠學射之法而與下能者反對繩墨設率非專為拙工拙射而設而拙工拙射亦不能舍此以為法故匠羿不為改廢以一定之法不可易也。循其法則拙者亦可進於能不循其法則拙者

日拙耳。雖匠羿其如之何哉。註教人者二句只就本節此况說正意自在下文。○翼註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丑欲孟子

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引繩墨設率為喻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





未聞以道殉平人者也

之時以身為主無道是道屈之時以身為主註兩必字要  
看道在必行是道即隨着身在必退是身即隨着道故  
而後總見身與道相從而不離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課本

教復

星

薄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聲

更平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公都子之見也而不答則不但非所禮也此其所以訝而問也

孟子曰拔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長上

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

滕君之弟是貴

尹氏曰有所挾

知來學即是賢

是貴

尹氏曰有所挾

知來學即是賢

是貴

尹氏曰有所挾

知來學即是賢

是貴

尹氏曰有所挾

知來學即是賢</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語類進銳退速其病  
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翼註  
進銳如何反退速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  
箇浮氣最不可耐久存疑進銳不但進修爲治亦不然如  
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後進兼學問事功言之  
大全熊氏專指講○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  
幸言於義未括○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  
同然卒同歸於廢弛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爲也欲肆則無極氣  
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後於氣者之所爲也欲肆則無極氣  
是當用心而不待後於氣者之所爲也欲肆則無極氣  
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全 敦復堂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曰  
取而有時當用則用但不過用而有節仁山金氏曰  
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  
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爲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  
施於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滅絕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  
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安集墨氏  
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  
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不至蒙引此章宜先排箇物  
字民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  
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  
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宋氏祖  
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  
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  
失其貴賤親疎之差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  
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刑  
儀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  
恠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

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惟其無父而  
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差等非仁  
矣○翼註弗親弗親要見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徧  
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  
則有兼愛二本之嫌○條辨上只說於民於物未說於親  
然以弗親弗親親到親上而以親親二字緊接跌下仁民  
愛物則重親親說自是一章緊緊意思說此意謂不重  
從親親等語去尹氏一本故也無爲也則是此意謂不重  
親親者非也○上四句已是下二句道理但上是薄者不  
得過厚恐無以爲厚者地也是下二句道理但上是薄者不  
然矣○精言既從物與民逆推轉來說思不可過又就親  
與民物順放下去見思之允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  
分而言之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  
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全 敦復堂

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  
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  
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或於異  
端并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覺軒蔡氏曰統而言之  
之則皆仁此仁字乃吾性中之仁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  
出者也此從源頭上說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緩急  
之序此就本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  
文差等說 理一而分殊者也精義楊氏論西絳言河南先生曰理一  
所以爲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  
用果離而爲二矣曰日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  
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屢不可加之於首冠不  
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凡  
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  
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  
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條辨分 尹氏曰何以有  
殊只是理一中分殊義只是仁中之義

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  
○釋語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爲道也  
止有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才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  
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  
只在親親上加厚親親厚則族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  
道生○此章有三義親用之謂仁用之謂義愛用之謂施之  
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  
愛物總只在親親用以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  
之爲務莫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論

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  
而其爲仁也博矣家引當務之爲急爲最所當知者急親  
別得明○語類問急先務一段如何曰人人各有當務之  
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  
急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此聖  
人之所急也若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則是不急又問治  
天下莫過於親賢知舜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  
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  
舉是如此○處其時勢之不同須知自有緊要處乃是當  
務○朱氏公遷曰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  
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新  
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  
實之○說統此章重一務字正爲小知小知而後世主錢  
精圖治何嘗不欲盡物而周知盡人而博濟顧其勢有所  
不能若不在緊要處用力則智必窮於所知仁必窮於所  
施非惟不足爲治而亦不成其仁智矣把堯舜提醒處見

得仁智至堯舜極矣然智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  
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  
所不必務哉此之謂不知務是通章結脈○知屬事仁屬  
人兩平說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  
說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

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  
決濡濕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精義尹氏曰知務  
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語類問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論

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  
務乎○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  
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議不能其大而  
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  
二務字○翼註末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按此之謂三字分明爲本指寫照○南軒張氏曰孟子所  
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  
小功有不足奈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問也先後具  
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括○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  
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四者通不識其全體  
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得而精神散於  
無用愛之雖廣而德澤溷於下流泛用其心者也○章首  
先揭明智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此正所謂智仁之全體  
也當務爲急親賢爲務乃正從全體中識其所當先非謂  
習仁之有不知有不愛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  
也總註四語極爲完密

之所知偏能入之所能徒敝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  
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  
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如務也  
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親賢為務相對以舉讓能哲面  
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  
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智之所知亦儘可通但孟子朱子  
之意本不如此蓋智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  
之此章乃平論智仁  
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蒙引）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及在所不愛矣。○說統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彼及之及。○餘辨但是不仁者亦皆必以所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四 盡心下

教復堂課本

不愛及所愛而梁惠之事尤其易見而可戒者故開口便歎箇不仁哉梁惠王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

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說統○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

（四書通）承所厚者薄

親親仁仁者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  
無不仁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  
親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  
奈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者狗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狗欲  
不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  
其身覆族不已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  
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盡心下

課本

而已矣按此條即預透下意○或問小註此章書重尊王春秋是指春秋之經非指春秋之時也○因勉錄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爲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尚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用意最深而立法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中即書爵書字者亦隱寓刺譏於言外微獨僭王問鼎者罪迹昭然而不予以義之實即尊周伐楚者功施爛然而不貸以義之名○翼註彼善於此亦聖經僅善之意見其無義戰故下節緊以敵國不相征發明無義戰之意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爾義尹氏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復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

春秋諸侯兵爭之罪○集解上下指天子諸侯而言上伐下者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敵國相征正上節註中所云擅興之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

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正能

亦過哉古人之述盡信則必失古人之心甚有借以文奸者其貽害不小故不如無書○翼註此章全爲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盡心下

課本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奉天伐暴如云放祗承上帝以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翼註奉天伐暴之義屬初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字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齒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

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諸說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只緣當時恣意曲解

戰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言上文則踐相殺者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蓋謂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曰此亦本義源之論蓋雖殺微意矣○讀余隱之尊孟辨李公常語曰紂一人惡即衆人惡即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下道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遠數即紂亡則通逃者易歸乎其欲拒用者又可數即血流漂杵未足多也辨曰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則有不得其死草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遠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役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朱子曰辨已得之○蒙引孟子此意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四 課本 敦復堂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集

陳戰雖似二項然為陳正所以戰兩善字重看若使不善猶未必敢為與兵構怨殺人如草之事惟自以為善故殺傷愈多而罪以滋大大罪全在殃民

上即所謂民賊也按此正不仁之甚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說統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援焉用戰意至章末方足出此且只說無敵便了○翼註好仁兼平時脩德行仁及臨時弔民伐罪言○天

下無敵謂天下無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遇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蒙引夷狄在四遠之地向

誰有敵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蒙引言其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千書序作百則益明矣○翼註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

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

到無敵直到下節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五 課本 敦復堂

書泰誓又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

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

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集解上言救民水火不尚兵威此又

為解也觀其丁寧慰諭直如家人父子痾瘻相聞正仁

角極寫無敵之狀與矣為後我同一情事蒙引欲援此區

分湯武優劣殊所不必須知總以證明仁者之無敵而已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說統正己已宗

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集解前解征字為上伐下

蓋以上之正而伐下之不正也此直解征為正則已伐之

正而正人之不正以上伐下固曰天討以正伐不正亦曰



起各欲正己見善為戰陳之人天下無敵之故焉用戰又繫承  
各欲正己見善為戰陳之人天下無敵之故焉用戰又繫承  
仁無為此輩所惑也○吳固之且此章是深惡強兵者首  
言戰陳為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也然能說首  
常川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為有功而濫用之  
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為也舉湯武以明好  
仁之無敵未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蓋不證以事則  
無微不信不指明其故則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歷引湯  
武而以各欲正己推之然後知國君但思不好仁而善陳  
善戰之果為大罪也○四書通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  
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義三章  
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  
之師必不用我  
善為戰之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 盡心下 六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或問小註道  
者自求心悟○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酒掃應對進退而  
言外○兩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酒掃應對進退而  
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  
而固不外乎規矩○後自得之妙○未有含規矩而可以得巧  
曰巧即循規矩而後自得之妙○未有含規矩而可以得巧  
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含規矩而可以得巧  
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  
下學之外也○說統悟即巧○不悟即規矩○集解巧  
不外乎規矩與規矩即與巧○不悟即規矩○集解巧  
無奈不能使之必巧耳○故不日不能與人巧而日不能使  
人巧蓋與以成法言使以神○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明妙處言二字自混看不得○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天道篇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接此正所謂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祗  
珍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珍  
飯食也糗乾精也茹亦食也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

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精義尹氏

至命則不能臻此○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  
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性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

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無  
憂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  
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寓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  
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邱月真曰自其他日之富貴觀  
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惟若終身自其前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 盡心下 七

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  
有之兩若字是狀其心如此○翼註無慕於外不更慕他  
身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得之富貴也○舜之終  
身若固有之兩若字必  
如此看方不生語病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

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精義尹氏曰出乎兩

一聞觀其存心則然○或問小註此章孟子直推其理勢  
自是如此○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  
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  
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

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心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霜言示二句要見是自殺意彼往此來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只開一手非手刀而何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集解禦暴暴字就人言禦只是譏察意將以禦暴是原其爲關之意惟恐暴客之有害於民全是一點愛民底深心所在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爲暴暴字就己言征稅貨物至商賈出入者莫不困於苛求而與嗟道路豈非爲暴今之爲關者未嘗不託禦暴之名而其意實爲此故亦下將以字所以誅其嗜利虐民之心也○孫辨今之關猶古之關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八

課本

爲關爲字不同古之爲關以地關擊振者守之所以議察非常也今之爲關以有司權貨者治之所以征稅出入也兩將以字即從兩爲字生來○周用齋曰貪暴乘間而害民猶恃上之人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爲暴使誰禦之哉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併國中此以

圖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

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

世狗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義理爲國後利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計矣本源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爲關之暴而已哉○集解此章專爲借法以行私者說古今字有無限感慨只將本文倡歎一番自覺深情無忌

范氏推言之則其義益顯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稱義伊川曰易

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也父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三威如而吉者能使人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使人

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翼註使人不以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九

課本

言之否曰順之說是○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

道者必考之於妻其是之謂與○或問小註此章書須還他一箇圖囿若有意分輕重便失孟子立言之意兩分

照本文分貼故翼註亦云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說自爲正解雖道理有偏全之不同而分貼要不可易也文集及南軒諸說雖或側或互轉折相通而兩兩開說之意細體味之自見○蒙引兩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爲天者可不化不可令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精義周氏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慶源輔氏

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缺一善一長自以爲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爲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此皆以周其德也○蒙引周子德謂誠到字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誠不到則氣不到則邪王坦之之制執手板是也○雲谷云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世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定見則邪不能眩○湯霍林曰則是件件皆到事皆精之謂也○有一毫不備則不可謂之周矣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之權中流手不但不爲邪世所惑○說杜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子本身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好乘食皆夫聲見音現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盡心下十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

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

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矣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人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顯名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語類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國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國也徒由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爲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問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又曰某嘗把此一錢對鄉鄰爲身死而不受一段爲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過不來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過不來

得過處發露也○說統此爲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爲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之所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求其極以形容耳○湯於色三字極妙只爲打點不迭把自家底隱情供出○湯霍林曰見於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能見字正與上能字對能是着力處見是不覺流能讓有少矯強過揀在蓋觀人不於其所忽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補言所安是他胸中熟貫也所勉非其所安所忽乃其所安故欲得人所安之實不觀之於所勉而觀之於所忽也此安字與論語察其所安安字一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何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盡心下十

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取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不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湯霍林曰不信謂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曰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精言東坡云國之有林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於其外懷然有所不可狎者即左氏所謂國有人焉未可與爭之意不然庸人千萬輩何足爲有無南軒輔君庇民等語最好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條辨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也如此看方是對針上下亂而言○上下亂謂上替下僭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如周禮九職任萬民是生之造九賦欽財

賄是取之。九式節財用。是用之道。三者皆無。無以開財源。而節財流。故財用不足。或問小注。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須看得政事在財用之上。○集解。政事不止為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無政事則綱不舉。目不張。凡所作為皆無條理。則取民無制。費。○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出無經。財用安得而足。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者所以仁賢為本也。○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懼。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臣民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後先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治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援仁賢為本。尹氏為揭其要。然本文自是三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主 敦復堂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盜字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心字着眼。即用下章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意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得國者得之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之於天下人之心得之於諸侯之手。彼先自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心出於天下人之公決。非威勢所能攝服也。○集解。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不仁之人。下以術愚其民。上以力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至欲得天下。則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術不勝思。力不勝制。斷非得其心。不可離。波不仁得國。亦非必便得民心。但較之得天下。猶可竊據耳。以上句跌起下句。所以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深著其為必無之事也。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

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敗亡耳。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集疏。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周禮大司徒設其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改後世篡奪之端。固難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始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欺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說統通章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為貴一句。○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若使其知下民之為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三王畏其民。而閭閻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知夫得失所係在於民也。使民畏已者。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與威。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也。嗚呼。可不畏哉。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說統首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正見得丘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體賄貴字出。○條辨。天子

貴矣。諸侯次乎天子，乃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皆不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可見天子之貴，是以民之貴而貴之。正極力視起民為貴意。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翼註：危，社稷要跟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按：變置為社稷，實是為民，曰輕於社稷，則輕於民可知矣。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士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齒 敬復堂

遺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詔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雨暘不時，曰不順五穀，不登曰不成。○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啜五貓，六虎，七坊，八水庸。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農田官也。郵表，啜督約農事之所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禾也。坊，水坊也。庸，水溝也。○語類問：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亦配食于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神而祀之也。蓋言遷社稷壇，於他處耳。○四書通：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也。而非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雖重於君，改立其神也。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雖重於君，輕於民也。就本節言，觀集註不能為民禦災捍患，意只歸重民為貴也。○精義：尹氏曰：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

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至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富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精義：尹氏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感動奮發也。興起，聖人之功大矣。○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友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友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存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齒 敬復堂

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蠶絲，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之為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侯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始以此耶。○又集：孟子之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概而有餘也。○輯語：此章微旨，但有揚而無抑，或問文集兩條，止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四書通：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按言外自合有此一層，在本文却不必及之。於倡歎神情轉覺有碍。○說統師字，只就聞風興起內見得，兩箇風字最好。風最善披

拂萬物之鼓於其中者勾萌而甲拆。聖人循之造化也。德  
立而聲聞揚。揚然無止息矣。故說是百世之師。○奮字有  
自我特立之意。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與首句神  
迴氣合。○清是聖人之清。和是聖人之和。故能使人感發  
興起。若是只首句聖人百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發  
世之師。便合各造其極意。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發  
不必更求。着落此從聞風興起。低徊憑弔。慨慕無窮。不  
禁復發此歎。語氣只爲聖人句添毫有。然高望之神。有  
生不同時之感。若必欲求湖當。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是也。精義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四

盡心下

六

課本

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  
人爲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  
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由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  
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  
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  
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  
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  
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  
體之。亦此意也。○語類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是  
道。故以人爲說者。是就人性上說。○仁者人也。人之所以  
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  
次顚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  
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仁者  
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  
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  
得各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  
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  
理出來。按此與或問俱以五文夾說。然主賓開合。當以或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四

盡心下

七

課本

秀而靈。於萬物者。以其仁爾。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仁矣。  
然仁理也。人物也。惟合之而天理昭然。無所間隔。則其自  
然發見。各有條理。者。無非道也。如仁合於父子。則父子之  
道也。仁合於君臣。則君臣之道也。○合字非用力字。要看  
言之二字。按此即或問本文以言之爲說之意。稱言本文  
雖以言之爲說。但云仁與人道者。非是。○松陽講義這一章  
爲言人道者。說法也。竟主言人道者。非是。○松陽講義這一章  
是勉人求仁。天下底人。無有舍仁而可爲人者。天下底  
道。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  
底。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  
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也者。人心也。故其具  
之身。而非是。無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心也。故其具  
形氣使空。有無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  
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  
有這人。即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底。但就靜存之時。指  
其不離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  
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



即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創爲  
道若舍仁與人而言道不入煩苛則歸寂滅非聖賢所謂  
道也○愚按讀書須先體味白文白文之語氣得而書旨  
自明如此章獨松陽講義主勉人求仁之說謂一離乎仁  
不成共爲人亦不成其爲道與語類之旨相發明而前此  
講家多所同異故只須就本文順口說下而義指自然曉  
暢彼紛紛重人重道甚有謂重合字者支離謬導適以豐  
其辭耳但細味白文語氣只是要人先識得箇仁其勉人  
求仁意亦尚在言外○首一截是將仁之見提得出箇仁之  
言○非此便無以爲人○下一截是將仁之理坐入人之身  
言○此乃所以爲道實則言人言道都要先識得箇仁而  
所以盡人盡道者方有箇着落○宋氏公遷曰仁以天理  
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  
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  
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  
理也按此與中庸仁者人也不同處不必相牽然不可不  
曉○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六 敦復堂

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  
明然未詳其是否也語類向見尤延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蒙引去父母去他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辭兩道字見久速合當如此所以爲時中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陳蔡之

見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上下指陳蔡君臣○稱義尹氏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時可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順也今按漢書無理音

見前漢方音亦訓頽慶源輔氏曰大不顧於口者言大爲

季布贊解如云不分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翼註增益也德愈訕則知之者益希

耳何患不理於口哉○吳因之曰無傷就貉稽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九 敦復堂

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其四章曰

言思之瘡及大雅綿之篇也此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

命也其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作

械拔矣行道兌矣混作昆夷兌矣維其喙矣悄悄憂貌愠

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

以當之語類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愠于羣小也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

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如被潛於崇侯見囚於羑里是也○集解兩引詩

婦及太王相夾襖多口屬謗誠而此兩言也溫純心上誠  
溫於心然後發於口兩端字即增茲多口之意然上言憂  
心於情便是聖人憂勤惕厲處下言不墮厥問便見聖人  
系心文明處憂心情猶憂然溫于羣小則多口何傷乎  
不珍厥愷矣亦不能墮厥問則多口又何傷乎○聖賢府  
日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於見溫下言交  
王雖見溫亦何損於聲問以二溫字貫串歸重不墮厥問  
上所以勉稽勸脩不可作兩平看按此雖創說然自有味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爾蓋其上

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乎小之溫而況其下者乎○徐敞  
弦曰孟子言此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免遭謗况學者  
乎是樹之也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孔即見溫無  
害如已德未至則當自反自脩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 盡心下 壬 敦復堂

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簡義其下文曰欲以昏昏  
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  
或問小註此章須看二使字○說統上使字是引導下使  
字是驅迫也○翼註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  
是吾性全體大用無不明吾復其性因使天下各復其性  
○說統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惟其明於天下各復其性  
也所以成其昏昏耳○震源輔氏曰如面牆然一物無所  
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徐  
德只是要使人昭昭而後自昭其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 介然用之而成路 爲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閒斷也精義尹氏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  
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

○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  
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爲氣質所蔽  
外爲物欲所誘而迷室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  
理義日開學問才止則理義日窒氣質物欲皆塞理義之  
心之芽也○說統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爲閒四字上見心  
學不可少有閒斷○集解山徑道心上見道心之微  
學則人心惟危也用之此向道心上見道心之微  
而路以成不用即體認存退之功不繼則危者愈危而徑  
以塞四句是喻說亦是借說曰山徑又曰溪間言山徑僅  
可容足分明容足之外四旁都是茅塞用之成路以其原  
是徑也不用茅塞以向僅容足而茅塞已決也通節用字  
爲閒四字然只就須得極容易見只介然用之便已成路  
爲閒須說得極危懼見只才爲閒不用介然用之便已成路  
未句故直頂茅塞直指子之心想見高子氣質本昏物欲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 盡心下 壬 敦復堂

又蔽其露一線之明如小徑僅可容步而已用之成路想  
他亦必會猛地加功道心著現如坦途然成路一般只爲工  
夫間斷克治不繼遂私欲障蔽致同茅塞看末句下一今  
字分明見得從前尚未至如此急提醒他提轉來倏工夫  
自有一矢字弦外之音何啻晨鐘暮鼓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集解樂有聲  
有容獨以聲

孟子曰何也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集疏考工記鐘縣  
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  
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

皆旋蠶也。蠶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蠶而欲之類也。

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

王之樂也。謂言何以言之，何所據以言之，以字是實字，以追繇云據追之，繇以爲言耳。○孫綽說一聲字，是該盡樂之聲而言，然所以知其聲者，但以鐘所以知鐘之聲者，但以追則究以器具之形論，而未考其聲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

八尺爲軌，廣九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下以城門之軌論

禹樂非必以城中。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課本

轍迹深，意在城門之軌內。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日久故車多，借此爲鐘歷年久之譬。言

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

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說統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

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

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城門之軌

二句，專應以追繇句見得，禹鐘所以追繇者，歲久所致，如

城門之軌一般，豈是兩馬之力若文王在千百年後，其

追亦如禹耳。何開樂之優劣哉？○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

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又反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

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或問發棠之說

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爲不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

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耳。○述先此章不可復之故，不

必說王不用孟子請復而王不聽方爲不可復，即再請再發

亦有所不可也。孟子初請，望王行玉遂也，但王道之成

如分里校田，爲久遠之計，固要需之五年七年，即王道之

始，固天地自然之利，博節愛養，亦要累月三年方能漸濟

而目前飢荒，正所謂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者，此時正有老

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之患，故孟子先爲此請，以

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可勸王次第舉行

耳。奈孟子已將王道陳於王前，而王終不能用，若復請法

發，果爲驕虞小補之計，以博齊人一曰之歡，豈君子誠進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課本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

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

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曲曰：嵎，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

其言如此。甫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爲善事者，不察夫義

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焉婦之學也  
無惑乎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精氏曰  
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  
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爲者但是時  
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  
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  
豈徇其常所爲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按二說於本義亦得  
然孟子意在行道此時齊王不能用孟子是其將去之故  
即其所以不可之說  
衆悅士笑猶權辭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謂我性之所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 盡心下 二 課本 敦復堂

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  
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新安陳氏曰此  
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而不過其則此以理  
言也便都是理。程頤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之  
類是也。○問有命焉乃是聖人聖人全其正性日不然此  
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道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矣口之  
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何  
自會地這理之欲是自然之欲於理而言此多却從  
血氣上說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  
理爲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此理合如何。○問此性所  
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  
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  
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  
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富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

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  
可爲但道理却低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  
之未嘗不同也。○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  
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  
命字是就氣上說又曰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兼物欲而言  
說得後而謂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  
同。又曰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  
不敢過也下云命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  
性焉是主持道心欲其無不及也。○又集以口之於味之  
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  
言人心也。○程頤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  
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  
爲天理故特與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按  
性也二字從上文五也字一氣稟下自是當時之見如此  
如告子以食色爲性是也。有命焉乃是孟子自出轉身却  
又足以君子不謂性直是斬釘截鐵。下節語氣亦同辨黑  
白而定一尊與緊正在兩邊互勘處本  
指自在言外說箇不謂自有所謂者在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下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  
濁伊川又曰稟氣有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  
也。語類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  
註是言所稟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稟清之於  
義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稟清之於達天則薄  
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  
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  
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  
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  
指氣質而言氣字兼稟氣數此係以氣數亦作氣稟說此  
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  
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

課本

100

經 177-735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也矣只看不謂字可見又  
日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性是性之真所謂天命  
之謂性亦性所自出之謂命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得  
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性命看得  
合一則不至惑於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合一者非真性不與  
兩不謂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與命合一者非真性不與  
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  
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  
論語君子也野人也之語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  
此與註小異而理自相通

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分在理則有不與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  
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樂在彼則有  
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  
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員無欠闕處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成這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此以理  
制氣寧之命在彼有薄處當致厚感化得他可厚此以理  
理制氣寧之命如響之應須能感化得他可厚此以理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通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  
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  
不脩所以孟子到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存  
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  
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  
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  
欲雖所同有却自節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  
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  
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徐  
思贍曰須看總註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一有不不至則不  
復致力乃知性也命也一頓犬有關係惟其必欲求不致  
九則人欲日肆天理日薄矣故君子不謂所以抑彼而伸  
此若竟畧上詳下亦不見君子精察力行之功况性也命  
也坐得實則有命有性轉得尤有力焉按兩不謂尤斬新  
正在有命有性處見得○(李安溪曰)此章是辨性命之說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  
程子張子之言可欲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  
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  
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  
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  
如其言則於文義微有不協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  
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曰求  
仁必於未測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學者用  
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恍惚窮真之際也○  
語類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可欲只是  
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上求用功處但莫做可憎  
可惡事便了○問自此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己之欲如書所謂敬  
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  
爲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與註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上大要立身行已俱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不足故既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未復云二之中謂  
二者之間也○條辨樂正子既有好天資而又知道做工  
夫故但以善人名之不得然雖致知而未致其精誠意而  
未至於德則直名他是信人又不得故曰善人也信人也  
末節一中字便已隱隱  
逗漏兩也字轉換開



有諸已之謂信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盡心下

卷十四 盡心下

三

敦復堂課本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或問有諸已謂信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旣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入者也。○語類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程子所謂富人多貲貧子借看之喻是也。○稱言凡所謂善皆實有是件件是我實有未必所有者皆盡其量而無餘欠也。信如仁是實仁義是實義充實則仁義之盡內外飽滿無絲毫未到處充是橫說如注水到塘東西南北四邊皆到實是豎說則在東滿東在西滿西是也。充近博實近厚二字。饒侗說不得善到此地隱微曲折乃無一毫之雜所以謂之美也。○說莠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精義。伊川曰：充實而有光輝，其次致曲，以至著明，謂之光輝之萌也。○或問：充實而有光輝，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

可禦其在外也。則照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助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之。○存疑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大學之中形外中庸之誠則形是也。按楊於四支發於事業兼形著動變在內。○蒙引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

一理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支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盡心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卷十四 盡心下

三

欽復堂  
課本

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卽其外可知其內矣。○策解非是充實便有光輝。亦非充實之外又有光輝。只是充實不已。漸積而養則精英發越。自是遏抑不住。若充足飽滿。不到十分地位。便無此洋溢布覆氣象。○條辨辟面盎背。施於四體。固不論有位無位。卽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亦不必有位者能之。感而動在一家。則文明著於一家。在一國則文明著於一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或問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問必其德之盛者。曰益盛。仁之熟者。曰益熟。則向之所資。且將春融東解。泯然無迹。而與天胞合德。日月合



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  
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  
變於俗者鮮矣語類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  
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真箇有此善若  
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則化其  
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  
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述曰如  
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  
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  
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 尹氏曰自可  
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  
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  
則不可得而名矣四書通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  
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欲者此  
孟子集註本義盡心下  
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  
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按美大聖神非  
浩生善信之問而究極言之原只是泛說○又曰方拍合  
却正其日二之○中固是不肯輕許正子處然又曰方拍合  
極處非已在此善信之問則美大聖神自是山善信而馴造乎其  
脚處集註引從於子敖謂其有諸已者或末實或字最下  
得治不得援此竟坐煞正子也至總註引程子士所難在  
有諸已自是正子貼身策末復引尹氏以終其  
義則當日所以引進正子之深心和盤托出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  
如此文集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  
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奔本而外馳為我者狹  
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

愛之泛也泛者尤難返耳○蒙引逃墨必歸於楊自虛而  
歸於實理勢之必然也蓋厭其不情則必尚實矣楊氏  
過直未能便合乎大中至正之道故只歸楊未能便歸儒  
○翼註吾儒先成已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  
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便全遺了成物一  
邊故曰大簡近實只在人己上見得○逃墨歸楊是矯枉  
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正經兩項俱與儒有  
害但窮其勢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按  
此二句亦只言其大畧世間豈無歸斯受之者○其陷溺  
逃墨而徑歸儒者不必十分泥看○歸斯受之者○其陷溺  
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集解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  
不兼墨之歸楊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翼註  
受之不是徒受有借之大道意○○精這陷溺之久以已往  
言悔悟之新以當下言能歸是悔悟意惟其悔悟可取所  
以陷溺可憐接兩意都在斯受之斯字中而已矣者言此  
時只有受更無展轉  
也○正為下節起案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豎闌也招臂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  
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精義尹氏曰聖賢不為已甚  
後說即追其既往之意也如字一直貫下又字既字相應  
見不必招且不可招人豎而復招之亦是羈其再出既歸  
而又與辯亦是恐其再逃但招於入豎之後豚且畏為所  
苦將來一逸而無能復挽是則窮之太過反無以繫其心而  
將來一畔而無能復挽是則窮之太過反無以繫其心而  
將來一畔而無能復挽是則窮之太過反無以繫其心而  
必歸斯受之而與○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  
辯之徒為多事  
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  
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於異端拒  
之甚嚴者至正不

可以容邪。義之盡也。求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仁之至也。于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徐辨時解。謂待之不忍。恐激成畔。儒之禍。愚謂此尚落第二層。當下只有一箇公心。嚴非有意為嚴。恕亦非有意為恕。固不因有激成之禍。而始寬之也。  
按歸斯受之。道理自當如是。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二。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纂箋按。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必取於夏。築解織。麻曰布。析絲曰縷。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此所謂布。只是麻。所為若棉。布則彼時中國未有。○孟秋之月。農乃登穀。仲秋乃令有司。趣民收歛。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盡心下。美。課復堂。

之於秋。集解帶穀曰粟。去穀曰米。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古者三時不害於農。山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事。功故力役取之於冬。集解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潘室陳氏曰。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緩非廢其。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取。其端。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端。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或問小注。講出經國大體。極民深情。○徐思贖曰。緩字須看。有實才。合立言大指。○輯語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不入一層。制並征。君子為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後下。天賦民力。酷吏不消別惡。只急公奉法。四。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

則歸利則歸。巴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者。或與最。由此其速也。○沈無回曰。惠民不必罷。征。殃民不必。敏。只一緩急。開而。死生相開。如此。可不慎哉。○固。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為非。制之。低亦不可為非。持之。取。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實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必及身。○按此。照本文。三平說。○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按此。錯綜看。亦得主。暗但愚見。當從土地。順通而下。土地。自是。先王分土。而實此土地。者。人民。理此人民者。政事。此三者。所以為諸侯之寶。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盡心下。美。課復堂。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語。語。恃才妄作。謂不。受。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於。殺。身。之。禍。○南軒張氏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殺。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居業錄。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陳眉公曰。聞得大道。如仁義忠信是也。○愚按。括之。仕。才。使。之。括。之。死。仕。速。之。人。但。知。有。才。之。可以。仕。而。不。知。小。有。才。而。仕。之。可以。死。惟。其。未。聞。道。則。足。以。殺。其。軀。是。括。之。括。自。殺。之。也。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

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按集註此層乃不為逆德之徒藉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也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集解末之弗得是在客到之後想見一時門庭雜沓館人倉皇失措之狀此或之所由以虞疑從者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屨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盡心下 堯 敦復堂

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後說不曰設教而曰設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翼註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其大道為公之心何如○稱言或人自悟其失分明孟子外都不問只是不為己甚意故以為有合於聖賢之指○愚按此章事極瑣細且鄙俚不足載但以夫子設科教誨於無心中與聖賢之指暗合故記之正不必沾沾與本事較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曰不忍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所固有者也但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忍者

達於所忍推所不忍以達於所為矣○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否訂所不忍者不忍親親若老之不忍不為最淺近平易者○人皆當承此為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盡心下 堯 敦復堂

子都是惻隱羞惡之心如何又有所忍所為氣拘物蔽使然也如齊王不忍一牛而忍於典兵構怨行人乞人不受者此也然本心皆有之真自是難滅故雖氣拘物蔽而本體呈露終不能掩日不忍而時有所不忍日為而時有所不忍達字上使所忍者皆不忍明於此而暗於彼彼得力全在兩達字上使所忍者皆不忍明於此而暗於彼彼得力全在

義之本然矣仁也義也直與和盤托出○四書脈達者自初機時時提醒自不至於有忍有為不落轉念工夫大直倚截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  
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要  
補氏曰無欲害人之心即是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不  
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  
其所忍然後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忍以達於  
於其所為然後能充其無穿窬之心量推所不忍以達於  
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語類達者推也是展  
去充填滿也○塞教滿○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噴  
達之則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  
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說達仁義只達不忍不為  
一句已盡無害人無穿窬指出不忍不為之心使人知所  
達耳此節是實上文非申上文也○充不達與充何別  
之充必不可勝用方謂之充方謂之達○達與充何別  
其端緒之不可勝用方謂之充方謂之達○達與充何別  
言此節以成功言自是相承說○集解上節仁也義也是  
孟子集註本義灌來卷十四盡心下 罕 課本堂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集解受爾汝非穿窬  
穿窬之心之意者穿窬是入所愧恥而不肯為爾汝亦人  
所慚忿而不肯受總是不為之心也故與充無穿窬之  
心同是一意按此亦舉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  
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  
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  
非義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  
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失於彼亦不能充滿  
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

於所受而無所虧缺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  
無所適而不為義也按此條發明集註之意○紹興編爾  
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  
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人能充此不  
肯受之之實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窬之  
心故曰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集註之意與語類無穿窬之  
類則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也此集註之意與語類無穿窬之  
汝之稱者蓋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達然後無爾  
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  
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  
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  
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  
有未是也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其愧矣又曰須  
是就應初本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接問者所舉恐  
不肯受之之實字似仍非對名之實要之實字雖說中  
又按語類云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到了此  
孟子集註本義灌來卷十四盡心下 罕 課本堂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命音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已有一意未盡便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此條與集註  
義亦相通○愚按實字二義語類云反之於身而去其有  
可爾汝之行此以實行言也集註云反之於身而去其有  
之於現前無適非義自合由從前說向後面去則此二義  
意實相承且細味集註自可該語類之說故兼舉固非臆  
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  
密難曉故詳說之○或問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  
羞惡之心與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畧  
而此詳欲其於此識推廣之端耳  
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命音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精義呂侍講曰係取物也  
係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  
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  
人之心也知其可以言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  
在強國而不言強國也穿窬者不必穿人之背而取之  
以貨財之意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心之同背或順人之  
旨或激人之意抵觸何處以取財利皆是穿窬之類也  
語類是鉤取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說幾句要  
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身語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  
故為留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不言而與之也又問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與之也又問人能充  
細處否曰然至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

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  
穿窬之心也按本文只說至皆穿窬之類集註乃為充字  
找明○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盡心下  
密又有甚於前乎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  
上則有所不必造然一語之微發於計較安插而有

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以為其事隱微人  
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  
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  
其義精矣○存疑語○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  
人情疏而貌親在論語與表記皆以為有穿窬而今之士  
鮮不犯之○朱氏公遷曰仁人心也章末專言仁人皆有  
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大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  
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曲禮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於帶凡  
視上於面則微下于帶則憂傾側則姦則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  
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精義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

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君子之言至  
目前也○君子之言至目前也○君子之言至目前也○  
也○或問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  
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志也○不知約之可守則  
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  
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  
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理本  
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而理會也○翼註孟子主  
意重近約○說統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近處是守中發  
出底施用○解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  
勢歸重在上方○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即  
在乎近約乃所以為難也○條辨但以爲歸重在上方截  
猶未甚分明蓋他處而字有分合兩屬此處而字只有合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盡心下

說一屬指即言之指施即守之施近中便有遠在○中便  
有博在○指遠只是旨趣深長非高遠之遠故道存只是  
至理存非高遠存也○翼註如論目前近事君子只就此  
近事論得精切確當透徹員融玩之便有不盡之趣便是  
道存便是指遠如論寫魚而上下察  
論飲食而知味皆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精義呂侍講曰脩之一身可謂約  
而施博也○翼註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  
而措之耳○○翼註舉而措之見得齊治均平凡所設施取  
諸脩身而已足因非林却平天下一切事為然脩己以安  
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必別尋君子之施但要識得君子  
之守此所以為  
守約而施博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痛義宮作講曰君子治身如  
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  
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譬如農夫舍已  
之田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  
責已薄也。○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  
行而治人之壻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  
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也。○集解守約施博不是兩  
截工夫。則知不守約而務施博亦不是兩截病痛。如舍已  
之田轉欲芸人之田。是守不約也。然自舍其田者。究竟不  
能芸人之田。則施亦何曾能博。徒知重以求人而適輕於  
自任。究之人已交失其受病往往如此。所以深警之也。○  
蜀上王曰。善言善道平開此承君子之守而  
單結之亦古人隨意說文不在拘拘幹補。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卷十四 盡心下 四

敦復堂課本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翼註性者與性之文）  
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  
○集解性字渾全之字則性字渾此者字指人言則性字渾  
但非是說本然之性只合下不虧其性  
乃是箇天性渾全底人改爲聖之至  
反之者脩爲以復  
其性而至於聖人也（集解前章性之身之兩之字泛以道言蓋對下五霸假之說也此就人身）  
上分別性反而以性字爲主故上曰性者下卽承性字而  
曰反之以明均能全此性之意○反訓復是已復其性指  
結果成就而言但復性工夫全在脩爲上反之內便得  
前章身之工夫在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玩語意於  
性反平舉中實歸重反之上  
見人當脩爲以復其性也  
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  
語蓋自孟子發之（精義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  
比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  
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

皆是聖人○語類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語類性之者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二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厲旋中禮著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  
不同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

於中也。精義呂侍講曰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聖

必有所不中者矣。○翼註中禮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  
之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德卽  
性也。禮卽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斯  
爲禮。○此節四平看各段俱重自然意。○說統盛德之至  
至字只在自  
然上見得  
經常也同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  
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慶源輔氏曰三者特  
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  
哉故集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精言此節論  
性之之德全在上四句說得聖人身分此下句自省葛藤  
自不與行法俟命之君子一例註非有意而爲與下節非  
有所爲而爲自不得比而同之矣。動容周旋中禮要看註  
中細微曲折無不中禮。句人於大者或能中禮小者便不  
能然今也一嘆一笑一語一默無不自然動與禮會便是  
舉足爲法身爲度了哭死而哀聖人之心誠極自然一見  
死者便自傷惻不能自已如孔子食未嘗飽哭則不歌齊  
衰必變凶服者式此豈勉強而然經德不回猶中庸章句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所謂聖人之心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  
皆可以為天下法。世法不固只是事。盡道無一毫與其  
本然者不相似。不字不可說。得着方是。自然無一毫與其  
必信聖人之言。堅如金石。信若四時。蓋從全體至誠中出  
故其言無有不信。所謂性辭。身中律是也。必信不  
期必只是言。則自無不信。自然意在中。字不字必字  
上見下句。只說數以足之。若着意在下句。非為生者云云。便  
與下反之情。非有所為。而為無別。欲生者感我而哀。與  
盡生者之情。而哀此是世俗心腸。反之君子。則不如此  
所謂為生者。或生者與我有故。因其有喪而為之。或生  
者顛連可憫。因其遭此大故而有哀。自是聖人自是。死非  
所為而為。然從生者起見。尚足有意。聖人自是。死非  
不計及生者。是上去此所以為自然。而然。聖人自是。死非  
無心求祿。尚是無所為。而為。自然。聖人自是。死非  
德便有此祿。義即為命。此聖人與天為一。能受命。聖人有此  
侯命處。然聖人祿底念頭。來所動。到得受祿。於天。便是不  
意要如此。豈有祿底念頭。來所動。到得受祿。於天。便是不  
期然而然。非以干祿。是其得祿。後推論如此。聖人胸中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當如上文禮當。中哭當哀。經德  
者。如聖人。人倫之至。便是以聖人做箇法。則一定而不可移。君子  
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  
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精義。呂侍講曰。仁義禮智。君子脩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其在。聖人。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法。世法不固只是事。盡道無一毫與其  
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覆源輔氏曰。法者  
仁。為。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  
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  
行。也。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蒙。引。子。行。法。是。依。法。而  
非。行。仁。義。此。所。以。為。性。之。反。之。所。行。者。自。是。法。故。曰。由。仁。義。行  
字。要。說。得。着。力。反。之。意。正。在。此。處。見。○說。法。之。日。由。仁。義。行  
者。以。其。感。於。命。也。行。法。之。意。正。在。此。處。見。○說。法。之。日。由。仁。義。行  
純。心。行。法。意。非。貞。遇。之。說。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  
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  
其。吾。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  
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  
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  
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行。法  
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  
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集註虛齋  
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蓋。聖。人。行。即。是。法。君。子。便。須。行。法  
聖。人。義。即。是。命。君。子。便。須。俟。命。性。反。之。不。同。如。此。大。旨。却  
歸。重。君。子  
復。其。性。上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貌音貌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貌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

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人許多崇富貴貴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  
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貌大人大夫固當畏而  
所謂貌者乃不是貌他則是貌他許多堂高數仞樓題數  
尺之類○又集註大人則貌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  
人則貌之則失之矣○或問子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  
畏大人也畏其勢也然則已矣故道而君公之退而爾汝  
之孟子之貌大人也不視其貌然則已矣故道而君公之退而爾汝  
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少特以當世之  
土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慶源輔氏曰  
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貌之哉○慶源輔氏曰  
若不以貌視之則是爲其貌然則已矣故道而君公之退而爾汝  
此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  
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狗之

堂高數仞樓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吳 課本

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

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樓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樓梯也題頭也食前方丈 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 四書脈理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

之巍巍 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 制不

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取以其爲 則彼之巍巍者何

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 則彼之巍巍者何

足道哉 精義呂侍講曰在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

以義節之失禮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

與勢孰重貌之所以伸道○南軒張氏曰使在我不知古

制之守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  
輕得深則見誘之小○說統此三節爲是辭之辭士君  
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爲  
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後便放縱無制  
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  
者反○徐澹若只說我得志弗爲則何日才得志何日才  
見你不爲底操守仍是一箇空殼子如何能獲得大人惟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即就在我者皆古之制上見得則不  
爲雖在後日而古制之在我已有居仁由義之實事矣故  
曰吾何畏彼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  
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  
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民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  
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爲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  
至有此等氣象矣按聖賢氣象同自不同而所處時勢亦  
別此章只對付當日遊說之士而言不必更推上一層較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吳 課本

量優 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 纂疏口鼻耳目四支之欲即前

亦不過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

無欲然須是以道心爲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即

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 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反勝夫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 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不節 語類多字對寡字說 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

深戒也 精義呂侍講曰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

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枯亡之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辛

復

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節  
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天下  
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語類要注  
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養心莫善  
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欲  
欲是好欲蓋因人所不能無而欲然不好底欲不當言寡  
謂好欲亦正不可任其多而不節○其爲人也寡欲章只是  
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  
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矣存焉者  
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  
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  
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未  
是那箇未必便說到那箇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這箇又未  
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  
之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  
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事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  
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開處用了心到得  
合用處於這本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  
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與做知道也是此初心只  
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  
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  
心如不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一  
箇契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  
大皆不可忽○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本有意在上而  
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  
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才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  
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  
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  
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在那  
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  
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寡欲○精細  
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  
至於無○或問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辛

復

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有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  
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  
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  
焉○按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誠立明通○○程子曰所不欲不必沈溺只有  
用功者而言非爲心得其養而成功者言也○○精言其  
爲人也寡欲孟子不直言心無不存而但云雖有不存焉  
者寡可見必向有不存時其有不存者以但能寡欲不能  
無欲也若竟無欲與聖人之  
心一般豈尚有存者哉○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  
所向便是欲○集註此欲字非嗜慾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  
不可絕耳非謂此心定要注向那物事上也○饑食渴飲人  
豈能無聖人亦何嘗一日不飲不食而謂有飲食之欲可  
乎心有人心有道心此心字主仁義之心而言所謂道心  
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有與之存焉者  
耳○荆川云心具乎理而秉氣以出入此語直透三關○  
書通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  
孟子集註本義  
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  
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心存而性  
存氣不必言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語類羊棗只是北邊會  
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是通章骨  
子本節在序事中逗出下乃發明○  
首句先下箇嗜字便爲所獨伏案○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按上節特下不忍字見曾子之不食純是一受孝思到得

公孫丑止較量於美不美而致疑於食不食便是從只腹起見。○集解膾炙美於羊肫亦何待問丑正欲討出膾炙則二字上要補出此二層孟子從嗜字中別出同獨見得曾子之不食根於不忍蓋觸於所獨而然亦始以是曉丑耳實則孝子思親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有心在同獨上較量其爲不忍抑猶未離乎飲食之見矣。○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肫名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精義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終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皙嗜羊肫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肫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皙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致致膾炙哉思其生平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肫也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氏曰誠孝子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奎

欽復堂課本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

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魯於事

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放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張而不敢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魯於事也按上言狂簡下只言狂士狂字自可包得簡觀後文其志鬱鬱即進取也行不掩焉即不忘其初也志大而略於事不必以狂簡板公且是萬章述孔子語只宜含糊彷彿留得後文地。○翼註此章以中道爲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反張乎中故孔子惡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思狂亦欲

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民。取前七節發明孔子思狂及張之意。後六節則詳鄉原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之之術也。○說統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子之思狂。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儇者

有廢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儇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

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蒙引

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儇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奎

欽復堂課本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集解此問專以狂者之人言故答處只以如某某者爲之舉似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大宗師篇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

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

見論語牧皮未詳語類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輩是也

門亦有狂不成狂儇不成儇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皙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爲莊周之徒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此乃是問狂者爲人之實。

曰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行去聲

嚮嚮然大言大也。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不是兩平話。字。嚮嚮然上可見。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

已也夷考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動輒

有自明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

他動輒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此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

大他却不掩其言處。○王陽明曰不掩其言固是狂者

短處亦是狂者好處見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也。按

一路語意却是從程子曰曾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

他好處一邊說。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盡心下 善 敦復堂

人之志同便是義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

也。係辨集註恐人把狂者志言看虛了故引程子之說以

與聖人同故說與聖人同是他識見已到此裏惟志實

物各得其所氣象已在其中則言亦非徒大而巳但言與

志是一般行不能與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掩所以爲狂

次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按上文既說有

又說狂者又不可得蓋此處是另起一頭遙接上文必也

狂者乎句落得見得夫子何以既思狂者又不可得

傳道之心不惟數中道之不得已中所欲狂者又不可得

也如此看則又字天然落脈不可得三字亦其若然然貼

身上交便 八死港矣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

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爲不潔而不

者行之過。震源輔氏曰狂者是台台氣質高明便自有

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固便自有守者若狂者則於

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

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爲貴所謂中道者是

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獯也。說統是

又其次也其字仍指中道言與前故思其次也其字相照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語類觀荀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

只是如此下自是不可進下按荀子說他好孟子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盡心下 善 敦復堂

却是說他不好震源輔氏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故

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爲原則亦非真原者也故

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

德之賊。邱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過門

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

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集註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

子惡鄉原之言而問之。欲問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

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

德之賊何哉一問 曰何以是嚮嚮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

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 踴其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

踴是立

已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蓋踴踴即獨言獨醒意涼涼只是不諧俗故人不來親厚我或曰不見親厚似總說踴

涼涼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寥寥然行不掩其言而徒

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儇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

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

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

以上皆釋

奄閉藏之意也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

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語類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五

教復堂

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事務狃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任又不肯做假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問是非為己之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任者廖廖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仰亦甚遠矣彼任者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之徒不為流俗之非是是非之徒是不得中道却是為己之能人彼鄉原反非美之彼其實所向則是闕然媚於世而已狂儇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搖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鄉原者為他做個好人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世真鄉原也。就統何自是寥寥五句義任行何為句義任生斯世三句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為相呼應。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底公案。譏狂儇亦未必實有是言只推其意向如此。然媚於世五字畫出鄉原模樣是鄉原也只結帶此句。然流俗曰鄉原是一人不改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儇。他鄉原心腸中揣出。按此節曲曲為鄉原取供直

至闢然媚世乃使鄉原底裏畢現通節雖分志與行亦是有此志而後有此行自屬相承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

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說統無

不為原人為字就鄉原自為說按一為字中便已包得無

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等意在○係辨是就鄉原一身上

看不出絲毫空腔却不道已有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一

段模樣在○翼註一鄉皆稱原人萬章到此方是問鄉原

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五

教復堂

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

槩舉其失曰非細數其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

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

說統同流合汙正是善斯可矣

子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以存非廉潔而似廉潔以制行言

說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

以爲不然獨以為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

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世若眾人皆濁而已

獨清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

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非之無可刺

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故汙世流俗之

眾人皆悅之也○或問小註任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

到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

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實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也其所以為德之賊也○語類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也○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孫遜此節只從上闢然媚於世一句生根同流合汙是他媚於世處無非無利以忠信似廉潔以包舉他同流合汙之行正是他闊然媚於世處如此十能令眾皆悅之才成得一箇善斯可矣然如此而不自以為是則終身為原人蓋其所以為德之賊也○語類孟子以終成其為德之鄉原處却在自以為是也味自以為為三字是他胸中一定把握更不肯轉移退悔非德之賊而何○按何以是鄉原案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秀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秀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慶源輔氏曰佞音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意故以為害信○蒙引佞人思巧而才便本是不義底事被鄭聲注他安排計較說來又都是義利口則專就言語說鄭聲注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僞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鄉原既又譏僞者故不僞眾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存疑秀似苗使人觀之莫辨華為苗故亂苗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

使人聽之以為真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真忠信廉潔故亂德○說統真是一箇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集解似字即從上節二似字生秀苗五項俱是陪說歸重末二句鄉原許多妙術都在一似字中故為可惡或云賊德是賊已之德亂德是亂人之德非也蓋字指道理言本是懸空說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耳亂德亦此德也上節孟子不說鄉原之惡而只說其似德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語類孟子言若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世或真非之意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蒙引經即上文所謂德所謂中道自父子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精義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也大中中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問○語類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盡心下

其善者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集解是非明白正對鄉原而言回互是疑似不分庶民興以後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經正則庶事指民心言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經正則庶民只是躬行亦及文事否口這箇不必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會德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不成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箇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得墨家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

教他自化如何化得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  
日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經者天  
下之大綱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便有序朋  
友有信又如大學中止於仁止於敬止於義是提天綱然  
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問  
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  
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得  
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  
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根脚然後愈闢有安頓處○文集  
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  
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  
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也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  
以外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與則人人知其本而見善  
明見善明則邪惡不能惑也既人心不惑則其道自然銷  
銷而至於無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  
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說統玩而已矣見轉移世道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盡心下 李

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經語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  
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  
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脩改加成於  
上面也惟其如此愚他異端邪說百般惑亂到底漸滅他  
不得今日提起便在一根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  
功耳○經與民源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開此即性善  
之旨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與其善君子不是別有箇道理  
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  
會分才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惡而不自知  
其非也○集賢君子是主持世道之人如堯舜孔孟皆是  
反之者因是躬行常道做箇榜樣而在上則有政事在下  
則有教誨凡皆所以丁寧反覆揭常道於中天則庶民安  
得不與邪惡安能復惑通節○尹氏曰君子取夫狂  
斬釘截鐵其見孟子維世執中○尹氏曰君子取夫狂  
猖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猖者有所不為而可與  
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

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是論狂悖而  
及鄉原鄉原者狂悖之反對也狂悖則偏而實近中道鄉  
原似中道而實為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惡句  
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而吾學既明則衆  
邪皆自滅鄉原更何所施其伎倆意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年故言有餘也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  
但曰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便見斯道  
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按前三節歷敘五百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四盡心下 李

餘歲不獨見神聖之生每有常期亦以見歷世之遠而以  
道相承接見聞都歷歷不爽看兩若字見知聞知語只平列  
俱隱隱為末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語類問聞知見知所  
二句結胎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語類問聞知見知所  
道理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  
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  
之於事物亦是心○四書通語孟子未嘗言堯舜以來相  
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  
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其用也湯言自性  
體也舜自心上說出性中之善而六經言心如此湯自性  
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  
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皋陶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皋陶  
以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皋陶言謨蓋可見  
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皋陶發之其明  
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趙氏曰、蔡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三相、新安陳氏曰、蔡朱與

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義仁義禮智信皆謂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是爲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卽仲虺也必矣○四書通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語中矣以是知萊朱卽仲虺也○論語之未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漢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

則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  
宣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畫心下

空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四書通問尙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

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  
執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家引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  
聞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  
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爲而發之遺  
言緒論爲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震川曰

孔子祖述堯舜兼總百王此云得統於文亦相承之序  
固爾其實卽以知之於文王者知之於湯與堯舜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乎語類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

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

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章則重見知之說皆託始於此

條竊謂集註止採林氏下半截而於其上半截云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則節去不載蓋止

採下牛截則體貼本文語氣自覺渾然若兼載上半截則誠如後來講家專重見知矣卽或問小註亦云道統繩繩

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取此正與林氏士半截意

同然愚謂悉皆非朱子定論。若果以爲然。何於集註並未  
有明文。而第渾舉大意以櫟括之耶。且試通味本文。其目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

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自是聖聖相傳  
嫡派其兼敘見聞者不過謂同時有若而人異世有若而人

人皆得與於知之統歷歷可掇耳實則見與聞俱主嘉

之聞聞之於湯非專藉聞之於伊萊子之聞聞之於文  
玉并以聞之於湯於堯舜豈專藉聞之於望散哉至未二

復有聞知其詞者其情迫當此見聞絕續之交有心者不

於不足數也蓋一枯然則語病百出故集註只還他渾然

自是朱子深意講家凡似重見知者繁不暇轉口細吟本  
節世近居邇兩也字停頓處明明打着自已未二句忽然

言爲然○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得之矣

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

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

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結書感焉可也。後來諸說多有以離害意者。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則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斯也。按此亦只用渾還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未嘗不在於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痛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矣。○張羽臣曰。堯舜以來。見知皆生於同時。聞知皆生於三百歲之後。以孟子視孔子。欲任見知。則已晚。欲任聞知。則太早。乃曰然則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何居。蓋孔子以前道統在上。至孔子而道統在下矣。在上其道行。可俟之五百歲。在下其道明。不可一日無人焉。所以時地雖近而見知聞知之統。岌岌乎有離。恐或墜之思。○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四書通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言也。孟子所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里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然而成。故於篇終歷之不善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與。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而此申明已但其詞婉。其意深。非詳味玩之不能見耳。而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此中明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絕學張本矣。按此皆從言外體。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路公文彥博過其墓。曰明道先生而

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吳氏程曰。明道嘗云。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以興起斯文為為多。亦可驟見耳。○按所受受於濂溪也。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情也哉。○慶源輔氏曰。集註繁



四書本義滙參四十五卷

贊善章謙  
恒家藏本

國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漢階或自書曰罕皆以同音  
相代也號已山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  
檢討是書凡大學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  
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據章句集註斷諸  
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及元明以來  
之講章條分縷析爲之證佐於語脈字義推闡頗  
詳在近時講章之中尙較爲切實考古無四書之  
名其名實定於朱子朱子註詩註易未必遽凌跨  
漢唐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故自明以來  
科舉之學以朱子爲斷然聖賢立訓以垂教非以  
資後人之辨說爲作語錄計也卽朱子章句集註  
亦以明聖賢之道非以資後人之揣摩爲取科第  
計也是書乃以場屋八比之法計較得失斯已逐  
影而失形矣其發凡中病汪份刪纂四書大全參  
取間若璩顧炎武之說或與朱子相左是未考漢  
學宋學各有源流至於贗本或問小註明知其依  
託朱子而有意模稜殆慮一斥其僞卽不能假朱

子之名鉗伏衆論故存爲疑案不欲顯言不知其  
說可取不必以贗本而廢之其書非真亦不必以  
其說可取併諱其贗本是是非非當以其書爲斷  
不必定使其書出朱子而後謂之是也是又門戶  
之見未能盡化矣